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一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EB60/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一六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經史慧解六卷

〔清〕蔡含生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後海書堂雜錄一卷

〔清〕王孝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南村隨筆六卷

〔清〕陸廷燦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三年陸氏壽椿堂刻本

枝語二卷

〔清〕孫之騷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刻晴川八識本

諤崖脞說五卷

〔清〕章楹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六年浣雪堂刻本

書隱叢說十九卷

〔清〕袁棟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瀟湘聽雨錄八卷

〔清〕江昱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春草軒刻本

..... 一

..... 二二一

..... 二三八

..... 三一六

..... 三四七

..... 三九七

..... 六五三

鈍根雜著三卷

〔清〕周池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三年光齋堂刻本

六九九

感應類從志一卷

〔晉〕張華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范氏天一閣鈔本

七〇七

東坡先生物類相感志十八卷

〔宋〕釋贊寧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七一二

經史慧解六卷

〔清〕蔡含生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史慧解

六卷》提要

經史慧解自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行往矣，無可見也。于前言見之，所謂觀於千劍則善舞，鑑於千古則善斷也。雖然，行以言而傳，亦因言而晦。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魏文之述，典密而不周，陳思之序，書辨而無當。應瑒之文，論華而疎略，陸機之文，賦巧而碎亂。仲治之流，別精而少功。弘範之翰林，淺而寡要。卽若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豈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故遺書中，不無有情與理，違時與勢，誤彼此，抵牾卽一傳中，亦自相矛盾。人自爲家，標指失中，穿鑿者多，否否，剿拾依傍者多，唯唯。由是大興散而人文垂，是非繁而取舍謬，於古人得失進退，成敗利鈍之迹，茫然若失，况望其於古人處心積慮之微，與夫通經達權之用，能著其病癢而批郤導窾耶？夫論一人一事而不得其真，將此一人一事之抱恨於千百載以上者，其何有極？如白骨可起於千百載以下，吾知必面折之，口唾之，且辱詈而毒笞之，不止如其不能也，終亦湮沒而已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誦詩讀書者，必尚

論其世也。漢趙岐云：孟子長於譬喻。其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斯言殆欲使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豈但施於說詩已哉？禮經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充其下者乎？朱晦翁云：自屈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杜元凱云：其有疑錯闕之以俟後賢，曹丕典論不肯輕放一人，故知善讀書者不尚苟同，必取三千七百四十年間上下而貫通之一代之人，物較以數代，一人之品行核以數人，一事之經緯參以數事，盡發其蘊比類而觀者，彼之失明，此之得然，後始

經史藝解

自序

終明本末具情理得而時與勢不扞格于其際。三千七百四十年間之人事如一日矣。獨自表裏發揮必衆美輻湊，簡編所存其次如鱗，其富如海，不猶之狐腋非一皮所溫，雞雛必數千而飽乎楊雄心存沈博絕麗之文，天下上計孝廉嘗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於槧，求其博也然隻眼未能窺破，猶北轅以適越，何由到乎道德性命有不說之妙，興亡治亂有難評之故，必如李太白之識郭子儀，宗澤之識岳飛，有奇識者乃有奇文，但論之不無依違兩可之見，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

而益亂，其書可燒也。牛李之是非，賈董之優劣，寧取玉毋取瓦，全決斷而行若暫牧野，前無有敵如老吏斷一成不易其於尚論思過半矣，而又必平其心以出之，自來苛求者樂取其瑕而攻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鮑參云：觀書者最怕氣不平，其立心且不爲公論，所與又何議論之足觀乎？惟設身處地，衡量折衷，雖盛德而幾微或累彼必心折而無辭，任昉曰：蹈理則和，此善讀書者也。余幼嗜古學，因制藝束縛，瘡痍二十年。

經史藝解

自序

廷謁歸，翻然悔曰：時文一道，受累終身，名行之無成，不惜也。其如空疎無常，何？因憶蘇長公讀史每分一部，部各幾十條，昌黎公曰：識古書之真偽，昭然黑白分矣。程子云：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又云：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然有誤人處。朱子云：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又云：觀史書，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遂相與窮究於經傳諸史，百家之說隱而未彰者爲表之混淆而莫辨者爲正而反。

之亦揆乎此情此理之同而擬議衡量於當日時勢無可奈何之處被千古之疑立千古之案庶幾論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文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無聞也用是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筆削之輕重無苟韓之筆力而思蹈其轍學程朱之識趣而必究其源雖未了案先輯茲編問世狂夫之見未知有當聖賢否也若世之人之目之者則曰是聖人之徒有功名教不淺也則吾豈敢

康熙丁卯歲孟冬上浣之吉固陵蔡含生天度謹

經史慈解

自序



經史慈解目錄

卷一

春王正月

吳子使札來聘

管仲晏嬰叔向子產執優

恭伯上

恭伯下

宗魯貫高

少伯留侯鄴侯

平后獻后

經史慈解

目錄

文獻

器小

弗陵

司馬公神道碑

顏真卿

孔子世家

越世家

楚伐隋晉伐虢

孫叔敖

尊周

虞仲

回賜上

回賜下

文質

老聃

莊周

昭公

季文子

晉厲悼之間

卷二

經史慈解

目錄

二

左季折衷說

亂臣賊子辯

編年辯

三傳學官辯

晉文公辯

隱公桓公辯

秦穆公辯

衛成公辯

公子叔牙辯

首止之會辯

王子虎辯

趙盾辯

武氏子來求賄

漢高帝上

漢高帝下

說客上

說客下

不遷怒上

不遷怒下

絕四

經史慈解

目錄

三

管仲名忽上

管仲名忽中

管仲名忽下

淮陰侯陳豨

子產

齊商人

彭城虎牢

帝王世系

蒯賁轍

叔向

卷三

易正本論

隱公不書即位

夏時

為邦

溫公潞公

戰國

豫讓

樂毅田單

戰於鞏

經史彙編
目錄

韓起來聘

焚書

采地

城楚丘

夢周公

釣弋

歸仁

子路上

子路下

佛老

周子

晨門

無知

文帝上

文帝中

文帝下

戰國將

秦始皇

項羽上

項羽下

經史彙編
目錄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成風定姒

顓臾

蹈仁

王導上

王導下

陽虎

申生伋子

卷四

正制

當祭	三年喪	武	會點	論語未見	不見陽虎	天下宗子	浴沂	汶陽之田	易簣	爾雅	東漢上	東漢下	曹操	司馬懿	四皓	周昌	齊襄文姜	宋大水	名陵之戰
----	-----	---	----	------	------	------	----	------	----	----	-----	-----	----	-----	----	----	------	-----	------

功位次	汲黯	霍光	鹽鐵議	權臣	知我其天	漆雕開	薛包黃憲郭林宗管幼安諸葛孔明司馬君實	張說證魏元忠	呂布	費禕劉曄	勾踐	秦莊襄漢高祖	晁錯	王猛	隗囂公孫述堯君素	偏諱	居之不疑	與言終日	壁假許田
-----	----	----	-----	----	------	-----	--------------------	--------	----	------	----	--------	----	----	----------	----	------	------	------

禮運

王允張柬之趙汝愚

卷五

歷代總論

漢唐總論上

漢唐總論下

兩漢總論

鴻門上

鴻門中

鴻門下

歷史叢解
目錄

人

諫留秦宮

罵儒

陸賈

楚漢人才

王陵趙苞徐庶李密王祥何曾嵇紹溫嶠褚淵李璿

李崇璟

韓信上

韓信下

蕭何

彭城之會

華武君桓公

宋華督弑其君

閔子騫

宋座

武侯上

武侯下

懷刑

稼圃

堯舜猶病

祭伯祭叔

歷史叢解
目錄

九

斯文

陳災

朱陸上

朱陸中

朱陸下

不愠

哀樂

速朽

喪禮

不改其樂

太極圖說

通書

邵子

漢武帝

德怨

王安石

卷六

綱目上

綱目中

綱目下

皇史纂解

目錄

十

漢唐宋總論上

漢唐宋總論下

三仁

冉有

匏瓜

宋太宗

唐太宗

受諫

焚文書

外黃舍人兒

大夫

蘧伯玉

忠信

好學

躋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九月丁卯子同生

邑姜

知來

異端

皇史纂解

目錄

十一

莒人滅郕

會首止鄭伯逃歸

西銘

近思錄

權勢

輕躁

薦賢

劉裕

溫嶠

卑陶

問禮

陳司敗

劉先主

甄豐荀爽

四科

道術

朝問道

孟子

是史慈解

目錄

十二

是史慈解卷一

固陵——蔡含生天度著

姪宏儒

男魯儒 較訂

春王正月

魯史本書春正月。王之一字。則夫子加之。加之者何也。正朔必自天子出。而春秋魯史。侯國之書也。月繫時。時繫年。文。蒙元年來。正月不加王。則為魯之正月矣。正朔無乃自侯出乎。故正月加王。惟春秋為宜。典謨正月無加帝者。誤。天子之書。不必加帝也。春秋內事不稱魯。外事必著魯。

是史慈解

卷一

其國義蓋如此。諸說紛紛。惟公羊大一統。庶為近之。知此。則孫盛作晉春秋。乃書帝正月。謂非不知而作者乎。或問春王正月何建。曰建寅。周不改夏時。夏月紀其實也。載觀商周經傳。凡稱時月皆夏正可見矣。如豳風七月詩是也。前輩李南黎曰。商周於夏時。改年不改月。見於詩書。歷歷可考。亦此意也。曰周不改夏時。夏月則周固夏時矣。而夫子教為邦。何以云行夏之時。曰呼時之名。第月之數。不改夏時。而國有大事。則行於子丑。是為名實乖戾。此商周之弊政也。康侯以為建子。魯史本書冬正月。夫子更為之正。

月故謂之以夏時冠周月證以天子之事既如此矣則又何以云以周正紀事無位不敢自專自相矛盾斯何義也且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月與事常隔二辰聖人其爲此乎我知其必不然矣程正叔曰事之繆泰以建亥爲正豈復知先王之道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行夏之時此其準的也且建子之說未有明證所可憑者必三書無水之義乎夫無水在子丑寅三月乃足爲異故書使在寅卯辰則何異之有春秋易爲書之也然則春王正月非建子而

經史慈解

卷一

何獨恨其與論語莫春浴沂周頌莫春來牟皆不相合夫傳記之文猶可略也至於論語詩與春秋相牴牾此豈可以無辯乎或曰春秋書無水者三桓十四年正月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也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以發水而知無水則當嘗以二月而不有正月矣若曰或藏水無水而書無或發水無水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耶答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鑒水正月納水二月發水今正月無水若以爲十一月則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有何害是十一月無水不足

之正月無水者言藏水之月無水可藏則冬之

水可知矣二月無水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蜩廟今當

薦而無水焉則凡以後之祭無水可知矣不言凌陰廟

之無水而但曰無水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

垂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之書亦

是矣然則筆削春秋與魯史異者異以春王正月四字

已然十二公之內有書春而無王者有書春王二月

三月者有皆不書王而併不皆書正二三月者有書正

二三月而又不皆書王者何故蓋是年紀事始於二月則

經史慈解

卷一

三

書二月始於三月則書三月卽此觀之可知皆用夏時非建丑十有二月爲正月建子十有一月爲正月也列國之事告自外至或傳正月或傳二月三月卽魯事亦有紀其事而不確定其月者大約在春季內事故皆書春而不書月亦闕疑之意云爾至若元年之春各有王不特魯之十二公共之卽列國亦莫不共之此尊王之義也各年之春書王不書王則以是年內有書王朝事有不書王朝事卽是年列國之事有合於王亦有不合於王書法如此其錯綜也桓公三年後竟不書王或云周不頒曆固非胡傳以

爲三年喪畢。未聞討逆。故以後十四年不書王。夫討逆不待時。日登俟喪畢而始討乎。無論隱桓兄弟不服三年。卽當時臣民亦未必終隱公三年喪也。論豈得當乎。要之春秋義精法密。非聖人不能修。則亦非聖人不能言也。彼穿鑿者何爲哉。

吳子使札來聘

春秋朝聘未有不書者。重交隣也。重之者何。喜之也。喜之者何。猶賢乎戰也。和莫大於聘。爭莫大乎戰。和與爭相去遠矣。喜不亦宜乎。或曰。今日聘明日戰。奚喜焉。應之曰。我足以謂猶賢乎戰也。不然。弁冕之與甲冑也。玉帛之與金革也。講信修睦之與爭地殺人。豈可同日語哉。雖然。樂與人爲善而不德逆其將來。聖人之用心也。聘則喜之。則惡之不亦大公而順應乎。是故齊年宋壽。秦衛楚故。皆有名稱。終豈非聖人猶爲世道喜乎。若曰。此先王交隣之儀。羊云耳。吳札之書亦是意也。康侯獨以辭國生亂爲貶。何若大季札辭國。誠爲太過。而其聘魯初無可貶二事。本不相涉。奈何以其平日之失。遷怒於來聘。必非聖人之情也。今有人平居常有過當之事。他日行於途。無纖毫之失。途之人執而追辱之。世且以爲人情乎哉。今其說曰。季子辭國而生亂。故因其來聘而貶之。以示法焉。味其言也。聖人久蓄忿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伺其有來聘之隙。因而貶之。然則亦幸矣。向使吳子不使札。札或聘於他邦。則夫子欲貶之心。終不得遂。而何以示法於天下。況聘魯之

行在襄公之丁巳而光之祓係在昭公之丙戌後此蓋三十
年札之心豈豫知三十年之後將有弑君篡國之禍而
聖人亦豈應以三十年後之事豫貶於三十年之前雖商
鞅之法趙禹張湯之人亦不若是刻也何以爲春秋乎口
札賢大夫也曰來聘美睦隣也不稱公子禮未通於上國
也吳得稱子因使札故進之也此一使也吳於是而有臣
有君矣其歷聘也通嗣君也吳既有君札焉得有國乎吳
季子同母者四并非讓也何言乎生亂也伯宜有國而去
以致亡國後人不惟不歸咎而且稱之况札不宜有國者

經史纂解

卷一

六

乎且評歷代之樂聽鐘聲之異語叔孫穆子以豎牛之亂
脫晏子於樂高之難識子產以綈帶之贈卽遺瑕叔向韓
宣子輩亦對札而請教殷殷也謂非賢而能若是乎既賢
而又何貶乎彼齊年宋壽泰術楚椒經猶子之况賢如札
者乎予其聘正予其讓也予嘗讀其對閭廡爾殺吾君數
語恍然如見和平惻怛之至知不特爲春秋時僅見已也
札之去吳猶泰伯之奔吳其淵源有自耳

答仲晏嬰叔向子產執優

客有問子管仲晏嬰叔向子產執優者予曰是非吾所斷
也抑以其事勢觀之俗也其上乎嬰勝其次乎嬰吾其下
乎君子之道才德兼者爲難才近通而恒患于不正德近
正而恒患於不通兼之者上也不可得兼則與其才勝寧
以德勝才而不德君子賤之矣夫管仲作內政開魚鹽之
利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賁賁在人耳目間也然越禮
犯義不能自克坐視其君之內亂而莫能正也雖云天下
才不足尚也故曰嬰吾爲下晏嬰叔向皆以議論佐人主

經史纂解

卷一

七

未嘗當國秉政故無事可見然嬰處崔慶之難合禮義之
正而叔向爲羊舌鮒之兄所謂磨不礱涅不緇者故晏
子語向曰齊將爲陳叔向語嬰曰政出私門其可久乎先
見之明若出一轍是二子之德皆有可觀故曰次之子產
相鄭僅能自立乃以爲賢于管晏者譬諸承家之子襲富
厚之業者易爲力支貧窶之緒者難爲功况富者又不恥
詭遇之多獲其爲力尤易貪者又不失範我之馳其爲功
更難卽此而觀則四子之優劣見矣當叢爾鄭遺愛有誅
德也而惠非偷晉而有二心德也而乎博物而識實熊

也。而智平丘之會不競亦陵德也。而斷焚書以安衆而豐
卷反其田里德也。而誠兼之者上也。然則云子產鄭國實
賴之豈惟二三臣信然。

泰伯上

周太王者。組紃之子。自戎翟徙幽。自幽徙岐。蓋一小國之
君。而受侮于敵。皇皇奔走之不暇。所恃以自立者。惟此心
之仁耳。書稱其克己抑畏。則其欽敬恭慎。不敢思出其位
之意。尚可想見。而云有剪商之志。是操懿裕溫之流也。太
伯所不從者。不知何事。而以附于剪商之下。是逆父之命。
揚父之惡。而父子相戕也。則是太王無君。為亂臣。太伯無
父。為賊子。而孔子稱太王為仁人。太伯為至德。則後世之
亂賊。不將藉此以為口實乎。且謂太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是又授春秋以自證也。左氏僖公五年冬。宮之奇諫虞公
復假道以伐虢。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
不嗣。不知所不從者。謂何莫敢妄為之說。而曰不從其剪
商。害義傷教。莫大焉。今惟考商周之際。而辨其勢。則妄易
見也。自古賢君。莫多于商。由周書觀之。蓋自始至終。無一
不賢者。不但六七作而已。曰成王長相。曰明德恤祀。曰配
天其澤。曰明德慎罰。上自成湯。下及帝乙。而均之曰罔不
罔不云者。一體無二之辭也。帝乙非他紂之父也。然則帝
乙以前。商固全盛無隙。而壞天下自紂始。及紂之身。孟子

猶以爲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賢人相與輔相之以爲文王難王之由然則商未有紂天下豈皆有可窺之隙哉而以其時考之武王伐紂時年將九十矣而太王者武王之曾祖武王爲曾孫又係其季子之支夫以九十老翁白頭舉事而爲季子之孫則上距曾祖歲月相去當何如恐不止百齡矣又太王王季文王三世皆壽考享國多歷年所而武王承之又十有三年而後舉事然則當太王時豈惟未應有紂雖紂之父祖亦未生也其在武王之世乎正值殷家隆盛之會賢聖六七君作之間而以爲寢衰可乎寢之一字最爲含糊欲言其衰而實未嘗衰此商道寢衰之說妄也太王居邠歲有寇患大馬皮幣珠玉俱盡而繼之以地乃去而之岐披草萊斬荆棘而立國篳路藍縷以逃一旦之命雖曰盛德民歸而天造草昧諸所未具者多矣時則獯鬻又來擾之故詩有不殄厥愍之文蓋備備然自救不暇而暇謀尊商于全盛之日人情乎及其久也安養生息生聚教訓僅能自立稽其國運萌芽方始以爲强大可乎此周日强大之說妄也然則太王之時商固不衰周亦未盛太王何因而有剪商之志太伯之德

雖至何處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商之宗社安於泰山本與爭何所事讓紛紛諸說皆不攻自破矣嗚呼周家三何不辛而受誣至此哉那岐雖小亦有侯度因生聖孫助那謀側目神器親犯無將其爲人何如也而謂太王爲之此太王之受誣也父有邪謀不聞幾諫始焉不從既而以自遂終焉逃之又逆探以成惡然則父病不替藥死不持喪葬不臨穴祭不主喪悻悻而去懷慙扶忿無父矣而斷髮文身裸以爲飾其爲人何如也而謂太伯爲之此太伯之受誣也父欲得矣兄欲讓矣爲子弟者直受而無辭其又可乎哉夫直受無辭有二隱焉其於父也未必非同濟濟惡相與奪嫡于幽隱其于兄也未必無憎其留居而幸其速去之意此意一萌何所不有其爲人何如也而謂王季爲之此王季之受誣也誣太王而君臣之義廢誣太伯而父子之倫絕誣王季而兄弟之愛亡綱常盡壞一至此乎嗚呼太王王季周公稱其克自抑畏而太伯孔子稱其至德亦聖人之朋矣周公孔子之言亦足取信於後世矣今之說者不信周公孔子之言而惟司馬遷之信如之何其不差也夫倫雖有五莫大於君臣父子故與

夫婦號爲三綱。而餘皆其細者。出公。據嫡孫承重之。以拒父。義亦美矣。而孔子爲政必先正名。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乃知承重之義。不足以掩其拒父之愆。陳仲子充操爲朝。不難于辭齊國之富。行亦高矣。而孟子比之舍簞食豆羹之義。至于亡親戚君臣上下。不可以小而信大。乃知如朝之廉。不足以贖其敗倫之罪。聖賢之辨大小。別輕重。以立民極。而詔萬世。可謂深切著明矣。當太伯時。商室久安。誰與爲讓。無故而逃。託名採藥。長往不返。棄其父母。親戚如脫屣焉。與陳仲子之爲。而出公。較之類也。夫子肯以

經史集解

卷一

三

爲至德乎。至謂心即葵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甚焉。意謂葵齊於武王。非君親無所壅碍。故可以直遂扣馬而諫。太伯處父子之間。有隱無犯。故曰難處甚焉。殊不知感之甚者也。葵齊扣馬之事。理所必無。亦遷之妄。前輩嘗有作十辨以糾之者。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何見不及此。而并信以誣之耶。或曰。吾子之論正矣。然則太伯天下將誰讓。而至德何謂也。曰。凡聖賢之生。與常人異。帝王之生。亦與常人異。以一身而兼二異者。文王之生耳。傳曰。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此聖之先見者。

也太伯以伯父之親。居庭除之密。其見而知之熟矣。又不幸而無子。號曰至德。有不能知。天知人知已者乎。是故太王既沒。免喪之後。次及太伯。太伯以爲吾誠長當立。而不幸無子。季歷誠少不當立。而有子且聖。天意其可知矣。吾不可以逆天。而遏聖。昌真聖人也。傳昌則可使國人被聖人之澤。傳我則一世而斬得失之相去遠矣。奈何以我故。使國人不被聖人之澤。欲使國入被聖人之澤。則莫若若昌欲君昌。則莫若立季歷。欲立季歷。則吾與仲雍二人不可以不避。以此讓於季歷。季歷不致當辭之者。三太伯決

經史集解

卷一

三

意讓之者。三卒與仲雍至。勾吳而居焉。亦不知其竟有天下。因此而三傳以有天下。夫子探本而追源之。故曰。三以天下讓。人但知其有去國之高義。而不知其有澤民之公心。太伯亦不以告人也。故曰。民無得而稱焉。使斯民被聖人之澤。而不享其名。不私其身。故曰。至德向微。夫子表而出之。則太伯心事。將窮天地亘古今無知之者矣。夫讓國亦非聖人之所貴也。孟子以爲好名之人亦能之。而鄭仲子之不受齊國。豈徒讓之貴乎。所貴者讓得其人。謂之仁。不見其迹。謂之聖。兼之者太伯也。非至德而何。問者曰。然

則季歷之三讓何以徵之無徵則不信矣曰于太伯之三讓徵之而況於詩又足徵也無三辭孰與爲三讓哉三辭而不得然後起而受之其受也乃所以成兄之志也詩曰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之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因心者成志之謂也其兄則太伯也向使太伯固讓而季歷終辭則小康而大寧季札之所以去吳者是也何因心之有然則兄弟會語一堂而相辭讓之實明徵于詩何謂無徵不信乎故吾觀於大雅之詩孔孟之書而知太王之居易以俟命也太伯之愛其

經史纂解

卷一

五

弟與作及其民而自後其身也季歷之敬其兄而成其志也父子兄弟君臣之間各盡其道無非聖賢之用心可爲天下後世法矣若據史言而知太王之怙強跋扈而不臣也奪嫡與少而不父也太伯之忘親寡恩而不予也季歷之欲速受而不弟也君臣父子兄弟無非敗倫傷化之爲循之則爲亂臣爲賊子爲傲弟可爲天下後世戒矣君子將孰從乎彼奸雄之爲不義也亦自知其爲罪欲援黨以爲自容之地則惟有誣聖爲上策耳莽託周公操比文王魏晉以下皆稱禪太王有剪商之志傳季及昌者是奸雄

之所引欲遂其篡君奪嫡之謀而藉爲口實者也所賴大儒君子反其說而正之其于世教庶幾有裨乎且以詩文義推之而聖人之旨亦自可見惟其三讓出太伯之故以爲至德如說者所云廢立出太王之意太伯不得已而逃之非太伯之雅意矣何名爲讓況可謂至德乎夫父有立少之意長子不得不避此在中人皆能之晉申生漢東海王綱是也不然則父子相殘矣楚商臣弑楊廣是也夫子又何必以至德于太伯乎或又曰居岐之陽實始剪商周人詩太伯也彼豈自誣其祖乎曰始之爲義旨哉深矣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始之謂也太王之時商周之勢始復之象也始雖一陰生而其時方暑商人似之復雖一陽生而其時方寒周家似之周至紂紂運值中衰后復公劉之業微矣以仁人得民心自太王始自是歷四世三傳而有天下然則剪商者雖武王而始之者太王也書言肇基王迹意亦如此如曰太王陰有剪商之志害不細矣是以說詩者貴以意逆志而惡夫以辭害意者也

經史纂解

卷一

五

秦伯下

歷觀往古帝王鮮得以嫡長承統者。上古洪荒不可考矣。自唐虞之丹朱商均不得嗣其父。惟夏啓得嗣矣。其子太康已爲窮羿所距。有天下者仲康少康商之太丁未立而死。其子外丙仲壬相繼早世。乃立太甲。則湯之第三孫也。周太王三子伯仲適吳。而季歷有國。至于文王亦舍伯邑考立武王。而有天下。既帝其宗而餘支庶無不列爵分土。南面而稱寡人。蓋姬姓之國徧海內。其不系季歷之後者。惟吳耳。就使泰伯有子。世享勾吳。猶不足以當季歷之萬一。奈之何又不幸而無子。仲雍之子實世有吳。卽區區彈丸黑子之吳。太伯又不得而有之也。何天之奪太伯若是酷哉。蓋斯振振在周南盛德之世。有常理矣。太伯何如人哉。至德之稱諒非虛譽。而何以得此於天也。季歷誠賢然不愈於太伯一則有子。且聖既有天下。又百斯男。一則求一凡子而不可得。孰主張是非。天其誰問耶。周之詩書盛稱累世積德之厚。明已當有天下之由多。援天以神其說。然其言太伯者寡矣。故詳天之與而畧其奪。微夫子一言之贊。則太伯之賢終古無知者。然夫子一言能貽太

卷一

其

秦史集解

卷一

七

伯之賢。子復世而不能續太伯之絕。於當時此吾所以疑天運之何存而悲太伯之不幸也。向使以季歷之福移太伯之身。孰謂其過哉。自是以後有天下者。莫如秦漢唐。而皆不在于嫡長。秦扶蘇死於趙高之譏。胡亥以庶孽立。漢高祖有二兄。故字曰季。孝惠幾廢。僅立而早世。無子。統歸代。藩武昭相繼。皆有兄在其上。光武于兄弟亦第三。太子疆廢。而明帝以東海王受之。唐太宗身在第二。建成受誅。而承乾亦廢。高宗以晉邸得之。玄宗以平王入靖內。有二三兄焉。故幼名三郎。肅宗之兄。一日而殺者三。向非高力士張說維持于內。亦危矣。趙藝祖身亦第二。開立宋室。宜可以世有天下。而屬影斧聲。竟歸光義。德昭德芳皆不得其死。明太祖亦有二兄。注意立長。而懿文不祿。成祖靖難而建文宵遁。莫知所終。成祖同胞亦第四。有三兄焉。懿文秦晉是也。春秋諸國莫強于齊晉。秦楚齊公子糾貴而長死於生質。小白幼而賤。自莒先入遂爲五霸首。晉之宗國在翼。曲沃以支庶入而滅之。穆侯之名二子。師服已知其兆。亂而申生之國歸於重耳。自是世主盟會皆重耳之後也。秦之國歸呂不韋之子。叔向曰。芊氏有亂必季。實立

楚之常也。則楚之國統歸庶孽者多矣。魯之國政歸於三桓。三桓之中。季氏爲盛。四分魯國。季氏有其二。孟叔各有其一。魯君僅擁虛器耳。他如趙之伯魯。漢景之榮武之據馬。晉之適蕭。梁之統楊。隋之勇李。康之球。宋易。悉數也。豈凡帝王嫡長皆天所不佑耶。神器所寄。天不欲使人豫必之。耶。何歷代之不約而同也。乃知諸儒所謂立嫡以長。所以重統尊祖云者。拘矣。迂矣。

宗魯貫高

讀傳記至宗魯貫高之事。未嘗不疑史之不可盡信也。二人本不同時。而何其事之相類。又其事遠於人情。可怪之甚者。夫忠與逆不相及也。智與愚相去遠也。以一人之身。兼而並行之。不亦異乎。齊豹之以將殺公孟告宗魯也。宗魯義當止之。不可止。則宜告于公孟。而使備之。不吾聽。則隙已而去之。宗魯之道也。乃顧勸其行事。坐視其主之及於難。則雖以身殉之。奚補于主之死乎。高帝之髮罵無禮。天下聞之久矣。貫高獨不能少忍耶。且帝於張敖尊則君親則婦翁也。卽其歸。幾罵。亦何不可受。而遽與壁人之謀。想曉甚焉。既赤其族。幾累其主。向微漢公赦。亦危矣。夫使宗魯貫高操行不軌。貪生苟利。而無恥冒禁者。吾不厭爲之論。然宗魯之言曰。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言似乎知道。驟乘而斷脰。死而無悔。其幾似乎得正。貫高稱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蓋亦向善之士。至其事白而絕。既有赦而不逃。又足以觀倫生苟免之徒。斯皆抗節致忠。舍生取義。雖古之名賢。何以過之。及考其初。則與操戈入室者無異。是以君子貳之。夫宗魯也。由其歸死于公孟。

則可謂之忠。由其勸盜以行事則可謂之逆。由其知逃難之爲僭則可謂之智。由其不以告免難則可謂之愚。貴高一也。由其體卑而對獄則可謂之忠。由其壁人以累主則可謂之逆。由其不死以白主則可謂之智。由其謀弑以赤族則可謂之愚。一人之身而賢不肖參半焉。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爲之掩卷而深思也。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斯實美而不學之過也。質美故似忠與智。焉不學故不免于逆。與愚焉。是以君子學之爲貴也。夫察理不精則必自是其非。固有終其身而不悟者。以于路之升堂而不免結繩于孔傳也。況其下焉者乎。然則宗魯貴高之事。吾弗疑之矣。

少伯留侯鄭侯

三代以前君臣之際何隆也。冠履雖嚴而終始如一。元勛碩輔光顯當時。卽世世子孫相與尊崇而勿替。嗚呼何其盛哉。無他。三代君臣相期以道。未嘗以功言也。自茲而後數千百年間。臣皆以有功著而功臣家幾不保其身比比矣。雖其君實甚吾以爲其臣實爲之以寵利居成功無見幾之明。以至功成而不善其終也。若夫越之范少伯。漢之張敖侯。唐之李鄴侯。不然勾踐欲伐吳。盡止之不聽而敗。蓋持滿定傾。修之十年。遂報強吳。稱號五霸。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善策七。越用其五。吾欲用之。家變姓名。乘扁舟而去。三遷皆有榮名。向使終事長頸烏喙之主。其不爲從先王試之種。幾何哉。良家世相韓。爲韓報讐。以三寸舌爲帝者師。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位列侯極矣。乃道引輕身。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雖呂后自駒過隙之頃。片澤高枕之刻。不顧也。悍后如主。三傑不免。獨良無恙。無論韓彭輩愧悔未及。卽滅繁之蕭何。欲企萬一得手。必歷事四朝。陳府兵利害。釋欽緒連引。諸道爭先入貢。此固天下之福也。乃曰。吾本不欲富貴。誓不近天子左右。與主上有

約一平京師則告還山白衣山人隱志早定不必慮其殺臣子餘年不足惜而未得歆其祀也且爲李晟馬燧計願陛下勿害功臣此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嗚呼三人之見幾何若合符節如是哉蠡處父子於家與良泌處父子於國其建策同良泌之辟穀不食與蠡之散財分知友其立心同表會稽以爲蠡奉邑良益齊三百戶與唐囑子孫代代以報泌德其食報又同而要見幾之無不同也蓋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不足以病之也或曰三人之見幾三人皆有師焉良有黃石公蠡有計然泌有僧懷贇夫以三人見幾之明而又得先見者以導之此其進退去就獨往獨來於宇宙間千古功臣罕有其匹者哉莊子養生主云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慎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三人者固所謂善刀而藏者也

經史叢解

卷一

三

十

平后獻后

英雄之振奪人國也無所不至而尤先百計資緣必以爲帝以內有所因而後外惟吾所欲爲而不之禁西漢之末有王莽東漢之末有曹操計皆出乎此而反見辱于見女子之手何其若合符節乎平帝方九歲莽欲以女配帝自假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陰使公卿大夫咸奏今當立后願得安漢公女爲天下母女立而篡漢女卽稱疾不朝會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操中女名節操使華歆郗慮殺伏后而立節爲后及篡漢節不服因數讓之且涕泣曰天不祥爾此晉遂成亡魏之讖由是觀之丈夫之血性曾一婦人之不若也夫操莽得志爲子若孫計方謂可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而不知自家兒女子骨肉之親已先不直之矣如見婦孺增其愧赧嗟乎英雄亦何樂而爲此哉更可異者二人皆自名安漢公而皆以篡漢既篡而又皆求璽於漢有天下者在德不在鼎則亦在位不在璽也豈將以此璽藏之金匱修受命之符而飾天命之攸歸乎且璽非始於漢也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奉上始皇璽然則此璽亦亡國不祥之物也求

經史叢解

卷一

三

之何益哉。而況其女又皆吝惜不肯與哉。慮不特此也。散與施。張之習。分香賣履之態。已被見女子早窺破矣。

文獻

問文獻既不足徵。聖人何由能言夏殷之禮。曰。夏殷制度。皆一統於天下矣。豈一方一國之所能私哉。是以當時惟杞宋不足而天下未嘗無傳也。天下雖傳而二國夏殷之嫡脉反不能存。則疑之者衆矣。雖仲尼言之。凡民孰從而聽之。世固有聖人所信而衆人疑之者。此類是也。嗚呼。微不尊則雖仲尼言之。民尚駭而弗信。奈何以淺淺者之說而必人之聽哉。其孤立而寡和也宜矣。

器小

司馬公解管仲器小之義。可謂得之。乃謂周天子在上。孔子不欲仲勉桓公以王道。恐其篡周。而譏先儒不得孔子之意。則失之矣。孔子告哀公。首曰文武之政。繼之以九經。皆王道也。終之以柔遠人。懷諸侯。非天子而何。豈亦教之以篡哉。未聞王道之爲篡具也。此蓋李觀鄭厚所以詆孟子者。溫公不喜孟子。故下同其說。其失遠矣。吾故排其失之半。而助其得之半。其辭曰。讀春秋至齊人執陳轅濬。塗十二月侵陳。而管仲器小。可以不言而自喻。禹之功至地平天成。萬世未賴。而不矜不伐者。器大故也。彼以爲儒者之道。至於參贊位育。而非有加于職分之外。故功彌高而心彌下也。管仲與其君管霸者陋矣。至召陵之師。事業已極。意氣已滿。一謀不協。而執無罪之人於會。以爲未足。而移師伐之。盈溢如是。何以更有進乎。故自是之後。遂踏不振。棄於貫之盟。失江黃之望。乃至身死於亂。久不克葬。再世構怨。而禍猶未已焉。此器小之咎也。人有恒言。器小易盈。足爲明證矣。紛紛諸說。何爲者哉。問者曰。王道不爲篡具。則管仲之霸而不王。宜爲夫子之所病矣。先儒之說。宜

經史集解

卷一

二

得夫子之意矣。吾子無取焉。何哉。曰。行王而王。行霸而霸。其根植出於天資。其講明存乎學力。非器量之故也。且當以純駁爲言。不當以大小爲論。吾是以雖知先儒之說。而不敢從也。

經史集解

卷一

三

弗陵

漢武帝將立弗陵。而先殺其母。謂左右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滯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先儒皆譏武帝斷則有之。而未盡防患之道。致使拓跋魏踵以爲家法。天下豈有無母之國。而人亦何樂乎有子哉。吾謂拓跋氏殺母立子。未必踵漢武也。蓋亦偶合耳。至世宗宣武帝之時。充華胡氏生太子詡。而獨無恙。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及詡立爲帝。胡氏爲太后。臨朝稱制。乃大肆滌穢。嬖幸用事。魏政日紊。盜賊蜂起。封疆日蹙。卒殺詡而國隨以亡。乃知漢武之言。曉如目見。美若合符。何其明而神也。向使鈞弋不死。未必不爲魏太后。然則鈞弋之殺。信有國者之典刑。不可廢者。而先儒之議。非歟。曰。殆不然也。此帝之偶。而中者也。古之帝王多矣。豈必母盡無良哉。殺之者。信非矣。抑使之臨朝稱制。以陰治陽。亦非有國之令典也。豈聞古先聖王之制。有是乎。夫惟考古而行。立有定制。后妃之德。母出宮闈。理陰教以明章婦順。有犯者。天下共誅之。則魏之禍。奚自至哉。而何以殺爲。否則雖漢之馬。鄧。宋之高。曹。猶不足

經史纂解

卷一

元

貴也。而況于魏乎。然則鈞弋之殺。元魏之俗。未聞耳。非。本之治也。偏見耳。非中庸之道也。任情耳。非稽古之制也。

經史纂解

卷一

元

司馬公神道碑

君之於臣。惟忠不能知之。未有知之而故不用者也。惟高
歡之於慕容紹宗。唐太宗之于李世勣。乃皆故不貴之以
遺其子。欲使恩出于子。而臣得其君以効忠焉。此其爲計
誠左矣。魏長公援之作司馬公神道碑。以比公不用于熙
豐而大用于元祐。因論之曰。古之賢君。無受知人之名。而
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此坡老爲神宗諱過之辭也。溫
公人品甚高。神宗僅以文墨著述處之。而國家大事付之
安石。天下日入于壞。可謂大謬矣。然爲臣子者。不可曰此

經史集解

卷一

手

吾君之過也。故迂迴其說。又不可以無譴。故求得二人而
援之。其用心也厚。其立言也隱。是何傷哉。胡氏以非蘇公
則未知蘇之心者也是心也。施之于已。則爲文過施之于
君。謂之諱。惡亦臣子之義耳。而豈其定論也哉。若論此三
君之知其臣。則每降而下。高王知侯景之必亂。而又知足
以制景者。惟紹宗。何其明也。肉未寒而景果反。東魏使紹
宗擊之。景聞而果扣鞍有惧色曰。誰遣紹宗來。若然。高王
定未死耶。果再敗景。歡之劑量其臣。可謂審矣。勣之才智
將而不相。太宗以相儲之。故成武氏之禍。溫公之才。足以

托神宗獨以文學待之而已。又何其過于輕也。然則太
宗知勣不如齊神宗知光。又不如唐故曰每降而下者也。

經史集解

卷一

三

顏真卿

溫太真郭景純皆晉之賢者也。而仕王敦。吾不知其何說。意其欲說以大義爲陳禍福。使去逆効順。若顏魯公于李希烈耳。然正言讜論。則有日中柴市之災。挾欽用術。又非推誠待物之道。蓋死生胥失之無一可者。而魯公亦不能脫于希烈之網。君子之出處。烏用乘危蹈險。以身入虎口。而後爲奇哉。景純仕敦。吾未改其所由。若太真之苟應賊名。繆爲勳敬。綜其府事。謂之不諛可也。魯公之老不致仕。而觸怒奸酋。爲其所排。謂之不智可也。異於景純者。特有幸有不辛耳。故綱目書法。不曰李希烈殺真卿。而曰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僅與張翥五王陳仙奇同文。蓋曰希烈不能殺真卿。乃真卿自取其殺云耳。責備賢者爲戒深矣。夫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親于其身爲不善者不入也。聖人之教。其萬世不可易矣夫。

卷一

卷一

三

孔子世家

孔子世家大半淺陋誣罔之語。若土佐之羊。專車之骨。尺只之矢。皆里巷野人之所誇。而聖人之所不道者。子不語怪三。者非怪歟。且未見其物。與吾所聞果合與否。輒懸斷之。豈關疑慎言之意乎。遷意以爲聖人之所爲。聖人不遇多聞故。敏之恐遺。而不自知其陋也。厥後有梓實有商羊。有夫子喪。皆遷之說。啟之也。蓋遷之學。本務博而不聞道。故無怪其然。然乃能記子思作中庸。豈非高見遠識哉。戴記書篇半百。未有著作者爲誰。是以爲訟。疑信相半也。以大學之作。而莫識其人。爭者于今爲烈。中庸信非子思不能作也。自遷之一言。而後世始知中庸出于聖人之孫所親受于王父者。嫡傳正脉。粹乎無間。表章于程章句于朱而中庸遂尊寶于世。巍然與論語並行。然則論功于中庸。吾必以子長爲首。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觀世家者。紀遷之功。燭遷之妄。瑕瑜自不相掩矣。朱子取以序魯論。多所刪削。可謂知所擇者。特其以適周問禮爲實。且以贊易爲七十時事。以五十學易爲誤。則非吾之所致知也。

卷一

卷一

三

越世家

越世家載陶朱公遺長子教弟事。吾惑之。朱公果愛其子者。宜終遺少子。雖妻諫勿聽可也。何但勿聽曉之以其故。可也不得已而遺長子。宜明示以吝財取禍之戒。則長子聽命而仲子可全矣。如之何。泯默而遺。卒殺其弟。以歸。若幸災坐視者。然是仲子之死。朱公教之也。何以安于心。而全其愛乎。卒乃自明。所以不遺長子之故。以誇其智。智則智矣。而仲子不可以復生。是以仲子之命。活吾多智之名也。愈險薄矣。人情于夫妻父子之間。其慮何所不周。其言何所不至。况仲子生死所繫。事不細矣。遺戒宜莫先於此者。朱公何憚而不言此。必無之理也。夫其霸越而見幾以抽身。居陶而蓄收以致富。蓋古今智士之選。而豈其爲子。示反疏謬若是。非愚則忍。愚爲不智。忍爲不慈。必不容于朱公而有之。蘇子由謂遷史不度而輕信此。其尤甚者乎。

經史慈解

卷一

晉

楚伐隋晉伐號

陽武之師。惟恐人不敗而從。善強大之師。惟恐人敗而從。善隋少師有寵。楚關伯比喜曰。可矣。晉有聞。不可失也。不獻公將伐號。士爲以爲未可。不如待其棄民失衆而後伐之。此所謂惟恐人爲善者也。不惟是也。晉景公將伐潞。伯宗以爲宜速伐之。恐後之人。或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中固其命。樂毅之入齊也。與劇辛議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而撫其衆。則難慮矣。羊祜之勸伐吳也。亦曰。乘孫皓之無道。而張華言于武帝。恐吳人更立令王。則江南不可取。所見與祐同。此皆伯比士爲之遺意也。噫。三代而降。求一仁義之師。蓋難言哉。然則伐人者。可以受伐者。亦何不早辨其所以伐而未免其伐也歟。

經史慈解

卷一

晉

孫叔敖

問魯宣公之十一年楚莊王之十六年也。孫叔敖為令尹。明年敗晉師于鄧。叔敖實從。傳不記叔敖卒之年。所不可知。然莊王之卒。則在宣之十八年。經傳有明文矣。自戰鄧以。至莊卒。首尾僅七年耳。莊王之賢。叔敖之勳。令尹之貴。身死未幾。子以負薪求食。賴優孟之戲。而後覺其為莊王賢德之累。豈小哉。且叔敖之死。豈即在戰鄧之歲。而優孟之戲。安知在王卒之年。然則相去未七載也。而題辭至是。夫楚其少思哉。子曰。此司馬遷之極形叔敖之清介。不念子

紀史纂要

卷一

其

孫耳。若之何其信之。夫莊王已知叔敖之死。一旦見其似而驚者。人情也。容或有之。至欲以為相。則幻矣。俟其歸而謀諸婦。三日而後來言。尤甚無謂。且孟之所可似者。談笑抵掌。衣冠言動耳。其面目部位。何可似也。莊王陵與國。屬諸侯。使昏至此。何以能國。此指鹿為馬。必施之二世而後可者也。然猶笑曰。丞相誤耳。謂鹿為馬。其惟不辨菽麥。而問蝦蟇者乎。故其事決不可信。再觀列禦寇。稱叔敖受教于狐丘丈人。將死戒其子辭利地而請瘞丘。至今不失。韓非子亦言莊王賞河雍之功。孫叔敖請漢間之地。少石之

處。故九世而邪不收。祀不絕者。齊也。與列子文異而意同。如列子則身後之有封。敖知之矣。烏有戒其子以見優孟者哉。如韓非子則生前之封。敖之所自受也。亦不待死而後受之。于子辨此。益知龍門之誣。而優孟之事不足信明矣。

紀史纂要

卷一

其

尊周

問孔子周流問津。靡國不到。獨不到周天子之廷。何也。或曰。弱不能令。僅擁虛器。就之何益。然則魯之政在三家。齊之柄歸陳氏。厥令安在。弱亦甚矣。獨非虛器乎。而周旋不谷。何也。季桓子又下矣。公山佛臍愈下矣。而皆就之。又何耶。均無成也。與其求之諸侯大夫陪臣。孰若天子乎。遍于諸侯大夫陪臣之庭。而堂堂宗周。代不乏主。未聞一往見焉。是棄之也。惡在其為尊周乎。子曰。仕不臣周之故。則大有說。當孔子時。列國之病在于弱。而周之病在于廢。弱者手足之疾。醫藥可得而治也。廢者腹心之疾。非醫藥之所療者也。何謂也。頃襄以後。殺侯夫而骨肉變於內。殺召伯毛伯。周公出奔晉。而君臣變于外。夫以不絕如綫之周。所恃以自立者。禮義耳。又從而壞之。尚復何恃。至是而三綱淪九法。敦天理喪。人心亡。雖使周公復起。無如之何。故春秋絕之。而書法不隱。詳子朝之事。而曰葬景王。王室亂。此自諱子頽子帶之亂而降者也。曰王師敗績於茅戎。此自諱緇之敗而降者也。曰天王居于狄泉。此自諱河陽之狩。不書而降者也。故周自襄王以前。春秋所望也。頃王以後。

經史纂解

卷一

三

經史纂解

卷一

三

春秋所棄也。夫既棄矣。仕之何為。此其義相符合。皆行藏進退之正。仕止久速之時也。又何疑乎。且子身馳列國。心未嘗一日忘周也。冀遇見行可之仕。告以尊周之志。行以尊周之事。惜乎不一遇。鬱鬱徒抱虛志。以終耳。故退作春秋。每元年必書王者。夫亦自表其天王明聖之思云爾。卽攝魯行相事。何莫非強公弱私之舉。遲之又久。焉知墮都。謂卯不移。而為請罪。問鼎之誅。乎以轍環之迹。擬夫子亦無異乎。盲者而嗤西子。以淡粧。聾者而譏師曠。以繁音也。悲夫。

虞仲

按春秋傳。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武王克商。大封同姓。求仲雍之後。得二人。其一爲虞仲。封河東虞城。傳十二世爲虞公。晉假道伐虢。滅之。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卽百里奚。不諫去而入秦者也。其一爲季簡。卽其所居荆蠻之地。封之爲吳子。自季簡而下。十七傳至壽夢。而吳始強大。稱王。壽夢傳子諸樊。諸樊傳弟餘祭。餘祭傳其弟葵昧。葵昧死。國宜歸季札。札不受。葵昧之子王僚繼父立。諸樊子光又名閭閻。弑僚立。閭閻死。子夫差立。越王勾踐滅之。吳遂亡。據此則吳與虞同祖。仲雍皆其後。虞仲爲仲雍之孫。祖孫之世次。衆如也。以爲虞仲卽仲雍。與太伯同窠荆蠻。是畧其祖孫之世次而混爲一人。未解也。試志之以俟明者。

經史集解

卷一

早

回賜上

回賜之優劣。夫子豈不知之。而以問者何。此亦爲方人而發。當在夫我不暇之後。但未必一時語耳。想其未能改也。故復有此問焉。賢乎不暇之警。所謂對其病而藥之也。與回孰愈之問。所謂因其勢而導之也。二者若相反而實相濟。皆可以救其失也。蓋方人亦不足深禁。顧用之何如耳。與勝已者方。則知恥而日進矣。與不若已者方。則自滿而日退矣。子貢之病。悅不若已。則其所方必以下人耳。是故孔門不如子貢者何限。聖人偏不一舉而獨舉回也。問其孰愈。欲其亦以方人之法觀之。所以發其羞惡愧恥之心。以爲賜也有知。則宜于此焉變矣。夫子以諷問而子貢以正對。雖侍於尊者。其禮宜然。吾猶疑其未解夫子之意。夫子蓋與之言子貢。則說而不繹者也。何以知之。斯時也只宜爲不知回賜者告。豈所以告夫子哉。然則宜何對。宜憮然爲問作而曰。賜今乃知所不如人者甚遠。無復暇方人矣。則亦憮可庶幾乎。及其未解而正對。則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又莫非言外之教焉。以斯知聖人之留意于子貢者厚也。然藥病之爲禁。易知而利導之爲禁。難識。吾

經史集解

卷一

早

故表而出之。

回賜下

聞一以知十。中含九也。聞一以知二。不及三也。通塞之相去遠矣。故曰。賜也何敢望回。卽始而見終。一事之首尾也。因此而識彼。二事之類觀也。然則回也何敢望賜乎。此無他。數之始。數之終。徂之也。能無以先入之見。徂于中。則可以說經矣。

文質

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子夏則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毋友不如己者。而子夏則曰。其不可者。拒之。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而子游則曰。喪致乎哀而止。子曰。文質彬彬。而子貢則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賢者徒得聖人之言。而不得其意。則學言而失之者多矣。然則游夏不能贊一辭。豈獨春秋爲然哉。然游夏之病。易見也。獨文質相猶與彬彬。似無異者。解之曰。與也。今夫作羹者。一鼎之水。而鹽梅不過銖兩焉。是以適口也。使鹽梅並重而均多。則人必不食之矣。彬彬者。質爲水。而文爲鹽梅。本末賓主各得其當。故曰。然後君子相猶。則鹽梅與水均矣。是安得無辨乎。子貢之學。外重內輕。末勝其本者也。無惑乎其言如此。

老聃

夫老子者。其亦不可究詰也歟。莊周之不見於論孟。吾無惑也。其生後孔孟也。聃之生蚤矣。名在天下尊矣。孔子之所嚴事而師之者。而論孟絕不齒焉。豈理也哉。論語錄人多矣。苟得見於夫子。則遽使一言之善。雖賤亦記也。互鄉闕黨雖幼。亦書也。有德尊望重。夫子所師事如老聃者。而孔子曾不一言及之乎。孔子不言之矣。七十子不問及之乎。七十子不問之矣。曾子子思不論及之乎。曾子子思不論之矣。孟子不一言及之乎。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孟子舉邪說橫議。惟曰。楊朱墨翟而不曰。老聃。其又何哉。夫以孔曾思孟之不言。而獨言于荒唐幻誕之莊周。傳於附會援拾之戴記。揚於是非頗謬之史遷。尚有可信者乎。今之學者。猶欲守而傳之。以爲證據。夾襍儒老。並存而合言之。外莫甚矣。故吾觀於孔曾思孟之書。而知老子之謬也。觀於戴記。莊列遷固之書。而知老子之尊也。雖然。謂本無是人。而數子鑒空。擬爲之者。又豈通論哉。然則老子何爲者。歟。嗚呼。我知之矣。老聃蓋去孔子而遠。後孟子而微者也。老聃生其情可見。莊生敘古之道術。凡稱聞其風而悅之。

者始自墨翟禽滑釐再出而宋鉅尹文三出而彭蒙田駢
慎到四出而闢尹老聃五出而莊周然則老聃之生蓋晚
乃在禽滑釐宋鉅尹文彭蒙田駢慎到之後去墨翟遠其
而宋鉅與孟子同時過於石丘聃後孟子亦宜乎孟子
論楊墨必先楊而後墨則楊又先墨無可疑者世之論者
言楊朱之學出於老子其理是矣而源流倒置故不可通
當謂老之學出于楊則上不疑於論孟下適合于莊生矣
夫楊朱者橫議之首倡也諸家莫先焉蓋自孔子時其根
已植特未倡其名曰爲我耳然其勢必至於爲我何者接
與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微生畝之徒皆靜觀人亂而自愛
已甚不屑於天下勞其神者非爲我之根而何是故夫子
以隱者爲廢君臣之義而孟子以楊氏爲無君聖賢之論
不謀而合可見源流之二矣是故下車問津之行果哉
疾固之誓不仕無義之論將以斬其根者而諸人多不欲
聞之或趨而避之或至則行矣雖聖人如之何哉聖人沒
而其根益蔓延於天下自然之勢也故楊朱正其名墨
翟矯其美而後有禽滑釐以下紛紛者出焉此正孟子所
謂處士橫議言盈天下不楊則墨者蓋不可勝數故舉其

渠魁而畧其部從立言之法也然則孟子所知惟楊與墨
而老氏已在紛紛橫議之中孟子之所不齒說者而乃謂
與孔子同時適則問禮受欺莊周而不悟可謂智乎楊墨
既經孟子不得肆而老氏治爲我之學著道德經獨能綜
理師說與衍宏深成一家之言又出孟子後莫正之者故
自漢以下獨稱黃老而其餘皆沒然當是時高文之爲君
蕭曹子房之爲臣皆登黃老之堂而入其室齊其蔽而實
受其賜其所樹立冠絕一時故推尊黃老者遂盛如司馬
遷敘六家班固古今人物表皆舉而加諸孔子之上蓋狂
於所見如齊人但知有魯受無怪也後儒亦從而信之何
哉嗚呼自其童習句讀而數名佛老爲異端長而誣排不
遺餘力自謂闢邪以衛正至於適周問禮之行真聖稱龍
之贊則篤信謹守終身不疑且著之書以詔其後則吾不
知向之所排者誰也一人之身而孔子師之後人排之豈
容並行哉孰是孰非豈可無辨乎凡小人之欲勝其敵也
必抑之欲自尊也必張之此訟鬭忿爭相詬詈之鄙態莊
列之尊老而侮孔蓋此術也韓愈所謂孔子吾師之弟子
者得其情矣是故爲吾學者未嘗有賴於二氏而爲彼學

者。則。必。倍。重。於。孔。門。佛。者。尊。其。師。曰。牟。尼。號。其。徒。曰。比。丘。
尼。老。者。曰。孔。子。問。禮。於。吾。師。稱。吾。師。為。聖。為。能。而。自。比。於。
薩。鷄。未。聞。仲。尼。之。徒。有。托。於。彼。者。此。其。氣。象。孰。邪。孰。正。言。
語。孰。真。孰。妄。一。庸。人。能。辨。之。矣。吾。願。學。者。一。切。以。聖。經。賢。
傳。為。業。外。此。傳。記。之。書。子。史。之。錄。擇。其。可。而。從。之。不。妄。接。
於。耳。坦。然。如。出。荆。棘。之。叢。而。遊。於。修。廣。之。道。仰。而。見。青。天。
白。日。之。高。明。光。大。也。其。於。學。術。豈。非。董。生。所。謂。大。一。統。者。
乎。

莊周

凡。士。之。立。論。不。可。以。有。激。有。激。者。必。不。平。不。平。者。必。偏。枉。
矯。枉。者。必。過。正。本。以。救。枉。而。反。自。陷。於。枉。則。有。激。之。過。也。
世。之。論。莊。周。書。者。皆。曰。寓。言。吾。獨。以。為。非。寓。言。乃。激。言。耳。
客。曰。何。謂。也。曰。周。生。戰。國。誇。詐。爭。奪。之。衝。惡。其。俗。之。薄。惡。
思。反。之。而。無。由。乃。追。慕。上。古。之。治。好。為。恬。淡。寂。寞。冲。虛。醇。
朴。之。說。并。堯。舜。周。公。而。譏。之。是。特。以。其。有。激。之。氣。為。此。不。
平。之。辭。而。決。非。其。真。見。定。論。也。客。曰。其。侮。孔。子。而。尊。柱。下。
何。也。曰。厭。周。末。繁。文。之。盛。也。周。至。末。造。而。禮。文。太。過。矣。志。
士。多。厭。之。林。放。問。其。本。棘。子。成。思。其。質。者。其。人。也。莊。生。特。
其。甚。焉。者。耳。凡。天。下。之。言。禮。者。必。歸。儒。言。儒。者。必。宗。孔。故。
曰。孔。子。萬。世。禮。樂。之。宗。主。也。而。老。氏。謂。禮。忠。信。之。薄。亂。之。
首。提。提。而。削。去。思。以。恣。已。之。便。浮。游。放。曠。於。繩。檢。之。外。周。
蓋。激。於。儒。者。言。禮。太。詳。而。思。老。氏。之。放。也。孔。子。欲。乘。桴。浮。
於。海。此。之。謂。也。然。則。其。厭。生。存。而。慕。嚮。骸。何。也。曰。悲。戰。國。
之。人。不。樂。有。其。生。也。困。于。橫。歛。疲。于。數。戰。曾。不。如。道。傍。之。
委。骨。可。以。遺。世。累。而。還。大。化。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矣。記。曰。詩。政。猛。于。虎。此。之。謂。也。故。莊。周。者。所。謂。以。文。戲。者。

也。但終身不以其意告人。而一付之有激之懟詞。故千載之下。無知之者。其誦之者。曰荒唐。曰幻誕。其尊之者。禮記司馬遷。以爲孔子真師事老聃。適周而問禮焉。或人于今未已。而司馬晉遂以此敗其俗。陸沉其神州。二者所見異矣。其不知莊生則一也。詩曰。普戲謔兮。不爲虐兮。孔子曰。前言戲之耳。戲亦聖賢時有之。然未聞以此終其身也。蓋周之爲人。挾才而傲物。輕世而肆志。不屑以其意爲人言。之所謂繡繡。憑君看而鍼莫與人者。故曰有激也。且吾所以知其有激。而非真見定論者。其亦有說矣。夫莊之所宗。非

經史纂解

卷一

手

老子歟。名與身孰親。非老子語歟。文固所以爲名也。練形葆真之士。將言語是戒。思慮是禁。肯爲文乎。文者思之精。而言之華也。信如莊生之書。則生有是形。尚以爲懸疣附贅。不足爲愛。文與形相遠矣。贅形不贅。文人情乎。莊生之文。雄贍宏肆。與左傳孟子相軒輊。蓋將以文章顯天下名。後世者使真欲離形去智。爲槁木死灰。何以文爲。哉。介子推曰。言以文身也。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斯言得莊生之情矣。其論天下道術者數家。而不以孔子與其列。則蘇長公已識其知所尊矣。文始號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數稱

春秋而述詩書。非尊孔而何。觀人不於其所勉。而于其所忽。此亦莊生之忽也。豈真欲侮孔子而毀名教者哉。或謂莊孟不同時。不相遇。不得見兩家議論勝負屈伸之實。以爲大恨。吾謂無可恨者。莊蓋後孟者也。何以知之。子喻與人以燕。匡章得罪於父。皆孟子時事。宋徑孟子時人。今莊生之言曰。昔者堯舜讓而帝。子喻讓而絕。又曰。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皆舉與古人並論。列古之道術。而宋鉅與焉。是微其在孟子後。但莊生隱者也。故未由知其何帝何王之世。而其書不言孟子者。意孟子之望不及孔子。其

經史纂解

卷一

手

死未久。其書未尊。然莊子讀孟子。則既有明微矣。不讀孟子。何以知子喻。匡子不同時。何以望其有遇哉。抑其生之先後不足道也。雖使並生而相遇。吾知孟之所以處莊者矣。使莊遇孟。吾不知何語語以其所忽之真情。則固孟子所求也。何勝負屈伸之有。語以其有激之懟詞。則孟既有辨之者矣。辨許行者是也。夫許行者真老氏之徒也。其曰爲神農之言。未必誣神農也。神農爲大古之俗。渾厚醇朴。上下之分未嚴也。君民並耕。或有之。詐僞之機未啟也。市價不二。或有之。斯非莊老之所亟稱者歟。是故惡禮忠信

之薄亂之首而慕玄同是並耕之謂也。剖斗折衡而稱齊物是同價之謂也。甚矣許行之言似莊老也。使其遇莊亦必以駁許行者駁之矣。其勝負屈伸亦昭然可見而又何恨乎。抑孟之駁莊亦必不交口競氣若小人相詬詈然也。吾觀其辨許行有陳相焉。辨葵之有徐辟焉。往來傳道而使之自悟。若聘問之有紹介損相矣。蓋君子欲鳴道於天下而至於龐忿以爭勝又非有道者氣象。君子是以惜鵠湖之會。蓋胥失之而以莊孟之不相遇為恨者。淺之為丈夫也。吾獨惜夫莊生以如是之才如是之文使其學醉而語正則於孟子何讓焉。為世宗之與孔子則食不窮矣。乃不為孔氏之從而為老子之徒。所謂智者過之隱居放言者非耶。惜哉。棘子成之說真莊生許行之類也。其未顯然得罪於聖門者何哉。其言簡而近其意蓄而深充之則為莊周為許行害之則亦文質之說也。去古未遠先王之澤未新士雖處薄俗猶有覺其非者。故其上為林放其次為棘子成。其下為許行為莊周。必如林放庶乎可以無弊而彼數子者思削去禮法以從事如之何其可也。嗚呼惡亂而有激其言又將復入於亂矣。

經史纂解

卷一

三

昭公

昭公朝于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于野井。孔子稱其禮與辭皆足觀。而陳司敗則方病其小節之習。不以掩其大闕之賾。故有挾而問之也。女叔齊亦曰是儀也。非禮也。謂之習儀以亟。而鄭大夫子太叔為趙簡子言之者尤詳。蓋昭之始終無一可觀。至于用人毫社葬齊歸而不感。尤不知禮之大者。故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以視叔弓聘晉請辭致館。季武子固請徹加而後從事。不大相遠也哉。故

經史纂解

卷一

三

季文子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吾意其徒計利害耳。非能擇義利而思之也。殺嫡立庶。而爲之納賄于齊。二小君之喪。皆不成禮。蒲閭東門之櫬。卒以成多行無禮之報。三思于義者。固如是乎。且也城諸及鄆。自爲封殖之計。作丘甲于赤棘。以備齊。雖如宋賦。韓奕之五章。請平於晉。賦采薇。小雅。奕。取焉。大德已踰閑。而左氏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藏金玉。無重器備。相三君而無私積。謂之曰忠。其斯以爲左氏之見歟。噫。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鮮不以爲知禮。如左氏者多矣。雖然。文子之在魯。猶樂范之在晉。不猶愈于季肥之食。昌無厭與季斯之役。服往觀乎。彼善于此。是之取爾。

卷一

吾

吾

晉厲悼之間

吾讀春秋。伏至晉厲悼之間。乃知易所謂東隣殺牛者。而又知人之可以勝天也。夫晉之強久矣。自文公以來。世主盟。晉至于厲。公德乃衰矣。厲之淫虐。非文襄也。樂卻之驕侈。非狐趙也。然而有于威柯陵之盟焉。有絕秦之師焉。有鍾離之會焉。有鄆陵之勝焉。霸業之威。仍赫于天下。何也。夫地雷爲復。其月建子。陽氣潛萌于黃鍾之宮矣。然而未盛也。歷臨而泰。而大壯。而乾。然後陽春。福滿萬物。咸遂時。則夏之日。可畏。而天風之妬。已伏藏于其中矣。故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言陽老。而將退。不如陰用事。而方進也。然終以其陽也。故雖退而未遽衰也。過午之日。烈於月。而秋後之煥。溫於冬也。西漢如武帝。窮兵異域。勤勞虛幣。前世無比。然師行三十餘年。卒不得如志。至於成哀平間。漢且奄奄垂絕。而無意武功。乃坐享其成。唐以武德貞觀開元之盛。力變江左文體之卑弱。卒不能正。至元和長慶間。唐祚將終。而韓柳輩出。文乃三變。而反正矣。今夫牆之頽也。以雨不頽于方雨之時。而頽於雨止之後。卽其理也。然將退之陽。卒亦不能久。故獨公薨于弒。而三郤尸于朝。

卷一

吾

吾

君臣並戮。爲天下笑。此可以見過午之必夜。而秋後之必
冬矣。漢唐之盛。是漢唐將亡之候也。然則厲公之後。晉宜
衰矣。反益以振。何也。繼之以悼公也。悼公之賢。不下文公。
十四卽位。而初政赫赫可觀。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則晉安
得而不復興哉。五會而諸侯不敢貳也。三駕而楚不敢與
爭。鄭也。晉之復興。者人之力也。非數之常也。故苟無人焉。
雖繼盛世衰矣。漢宣元之際。是也。苟有人焉。雖繼衰世盛
矣。晉厲悼之際。是也。然則何有於數。亦存乎其人而已矣。
故孔孟卒老於行。而堯夫之學。所以不滿于三程也。不然
彼晨門荷蕢之見賢于仲尼遠矣。

經史解

卷一

張

經史解卷二

固陵

蔡含生天度著

姪名儒

較訂

男魯儒

左季折衷說

左季折衷者。折左季兩家之衷也。左孰謂。謂春秋左氏傳。
季孰謂。謂彭山季公所著私考也。季吾越之良。以進士起
家。至長沙太守。嗜春秋之學。著有私考。博雅詳贍。多所發
明。旁及水經地志。亦靡所遺。顧其馮私臆決。揣摩於成說
之外。而輒自信居之不疑。甚則詆斥左氏不遺餘力。使不
得與公穀齊肩。夫三傳之並行久矣。左氏之尊於天下。亦
久矣。而獨不容於季氏之論。駭人不已甚乎。私竊怪之。以
爲好惡拂人之性。其亦遠於人情者矣。置之勿論可也。既
而察之。則見其亦有理勝而不可廢者。蓋左氏之短。自古
亦有公論。瑕瑜不以相掩。季特其甚焉者。爾故爲之平心
以衡。有矯舊說而理勝者。有左無傷不如仍舊者。有其說
近是而理猶未暢。爲之極論究其歸趣者。有詆左已甚。而
不得其情。爲之救正盡其情狀者。庶兩家之懸絕。亦於是
乎折其衷矣。故名曰左季折衷。夫天下之至公者。莫如道。

經史解

卷二

一

非一人一家之私器也。苟有得於天下之公。是何害其議。前輩哉。柳子厚非國語。近世陳晦伯作正楊王元美作史。乘考誤世。未有病之者。予爲是說。亦此物此志也。惜性懶多疎。無緣走四方。就正有道後之君子。有見吾非而規之者。以告後之人。猶吾告也。已。季名本字明德。丁丑進士。彭山其別號云。

私考亂臣賊子辯

唐應德序春秋私考曰。子嚴父臣敬君。人人知其爲是。弑君篡父。人人知其爲非。非知非而或陷於弑逆者。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而能自還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

折衷曰。唐子之論新矣。然而化也。非懼也。宜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化。何以懼云乎。哉。良心露而邪念消。則是純臣矣。何所歉而懼。凡懼者。獲罪而恐人知之。名非所以加於純臣也。或曰。書其弑以懼之。與彼懼書而不敢爲。則董狐南史孫盛三人者。皆能之。何以爲春秋。則又妄爲之論者。理人之道。固有夫婦之愚。不肖可與於知行者。一節同乎。三子何足以辱春秋。適足以見人心天理古今不易耳。且聖人亦惟據事直書。某國某人弑其君某而已。易嘗早

爲之辨。醒其隱心。消其邪意。若彼其費辭也。然則當有訓
誠之文。有問答之語。今其文安在。本未之有。而強名之。是
誣也。難以言信服矣。易若云。懼其書我。而不敢爲者。平正
而確實也。是故至理精一。而無二。舊說惟得其理之一。故
雖欲二之。而無由。越一理以求勝舊者。鮮不以自困。嗚呼。
今之號道學者。皆是物也。何獨唐子哉。

私考編年辯

私考曰。春秋之書其名。起於立編年之法。實孔子所
作也。自左氏誤以爲修。而凡雜記傳聞之事。於經不
合。不得不強爲之解。又其語多繁蕪。而識淺陋。大不
類孔門家法。而謂丘明受經於仲尼。豈不謬哉。

折衷曰。春秋本魯史記之舊名。孔子因而不改。孟子列於
管。乘。楚。檣。杙之間。此固其明徵也。今經生舉業之言曰。未
經聖筆。僅同列國之史。既經聖筆。遂爲萬世之經。斯言
何害。今必反之。而曰。孔子所作。則孟子之說。何以通之。

恐孟子未易破也。自淺夫無識。謂史有二體。一曰傳記。二
曰編年。傳記起於與謨。編年起於春秋。故遂以編年爲莫
大之事。非孔子不能作。殊不知編年其最細者。今田舍夫
記其家事。亦必志其年月。何必孔子而後能之。惟是敦庸
命討。昭百王之法。以植亂世之幟。是大聖人所作。爲不可
及耳。舍大論小。遂使推尊春秋與乘。檣。杙等。是尚得爲知
所輕重者哉。左傳所短。誠有之。昔人曰。其失也。誣曰。浮誇
是誠無所逃罪。至謂語繁蕪。而識淺陋。則不得其情。晉
氏亦未心服也。

私考三傳學官辯

私考曰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曆律而仕漢爲淮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掾拾所聞者爲此傳耶觀其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耐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也

折衷曰三傳之得立學官孰先孰後吾不敢知而謂左傳

經史集解

卷二

六

張蒼所作則知其非決然矣夫史稱蒼好書博聞遠律曆之學太史公作別傳尤備使蒼能作左傳則蒼平生著述莫大乎此不當首舉之乎而何以絕無一字之及及觀武帝初年河間獻王好古書購求聚殖多至五百餘篇而左氏春秋在焉又觀劉歆移書太常讓諸博士專欲建立左氏則左傳果非後出者也觀武紀則知左氏與尚書毛詩同入河間之購觀歆書則知左氏與逸禮同藏於孔壁同發於恭王未有知其由起者也於蒼何有哉大約謂作於春秋之後戰國之前則或庶幾耳按漢史蒼自秦時爲御

經史集解

卷二

七

史主柱下方書高帝時定章程文帝時爲丞相景帝前五年年卒年百有餘歲則蒼去武帝時不遠河間所購號爲古文必非近日目前人所作且其書出世未久何以遂能行於鄒魯梁趙濟南膠東之境使諸儒尊信而傳習之此必無之事也又按桓帝時使蔡邕書十三經刻石立大學門觀者日車以數千輛而左氏在焉使當代人所爲未必其尊重如此又按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士者試大經註曰唐以左傳爲大經三言爲一帖夫既名之爲經而又曰太則與列十三經而爲之作註疏者又進矣唐人豈無見而爲此乎韓子雖譏浮誇乃綴姚姁語盤易詩春秋之至於莊騷大史則云下逮以別之公穀不數焉不使與經比其抑揚之間權度審矣如使左傳出張蒼之手乃左非騷之後者也韓子豈肯云爾乎至其所舉三名以爲秦後之書之大公案也而不知所見已淺矣秦非子封立國在周孝王之朝傳世十有餘君而入春秋有春秋先有秦矣焉知此三名者不起於先秦中言之而直據末世以爲斷耶

私考晉文公辭

私考曰晉文公之立其歸自秦必晉人君之無所爭也故不書入亦非秦伯納之故不書納左氏以爲秦伯納公子公子入于曲沃使役懷公於高梁如此則弑君之賊也孔子正爲此懼而作春秋豈有不書之理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不告故不書然則春秋凡書弑君者皆因其來告乎竊意懷公即卓也非圉也本與晉弑卓之事而誤言重耳爾甚矣左氏之好誣也折衷曰齊桓晉文皆以出奔入國而霸說者以爲疾疾之

經史纂解

卷二

人

進德也誠哉是言矣然春秋於桓之入也錄之甚詳於文之入也無錄焉豈聖人有所予奪於其間哉亦有說也左氏以爲秦伯納之使殺懷公於高梁皆以不告故不書夫國君廢典大事也以不告遂沒其大事之實其義末矣至如彭山之說則左氏無一語之可信者其說不書入納猶爲近之其謂懷公爲卓子而非圉則妄誕不稽甚矣竊謂春秋所以詳齊桓之入者有二說焉一曰其事在魯也二曰爲桓危入也子糾來奔伐齊納糾戰乾時而敗績殺子糾於生竇皆魯也故以爲內事而詳之晉文公之入魯何

經史纂解

卷二

九

與焉而亦爲之詳乎此其不同一也子糾兄而貴小白弟而賤何以言之齊僖公少鮑叔牙傅小白而鮑叔以爲義我辭疾不出爲其賤也故小白入而公羊以爲篡殺子糾而公羊以爲糾宜爲君穀梁病魯不能庇糾脅於齊而殺之然則兄弟之貴賤明矣春秋詳桓之入者危其不得入而幸其入也文公入晉兄弟無存者尊無與並矣何危焉此其不同二也彭山不書入納之說亦非至也至謂殺懷公爲弑君孔子所爲懼而作春秋豈容不書因謂懷焉卓子則大有說存焉天生民而立之君固將欲君長斯民治其亂而造之福也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豈聰明作元后此天立君之本意而長幼之年情僞之主不與焉當齊晉之亂值周室之衰可與語於君職者舍桓文其誰故子糾以兄見殺名忽死之而論語比於溝瀆之自經是長幼不得而抗也固懷雖立庸爲不堪殺之非過故春秋不書是僞僞不得而與也故嘗謂高梁之殺正同生竇皆爲僞亂不累盛德於以見聖人之賤糾圉同一揆也賤糾圉所以進桓文也桓文豈堪君職之重以爲猶賢乎糾圉也蓋待衰世之意彭山於齊則不察糾桓長幼之實彼沿宋

和兄糾弟之願以安僖聖人之心於晉則以文公爲僖爲
秋君春秋宜書而不書遂謂僖公即卓子里克所弑而誤
指爲罔而不知罔之昏庸春秋所廢也何君之有罔不足
君則殺罔不足以累文公明矣何弑之有不此之察而反
謂左氏爲奸誣難矣哉抑晉惠公之卒經書於僖公二十
四年冬而左氏記於二十三年秋九月相去一年有奇其
不同如此君子據經知傳之非也明年夏四月晉文公有
勳一之師然則懷公在位能幾何時旬月之立其何能君
其父公其伯父也藐焉弟子加以昏庸豈宜不讓而假然
國抗其伯父雖怒當車不殺何待謂之弑君謬矣

私考隱公桓公辯

私考曰桓公雖幼必聲子所生隱公雖長必仲子所
生後人誤謂聲子爲隱母仲子爲桓母其說蓋不通
折衷曰義理之學可以心悟事迹之學必本其由其出近
古宜得其實也仲子桓母公穀皆云然必有所受之者季
獨以爲隱母無他特以考宮獻羽不應舍已母而尊舅母
耳殊不知魯之官則仲子之死無疑而是時聲子以尚
在無恙則無緣獻羽以祭也况仲子之手有文聲子無文
則當時貴賤之議或由此起而三傳云攝亦或以此故誤
故聲仲二子爲隱桓之母從其舊似未害也

私考秦穆公辯

私考曰秦穆公自開鄜以前事皆從晉所爲多及重耳卒後遂入滑構營兵爭不息全不類往日所爲矣孟子稱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誠賢君也故疑此事必非穆公所爲左氏載秦伯卒於文六年之夏恐未得實也自左氏誤傳其卒在後而序書者因謂秦誓作於敗殺之餘稽之事實豈相合哉故秦誓必戰韓時所作而穆公之卒與晉文同時也入滑當爲康公時事

經史纂解

卷二

主

折衷曰孟子稱舜曰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稱秦穆公曰顯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其語相似而所指實不同舜之法天下傳後世謂仁義之澤萬世不斬穆公之顯天下謂富強之名振於諸侯傳後世謂富強之實足爲子孫憑藉之地也然則天下後世之名同而所指公私廣狹不可同年而語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當也此之謂也且百里奚之相秦豈能致主於王道哉計其施爲不過管仲之烈但當時謂其鬻身飯牛以干主卑之已甚故孟子揚之若管仲則當時尊慕之已甚故孟子抑之抑揚之同

因問而異亦各有當也今必倚重孟子之言據以起論推尊穆公詆斥左氏則是舜與穆公一等人而百里奚可班於臯鼐契契矣無乃不可乎至於秦誓作於戰韓尤爲無義今秦誓之文具在也語於敗殺則句句有干涉可印證於戰韓何有哉况戰韓乃穆公勝歸得志之時尤不當有悔而作誓者矣

經史纂解

卷二

主

私考衛成公辨

私考曰衛成公自歸國之後用衛命以爲政徙帝丘以圖安氣勢一新非復前日故三十年間國家安靖則強於政治之効也而衛文公不能及矣世儒反以文公爲賢豈不誤哉

折衷曰衛文公成公優劣甚著古今有定論矣文公當難之後野處盛曹而能節儉務本以大其業是其才加人一等矣所不足者惟滅邾一事見惡於春秋耳成公襲承平之業而奔走失國殺其同氣者二毀其大臣者一皆淫刑

經史叢解

卷二

十四

也蓋幾亡而僅續耳然則居亂而致治者文公也始治而致亂者成公也優劣不較著乎彭山乃獨劣父而優子反謂大布章爲左氏之誣不足信者吾不知其何據也且成公在位三十五年而國之危亦屢矣貳於晉黨於楚晉伐之出居於襄牛城濮之戰楚敗而衛亦幾亡後遭元咺之訟執於晉歸于京師囚于深室賴衛命爲之賂醫薄醪而僅免於死所謂國家安靖者何在也傳云元年華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不他及者問國之富數馬以對古語也是故稱齊景公之富曰有馬千駟稱陳文子之富曰有馬

十乘而他不少焉然則自古皆若此矣彭山乃云今亦無從考其車數實則近於謬矣又云縱有之必當習聞富強之術而偶有獲焉未可以爲教養之所致也則近於刻矣國富數馬之說近在目前而不知尚得爲博古者乎且使論語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何以通之若以初年失國爲無道其後反國爲有道則孔子豈到置而逆言之武子知愚皆不可說而孔子之意荒矣

經史叢解

卷二

十五

私考公子叔牙辨

私考曰公子牙者慶父同母弟莊公庶弟也是爲
叔以其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爲三桓乃叔孫氏之祖
也左氏載季友醜叔牙公羊謂爲季子諱殺二傳之
說皆非也牙果在國法殺之則當如成公刺
公子偃之例書刺公子牙矣若季友仗義而自殺之
則當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例書公子季友刺
公子牙矣殺而書卒是沒其實也何所據而見友之
善處變耶是特使後人猜謎耳且以事勢論之牙亦

經史叢解

卷二

七

有不易殺者慶父掌兵三十餘年其植根深其耳目
廣且牙與牙與爲黨將擁立焉必聲勢相倚者
也牙以季弟得政未專烏得而殺之乃以死且無後
之言恐之飲酖牙其肯飲乎飲酖而死則季友必先
及禍已慶父之變亦豈待立子般之後哉況此時友
已出避於陳矣故牙之卒直自死耳非酖殺也

折衷曰彭山之論此其最嘉者惜尚未深考也蓋接莊公
二十有七年甲寅秋書公子友如陳蔡公五年
庚申秋八月書公及齊侯盟於落姑惟此年友也而

則季子蓋六年於陳避內難而託原仲以行也是六年之

下戰陳公則後季子對以死奉般之誅八月子般遇弑而
成季奔陳則是甲寅如陳之後友嘗歸魯再適陳而春秋
削之也甲寅之出無終而庚申之歸無始首尾兩失之是
果春秋之筆乎苟知季友無嘗歸魯之迹無再適陳之行
則是莊公薨時季友不在魯也誰爲之醜叔牙乎此則彭
山之所未考也但曰此時友已出避於陳則未知爲前之

經史叢解

卷二

七

出乎後之出乎可謂語焉而不詳矣今惟以經折之則辭
不費而理自明程子所謂以經別傳之真偽此類是也問
者曰魯欲復季友何以不請於陳子而請於齊曰友六年
不返必久而安之而陳人亦安友明矣請於陳得未得未
可知也是時桓公始霸威信方行其力足以令陳必遣不
敢留也蓋以見魯思季友爲必得之計而季子之賢益彰
故三傳皆曰嘉之也喜之也必有所受之矣問者曰前此
壬子之冬經書公子友如陳矣後此壬戌之冬書帥師敗
莒矣甲子之冬書如齊蒞盟矣戊辰之秋甲戌之冬再書

如齊矣。皆不志其歸也。其無始終首尾久矣。何獨於是而疑之。曰春秋之法。凡卿大夫公子之行。未有志其歸者。惟君出而歸。則或志之。曰公至自某。其不至者尚多也。況其臣乎。故知季子來歸。特筆也。凡公卿大夫公子之私行。未有著其故者。如逆女。媵聘。會盟。圍救。戰伐之類。皆公事也。公而著之。宜也。葬原仲私矣。何以書。故知如陳葬原仲。特筆也。其出其入。皆以特筆起義。故知一事之首尾也。而前後諸書。不得例之矣。以特筆錄季子之私行。蓋與其善處親親之變權而得中。公羊得之矣。然則原仲其亦陳大夫之賢者歟。不賢。季子不會其葬。春秋亦不登其名。矣是謂樂道人之善也。而胡傳以爲貶私交。不亦誤乎。

經史纂解

卷二

大

私考首止之會葬

私考曰周惠王之后陳嬀生世子鄭。嬀蚤死。後母生叔帶。有寵。王將廢鄭而立帶。齊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以定其位。後爲襄王竊謂齊桓之會王世子。必有道焉。使王世子出會。諸侯非有天王之命。則爲桓黨。桓公率諸侯徑請下王。而使世子出會。則爲脅君。未見其爲可也。蓋必齊桓會衆請朝。以誠惻懇陳願。奉王世子之意。而惠王感悟。因遂下令免朝。使世子赴會。諸侯焉如此。則於禮爲順。於情爲安。齊桓有異戴之功。惠王有從諫之美。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咸得矣。

經史纂解

卷二

七

折衷曰。彭山之論誠善矣。但恐非桓公之所及也。則是以純德之心。行純臣之事。湯文之所以事桀。紂也。武王已不能爲矣。况齊桓乎。常是時。桓挾震主之威。操勳勳之勢。周雖天子。徒虛名耳。何敢不聽其所爲者。世子之赴會也。其桓召之乎。晉文公名王于溫。如呼小兒。桓召王子。宜未足異其名也。使人論以會盟之故。謀定厥位。足矣。未必請於王也。世子得斯名也。有不樂行者乎。行必辭於王。而來王。

莫之敢拒也。非惟不敢。亦不能何也。王自以疎嫡長而昵庶孽。必且內慙。爲桓所知。雖非所欲。如大義何。如天下人心何。宜其不敢拒也。漢高帝以四皓之故。知天下人心之所向。不敢易太子。正此類耳。卽使小國諸侯有謀定世子者。王且不敢拒。况若桓公者乎。似有之迹。王所自取也。若夫桓黨則世子無嫌矣。會意由桓本。非世子告辭而行。非隱於父何黨之植。所以知非王所欲者。以鄭伯逃歸知之也。觀其使周公名鄭伯之語。則非其欲明矣。彭山又以爲此叔帶之黨。非王意也。吾又以爲不然。就使叔帶所爲王知乎。不知乎。不知不足以令周公知之。雖以言所欲矣。非所欲而不欲。不從去者幾何。聖人以其所存者大。則脅其細者。故亦不泯其績。序而嘉之。不以小拊大。輕重之權衡也。嘗以從親之令。爲不孝。義與此同。示天下惟理爲大義。爲重。雖君之尊。父之親。不得而抗焉。於以立君臣父子之極。則垂教遠矣。此中委曲三傳皆不詳。吾直意之而知其當然耳。其理恐亦不外是也。如彭山之說。則王霸無以異矣。孟子何以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私考王子虎辯

文公三年夏四月王子虎卒。私考曰。王子虎蓋惠王之子也。以其爲上士。故稱名焉。左氏以僖公時盟。盟泉之王人卽虎非矣。

折衷曰。盟翟泉之王人。是虎非虎。所不可知。但虎卒之下。公羊以爲新使乎我者。穀梁以爲叔服也。則卽文元年三月王使會葬。僖公能相人者也。然則叔服之死久矣。至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而周內使叔服以爲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而其言果中。是則又當爲誰耶。觀其前知而神驗。不當爲兩人事也。傳之不可盡信如此。

私考趙盾辯

私考曰晉殺陽處父乃趙盾專權之始事也盾當云公之初本在下大夫之列殺陽處父狐射姑而始得爲卿以將中軍然先都士殺箕鄭父皆先朝舊臣志不相下盾之所忌惟此三卿故鼓衆亂而殺之左傳以爲三人作亂使賊殺先克則當討之賊所宜去仕籍以先正其罪者也經何以不去其大夫且先克之殺應書盜殺而經無其文豈非爲盾文姦之說耶箕鄭父稱及其雖在三卿之列而不與都穀比周爭

經史叢解

卷二

三

權可以無殺者也而并芟葵之則不使先朝諸卿有遺種矣盾之險惡一至此哉厥後趙穿帥師侵崇左氏以爲晉欲求成于秦故侵其與國非也盾得政握兵久矣自當國以來未嘗少離君側今君漸長察知盾專故使帥師侵陳以遠之此盾所以心懷疑懼以穿爲族子可以託心腹也故以兵權付之代已使立功於秦以雪積憤而兵自侵崇始原其本意但欲兵柄掌於私人先有跋扈之心矣秦遂伐晉以報侵崇靈公之疑愈甚惡其掌兵爲盾私人爲國啟釁也此

盾之所以動於惡而假手于穿以行殺歟左氏之言

大抵輕信傳聞且於趙盾事多所文飾而不知盾所殺逐之卿則經見而可據者也世儒不悟乃盛稱趙盾之賢既自爲姦人所罔又以罔後世不亦愚乎試君者趙穿也而春秋以趙盾當首惡者穿之弑盾實主之也左傳載靈公不君之事皆爲盾文姦董狐斷獄之言亦不切於事實以盾之事橫得政之初卽殺諸卿使威權盡出於已而後已豈弑君之後反能容一董狐哉太史書崔杼之事亦不然杼果殺二史春

經史叢解

卷二

三

秋當特書以彰史氏之賢而畧不一見則南史執簡以往亦似無其事也左氏好記異聞以誇人耳

折衷曰世之論趙盾者多賢之習於左氏之說也習則久久則難變也而春秋書弑其君於葵臯又昭不可掩夫弑君豈賢者所爲二義正相水火何以折之則不得不川左氏之言曰盾雖不與弑而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不得不任其責此春秋所以書也卒乃借重於仲尼曰趙宣子古之賢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夫此數言者皆妄言也弑君之賊不容于天地之間雖越在要荒萬里之外

猶不免於有司之刑。人人得而誅之。豈以越境而遂免乎。庶幾反不討賊爲辭。然古稱伐國不問仁人。吾誠愛君之純臣也。則風化所漸。雖斷與之卒。猶知不齒路馬之義。豈以族子而忍於操刃乎。既操刃而後責其不討賊。亦未矣。既不討賊於事後。則其積漸于平日者。豈無所自來乎。其爲謀主何疑焉。若乃盛稱靈公之無道。以見其當死。歷舉宣子之小心。以著其無罪。此左氏之陋也。今之人惟習於其說。而又不敢非孔子書弑之義。則兩是而兼行之。此豈可以兩是者哉。孰是孰非。必居一於此矣。而世莫之察。寧

經史叢解

卷二

二

背聖經而莫或非左傳。此無他。嗜其文而忽其義也。雖歐陽公亦以爲既輒加之。又輒赦之。是自侮其法而人不畏。非春秋之法。以爲弑篡臯者。實盾而穿無與。未有明指左氏爲趙孟文過之陋。考究趙盾前後跋扈不臣之迹。攷其行弑之所自。以白聖經大書之義者。故吾於彭山之論。衆有取焉。爾今觀救陳之後。踰月而侵崇。侵崇之後。踰年而破秦兵。虜兵之後。不數月而桃園之難作。屬辭比事。源流具存。然後姦人之情。無所逃遁。春秋筆削之旨。賴以大明。亂臣知所懼矣。如左氏之說。史雖書之。旋復自解之。雖弑

其君而猶不失良大夫之名。尚復何懼之有。是教盜而長。殺也。乃知國語所載宣子召韓厥而禮之。與論事君之道。蓋其利害不切之言。而其後同括之瓦。韓厥言於晉侯。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韓厥懷趙氏之德。而私以報之。未必天下之公論也。公穀傳盾弑之事。與左氏大同小異。蓋諸儒傳習之訛。所謂一形百弊。勢之自然。無足怪者。且靈公之立。非盾本意。襄公之卒也。盾欲立公子雍。諸大夫欲立公子牙。徒以畏穆嬴之逼。禦雍於秦。殺樂於晉。而立葵臯。是爲靈公。則靈公之於盾。難以言無怨矣。觀其飲酒而伏甲。呼樊而著階。豈無怨而爲之。君以怨施。盾必將以怨報。積久而隙深。則其遂動於惡。固跋扈者之所必至也。古今以此而陷大惡者。多矣。梁冀司馬昭之所以輕弑其君也。而又何疑焉。

經史叢解

卷二

三

武氏子來求賻

以天王之尊。非軍國之需。而取貨於諸侯。非君也。聞天王之喪。忘期賻之奉。而有待於徵取。非臣也。一書武氏子來求賻。而周之黷貨魯之傲上。胥見之矣。故曰化工之筆。

經史叢書

卷二

天

漢高帝上

淮陰論高帝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旨哉言乎。斷盡高帝一生矣。帝亦自言。三傑吾所不如。而吾能用之。楊雄亦曰。漢屈羣策。斯三言者。一義也。夫人既已稱傑。而為將有奇策。吾又自以為不如矣。乃能屈而將之用之。如左右手。此豈易言哉。苟非吾胸中有高出其上。服其心者。何以有此。然則高帝何如人歟。吾觀帝伐楚而敗於陳水。擊敵而圍於白登。其勇不足稱也。聞酈生之說。而令趣刺印。怒妻敬之。阻而繫械廣武。其智不足稱也。智勇俱病。然則三傑以下相去遠甚人也。而反為之用。何哉。耳目口鼻手足各効其職。而聽命於心。心總其會。制其宜。無侵勞焉。此心之所以為尊也。惟天亦然。四時五行。各司其令。以成歲功。而夫無為焉。故天之尊無對也。賤者勞。尊者逸。天下古今之通誼也。故觀於勞逸異職。而君臣之分定矣。謀臣以用智為職。猛將以用勇為職。人主獨奚職哉。用人而已矣。故無智名。無勇功。而天下之智勇皆樂為之死矣。用人之道有三。難明不足以照之。雖得而不能用。量不足以容之。雖用而不能終。才不足以左右之。雖終而不能盡其力。三者非其

中有大過人者。莫之能也。昔者陳平韓信。皆嘗臣項氏矣。其歸漢也。皆自楚往。相與警楚而成漢。此非所謂明不足以照之。雖得而不能用者乎。陳平既入。有譏之者。魏無知進才行之說。帝則慨然勿疑。與之黃金四萬。縱使間楚。不問其出入。視四萬之金。如瓦礫然。已而厥計果行。鍾離昧疏而亞夫死。項氏孤立。卒死垓下。此非所謂量足以容之。然後能終其用者乎。漢廷諸臣。功大才高。善用兵難制。莫如韓信。然帝自小修武渡河。晨馳入其壁。卽其臥內。奪其印符。易置其軍。指麾號令。無不如意。視信如孺子焉。此非所謂才足以左右之。然後能盡其力者乎。帝修此三者。以奔走天下之人。傑操術要而大矣。是以靜能役動。逸能使勞。羣才輻湊而樂爲之用也。如其運籌決策。以爲智。斬將奪旗。以爲勇。認認然與羣臣爭尺寸之技。則是亦一謀臣。勇將而已。何以能用。人哉。昔劉表劉璋。其才皆出劉備下。不足以馭備。明甚。而皆使備依於幕下。故表不敢聽。備襲許之策。國卒入於曹操。而璋之全蜀。亦竟爲備有。高歡在上。則侯景不敢動。一旦無歡而景叛矣。同光之於李嗣源。乾祐之於郭威。顯德之於趙匡胤。皆是物也。人之才智。

必有高下。而後使事之分。定相敵。則抗矣。况反出其下哉。昔人有言。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可謂至論。况天下乎。故反高帝而觀之。則三劉沙陀柴氏之所以失者。是矣。唐太宗之論曹操曰。臨機制勝。料敵設奇。一將之任。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嗚呼。操之所以霸者。此也。而其所不能混一者。亦此也。歟。吾以爲太宗之所以評操者。適所以自評也。特以時無孫劉瑜亮者。爲之敵。故能倖而混一焉。故三代而下。人主天資無若漢高者。石勒亦人傑也。論高帝曰。遇之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論光武曰。當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然則非予之私言。自古英雄有定論矣。

漢高帝下

問高祖初入關。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狗馬以千數。而居之不能去。爲義帝討項籍。乃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是無大志者也。怒欲攻羽。數之十罪。乃致傷胸。是不量力者也。酈生請立六國後。令趣刻印。是不知務者也。百戰百敗。而屈於項氏。困於白登。是不善將者也。忌韓信之才。而竟殺之。是不報功者也。無大志。謂之小。不量力。謂之躁。不知務。謂之昏。不善將。謂之弱。不報功。謂之忿。五者皆非。所以成功而卒有天下者。何故。曰。五病帝誠有之。而一善。

經史叢解

卷二

三

足以救五病。茲帝之所以成也。一者何。服善從諫而已矣。從諫足乎。曰。足也。好善。於天下而矜伐自用。未有不亡者也。一人之智。不逮二人。自三以上。又可知矣。况帝之謀臣多智。而雲集兼衆。長以成其身。欲無興得乎。舜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樂取諸人也。然則使帝而問道好學。雖爲舜之徒。可也。况有天下。特其細者。何足論哉。曰。然則高帝心無真。而因人成事者歟。吾恐甲可乙否。是非執辨。謀夫孔多。發言盈庭。如彼策室於道。謀此小曼之。所以悲亂也。而又何成功之有。曰。此刺幽厲之詩。而非所以語高帝。

也。夫高帝之不爲幽厲明矣。而何以擬非其倫乎。羣臣謀之。帝能擇而斷之。能擇之。謂智。能斷之。謂勇。能從之。謂仁。三德備矣。不與何待。此高帝之所以超出於尋常萬萬也歟。

經史叢解

卷二

三

說客上

王介甫責荀卿之好妄以白周公之受誣可謂千古之獨見不易之名言矣。吾因是而思之。遷史握髮吐哺之說亦荀卿之意也。而莫覺其謬。何哉。其言三王之懿親者皆荀說也。周公在時曷嘗有成王之廟諡而成王之叔父云乎哉。卽此一言淺僞立見。雖微介甫之論吾罔不信之矣。他亦不足辯也。士或言孟子之榮遇者以爲孟子雖不得行其道而受館於雪宮饋金以百鎰養徒以萬鍾所至諸侯皆以賓師相見分庭與之抗禮是亦未爲不遇者以爲吾道之光榮嗚呼何其見之陋哉。當孟子時天下之權在說客是故辯士重而諸侯輕。燕昭築臺於郭隗秦昭長跽於范雎平原上客於毛遂楚懷虛館於張儀五國佩印於犀首而蘇季子之得志於六國也尤盛。蓋由周而來三變而陪臣執國命四變而匹夫用其辯諸侯往往畏其口而厚奉之所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者也是故稷下之養動以萬計四公子之門動以千計豈獨孟子然哉。特說客待之而已矣。必無有知其集義養氣以行王道者也。吾道之光榮果在是乎此真吾道之不幸也。物不可以終

盛盛則窮窮則激激則變說客之盛至戰國極矣故秦之興悉取而坑殺之亦其勢然也。西漢之初餘風未殄賈生以洛陽年少廷辱公卿司馬相如既貴而歸郡守爲之負弩先驅而鹽鐵之議賢良文學而詆丞相御史大夫不少讓焉。此戰國說客之波及也。至東漢黨錮摧折沮喪之餘而後士氣日以衰削魏晉以降上驕下諂而已矣。上驕下諂是諛佞成風也。說客過盛是虛名實禍也。二者相反而病則一夫。惟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斯則哲后之不可及矣夫。

說客下

吾觀戰國之士才名顯當世者率皆幽微困辱之輩而稷下之館萬鍾之養未聞畫策効奇以其君顯者豈倣忽之中多能激發而盈滿之地無復奮起耶如毛遂者固其一矣侯生以變門監者而爲公子上客朱亥以居人而不謝往請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馮驩之始結於孟嘗也以彈鋏進而雞鳴狗盜脫主於難者亦最下之坐禮貌之所不及者也嗚呼天之生才也何其密而國之養士也不亦惑乎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四海之大又可

經史慧解

卷二

三

知矣先王知其然故廣設學校儲而養之論於司徒升於司馬官而使之猶懼其未盡也故詩著千旄易稱束帛訪道憲老之典時舉於天下何獨至於戰國而天遠絕不才乎而戰國之學校官使者安在也天道不變而人事相遠則其所謂才者終能泯沒而已乎故其幸而遇者策名青史至今知之特千百之一二耳其不幸不遇老死淪落終身不以名聞者又胡可勝紀也然亦以其中人之才隨俗而化不經詩書禮樂之訓故其流也爲權謀術數而止而當時諸侯又智鈞德齊無能舉其才而大用之者故

勢足以相困而不足以相吞秦既吞諸侯宜法先王養士之制而秦士滋甚譬視而坑殺之譬如川之將決不疏導其下流而思以防壅之必大潰矣故草澤之雄羣起而亡之今觀武臣張耳陳餘文辭傑見於史記者皆非後世文士之所及然則秦雖禁詩書而天下未嘗無士也焚坑何益乎嗚呼此豈惟可以知世道之變而人主保邦之術亦在此見矣

經史慧解

卷二

三

不遷怒上

問。談笑以道。越人之開弓。與三白反。皆聖賢待物之洪也。然論者。猶以爲不如顏子之不校。豈非以妄人禽獸之語。猶有圭角者存耶。無怒者。惟顏子也。孔子稱其不遷怒。敢問顏子之怒。何怒歟。曰。凡聖賢用心。與俗輩正相反。俗輩惟爲身謀。皇皇營其私。嘗恐不足焉。辱之則忿然而作。尚氣以報。至於事之不平。人之不正。漠然不以動於中也。聖賢內嚴而外和。雖無故而辱之。不意而危之。猶將微服而過。援琴而歌。氣象從容。進退優裕。不變其所養也。至於事之不平。人之不正。則深愾而孔傷之。是故達之於政。則爲刑賞。筆之於書。則爲褒貶。動之於情。則爲喜怒。其心一而已矣。然則顏子之怒。亦從可知矣。顏子既賤不得位。不與於誅賞命討之說。則其疚心太息。違其天性之和。亦莫非性情之正也。昔吾夫子亦有怒矣。春秋者。孔子之怒書也。孔子之怒。見於書。而顏子之怒。無所見。顏子不敢也。然則其可怒者。在人在事。而非我有以致之。又皆天理之公怒。而非一身之私也。則亦何遷之有其應也。鑑空衡平。其過也。冰消霧釋。雖欲遷而不可得也。若其以已私之故。悻悻

然見於而盛氣以臨甲。遇乙而制之以爲不遷。此則淺之爲丈夫者何乃。以是議顏子哉。

不遷怒下

問不貳過爲好學。吾無疑矣。不遷怒爲好學。何居。世皆稱
柳奚薦解狐。外舉不避讐。以爲盛德事。何獨奚哉。郵無正
與尹鐸有怨。而增壘之論。收鐸於死。而怨自若。蓋動與蘇
正和有讐。而梁鶴之諫。免正和於殺。而讐如初。三人者。皆
善用其怒。怒不以私害公者也。加不遷一等矣。豈其人皆
聖賢哉。夫怒甲移乙。逞其血氣之麓。非暴戾驚悍者不爲
也。中人之資。皆能不遷。此何足爲盛德事。而稱於孔顏之
間也。答曰。世之天資近道。暗合聖賢者多矣。何獨於三人
經史慈解 卷二 未

者何也。程子所謂人情易發而難制。惟怒爲甚。是也。舉其
一足以包其餘矣。若宋人推不遷之故。以爲顏子之怒在
物不在己。如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聖人之心本無怒。則又
傷於迫切矣。可怒之罪在四凶。而怒四凶者。聖心之發。直
可云聖人無私怒。豈可曰無怒。衛玠云。人有不及。可以情
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色。是又矯語
自然。非情也。故謂怒在物不在聖人之心。是告子之義外
也。附會之者。又曰。語不遷於聖人爲小。語於顏子則大。聖
人無怒。何待不遷。聖人無過。何待不貳。謂聖人無過。可謂
經史慈解 卷二 未

聖人無怒。不可怒。與過不同。怒出於天。過生於我。五性七
情。皆天所與。豈能缺一。聖心何獨無怒哉。無怒則當其怒
時。何從而生。謂聖人六情。豈通論哉。

絕四

聖人之心。惟其中正而已矣。將迎。非所禁也。心苟中正矣。雖迎不謂之必。雖將不謂之固。良能自然。何害之有。苟不察其邪正。而惟將迎之禁。是槁木死灰而已矣。是必無血氣之屬。無知覺之性者。而後可耳。世之儒者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未應不先事而迎。無預期也。卽絕四之母。必既應不隨物而將。無留滯也。卽絕四之毋。此其所以常虛能應。主宰萬變者也。吾竊惑之。聖莫如孔子。絕四又其實也。曷嘗如所云乎。夫未得周公之位。而志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見。非先事而迎乎。使在他人。則謂之預期。而爲必矣。間韶之後。久至三月。猶且不知肉味。非隨物而將乎。使在他人。則謂之留滯。而爲固矣。然而孔子皆親爲之。然則將迎何病乎。顧用之何如耳。用之於邪。則其迎爲生馳。爲妄想。其將爲忘返。爲無節。其病信矣。用之于正。惟恐其不將迎耳。況聖人以大中至正之心。神其無思不通之虛。其夢周公也。其問部也。疑三聖於一身。聯千古於一息。此之謂神交。此之謂感通。蓋道統之傳。盡在於是。而魯論之義。莫大於斯。孰敢病其將迎者乎。其出而應變也。事之未

經史纂解

卷二

聖

來有以待之。爲知幾之神。爲先見之明。爲思患之防。爲有備之事。皆所謂迎也。而非所謂必也。事之既往。有以存之。爲不忘之厚。爲追遠之孝。爲多識之蓄。爲藏往之智。皆所謂將也。而非所以爲固也。如其迎輒爲病。則凡事豫則立。隱居以求其志。夫人幼而學之。皆非欺將輒爲病。則操存顧諟。日新又新。與三年之喪。亦非欺我。知其必不然矣。明鏡止水。與槁木死灰。其實無以異。但明鏡止水。其名雅。故人多以爲喻。槁木死灰。其名醜。故人多以爲諱也。其實則無血氣。無知覺。一而已矣。夫水鏡木灰。無血氣。無知覺。則死物也。故無將無迎。而塊然自足也。人有血氣。有知覺。則活物也。聖人其尤者也。而責其無將迎可乎哉。可謂疑非其倫矣。人函五常之性。有血氣知覺。而具至靈之心。心之官則思。天下之活者。莫加焉。是故呼吸而萬里。方寸而八荒。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而不見其不足。退藏于密。寂然不動。而不見其有餘。隨感而應。有條不紊。而不知其所自來。天下何物。可以喻其活者。而欲其如水鏡之無情。亦弗思之甚矣。心本至活。衆人聽其活。以至於放。而不知求者也。賢者知其活。求其放。而存之者也。聖人不操而自存。常活

經史纂解

卷二

聖

之。而。記。者。亦。不。之。及。豈。理。也。哉。四。者。各。爲。一。病。不。相。蒙。而。說。者。繫。之。使。若。連。雞。然。皆。平。生。所。聞。紐。之。也。能。無。以。成。說。紐。于。中。其。于。談。經。語。聖。也。庶。幾。乎。

管仲召忽上

客有問於予曰。管仲不死于糾。而相桓以成功。說。過。而。行。多。者。也。召忽死之。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人。臣。之。義。吾。必。以。召忽爲。正。孔子仁管仲而大其功。比召忽之死於匹夫匹婦之自經。吾恐。墮。萬。世。君。臣。之。義。而。謂。反。君。事。讐。爲。無。傷。伏。節。死。義。爲。可。賤。矣。子。將。何。以。教。我。予。曰。事。有。似。面。實。非。言。有。習。而。不。察。者。此。類。之。謂。也。蓋。嘗。觀。於。管。鮑。召。三。人。者。相。與。言。已。志。而。謀。齊。事。乎。召忽曰。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管仲曰。棄。吾。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棄。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生。矣。鮑叔。問。行。事。於。管。仲。仲。教。之。曰。事。君。者。無。二。心。然。則。三。入。之。自。處。者。豫。定。久。矣。及。無。知。難。作。二。生。一。死。豈。亦。各。行。其。志。各。踐。其。言。而。已。矣。然。以。大。義。揆。之。管。仲。之。見。爲。是。其。勝。召忽多矣。蓋。子。糾。小。白。皆。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襄。公。遇。無。知。之。難。二。公。子。皆。出。奔。於。外。未。嘗。一。日。正。南。面。之。位。而。管。召。鮑。三。人。者。皆。公。朝。大。夫。食。齊。之。祿。非。公。子。之。私。臣。也。乃。其。傳。耳。管。仲。傳。子。糾。鮑。叔。傳。小。白。實。僖。公。命。之。其。各。奉。以。出。奔。者。特。避。內。難。以。遠。禍。非。

有與其乎國之謀也。何君之有陳。潘室論漢高帝亦云。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二公子天合之跡。親手星之同氣。雖聞於牆。猶將外禦其侮。而況平生無纖毫之隙乎。三人異宮而各傳。宜若交惡以相傾者。而古今言密友善交者。必以管鮑爲首稱。其非管可知。不管鮑叔其肯管。小白乎。及小白入國。而使魯殺糾。此則爲爭。而世俗所謂管者。然齊之宗社付託得人。君子方且幸之。何管之有。君非君。則死之爲無謂。管非管。則事庸何傷。君管之辨。既微。則當以齊之宗社爲重。公子有彼此。宗社何彼此哉。其得

經史慧解

卷二

吳

其失或兄或弟。均未踰其闕也。而糾之庸。大非小白之比。管子又知之素而籌之熟矣。棄昏投明。人臣擇君之常。非管也者。而又才非君也者。而又不才。然則審進退去就之宜者。舍小白奚之哉。常人猶知所擇。況管子天下才乎。程明道評陳平曰。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悅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此管子之見。所以超絕而吾夫子所以異其不死而大其功也。彼召忽者。正坐不知此義。而猥執君管之辨。慨然而死之。自以爲能仗節死義。而不知可以無

死死傷勇。比於匹夫匹婦之自經。豈刻論哉。然自此義不明。雖以由賜之賢。親受業於聖人之門。而不能脫君管之惑。故曰。未仁乎。曰。非仁者。歟。夫子告之如是。雖管仲之功。由此遂著。而君管之辨。尚未有說。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夫子不言之意也。聖賢論人物之權衡。亦視其功罪大小輕重之分數。以爲低昂耳。使仲誠反君事管之人。則大節既虧。他美莫贖。雖有九合一匡之功。夫子安得而取之。夫子之所取。必有說矣。既爲夫子所取。必非反君事管之人。而所成就又赫赫若是。夫子安得而貶之。不勝重

經史慧解

卷二

思

小不掩太。此理甚明。惜二子之念未及此也。吾觀古人擇君而事去就。靡常者。豈惟在兄弟之間哉。將有君臣之分。素定。管管之爭。方殷。義有不合。則引身而退者多矣。故陳平韓信。倍楚歸漢。君子無譏焉。而田豐沮授之死於袁紹。君子鄙之也。非惟智謀之士爲然也。雖賢者亦有之。百里奚自虞入秦。孟子反稱其賢智。非惟賢者爲然也。雖聖人亦有之。伊尹五就湯桀之間。非惟伊尹爲然也。雖孔子亦有之。歷仕於齊魯宋衛之廷者。何人也。蓋君臣以義合者。也。義有不合。諫不用。言不聽。或君昏弱不足與有爲。則去

而就明強固其所也。豈得尚以不事二君之事責之哉。且夫君臣義合。莫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者。宜終身是邦。矣。他日有故。猶且可去。孟子許之。欲其君導之出疆。先之於其所往。其不然者。謂之寇讐。而孫盛亦云。諸侯之臣。義有去就。蓋皆異邦也。而古人往往爲之。矣。何況乎兄弟之間。得夫不踰其閭。而君臣未定。於始孰得以反。君事。魯之管氏乎。自由賜之失斯義也。而沿流以下。歷千餘年。無之者。至趙宋而諸儒輩出。雖嘗有言。亦莫得其義。其華者。不過以弟罪糾以兄。赦桓以桓免仲而竟未有以辨其是否。君魯之實。其求之不得。意窒而辭窮者。則曰。聖人不論管仲之不死者。若將有時而論。是乃所以存萬世之大防。吾不知其何時。歟。後說之窮。易見也。前說之似是而非。能不爲所惑者寡矣。夫弟則必不當有國。耶。立嫡以長。世儒附會之說。兄。康弟。立古多有之。泰伯避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國之大事。莫如置君。固當論其孰賢。不當論其孰長。不惟其賢。惟其長大。亂之所以無已也。使帝乙舍紂而立微子。則商之宗社安於泰山。孰敢犯之。然則論管仲之所擇而事者。當以二公子之才。不才爲斷。

豈可以弟之故。謂糾之死。實當乎。糾之死。既當。則桓殺之。何過。桓殺之。既過。則糾之死。何當。可謂自相抵牾矣。此無他。無見於非君非魯之義。而狃沿反君事魯之說。則欲以魯氏罪。歷於夫子之論。而不敢倍。則又欲以爲魯氏諱。二說交戰。進退無據。方困於膠結而不可解。幸而見漢史載薄昭諫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反國之語。乃遂欣然。以爲得聖人之心。鋪張其說。而不知其爲義也。未矣。且夫謂糾爲弟者。自古獨云爾。他無證助也。昭固不足深責。然意欲以明兄弟之不足恃。義不勝法。欲以論淮南王而止其邪謀。而糾桓兄弟之辨。非其所注意者。故信手而書。不及檢點。成此偶爾之誤。但據之以說論語者。失之耳。案春秋者。諸專門名家。莫不兄糾而弟桓。經書齊小白入於齊。而公羊曰。魯殺梁曰。不讓。經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殺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存之。苟卿亦曰。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國。此其人皆在昭之前。樂專而學有師傳。宜得其實矣。此猶後儒也。管子親於其身。歷其事者。其所著大匡篇。曰。齊信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包收得小。

鮑叔辭疾不由以爲棄我。觀其長幼之序既定而鮑叔之辭足徵則小白幼而廢可知。史記亦曰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又曰小白倍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諸家之言不約而同。然則糾與小白二人之長幼亦瞭然矣。不知此首揭襄公無道而下稱公子公子云云似二人爲襄公之子。既失之不詳。獨據薄昭偶誤之言顛倒其兄弟之次。又失之不實。尚何以言聖人之心乎。故求夫子不言之意。論管仲不死之故者必先明乎君曾是否之辨。繼之以臣可擇君之說而終之以桓糾兄弟之序。庶可以默議之而終無間然矣。

卷二

三

管仲召忽中

客曰。然則古稱忠臣不事二君。敢問如之何。斯可以不二矣。自古公國收家。何嘗不以其君昏弱之故。如昔委而去之。則誰與守社稷者。而見危授命。成仁取義。三云皆妄語。歟。是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雖孔子之言。而或者猶疑之。以爲保身之智有餘。而君臣之義將廢。恐朝無直言之士。國無死難之臣。爲害於天下不小。何況乎已食其祿而輔之乎。驅馳已數年矣。一旦見殺而恐事其殺之者乎。閭閻而禦侮。謂小忿耳。故富辰曰。雖有小忿。不廢黜親。至於見殺而猶得言此乎。雖未有君臣之分。獨不有彼此爾我之辨乎。今夫縣統於郡。郡雖一視而縣則有彼此也。有如兩縣相爭。其民能不各爲其主乎。夫苟曰吾鈞是郡民也。無所於擇。亂寧有極乎。夫死於兄弟。婦再醮其夫。人其謂之何。聖人慎察於毫釐之辨。以貽世戒。猶恐厲階盟於意外。今乃明啟其實而致之。則是賣國事讐者可以無罪。而伏節死義者不足爲賢。張巡馮道。況爲一途而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子將何說之。辭予曰。天下之道。固非一端。而聖人之言。各有攸當。執其一以蔽

卷二

三

其大此拘係之所以泥而不通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夫究義之精至於入神者何也？義也者，因時以制其宜者也。時有萬殊而宜隨以異，細微委曲呼吸俯仰變化不測。若鬼神然，隨時以觀，因制其宜，若權衡之游移前却而當適於平，非潛心細察，舉動精微者不能。故曰：入神也如知一而不知二，知常而不知變，則一腐儒足食矣。必聖人亦何以謂之入神乎？自古論臣道有兩說：仕者名輕去就，以赴事功之會；此魯連子之射書聊城，新張燕將而誘之降者然。而從之則是朝君，若魯連子合其義而守

經史叢解

卷二

三

經義一說以盡天下之道，此子路之死於孔聖，義如食焉不避其難之為善而不知食非其義者然。而從之則是徒死傷勇，輕拍其生靈同鴻毛而不知變也。故聖人之教權於二說之間，斟酌進退以觀其輕重之何。若君臣之義重則事功之會輕，則身可殺而節不可奪。其仁比干是也。君臣之義輕，則事功之會重，則身去之。則就功於天下其仁管仲是也。守經而不泥，成功而不流，此其所以為中正純懿之道也。何謂君臣之義重？正統之於篡弒也，則不正。勝、薛方邪欽、蔣詡、陳威之在漢是也。一統之於亂賊

也。則不二。顏某、理、袁、晨、謙、張、逵、許、遠、段、秀、實之在唐是也。或身為懿親貴戚之卿，義不舍宗國而之他，則不二。三仁在商北地，王誼在蜀是也。或世食其祿，恩深難報，雖國滅君死而義不忍忘，則不二。屈原在楚，留侯在韓，淵明在晉，是也。之數公者，其君非不昏亂也，其才非不能事功也，而其心視死如歸，大節皎然，與烈口爭光流風所被，猶足以激頑而立懦。此之謂忠臣不事二君，而聖門所謂見危授命，成仁取義者此也。若夫英雄割據，宇縣分裂，各國其國而君其君，地醜德齊，勢均力敵，未有以相奴主也。而或其

經史叢解

卷二

三

君之昏明，強弱相去以萬，則其臣宜知所擇矣。孔子所謂其次避地，指此類也。豈得專以不事二君者貴之哉？其父甚者，君父在上而兄弟爭國，君不君，曾不曾，則其君臣又輕於異姓矣。秦晉投明，此之謂出谷而遷，喬先迷而後復，恭、攸、過、徙、義之事也。而又何尤焉？故管仲、王、魏之事，君子以為無傷也。蓋天下惟理為大，雖君父之尊親，不得而抗焉。何以徵之？微子箕子不以誅紂之故而贊武王，是知理勝君也。禹不以殛鯀之故而贊舜，是知理勝親也。若父之尊親且不敵理，況其餘乎？故周文公之法曰：凡殺人而後

君失其所以爲尊。父失其所以爲親。然則天地之間。大乎此。可以斷齊唐之曲直矣。當仲之時。周衰世亂。子糾爲人。雖古史簡畧不詳。然其初也。據宜及之序。而不能取其爭也。挾魯兵之力。而不能克戰於乾時。竟以敗績殺於生。實如屠羊豕。其昏弱可知。使糾有齊。未必能以齊霸。而桓之爲人。仲必有先見其微者。較之于糾。其昏明強弱之別。去何啻以萬事。桓則太公之業可赫於天下。續三王之首。五霸勳業著於當時。聲華施於後世。死糾則民馬無聞。與草木虫蟻同朽腐而止。仲蓋籌之熟矣。肯輕死乎。若夫王魏之時。隋亂已極。而建成太宗之才不才。史詳之矣。建成有天下。必無貞觀之治。不過亡隋之續耳。然則以明代晉。以強兼弱。是乃亂極思治。否泰剝復之交。蓋天所以自遂其立君之意也。賢智之士。逢時佐主。言聽計從。撥亂世反之正。雖雲從龍。魚得水。未足以喻之。而或者以爲言眞所謂不知時變者哉。管仲雖欲贊桓公。主上欲魯太宗。豈可得也。宋人之言曰。天下寧無貞觀之治。而不可以無父子之親。寧無魏公之忠。而不可以無管仲之義。嗚呼。彼蓋不知天下有大理也。其義則

之師。而不可以無君臣之義。寧無神禹之續。而不可以無父子之親乎。可謂迂矣。又殊不知王魏于管仲。是徒執孔子之言。不能類而推之也。可謂拘矣。夫迂則不可以成天下之務。此腐儒之所以見笑於英雄也。拘則不可以明天下之義。此曲士之所以不通於大道也。是豈知聖人中正純篤之教。守經而不泥。成功而不流者哉。王魏得罪於宋人之論。而人之良知有終不得而昧者。於是尹起莘爲之說曰。時有神堯在上。王魏不得臣建。成而太宗此其爲說既美矣。而復以爲齊桓兄弟與唐與欲罪管仲。是敢倍吾夫子而不顧也。卻實中立而調停其間者。曰王魏可以無死於建成之身。而不容不死於高祖之命。是又牽於宋人之說而不能脫也。夫高祖之命。非義命也。首建大策者誰歟。唐之寸天尺地。莫非世民之所手造。而建成所造者何在。徒以齒長之故。立非其人。釀成大禍。待時而發。咎將誰執。昏悖甚矣。斯命也。何足爲之死乎。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乃民之主。古之大訓也。君命不以義制。則臣不承之矣。豈不可否。惟命是從。輕用其死者乎。孔曾授受譏從父之人。以

孝者正設此禁耳。父子以天合者也。尚有不可從之令。况君臣以義合者乎。客曰。荀息之死。猶名忽也。春秋何以予之曰。忽之事與息異。奚齊卓子。獻公立爲儲。以屬荀息者也。臨命之言。哀而切矣。獻公死。二子相繼立。當正南面而爲君。故春秋成之爲君。里克以弑。而荀息以及後。若子糾則倍公。未之立而糾亦未嘗南面也。自以其意爭耳。而所與爭者。又濟世之才。忽乃死之。徒知不食其言之爲信。而不自知其言之非義也。烏得與荀息比哉。且以荀息之忠。陳水司馬氏猶謂獻公溺於嬖寵。息爲正卿。不能格非。

經史慈解

卷二

夫

而輕以死許之。則息亦未嘗無所貶也。而况忽之事。又相去遠甚乎。客曰。建成之爲太子也。王珪爲中允。魏徵爲洗馬。皆高祖命之。此卽獻公使荀息傳奚齊也。而王魏何以得無罪。曰。獻公之晉受之先君者也。其世傳者久矣。而是時世子死。諸公子皆亡。國無人焉。故得以屬國於奚齊。高祖之唐受之世民者也。而是時世民無恙。建成徒以兄據備位於開國之勳。無一臂之力。何以免於取非其有之禍乎。中允洗馬之命。亦亂命也。何足爲之死乎。然則非察理於毫釐之間者。未足與辨是非之歸。究異同之實矣。

淮陰侯陳稀

自古大將。未有若信之雄偉非常者也。自古大將成功之速而多。亦未有若信之赫赫振主而動衆者也。而以謀反伏誅。此亦千古之冤案矣。當其繫魏王豹。擒夏說。誅成安君。獨趙勝。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方且爲漢家建萬世之業。而顧爲此不軌乎。一不可信。受詔擊齊。而漢又使酈生間說下齊。且未有詔止信。信果異志。當於此時懷疑。二以觀其變。乃不特破齊而且敗楚。非若後世之留一敵國以爲外患者比。且曰。漢王遇我。

經史慈解

卷二

五

厚豈可鄉利倍義乎。二不可信。呂后爲楚所獲。困辱三年。非信殺龍且而羽勢窮。求和后其得歸而正位中宮乎。不此之念。而一以舍人弟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之語爲據。不知舍人乃信所囚而欲殺者也。且稀賓客雖盛。未有反迹。上令人覆案稀客諸不法事。多連引稀。稀遂反。稀之反。激於一時。而謂信與稀通謀可乎。三不可信。與人通謀而露其機。何其疎。部署已定而待稀報。何其拙。稀者何如人。歟。夫以淮陰之才。且蓋與絳灌。樊噲。彭越。自雲夢縛後。諸人見信者。尚皆伏地稱臣。目中何有。

於。稀。而。使。於。稀。行。稀。報。仰。首。以。聽。其。進。退。然。則。淮。陰。誠。有。逆。謀。必。不。聽。命。於。稀。聽。命。於。稀。亦。不。足。以。爲。淮。陰。四。不。可。信。信。誠。有。反。心。者。高。帝。豈。宜。置。之。長。安。是。引。巨。寇。入。臥。內。也。何。其。愚。既。置。之。長。安。宜。何。如。防。之。必。無。所。不。至。矣。乃。白。將。擊。稀。空。國。以。出。而。置。巨。寇。於。臥。內。何。其。疎。愚。疎。何。以。爲。高。帝。然。則。信。苟。有。反。謀。帝。必。不。置。之。長。安。必。無。殺。擊。稀。帝。置。信。長。安。又。自。將。擊。稀。足。知。信。無。反。謀。五。不。可。信。一。拒。武。涉。再。辭。刺。通。信。之。立。心。可。質。於。天。而。漢。王。不。知。也。至。縛。後。尚。曰。天。授。曰。善。將。將。皆。忠。誠。內。發。之。名。言。獨。見。不。易。之。定。論。然。則。知。天。命。之。有。在。久。矣。又。肯。爲。必。不。成。之。事。何。前。後。之。不。倫。自。相。反。覆。豈。人。情。六。不。可。信。我。故。曰。韓。信。與。陳。稀。通。千。古。之。冤。案。也。然。則。韓。信。功。高。而。無。罪。漢。誠。負。信。多。矣。嗚。呼。張。韓。二。事。古。今。尊。信。遷。史。相。傳。久。矣。子。房。得。狂。疎。之。讓。而。淮。陰。蒙。叛。逆。之。號。既。二。千。載。於。茲。吾。豈。敢。自。謂。一。人。之。言。足。以。破。除。之。哉。抑。心。所。謂。危。亦。不。得。不。一。鳴。也。若。子。且。以。爲。何。如。哉。

子產

星。紀。之。位。應。乎。分。野。山。川。之。祀。典。在。封。君。晉。居。參。辰。之。次。而。齊。唐。叔。之。封。滅。四。國。之。宗。而。絕。汾。川。之。祀。則。實。沉。臺。昭。之。爲。樂。也。理。亦。宜。之。未。爲。妖。誕。不。經。者。而。子。產。以。爲。二。者。不。及。君。身。歸。諸。出。入。飲。食。哀。樂。之。間。男。女。同。姓。無。別。之。故。以。是。知。子。產。處。心。正。而。見。理。明。矣。此。與。禪。竈。以。玉。學。瓊。瓊。祿。大。而。竟。不。肯。與。正。相。類。夫。始。之。不。禪。而。火。應。之。似。乎。鬼。神。之。可。信。及。其。終。不。肯。禪。而。火。亦。弗。再。則。鬼。神。安。在。哉。向。後。制。之。以。禮。鎮。之。以。靜。則。妖。誕。之。說。遂。昌。而。不。可。止。賊。孫。辰。立。言。不。朽。以。道。鳴。者。也。而。作。虛。器。祀。爰。居。劉。向。忠。而。賢。者。也。而。翻。復。神。寶。舊。時。吾。是。知。子。產。之。所。養。超。出。於。二。子。萬。萬。矣。

齊商人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弑昭公者。商人也。宋公。子。施。施於國人。竭其粟以貸。飢年七十以上。無不饋。節也。卒。弑。杵。臼。齊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家量貸而公量收。其。終。也。田。常。篡。齊。三。家。者。雖。異。世。其。篡。術。同。也。亂。臣。賊。子。之。術。何。其。曠。世。而。相。感。哉。王。莽。之。篡。漢。亦。三。家。之。術。也。方。其。折。節。下。士。匿。情。求。名。天。下。惟。恐。莽。一。日。去。乎。其。位。使。非。後。來。之。敗。露。則。其。所。以。異。於。周。公。者。幾。希。曲。沃。桓。叔。之。取。晉。也。其。民。作。詩。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爲。之。匿。而。助。之。成。矣。亦。三。家。之。類。也。所。以。然。者。何。也。天。下。至。公。者。民。之。心。大。同。者。民。之。論。當。小。惠。之。施。安。得。不。翕。然。歸。之。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民。心。無。常。惟。惠。之。信。然。又。其。下。者。安。祿。山。之。爲。范。陽。節。度。使。亦。有。鴻。澤。之。惠。及。其。民。焉。凡。其。與。官。軍。戰。天。下。之。人。惟。恐。其。不。敗。范。陽。之。人。惟。恐。其。不。勝。也。蓋。不。復。知。有。朝。廷。矣。然。則。何。以。能。止。之。曰。惟。禮。可。以。止。之。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先。王。之。令。典。也。率。而。由。之。豈。有。巨。室。之。禍。哉。節。度。使。者。後。世。之。敝。官。也。是。藩。鎮。之。漸。唐。以。此。以。何。足。法。哉。故。國。家。守。令。典。而。懲。敝。官。然。後。長。治。久。安。可。冀。

而庶幾耳。

經史纂解

卷二

三

彭城虎牢

鄭之有虎牢。宋之有彭城也。宋嘗失彭城。鄭未嘗失虎牢也。彭城之圖。春秋書曰。圍宋彭城。歸之宋也。城虎牢。則不係之鄭。何也。宋無罪而失彭城。逼於叛臣。歷於強國耳。故係之宋。鄭下喬木而入陶谷。諸侯討之為義兵。雖毀其宗社可也。何有於虎牢。故奪虎牢於鄭也。然則封域有定。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可以系邦。門封域固有所受之。而守之有道。周公之法。再不得其地。豈以封域有定而遂莫之敢動耶。春秋書。不朝。王不可勝誅。故特誅其罪之尤重者。故曰。衰世之意也。周公之志也。天子之事也。

經史叢解

卷二

古

帝王世系

夏商周同出黃帝者。司馬遷輕信之說也。作論以謂之者。歐陽公獨見之明也。聖人復起。必從歐矣。有助司馬而攻歐陽者。其言曰。男女辨姓。周道也。民生漸繁。聖人始為禮以別之。在洪荒之初。或不知擇禹貢錫姓。左傳命氏。然則姓氏者。聖人所為。非從天降也。魯之三。家同出。桓公而孟仲季分焉。今之姓。此三氏者。未必非其裔也。而相婚何罪乎。堯舜雖同出黃帝。而堯以姚氏。舜以虞氏。則亦可以相婚矣。應之曰。言有似是而實非者。此類之謂也。夫

經史叢解

卷二

古

四海之內。通其化生之初。則始於一人。理或然也。化生之後。遂以胎生。則渾沌漸繁。宜與禽獸無異。至於堯舜何時。耶。而猶可以足讓之哉。禮樂至唐虞。可謂備矣。是故孔子贊之曰。煥乎其有文章。而況於夫婦人倫之本。齊家王化之基。尤聖人之所重致意而急先務者。是故堯典放勳。首曰親睦。皋陶可遠。始於序敘。聖人務本之治也。豈其貴亂。尚爾乎。信如史遷之說。則堯禹與舜之高祖。敬康為總麻兄弟。豈荒遠不相識者。遷生百世之後。猶能敘其世次。歷歷如指其掌。而三聖反終身。迷不知焉。有是理乎。曰。為

三聖堯以二女妻其從玄孫舜娶其曾祖姑焉爲從高
乃出其從玄孫之後北面臣之十有七年嗚呼天下之妄
言有甚於此者乎或曰是則然矣其如祭法何祭法記虞
夏殷周禘郊祖宗之制爛然可觀則四代皆黃帝之後復
何疑者此國史記之可據也吾子非史記然則祭法亦非
之歟應之曰祭法胡足據哉本諸國語雜以緯書禁錯糾
繆不足信久矣國語之文爲祀者皆而發至不在祀典足
矣自烈山氏以下汗漫而無當皆可刪而去者也乃欲據
之以論尚古之事不亦難乎且吾所以不信國語祭法而
遂疑史記者其說有六禘郊之名始於周意其爲周公制
禮時所作故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以爲周公達
孝之實如自古有之則不應專美周公矣然則商尚未之
有也况虞夏乎惟商頌長發序以爲禘詩而朱子以爲大
禘不及群廟乃禘祭之詩此商未有郊禘之明證也其在
虞書不過曰類禋禋徧受終歸格受命云爾而已矣絕不
見禘郊之文所不敢信者一也齊女姜姓也陳女媯姓也
皆舜之後杞女甥姓也禹之後宋女子姓也湯之後其
於周魯吳晉鄭諸者春秋無譏焉而昭公諱吳女爲孟

豈非以娶宋爲合禮乎如殷周同祖爲族則娶宋亦爲婚
同姓矣不應昭公以爲諱惡之地也不敢信者二也傳天
下者子之外莫如弟大人世及以爲禮其來久矣然則稷
契之功德兼隆使誠帝嚳之子則堯之同父弟也丹朱不
肖何以求舜爲哉必將舉而授之稷契無疑矣授舜天下
大治而遠與匹夫爲甚異歷試諸艱爲其勞授稷契天下
亦大治而近與兄弟爲甚常家庭素知爲其逸堯豈無見
於此乎然則稷契誠帝嚳之子堯必不合其同父弟而遠
求舜堯求舜則稷契必非其同父弟不敢信者三也帝嚳
既生堯矣有子莫大焉何爲無子而享郊禘以來之詩曰
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足徵稷非堯弟甚明不敢信者四也
據史記之說列國而觀之帝嚳者舜六世旁祖也虞氏何
爲舍已六世祖窮蟬而郊禘其庶幾國語曰有虞氏禘黃
帝而祭顓頊郊堯而祖舜意爲近之然謂之有虞氏則舜
同生而存者也又無繼世而帝者孰爲之宗舜耶故從祭
法則郊禘爲誣從國語則宗舜爲妄不敢信者五也虞之
宗堯爲其天下之所從受也然則舜非夏之所從受天下
者乎而夏何以不宗舜夏之郊禘爲其爲父也然則

非舜之父乎。而虞何以不郊。瞽瞍以舜為是。則禹無君。以禹為是。則舜無父。不敢信者六也。有此六者。交驚於胸中。雖有祭法國語。祇增吾惑耳。安能強心以徇之乎。且按國政。則堯禹為總麻兄弟。皆舜之從高祖。禹與舜較親。與其高祖敬康為大功兄弟。英皇為舜之從曾祖姑。其族屬甚遠。其稱謂甚明。堯親於其身。若絕不相聞者。然初聞師錫之薦。而不知其人。問以如何。岳言其詳。而試以二女。猶未為審。而歷以諸艱。然則堯之疏棄其九族。其矣。烏在其為以親既睦者乎。其後堯以女妻其從玄孫。舜妻其從曾祖姑。斯二人者。厥罪惟均。律所謂與者受者皆有罪也。嗚呼。恐以斯語。遇堯舜耶。何以謂之聖人。人倫之至。明物察倫者耶。如書則堯舜相遇之初。乃天子庶人之交。形迹相去遼絕。宜其不知。不害其為聖人。而如史記。則堯舜皆罪人矣。謬矣。至此。可盡信乎。儒者猶欲援史以論聖。或據史以正經。此吾之所未解也。螭極窮蟬句。望橋牛之名。恐亦未必有是人。疑馬遷所撰耳。善史是非甚著。本不足辨。以其有祭法國語為之羽翼。故信者甚眾。而堅。雖歐陽公之辯。猶未解惑也。夫以曾肇經筵。不能辯遷史之謬。重疊其君。

經史辨解

卷二

六

溫蓋厥之宜可悟矣。而反加甚焉。是敢於非聖而不敢於非史也。或人寧有已乎。故論者猶是舉而非若嗚呼。此吾言之所以不能已也。雖然。傳記以妄說亂聖人之真。此者多矣。飲一一而辨之。吾不勝嘆也。使秦火加於此。猶也。豈非千古斯文之大快哉。昔人有言也。須焚書一還。夫焚書非美事也。而君子慕之。其有激於此類也歟。

經史辨解

卷二

七

廟贖取

問廟贖取之事。論當何定。公穀以爲報宜立。諸儒以爲是父是子厥罪惟均。而廢而立郢。是謂正名何如。蔡子曰。有失之聖人。蓋予廟贖矣。子糾不當立。則書曰公伐齊納糾。不稱之子。不係之齊者。絕之齊也。突不當立。則書曰突歸於鄭。不係之鄭者。絕之鄭也。廟贖則曷有是。奔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納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始終係之衛。而稱世子與糾突。異以是知聖人之與廟贖矣。曰。然則殺母獨無罪乎。曰。此書夫人孫於齊之意也。夫春秋

經史慈解

卷二

七

者曲直之繩墨。輕重之權衡也。決疑通變。則取裁焉。事皆得其常。奚用春秋春秋之法。以公義滅私情。不以家事廢國是者也。故文姜可絕於魯。而南子可殺於衛。曰。不問凱以親之過小者乎。曰。凱風子之無位者也。道千乘之國。上以承列祖之宗社。而下以表民者。而奉其潘母。莫之能正。其何以立天下。使孟子論此。豈與小弁殊科哉。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聖人重宗祀而而輕私恩。蓋如此也。出母之罪。何以加於潘南子者。宜出而不出者也。由是言之。則殺之何罪。而彼之據國拒父者。

豈可以等論哉。吾觀聖門之士。以由也之升堂。而謂正名

爲迂。以食焉不避其難爲義。以賜也之達。而不能決冉有

之疑。以羹齊爲問。夫豈不義而三子惑之。蓋時方以殺母

之罪責蒯聵。而報爲嫡孫當立。其言近理。而足以亂大義。

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不爲報。則其爲蒯聵也何疑。而告子

路曰。必也正名。可謂深切著明矣。不然。報以子拒父。厥罪

著矣。途之人知之。而三子者。惑焉。何以爲聖人之徒哉。諸

儒忽正名之旨。蹈三子之惑。執殺母之罪。守立郢之說。弗

察之過也。正名云者。豈非父爲父。子爲子。之謂耶。然則苟

經史慈解

卷二

七

不立廟贖。而黜報。何由而得父爲父。子爲子也。如其兩廢

而立郢。則彼父子尚皆未得其所。而何以謂之正名乎。故

於論語觀其情。於春秋驗其用。兩書相爲表裏。而聖心之

予奪燦然矣。或曰。廟贖在衛。猶申生在晉耳。殺母之事。左

氏誣之。

叔向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此處陳骨肉之義。天下之私也。周公殺管叔。石碣殺厚叔。向殺解。此治國制刑之義。天下之公也。然則父子相隱者。亦攘羊之類耳。有如弑逆大惡。聖人豈樂其相隱哉。雖然。子當國。而遇父之將弑。逆也如之何。曰。號泣隨之而已矣。必不可得。則李璡。李從。得之矣。

經史解卷三

固陵

蔡含生天度者

姪宏儒

較訂

易正本論

漢元之時。宦官爲梗。恭顯擅權。賊殺師傅。人主拱手。爲害大矣。至成帝而禍中。霍光擅權。帝書長五人。三世之患。一朝決去。易於及。其事非不善也。而君子不喜之。何也。相歸舅氏。政在外家。天子無所爲。是又一宦官而已矣。自漢明帝始傳。傳。其書以釋勝儒爲害久矣。至北魏太武而誅誅境內沙門。毀其書像。千載之患。朝決去。無所疑。其非不善也。而君子不喜之。何也。崇信冠謀之奉其道。教而。非有開邪衛正之實。是又一佛僧而已矣。夫政不出於天子。則在外戚與在宦官。一體耳。教不出於孔門。則尊佛氏與尊老氏一體耳。君子又何必奪此與彼。而低昂輕重於其間乎。其後也。漢竟以宦官亡。而魏之佛亦不久而復崇。信甚於舊時。爲害無本者。果不足信也。是故魯論視其所以。又必觀其所由。而大易之訓正其本良有以哉。

隱公不書即位

隱之非攝胡傳備矣其義甚正過公辛遠甚惜其論不書即位失之也其說奈何曰隱之即位在去年矣古無曠時無君之理君薨世子即位於柩前踰年而稱元年此常事耳去年戊午惠公薨隱公立則其即位久矣奈何欲於今年已未書公即位乎此理甚明而諸傳多過求之求之而不得其說則參差由茲而起三傳以爲攝胡康侯以爲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吾以爲聖人受誣類此者多矣夫惠公隱立吾不知在戊午之某月知其必不在冬矣何也諸侯

經史叢解

卷三

二

五月而葬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惠非薨於弑者乃已未春夏不書葬我君惠公以是知其葬亦在戊午矣况其葬乎後此莊公不書即位義亦同之蓋桓公以丁亥之六月丙子薨于齊丁酉喪至自齊距戊子正月八閏月矣豈能曠八月而無君乎故莊公即位於丁亥又秋之間無疑矣奈何欲於戊子正月書公即位乎以定公即位推之而益爲明證昭公之喪以六月癸亥至自乾侯而定公以戊辰即位相去僅六月耳然則曠時歷月而無君者古未之有也豈非經文可據之實乎若夫閔公僖公之不書即位也則

皆立於亂也事以權制有不待正月之吉者矣況若薨皆以八月豈能曠時歷月而無君乎然則其義猶大莊也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其義不過如此其餘八公書則以先公或薨於歲之杪距新君元年相近故得以吉而立也不然則有故也不然則未造也隱公以十一月薨桓公書即位僖以十二月宜以十月故文成皆書成公以八月故襄公書即位此所謂相近者也文公之薨以二月而宣公以弑逆得立事在十月幾敗而幸齊救遲至明年乃即位襄公以六月薨而子野爲梗穆叔僑之久而後定故昭公元年乃即位與定公之六月戊辰此所謂有故者也定公以五月薨而哀公元年書即位則以是時魯益衰削陪臣擅命君權虛位故雖久曠而其意此所謂未造者也康侯求而不得其說凡不書即位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爲言則八公之有承有請者而書即位乎且以桓之弑逆即位者友謂之有承有請而故不得不曰著其罪而深絕之既書其即位而反謂之深絕乎故不得不曰美惡不嫌同辭然則春秋乃反覆之不可爲據而以褒貶爲教者荒矣且定公與昭公

經史叢解

卷三

三

久唐虞之前已尚有之。是雖足以見三正源流之深。不
於三代。然有冠氏之忌。棄所以及于丑者。終不可得而究
詰矣。豈夏雖寅正而猶兼用子丑乎。然則正朔不一。又可
見矣。沿至仲康肇位。號稱中興。羲和猶且廢職。酒荒。至於
日食而不知。則當時曆法大抵廢壞。又可見矣。况歷孔甲
履癸。以至於桀。世道大壞。則曆法之亡殆其細者。蓋至是
而建寅之正。墜地已久。若後世所爲月。再失閏而莫悟。孟
取失紀而罔知。大火猶西流。而怪蜚虫之不藏者。當時未
必無之也。固不可謂無弊之可承矣。亦猶任土作貢。本禹

經史纂解

卷三

六

良法。而後乃有治地。莫不善於貢云者。豈神禹使然哉。
蓋法未久而不壞者。後王繼之。固變通之會也。成湯伊
尹。烏得而不變耶。故曰。爰革夏正。然其不徑用子而用丑
者。意其亦如鄉衍推五德之運。序有定。次勢不得。越丑而
用子也。商正建丑。其義恐不過此。由是觀之。法天莫大乎
曆。宜民莫大乎夏。變通莫大乎商。聖王繼作。各據所見。以
新天下之耳目。而不必同孔子所謂損益百世可知者也。
先儒以爲天開地闢。人生歷此三辰之故。則其義無謂。恐
三王之意。未必緣此。兼亦其說。蓋亦孔孟之所

不道。而僅出於邵堯夫之論。堯夫是學程門之所不信也。
若近世居彙集。論春王正月。而推周正建丑之義。則又其
下者也。本十二辟卦以爲說。而曰。自一陽之復。以至於六
陽之乾。是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至於六陰之坤。是爲
秋冬。出於文王後天之易。而武王周公本之以定月定時。此
繼志述事。達孝尊親之實也。夫子生周之時。爲周之臣。以
從周爲義。豈敢改周之正朔乎。此其言似而實非。有二失
焉。夫謂十二辟卦合於周正。可也。謂周正緣卦而起。未可
也。蓋十二時起於子而終於亥。一庸人能知之。或以之而

經史纂解

卷三

七

建正。或以之而列卦勢。不得出於範圍之外。本目前略灼
之理。況武王周公以聖人爲之。不必緣卦而後得也。且是
卦是正。吾亦未知其果誰先後。又敢妄斷之乎。十二卦不
知誰始。然謂其出於文王。則亦小乎。知文王者矣。蓋其義
淺而近。今初學之蒙。稍知卦畫者。皆能知之。何足以辱文
王哉。意其起於後世易家之士。有見於陰陽升降十二月
之間。遂取卦爻之陰陽。白下生上者。漸次列之。以擬二
自微至著之象。以配十二月。而十二卦之名立焉。至焦
壽京房楊雄名之曰辟卦。分之以配氣候。直日而四時

公侯卿大夫之卦。為其為淺。既甚矣。未可謂出於文王也。況謂之後天之易。則其學易也。亦大疏矣。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震兌橫而六卦。縱八卦之方位也。首乾坤而終未濟六十四卦之大第也。若是而謂之文王後天之易。則吾聞之矣。以十二卦為後天。吾未之聞也。且夫以處憂患之卦九。以制器尚象之卦十有三。皆經見可信。十二卦於經何據哉。此其不知文王失一也。九峰辨商周改正朔而不改時。名月數。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抑豈惟商周哉。堯典四仲。天時人事。物候以夏。正推之。然後合。然則前乎千百

經史參解

卷三

八

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集非真正之用者。九峰之辨旁及秦漢而不舉。堯典參差足徵其言之有餘矣。而姑妄以為改月改時。則伊訓太甲十二月。舉見歸亳。金縢秋大熟。未穫小雅四月。維夏。幽風七月。流火。冬。周禮春來牟。論語莫春。浴沂。左傳四月。取嘉。呂氏月令。皆一切非矣。春秋首書春。王正月。吾不知其何意。亦不知夫子改周正朔與否。而定以為夫子臣周。從周不敢改。周正朔。譬如貴人之不弟。而自歐其兄。則其知夫子者亦小矣。夫子稱從周。信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蓋從周者為下。不從

臣道也。君子之常法也。作春秋者居上不嚮君。道命之大權也。時固不同。義各有當。豈得舉以一說拘之哉。夫子從周矣。又告為邦乃僅取於一。是餘無取焉。何哉。足為明證矣。蓋作春秋與為邦一體事也。然則可以改。改春秋之所不遵。可以因。則固亦非以從周之故也。此其不知夫子者失二也。問者曰。泰誓十有三年。春大合於孟津。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注以為二日。戊午師渡孟津。又以為二十八日。而漢書律曆志云。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朔辛卯朔戊午。渡孟津。朔日己未。冬至。夫冬至必在建子。朔

經史參解

卷三

九

也。泰誓以為春。是改時也。武成以為一月。漢書以為正月。是改月也。且周曰辛卯。而二日壬辰。又適相合。緣是以推周實改月改時。此固近說。所據之明證也。若是何如。曰。聖人於天命。離合之際。毫髮不謬。魯陽將革夏。猶用玄牡焉。未變其禮也。自甲子昧爽。以前武王尚為諸侯。封尚為天子。烏有諸侯而擅改天子之正朔者乎。則已先不免於。之誅。而何以有辭於紂也。革命之後。更改正朔。與天下正始。何患乎無日。而蕞爾岐周。私行小正。何汲汲也。此六

公爲之乎。然則如之何。曰。十有三年。春。武王之年也。其書春。書一月者。商之春與月也。古者正朔必自天子出。年則諸侯私之。是故春秋元年繫魯公。而春正月。則加王焉。於諸侯有年而無月也。諸侯無月。稟王之月。故告朔有羊。春之制也。毫釐之際。聖人所慎。安得武王師未出而先有春與月哉。故棄經據史以論聖人。其不謬者寡矣。

爲邦

經傳稱國有對天下而分言者。有卽天下而合言者。在讀者。隨文察之耳。大學治平之辨。此分言者也。其曰有國者。道得衆則得國。長國家。國不以利爲利。書稱三宗。文王享國長我王國。王享國百年。耄周禮惟王建國。此合言者也。邦亦國也。豈必列爵分土之邦哉。書開與守邦。成賦中邦。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邦其未孚。於休矣。邦由哲。保邦於未危。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六卿之職。皆曰掌邦。邦之安危。皆天下也。顏淵問爲邦。安知非天下之辭乎。謂之謙辭。邦斯小矣。未盡邦之義也。且奚以四代禮樂爲哉。書尚有以家室爲天下者。而况於邦乎。家用平康。綏定厥家。乃有室大競之類。是也。故說經者。大其心。廣其目。而毋以一說自蔽也。庶乎可以得之矣。

溫公謬公

人之才智一事通則無所不通一處塞則無往不塞智者
 觀人可舉一以貫之矣項梁避雋吳中每吳有大徭役及
 喪梁嘗為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後舉大事梁部署吳中豪傑為都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
 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
 任用公衆乃皆服吳從事樊伯反權以為憂問潘濬潘請
 五千人往權曰何輕之甚也潘曰伯能弄唇吻而實無才
 略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
 輕史慈解 卷三 上

徐儒觀一節之驗也權乃大笑即遣潘將五千人往果斬
 平之陳平相乘光於率社謝立將略占於履歷由此觀之
 人之才智乃降自天豈必遇大事後而觀人者豈必事事
 察之哉是故溫公破夷路公浮龜手段相圖心苗皆於重
 釋之年見之矣

戰國

介從曰謂秦連衡曰事秦雖所務不同然舉天下而以
 為事則鈞也本號七雄地阻德容久矣何故乃合六而
 事於一哉損秦者懼其禍事秦者畏其威其為畏秦也
 猶禍出於秦而奔走之者舉天下然則天下之
 之秦而將誰欺嗚呼權之所奉天下之片言也夫
 而在秦哉秦之所以得權者二一曰地勢利三曰人力
 秦州天府固塞言形勝者必推焉而其人雄偉沈毅勇公
 憤而快私圖此皆六國之所無也據此二者以俯臨天下
 輕史慈解 卷三 上

猶猶然有張口吞噬之勢而天下莫能當從人為從人
 為從秦秦之拱手安坐以觀其微徐起而承之故六國
 皆飲和而秦皆飲酸六國割地之賂若不屑焉不待已
 而後受則天下之非秦之勢而秦之勢六國有是
 而秦失勢則不可以無助故結黨約援而任從秦縱衡二
 家各申其辯以相勝故使人莫知利害之實其說汗漫而
 無常故使人不見歸宿之地從者秦請侯富強之益事之
 秦之恥故使人怠緩而急於從秦者秦之利也
 之以聲勢之虛故使人疎慢而不畏秦之威

而不決則聽客之所爲而人主無所與矣。爲國至於人主無所與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就而論之與其衡也寧從猶得遠禍之道。蓋與秦交如抱虎臥有禍而無福者也。故事不如擴衡不如從。然不久而輒散。秦亦以戮死何也。平生非有相親之實。治兵相攻者無虛歲。一旦徒恃遊說之士三寸之舌。連疏爲親。反讎爲友。以冀不可必成之功。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久也。夫諸侯聞策士之言一時感概亦必見聽聽者其容氣也。然而有主意焉。客不勝主氣不勝意也。何謂主意。豈不曰從衡之說利分於秦帝王之業利專於我。今日之助我。即前日之攻我也。豈其忍於背而違忠於今耶。必有隱我而獨成其私者矣。吾何爲竭國家之力。不爲身家子孫之計。而與親交者共其利也。故魯約和并力而攻秦矣。卒無尺寸之功者。非無強弩銳士也。猶忌勝而心力分也。陰帝倏倏倚其有他謀巧可王之策。思擠其黨而獨專之心。搖搖如懸旌。日夜未嘗忘也。夫外事於秦。士不得和之。各內藏於利。心不得不爲私之計。名實俱失。心迹相背。秦國也。謂曰烏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夫秦國雖強。而當居逸以待勞。是烏獲而

經史慈解

卷三

七

按必至之勢者也。六國已散而相猜忌。以分力是童子而後決哉。客曰。子孟氏之徒也。孟言仁義而子有羨於秦之得權。何哉。曰。是何言也。權遇六國而后可以得志。非所與與仁義較勝負也。仁義亦有權焉。而異乎彼之所謂權者。其地不在勝在乎均。其利其人不在力在乎和。其心奉斯二者以觀乎天下。故我避之而民猶不我舍也。舜河南禹陽城湯進伊尹。太王遷岐。文王事殷。是也。嗚呼。是未可與策士諸侯道也。

經史慈解

卷三

五

豫讓

國士衆人之報。與視君如腹心。國人者。實無以異。雖然。非所以爲臣訓也。讓之所爲。特賢於弑君者耳。莊生所謂逃。逐。藉。而聞。楚。然之足音也。本無足深論。而胡致堂以爲無所爲。而爲。雖大學之道。不是過。朱子又載此論於綱目。則是信以爲人臣事君之極則也。是豈可以無論乎。夫反君。而傷者。許之。則君臣之道。幾何不絕。報以國士者。不之於未敗之前。而區區爲無益於已亡之後。亦烏在其爲國士也。嗚之不仁。輔果知之。韓魏之反。絺疵知之。讓獨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諫。不仁也。諫而不聽。不去。無勇也。國士果如是乎。然則智伯之遇之也。豈真能以道告荀而已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智伯實滅范中行氏而事之。非二心乎。自孟子有冠誓何服之語。擅弓逞。得子思有無爲戎首之云。而臣如豫讓者。皆得稱許於傷者之論。故立教不可以不慎也。吾以爲必若孔子之傳定公。則無議矣。昔人謂夫子未出於正。可以告父。而不可以訓其子。冠誓何服。可以告君。而不可以訓其臣。亦未盡非也。

經史雜解

卷三

七

樂毅田單

事有體勢醜類而成。敗壞者。智者察之。愚者怨焉。余觀史至樂毅破齊田單復齊。未嘗不撫卷太息。以爲商周之際。正類此。而嘆周公之功之大也。夫樂毅所以一戰勝齊。而遂下七十餘城者。非獨善戰以濟王爲之責也。齊王之無道。神人共忿。雖無樂毅之師。國人固將殺之矣。而尤甚兵乘國而來。則其舉之反手。不亦宜乎。齊王既殺則忿舒矣。而先王無辜。國人何怨焉。今乃衆社丘墟。重罪遲失。未必不憤。則齊之絕祀。而思復我故國。以奉先公祖考之廟。又齊人之公心也。則今日之憤已非昔日之公矣。而毅爲師老不去。是以田單能以廉頗慶之。餘雖用其小數。而復七十之故城。亦非多智習兵之功也。故其公也。足以愛君。而其公也。足以復國。濟大事以人心爲本。信哉言乎。夫商周之際。亦何以異此。紂者。齊王也不期而會。倒戈復來。此亦殺齊王之心耳。紂則既死。而殷先王德澤在人。吳香齊乎。至於時移事定。國滅君死。紂之罪。既往而俱忘。先王之仁。方思而如在。是以悔前之叛。而憐商之亡。反側不靖。固其所矣。曰予復反。而商人之公心也。當是時。

經史雜解

卷三

七

商有。紂。子。受。見。成。湯。之。緒。下。賚。使。周。無。所。不。至。其。業。必。使。商。得。中。才。而。可。復。周。必。時。聖。人。不。後。有。此。人。心。向。背。之。故。順。逆。難。易。之。効。也。周。書。入。誰。咎。周。公。作。也。率。皆。為。殷。亂。意。其。必。有。深。怒。極。詆。之。語。而。其。言。溫。厚。和。平。未。嘗。有。頑。民。亂。民。之。稱。亦。嘗。屢。勝。之。矣。正。其。謂。止。於。涉。從。過。也。未。嘗。有。大。辟。誅。殺。之。刑。周。公。豈。有。不。盡。其。所。為。而。無。以。牙。罪。之。耳。周。公。之。言。也。其。所。以。為。周。公。乎。之。德。而。外。使。商。人。之。心。不。敢。言。其。所以。為。周。公。乎。

戰於韋

郭。令。公。非。婦。不。樂。百。官。皆。不。屏。婦。而。見。客。惟。盧。杞。至。則。屏。之。隄。几。獨。侍。或。問。其。故。曰。婦。人。之。性。多。笑。杞。脫。陋。而。心。險。婦。人。見。必。笑。他。日。得。志。我。族。無。遺。類。矣。初。讀。唐。書。及。此。以。為。迂。及。觀。春。秋。諸。侯。大。夫。微。斷。道。之。會。齊。頃。公。以。婦。人。一。笑。激。客。之。怒。案。之。敗。辱。及。其。母。幾。至。亡。國。一。笑。之。禍。慘。烈。若。此。然。後。嘆。曰。嗚。呼。令。公。之。見。其。過。人。矣。乎。且。以。平。原。君。之。貴。美。人。臨。流。而。笑。嬖。似。若。未。為。害。者。造。門。請。誅。而。曾。不。加。譴。君。子。已。嘉。平。原。君。能。屈。已。下。人。矣。殺。誅。而。客。去。者。過。半。及。新。笑。者。美。人。預。親。往。謝。嬖。而。賓。客。來。色。之。喪。邪。久。矣。同。時。縉。紳。鮮。不。受。杞。害。而。郭。氏。獨。免。嗚。呼。其。斯。以。為。令。公。歟。

韓起來聘

韓宣子適齊。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吾不能無祭焉。夫見易象而曰。周禮盡在者。可也。春秋之合於周禮者。何居。是時孔子生甫十有二歲。春秋未經聖筆。則亦晉乘楚檮杌之類已矣。赴告策書。何國無之。烏在其為配易象而存周禮也。左氏習見孔筆之經。而偶忘宣子所見者。魯史之舊。遂文致其語。而杜元凱以為春秋用周公之法。以序事。則又為左氏文過矣。抑又有進於是者。易象自孔子而下。能不以上

經史集解

卷三

三

策視之者鮮矣。况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理雖貫通而文則未及。乃能默識於言語文字之外。非精深於易者。其孰能之。是果宣子之所及否耶。吾觀宣子買環而子產拒之。憂貧而叔向箴之。其為人也多。然不知有學而何足以知易。何足以知春秋。又何足以知易象春秋之通於周公之德。王周之故。是蓋左氏之所自得於二經者。乃不自以其意立說。而歸之韓子。古人之深於學。而不急於自炫也。如此哉。穆姜元亨利貞之論。南蒯黃裳元吉之占。實四聖之羽翼。亦非此二人所能道者。後世作者。未曾得如黃釋。

而魯春秋表暴惟恐人之不知也。雖然左氏漢列十三經之一。庸人以為大經。其姓僅存而名不可攷。或曰丘明。或曰非是。豈非古人不急名之一驗歟。嗚呼。是亦足以愧後世之徒矣。

經史集解

卷三

三

焚書

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江河。在人則爲文章。自有天地以來。書契相爲終始。書契者所以存天地者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隸胥史之屬。細自禽魚草木。精而至於天人性命。淵微之理。莫不資乎書。況君相乎。秦興。謂天下可弱。故消兵器。更謂天下可愚。故燒書契。不知天下終不可愚。而秦之愚。未有若斯之甚者也。何也。書燒而書愈存也。無書契。則亦無天地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淮南王安好書。多所招致。而河間所得。皆古人經史。秦興。謂天下可弱。故消兵器。更謂天下可愚。故燒書契。不知天下終不可愚。而秦之愚。未有若斯之甚者也。何也。書燒而書愈存也。無書契。則亦無天地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淮南王安好書。多所招致。而河間所得。皆古人經史。秦興。謂天下可弱。故消兵器。更謂天下可愚。故燒書契。不知天下終不可愚。而秦之愚。未有若斯之甚者也。何也。書燒而書愈存也。無書契。則亦無天地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淮南王安好書。多所招致。而河間所得。皆古人經史。

經史慈解

卷三

三

徭薄賦。與天下更始。民得脫水火而歸父母。秦之帝。安於泰山。誰能亡之。今也惟燒。故諫。惟諫。故遠去也。北監蒙恬兵於上郡。故趙高李斯得以成其謀。立胡亥。引是內而阿房外。而長城其毒愈速。天下大亂。而秦遂以亡。楚人入關。而燒宮掘塚。子嬰以降。漢誅胡亥。卒受刃而死。是始皇胡亥之身。皆且不保。不獨扶蘇不得善其終也。乃知秦之罪莫大於燒書。其禍實起於燒書。五經四書。照耀千古。非獨以選格之所尚也。漢唐選士。何嘗以經。何嘗無賢才。以爲國用。選格特其細者耳。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其無往不在。無微不燭也。嗚呼。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經史慈解

卷三

三

采地

問采地之制。孟子言之詳矣。曰。萬取千取百。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曰。君十卿祿。雖文字不同。皆什一之法也。吾意一君一臣。則君九臣一。信云足矣。臣不止於一也。將奈之何。天子三公九卿。則十二人也。受地視。侯皆取百里於王畿之中。則千二百里矣。其下有受地視。伯者大夫二十有七。每人七十里。則一千八百九十里也。其下又有視子男者。元士八十有一。每人五十里。則四千一百里也。合而計之。須得七千一百四十里之地。而後足。吾不知其何所取。以給之也。以爲王圻之內。則圻內之地。不過千里。以爲圻之外。則分封已定。各有世守。將於何而取足乎。則有慶。慶以地。當是時。諸侯既有定守。慶地何所取。歟。或謂以再不朝。削者與之。然天下有道。諸侯莫敢不來朝。則將無所於削。莫敢不奉職。則將不足於慶也。況削者。慶者。壤地未必相接。又將奈之何。此皆所不可解者。然孟子豈欺我哉。願就博雅君子正焉。

經史慧解

卷三

三

城楚丘

春秋內事不書。魯外事必著其國。非私例也。理勢自然耳。春秋魯史也。內事不當書。魯非外史也。外事不得不著其國。此不必聖人作經。而然。凡人記事。莫不皆然。然則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諸傳謂齊桓公封衛也。何居。善讀者。以經別傳之真偽。則必曰。楚丘者。魯地也。孰城之。僖公城之也。何以書。譏其輕用民力也。比於隱七年之城。中丘。九年之城。郎。五年之城。祝丘。十六年之城。何則。得之矣。突謂桓公封衛於上下。經文豈有據乎。今其說曰。不書齊桓。不與諸侯專封也。似矣。然則城邢。城緣陵。獨非專封。歟。城邢再序三國與之深矣。夫邢祀之亡。不異於衛。而桓之功。莫大於存衛。使城楚丘爲左。當如城邢之例。其次猶當如緣陵之文。奈之何。深經其人。而獨存其事。則後世何由而知其爲桓公之事乎。吾恐尊王之義未明。而沒人之善已甚矣。夫城楚丘爲封衛者。三傳也。然三傳非孔子筆也。孔子數百年後。三子者作傳。則孔子何所恃。而知後世之有傳。使人知楚丘之削。齊爲不與專封。而爲深晦。不白之語。於千載之上。恃不可必得之人。講究於千載之下乎。又

經史慧解

卷三

三

按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正以楚丘魯地。故書之以著魯罪也。魯不朝周。周使來聘。固云舛矣。及其還也。又不能使人導之出疆。使戎得伐之境。內以歸。則守土之臣何所逃罪。此經意也。如楚丘果爲衛地。則當云衛楚丘如宋彭城。例以著衛罪矣。在魯史之編而地不著衛。何緣爲罪。衛人乎。又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之。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魯叔孫穆子豹之生也。其父莊叔得臣筮之。遇明鑿之謙以示卜。楚丘以此二說參之。益足以驗楚丘爲魯地矣。問者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何以爲衛詩。曰。楚宮非楚丘也。魯襄公之沒也。經書公薨於楚宮。豈亦衛地乎。然則存衛之功。竟不經見。獨非沒晉歟。曰。列國之事。告自外至。與自內往。則書外不告。內不與。則不書。此魯史之正體。封衛之後。左氏以爲後。則齊不告。魯不與。可見春秋何緣書之乎。且以晉文公出亡十九年。反國而霸。事至大矣。經無一字之及。何封衛之足云。或曰。桓公未嘗封衛。何以知之。桓之初薨也。衛文公嘗伐其喪矣。文公有道之君。豈應以怨報德乎。蓋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會及齊伐衛。猶抗不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救邢以。

經史慈解

卷三

毛

之此載馳所以云。於大邦誰因誰極也。文公伐喪。蓋魯齊不救。而并刑滅之。則逞餘忿。以及其所救也。苟有桓足恃。則載馳不當云爾矣。

經史慈解

卷三

毛

夢周公

仲尼盛德宜有天下而竟老不遇當時必有私議之者或
以此爲惜爲恨如封人以爲木鐸幸我以爲賢於堯舜子
貢稱夫子之得邦家孟子詳仲尼不有天下而素王之號
上距夫子亦未久則當時議論從可知矣夫子想必微聞
然不敢當而辭有難遂者乃微露其意若曰如爲天子
則吾豈敢哉吾志不過欲爲周公耳夫子之以周公爲志
猶之孟子之以名世自任耳然無緣顯然直露故曰夢見
周公以示其志又不可無故而言夢故言今日雖夢亦無
言

經史慧解

卷三

无

以驗其衰益因不夢以推其嘗夢因嘗夢以推其用心因
用心而知其無志於有天下其意微而愈微其言婉而愈
婉其間曲折轉換其味無窮而兩言盡之所以爲聖人之
言

釣弋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中庸之道歟後之說者知聖人愛
物之仁而未必知其取物之義則亦非全論也天生禽獸
本以養人豈特仁之而已耶是釋氏慈悲不殺之教而已
矣是故由釋教則宗廟薦麋牲而廢肉食是薄祖考而厚
鳥獸也由修教則盈庖厨以充口腹是無紀極之節者也
故聖人之道依乎中庸以釣以弋未嘗不用物不綱不射
宿未嘗盡物所以酌乎過不及之間而用其中也惟孟子
知此義故曰君子遠庖厨是乃仁術也

經史慧解

卷三

无

歸仁

問克已復禮。孔顏授受之際。道統之傳所在也。惟係於一日而責其效。是則疑之大者。天下豈有爲仁於一日而名徧於海宇者哉。雖風馳電掣。未必若是速也。而仁者何以得此於天下。解之曰。無可疑也。聖人不以人情之應感言。而以仁之分量言也。萬物皆備於我。仁之體也。仁道至大本。肩天下以爲量。自私者小之。克已復禮則能充滿其本來分量。天地萬物爲一體。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天下皆歸吾仁之中。猶云四海雖遠。亦吾慶內也。此則不待積累之久而一日可得也。此則效之甚速而至大者也。然仁人者。不計功謀利。故曰先難而後獲。以效言。猶淺乎言仁矣。

經史慈解

卷三

三

子路上

問夫子不爲衛君。而子路仕之。可謂非吾徒矣。又從而死之。不已甚乎。吾謂子路是舉有二累焉。一曰累已之賢。二曰累夫子之善教。其累已者可說。而累夫子者難言也。何謂可說。子路勇於義者也。有聞未行。唯恐有聞。固同門所敬而畏者。何以有仕死之愆。夫子固曰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然則雖善而僦。未可與議於精義入神者。子路也。故勇於義者。升堂之證。而仕於衛者。未入室之明驗也。斯不其累已者可說乎。何謂難言。昔季氏旅於泰山。夫子責冉有以不能救。及其爲季氏聚斂。使小子鳴鼓而攻之。夫冉有臣季氏以卑救。尊其勢。逆其事。難夫子尚惡其不能。以爲責。夫子師臨子路以尊救。卑其勢。順其事。易豈亦有不能者乎。此而不能。何以責冉有也。其仕之久。豈無來見之日。而亦不聞鳴鼓之攻。何耶。庶幾向者正名之論。其救之乎。夫正名之論。是不爲衛君之明證也。衛君不可爲。則不可仕。亦明矣。不可仕。則其禁子路之仕。亦嚴矣。然子路仕。孰如故。則其以爲迂者。尚未釋然於心也。吾乃今益信子貢之賢於子路遠矣。以伯莢叔齊測夫子而知其不。

經史慈解

卷三

三

衛君也。終身無仕衛之迹。使其得聞正名之論。如彼其明。則切也。尚須以冀齊焉。測哉。一測之而知其不爲知之。而仕終不往。一明告之而不知。不知而仕。以身殉之。昏明相去。不亦遠乎。夫子亦聽其不知。無有後命。何也。夫以明受業於門。號爲升堂高弟者。尚未有以服其心。止其仕。則聖人之所以入人者。不亦淺乎。況於疏遠不相及。惡在其爲緩來動和過化存神也。蓋至是而夫子之教亦窮矣。斯不亦其累聖人者難言乎。應之曰。嗚呼。是何言。數亦有說矣。此聖人行義篤倫之志。不爲已甚之道也。夫不仕無義。

經史叢解

卷三

三

君臣之義不可廢。此出處之大節。聖人之本心也。輒之據國拒父。誠非可仕之君。然當是時。天下諸侯之不爲輒者寡矣。使必待明君而後仕。則終身無可出之日。天下無可入之邦。淪身亂倫。爲隱者之流矣。故輒雖不賢而立乎其朝者。聖人之所不禁也。夫衛輒無父。魯季氏無君。無父無君。其相去豈能以寸。然門人之仕季氏者。聖人無禁焉。久宜其朝者。如冉有。未聞有責。至旅泰山而咎其不能救。聚斂而後鳴鼓而攻之。伐顓臾而後疾其欲之。退朝晏而後以爲其事也。然則無是數失者。而仕季氏。聖人固聽之矣。

豈能聽其徒哉。雖聖人之身。亦不免焉。故有見行可之仕也。由是觀之。聖人豈禁子路之仕輒乎。安得遽謂非吾徒也。故正名之論。謂之不爲衛君之證。則可謂之不仕衛君之證。則不可。爲與仕有異乎。曰。仕者以道事君。爲者從君於昏也。安得而不異。然孔子於魯衛之朝。則往而於陽貨公山佛肸之召。終不往者。此又孟子辨諸侯與禦人之異。惟充類至義之盡者。知之。公山佛肸之辭。非歟。曰。閔子之辭。出處之正也。不禁由求之仕。聖人待衰世之微權。不得已也。若君子守身當以閔子爲法。蓋磨不磷。涅不緇。惟

經史叢解

卷三

三

聖人事。非聖人而立於惡人之朝。未有不以惡終者。生則爲失身之臣。死則爲傷勇之鬼。勢之所必至也。求之聚斂。由之結纓。將安逃乎。無已其子游子夏子賤乎。武城莒父單父之宰。上可以行其義。中可以負其學。而下可以不失其身。抑亦守身之次也。舍此則末有不爲由求者也。然則閔子與隱者。何以異。曰。閔子擇所仕者也。隱者雖遇所宜事。亦長往而不返矣。是奚容以無辨。

子路下

客曰。吾聞聖人。察微而知著。卽始而見終。所以爲聖人。由求之苟仕而惡終。勢之所必至也。夫子豈不能先見其。而逆知其後乎。不先見之。是不智也。先見而不蚤救。坐而視其至此。是不仁也。雖君臣之義。或得不廢。而教育之。仁亦重傷矣。且仕以行君臣之義。亦謂其能以道事君者耳。若由求之仕。亦何義之行乎。豈若寧爲隱者之廢乎。是則可謂兩誤矣。由不救致之也。安得謂不累夫子乎。曰。公所謂。則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奈何以臣事君之義責諸

經史纂解

卷三

言

師乎。臣道卑而勞。以盡言爲職。一之不可。則至於再。再之不可。則至於三。三諫之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不可。則去此之謂。匡救其惡。而夫子以責。冉有之不能者也。師道尊而嚴。無賔告之義。太上忘言。有言其次矣。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正名之論。其爲言也大矣。已非太上不乞之風。况欲繼此而有後命乎。朋友敵而親者也。猶曰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况於師乎。何言之輕而教之賔也。然則尊卑之交。其義正相水火。子比而同之。宜其以子路爲夫子累也。人子不云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見焉。若是。則於人無

教矣。其又曰不敢不發不復者何也。學者舍而觀之。聖人之教始備。故曰道而弗牽。閒而弗達。可謂善喻矣。正名之

論至焉盡矣。由也弗悟。由之罪也。聖人如之何哉。樊遲學稼。宰我短喪。皆俟其出而後言者。而論有未盡也。正名之論。何以加諸而可以再乎。雖苟仕之。不以其道惡終之。不得其死。非聖人之所宜與也。師弟之親。不貽父子堯舜之有朱均。亦未如之何。未聞堯舜有他術。而可以強使之善也。然世未有以是累堯舜者。子路雖欲累夫子。可得乎。大本已失。而死則結纓。此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

經史纂解

卷三

言

施。歎而齒。央是問者。亦奚足貴。而論者與易。贊茲稱音。以爲古人慎死生之際。則吾不知其何說也。易贊之事。曾子本無就有之。烏足爲善哉。其身處不義久矣。偶賴義獨之童子。是久失而幸得也。以結纓爲善。是以小而信大也。二賢同聖門高弟。以是爲稱。則其知之者反小矣。客曰。然則子路宜棄於孔子矣。乃其喪之也。禮不異於顏淵。中庭之哭。覆醢之命。若深致其痛者何也。噫。是何言歟。由之仕衛。其失在由。聖人無與也。師徒之誼。哀樂之則。性情之正。豈以是而損其毫末哉。聖人之心。廣大無私。若天地之覆載。

無往而不獲焉。本卑也。卒以高本近也。卒以遠本淺也。卒以求聖賢佛老之辨亦可坐而笑矣。

周子

問朱子之尊信濂溪者至矣。及其序中庸終孟子皆以程氏繼孟子之後。接道統之傳。而周子不與焉。豈有所子奪於其間歟。曰。非也。中庸之序。以有功於此書者論。而孟子之終。則叔子推尊乃兄之成說。非朱子之自著也。正叔蓋將發明潞公明道二字之義。勢不得檢點及乎茂叔。朱子以其文於無有乎爾者。脉落相接。故遂用之。以明道統之傳。未嘗終絕千載之下。果有其人若正叔之解其兄之墓題者。蓋取其成文而不費更作。亦非有嫌於濂溪也。如以周程並論。特出勝翁之手。則別有說矣。昔嘗受學周茂叔。此程子口中語也。豈可以弟子舉而加諸先師之上哉。曰。然則周子無功於中庸者歟。曰。言不及焉。則雖謂之無功。亦非周子之所邀也。曰。中庸之於聖學大矣。周子言不及焉。何也。曰。中庸大學二篇。初在禮記中。始表章之者。程子也。故中庸之功。莫先於程子。其後諸儒。各自立說。言言人殊。莫可一執。得朱子為之章句。而紛紛者始定。故中庸之功。莫大於朱子。在周子時。則表章之心未展。而諸儒之說未紛也。何自而言及之哉。然吾觀周子易卦諸說。若乾

損益寧人。舉復無妄等。其精約簡。乃如此。其有言。亦不取。為後儒之長篇大事也。蓋不啻以著述自任。以多言障道。庶幾復見衣錦尚絅。闇然養簡之風焉。然則周子之無功於中庸者。乃其所以大有功歟。

晨門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嘗疑斯言簡亢不恭。何足以厚魯論之記。及過觀當時諸隱。雖各有言。求其簡當微婉。盡聖人愛世之志。則未有若此言者。乃歎曰。嗟乎。茲誠士之宗旨也。歟。聖之所以為聖。隱之所以為隱。其幾亦決於此而已矣。然則論語安得不記之哉。夫晨門之言。蓋數說也。道二有理。有數。聖賢之道。以理勝。隱士之見。以數勝。康節之學。是晨門之類也。故一聞天津之杜鵬。而遂無意於天下。以人事觀之。孔孟紛紛奔走。卒無分毫之益。而竟老以死。可謂愚不知時。諸隱先見天下之不可為。忽然辭絕。而果如其說。可謂知能識勢。然而不知以理觀之。天下之事。皆委之氣數。而不為是人類可滅。而大道廢也。宇宙內事。皆無與為主。而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矣。數雖值衰微之運。而猶有人焉。尚可冀救其半。此聖人所以雖知其不可而猶欲為之也。彼隱士以為數當治。雖無為治矣。數當亂。雖力救之亂矣。審如是。則將焉用吾人哉。雖有可為。亦莫為之。而萬不救一矣。至親有危疾。雖不可治。而醫調治之方。孝子無所不用其極。治之而愈。豈非至幸。

不愈吾亦可以無悔故孔孟之皇皇凡以盡吾心而求
悔耳而隱士則知其不可治而一技不施坐視其顛沛以
死也斯其忍心亦甚矣哉觀此則學術之邪正可斷矣天
下之有邪學也未必其絕無所見蓋亦有一實之明焉惟
其遂執以自是長往而不返是以卒究於邪孔孟不敢棄
天下故其隱也猶有救時之想隱士自私自利故其降也
爲殘忍爲刻薄而楊朱老聃申韓商鞅從此出矣嗚呼涓
滴者江河之漸也勾萌者參天之始也擇術可不慎乎

無知

問聖人既謙已無知識則何可云竭兩端之教於鄙夫人
而無識何以竭教竭教之人豈爲無識夫子之說科也於
受教者曰誨不倦曰未嘗無誨焉於不受教者曰不敢不
誨不復曰不可以語上曰知者不失言固未嘗溢於所施
也何獨於空空之鄙夫而竭盡無餘乎解之曰橫渠得之
矣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
有聲聖人未嘗有知因問乃有知真夫子之意也聖人之
心固萬理之會然而未有問時則廓然寂然太虛無物不
可謂之有知也謂之有知則所知者爲何物反有限而可
數矣人見其無所不知則皆以爲多學而識之功而不
知其一以貫之之妙故發之於子貢一以貫之者虛之謂
也尚復何有鑑空方懸物來則照本無一物無知之謂也
如其以聞見之多自累其虛明之體是猶迎物而具其形
以求照萬有畢集則其鑑不空昏昧雜擾何以能照此則
多學而識有知之謂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猶其曰
非也乎一以貫之可謂若合符節矣空空如也者夫子自
道也所以自解其無知之義也言此心太虛如鑑之空也

故不徒曰空空而曰空空如也。夫子他日嘗曰：空空而不信矣。如者，比况于斯人，以自寓也。兩端在鄙夫之身，故曰其凡言其者，必有所指也。何謂兩端？謂昏明通塞。能受與不能受也。叩其兩端，以觀其能受與否。其昏塞不能受者，吾無庸言矣。其通明能受者，吾則與之竭盡無餘蘊也。今之說者，謂鄙夫空空，夫既曰鄙夫矣，又何須以空空申之。聖人之言，不若是之複也。問者曰：夫子嘗辭仁聖而居教不倦矣，與謙無知而任竭教何異？曰：異也。仁聖與爲不厭教不倦，一體事也。而生熟有高低，人已有先後，故夫子一

經史慈解

卷三

聖

辭之一居之宜也。謙無知與任竭教，是兩下事，無知虛也。竭教誠也，烏可以例而論。

文帝上

人有恒言，皆曰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是故爲政貴以身先之也。今觀賈生之疏，帝身衣皂綈，而庶人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上儉下奢，乖背如此，安在其爲效上而從好者哉。應之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徙善不足，以爲政乎？夫有仁厚恭儉之德，而制度不立，民無執守，則亦家異政，國殊俗矣。是故堯舜之道，不以仁政，尚不能平治天下，況文帝乎？古未嘗有無政之治，則所謂效上從好者，政在其中矣。當文帝時，制度不立者尚多，自漢興接秦之敝，規模條理，大率凋畧而不究，高帝既定天下，叛者四起，日不暇給，惠帝享國日淺，惟帝可以有作，又謙讓未遑，故賈生有定經制，興禮樂之說，其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誠時務矣。而帝未之能行也，則其上下奢儉之不相應，復何疑哉？後此而董生有更化之說，王吉有建萬世長策之說，匡衡有審所尚之說，皆賈生之意也。而數君者若無聞焉，豈非斯民之不幸歟？抑數子之說，則誠賢於俗吏矣。然吾恨尚未探其本也。夫探本之論，必起於人主之身，言動無疚，身又係於心，皆

經史慈解

卷三

聖

養有資身心未治而能善其制度者或寡矣雖使有作亦徒法不能以自行恐未可以整風俗之有秋也蓋相言並心公孫吉心和倪寬言建禮似乎知本者然爾獨而不靜無大發明以警勸人主故天子亦尋常之而止豈非徒聞其名而未得其實歟嗚呼道之不明以矣

文帝中

三代以後人主寬仁能受諫者必以漢文爲首稱其馳好獵賈山諫之詳矣今諠疏又及之是帝未嘗改也以帝之德而獨吝此何耶論事不服其心而強爭其外尚不能行於所敵况人主乎宜其說之不入也帝之心安在備敵也天子修貢而公主下嫁帝固不平久矣無可與語而賜諱其名陰修其實以待其不測而時出之此文帝之所以善藏其用也書生浮議實不知此鳥得而奪之哉且帝之不以其不貴之身蹈萬一之危亦明矣然而久爲不變豈不曰人主好尚其在一身至微而係於天下至大此萬化之原也今以守禦責之將帥然天子不知兵而空守文墨則兵終不振而國勢寢弱天下有大權欲其常在上將帥貴實用惡其負虛名國家有事則曰將帥將帥弱則不足以禦外侮將帥強則制大權以逼天子何可恃也與其求諸人而難必孰若反諸己而有餘此所以久於射獵而不變歟故雖修射獵之實而未嘗習宣武之名名實並用舒卷以時惟修其實故吾兵若行九天之上其具常在我也惟藏其用故吾兵若伏九地之下敵不得而窺也驚之將

擊也。必先戢其羽犬之將。蓄也。必先匿其牙。此固帝之心。事而難以語人者。莫得黃老之精蘊矣。其愚不知此者。趙宋是也。歲幣一出。則君臣晏然。真若可恃以久安。而相與從事。不過賦詩屬和。校工拙而已。至其號稱武備者。則又不過沿邊虛增軍額。廣築城堡。實之未至。而名已先揚。騎長驅。則舉朝失色。莫知所措。卒以此亡其國。然後知玄帝之見。不可及也。或曰。吾子之論是矣。抑有徵乎。曰。以帝平日之為人。徵之也。夫帝躬修玄默。以謙讓為德者也。至於備敵。則何其勇而銳乎。拊髀而思。頗牧一飯而懷李。齊見錯徙民入粟之策。亟見施行。六郡良家材力之士。不憚調集。節財用矣。而繕城之費。不靳。罷衛軍矣。而廣武之屯。不息者。皆修實之驗也。是以有時親征。雖群臣之諫不聽。非太后之留不止。可謂大勇矣。由其習之有素也。及其力能勝之。則又出境而止。不務窮追。此又得詩人薄伐之義。故吾以為三代以後。惟文帝得繼敵上策。然帝之心。歷千百年無知之者。史稱之。不遇曰玄默。曰謙讓而已。吾故著之以示人。君禦敵之備。以表賈生不知帝之心。而且以見世俗多以宋仁宗比漢文帝者。非知人之論也。

文帝下

漢文帝之賢。史不絕書。吾尤愛其郤有司請立太子之請。可謂不以天下私其身者。雖古之禪及無以過之。何其盛也。至於絀朱虛之功。致濟北之敗。以其嘗欲立齊王之故。則又何其德之衰也。考盛衰之故。乃若二人。然其說之謂何。嗚呼。古稱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其此之謂歟。帝誠賢君。然非堯舜其人也。何能不以天下動其心乎。彼其郤有司之請。申西南之讓者。積金在市。既定之天也。故得以從容而勉之。審朱虛之誅者。一見在野。未定之天也。茲所以忽不覺其真情之發見。嗚呼。以帝之賢。而猶有是累。吾以是知大利之能移人也。則夫安之廢諸郤。而繼樊耿廟之誅。固顯而封十九侯。桓封梁冀。靈討竇武。吾何貴哉。魏晉而下。不勝舉矣。

戰國將

趙有廉頗李牧則秦人不敢加兵。魏有公子無忌則諸侯不敢謀魏。夫當時之所畏者。孰有大於強秦之師與諸侯之兵哉。然所以禦之者。得若人而足矣。向使廉牧無忌與孔孟度才。聚德則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然而其效已赫赫如是。故氣焰可畏者。自聖賢視之。真猶妾婦而謂王道可王於天下者。果不迂矣。

經史叢解

卷三

辛

秦始皇

始皇之溺於死者。蓋亦屢矣。秦子楚納其母而生於趙。明年秦伐趙。即卿之圍急。趙人欲殺子楚及其妻子。以呂不韋之賂免其後也。嫪毐以內變。荆軻以匕首。高漸離以鉛。統張良以鐵椎。皆未有能遂其謀者。古稱王者不死。此豈非天子乎。予舉此諗於客曰。夫天之若是者何也。使此五音遂其一。天下無始皇矣。六國不亡。先王之法不滅。生民之塗炭不甚。不亦善乎。而必護庇封植。以至於長以裕其惡而後亡之。秦雖亡而民之死者過半矣。民何辜哉。推其所由。非天之爲而誰爲者。人有恒言。天心好治而惡亂。好生而惡殺。抑不知啟亂而縱殺者誰也。既破而縱之。又從而亡之。則曷若勿啟勿縱之爲愈乎。夫天之若是者何也。客曰。茲天之所以覆秦而禍秦。乃所以爲天道也。秦之殺人者多矣。自孝公以來。世濟其虐。腥聞於上天。厭久矣。陽翟之賈不來。則秦之宗祀不絕。賈人之子不壽。則秦之宗業不亡。故造賈人之身。以陰絕其宗。殖賈人之子。以陽亡其業。然後內外交喪。六國未破而秦先滅矣。以此知天之惡秦。痛且深也。且如武器之妖。見於圖讖。役於天文。不

爲不判太宗求其人而謀之不爲不密然徒殺無辜竟未
有以戮武氏之遠求而終成其篡李氏幾絕則亦以太宗
之殺人多矣殺人者人亦殺之絕人者人亦絕之天之報
人豈變不爽此乃所以爲福善禍淫好生惡殺者而子又
何疑哉予曰所論近之而未盡也且天亦安能屑屑然計
之而爲此報應也哉古之奸雄幾死而不死者多矣豈皆
天有所厭惡哉吳莽已誅而竟封石勒將捕而得趙李密
三厄而獲濟祿山臨刑而更赦彼皆盜也而皆不死今庶
人韋布之雄亦能臨難而免適有天幸者蓋多有之何必
經史參解 卷三
帝王然後能不死哉假令五霸稱道始皇蓋死則儘可謂
天下或不混一於始皇耳豈能救秦之亂而免其亡哉必
將復有如始皇者起而承之矣蓋吾聞之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而帝王之興必有循環斯循環之定數古今之
常理猶寒暑晝夜迭相推也光武之興也以新莽廢晉之
興也以曹魏廢唐之興也以楊隋廢宋之興也以五代廢
然則秦者漢之驅耳未有爲驅而不昏虐以亂者蓋日無
常晝夜無常春冬之變也不厚則春生無力夜之昏也不
永則明發無光又如伐病者必傷元氣之和禦寇者必有

軍興之費者亦理之必至勢之自然而未始害其好惡於
治亂生殺之常也以此而論天其亦可庶幾乎

項羽上

孔子論天下之勢凡三變。至陪臣執國命極矣。孰知陪臣又降權在俠客哉。國四公子是也。俠客又降權在庶人。項籍是也。嗚呼。至於庶人則世變之極而無所加也已。自古用下奪上不爲少矣。未有無階者也。夏有羿。周有共和。晉有六卿。齊有田常。魯有三桓。皆乘權據重久執其柄而後敢發。雖湯武革命亦必毫鎔以爲之階。不有所階雖聖人不可得志於天下。彼項羽者安在其爲階耶。蓋自儀秦輩出以縱橫閭捭之術制諸侯動靜之權。司百姓死生之命。

經史叢解

卷三

五

則庶人之權已兆於此。然但以口舌嚇諸侯而已。未操其實也。至於勝廣起而始爲庶人圖帝之創。然旋起旋仆。未大也。項籍者出。然後自隴畝而令天下。雖不克終。振古以來未之有也。漢唐之興也。雖以竟成而發於庶民。則與勝廣項氏無異。他如曹操起於養子。劉裕奮於徒博。朱溫出於奴僕。錢鏐立於鹽卒。皆以無賴亡命之餘。忌反起而圖帝業。此皆項氏之遺教。自秦以前未有也。夫封建而天子之權在諸侯。世卿諸侯之權在大夫。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其見陵奪理固宜之。秦既罷侯置守矣。大權總於一人不

及再傳而勝廣項氏出焉。何也。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古之失柄也以廢。而秦之失柄也以折。過猶不及也。夫惟剛柔適中。如調五味。此哲后之所以長有天下也。不此之思。而咎秦之廢封建以爲周分封而久。秦郡縣而覺不亦謬歟。漢之郭解亦四公子之類也。惟其不遇哀周而遇武帝。故卒死於公孫之論。嗚呼。權在上則下有郭解。權在下則國有四豪。有國家者慎無失權哉。

經史叢解

卷三

五

項羽下

始吾見史稱項羽。燒宮掘塚。殺嬰抗卒。發之暴而爲之忍。以爲羽平生之罪。莫大乎此。由今觀之。然後知其尚得從末減之科。而未爲莫大之罪也。羽之此舉。其范增教之乎。何以知之。增說項梁立楚後。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關。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君世世楚將。宜復立楚後。於是求得懷王孫心立之。猶號懷王。以從民望。由是觀之。楚兄滅與五國同。而無罪。民憐與五國異。可見矣。項氏楚之世臣。君臣之義與他人。父兄之怨。人人可報。特恨力不足耳。羽之力既足以滅秦。而宅痛之發。遂洩其餘憤。此亦臣子之義。而報復之常也。何以深罪之乎。昔伍子胥掘荆平之墓。鞭其尸。而辱其妻。彼盡其舊臣也。而無所復顧。蓋以父兄之讐。報之雖已過。而論者猶恕之。以爲洩其至痛。無所擇也。而非揚子雲之譏胥。况楚乃羽父母之邦。而於秦無君臣之義。吾以爲

經史慈解

卷三

三

經史慈解

卷三

三

加胥一等矣。夫君臣父子。鈞爲大倫。未有能低昂之者。然人多恕胥而惡羽。豈亦不察之故歟。然羽之暴悍。豈足以知此。吾故曰。范增之譏。而况於其說梁之語足徵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氏之難。吾必以左傳爲能得其實。若同括之死不在下宮。則當爲二事。史記猶可信。而史記以同括與於下宮之難。則一事矣。而何其與春秋異也。吾故曰左氏得其實也。按左傳。趙衰晉大夫。後爲卿。及諡成子。成季初娶晉文公女曰趙姬。生三子。所謂原同。屏。樓嬰者也。同括嬰三子之名。原屏樓其食邑也。衰後從公於外。娶狄女叔隗。生盾及從公反國。叔隗留狄中。趙姬諱逆盾母子。強而後可。既至。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又固諱於公。以盾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盾。沒諡宣子。盾生朔。朔娶晉成公之妹景公之姑曰莊姬。生武。復爲太子。娶通於莊姬。蓋伯翳與弟之子婦姦也。同括遂娶之。莊姬恨之。謂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微。晉殺同括。同括之逐。嬰蓋義舉也。而莊姬諱之。遂至見殺。何哉。蓋趙自衰妻執德過謙之後。府嗣上卿秉政。而同括莫與焉。則權之輕重有自來矣。同括之權素輕。而姬氏之親方重。勢固不敢又有欒卻證而助之。內外夾攻。是以克也。趙氏世秉國鈞。欒卻忌之久矣。姬之辭也。固已逐嬰之怨。亦未必無二子之嫌。知然者。此左氏

經史叢解

卷三

无

之說。吾謂得其實者。其理通也。若史記之說。不可通者。有三。夫若下爲卿。卿下爲大夫。有常秩矣。非大昏亂之世。不變也。景公晉之賢君。繼文襄而霸。非昏亂明矣。莊姬其親姑也。有大難。獨不能少庇之。耶。庶人有良姻。尚思賴其庇。况國君而賢者乎。何爲乎坐視大夫之橫逆。一至於此。賈之搜宮索兒。以兵入。鵬張甚矣。姬至祝啼。聽命於天。窘迫甚矣。當是時。武爲晉君外孫。乃賴外人抱匿深山。而後免。豈理之常與。左氏所謂從姬氏畜於公宮者。大相懸絕。不可通者一。趙氏自衰以來。晉卿莫強焉。相與爲姻黨者。若趙盾。范智中行之類。皆以強宗充滿在朝。趙盾不得罪於諸巨室。誰敢擬之。而屠岸賈一大夫。無主於上。無援於下。無親於內。無助於外。何以遂能滅其宗。彼諸巨室者。獨無唇齒之慮。狐兔之悲。耶。何亦坐視而不救。不可通者二。春秋書同括之殺。在成公八年。晉景公之十七年也。歲在戊寅。後此二年。庚辰歲。夏五月丙午。書晉侯駕卒。則景公沒矣。史記以爲嬰杵二人匿趙孤。十五年而景公復立。趙武則與孔子之經文異矣。不可通者三。蓋戰國時好事者爲之。馬遷輕信而書之。以開後世之惑。吾非左氏誰信哉。然

經史叢解

卷三

无

左氏不記朔之生死婚娶。而突稱莊姬。惟郊之職。記趙朔將下軍。此外無記焉。亦不記朔為誰子。向非史記。則無由知莊姬為朔妻。亦不知娶與莊姬屬何名分。而武從姬氏畜於公宮者。亦莫能明其說。此則子長之功。不可誣者。若韓厥之請立趙後。當後此十餘年。非殺同括時事。而左氏一時載之。蓋終始此事之辭。史記亦已云然。則固無待吾言矣。嗚呼。自遷史之為此誣也。而後之承襲者。彌甚。夫孔子與程子遇於塗。傾蓋而語。其事有無不可知。至云語存趙後事。則其妄明矣。蓋以程子為嬰之後也。汴宋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勅河東路尋訪遺跡。得其塚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成信侯。杲曰為忠智侯。廟食於絳。又賞韓厥存趙後功。封為公。三人皆春秋祀於祚德廟。蓋宋自附於衰盾。朔武之後也。夫二人之姓名。尚不可知。而況於其墓。千萬年之後。帝王陵寢尚無明徵。二人縱有墓。地可指哉。處厚獻諱而啟之。有司承旨而實之。上下相與誕謾。以貽下藏之笑。醜甚矣。而究其本始。則司馬遷不得不任其責。故信以傳信。史家所難也。

經史辨解

卷三

左

成風定姒

得天理之正。適人情之宜者。其惟春秋乎。語其常。則並行不悖。遭其變。則二者未必可以兩全。惟春秋為能善處乎其間。如嫡妾之分。春秋所甚嚴也。嫡母既沒。使妾子而為君。春秋諱尊其生母如嫡母。蓋妾歷於嫡者。天理也。母以子貴者。人情也。必於嫡沒乃許者。終不以人情廢天理也。傳信公者。莊公之妾。成風生也。文公四年冬十一月壬寅。書夫人風氏薨。明年三月辛亥。書葬我小君成風。襄公者。成公之妾。定姒生也。四年秋七月戊子。書夫人姒氏薨。八月辛亥。書葬我小君定姒。其薨其葬。書法皆同於嫡。蓋信公之嫡母。哀姜薨於齊。至是三十七年矣。襄公之嫡母。齊姜薨。至是三年矣。故僖襄皆得推恩以尊其所自出。嫡在而尊其私者。非也。嫡沒而不尊者。亦非也。且子既嗣父。而為君。則其妻必從夫而為夫人矣。妻則從夫。而母不得以從子。則將子臣其母乎。婦臣其姑乎。人情天理。無一可老也。聖人者。則天之經。順人之情。故書法如此。儒者求而不得其說。則曰僖公之以越禮尊其生母。故因實而書之。以示戒。或曰以榮叔名伯故。而成之為夫人。以尊王。嗚呼。

經史辨解

卷三

左

春秋而皆以實書。則吳楚稱王。而王人下於諸侯久矣。使春秋而惟周是尊。則宰嚭不名。而鄭伯不逃矣。或曰。前此稱僖夫人。蓋譏僖公之尊非其義。而後此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薨。不及莊公。與仲子異。豈非譏僖之明驗歟。曰。稱致夫人。不書姓氏。說者不同。或以爲美僖公之能尊生母。或以爲刺哀姜之主。聖人惡而譏之。今未有以見其必然。而秦人之歸僖。則惡其後時也。蓋僖公之卒。至是十年矣。成風之卒。至是五年矣。尚何以歸僖爲哉。故切近人情者。莫善乎春秋。

顧夷

天子既謂顧夷在邢域之中。是社稷之臣。又謂之邢內難。冉子亦以爲近於費。則解遠人爲顧夷。恐未必然矣。夫子與季氏異。有正在遠近之分。遠之故不難於伐。近之故深惡其伐。撫愛親厚之意。方於近中見之。又忍謂之遠人乎。如使顧夷以不服見伐。則亦未爲無罪。而季氏之舉非貪兵。夫子奚爲責之深也。然其意亦有可原者。以爲魯非大國。而治不出境。何緣有遠人。今伐顧夷。意其不服。則遠人不當別有所指。然則何以折其衷乎。蓋嘗觀於魯頌。闕宮之篇。而後夫子所謂遠人者。近自龜蒙鬼釋。而遂荒大東。以至海邦。徐宅莫不率從。說者謂大東以下。非魯之境。蓋在國東南地勢連屬。素服從於魯者也。得之矣。又觀周公分陝主治東西。號稱二伯。故其詩謂之二南。然則自陝以東。莫非魯之舊屬也。周公伯禽之治。不可謂不遠矣。莊僖之間。餘威猶有存者。故詩人頌之。而春秋之時。小國來朝者。聘者。奔者。伐而取其地者。侵而入其郭者。相望於冊。而且會於潛。盟於唐矣。至於襄昭定哀而魯益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而遂陪臣執國命。蓋自救之不暇。而況於遠方。

屬國其誰服之。是隆祖宗之丕緒而失子孫之常職。此守國者之責。而卿大夫之耻也。故夫子嘗以柔遠人告哀公。而於此又以責季氏。孰謂魯無遠人。惟顓臾也哉。抑又觀之。召公爲西伯。則自陝以西。莫非燕之舊屬。而管仲對楚太公之封於齊也。召康公命之。使得征五侯九伯。而履逆所至。幾遍海內。豈三公於造周之功。顯著特出。非羣公之比。故王命廣其服屬。以張大之。周公元聖。於制禮作樂。又非二公之比。則其所以之。更加廣遠也。卽其賜郊禘之心也。而又何疑乎。此世政洽。桑互變。三國惟齊以桓。

經史集解

卷三

古

公餘烈得稱大國。然陳氏已盡其內。太公幾絕祀矣。燕魯之不振。無怪也。學者耳目習熟。知有春秋末年之魯。而不知有周公伯禽之魯。乃曰魯安得有不服之遠人。惟顓臾耳。噫。以管窺天者。謂天爲小。不知天果小否乎。

蹈仁

問孔子謂未見蹈仁而死。如殺身以成仁。安得不謂之蹈仁而死。曰。蹈仁不死。語其常。而殺身成仁。處其變也。語其常。則修身於家。無取禍之道。處其變。則致命遂志。君子亦慮之審矣。伏節死義之士。古來不少。而魯夫人不見符而水死。宋伯姬不見燭而火死。蘇秦稱主人之婢。以忠信得罪。此皆可謂蹈仁之禍。然豈不聞寸水可高於岑。機平君子亦道其常而已矣。抑既曰殺身以成仁。則仁不在殺身之外也。君子遭時之艱。身與仁不可兼得。身不殺。則仁不

經史集解

卷三

空

成是殺身者。乃所以蹈仁也。安得殺身之外。更有死哉。

王導上

人言王敦之反。王導不能無罪。實與聞乎謀。非刻論也。而未有正言白之者。惟王伯安言之。而惜乎託夢以神其說。是以杳冥荒誕。無以服姦雄之心。吾攷晉史。得其證八事。焉初敦之恃功驕恣也。帝畏惡之。引劉隗刁協爲腹心。而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以陳導忠賢。出爲長史。敦上疏爲導訟屈。詞語怨望。此與聞之證一也。帝以敦故。以導爲司空錄尚書事。而實疏忌之。賴御史中丞周嵩言之。帝稍解。而導始獲全。此與聞之證二也。周顗載淵晉室之屏翰。元帝之手足。所宜十世宥者也。自顧不應百口累卿之語。導固心忿之矣。特畏名義不敢動。一旦石頭相見。敦用呂猗之謀。有除周戴之意。三問而導三不答。然後決意斬之。是假手於賊。撤國之屏翰。帝之手足也。嗚呼。導所私忿者。顧也。淵何事哉。使導而有憂國忘家之忠。則古人有薦解狐以自代。救尹鐸之增。學者何如也。此與聞之證三也。溫嶠僞忠於敦。得其姦狀。以計脫歸。爲討賊之謀。敦聞之大怒。與導書欲生致太真而拔其舌。使果與嶠同心。則敦豈敢云爾。而導之得書。果無怒色。此與聞之證四也。王彬幼弟。特江州刺史耳。而敦於石頭猶能笑伯仁之無辜。數言而之。彬導弟與彬同。而大臣當國。過彬以爲友。不問其罪。而欲殺彬。導極勸之拜謝。脚痛之對。亦可羞也。此與聞之證五也。大臣官爵自天子出。偶命不加於君子久矣。而移鎮姑熟也。自領揚州牧。以導爲司徒。導亦安而受之。是誠何心哉。導誠討賊之果卿也。則視祿山之金紫。不啻蜚蠊。恐將浼焉。况得以司徒汚之哉。此與聞之證六也。至於問敦病篤。知其無成。乃始發哀。賜諡。遺王含之書。與討賊之衆。嫁禍於敦。而身享晉臣之名。論功受賞。親官大爵。居之不慚。然周札之守石頭也。開門延賊。罪不在敦下。札故吏爲札訟。而導議與周戴同例。贈諡。是何謂哉。此又與聞之證七也。帝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祁璆議加議貴。而溫嶠乞貸。枉陷璆。雖正而不能奪。朝廷左從。嶠議者導主之也。此又與聞之證八也。導之可見其於敦之生實與同。其謀後二者可見其於敦之死猶欲庇其黨。始終反覆心迹著矣。使晉史而妄也。則可使晉史而信也。導復何自自解哉。蓋導之志不遠富貴。而位極。

經史叢解

卷三

矣

經史叢解

卷三

宅

此與聞之證四也。王彬幼弟。特江州刺史耳。而敦於石頭猶能笑伯仁之無辜。數言而之。彬導弟與彬同。而大臣當國。過彬以爲友。不問其罪。而欲殺彬。導極勸之拜謝。脚痛之對。亦可羞也。此與聞之證五也。大臣官爵自天子出。偶命不加於君子久矣。而移鎮姑熟也。自領揚州牧。以導爲司徒。導亦安而受之。是誠何心哉。導誠討賊之果卿也。則視祿山之金紫。不啻蜚蠊。恐將浼焉。况得以司徒汚之哉。此與聞之證六也。至於問敦病篤。知其無成。乃始發哀。賜諡。遺王含之書。與討賊之衆。嫁禍於敦。而身享晉臣之名。論功受賞。親官大爵。居之不慚。然周札之守石頭也。開門延賊。罪不在敦下。札故吏爲札訟。而導議與周戴同例。贈諡。是何謂哉。此又與聞之證七也。帝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祁璆議加議貴。而溫嶠乞貸。枉陷璆。雖正而不能奪。朝廷左從。嶠議者導主之也。此又與聞之證八也。導之可見其於敦之生實與同。其謀後二者可見其於敦之死猶欲庇其黨。始終反覆心迹著矣。使晉史而妄也。則可使晉史而信也。導復何自自解哉。蓋導之志不遠富貴。而位極。

同室之人爲帝焉。又懼其無成也。不敢顯言輔之。無非慮失計也。故不進不退。中立而觀。成敗幸而成。則教必裂地而封我子孫之業也。不幸而敗。則咎歸於我。而我猶在。而焉往而不得富貴哉。此卽李梁說甘卓之計也。君子舉者。秋之法。循趙盾之例。斷王氏之獄。則必首導而次教矣。自古亂臣賊子。既有其實。未有得逃其名者。以導之陰邪。而論者莫名其爲賊。率以江左賢相稱之。雖吾朱子亦不遺。誠其周旋人過一生而已。嗚呼。導而無知可也。導而有知。豈不發秦無人之笑邪。

王導下

又按他日庾亮輔政。激反蘇峻。身犯四失。以成大亂。國破君危。罪在不赦。乃以刺豫州。下敦擁兵不赴。不給軍糧。陶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乃以刺廣州。郭默擅殺劉胤。乃畏其驍勇難制。爲之梟亂首。而以默刺江州。路永匡衡賈寧皆以峻黨來歸。而首欲貸之。此四者皆導之爲也。蓋導天資失之弱。故但欲彌縫嫵媚。以苟歲月。不敢申明別白。以正紀綱。苟不至於拍尤起。雖者於事足矣。此導之心也。故陶侃以爲違義時賊。而庾翼以爲嫵媚豪強。法施寒劣。皆前宰昏謬之咎。江東事去之由。皆不易之論也。然則前所舉八事。皆此類耳。而君子則以爲亂賊之黨。同趙盾之獄。寧乃過乎。蓋順逆之際。宗社之計。閭不容髮。國之存亡。將在於此身。爲大臣。知而不舉。使賊得濟。將奈國何。名曰亂賊。豈過論也。是又不得以爵一人刑一夫者。例而論之矣。他史載導於廣坐。必每人致甘言以悅之。一日有僧及臨海人在坐。導偶未之及。二人不悅。導乃謂僧曰。爾者南齊。謂臨海人曰。自君之來。臨海無復有人矣。爾者者。南齊。於是二人亦悅。朱子所謂周旋人過一生蓋此。

施之於泛交。君子猶以爲不勝其勢。非大臣正已之道。况乃施之於亂賊。何以免於君子之誅。夫亂賊何等事也。而可以周旋之。云乎哉。春秋無將。周旋亂賊不止將矣。是故王敦賊也。以導爲司徒。蘇峻又賊也。亦以導有德望。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導於朝命之爵。得之不以爲榮。於賊之僞命。居之不以爲辱。順逆並行。進退無據。立乎忠邪之間。吾不知其何許人。卒陷其身於賊黨。而後已。此不學不問道之故也。董子曰。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王導之謂也夫。

陽虎

問公山弗擾與佛肸。陽虎三人厥罪惟均者也。虎之於陽虎。雖已挾詐。而原其求見之初心。猶若有可嘉者。比肸擾之違召有間矣。何聖人於虎終不往見。而於二子顧有屑就之意耶。夫古之君子。所以擇君而仕。不爲苟就者。豈惟自重其道。亦欲量其君之可與有爲否也。若夫子於弗擾。欲爲東周於衛。輒也。欲爲正名。夫狙輒何人歟。而可與東周正名也。信行其志。則身且不能一日安於費衛之朝。而况於其事功乎。子曰。君子所爲。衆人不識。况聖人所爲乎。夫公山佛肸之名不可往。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孔子不知何以爲孔子。而云欲往者。此卽浮游之意也。皆託於必不可成之行。以寓其遜世無聊之志。惟獨抱以自適。而不以語人一聞。孰諫。是謂孔子不知矣。與見南子不悅意同。真正大方嚴氣象。不可以非禮于者。然聖人精微深奧。埋彼固不知也。此升堂未入室之明證。而聖人豈以識而輕以示之哉。故姑以堅白之不備。編東周之不足。以自明其所以欲往之意。而不往。其意固已明矣。豈平昔微是而爲衆人之所自。而心者亦難得其

子路而不知他尚何望哉。欲知聖人之心者。則必於其待
陽虎乃為可見。食則用衛。居則心猶若有可往者。而不往
及拜饋而取。公。食。而無言。歸仕而終。勝及作春秋。不登
其名。實玉大弓之取。魯曰。痛盜何其賊也。人同而待異。豈
所謂稱物平施者哉。而其遠不相謀之委曲。有未許以淺
見窺者。噫。此夫子所謂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平所否者。天
厭之。而子路終不悟也。至以正名為冠。雖責之加詳。而衛
政所以必先之。故終不屑為子路一言之然。則孔。慤之難
豈不兆於此乎。而覆轍之命。其致傷於既往之威者深矣。

申生優于

申生之事與殺子者異乎。曰。無異也。曰。申生有言。君非姬
氏。將不安。食不飽。我辭。雖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是其
志。則可哀。而賢於優子多矣。曰。優子之不辨。宜姜於君。其
志。則大申生也。而優子為尤難。獻公伐驪而獲姬。則非取
諸申生也。若宣公則取姜於優子矣。優子一日生而存。
則公於姜不可一日而正其顏。而此必不相容之勢。優子
之不是。言雖於言耳。其優劣無以是議為也。然二子可謂
極生者矣。則則未也。中庸之德。其惟與本伯子。可謂
至德也矣。

固陵

蔡合生天度著

短名儒

男魯儒

較訂

王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漢儒習而不察之說非先王之制也何以言之伊尹曰七世之廟不曰七廟蓋七者世數也非廟數也是七世者不知其累幾君而後盡世數有限而廟數無限也有一世而二廟三廟者矣有一世而四廟五廟者矣何故為其有兄終弟及者也父

經史慈解

卷四

一

死子繼則一世自為一廟吾無疑矣然大人世及以為禮並行久矣及非變禮也聖人立法豈應限廟於七哉故吾意言七世之廟則可言七廟則不可如兄終弟及而廟限於七則高曾有不祭者矣今更其說曰天子祀七世諸侯祀五世大夫祀三世庶可無疑乎朱子廟祧昭穆之制有議有闕可謂明備然不遑詳於父子之繼而未嘗語於兄弟之及故其帝祫圖至於周孝王之朝而昭穆之次遂紊竊以為父子相繼其世次有一定之位人皆知之何待於詳獨兄弟相及雖多寡難計然不可以無辨也伊尹既曰

七世之廟而兄終弟及者商人獨多豈非成湯伊尹所制

禮耶然則其非變禮明矣而豈宜預限其數耶商嗣君莫

賢於武丁就以武丁言之武丁之朝昭穆之六廟祖丁南

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而陽甲以

下數君皆祖丁之子如天子而廟限於七則武丁不得祭

其曾祖而并其始祖祖為祀三世矣烏在其為七世哉推之

諸侯而廟限於五則齊頃公不得祭其祖吳闔閭不得祭

曾祖矣何言之頃公之父惠公惠公以上懿公昭公孝公

并無虧皆桓公子是兄弟而五人也闔閭之父諸樊諸樊

經史慈解

卷四

二

以下餘祭英末皆穆子子兄弟而三人也使廟數限七則不祀者多矣豈通論哉立中制節以為過不及之準者以世次之久近血氣之疏戚為之斷耳至來世之繼立或父子或兄弟先王又烏能逆知之而豫限其廟數哉吾故曰漢儒之說非先王之制也

當祭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吾謂此非孔子曾子之言也。國之大事。莫加於祭。聖人所慎。莫重於祭。春官宗伯之屬。凡祭祀。十日省牲。視滌濯司尊彝。皆有常職。有一不備。謂之大不敬。則有常刑。乃至太廟失火。而無備以禦之也。豈容於先王之世乎。日食之數。可豫推也。祭何以不知而必於是。日以至。匆匆接祭。哉。牲至未殺。則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邠州何子元嘗舉此以問陽明王。經史集解卷四

三公答之以爲日官失職之咎也。吾謂王公殆失斯言矣。凡曾子之問。皆假設之言。未嘗真有是事也。以爲日官失其占。則真有之矣。然則在何帝何王之世。抑夫日官之失職。至於日食而不知。非大昏亂之世不至此也。惟太康之季。羲和黨羿也。則然。彼周監二代。何所不備。曾子猶恐其未足以盡天下之變。而多設意外不測之間。以防之。此其慮何所不至。而肯以有司失職爲當然耶。故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非孔子曾子之實有是事。而爲是言。而王公失斯言也。審矣。

三年喪

記之駁難。得罪於聖人者多矣。未若二十五月之喪之爲甚也。以九月爲歲。是棄天也。葬以下皆無減。而獨減於三年。是薄親也。考諸論語之責宰子。中府之述周公。孟子之答然友。皆不合是非理也。具三大罪矣。夫以仁人孝子無窮之心。則三十六月之喪。猶六駒之過隙。曾不足以報昊天萬分之一。雖終身哀可也。然義則有制。而禮必有終。故先王立中制。節以爲賢。不肖之準。使喪之三年而止。謂之三年。則三十六月不待言矣。以爲時之至久。所以報恩之至重者也。其酌之者審矣。孰減其四之一。嗚呼。是獨非人子乎。何其不仁而無忌憚如此。昔讀戴記公羊傳至此。每意其必有所受而未得其源。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其源之有在。而痛其流之彌長也。問傳之文。大率與荀子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其文。昔齊宣王欲短喪。而滕之父兄百官。皆不足於然友之論。則當時之厭惡三年久矣。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公君亦莫之行。則三年之廢久矣。卿特迎合時君之意。苟取容悅焉耳。不幸其於戴記附和於公羊。之風。科舉以之。試士學

校以之設官。遠使泰。漢而下。國以是為制家。以是為俗。雖經英君賢輔。而莫之敢變。老師宿儒。而莫之或非也。先王三十六月之喪。為之墜地。使忍心薄親之徒。侈然無復。親罪於天下。則荀卿之言。禍之也。昔人謂荀卿得罪於名教者。二性惡。禮偽也。吾獨謂二罪。猶未若短喪之甚。以其惑人深。而流毒長也。彼二罪之昭昭。天下古今戶知之矣。將誰惑哉。抑吾嘗觀會章。叙徐幹中論。以為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復三年喪。大見稱賞。因怪今書缺此篇。而考之。乃知幹著論三十餘篇。今世俗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之賢士。已識此矣。古之賢君。已病此矣。惜其篇之不傳。以證吾說。而資其助也。尚幸南豐之論。未與今雖不見。偉長全書。而其遺意。猶可想見。今之人。猶棄而不顧。忽而不省。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武

吾夫子謂武未盡善。首澤。食成湯之德。亦反之。亦以征誅得天下。而獲無譏。則武之未盡善。豈以反之征誅之故哉。故嘗謂武王伐紂。未害也。失在取商耳。客曰。紂之罪大。不可以不伐。既伐紂。則商不可以無取也。曰。奚為其不可也。孟子曰。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伐而不取之。誣也。夫商之罪人。宜黜者。獨紂一夫耳。餘固皆全盛無恙也。仁賢滿朝。紀綱未墜。加以先世賢聖六七君作之後。德澤在人。民苦紂之虐。而懷先王之仁。時則有怨心。而無叛志。天下晏如也。豈有國勢如此。而亡者乎。使武王勝商。未討。擇君立之。班師而歸。即四凶何讓焉。乃遂取而有之。是利之也。夫紂則有罪矣。商先王何事哉。自古賢聖。莫多於商。周書稱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惟祀然。則終商之世。始終無一不賢者。帝乙非遠祖紂之父也。墟其廟。社遂以不祀。是無罪而獲大討也。何以自解於公議乎。陳夏徵舒弑其君。徵舒信有罪矣。而舜廟不可以不祀。楚莊伐而縣之。伐之是也。縣之過矣。其臣以蹊田奪牛為喻。而說之正。以此耳。武之取商。何以異於是。莊善其言。封陳而

反之舜祀賴以不墜。可謂不遠復者。惜十亂之中。未有申叔時。其人也。故武王無緣得聞其過。然武王之言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夫伐商而形於夢卜。其爲謀也深矣。克商而謂之休祥。其所志者私矣。子謂武未盡善。其以此也。夫客曰。湯不取夏乎。漢何以無譏曰。湯之取夏。異於武。夏后賢者寡矣。經桀之虐。禹澤斯矣。故後后之師。望來蘇者。遍海內。時日之喪。甘借亡者。以身殉怨。奚後者。急時雨。暨攸徂者。慶室家。南巢之後。湯有慚德。而人無夏。思則天人之棄。夏可知也。湯因而取之。何譏焉。加以氣象。

卷四

七

亦自遇別湯之放桀。其辭簡而恭。其勝桀也。放之而已。不加害也。其歸亳也。有慙德。有來世口實之憂。有求助羣臣。諸侯之語。猶可想見其感然不安之情。武之數紂。其辭修而肆。其勝紂也。斬其首懸之白旂。其歸作武威也。叙世德。誇武功而已。何其滿哉。此漢武之所以殊科也。嘗因是而思之。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而率以事紂。不惟其仁之至。亦惟其義之盡。仁之至者。事君如父。天性之親。有死無二。人所易知。義之盡者。人未必知也。何以言之。由周公孟子知之。周公稱商多賢君。屢矣。曰。成王畏相曰。明德慎罰。曰。

配天其澤。及紂之身。孟子以爲放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賢人相與輔相之。豈可滅之國。惟此一夫。萬一自斃。更立新君。能懲前敗。則可以相安於無事。此所以守臣節。終其身。雖囚羑里。而不以爲怨也。豈非義之盡乎。武王伐紂。民方苦紂之虐。而快周之來。不暇念先王之德。故歸周如流。及天下既定。紂之虐。既往而日遠。先王之仁。方思而如在。故反側不定者。滿天下。非獨商民念其故主。亦大義所激。人心之公。憤耳仰視。厥考之事。殷能無慙乎。力是作樂。欲其盡善。不亦難乎。他日夫子稱文王爲至德。武

卷四

八

王無稱焉。至論一戎衣而有天下。自尊爲天子以下。不異於舜而去。其德爲聖人。不使與舜等。更之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已矣。其所以致謹於舜武之辨。不一而足者。意謂可與舜班者。惟文王。而武非其倫也。事殷者爲至德。則取殷者可反觀而知之。不言而自見者也。至於周公之盛德。夫子豈不知之。而但曰之才之美。夫才美而德純。豈可若是班乎。則以武王取商。大抵皆周公之謀。故并少之。且武之十亂。莫賢於周公。夫子以爲唐虞之際。盛於斯。此其不以周公班於舜臣可知矣。至後商民之反側也。使蔡邕

治之有坑與屠而已矣。周惟以口舌代斧鉞以遷徙代坑
屠。歷之以三紀。化之以三后。卒使商之民與周之友民
同歸太和。所以成馨香之至治。致卷阿之風鳴。延八百年
之命脉者。其與泰項固不啻若。然春秋責備之法。以
聖人取天下而何以使之反。保其水有以服其心。故敷
所以未服其心者。非以欺周之所以不以
兵威而展勤教言。其未有以聲其罪而內省猶有歉故
欺終周公之身。無視民亂民之稱。而多為甘言以悅之。豈
非義其所為而無罪之歟。故出其不坑不屠專事文誥
經史纂解
知其趨過於泰項。其中地救民未心服。知其惡德於
嚴君此武王之大過。而推之以為殷三仁於大
臣之道猶存。與立矣。未可與權也。孟子論貴戚之
卿。經權之道。與夫大過則諫者。經也。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者。權也。此三臣之道也。三仁在殷。非貴戚乎。位列
三公。可謂卑乎。紂之無道。過孰大乎。所宜易位。莫大乎此。
使三仁而知此義。諫紂不聽。廢之而立微子。奉賢佐之吏。
始其政。周師豈得以至。故野哉。成湯之緒。安於泰山。
此之圖而守區區之名。分坐視其君之傾覆。名分

王之宗廟墟矣。三仁得以辭其責哉。昔太甲不惠於阿衡
伊尹營柵宮而處之名曰居憂。實則放焉。放者廢之漸也。
太甲悔過。迎而復之。使其不悔必廢而更立矣。此真能舉
大臣之職者也。故魯以為大臣之道。惟伊尹行之盡。惟孟
子言之微。又嘗以為孟子之學。似伊尹者。此類之謂也。嗚
呼斯義也。比於反之征誅。所得孰多。必有能辨之者。

曾點

能知吾身有至大者。天下無大矣。天下莫大於天理。而完具於性分之中。則至大在我。初非有待於外也。人惟自視爲小而反見在外者之爲大。故舍己徇物而一毫之得失。亦爲之動。則外日重而內日輕。天理不幾於熄乎。昔者由點求赤。夫子誘之言志。固將以觀其用世之才。及三子皆欲用世矣。夫子未有深許。曾點器器樂而忘天下。夫子惻然與之。何其與誘言之旨相背也。蓋觀孟子欲與樂與性之不同。而後釋然以悟。夫用世者固君子之緒餘也。夫惟無意於用。而後其爲用也大矣。何以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付於人。則謂之性。其宅謂之心。其發謂之情。其用謂之道。其最尊者謂之仁。量包六合之外。而反之不過方寸之地。神遊八極之表。而復之則在呼吸之間。人之所以參三才而靈萬物者。惟賴有此也。君子有見於此。肯以易其在外者哉。隋侯之珠。不以彈千仞之雀。况君子所性。非特隋侯也。至於澤被民生。而功施社稷。勸之獎。紀之旂。常世俗之所謂至大者。君子付之於無心。聽之於適。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一毫不以動於中也。况其下者小者。又

卷四

卷四

主

卷四

卷四

主

何足以入其心哉。是故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道堯舜。仲尼顏子之樂。每於貧窶中見之。孟子不以所欲所樂抗乎所性。而程子亦以爲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天下萬物。豈不真知大小內外之分者哉。唐虞事業。可謂大矣。識者以爲自堯舜觀之。一點浮雲。過太虛耳。蓋有以知聖人之大者。有在而非在。事業之間也。故浴沂之樂。謂之堯舜氣象。而聞者不疑其過許。豈非以其大者在我。則其小者不足言歟。乃知曾點之志。非果於忘世者。夫子與點。與其初問。未始相背也。點既知此。而終於在何也。特其天資之高。有以窺見聖人之大。而少存養密察之功。故下同於琴張木皮。而止所謂樂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不然。則春風沂水。常與孔顏樂地並稱矣。如三子者。軍旅財賦禮樂。皆時務之急。而三子又皆優之。夫子又每許之。惟於仁而靳焉。三子不務求其所靳者。而猶鳴其所許者。是尚爲能知夫子之心者乎。宜其莫之與也。然後知夫子之所以與點者。以其所存者大。而小者自在中耳。或者不得其說。則將流連光景。遺世而日從事於山水風月之間。爲西晉之風流。爲小人之放

楚天下大亂。職此之由。而方且藉口於春風沂水之樂。曰此曾點之志。仲尼之所與也。辨之不可不慎。也是故初之與曾點。所以大三子。後之與三子。所以實曾點。大而能大。乃不虛實。而能大實。乃不隘。此夫子之教。所以備美。而正而不偏者也。

論語未見

問孔子。未見者多矣。以今觀之。率皆可疑者。夫好仁。惡不仁。求志以達。道好德。如好色。顏曾可以當之。用力於仁。則閔冉仲弓。可以當之。善人有恒。則商賜可以當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仲由喜聞過。可以當之。而皆曰未見。何也。至於中行之士。高弟中不爲無人矣。而以爲不可必得。下思狂狷。及問言志。而吾與點也。則固狂者矣。而何以云又不可得也。然則聖門不幾於無人乎。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好仁惡不仁者。奚擇哉。而見不見。異焉。其又何說也。予曰。子之與未見。皆謂世人不曾有是人耳。非謂吾黨中終無一當意者。言當時正所以予吾黨亦所以厲吾黨也。至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好仁惡不仁者不同。不得援以爲比。善不善。害他人。見之而好惡生焉。倚也。人皆有之。仁不仁在我之身。好之而無以加。惡之而不使加。非盛德者不能也。在大學謂之意誠自微之君子。前可以包格致。後可以兼正脩而齊治平其餘事故。推尊而思見之。他日又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正此。嗚呼。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不見賜貨

君子固欲誠心待物。然又不欲墮小人之計。墮計爲愚。誠斯賤矣。必明以照之。而後能不墮其計。故誠明相濟。不可缺一也。吾夫子之待賜貨。明以濟誠。其道之全乎。是故饋而不往。彼有執言曲在我矣。往不闕亡。過其先施。彼得計矣。遇而避之。絕人已甚。問而不答。示以勿廣。答而與辯。似啟爭端。凡此皆非。所以待小人也。是故婉而嚴。嚴而與。剛而不躁。柔而不懦。其言順而裕。其道和而方。誠以語其常。明以濟其變。以此待物。裕如矣。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應。

經史叢書

卷四

五

變遇詐者。陽貨者。小人之桀雄也。謂孔子儒者。仁知其所雅言。故一見而遂言仁知。雖不足以知孔子。而實不遠於仁知。既以示已嘗聞仁義之說。又以譏孔子雖空言仁知而行不掩焉。屬倨甚矣。乃其遇儒而儒言是。又因其勢而利導之之術。然則遇兵家而談兵法。家而說法。以至九流六家。惟其所遇。彼常爲主。而遇常爲客。可以出其所有。而辯以勝人。自謂俯視一世。而莫已若者。其奸雄之魁歟。是故囚桓子而專國政。吾固知非有才者不能也。觀其遇孔子於途。曰來。曰予曰爾。妄自尊大。而目中無人。語復含。

讓而氣焰跋扈。是豈可與有言者。使孔子與之正言。與之詳說。豈惟失言。亦豈所以遠禍。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孫言養晦者。

經史叢書

卷四

五

天下宗子

夫子其肯曰明王不作而天下孰能宗子也乎哉嘗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蓋言外之意微指天下無道在學者推測而知之耳渾厚而有餘味含蓄而可深思所以爲聖人之言考之論語未有直指者大哉孔子吾見其忠厚於平日而淺薄於將死也無乃得所謂亂命也歟噫予所謂幽厲傷之魯之郊禘非禮云云者皆可得而辨

經史集解

卷四

七

浴沂

莫春而浴沂此周不改夏時之明證今春夏之間辰巳之月穀雨節中蠶桑方舉或時乍暖真可川浴九峯先生謂商周不改時月真不易之論吾惜其旁證尙遺浴沂也朱子徒枉之說謂商周改月改時至此有不可解者周而改時則莫春乃夏正建寅之月返寒未和齊魯之墟東猶未解沂豈可浴乃曲爲之說曰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夫浴則溫泉矣春服既成豈挾纊乎風乎舞雩豈南薰乎至解浴爲盥濯此則善說書者蓋白晝裸形而川浴稍知耻者不爲况聖賢乎夫朱蔡之交可謂至密矣而正測之義各終其身二先生不寧居一於此乎

經史集解

卷四

太

汝陽之田

汝陽之田一也。自齊歸魯。則不動聲色而請侯服。雖齊奪其所有。無貳辭也。自魯歸齊。則請侯飯而盟主懼。盟於蒲。會於馬陵而後定。何也。汝陽魯固有也。故歸魯為順。歸齊為逆。順斯易。逆斯難。吾是知天下惟名義為大。難以晉室之強。代主夏盟。猶不能毀順而逆行也。

經史纂解

卷四

九

易義

生者也。死歸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君子至死。全其受中之理。踐形盡性。所謂正也。堯以不正。非也。禮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亦云正也。然正不正。不在區區易與不易之間。若平生俯仰愧怍。雖易亦不得其正也。三省吾身。何有不正。且臨深履水。已自知免不正之失。何必以易為重。輕乎。若然。則微執燭之童子。曾子遂以不正。幾矣。嗚呼。危哉。聞一貫之旨。得道統之宗者。其人品何如。而何為其尚。有此也。昔有迂回其說。欲為曾子文過者。朱子教之曰。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作不是。所以必易而後死。雖如此。看多少直截。愚謂不若直謂本無是事。証之。之為直截也。夫知其不是。而必易之。何如當日知其不是。而不受之。為愈乎。喪未有浴於魯室者。元申之賢。雖亞其父。然未應若是怍也。斯二者。不幸存乎載記。故世之學者。宗而信之。莫能以論語正其謬者。嗚呼。論語之與載記。孰真孰妄。有論語為之證據。尚不足以解世俗之惑。况無論語可證者。又何望乎。君子曰。沒也以易為浴也。於魯室無藉之。以類而集。曾子何辜。而獨罹此謫。雖與孟氏是距。

卷四

十

呼。豈。非。莫。大。之。政。而。誤。人。罔。極。

爾雅

爾雅大學引書必舉其篇名引詩則舉篇詩云詩曰不惟沒其篇名雖風雅頌大綱領亦不舉焉何也或曰體不同也典謨訓誥文以時異故論者有渾渾灝灝聖聖之辨而風雅頌皆所以導性情故總可謂之詩不必篇名然乎否歟然則三百果一時之作一人之筆無世代之異而書以道義總謂之書歟洪渙之章說者以爲明明德之止然爾雅亦有之與大學不異也然無明明德之止亦有此何也說者謂爾雅周公所作而大學有晉楚之語則其在爾雅之後可知當云大學述爾雅不當云爾雅述大學也洪渙諒武公之德武公後周公述其安得爾雅而周公作乎二書作者雖異先後博雅君子其尚明以教哉

東漢上

取漢之亡。孰不以咎宦官。而不知宦官之所以得君專政。禍亡國者。以其有功也。其功奚自。自誅元凶也。元凶誰。謂前有竇憲。後有梁冀也。二人則曷為謂之凶。以其驕恣專橫。幾乎敗物。天子之所不能堪也。二人何以能致是哉。以其皆有后氏主之於內。所謂外戚者也。漢寵外戚處非其分。既以王莽亡矣。而尚不知鑒。假之以柄。至不能堪。而後謀所以誅之。恐謀於外廷。則不密。而反噬。故獨與中官謀之。以為吾之私人不宣洩也。勢如騎虎。蓋甚岌岌矣。

經史叢解 卷四 三

既而果有功焉。誅竇憲者。鄭眾也。誅梁冀者。單超以下五侯也。天子拔眼中之釘。去背上之刺。以為有大功於國。而不知隱憂伏禍。方自此始。列爵與政。典兵擅刑。黨錮大獄。善類為空。則憲冀之禍。反不至此。馴至與漢俱滅。而後已焉。然則漢室之亡。吾不曰宦官。而曰外戚。故兩漢之亡。一轍也。方寵任竇憲之初。蓋嘗舉朝而譁矣。后內主之若問問也。夫以憲之專橫。至於無罪殺大臣。既置不問。以身庇之矣。又使之糜爛無辜。以北伐云。贖罪者。謂之何。幾事之悖。未有甚於此者。若冀之凶饑。又浮於憲矣。試及其君何。

大臣之有。然且庇之。論定策之功。益封加殊禮焉。則罪惡之積。豈獨其人之咎哉。固有任之者矣。夫以明德之抑損。馬氏而耿恭。猶以忤防免官。和熹之檢勅。鄧門而在尚書。以爭進。棄市。小人之窺伺。承乏無所不至也。况縱而驕之。若梁冀者乎。曹魏代漢。立法后族不得輔政。蓋鑑漢之失。而矯之者。其意固善。而國祚愈促者。秦愆諸侯。而主其權。然亡秦者。非諸侯也。漢愆七國。而弱宗室。然亡漢者。非宗室也。凡其用意。逆防者。其事變必出於所防之外。小人尚能治天下者。又可知也。故治天下有本。

經史叢解 卷四 三

正其本。為善。而不正而末之圖。視其敗而矯之。察其缺而補之。以塞其隙。而末之圖。此之謂不知務智者。不為也。

東漢下

人皆病黨錮諸賢族惡太甚激怒群閭自取奇禍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光武時已有若趙孝之在懷縣董宣之在雒陽者其後愈久而激周紆到縣首問貴戚意在馬實彼蓋直一令耳而威之已若是况大於令者哉是故竇憲梁冀二人者威震國門之下宦官矣然而當憲之時上書陳其奸惡乞書之詔下以爲書以戒之者崔駰也案奏其殺都鄉侯之書上書之也何故也朋色正聲以面貴之上書極言以力諫之者崔駰也止北伐持議不撓舉奏其黨經史繫解

入

五

二百餘年惟卞壺之功王導庶可以望此耳餘未見其匹也自黨獄之後直氣摧朽於凶穢遂躄不振董卓者遠方一過將耳非有外戚之親非有中特之密乃能弑主遷都專執國命無一人敢齒齒之者上公貴人駢首就戮元勳宿將帖耳受命而後晉之風流放達繼之語曰大暑之後必有涼涼之後必有深澤君子觀於循環之理然後知此言之不謬矣其真至矣乎民鮮能者其真久矣乎

經史繫解

卷四

五

曹操

天下之事。惟其始之者。為甚難也。人心之蕩也。如流水。而聖人為禮法以制之也。如巨防。巨防設而世守之者久矣。彼始之者。欲決巨防以開天下之先者也。則是眾人莫之敢為。而彼獨為之也。難不亦宜乎。難有二焉。內而於心。有不安也。外而恐人之議已也。是故為之者。亦有二焉。上焉者。聖人明微無障。敢於任事。則為之下焉者。奸雄積累。有漸輕於犯分。則為之。非此選者。雖有絕倫之才。超世之勇。終身卑睨。而不敢動。何哉。則難乎其始之也。巨防決而流。則繼之者不難矣。昔者成湯放桀。而有慚德。又恐來世以為口實。蓋前此未有放其君者也。至於武成。則惟敘世德。誇武功。以明已之宜有天下。而絕無慚恐之意。且曰。於湯有光。此無他。則以湯為之始故也。曹操之無幾久矣。然不敢篡漢者。終其身。至於子丕。乃卒父志。謂之受禪。其後司馬氏之於其孫。而劉裕之於晉。蕭道成之於宋。蕭衍之於齊。陳霸先之於梁。楊堅之於周。朱溫之於唐。郭威之於漢。趙匡胤之於周。皆順丕之故智。而名曰禪。自是禪之紛紛。接迹於天下矣。予曰。操之不敢篡漢也。亦有始之

通史卷四

卷四

七

者也。其猶成湯之慚恐歟。司馬懿以下之輕於受禪也。自曹丕始之也。其猶武成之誇敘歟。古人戒無為禪始作僭無後。蓋為此也。客或難曰。操之前。不有莽卓乎。何謂無始之者也。曰。操之事。與莽卓異。莽卓之所由來者。新矣。而操無新。卓粗暴人耳。無所顧。亦無所成。操知大體。顧名義。庶幾創業者也。夫作之自己。而遺後以成者。操也。莽可謂成矣。而不自已。作後無所遺。則竊盜而已矣。卓作以橫逆而迄於無成。則悍賊而已矣。二者皆操之所不為者也。操畏名義。而實貪漢鼎之利。二者交戰於胸中。而欲兼得之。則已辜其名。而子專其利。其父子之間。隙之幾矣。昔司馬君實以為操之遺令。不言禪者。欲使後世知禪出不意而我無與也。僕竊以為操之教丕篡也。當執辭於平日久矣。而豈多叙言之於垂絕哉。恐未足以盡其謀篡之實。而得茲偽之真情也。

通史卷四

卷四

六

司馬懿

或謂仲達之篡。始於陳曹爽。決於殺于凌。至李昱張繹。更
侯玄之死。而廢后如反掌。則事已成。而勢莫遏矣。齊厥所
由。則劉放孫資二人者。不得不任其咎。吾謂此逐末之論。
未探其本也。兵者。國之司命。君子大權。而輕重繫焉者也。
是故明君慎之。不使專久於一人。丕叔之時。魏之宿將盡
矣。存者惟懿耳。遭主不肖。以荒淫為樂。無漢高晨馳入壁
奪軍易置之權。無孝宣罷官山禹收其屯兵之勇。無光武
保全功臣以侯就第之明。自操授之。至叔不改。歷三世而
經史叢解 卷四 五九

爽而不知其無若者。闇也。魏方盛時。作凌霄閣。始排而有
鶴巢其上。高堂隆引詩鳩居之義。謂將有他姓制御之象。
及臨終作疏。深憂黃初之際。大兆其戒。異類之鳥。長有燕
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當時鷹揚之臣。
非懿其誰而王基之疏曰。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
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遣後。當盛明世。不務除患。若子孫
不競。社稷之憂。隆基二臣之言。可謂盡之。然則懿之篡。邇
固有知之者。時則魏王無恙。敢責之名。未形凌爽之謀。未
露。而其言已昭灼。若是豈可獨罪四人哉。嗚呼。人主盍鑒
經史叢解 卷四 六〇

故哉。其無或失其德昏其政。以遭大憂之責哉。

四皓

招四老人一事耳。而論者不同。程叔子以爲自牖以納約。樊之既過。吾恐張良不敢當。司馬公以爲植黨以拒父。抑之又寬。吾恐張良未必服。蓋各以所見爲抑揚。未嘗虛心以求其情也。就中論之。司馬較明。猶爲易曉。程說不可曉矣。夫納約自牖云者。一事之中而有明有蔽。善護者因其明以通其蔽。故力不費而聽者從。古之巧於用此者。莫如孟子。博愛一也。施於牛則明。推於民則蔽。厚葬一也。教他人則蔽。送吾親則明。故孟子皆自其所明而通之。夫以一

經史纂解

卷四

三

長安君之身。欲其久於趙。則明欲其質於齊。則蔽。殊不知長久之策。乃在於出質。非二事也。獨龍從容數語。併喻舒祺而太后翻然以悟。若是而謂之納約自牖。亦可也。子房之招四老人。何取於此哉。帝之欲易太子。屬溺愛。而其高此四人。屬尊賢。二事非類。不相反對。其高四皓也。當於屬儒。洩冠爲明。蔽其愛戚姬也。無明焉。庶幾惟國家大計。開社稷之安危者。足以勝之。留侯有見於此。而策招四皓已而果然。則謂之以重奪。輕可也。何納約自牖之有四皓將兵。不知信越。畫策不如良平。主謀不如蕭曹。不過垂死四

老人耳。何植黨拒父之有。子房蓋以天下之人心動帝也。

君天下以得人心爲本。西老人者。帝之所高。而謂其繫天下之望者也。帝不能教而太子致之。則天下人心之所向可知。然則立如意。其誰與之者。天下自此多故矣。帝之明達易悟。豈無見於此哉。豈以一寵姬易天下哉。孟子曰。二老者天下之父也。而歸之其子焉。往是道也。其子房之所以測帝而帝之所以不敢動者歟。故曰羽翼已成。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將安所施。然則深畏天下之人心而不敢犯者。帝之心事。而留侯已籌之熟矣。特不以口舌爭。而以意使之。使帝在吾術中。此所以爲善藏其用也。或曰。申生扶蘇之禍。叔孫通言之詳矣。是亦天下國家之計也。帝何以不聽。曰。凡道古者。已往而不切。以爲古固有是。而今未必然也。豈若親於其身。示以履霜之漸。歟。百聞不如一見。此之謂也。嗚呼。留侯真智士哉。

經史纂解

卷四

三

周昌

哀哉高帝之所以爲戚姬母子謀者乎。史但言其相周昌耳。吾又於他書見其手勅太子而爲之流涕也。然則何不殺呂后。李德裕以爲爲惠帝計者。近之蘇洵本之以爲論。而吾又有說焉。一以見美質之近乎道。二以見定數之無所逃。呂后同起側微。備嘗艱苦。有功而可憫者也。又夫婦位敵。與父子不同。夫功在則不忍以新進之愛棄夙昔位敵。則不可以比昵之私。奪重事。故雖逆如其禍而猶重殺其身也。數自古廢后。自景帝始。惠文以前無間焉。况殺乎。

經史叢解

卷四

聖

足以驗近古之一故曰美質之近道矣。呂后雖婦人而臨朝稱制者八年。是亦王者也。王者不死古有定論矣。故鴻門之會項籍醒迷彭城之圍大風晝晦豈非天哉。帝已知呂氏必殺戚氏母子矣。而猶全其身者。是天將以成劉氏之厄也。人言李唐宮中女主使太宗先知而去之。則必無武氏之禍。予獨曰不然。雖使太宗知之不能去也。使其可以先知而去之。則數可逃矣。以呂氏事驗之。益信高帝之於呂氏。豈不知哉。知而全之以貽後日之患。假手以殺其所愛。是乃所謂數之無所逃也。潞王從珂之爲帝也如。

旅之在舍。又非混一之位。安重誦言之如彼。其切而明。

終不悟也。况曰武久殷全盛之籍者哉。故曰定數無所逃。

矣。然則爲戚氏母子謀者。宜如何曰。使戚氏降心盡禮而

事後焉。銷既往之際。開將來之好。而猶懼其未也。彼呂后

所敬憚者。莫如蕭相國。平勃所德者。莫如留侯。滕公所厚

者。莫如審食其所親者。莫如張敖。樊噲。齊臣有口辨者。莫

如蒯通。陸賈。因使戚姬過托交焉。以帝爲媒。以百金爲

所敬憚者。服其心。所德者。通其意。所親厚者。聯其情。有口

辨者。盡其辭。呂氏未必不可回也。卽有不回。事廷大臣皆

經史叢解

卷四

晉

以爲不可彼豈能獨是乎。疎矣哉。趙堯之謀也。彼以爲一
周昌能捍呂氏而庇趙王耶。不解而與之抗。乃所以厚其
毒而酷其發也。彼所畏者帝耳。而何有於昌哉。以帝之明
達而暗於此。非愚也。所謂以黃金注者。昏也。漢廷謀臣雲
合莫爲一計。而獨出疎謬之趙堯。可惜也哉。

齊襄文姜

齊襄公文姜之年孰長。吾必曰文姜女兄而襄公弟也。何以知之。文姜以桓之三年歲在壬申來嫁於齊。後此十有六年當桓之十八歲在丁亥而公與夫人遊如齊。襄公通焉。公薨於齊。時襄公尚未娶也。明年為莊之元年歲在戊子而王姬歸於齊。蓋襄公始娶也。然則其年之長幼不有足徵者乎。史記以魯夫人為襄公女弟。且曰故嘗私通則失之矣。文姜為處子時襄公必尚幼。何私通之有。豈有十七年之前已能通其女弟。乃待十七年之後而始娶乎。此必無之事也。如其不然則襄公嘗嘗有娶而王姬為之。此則未敢知耳。

經史叢解

卷四

孟

宋大水

宋大水魯昭之君子謂魯閔。閔對矣。昭者曰天作淫雨害於桑。盛者之何不弔。夫水之害薄矣。獨舉桑盛蓋國家之事無大於宗廟社稷。即國君前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君共事宗廟社稷。而孔子告哀公。親迎之禮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然則君夫人之事無大於宗社者。祀之事大矣哉。周公新邑甫治。首曰肇稱殷禮。而雅頌稼穡之盛。必承之以祀。蓋至於祀而稼之功。用極矣。至於君之生死。亦由社稷之存亡。故禮曰。國君死社稷。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而其他無與焉。若是乎社稷之重也。弔宋水者。其有得於詩書禮之義乎。朱子謂春秋之文。猶有古意。其此類也夫。

經史叢解

卷四

吳

召陵之戰

夫兵凶器。戰危事。鮮不以爲武夫悍將之任。惟詩之義。則不然。帝命文王以伐桀。必先之曰。無畔援。歆美而先登於岸。帝命文王以伐崇。必先之曰。不聲色而順帝之則。此所以爲義理之勇。王者之師也。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征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身之不正。何以正人。鮮不餒矣。古之病此者。有之乎。則桓公管仲其人也。真氏論召陵。數楚之罪。不於其僭王。而徵包茅。問昭王。以爲身多惡德。而不敢責人者。可謂洞見桓公管仲之心曲。其智不及此者有之乎。則楚靈王其人也。昔靈王爲申之會。蓋十三國之君。臣咸在也。執齊慶封以冷於軍中。曰。無或如齊慶封之祇其君。慶封曰。吾亦欲一言。無或如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軍中大笑。慶封遂殺。慶封以其辱國。君傳笑天下死復何恨。靈王則不智矣。懷惡而討。雖死不暇。靈王尚不可以得志。况楚乎。楚者。勸敵而屈完者。傑才也。齊侯曰。此衆戰。莫禦。攻必克。其辭大而誇。屈完對曰。楚可以德綏而難以力服。方城漢水。雖衆無所用之。其辭倨而峻。斯言也。亦足以動桓公而奪其氣矣。况數其忌諱之罪乎。然則楚

經史集解

卷四

七

經史集解

卷四

七

怒不可深。激也。明矣。桓公管仲。恐屈完之爲慶封。而吾無以處之。故寧責之。使彼亦易以爲答。而苟且以解。此其君臣之間。籌之熟矣。晉賈充謂孫皓曰。聞君在南方。鑒人目。刺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愧。非此類乎。夫桓公管仲之智。營之四十餘年。功莫盛於召陵。乃不敢一正敵人之罪。而迂義曲。詞以冷於諸侯。如穿窬之有慚心焉。此其所就。不可耻之甚哉。然彼知人主信當以修德。爲務。詩之義。非迂辭。而會西以爲功。烈如彼。其早非書生之刻論矣。

功臣位次

良平不與十八侯位次。史記漢書皆然。宋人解宣陳氏既
有說矣。近得古文苑有漢固始上尊號亭銘系帝於前而
具十八侯於後。有張良陳平韓王信。而無薛歐奚范。復
其位次之先後亦相出入。然後知史記漢書皆紛更於顏
師古之手。非其本文。蓋平未嘗不與師古有郅書而宋人
有燕說也。夫子房三傑之冠。高帝之所字而不名者。而曲
逆之奇計。不在子房之下。定功次至於十八。而二人不與
也。皆謬莫甚焉。不宜於高帝而有之。雖無酒亭之銘。吾固

卷四

美

知其妄久矣。彼宋人之說一以夏平後附不在三從之列。則未考廐將之任在起點之後而鴻門之會子房實從。陳留秦宮引見頭領。張項等皆子房之謀。則謂其不從。人關破秦。項王謂陳平曰。項王之死而并評留侯。誰能信之。又謂以帷幄謀議。子房之諫。則謂何功人未嘗履行陣而佐策。子何耶。此皆其說而不符。故矢而爲之辭。乃知宋人之附會其說者多矣。雖陰不與者。盡定次在。絨繫雲夢之後。故特黜之耳。以此言之。文記漢書之說。亦可信乎。抑吾又聞古文施之書。專載史傳所不及。文選所

不錄者。豈其文章實補史家之缺。其行世未顯。而見之者尚寡耶。吾生也晚。乃得睹其全書。豈非此生之幸歟。故爰而出之一。以誌吾之私幸。二以與同志者共之。咸洗昔人之鑿說也。

卷四

學

汲黯

淮南王安欲反。獨畏汲黯。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死節守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由是史家以爲汲黯能寢淮南之謀。或者疑之。夫發策決勝者。謀臣之事。誅叛定亂者。猛將之才。當武帝時。謀臣猛將。充滿朝廷。不可勝數。淮南所畏。宜在於此。乃不此之畏。而畏長孺何也。且直諫守節義者。不過文學侍從。帷幄論思之職。非有斬將搴旗。摧鋒陷陣之能也。此何益於兵家勝敗之數者。而足畏之耶。解之曰。於此見長孺有以服奸雄之心。而真可謂之社稷臣者也。山有虎豹。而樵者不往。澤有蛟龍。而漁者避之。虎豹蛟龍。非必漁樵而殺之。其威靈固足以服其心也。古之論戰者。心戰爲上。力戰爲下。不服其心。至於稱兵動衆。校強弱於封疆。抑末矣。凡奸雄之敢動於不義也。必先有輕侮朝廷之心。而朝廷之所以取輕納侮者。患空虛無人焉耳。直諫守節義。難惑以非。真大臣以道事君之事。得若人焉。正色而立於朝。則可以明是非。決嫌疑。定邪正。不動聲色。而天下想望其丰采。國家倚之爲著龜。敵國畏之如虎豹。是故間諜無所用。其辨貨賄無所

史記集解

卷四

卑

用其賂。窺伺無所用。其巧氣消。色沮。而逆節不萌矣。古所謂朝廷有人。折衝尊俎。不戰而屈人兵。此之謂也。此之臨陣而決勝者。其功孰多哉。高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使之間楚。項王果不信鍾離昧等。其后討陳。稱其將多買人。乃以多金購之。將多降。此正所謂如發蒙振落者也。國家亦何利於此輩。而疎棄正人以就之邪。

史記集解

卷四

卑

霍光

爲善於身者易而及於人者難。及人者動物之謂也。動物至誠不能也。必至於誠能動物。然後可謂之爲善耳。動物者必始於近而終於遠。近莫近於妻子。人之真情畢露焉。故堯試舜必以二女。道不行於妻子。於他人又何望哉。夫苟免強於瞻軫共見之時。而忽露於隱微莫知之地。以爲可欺。而不知其應未有不著者。則以其爲善不誠故也。稱子卑之賢者。雖多言未易盡也。至於成人不衰其兄者。衰於子卑之將率。而後知子卑之孝友篤矣。伯淳之賢行甚

卷四

聖

衆吾將何以。視其僕之齋金千里。往返不疑。求柔白皮者假手焉。則伯淳之忠信可不言而喻也。孔子家兒不微。罵曾子家兒不能闕其所由來者深矣。此之謂動物之誠。霍子孟之忠赤。漢廷一人而已。然吾猶疑其隱微之地。所以行於妻子者尚未誠也。故顯有所恃而肆其惡。既而果陰之。則其所恃者果不虛矣。想其秉政再世。久假不歸。子姓姻婭。布滿樞要。權勢之所熏灼。雖光不自知其非。而况於陰柔驕妬之性。宜其無復忌憚。至皇太子立而計未已也。挾毒不已。必至於謀逆。自然之勢也。帝之快意

野而無所顧惜者。蓋忿顯之毒。以及光之身。爲許后報讎。故必佞光而後快也。今之議者。猶責帝不問恩於光。沒之後而不知光在之日。帝痛心久矣。詩曰。刑于寡妻。詔曰。家事在長律。婦人有罪。坐夫男。此帝之切齒於光。而光亦無以自解者。歟。光之沒也。帝下詔褒嘉之。又以山爲都尉。禹爲大司馬。此蓋恐他日無以塞議者之口。故豫設此爲解免之地。欲歸曲於霍。而自處於直。若曰。霍氏自罪大矣。吾報之有加矣。此帝之心也。此豈斯須忘光者哉。更始殺演。秀不爲哀。飲食言笑自若也。更始不疑。拜爲將軍。古之英雄必有所忍也。然後可以濟大事。忍與僞相似。而不同。不可以不察也。謂宣帝誅霍。徒以謀逆之故而無與光身。方責其寡恩者。是更始見解也。使光久而無死。吾豈敢保其身哉。郭子儀親造唐肅。至於再三。功不在光下。而其身屢退。其心孔謙急。則當之緩。則去之不敢與。其政緩也。一言之戲。杖而待罪。其不以隱微墮節類如此。故身榮名完。而福流祚衍。則以令公之爲善誠故也。使光亦誠善者。顯其政乎哉。以汾陽觀之。然後知博陸之絕祀。蓋自取之。非不幸也。

卷四

聖

鹽鐵議

在高位者耻見屈於正論而求鄙名以拒人必曰書生之常談腐儒不知時變者也故公卿與書生之言勢常相銜罕能和協其來久矣夫公卿未有不起於書生者也及爲公卿則鄙書生豈一人之身而前後季刺若此歟解者曰書生之職呻占畢學訓詁而已及爲公卿任國家之務經四方之變則非占畢訓詁之所及此書生之論所以不可施於公卿也竊以爲不然占畢訓詁曷嘗不及國家之務豈若水火不相入者哉書生而不知世務者謂之拘儒公卿而不通經義者謂之俗吏吾以爲一事也然人情之通弊爲公卿者不肯屈於下爲書生者負其才好以言凌上所以多不相遇也歟斯二者皆非也漢之鹽鐵議是已雖然其是非曲直豈終無究竟之論乎然則孰爲是吾必將是賢良文學而非丞相御史大抵書生之言以仁義爲急公卿之言以權利爲先斯二者之相遇也合不亦難乎苟以爲腐儒之常談則邇而上之孟子之對梁惠王者亦非歟又邇而上之大學論理財者亦非歟又邇而上之孔子阻伐顓臾者亦非歟夫孔子大學之論固賢良文學之所

經史纂解

卷四

鹽

祖也惟此議不白於天下故庸君時宰各以其胸臆爲治治之不古無怪也嗚呼賈傳之學雖不純然其痛哭流涕之疏皆賢良文學之意也而竟爲絳灌所阻老於還謫書生之難行其言自古然哉雖然漢廷公卿親受書生之術而問上達請絳灌是也親屈其尊與書生反覆辨曲盡其蘊問答如朋友而憤懣譏刺亦復受之桑弘羊田千秋是也求此於后世寂乎其希矣昔人謂漢事多近古其此類也夫

經史纂解

卷四

製

權臣

昔人有言。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言權臣之可畏也。意甚矣。夫權臣之果可畏也。災異頻疊。莫如漢成帝。時言者譏切朝政。指斥後宮。曾不惜口。而獨不敢言王氏。晚唐諸者。莫言宦官。劉宋彭城王義康秉政。四方覬覦。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大者供御。上嘗冬月。啗柑。嘆其色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破有佳者。遣人之東府取柑。大者三寸。識者知義康之禍。始此矣。唐路嗣恭平嶺南。獻代宗琉璃盤。徑九寸。而遺元載者。徑尺。宋憲聖太后名秦檜。妻入禁中。宴進。

經史叢解

卷四

忌

知我其天

朱註以爲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詒以發之。其說可矣。而介夫以爲有所未盡。恐亦子貢平日好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故特發不怨不尤。知我惟天以警之。倘遇顏曾。又未必不別出一段道理也。吾謂介說亦有所未盡。蓋二公之意。皆重學達而忽怨尤。故耳。則易若二義。舉之爲備也。詳味夫子是歎其爲不遇於時而發也。何言之莫我知。固不遇之故矣。况不怨不尤。又足爲明證也。豈有怨尤哉。不怨不尤。與下學上達。不相反對。初似強合。惟得不遇爲主。於中則前與怨天尤人相蒙。而後與下學上達有駁。渾融而無間矣。此語脉可尋之緒也。果爲皎皎之行。而發則當云。不索隱不行。怪何以不怨天不尤人。云乎哉。怨天尤人。惡在其爲皎皎也。然則雖遇顏曾。告之亦云爾已矣。何以易此也。蓋聖人雖不遇於時。而處之裕如其言溫厚和平。絕無比擬長短之迹。餘味無窮。又足以寓反躬之情。戒務外之弊。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使子貢子則以仁義擬富貴矣。子思則辨友事。操鼎肉矣。孟子則稱良貴。天爵。藐大人矣。蓋人有三品。怨尤者。凡民也。比

經史叢解

卷四

四

擬較量。竟已無愧。而後有以自慰解者。賢人也。廣大寬平。無所不可。而惟好學不厭者。聖人也。聖賢之所以分其幾。正在乎此。夫此擬。皆生於有所不足者也。故每覺人短。而已長。此念久。嘗不能忘。則變為德。尤不難矣。學者不可以不察也。或曰。然則聖人亦知有病。通得喪者。耶。曰。窮通得喪之不知。是木石而已矣。夫子嘗曰。人不知而不愠。為君子。而於易之潛龍。論之尤詳。如之何其不知也。但雖知之。而處之恒裕。如為不愠。為潛龍。為下學。上達。具有成法。是乃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歟。

漆雕開

漆雕開果未可仕者歟。則夫子且不知其人。而何以使之。果可仕者歟。則開之對為不情。而何以說之。孰是孰非。必居一於此矣。然則何以折其衷乎。吾于是乃知不必聖人。而後能不自聖。凡學者。德每進。則心每退。望道未見。孟子真知文王之心。而孔子言已多謙詞。必非偽也。德愈盛。心愈下。乃真實不誑語。開之自謂未能信。乃其能信之驗也。然則使非不知人。而對非不情語矣。是故其使也。觀之說而益當。其說也。反之使而益光。吾未見其相戾也。開之進德。當必有大過人者。而論語記之甚畧。此外無聞焉。惜哉。

薛包黃叔度郭林宗管幼安諸葛孔明司馬君實

夫子嘆十室。必有忠信。而不好學。吾於史見斯人多矣。而所深惜者。六人焉。夫薛包之孝友。與舜何異。然舜以此萬世稱聖人。名與天地並。而包之名在後世。何藐也。人有恒言。皆曰君子患無其實。實勝而名必隨之。包與舜同實。而與名何也。包雖有此至行。而危微精一之學。必不足以知之。然則恃天資之美。暗合於舜。而未能學此。其所以不得與舜齊名也。黃叔度在當時。有顏子之稱。而郭林宗管幼安皆名與之並。意其實必有過人者。然後世公論。亦未有以三子繼顏子之統者。博文約禮而竭才見卓。非三子者之事也。以諸葛孔明出處之大節。而讀書止觀大義。司馬君實之力行好古。而論道則不相入。皆是類也許衡所謂血氣用事。只是偏才者也。今有山野老農。樸茂未鑿。全其天真。孝謹純篤。而泯然無聞。腐草同化者。何限。皆此類也。但有小大耳。然則學之於人。不亦大乎。吾讀十室章。不能無感慨焉耳矣。雖然。必精一如舜。必博約如顏。而後可謂之學。而後免於六人之病。彼傳習詞章者。鄙矣。若乃終身誦道。學談性命。溺佛老。而放其行。曾史人之不如。

經史叢解

卷四

三

則吾寧取實矣。六子豈不可以為聖人乎。

經史叢解

卷四

三

張說證魏元忠

岑鼎在魯。蓋重器也。齊將伐魯。以求岑鼎。魯人以此鼎往。齊侯曰。使柳下惠以爲是也。我則受之。魯侯請於惠。惠辭之曰。君之命臣。以免國也。免君之國。而失臣之信。亦君之所不取也。魯以真岑鼎往。夫以一言而紓一國之難。其利博矣。寸枉而尋直。亦何愛焉。尚不肯以相易。況其細者。肯矣。語乎此。惠之所以取重於齊侯也。使惠以紓國難之故。欺齊侯而售其鼎。則自失其所以取重者矣。平生純朴。從此而玷一簣之缺。九仞之虧。後復誰重焉。此惠之所以得請於齊侯也。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斯人之一言。若二子者。真可謂忠信人哉。貫高以趙國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至於天子知之。天下重之。然後知忠信可以格豚魚。開金石。通神明。非欺也。此必積之久。養之豫。而後可以冀其效。非可賣效於旦夕間也。夫張說計證魏元忠。而卒從此正論。非不善也。蓋素非其人。則人將謂之反覆。小人適足以取罪。矣。故言不見信於人者。聞君子必自反矣。未聞尤人也。

經史雜解

卷四

三

呂布

使呂布不感妻言。聽陳官之計。曹公未必能被下邳。使曹公非劉玄德之一語。則緩縛之餘。布可無死。未必不立功報効於後。然布妻之言。與玄德一語。皆切中二人之病。欲人無疑。不可得也。疑則足以殺其軀矣。士之傾危。變詐。反覆者。果何利哉。抑陳官之策。與晁錯之策。大畧相同。皆欲使已居守於內。而使其主出戰於外。勢已逆矣。故言不售。而身見殺。但殺官者非布耳。則官之罪。又加布一等矣。孟某獵得鹿。使秦巴西持歸。其母遂隨而鳴。巴西不忍。縱與之。孟孫怒而逐巴西。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曰。夫一鹿不恐而恐吾子乎。唐楊憑爲李襲勣所劾。貶臨賀監。故人無敢往祝者。徐晦獨送之。藍田樊簡謂之曰。君不負楊賀監。肯負國乎。表用於朝。宋趙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官安仁。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卽丐祠從清之歸。真德秀曰。幹於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故士之厚自厚也。薄自薄也。然世衰道微。謂從厚者爲株守。爲迂腐。謂處薄者爲通達。爲適用。非明道立志之士。鮮不爲所惑。嗚呼。誤之哉。

經史雜解

卷四

四

費禕劉膽

問事固有體勢相似而成敗懸絕者。不可不求其故也。漢高帝斬丁公而官季布。爲世美談久矣。然符堅之克襄陽也。斬李伯護而招朱序。與高帝何異。世未有以是多堅者。序卒助晉而敗秦。何也。淮淝決戰而圍基賄堅。謝安所以流名。潼關山幸而飲博歡呼。寇準所以取重。然費禕當惡敵而方與來敏對奕。終日不倦。與謝寇何異。而況長寧已知其必敗。後果受禍於郭循。何也。夫循之類多矣。古之受降納叛。輒用其人。坦懷勿疑者。何代無之。若光武之於銅

經史纂解

卷四

聖

馬諸賊。孫策之於祖。耶太史慈。曹操之於張繡。陳琳劉備之於李嚴。黃權石勒之於裴憲。荀綽符堅之於張蚝。唐太宗之於尉遲敬德。李愬之於李祐。裴度之於蔡人。皆推心置腹。一見如故。而卒賴其力。不可勝記也。而禕何以獨及厥後。劉膽之於劉郵也亦然。夫古之遇刺者。若岑彭來歙之類多矣。彼皆禍起於不測。乘其無備。運固宜之。未若禕之撫用而托心腹也。二人之遇禍。獨異於歷代。何也。豈非所謂有幸有不幸者歟。答曰。論人者。觀其本。徒曰有幸有不幸。則人品無高下矣。高帝之所以興者。其道固多丁

季之事。特其天資之美。暗合於道。非有所慕而爲之者也。

堅其慕高帝之風。而爲之者乎。其天資固褊躁輕淺。無須

帝正之度。獨能虛已以任王猛一事。差強人意耳。猛死而

自爲政。國遂大亂。安得以襄陽一節比隆漢高哉。謝寇之

謀定人矣。而國人之消懼已甚。故恭博者以安人心而鎮

物也。禕則舍已以徇物矣。豈可若是班乎。雖能却賊有功。

特幸而逢敵之內有變耳。非所謂以全取勝者也。況子之

言可謂不以成敗論人物矣。受降納叛。最爲難事。譬如騎

虎。苟非馮婦。鮮不受害。楊子雲有言。取得其道。則狙詐咸

經史纂解

卷四

素

作腹心。得其道者。內嚴諸心。外知其人也。內嚴諸心。則紀綱繩尺可以備不虞。外知其人。則操縱進退可以豫遠害。如犀兕獸然。制馬牛於乘服。縱虎豹於山林。因物制宜。權度審矣。彼禕者。制虎豹而求服之者也。其及於禍不亦宜乎。

勾踐

自勾踐以卑詞象吳而卒以沼之後之效之者若王允之於董卓司馬懿之於曹爽石勒之於王浚李淵之於李密梁唐之於劉守光未有不得志者也兵志有之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距非此之謂歟抑此必施之下愚而後可耳智勇相敵則此策不得行矣是故周季七雄漢末三國爭非不力而未嘗有是者彼固知敵之不可欺也且王彌嘗以是誘石勒矣惟其勒也故謂張賓曰王公幣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卒掩而殺之然則苟有知者

經史慈解

卷四

毛

秦莊襄漢高祖

僕嘗謂言以順至當以逆觀事以逆來當以順受私以為聽言處事之法莫善於此今觀史得二人焉呂不韋說子楚以大子之門捐千金以立秦之後而楚果頓首謝之昭子楚以趙姬之艷而楚果固請納之此非不能以逆觀順言者乎項羽封沛公於漢中沛公怒欲攻羽蕭何勸王就國王悟從之此非能以順受逆事者乎天下之福未有無故而得者也得之於天尚曰不祥況得之於人乎是故馮亭以上黨降趙侯景以河南附梁未有能令其終者也夫子楚於不韋何親也親者尙未必能以千金相惠況平生無一面之識卒然邂逅於旅遽許我以大門之德遺我以千金之惠授我以絕美之姬豈無故而為此哉不情甚矣智者必將察之而子楚之愚不及也方且安意而受之傾心而德之及夫孝文莊襄俱不永年子政立而有天下則是不韋以千金買天下而莊襄以子政殺其父與身也利害之歸於此見矣賈人之法捐寡以就多不韋其善賈也獨子楚棄累世之積以成不韋之賈則贏氏之罪人也且固有以屈為信者惟智者能察之愚者昧焉惟有忍

經史慈解

卷四

袁

能成之躁者敗焉。何哉。時有所不利。力有所不逮。雖智不能違時。以自壞其力也。是故尺蠖求信也。必先屈。鷙之將擊也。必先伏。豈非翕張取予之定理歟。當項氏之驟興也。孰令自已。奪制天下而封侯王。固一世之雄也。倍懷王之初約。而王沛公於漢中。以位則失。以地則惡。其事誠逆。漢王怒欲攻羽。其如時不利。力不敵。何不能忍而輕與之。關是往還之內耳。鄒魯真賢相也。知屈信之理。高帝真英主也。不數言而悟卒之還定三秦。誅項氏而有天下。則漢中之封豈足以遇劉氏之王。就封之行。乃所以立四百之

經史纂解

卷四

五

基而怒欲攻羽者。漢之為見矣。士多言劉項之興廢。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此未免以成敗論人物也。高祖亦非能忍者。得封漢中。怒欲攻羽。不忍孰甚焉。微相國之諫。則久矣。他日數羽十罪。而傷胸捫足。權陰自王。而怒見於後。殺罵趙王。而貫高壁人械繫其敬。而白登受圍。皆以不能忍之故。故論人者。不以成敗為耳目。則義矣。嗚呼。天下之勢。順逆而已矣。處勢之道。主客而已矣。處勢者。使我為主。而敵為客。漢商是也。故項本強也。而亡劉本弱也。而王不善處勢者。使我為客。而敵為主。莊襄是也。故嬴宗國也。

而。齊。呂。買。人。也。而。帝。君。子。鑒。斯。二。者。以。為。聽。言。處。事。之。法。其。亦。庶。幾。盡。善。乎。

始吾以爲古之號智囊者。惟一晁錯。今乃知其尚多有之。
也。前此則秦有樛里子。東漢有魯匡。曹爽之黨有桓範。而
杜元凱亦有是號。嘗因是而疑之。仁義禮智信。同爲五常。
今惟取智。而彼四者無襲焉。何哉。智於五行。屬水。流動物。
也是故存於所用。君子用之於道。則爲行其所無事。小人
用之於術。則爲權謀。爲揣摩。爲變詐。而機械巧僞出焉。故
諸家所謂智囊者。用之於術者也。彼仁義禮信。盡一不二。
欲速其功者。奚取焉。昔者滕君以謀國之策。三問孟子。孟

子告之。自遷守二策之外。無他焉。此所謂行其所無事者。
也使與蘇張范蔡謀之。則奇秘詭譎。無所不至矣。然四子
謀人之國。未有以其國昌者。而且皆不保其身。則舞智用
鑿者。果何益哉。智囊之所以自賊。亦四子之病也。觀其論
兵籌邊。可謂算無遺策矣。削地諸侯。可謂先見其微矣。而
卒不免其身。何哉。知發事之端。以計安其身。而不知其害
乃自夫發端者起。此舞智者之通患也。郭崇韜募劉氏之
龍力。勸后之自以爲樹德孔固不拔之基。禍及子孫矣。孰
知其殺郭者劉也。凡其揣摩算計。用心勢而爲緒曲者。鮮

不反中其身。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晉。獲陷阱之中。
而莫之知避也。然後知莫大於聖賢而相戰於傾危變詐
之途者。智之囊也。實智之賊矣。

王猛

猛之所以相秦者。可謂正矣。獨以術賣慕容父子。使令奔燕。可謂之譎。似爲賢者之累。司馬公非之。吾謂景畧此舉。宜未爲過。蓋秦與燕相仇讐者也。垂以燕之懿親。奔秦未久而秦王滅燕之宗社。此其爲秦腹心之患。無可疑者。特堅之昏不知耳。方且傾心而任之。猛屢爭之而不能得。深知他日之禍秦者必此人。也。主旣不吾信。故不得已而爲此。庶幾有救於萬一乎。猛之心亦苦矣。夫燭隱禍於未形。明也。苟可以利國家。雖譎猶爲之。寧吾受詐名而國享其利。忠也。人臣事君。不當如是耶。而何以非之。溫公之論正矣。而不知變也。使垂而秦之純臣也。則景畧爲妬公之譎。誠是也。垂之後果叛矣。則景畧何譏而公豈得爲通論哉。吾乃知人之不可以勝天也。堅猛君臣相與之密。古今罕儔。自桓公管仲。先主孔明之後。僅一見焉。而終不能以奪慕容垂之寵。蓋天將以亡秦而復燕祚。故奪堅之魄而蔽其明。雖猛臨沒。猶倦倦及之。而堅終不悟也。吾是以知人之果不可以勝天也。

經史纂解

卷四

奎

魏羣公孫述堯君素

問光武所以開論隴蜀者至矣。二子終不服力。戰拒命以死。可謂國君死社稷者否乎。堯君素之節貞而高矣。可謂忠臣不事二君者否乎。曰皆非也。國君死社稷者。上世神明之胄有所受之者也。隴蜀本漢地。二子盜而據之。非天子所授。非先君所傳也。拒命而死。求比於慕容超。姚泓。且不可得。况古道乎。當是時。天下本漢有。不得以莽故而爲義主之說。百姓經莽之亂。謳吟思漢者。四海一心。由人驗天。知其不廢漢也。故光武之興也。勃然天之所興。而二子叛之。是逆天也。逆天者亡。何死社稷之有。堯君素遭絕天虐民之主。天下所同欲致誅者。君素不能去之。又獨死之。亦枉用其忠而徒死矣。羅企生之類也。所謂不事二君者。豈是君哉。獨惜其抗命遂志。卓立臣表。似未可盡非者。故君子之始進。擇君而已矣。不擇輕進。生爲偷生。死爲徒死。無一可者。然嘗揆之。與其死也。寧生乎。百里奚管仲是也。二子之事。孔孟之所與也。誰敢非之。是故馬仙琕袁昂未聞其譏於君子。而劉思忠之譽亦無間焉。故君不可以不敬也。將累其臣。臣不可以不擇也。將失其身。以君素之節。

經史纂解

卷四

奎

而不得稱於君子者。不擇所事也。故三人者。守死而不善道者也。

偏諱

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乃所謂偏諱也。而反謂之。不偏諱。何哉。吾以爲偏宜作徧。蓋一羣之缺。而使文義乃相水火也。然吾閱曲禮檀弓。與韓子諱辨。皆佳冊數十。無作徧者。豈書工鑲匠之遺耶。不然。吾不能通其說矣。志之以俟明者質焉。

經史叢解

卷四

矣

居之不疑

或疑夫子論曰。曰色取仁而行違足矣。其必曰居之不疑。何也。答曰。行違不足以致聞。奸人之所以求聞者在色。取仁至於果能欺世而盜名。則以居之不疑故也。聖人排肥至隱。指出奸人肺肝以示人。古之學者爲己。爲己者欲得之於己也。得之於己者。必粹而不雜。正而不差。然後居安資深。取之逢源。而用之不盡。是故既質直好義矣。又推察言觀色之心。而秉處以下人之志。非徒爲謙也。惟恐其有雜而差也。古之聖人。所以好問好察。能自得師。望道未見。終史華解。卷四。本。以多問寡。就正有道。皆其心也。恐恐然自疑自畏。必求其是而後已焉。蓋求爲己。將身受用之地者。真切而深。長故不容有一毫之妄雜之也。如作室以居身而傳子孫。必求堅久而後快。豈使有人地尺木苟且不竭。吾誠哉。聞者初無求得於己之心。惟務立門戶。盛名色。以誇耀於外。故色取仁。無奈內實不勝其利欲之私。故行違。既行違。則與色取仁自相背而馳矣。恐人之議吾後也。於是。以爲事已至此。不容收退。纔一收退。前功盡棄。不如索性軒然向前。盡行世人無知。未必能看破也。庶幾得以還吾情。而全吾名。

乎此聞者之心也。故或大言而無忌。或自任而不慚。或強辨以飾非。或開諫而愈甚。皆所謂居之不疑也。原其本心。非無自知之明。直肆其無忌憚以欺人。不惟實行妄作。又有輕世傲物之意焉。此夫子所以必曰居之不疑也。孟子論鄉愿。必曰自以爲是。意亦如此。求之當時。未嘗有斯人。而孔孟何以知其情之委曲。豈非聖人之明照見千古奸人之情世雖未有。逆知其必至於此。活取心肝五臟。昭揭烈日之表。以示人人。使知警而不犯焉。嗚呼。如是而猶犯之。其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終史華解

卷四

本

與言終日

夫子之教以爲尚言乎。則嘗曰予欲無言矣。以爲廢言乎。則又曰吾與回言終日矣。然則何以折其衷乎。曰。時然後言而已矣。其入用心於內。得意以忘言者歟。則與言終日而不爲繁。其人馳心於外。執言而遺意者歟。則直欲無言而不爲隱。然則有言教也。無言亦教也。皆當可之時也。尚言非也。廢言亦非也。皆適莫之累也。此可以觀聖人語默之節矣。世有借聖賢之似。以文佛老之好者。往往以無言藉口。故不可以不辨。

經史慈解

卷四

充

壁假許田

書壁假許田。其愛禮存。罕之愈乎。初許實相易矣。春秋則曰假。假云者。暫借而弗遂之辭。猶有歸望焉。嗟乎。許田則告朔之羊。可以無去矣。

經史慈解

卷四

丰

禮迎

道隱而家天下。其德衰而禹傳子之謂乎。大同小康。其割斗折衡之意乎。聖人能由俗而不能違俗。故七代之治異尚。莊老之旨。則談太古於末世。思以易之。其幸而見正於聖賢者。許行也。夫並耕同價。今之童子。猶知其不可。然不知許行。非無見也。其曰為神農之言。未必誣神農也。神農當結繩畫象之時。並耕同價。容或有之。乃欲施之戰國。則悖矣。故許行者。老氏之徒也。夫並耕同價。與大同小康。其誰曰小異。然許行熄而禮運行。何也有遇有不遇也。惟其不遇聖賢為之正。故雖以胡氏傳春秋。猶動輒以聖人志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以張其說。嗚呼。記之不遇聖賢而至今為惑者多矣。豈獨大同小康哉。君子推類而通之可也。

經史纂解

卷四

十一

王允張柬之趙汝愚

王允既誅董卓。呂布勸允盡殺卓下部曲。允不從。果受李郭樊張之害。張邈之既討武氏之亂。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東之不從。卒為三思所殺。趙汝愚之立寧宗也。僉侂冑有力焉。徐誼葉適劉弼。謂宜飽其欲而遠之。否且為禍。汝愚不從。果為侂冑所擠。終以貶死。斯三事者。一類也。所謂養虎自貽患也。然則成天下之事者。不獨以忠智實要焉。忠而不智。必蹈三子之禍矣。霍光誅昌邑。從者二百人。二百人臨刑呼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斯言也使二百人言之可也。使霍光言之。尚可以為國乎。彼三子者是。以霍光而呼。臨刑之冤者也。抑三子之中。不智又有等焉。愚其最東之次之。允其可原者也。寧願舉恩。賜從罔治。主之。寧典也。豈遽虞其反噬哉。三思侂冑。皆以宮闈至。植根深固。而心性刻毒。其力足以殺人。大非李惟熊疏遠下賤者比。雖無諫者。猶當慮之。况諫者言之如彼。其者而張趙終不悟。豈天固奪其魄。以成唐宋之亂耶。何其昏之甚也。張趙之中。趙為尤甚。夫三思之所以能害五王者。以中宗之下愚。輩后之溺亂為之主也。此於人情物理。絕

經史纂解

卷四

十二

已甚。非意料之所宜汲者也。使中宗僅能為中主。彼猶兀上肉耳。侂冑之為小人至著也。為國者使小人有功不幸其大焉。近之則病國。遠之則取怨。故易著開國承家之戒。凡以此也。汝愚立君。使侂冑參其間。禍本已植。不必貶凡而後知之。雖飽其欲而遠之。猶不能免。何者。必將有無已之求。有難塞之請。趙能一一順之乎。有不應則禍至矣。牛李之相讐也。頻什頻起。起輒相報。而丁謂在崖州。猶能用計而起。使萊公尚存。未必不受其害。故曰。雖遠之猶不免也。

經史慈解卷五

固陵

蔡含生天度著

姪名儒

男魯儒 較訂

歷代總論

吾觀往籍。未論正統帝王。即奸雄僭偽偏閭之國。必由其亡。乃知廢與存亡人之自取。非天有私於其間也。雖然。皆暴之主。誰實生之。非天而何。然則咎人而謂天無與者。亦非也。夫天之若是者。何也。苟惡其昏暴而亡之。則曷若勿生之。既生之。又從而覆亡之。天之若是者。何也。曰。治亂相推。循環迭至。天之道也。治之不能無亂也。猶養之不能無終窮也。易曰。無平不陂。言治極而亂也。無往不復。言亂極而治也。吾於人何咎。於天何疑哉。雖然。吾又有疑焉。夫世遠而昏明懸絕者。猶可說也。一人之身而前明後昏。若二人然者。不可說也。梁武帝。唐玄宗。二人之初起。不可謂不明也。及夫晚年。皆謬迷惑。好倖弄之。若傀儡在技。之手。斯何說哉。曰。亦天也。梁武不昏。則無侯景之亂。而建康

永寧矣。玄宗不昏。則無天寶之亂。而藩鎮不立矣。斯皆治亂之大者。豈能以但已乎。大哉。天平。太極。陰陽之理。其真莫之爲。而爲者乎。

漢唐總論上

東漢之末。天下所患。莫大於宦官。以爲一日而誅宦官。則太平定。於此日。然則何進。袁紹。以外兵悉誅宦官。天下宜太平矣。而董卓繼之。其患乃甚於宦官。及王允以計誅董卓。天下又宜太平矣。而曹操繼之。遂至改物。其患又甚於董卓。唐之末也。天下所患。莫大乎藩鎮。以爲一日而革藩鎮。則大平定。於此日。然則元和之治。歸順就誅。者相繼。天下宜太平矣。而宦官繼之。以爲寧有藩鎮也。及王建。崔胤。前後大誅宦官。悉盡。天下又宜太平矣。而朱全忠繼之。遂移唐祚。君子以爲寧有宦官也。由是觀之。治天下者。本本之不正。而末之同患。無弭日矣。人必元氣壯盛。脾胃調和。手足便利。雖勢無傷也。元胃二氣敗而邪乘之。滅東而生西。出狼而進虎。雖有盧扁。不能善其後矣。君者國家之身也。敬德者元氣也。綱紀者脾胃也。庶官者手足也。嗚呼。人主幸而際國之全盛。其尚勉於敬德。無使怠荒。謹其紀綱。無使墜弛。勢於求賢。無用小人。以植禍本。若漢唐之季也。哉。獻帝不勝其忿。以誅操爲謀。昭宗憤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思抑損中官之權。二君未嘗無志。皆可與有爲。

之資而大勢已去。大柄已失。徒聞其賜衣帶之詔而殺黃。承討李克用而貶張濬。討三鎮而殺杜尚能。祇足以重其辱。促其亡。而無毫髮之益。自古國家之敗。首足倒懸。勢必至此。此類多矣。若魯昭之於季氏。曹髦之於司馬。不可勝算也。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唐紀論下

古稱盛德必有後。然以堯舜之德而有朱均。用殄厥世。以天下付之他人。以韓鯨之凶而有舜禹。反能得天下於意外。是以或謂天道無知。而疑古語為不足信。然漢之興。說者以為堯之後。自班彪王命論。已有是言。劉累擾龍。自丹朱而來。亦史氏之明文。實漢家之所祖。則彪之言豈。堯之後為陳。自陳敬仲奔齊。左傳所謂有嬌之後。將有於姜者。數世之後。遂篡齊而有其國。左傳所謂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者。弒簡公者。論語左傳以為陳恒。史記以為田常。田即陳常。仰恒。自是或陳或田。並稱無二。總一人云。秦滅齊。執其王。建俄死於松栢之間。齊人哀而歌之。習其稱而不校其姓。遂舍陳田而以王為姓。王之為姓。自此始也。後至漢元成之間。王氏五侯。富貴甲天下。而莽遂代漢為帝者二十年。論者或以為賀之陰德。而不知其為舜之後。其所由來者深矣。至東晉之王。謝為金陵望族之首。皆舜之後也。其後或以王為黃。故王黃陳田姚虞六姓為一族。皆自舜而來。莽號其女漢平帝之后曰黃皇室主。不曰王而曰黃。即其證也。舜之臣五人。禹美稷益四人。以

商周秦四代爲後而皋陶之後無間焉故論者因有刑官無後之說然皋陶子孫但不爲帝王耳未嘗無人也何謂無後乎說者有謂李唐之興爲皋陶之後意爲近之知然者刑官古亦謂之司理猶今大理寺與刑部皆刑官即其類也理與李音同而互用世恒有之行者之裝本名行理或作行李者亦無礙焉可見理李之通用也皋陶司理而子孫姓李何疑乎傳世久而真主典遂奮起而有天下豈非天道之自然者乎然則舜臣五人皆有天下爲天子而刑官無後之說陋矣唐人不知其系之出於皋陶而方

經史慈解

卷五

大

且尊老聃爲祖此乃荒誕鄙陋可醜之甚者聃若姓李未必非皋陶之後與其祖聃豈若祖皋陶乎乃知漢唐者盛德之後古語未嘗無徵天道未嘗無報而修德者亦可以自勉矣

兩漢總論

西京之末漢旣亡矣然而遂興者不得罪於民也東京之末扶漢亦有人矣然而終亡者重得罪於民也其說奈何夫自成而哀而平國統三絕孤寡臨朝故莽得乘間盜竊而漢未嘗有一虐政毒於天下莽既有漢苛素日新而漢累世積德因以益彰是謂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是故謳吟思漢者四海而一心復見威儀者喜極而流涕時則有弊而無怨雖欲無興得乎此建武之所以速成功也東京漢自和繼章輟敷寶氏之毒而後來者非外戚則宦官或乳母三者相與播惡於天下黨獄一起善類爲空諸所牽連破滅者皆無辜之家此豈西京之有乎是故先帝之思日遠而畏虐之苦方新時則有怨而無憐雖欲無亡得乎此建安之所以爲黃初也夫昭烈孔明之經營恐不遠光武而隴蜀之才亦不在魏吳下然而成敗懸絕者民心而已矣得民心者天與之失民心者天廢之廢興之間豈可以數計哉然則保國之道無他謹無失民心而已矣

經史慈解

卷五

七

鴻門上

嗟乎危哉鴻門之會。岌岌乎逆驪龍之解。探餓虎之吻。沛公之不死。真天幸而已耳。夫謀不萬全而恃天之幸。以苟冀萬一之不死。豈謀之臧者乎。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使張良因項伯以見項王。備言不敢倍楚之意。亟罷守關之吏。而盡歸府庫珍寶於沛公。壘壘霸上以待命。聖人起不易此矣。或曰。如羽怒之不解。何使其整兵而來。何以待之。曰。遣良以備言罷吏而歸庫。固所以解羽之怒也。不幸不解必戰。而敗吾猶可以遁。豈若往遺之肉哉。漢之敗於楚。屢矣。未聞殺沛公者。豈非戰敗。猶可以遁。歟。如羽怒真不可解。則脫身歸後。豈不可以來戰。當是時。羽所以不果殺者。以沛公禮恭而言順。非重其親來也。來而少倨。羽豈難一刃哉。然則沛公之來不來。不足為輕重。而攝行以致恭者。萬全之策也。

經史慧解

卷五

八

鴻門中

或曰。子房多智而善謀。動中機會。若鴻門之行。未聞謀止而顧從之與俱。安得謂之智乎。曰。子房非暗於此也。利害不切於身。故籌策不盡其智也。夫子房自韓成未死之前。其心未嘗堅在漢也。謂項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則其心不在漢明矣。故非不知往會之不可。蓋曰。且往而徐觀之。幸而不死。則望外之福也。死則事勢之無所逃者也。故姑試一擲以聽命於天。此所謂無可奈何計之窮者也。使其事在橫陽。君則不為此矣。故漢在橫陽。君未死之前。良所試也。在橫陽。君既死之後。良所借也。豈惟試哉。送入巴蜀。別於褒中。勸燒棧道。此何為者。其心固將陷沛公於巴蜀。而騁橫陽於中原。則沛公者。良之所忌。而其托腹心者。別有人矣。比之鴻門之不入。豈不殆有甚乎。謂其利害緩急。籌策荒非。冤也。但子房心事終身。不以告人。人亦鮮能知之者。以高祖之英明。尚墮其術中。而不自覺。況其他乎。子曰。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經史慧解

卷五

九

鴻門下

鴻門之會沛公生死在呼吸間險亦至矣然所以卒無恙者以先既還軍霸上故有以藉口理直而言順也羽雖暴悍亦人也何由以逞其淫怒乎使公尚在秦宮逃戀其所則逢彼之怒何以自解是會也直往遺之肉耳乃知樊噲張良之諫有功於沛公甚大非僅克已之道亦免禍之基也君子所以惡夫取非其有者其此類之謂乎

史記解

卷五

十

諫留秦宮

沛公留居秦宮久不能去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吾謂斯言善矣而亦未盡也使沛公在咸陽宮中而項羽破關入秦公必無全理矣求為富家翁豈可得哉鴻門之得脫公之尚全則以在霸上故也夫富家翁者生長田舍老死編氓無天下之慮不為英雄之所忌故得以保其首領死於牖下也凡有志經營天下而無遠慮未有得為富家翁者也曹爽從魏主於外揭高平陵司馬懿閉門勒兵桓範勸爽兄弟以天子詔許昌發四方兵自輔言之再四不聽自甲夜至五鼓爽殺戎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未幾族滅靡有孑遺此則沛公留宮取禍不得為富家翁之明證也董卓築郿塢高厚皆七丈積黃金三萬斤銀十萬斤錦綺奇玩成丘山穀支三十年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世此一富家翁也主允誅之公孫瓚築京樓高十丈以鐵為門圍墜十餘重積黃金萬斛曰盡此足以待天下之事又一富家翁也此皆桓範所謂求貧賤不可得者况富家翁之富果未足以盡事理之極也

史記解

卷五

十一

罵儒

高祖罵儒。渡冠。或以爲帝惡詩書。而襲亡秦之迹者。吾竊鄙之。夫自嚮其身。而可罵可渡者。固不可以言儒矣。帝之心。其猶叔孫通答弟子之竊罵者乎。君非湯武。臣無伊周。攻守異道。其來久矣。與其得空言之士。豈若得斬將奪旗之大將哉。此帝之心也。且吾何以知高帝非棄儒之主。張子房。儒之近者也。叔孫通。儒之讎者也。酈食其。儒之鄙者也。帝用此三人之言。如轉圜焉。四老人。儒之疏者也。高之恨不能致。既見爲之奪所愛焉。夫帝平生溺而不返者。有

經史慈解

卷五

三

過於愛戚姬如意者哉。舉廷臣爭之而不得。四老人奪之而有餘。無他。尊慕之心。甚於愛也。夫七人者。皆非其儒而帝待之章章如彼。然則使有其儒者出焉。文當如之。何過魯一祀。尤爲卓絕。實爲萬世王祀之始。是何所緣。樂哉。非天資之高。何以有此。其後羣臣爭功。拔劍擊柱。叔孫通請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可試爲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凜然恐莫能勝也。張釋之奏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甚高論。而賈生請興禮樂。謙讓未遑。可謂是父是子矣。由是知高帝實畏儒。非棄儒也。而又恨當時無真儒等之。

陸賈

楚漢之際。詩書方絕。賈獨何自得稱之耶。緣此足知秦焰雖烈。而民間猶有冒罪匿之者。吏豈能戶搜之。私相誦習者。未嘗無人也。其幸而見於史者。賈耳。是以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濟南伏生。高堂胡毋之徒。彬彬輩出。以復聞六藝之傳。不然。絕而無所考。武帝何以表彰焉。豈非未喪斯文之驗歟。又觀漢高馬上倥傯。而有儒受罵。有冠受渡。雖其人可知。然竹薪初灰。瓜谷未朽。斯何時也。而猶以儒自號。接踵於世。何其不自愛也。酈食其。隋何。叔孫

經史慈解

卷五

三

通之徒。皆以儒而通之。弟子多至百餘人。曹參相齊。召諸老先生。問安民之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殊。吾故怪秦漢之際。焚坑之餘。而儒何其多也。吾乃今知人性之善。雖亂世未嘗無。雖淫刑不能遏。而法者不過緣性以率民。苟不以道。雖強秦不能行於黔首矣。吁。性道法。豈果異趣者哉。

楚漢人才

士之廉節好禮者歸楚。而楚竟以敗。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歸漢。而漢王以興。然則賢者信無益於國。而開國承家小人可用歟。殆不然也。楚未嘗得賢。漢未必盡小人也。夫楚之賢不可盡見。上至亞父極矣。撞碎玉斗。如割舌焉。此所謂廉節者也。然不識進退之義。興亡之理。不過一愚慙暗夫耳。安得謂之賢。則處其下者又可知矣。蕭曹起於刀筆。絳侯發於吹簫。灌嬰奮於販繒。韓信出於胯下。彭越舉於盜賊。下至樊噲。極矣。此所謂頑鈍無耻者也。然數公者皆有用之才。而逢時不利。故有托而逃焉。非中本無有而僥倖以赴功名之會者也。且數人莫早於樊噲。而留秦之計。聞之語兒遠而識大志高。而言潔。天下寧復有是屠狗者哉。則有托而逃者。非吾諛名居其上者。又可知矣。故楚之士虛名而無用。謂之賢。則過矣。漢之士不學而少文。謂之小人。則寬矣。大抵三代而上。士多全才。故無才德之辨。自風氣降而道術裂。士才亦偏。於是謂戡亂以才。飾治以德。而才德分矣。如魏無知。辨陳平於高帝者。秦漢以後。議論大抵然也。然自腐儒迂談。偶行務空名而無實用。儒

經史慧解

卷五

古

經史慧解

卷五

五

者遂爲天下訴。與其得無用之儒。豈若少文而任事者哉。安得以其少文而遂謂之小人也。周勃厚重。少文。霍光不學。無術。而擁立之際。天下晏如。漢儒莫如揚雄。論者接於孟氏。而著論美新。其心臣莽。頌以伊周。主安石。最號能讀書者。而天下被其害尤劇。爲宋基禍不久。亡國君子將誰取乎。此可以決楚漢之興亡矣。

王陵趙苞徐庶李密王祥何曾諸葛溫嶠褚淵李璣

李從璟

聞人有恒言。皆曰。君父並重也。忠孝均性也。臣子一道也。家國同理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乃自古記之矣。然吾觀傳記。孝而不忠者有之。忠而不孝者有之。則恒言之理安在哉。李密陳情。讀者流涕。偽朝之語所損實多。王祥何曾褚淵。皆以孝友立德。著名鄉評。曾處魏晉之間。恬不知怪。况望死乎。淵當宋齊之際。乃挈國而授賊。斯非孝而不忠者乎。王陵知母死矣。而安心於

經史集解

卷五

七

留漢趙苞見母質矣。而急戰以趨殺。稽紹忘父以仕晉。乃有蕩陰之忠。溫嶠絕裾而將命。卒為江左之選。斯非忠而不孝者乎。然則烏在其為一道而同理也。願聞其說。解之曰。此正聖賢世俗之所以分。不可以不察也。古之所謂忠孝者。其道大。其學明也。後之所以蔽者。局於氣質之偏。而又不學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孝者仁之用也。忠者義之發也。仁義豈相悖者哉。交養共濟。若手足耳目之有左右。欲去其一而不可得矣。如是則性所固有。須學以明之。何也。仁義其大綱也。有目焉。細微委曲。隨時而變。何啻以萬

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匪學則曷明也。又忠孝各可以統天下之道。其精其蘊。有不必專倚於君親者。匪學則曷明也。夫記之言孝也。以為塞天地。橫四海。而事君不忠。謂之非孝。旁及居處。不莊。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平至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此於吾親何與焉。而皆同不孝之名。仁義禮樂信強六者。皆由孝而出。然則孝豈專倚於親乎。故堯舜之道大矣。孟子以為孝弟而已矣。此足以驗孝之統道也。忠者盡心之名。心之所用。何所不統。苟盡其心。何者非忠。經曰。主忠信。而君子有大道。忠信以得之。然

經史集解

卷五

七

則忠豈專倚於君乎。故夫子之道大矣。曾子以為忠恕而已矣。此足以驗忠之統道也。由是觀之。忠外無孝。謂善事吾親為忠。可也。孝外無忠。謂善事吾君為孝。可也。蓋至此而渾然一矣。古之所謂均性一道同理者。此之謂也。性即理也。即道也。性無內外。理無彼此。道無遠近。施之國家。寧可岐而觀之哉。特隨地而異名耳。夫忠孝有綱目。則其變不可豫擬也。有精蘊。則其深不可勝窮也。學其可緩乎。古之人。所以一舉兩得。而無偏廢之患者。其道誠大其學誠明也。後世性學不明。忠孝之綱目。猶蘊莫識。士生其間。不

幸不得聞其說。猥沿事君事親之名。岐而二之。各就其氣質之偏。以爲行。故私於家則疎其君。溺於國則忘其親。此其去人道遠矣。尚何忠孝之足云乎。夫氣質則何以有偏。天道五行而已矣。氣之散殊也。資是以生。萬物而五常之性。由是出焉。其脉絡之相承。各有攸屬。而不可亂。五常非特人有之。物亦有之。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之類是也。但物明於一竇。而不能相兼。人則能兼之。此無他。物得氣之偏。而塞者。惟人得其正而通者。此人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於人之中。又有偏正通塞之不同。蓋五行之氣。雜揉以

經史慈解

卷五

太

散。萬有不齊。而人稟生於其間。故木氣勝則金不勝木。其爲人也仁掩義。則多慈愛矣。水氣勝則土不勝水。其爲人也知掩信。則多權譎矣。金勝木則決斷而寡恩。水勝金則猛烈而難近。土勝水則厚重而少文。皆五行之爲也。自堯民以來。未有能遠之者也。求其中和而不偏者。鮮矣。其惟聖人乎。彼漢魏以下。諸人忠孝之不兼也。吾以爲偏之爲害也。使講學以明之。則其塞或可開。偏或可正。當是時。學絕道喪。則已久矣。故私愛得以蔽之。利祿得以誘之。生死得以劫之。毀譽得以牽之。故孝而不忠。則其孝也必不盡。

氣煦仰。矚掩義之私恩耳。忠而不孝。則其忠也不必微。慷慨感激一時之客氣耳。聖人所謂大忠大孝者。彼鳥足以知之哉。嗚呼。世衰道微。聖賢寥倫之學。不著天下之所謂忠孝者。皆若人之僞耳。但幸而處其常。未遭其變。故得以全其名焉。有如處君父不幸之時。遭臣子兩難之地。其能善處而曲全者。吾見亦罕矣。其惟徐庶乎。李璠李從環乎。然則三人之學如之何。曰。三人未必學。而其天資則近道矣。無三人之天資。而又不學。其不爲王陵以下者。幾希。嗚呼。不齊者五氣也。難得者美質也。在我而可必者。惟學耳。

經史慈解

卷五

九

君子苟志於篤倫。其惟務學乎。學之道奈何。明理義之太。竭氣質之偏。如斯而已矣。

韓信上

吾嘗設難以辨淮陰之。不反。自謂新語矣。今觀朱子綱目。乃知吾皆贅語也。綱目已明其不反。蓋四百餘年矣。而告又何言哉。凡亂賊之舉兵。必書反。見殺則書伏誅。此綱目之明例也。高帝六年冬十二月。書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十一年春。書后殺淮陰侯韓信。夫執不言其所以執。則與書反者異矣。殺不言其所以殺。則與書伏誅者異矣。楚王淮陰侯。皆存其爵而不削。以為宜有其爵者也。黥布盧綰韓王信陳豨。皆書反。而信不

經史集解

卷五

三

書不同信於諸人也是其為千古之斷案亦既大而久矣。而吾又何言哉。朱子之意既昭晰如此。而劉友益尹起莘二人之論猶謂信實有反謀。而朱子諱之。則是朱子為曲筆私一韓信而故出其莫大之罪也。為朱子之累多矣。人臣無過分之功。而罪莫大於反逆。故功如周公猶不過於臣子之分。而親如管叔猶不免於致辟之刑。况韓信之功。豈有出於分外。而苟有反謀。烏得以無罪而曲赦之。若曰帝實負信有以致之。而信之反無罪。則是君臣為訟相與曲直於報施之間。綱目聽之亦不得為公案矣。嗚呼高

帝失德莫大於此。光武太宗保全功臣。何害於國。而後世或踵高帝為故事。豈所以勸功哉。彭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痴男。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遂歸侯景。困於慕容紹宗。使人謂之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劉巨容敗黃巢於荆襄。或勸窮追可盡。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急則撫存。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茲三人者。烹狗藏弓之明報也。嗚呼。豈非千古之永鑒哉。曰。然則信無反謀。而史安得為此不稽之言哉。曰。有說也。帝之忌信久矣。信不死。則帝不能一日高枕而臥。不誣信

經史集解

卷五

三

反則殺信為無名。帝與呂后謀之熟矣。而畏殺功臣之名。乃以討豨行出外。而陰囑后使殺之於內。此帝假手於后之明驗也。不然。無故戮一大將。滅其三族。其事亦不細矣。帝在外。未有詔不請而擅為之。呂后其敢乎哉。由是推之。則所謂舍人弟上變告者。后賊之也。后之敢賊者。帝教之也。所謂欲加之罪者也。其誣明矣。景帝之殺周亞夫。秦檜之殺武穆公。皆以反名之。蓋高帝殺信之故智也。而何獨疑信乎。子長不察。輕信而書之耳。其庶幾者。溫公通鑑以為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適趙代。過

辭信信辟左右云云。則是出於舍人弟告變之言。其偽未可知。千載之下。猶可窺見。呂后使喉情狀於言外。而如史記之云。則確然謀叛信之罪。無所逃矣。綱目分注取通鑑不取史記。厥有旨也。賈生亦未嘗深攷。乃曰淮陰王楚鼓強則最先反。信如史記之云。則淮陰之反。乃在雲夢縛後。居長安時。與陳希謀耳。曷嘗在王楚之日。恃楚之強也。當是時。楚何有於信哉。蓋文士之筆。特欲自陳其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故力詆封國強大之害。而不顧信之情實也。當淮陰之在楚也。以陳兵出入爲人所告耳。失在不自

經史慈解

卷五

三

賴晦以取禍。豈真反哉。因而僞遊雲夢。信郊迎謁。則其不反可見。吾嘗謂陳平之策。疏甚而史反以列於六出奇計之一。吾不知其何謂。料反者以郊迎郊迎。豈反者反者。豈郊迎哉。且當是時。人以信反。問參。參何輕涉其境乎。信善用兵。漢廷無能當之者。使其真有反心。而帝僞遊雲夢。是出其不費之身。以往遺之擒也。孰謂平之計果奇哉。信之迎謁。帝之不驚。則其不反明矣。然不能解帝之惑。縛載後車械繫降侯。以至於死。無他。忘信之才耳。或曰。然則信果無罪乎。昔賢以其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以

此致帝之怒焉。自取之道。此亦信之無所辭者也。而子思之何邪。曰。二事信誠有之。而未足以死也。蓋信才高而不學者也。故不聞道。二者皆市井商賈之事。以錙銖相貿易者。豈所以事君哉。又不料以此啟怨。召怒於君。任其機直。無所檢點。亦不學之過也。夫其拒武涉。辭蒯通。帝不之知。而自王失期。帝則已深恨之矣。惜哉。信乎。忠不受知而失。已致恨。信有蹊田之罪。而帝則奪之牛者乎。帝之薄德。未有甚於此事者也。懸賞報功。吾聞之矣。以赤族報元勳。吾未之聞也。有國者如此。則亦何以爲功臣之勸哉。

經史慈解

卷五

三

韓信下

古人有言曰。音以明。自銷木以直。自伐。豐狐文豹。以皮爲災。象以齒而焚。身匹夫以懷璧而獲罪。嗚呼。若淮陰。豈非以才自殺者乎。信功愈大。帝疑愈深。信才愈高。帝忌愈重。厥國愈多。拓地愈廣。而信之死。則愈促也。帝欲殺信久矣。顧天下未一。方假手以驅除。及其業成而事定。不死何待。或魚兔得而筌蹄忘。婚姻合而媒妁棄。自然之勢也。抑吾以爲信之死。其良平蕭何之爲也。凡人之心。其機方螫。不可啟也。啟則有竇。日充月廣。無所不至矣。信之禍。其起於

釋史纂解

卷五

五

麟足附耳也。歟。信請假王而帝怒。此未雕未琢之璞也。機之蟄而未啟者也。自良平之躡附而帝心疑忌之。竇始開矣。及呂后之將殺信也。謀於蕭相國。給以稀平入賀。則安得謂何不與其謀也。然則信之死。良平啟之。蕭何成之。哀哉。信乎。舉朝皆帝之腹心。而信獨爲羣疑衆妬之宗。孤立而無侶。如芒刺之在背。不去不止。持其蓋世之勳。賈此莫大之禍。萌非於躡足。枝葉於馳壁。柯幹於僞遊。而斧斤於長樂之鐘室也。韓魏公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邵康節詩曰。韓信事劉原不叛。蕭何意漢竟生疑。

得此意也。或曰。蕭相國忠智兩全者也。始言於王。以爲大將矣。使信實爲純臣。無反謀。則相國爲之訓護保全。留爲漢輔矣。今之不留而助之殺者。是信臣節不純之明證也。相國必有以見其微者矣。蓋相國之視信。猶醫師之視毒藥也。伐病則用。病愈而止。養生延年。非毒藥所宜也。以是驗之。何如曰。何之薦信。乃其所以殺信之本也。蓋帝之心。非昔之比矣。昔者求何方殷。故以何之薦而拜信。此陳設伊始之芻狗也。今也忌信方重。必將以信之故而疑何。此祝辭向盡之芻狗也。帝忌何之所薦。此疑何之基也。其疑

釋史纂解

卷五

五

何則殺何之兆也。何方自危之不暇。又敢保全調護其所薦哉。謂其恐重帝之疑而促已之死。則有之。非醫師用藥之謂也。且帝之疑忌功臣。不獨一信。雖何豈能免乎。以上林隙地之故。械繫下獄。幾不免虎口矣。此何之所親遭也。是故出私財以佐軍。遣子弟以從戎。買田宅以自污。何之遠嫌避疑。爲自解免計者。非不密。終不免於獄辱。如之何保全其所薦也。嗚呼。君臣道喪。於茲甚矣。蓋其初也以詭詐取之於秦項。其後也。遂相與自用於君臣。君以反逆疑臣。臣以猜忌恐其奪已也。臣以猜忌恐其殺已也。相

欺以詐。相愚以術。功臣凜然莫敢。此臣侯所以有。赤松之遊。而信乃以陳兵出入。妄自矜權。其。免乎然則。何之助。后殺信者。乃其自全之策。其買田從軍之心。以。爲信反之證。冤矣。吾故重悲信之不幸。既以元勳。賈巨禍。於當時。又枉蒙不軌之名。於後世。迄今二千餘年。未有爲。之一洗者也。

蕭何

蕭何功在漢室多矣。而大者有六焉。六者皆漢之所以興。亡者也。勸就封邑。獨一入關收圖籍。二鎮國撫民補軍給。餉三薦韓信。四治未央宮定都關中。五薦曹參自代。六是不就封。則以一朝之忿。輕與楚戰。往還之禽矣。入關與。諸侯共之。府庫爭取金帛。棄圖籍弗收。則無山知天下形。勝。戶口矣。軍不補餉。不給則乏絕。軍興敗不旋踵矣。失韓。信。則國無大將。無以收天下之大半矣。建都擇地。國之首。務。都地之善。無若關中。未央宮不壯麗。則帝心未定。未必。不舍而之他。金城天府。幾坐而失。趙宋之汴是矣。代者非。人。則法變而澤斬。人心失而天心隨之。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唐宋之中葉是矣。備是六者不亡何待。有何則典。無。何則亡。人臣發策而繫國興亡。斯亦偉矣。然則漢廷之勳。誠無居何右者。是故帝以爲功臣第一。而史以爲宗臣。鄒。侯之爵。屢絕屢續。與漢始終。宜哉。而或以未央之壯麗。責。何。尋子孫以濫修。致武帝以官室傲天下。雖司馬公亦有。是言。此亦書生之論也。何曰。令後世無以加者。其意已。感。此也。不欲以其心事明示人耳。凡達人之論。大抵皆然。

余何以爲責乎。可謂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甚至世之論蕭何者。多藐之曰。始則秦時刀筆吏也。終則不能以詩書輔其君。凡事多襲秦故也。嗚呼。士不反已而高視闊論。何所不至哉。吾姑以一事評之。何治未央壯麗已極。而爲家則不治垣屋。此其先公後私忘家殉國。豈后世柄臣之所及哉。吾觀近世不必柄臣。身列士大夫。則以田宅相誇勝。耻不若人。考其所以爲國者。寂乎未之有聞也。甚則道學自命。而甲第彌高。及其方於古人。則譽以伊周。猶歎然未慊乎。其志嗚呼。俗之薄惡極矣。古聖賢之未遇。則耕釣屠販。魚鹽販築。皆所不辭。力筆何病哉。及其柄國。不言詩書。而行合古人之道。夫苟行合古人之道。則與以詩書爲口耳之戲。而行實倍之者。其相去何啻千里哉。

彭城之會

問器量之大小。固足以覘其人之所就也。曹丕得立爲世子。大喜過望。抱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吾喜否。毗以告其姊憲英。已知魏祚之不昌矣。劉備始入涪城。置酒大會。謂屬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統出先主憐之。請統還復故位。宴樂如初。此蜀之所以終踏入晉也。唐莊宗克朱氏入汴梁。喜不自勝。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君共之。同光之終。歸於嗣源。斯言非其兆歟。器量之有關於成就。此三君者。誠足驗矣。然漢高所就。豈小者哉。夫何爲義帝。討項籍。縞素而入彭城。乃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卒取大敗。此與涪城之樂何異。而所就不同。何也。曰。高帝所謂強哭者。不哀無本者。易酒非器小也。原縞素之師。夫豈其本心哉。激於董公之說。特欲以勝楚耳。而貪財好色。乃其天性之本。故入關之初。見秦宮室之富。留居久之。不能去。微樊噲張良之諫。事幾殆矣。今日彭城之會。卽前日秦宮之留也。一時感激之客氣。不足以勝其本來多欲之真情。是以致此敗也。凡謂之器小者。得志而

喜驟勝而驕。不勝其盈溢之私。若所云三君者也。高帝是時。尚未見敵。何勝之有。無勝則何得志之有。未得志則何驕喜之有。非三君之僥矣。我故曰彭城之會。非器小也。其性然也。

葬我君桓公

隱弑賊不討。則不書葬。桓死於齊。賊亦不討。而書葬。何。居求而不得其說。則曰。魯在內者。責其討於內。魯在外者。不責其踰國而討。固有任之者矣。不知任是責者。誰歟。不過天子方伯連帥耳。當是時。天子方伯。皆久失其柄。其身之不能恤。何暇謀人。天子方伯。雖有討賊之責。而比之孝子。其緩急當自有辨。苟付之天子方伯。而子可遂已。則不與其戴天枕戈。背膽爲何義乎。竊謂隱桓之死。其事不同。隱無纖毫之失。而桓弑之桓之惡甚矣。故隱不書葬。示討賊爲急也。桓之死。則自取之耳。姜氏兄妹之亂久矣。桓宜知之。不知則木石也。知而與之同往。以成其姦。是求死也。與自經於溝瀆者無異。爲人夫者。有刑于之義。桓公知此。則無彭生之禍矣。苟不能然。則其死亦宜。此所以僅用常法。而書葬歟。春秋示人立身不可不正。不以正雖死於讐。不足論也。

宋華督弑君

宋穆公之將終也。舍其子馮而立其兄之子與葵。以報其
兄宣公。令子立已之德。使馮出居於鄭。是馮與與葵本為
讓也。與葵立。是為殤公。乃今年圍鄭東門。明年圍鄭長葛。
忌馮而憾鄭也。華督弑殤公。召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
君子謂督之行弑。馮不能無與焉。昔也為讓。今也為僇。人
心反覆。無常可懼哉。君子曰。魯宋之亂也。惠宣為之。階夫
為亂者。魯桓宋莊也。惠宣為讓。則易為階亂。不中而悅。
苟難取。亂之道也。然則金匱渝盟。吾不罪趙普德昭廷美。
經史慈解 卷五 三
不得其死。吾不罪光義。誰為厲階。職此杜媼。是以君子中
庸之為貴也。

閔子騫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真盛德之言也。夫子之稱孝哉。
良在於此。然不直指其事。而徵諸內外之無間言。使閔子
盛德之言。沒而不見。何也。蓋稱其子之賢。而反揚其親之
失。宜非孝子之所樂聞。且非所以為訓也。然則何以曰犁
牛之子。騂且角。謂之子。謂仲弓。曰。則夫子蓋默指之。而門
人探其意。以係之。仲弓耳。故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嗚呼。
廢哉。

經史慈解

卷五

三

宋 莊

嗚呼。小人之禍人也。何其入人之深。而為毒之慘乎。晉之殺申生。宋平之殺子痤。漢武之殺戾。據其道同也。人之道之親愛。根於天性。而不可解者。莫如父子。然利害勝之。小人構之。則父子可使之相賊。為人子者。亦無樂生於帝王之宮矣。雖然。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小人之得行其志。則以君父之心。先有隙也。故申生子痤。之死。春秋書法。無異。皆歸獄於君父。而悔其世子。則以二子本無罪。而惡夫二父者。不正其本。而聽小人也。

經史叢解

卷五

五

武侯上

客有誦所聞以論於予。曰。由師二表。亦忠血誠。上通於天。遠慮長算。細察於毫。昔人勸武侯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信哉。言矣。然吾亦有所未解者。武侯出師。誠非得已。不得已。嘗試而後為者。謂其審時。其全而後動也。胡為乎不以敗還。則以饒還。再出而一無成功。卒自喪。而此所損不微。甚乎。區區西蜀。能堪此費。敗乎。吾故以為武侯始國之才。非將帥之才也。昔句踐之弱越也。分軍。國為二軍。容不入國。使無學之。國容不入軍。使種學之。種不知軍。故國常虛。不期而敵兵。擊之。遂滅。吳與我。蜀天下。武侯之才。種而不益者也。蜀無人焉。關張已死。無能治軍者。兼軍。國於一人。此其所以無成功。歟。應之曰。不然。此徒知武侯之外。未免其內也。武侯知出師之無功久矣。自其隆中草廬。與先主論者。已決鼎足之形。已知曹操之不可除矣。豈其今日二氏愈大。已據天下之十九。乃欲以一分之蜀。蕩爾之力。出師。賊之以混一天下。雖甚愚者。猶知其無成。而况於武侯乎。知其無成。而師不免再出者。特欲信大義於天下耳。能與曹賊。雖敗亦榮。此春秋不諱乾時之義也。陳恒試

經史叢解

卷五

五

君魯之不成討明矣。雖庸人猶知之。然孔子猶沐浴而朝。以請者。誠以天下大義。不可以不信也。武侯孔氏之徒也。講於春秋論語。熟矣。範我馳驅。不悔無獲。此其所以不可及者。歟。蓋吾聞之。天下之大。莫大於名。教。禮。義。而成功。不與焉。名義莫大乎君父。亂賊之辨矣。名義不講。以成功爲大。以權力智謀相傾奪。此禍亂之所以相尋。而黎民之所。以重得志也。當漢祚之衰。天下可事者甚衆。卒乃擇於三國。武侯抱膝高視。擇而不苟。必歸帝室之竹。出處可謂正矣。必待其屈已就問。至於三顧而後起去。就。可謂明矣。人。

經史叢解

卷五

五

品若此。固將光明俊偉。爲天下萬世扶名義者也。豈肯拔。數用術。與權敵者爭。一旦之利乎。三國莫大於魏。吳次之。蜀最小。弱名義不著。舉世安之。恬不爲怪。反以大小爲正。聞以強弱爲主奴。如陳壽之志是矣。且以司馬光之賢。尚不免寇蜀。漢而帝曹魏。况其下者乎。此武侯出師所以至再。雖無成功而不可已也。能使大義暴於天下。曉然知帝。統之未隆。而亂臣賊子。雖強大不免僭僞之名。天討之。不赦者。於吾足矣。何足計哉。故曰鞠躬盡瘁。死而後。成敗利鈍。非所道。嗚呼。盡之矣。又何說哉。綱目之。

通明統是故黜黃初而系章武。削光宅而書嗣聖。所以可。經春秋者。端在乎此。此則武侯之志也。然則武侯出師。可。以無功少之哉。董子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武侯殆近之矣。

經史叢解

卷五

五

武侯下

天下有大義而小廉曲謹不與焉。誅項救民。天討也。則鴻
溝之約不足顧。滅呂安劉。國是也。則賣友之名不足辭。或
以奴罵主而君子避之。石澣芬是也。或以子背父而君子
賢之。李穰李從璟是也。召忽之死。子糾非不勇也。聖人比
之曰經。劉惔之迎朱滔。非不忠也。君子以爲黨賊。故夫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功是察者。謂之不知務。大人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而必信。必果。則經。經。小人矣。孔明之
取劉璋。其達於此義者乎。璋本召備使擊張魯。因而襲奪。
璋遂有益州。議者多病備亮之棄義悖惠。利其有而奪之
也。吾竊以爲不然。夫興復漢室。爲天下大義。章章明矣。當
是時。天下三吳而六魏。英雄無容足之地。興復未有望也。
所不屬於二氏者。惟益州耳。向使璋之才足以撫其境內。
而與帝業備之無取可也。璋既暗弱。不足與有爲。途之人
且知之。操使鍾繇擊張魯。驟然有入蜀之勢。備雖不取。
蜀。必非璋有也。是適以遺操之資。益操之富。強耳。備區
區。漢。所恃以虛。未寒之灰者。獨賴西蜀一隅。不絕如縷。又
舉以昇操將安望乎。豈若因而取之。爲興復之地乎。以

經史纂解

卷五

夫

校之背惠功過得失輕重大小。何啻以萬。孔明籌之熟矣。
是以不得畏小嫌而違大計也。羅仲素以爲可與權者。其
此類也。歟。由是而觀。或以養虎貽患之語。病子房以爲不
義之甚者。小之爲見矣。

經史纂解

卷五

完

懷刑

刑爲小人設也。君子爲善。非有所畏也。夫有爲而爲善。猶且羞之。况有畏乎。然則君子懷刑。何謂也。蓋後觀漢史。卓茂與密民論。亭長受僇。事而乃釋。然以語夫米肉之僇。出於民之恩義。我未嘗強求之也。此世之所謂受之而無傷者。然而律且禁之。此誠合於君子懷刑之法。而可爲寡欲養廉之助。懷者。懷此類也。吾觀世之君子。大閑固不踰矣。至於細故末節。猶謂小惡無傷。而弗去者。蓋多有之。是以禮順人情之說。昌而律設大法之義。隱自幼至老。相安於可。論可殺之地。而不自覺也。其不爲密人之亭長者。幾希矣。嗚呼。君子充類至義之盡。欲其純粹懿以爲堯舜而猶未免爲鄉人。可乎哉。此其所以懷刑必至。纖惡悉去而後已也。孟子曰。充無穿窬之心。皆懷刑之事也。然後知朱注不可易。而或者儀刑之說。鑒矣。

經史雜解

卷五

罕

稼圃

問周公教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而孔子乃拒樊遲。稼圃之間。且謂修大人之事。焉用稼夫。大人者。非成王其人歟。周孔之異教。何也。曰。周公之所謂知者。識其情。樊遲之所謂學。者。親其勞也。識其情者。自不忍虐用其民。親其勞者。勢不行矣。何可比而同之。使周公教成王。行樊遲之志。是許子之並耕。使樊遲如周公之說。則孔子亦必避之。公噫。孰謂周孔之異教乎。

經史雜解

卷五

四

堯舜猶病

論語言堯舜猶病者二。嘗疑其與典謨稱盛治者。概無意者。其洪水四凶之謂乎。及讀無逸。至於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者。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含怒。然後有以窺見聖人願治無窮之心。堯舜有猶病猶三宗文王之有怨詈而洪水四凶無與也。夫三宗文王之不虐其民。一庸人知之。而小民何怨何詈。厥愆何愆。殊不知茫茫九州。懸命於一人。民生其間。變態萬狀。果無一夫之困踣失所者乎。聖人雖聰明睿智。豈能家拊戶察而悉知其情乎。抑

經史纂解

卷五

聖

豈能使之一一自達於天子之廷乎。吾有以知聖人之必不能也。何也。勢不行也。然則聖人之心。其必不能一日安於其位矣。文王視民如傷。非此之故歟。夫聖人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也。父母生數子。而貧富異力焉。非可以比而同之也。然父母之心。必欲其同富而後快。有不足者。爲之大戚。非不明也。其位公者。其心薄也。知此。則可以識聖人之心。有限者。勢也。無窮者。事也。聖人立政。井田學校。務其大者。要者。而細民或不及焉。限於勢也。若其心。則何所不至哉。直欲無一民失所而後快於心也。一旦有以

經史纂解

卷五

聖

者。安得不引以爲已責。此固三宗文王之心歟。夫三宗賢者耳。而所治者天下。其怨詈也。同宜。文王聖人也。岐周不過百里。將人人而富之。宜無難者。然而仁政必四民之先。惠鮮無皇。暇之食。豈非物之不齊。物之情歟。將勢之不至。而聖人未如之何者歟。由岐周以觀天下。則三宗可知。由三宗文王以觀堯舜。則猶病可知。典謨曰。黎民於變時雍。曰。萬邦咸寧。曰。四方風動。蓋舉其大者言之。故韓子所謂揭山而謂之山。則山有鳥獸草木。舉包之者也。而後世好事者之言唐虞。則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噫。其甚矣哉。古之言多才者。必曰。鄒魯之墟。言良馬。則曰。冀北之野。亦舉其盛者以包其陋者耳。恒言類此者多矣。如信其名而不核其實。此崔饒州之石鍾乳。所以受攻於柳子也。伊尹耻一夫之不獲。亦其志然耳。緣此遂謂伊尹之世。無一窮民。吾亦未之敢信。乃知盡信書。真不如無書。而仲尼之言。務古不易之公案也。故知堯舜之心者。莫如仲尼。欲明仲尼之說者。莫如求三宗文王之心。

祭伯聘叔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則書聘。隱元年。祭伯來聘。則不書。朝何也。聘可言也。朝不可言也。祭伯祭叔。天子之命。大夫也。以王臣之尊。朝於諸侯。冠履易位矣。故諱也。諸侯朝天子。天子遣使聘之。謂之報聘。此周公之禮也。是時祭伯朝周而祭伯報聘。何也。猶賢乎祭伯也。此春秋待賢之意歟。

經史叢解

卷五

四

斯文

孔子平日多謙詞。而當厄難則自任。蓋謙以接引後學。任以責命於天。語各有當也。遭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畏於匡則曰天未喪斯文。皆自任以天。而與天為一。孰謂其為謙乎。斯文也。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西伯沒。武王周公證之曰文。其義弘其旨富。經天緯地無加於此矣。豈獨道之顯者。禮樂制度之謂哉。而孔子之紹統於文王。亦豈但樂制度而已哉。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詞也。

經史叢解

卷五

四

陳災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是時陳既滅於楚矣。何得復云陳災也。康侯以爲叔弓會楚於陳。見災而歸言之。春秋承而書之。嗚呼。曷若言不與楚之滅陳也。外事不赴則不書。例之常也。楚滅陳。變之大也。聖人欲存陳而無所見。故因災而特筆之。豈徒憑使人口而紀其事乎。陳者。舜之後。神明之胄。武王周公封之以備三恪。楚何得而滅之也。故雖滅而猶係之陳。猶彭城雖戍而猶係之宋。聖人所以扶大義而繼絕世。皆春秋之特筆也。况夫子是時生已有十九。楚尤有不待史冊人言而後有可記者乎。

卷五

果

朱陸上

夫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孟子以爲不可。然則學者記誦古人而不論其世者。皆非也。晦翁象山之書。吾既得而徧觀之矣。從而論其世。是固孟子之意。尚友之道乎。夫德性兼備而全體大極陰陽會合而中和不偏者。聖人而已矣。自聖人以下。其氣質必有所偏。既有所偏。則學術間於其中而不拔。韓子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大賢之所不能免也。是故清者必隘。和者不恭。彼號爲聖人百世之師者。且然況下焉者乎。然則朱陸之學。吾將以發惡斷之矣。蓋朱之天資篤實縝密。近於曾子。故其學術循序積漸而不放。放言高論以自詭。陸之天資高明踈爽。近於曾皙。故其學術易簡直截而不厭。文理密察以致詳。此二賢天資異趣而學術不同之大較也。使其能各自悟就其偏而矯之。則粹然矣。夫謂朱子支離。非獨他人評之也。此老屢自悔之矣。今其文集載其答門人故舊書。歷歷可考。陸子狂妄。雖其人好高務勝。不肯自卑。其載在冊籍者。何可諱也。故其力詆太極西銘。可以當楚詞韓文之註。謂六經皆我註腳。可以當著述之過多。新主既稱不復於疑。可

卷五

果

以當遺子受學於居喪呂伯恭之門由此觀之二子之得失足以相準蓋未可以相病也獨晦翁有可疑者後學沉思而不得其說恨不生於其時一質其所疑疑易有太玄僣論語有中說嘗深議之矣綱目之作可謂不僣春秋乎同浴而譏裸程恐揚雄王通之未服也可疑也平生於佛老之學深惡之矣陰符參同之註可謂不惑老氏乎空同道士未見其賢於軒轅彌明之號也可疑也非天子不議禮孔氏家法也家禮之辨可謂非議禮乎以爲溫公亦嘗爲之則平生所願學者何人而取法於溫公可疑也此愚嘗沉思而不得其說也及讀晦翁答項平父曰彼爲學者持守可觀而看義理全不仔細喜自覺義禮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上多不得力嗚呼翁豈亦自疑者乎然去聖一問繼道統而開來學晦翁必自有說吾是以恨吾生之晚不獲供灑掃之役於紫陽之門也

經史纂解

卷五

兒

朱陸中

象山作荆公祠堂記自謂斷百年未了大公案聖人復起不能易而朱子答劉公度書乃謂其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汨之所見不同如此及讀兩陳諫議遺墨則又極論荆公處心之微誤國之委曲無所於諱又與祠堂記大相懸絕吾謂二賢之論皆是也荆公者象山鄉人前輩後輩義存忠厚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君子於父母之邦桑梓猶敬况鄉先生乎又爲祠堂記如在其左右而面論之固不容盡其言也是象山以諱爲義者也朱子所處既異於是而復踵其義則天下公論將焉賴乎是故不得不極論之以昭天下之耳目以定天下之邪正是晦翁以直爲義者也二賢可謂各當其可矣然象山班荆公於伊尹三仁孔孟之間則是譽之過吾恐荆公不敢當晦翁比記文於洪水猛獸之禍則是抑之甚吾恐象山未必服而象山又傳播四出繼之以自譽則信以爲定論非徒忠厚於前輩也晦翁以孟子自處則是志在求勝非特爲公論地也平日論學相詆之辭多類此不特荆公祠記也要之朱陸以後論學不過兩途務持守者以博觀爲支

經史纂解

卷五

兒

離務博觀者以持守爲孤陋其爲訟於天下久矣。將以一言折之曰。天理而已矣。天理者吾性中之當爲而不可已者也。以爲天理之當爲而爲之。則持守非固陋博觀非支離。千蹊萬徑皆適國之途也。其爲博觀者以誇多而不切於身心之實學。持守者以好簡而忽畧於理欲之大關。則其爲病也均焉。君子又何私於彼此而有所予奪於其間哉。君子惟求天理而不以外議貳其心。則於道也幾矣。

朱陸下

朱陸之不相能亦大可怪也。歟。吾嘗求其所謂不同者。而不可得。朱子平生力言存心居敬。不在第二義。是未嘗不同於陸也。陸之教其門人必先窮理致知。而後力行之功。有所施是未嘗不同於朱也。況以孔孟則同所尊。以僊老則同所斥。以科舉則同所厭。如合符節。如聚兄弟。正氣聲應氣求。以夾輔吾道。而交譏互詆。以終其身。何哉。吾乃今知無我者聖人之盛德。而勝心者君子之所不免也。何謂勝心。認認然欲任斯道之宗盟。而惟恐人之我抗也。何以知之。二子之書皆自處以孟子。而交譏以楊墨。未知其孰是。然其自尊而卑人大抵可見也。非宗盟之爲而誰爲哉。嗚呼。孟子拒楊墨。豈恃其口舌之辨。筆札之靈哉。楚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孟子闢邪衛正之本也。考之七篇之中。惟拔毛摩頂之說。歸斯受之之說。爲辨楊墨之語。然立言如彼。其平用心如彼。其恕雖使楊墨聞之而不怒。至於無父無君。充塞仁義。如彼其峻。乃與弟子自言其不得已之故而非正與楊墨辨者也。鑒子之來見也。爲之發厚葬之端。陳一本之政。非原

天性以爲說。其有以感動之而彼尚未服也。至於其類有
此。而視之而後。憐然以變。孟子之辯楊墨。溫厚和平。蓋
如此。使與之往來於醜。詆之筆舌。則不能服。決然矣。夫楊
墨自孟子之後。人皆以禽獸許之。比人於楊墨。是禽獸之
也。人亦孰肯甘心禽獸之名。直受而無言哉。必將亦悖而
入。出爾反爾。紛紛不決矣。自必然之情也。况二子之集義
養氣。較之孟子。又未知其孰賢。宜乎陸之譏朱。不以爲意。
見卽以爲閒議論。而朱之譏陸。不以爲中間暗卽以爲無
底蘊也。至於陸不喜說人性。說克己復禮。別自有箇克處。
經史纂解 卷五 五

夫學而不論性。所學何事。克己非克去己私。不幾空虛無
着乎。遜朱一籌意在此矣。雖然。楊龜山云。爲人要有溫柔
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尤不可無。如子瞻詩
多所譏玩。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惟是氣爭而
已。何以事君。知此卽謂朱陸難言優劣也。亦可

不愠

問人不知而愠者。衆人也。聖人與衆人相去遠矣。今乃嘉
不愠者曰君子。然則聖人亦知不愠者之爲難耶。解之曰。
此所謂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世之求名者。鄙矣。好高之
士。乃稱逃名。嗚呼。名何惡於天下。而逃之耶。好名私也。逃
名亦私也。其間不能以寸。聖人道德雖尊。其性情亦與人
同耳。聞譽而惡者。非人情也。故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
子修其實而名隨之。理之常也。學而時習。則朋自遠來。樂
莫大焉。其或不知亦人情之所宜愠者也。能不愠者。不亦
難乎。號曰君子。不亦宜乎。夫聖人尚有等焉。樊惠伊孔。皆
古聖人而不班是也。君子尤當有等矣。有與小人對者。有
與聖人並者。不愠君子。其聖人乎。何以知之。易稱龍德而
隱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與不愠何異哉。
故吾以爲此殆孔顏樂地。未可輕議也。今人但見孔子嘉
不愠。則遂詆愠者。吾謂愠者未可詆也。子路愠見。子貢得
怨尤之警。然則二子亦未能忘情於得喪之際也。夫以二
子之賢。而不免乎此。何也。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世道隆污
之幾也。君子之身道之與而民之望。若用之則重其國民

用之則益其才。天下之所宜依附。莫大乎此。今也退藏屏
伏。而莫或我知。則小人必雄據之矣。亂其有極乎。懷世道
之憂。持人物之衡者。能不憤惋其間乎。此固由賜之所不
能平者也。然聖人之見。則有進乎是者。聖人先正己而後
正人。不以天下喪其守者也。故孔曰。待賈孟賁。鑽穴是以
能不愠焉。嗚呼。世固有名重於沒後。而見侮於當時者。楊
子雲太玄擬易。誠僭然求之漢文中。未見有其倫者。劉歆
以爲用覆醬瓿。張伯松以爲鼠坻牛塲。則亦冤矣。韓退之
累舉不第。崔斯立比之獻玉而刖足。勉使毋爲勅者再克。
經史纂解 卷五 吾
王介甫廢寢讀書。蓬垢而見長官。取少年無廢讀書之戒。
此三人者。雖未足以當孔子之論。然漢唐宋能文之士。有
過此三人者。哉。則當時竝生之人。宜亦有知而異之者。而
三子皆有所不滿。故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曩世相感。對
面不相知。由此言之。學已悅。而人不知者。宜亦多矣。成湯
文王五百餘年。聞而知之。不免夏臺羑里之厄。然則桀紂
與二王朝。夕周旋。曾不如湯文之異世而同心也。士之知
不知。果在形迹間哉。君子所以不愠之義。書生類能言之。
以悅心之學。而有人不知者。似與不孤有鄰之旨相戾。吾

故著之以附闡幽之義云。

經史纂解

卷五

畫

哀樂

喜怒哀樂其爲人情均也。然聖人有先樂而後哀。無先哀而後樂。何也。哀可以勝樂。樂不可以勝哀。何謂也。樂之爲情也。順其爲事也。常可以已者也。哀逆情也。變事也。在吾所親愛之中。不可以已也。故由樂入哀者。謂之厚。由哀入樂者。謂之薄。君子處其厚。不處其薄。此亦人之良知良能。未足以爲聖人之盛德也。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衛太史柳莊死。獻公不釋祭服而往。宋舛引以勸梁武帝哭馮道根之喪。各適於義而已矣。獻公之失。在於以祭服往。而經史慧解卷五

速朽

死欲速朽。其墨子之治喪以薄爲道者乎。非薄何以速朽也。聖賢不欲厚葬者。必有故焉。非貧則賤。不得不以爲悅賤也。無財不可以爲悅。貧也。非此二者。則仁人孝子之心。何有窮也。故曰。不以天下儉其親。無故而速朽。是求何義哉。豺獾猶知報本。而況於人乎。其非夫子之言。何疑乎。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有爲言之。亦通於上下。故論語各問雖因病爲藥。其說不同。而循之皆可以入道。豈其爲司馬南宮發者。而獨偏滯如此。且曾子與子游共聞之。何子游言之如彼。其詳而曾子所得如彼。其畧然則參不如假多矣。一貫之傳。何以不與假而與參。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又何其不自愛也。凡此皆決不可信者。或曰。人之寓形於生。蓋造化之木。濯耳死。欲速朽者。欲冰解。灑釋以還。大化區區厚葬。竟亦何補。是固知生死之說。而不爲大耋之嗟者。離之九三。非謂此歟。而子何過之深耶。曰。理則不可謂無是理矣。然易爲死者自處其道如是。人子以此語於親。忍莫大焉。故原壤沐椁。莊周鼓盆。不可謂非無見者。而以生者道死者之言。所以爲薄親敗禮。而得罪於名。

教也。古人所婦之。皆意。其如此。里之。禮在。所。之。差耳。
君子非不知生死之說。而送終之禮。貴於厚。臨喪之道。主
乎哀者。恐其差也。焉。厚其期。以爲名教之防也。歟。

喪禮

夫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曰。子聖
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
觀之。延陵季子。葬長子於贏博之間。孔子往觀之。滕定公
之葬也。四方來觀之。可見當時去古未遠。猶有輕千里而
重觀禮者。不獨聖人爲然也。噫。此行之不見於天下久矣。

不改其樂

胡顏子樂道亦何傷於顏子解于先之言宜未爲過而程子非之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不得爲顏子矣顏子之樂雖顏子不自知何况乎以道爲可樂而樂之是作意而偶爲宜其不得爲顏子也然此自是程子增多其字迂回其說耳先易嘗云爾乎自是學者言樂則必辯道而他求揣摩於玄虛空妙之地而視道字如秦人視商君之法閉目搖手相戒莫犯以至於不敢言樂道者終其身而後爲是嗚呼甚矣宋人之專而後儒之陋也樂道者若

經史纂解

卷五

本

是其卑乎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顏子之樂無過於此矣此三之者苟非道則何以哉伊尹人品不在顏子之下孟子贊之不過曰樂堯舜之道焉又曰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古之言樂道者多矣顏子亦何以加於是哉故吾謂顏子樂道吾無所畏避者獨道之所以可樂則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之夫道何爲而可樂樂亦何爲者而能不改於貧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下萬世之言道莫辨於此矣夫語道而本諸性語性而歸諸天天者人之所以生

性者人之所必有而道由是以出焉天下無性外之道則亦無道外之人性未嘗離身則身不能離道依倚附麗相爲一體然則切近吾身生死周旋者莫如道道切於身則凡舍道而禁者皆身外之物其爲遠者疏者無疑矣此內外本末大小輕重貴賤之辨也人惟不講於此是以認賊作子以主爲奴窮人欲而滅天理者多矣其有僅賢乎此者亦嘗知學道矣而徇外之務多反身之學寡亦無惑乎其營營戚戚終朝無暇逸之期也夫子之教先博文者欲其審於內外本末輕重大小貴賤之辨以定其志也顏子

經史纂解

卷五

本

得之竭才之久其於理欲之介燭之有素決不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是以克己工夫莫不以爲難而顏子獨以爲易克己之久至於無已則天德純明而諸妄消釋俯仰無累而檢點彌光褻險順逆任其所遇而性分恒定無所加損其樂固宜而所以能不改於貧窶者則亦以樂存乎道而道原於性性出於天天無偽則性無偽性無偽則道無偽道無偽則樂無偽切近於身通樞於心而無與於外者也凡人之情愛人而不誠者有之矣至於愛其身未有不誠者也無他以其切近而無與於外者也子夏之悅樂交

戰是愛他人者也。顏子之不改其樂，是自愛其身者也。顏子之樂者，亦何必以道為諱也哉？或曰：夫子稱顏子不改其樂，及觀顏子自敘，則苦終其身矣。始也仰鑽時，忽而未得終也，欲從卓爾而末由然，則顏子曷嘗有息肩之日而安在其為樂乎？楊雄曰：顏苦孔之卓，可謂知顏子者。夫以一回之身而苦樂並焉，當以何者為是？曰：皆是也。苦固所以生樂也，冬之寒也不恆，則陽春不生，金之鍊也不精，則新伐不決。君子之樂不由苦入，雖樂而不堅矣。顏子之堅於樂，由其熟於苦也。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夫有無忘食之憤，則不足以發其忘憂之樂。此自然之情，必至之理也。聖人且然而況於他乎？故樂有三品，不待苦而性之者，孔子也；由苦而入者，顏子也；不由苦而偶得之，隨失之者，諸子也。是故孔之樂日在其中，氣象安以舒；顏之樂日不改工，未易以窮。此聖賢之等也，則亦以孔之心曰：從心所欲，不踰矩。顏之心曰：三月不違仁，心有等故樂有間。尋孔顏之樂者，必先尋其心哉。

太極圖說

問：洪範之理起於五行，言天亦可謂至矣。周子於其上加太極二氣，然則五行蓋第三義也。洪範不起於一而起於三，何也？曰：語各有當也。洪範君道而圖解天道也。言君道則以厚民為急，民用莫大乎五行，故起於五行而自足也。言天道則萬物本於五行，五行本於二氣，二氣本於太極。太極本於無極，安得不追探之哉？箕子聖人之儔也，觀其敘稽疑之法，則於易深矣。特以爲卜筮之書，近乎巫史祝嘏之業，故不暇詳焉。而其所反習致詳者，皇建其有極也。蓋武王以天道問而箕子以人事對，以爻倫攸敘之故，歸於建極。本未嘗言天也。自宋儒受欺於漢，系洪範於洛書，與河圖生易為對，而後禹一易一範皆謂之言天之書，強謂五行曰言天其實不然。嘗言天哉？周子太極陰陽之說，雖假途於易，而其義亦與易不同。蓋易以爻畫言而圖以造化言也。故易之陰陽謂一奇一偶之文，而圖之陰陽謂升降屈信於天地之間者也。言爻畫之奇偶，故必歷四象以成八卦，而終於六十四。言造化之屈信，則五行自足以生萬物而無餘法也。所指不同，故言有詳畧。此章千古群

聖之所未發而周子之所創見嘗得者故開鎖鑰於易而復不拘於易也蓋古之聖人借前言以發己意不相沿襲類如此觀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可見矣昔賢論先天太極二圖不同者不言其所指有父畫造化之殊而混爲一故以爲互有不如吾以爲無不如也其指本不同也皆聖人之作而太極爲尤難蓋邵子有所受之而周子無所受也非絕世特起之豪傑能爲是乎然則易也洪範也圖解也各有所謂而不相關淺夫牽合而強一之不得其義則穿鑿群妄由此而起爲害於天下不細故著其說

通書

性者剛柔善惡而已矣此自註其圖解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者也周子之所謂性者也異諸家矣而朱子於圖解以五常之性釋之五常之性何惡之有嗟乎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孟子之所據以道性善者也朱之註孟以爲純粹至善有不善者氣質之性其說詳矣及註周子則又以爲五常之性感物而動善惡分焉然則五常之性亦有惡乎與平日之說註孟之文又何自相戾也此可疑之天者故發此與高明之君子究之

邵子

邵子之學以數勝。邵學之數以四主。亦有說乎。以四乘四
十有六也。所謂十六而天地之道畢者也。又以四與十六
反覆相乘。皆得易卦之全數焉。四其十六十六有四也。十
六其四亦六十有四也。然則六十四者四之極。四者六十
四之祖。而聖人取之以定卦數者也。增之則已過。減之則
不及。邵之主四也。其以此乎。昔卦之初畫八而巳。與倍之
則十六。又倍之則三十二。可以止矣。聖人弗權衡其易數
乎。凡數必始於一而終於十。數之常也。以量用之矣。權衡
以十六兩爲斤。蓋自四起。非數之常也。惟易則然。易之經
卦雖八。邵子以乾兌離震四卦爲天四象。巽坎艮坤四卦
爲地四象。則實四而已矣。故邵子之數動必以四。以四乘
四是爲十六。而斤兩立焉。重卦之數終於六十四。又四斤
之兩數也。一斤十六兩。則爲銖者三百八十四。是六十四
卦之爻數三十斤。爲鈞則爲銖者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
爲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者也。亦無往而不合矣。且若以
十兩爲斤。則四斤四十兩矣。倍之則八十兩矣。半之則六
十兩矣。皆未合於全易之卦數也。而爻策之數皆無取矣。

經史集解

卷五

五

惟以十六兩爲斤。然後六十四得四而會四至六十四而
終。而其餘皆旁通適值。無餘無欠。此固大易之數。先天之
秘。而聖人取之以定權衡之法者也。

經史集解

卷五

五

漢武帝

古稱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兼之者漢武帝也。燕旦廣陵胥皆以壯年之國自戾據死。皆有繼立之望。帝皆不許。或斬其使。或削其邑。而弗陵生甫七歲。未有所試也。又殺其母而立之。廷臣以能名著者不乏也。霍光碌碌。未有奇節。表見於世。一旦肅周公負成王以賜之。使輔幼主。任託孤之責。天下國家之事。孰有大於託孤者乎。乃以付素不知名之人。其後胥旦皆以逆誅。而昭帝以冲年辨大姦之詐。赫然驚當時而名後世。此非其知子之明乎。光之大節。

經史叢解

卷五

太

稟然。不負所使。擁立之際。論者比於伊周。且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遂使漢祚危而復延。可謂蓋前人之愆者。此非其知臣之明乎。夫帝何修而得此哉。凡事皆可以教而知。學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以教。學傳也。故古之聖人亦曰。惟帝其難之。以其無實地可據。無成法可言。苟非其天資之長。父不能傳之子也。武帝之明。其天資之發乎。帝以嚴峻殺士大夫多矣。雖素所愛信。小犯輒誅。獨禮汲黯。雖怒不譴。黯之忤帝屢矣。此非所謂履虎尾者耶。吾讀漢史。未嘗不為長孺危之也。既而思之曰。此不足危也。

經史叢解

卷五

充

黯知帝必不殺已也。其不殺已何也。帝知黯深。倚為社稷。矣。雖忤意。豈至殺社稷臣乎。是故大將軍青雖貴重。有時踞廁見之。至如黯不冠不見也。夫見且不以不冠而况於殺乎。此黯之所以敢言而無懼者也。然黯非貴戚之卿。非后妃之族。草野疏遠。帝何自而知之多欲之對。苦口逆耳。人所難受。使在孝文不足為異。以帝之嚴峻而受之。無忤口甚矣。其愬而已。非其天資高明有大過人灼見其無他者能有是哉。李廣數奇。則誠大將軍。無令當敵。廣果以失道自殺。甚愛司馬相如之賦。而它不過文園令。知其技止詞賦。不可以大受也。他如拔術青於奴僕。識日磾於胥卒。皆能其官。為漢名臣。由是觀之。帝之劑量其臣者。可謂審矣。故吾以為三代而下。人主天資之高。莫如漢武。其次惟高帝。可以亞之。高帝臨崩。豫言其臣。曉如日見。患太子仁弱。屢欲廢易。孝惠果不末年。方封吳濞。策其必反。此其於臣子之間。明亦至矣。文帝臨崩。以周亞夫屬景帝。其後七國之難。果賴其力。可謂善繼其父矣。若武帝之明。照其臣子曲而中。可謂無忤厥祖矣。客曰。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大用。終守淮陽。喜仲舒三策。終相江都。此亦何異文。

閔令乎。是又不然也。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自古人主之通病。豈足以害其知人之明哉。古之英雄。天資高明。而照臨所矚。往往多中。大率類此。不必聖人也。

德怨

善觀往籍。怨德之報。何情態之不同也。有相當者。有互變者。韓信千金於漂母。祝恬薦代於應融。韓演首開於關羽。吳康制服於黃瓊。而荀慈明之於袁周陽。皆孟直之於鄧伯條。皆為之齊衰。此非以德報德者乎。李廣斬霸陵之尉。張敞殺五日之掾。吳越之反覆相讐。袁雋之惡終其身。牛李之不容並立。此非以怨報怨者乎。是之謂相當。雖不止此。而此其著者也。淮陰官辱已之少年。韓安國善無禮之田甲。索邈之厚遇。姜嫄房景伯之不責劉簡虎。劉仁軌武夫也。而表薦袁異式。李吉甫小人也。而雅重陸敬輿。此非以德報怨者乎。元微之於寇祖仁。恩非小也。祖仁卒乘危而殺之。充鄆之於朱全忠。德非淺也。全忠卒屢攻而奪之。此非以怨報德者乎。是之謂互變。雖不止此。而此其著者也。又有一事而怨德並報者。城濮之役。侵曹伐衛。敗楚以救宋是也。又有一人而怨德兼行者。祁奚薦解狐。劉無正救尹鐸。蓋勳救蘇正和。皆譬也已薦已救而讐怨自若是也。吾謂以怨報德者。梟獍之倫。勿論矣。以德報怨者。厚矣。無乃非情而拂理乎。苟真情而合理者。如祁郵蓋李諸公。

君子何譏焉。然仁軌之事。當時已有譏之者。則又未可以
執一論也。相當者情則真矣。然徒以私情相報復。而不觀
禮義之是非。則其不敗者幾何。符乙之不殺慕容垂。傷劉
之薦解于仲通。德相當矣。劉毅之擠庾悅。朱溫之攻沙陀
怨相當矣。人其謂之何。苟常於理則雖封宿怨之雍齒。賞
數窘之季布。而不為濫斬活已之丁公。而不為刻重卻請
之曹彬。寶儀而不為矯節。禪詔之陶穀。而不為薄夫。固各
有當也。理者隨時而變。無定形也。帝王者主張斯理於天
下者也。又不得以天之所為而自是。是故宋鮑故怨家
也。降則光武官之。張繡殺昂者也。來則曹公降之。石勒之
於李陽。宋祖之於黃昇。皆然。不有是者。蓋萬乘不
與匹夫校勝負。而大事者。又不可不察。然裕
王之度也。惟劉裕之於王。雖不遠。而公則不然。裕
之所就終未可與諸帝班也。豈非以其受任情而不以理
歟。是故情不勝理。以裁情而情斯正矣。大哉理乎。其自
入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者乎。

經史叢解

卷五

七

王安石

夫言固有聽之則是。而實不可用者。聖人所謂似是而非
也。趙括自少學兵法。以為天下莫能當。與父奢言之。奢不
能難。然不謂善也。曰。覆趙軍者必括也。其後果有長平之
禍。王衍詰其舅羊祜陳事。辭甚清辨。祜不能屈。而不以為
然。曰。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其後果有陸沉之尤。樊佃能弄
唇吻。而實無才略。潘濬以五千人斬平之。馬謖能言。自諸
葛公猶且失之。引參軍事。與之談論。自晝達夜。敗於街亭。
禿髮儁種在涼州。秦王姚興欲取之。使韋宗往觀之。儁種
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而歎曰。奇才英器。明智
敏識。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固自有人也。不久而
西秦襲之。國滅身死。為天下笑。王玄謨陳經畧中原之策。
宋主有封狼居胥之意。及魏圓滑臺。首先宵遁。由是觀之。
能言之士。果不足信也。夫人必經變多。則其慮事審。慮事
審。則其出言慎。彼誇誕之子。狂躁之士。未嘗經變。而徒以
其一曲之見。閉戶而高談。其可用乎。王安石自謂能讀書。
而新法之行。天下咎咎。卒禍宋室。然則雖聖人遺經。而不
善用之。猶足以病天下。况於不經乎。書曰。靜言庸遠。傳曰。

經史叢解

卷五

七

以言取人失之宰我。是故言行難易之辨。君子敏而之。應得更言之屢矣。

經史慈解卷六

固陵 蔡含生天度著

姪宏儒

校訂

男魯儒

綱目上

作書其難事乎。非聖人而秉是筆者。鮮不誤矣。朱子綱目。大賢之書也。孰不曰春秋之亞乎。由今觀之。如廟諡定於死後之議。不加於始卽位之日。是故春秋書元年公卽位。不曰某公元年。至其葬也。然後舉其諡曰葬我君某公。順生死之序。得始終之義矣。綱目紀元之法。不類春秋。惟秦始皇帝二始皇帝。可庶幾焉。爲其生前所豫定也。漢以後多可疑矣。書漢太祖高皇帝元年。以至太宗孝文皇帝。世宗孝武皇帝。中宗孝宣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於其元年書之。夫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者。景帝也。尊武帝爲世宗者。宣帝也。尊宣帝爲中宗者。光武也。乃在數世之後。而高文武宣四字。亦必加於晏駕之日。當各帝之始卽位也。何遽得以是稱之。此其不類者一也。其先卽位而後元年者。猶可說也。有卽位在元年之後者。尤費分疏。不可說也。既書漢太祖高皇帝元年矣。乃曰王追項籍至固陵上。

遷至定陶。二月王卽位。不知此三王者誰歟。既葬始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矣。下文又曰。蕭王擊尤來。蕭王追尤來。六月蕭王卽皇帝位。不知此蕭王者又誰歟。若於晉書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而下。又曰。三月丞相庾卽晉王位。亦如之。此類甚多。不可悉數。是其不類者二也。又其甚焉者。柴周顯德之年。書趙匡胤曰。我太祖豈不曰。吾宋臣子也。不可以名吾君。而春秋有我公某公之文也。歟。然而不知孔子魯人。春秋魯史。以魯人修魯史。魯爲主。故曰。我公。蓋魯我之也。今顯德周年是編周史。凡事莫不主周者。豈得

經史纂解

卷六

二

獨私一趙匡胤而尊之。諱之乎。使朱子作宋史而稱我太祖其或庶幾乎此。其不類者三也。春秋書我君某公。其事與周天子不相涉。故魯公得以全其尊焉。有涉則君前臣名。禮之大經也。聖人須別有文矣。今綱目上書周主而下書命我太祖云云。抑君而尊臣。其於禮經何如哉。此其不類者四也。以此知春秋之筆。渾然天成。未可以易而學也。然朱子之意。則亦有可原者。蓋其紀元之法。以爲是書上下該載數代。而不舉其廟諡。則嫌於無別。故不得不爾。將竊籌之。漢武以後。各有年號。固不患其無別。惟高惠文景

乃頗難處耳。無已。則有一焉。高帝卽位之元年。書曰。漢皇帝元年。而惠文景則止書元年。蓋舊年書帝崩。太子某卽位。則今年稱元年。亦不爲無別矣。乃於葬書諡而革其某陵之號。以應春秋之法。則亦尙可。庶幾乎諱尊之義。謂宜絕筆於唐末。天祐丙寅之歲。而無錄其餘。則無嫌於向者之病矣。

經史纂解

卷六

三

綱目分注劄削蘇元採擷英華誠繁簡之折衷史家之膏
髓然亦有刪節不無太過者舊史符堅伐晉謝玄入問計
其間有張玄焉故其後曰與玄圍棋賭墅者張玄也綱目
削去張玄而曰與玄圍棋則此玄當為兄子矣父子相與
亦遠於人情哉或者晉人放達為俗而安石風流之宗若
華功不廢絲竹難以常理拘之然玄當是時何心數而張
與之棋其不情亦甚哉至其曰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罷
便為敵手而不勝舊史亦云爾則又非所以語張玄者豈

卷六

對奕者實安石兄子而舊史妄生張玄以露其疑竇不敢
知矣姚萇遣人殺殺符堅之下當存於新平佛寺五字然
後立像禱曰新平之禍臣為兄襄報讐者得相呼應去此
五字則禱無謂矣貴妃洗祿山兒舊史有後宮喧笑句是
以上開闢綱目節去喧笑則上亦無緣問故矣李光弼誘
致史思明之馬以其繫駒於城內而游叱於城外馬嘶不
已也內懸其駒而外誘其羣獨賴一嘶而已此固穽淮之
所料而求者也其可削乎削馬嘶之句則馬悉浮渡河亦
無緣矣抑此其細者魏鄭公十思十漸是此老平生諫疏

之大者十思舉其畧而十漸僅存其一所遺多矣凡人品
善惡之大者綱目於其初起必詳之得左氏先經始事之
體唐之人莫善於郭子儀莫不善於安祿山此非善惡之
大而當詳者乎二人之初起皆略焉何也祿山僧落落數
語而子儀寂無一言但於安祿山及下大書帝遷京師安
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為朔方鎮使則已矣然則郭子儀
何如人歟豈非缺乎蓋朱子於是書不大經手所托於門
人者為多觀其與趙師淵書雖提要大義尚有不及檢點
者况分注乎是則可知矣

卷六

五

綱目下

綱目之作無他。爲明統耳。統易故而明之也。前史之亂。然者二晉史。自帝魏也。唐經亂。周紀也。夫曹操者。漢賊而蜀昭烈者。宗室也。陳壽志三國。冠蜀漢而帝曹魏。而司馬光通鑑因之。冠履倒置矣。中宗者。太宗之孫。高宗之子。而武氏者。唐之罪人也。歐陽修唐書黜嗣聖而繫光宅。親嘗易位矣。是徒以強弱爲予奪。而不以倫理爲權衡。皆所謂舛也。二公皆當時賢者。仰望以決從違者也。乘筆若此。惑人多矣。何其不亂是非之公。憲綱常之大。苦心術之正。而重

經史叢解

卷六

不

爲史家蠹賊乎。此朱子之所爲懼。而綱目之所由作也。是故繫章武於建安之後。而細書黃初以下者。明正統於漢也。大書嗣聖之年。每年必書帝所在。而分注武年於下者。明正統於唐也。綱目出而馬歐之史。皆廢。自是始知正統不在乎強弱。人心以正。天理以明。綱目之有功世教。固不小矣。然正統之義。在一姓之中。論宗系在易姓之後。論功德此又不易之理也。朱子知夾擇於一姓之中。而不宏視於易姓之後。吾嘗邇流窮源。追考統名之起。莫知所自。嘗曰。統承先王。謂子孫續祖宗耳。非斯之所謂統也。其庶幾

曰九年大統未集乎。公羊是以有大一統之文。然曰大曰一。而不曰正。名之曰正。加於大一矣。未知誰始之也。意其起於後世之僭僞。偏問者衆。史家立是名。以別之。歟。苟如是。則烏可不辨其正不正之實。正不正則烏乎辨。上者以德。次者以功。謂之正。得之以篡。弑行之以殘。賊者謂之不正。此亦非深妙難明之理。蓋反之吾心。問之途人。而必云爾矣。請以一事例之。世之所謂大臣者。凡高爵厚祿。秉均而當國者。皆是也。君子小人。非所論矣。乃孔子之言。則不然。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則當以德論而

經史叢解

卷六

七

不當徒以其爵貽然矣。此萬世言大臣之斷案也。正統之義。何以異是。是必歸之功德。而餘無與焉。推孔子之意者也。朱子以爲正統不過有天下之名。凡力能混一。祚能傳世者。皆足以當之。不必問其從來之何若。故綱目之例。首曰正統。謂周秦漢晉隋唐。嗚呼。如之何。使人無疑也。夫得之以篡弑者。晉也。行之以殘賊者。秦也。合而兼之者。隋也。斯二氏者。與周漢唐果若是。班乎。周室尚矣。漢唐之典。雖未純乎德。而撥亂之功。亦足救民。謂之正統。吾猶曰。次之。亮以三氏者乎。苟曰力能混一者。是則呂武莽當混一矣。綱

目待之何如也。然則正統當自有說。不當但爲有天下之名。決然矣。如其但爲有天下之名。不必問其從來之何若。則帝王篡弒。一等人耳。仁義廢。賊又何別焉。善惡混而褒貶榮辱之說皆廢矣。君子亦惡用作春秋作綱目。虛爲此紛紛者。歟。彼亂臣賊子。常何懲哉。奚啻無懲。所以勸之者。大矣。彼既自見得志於生前。而又可與帝王齊名於死後。有不私慶而愈奮者乎。是正統之說。勸之也。抑司馬氏楊氏之初。綱目待之。嘗與莽同法矣。俄而有天下。遂以正統與之。而莽之爲篡賊者。終其身人同法。異殆不可解。爲

經史叢解

卷六

人

室之故而罪莽。則盡誅宗室。爲得策矣。豈通論哉。嗚呼。強弱者力也。力不勝德久矣。奸雄既逞力以滅德。君子任主張世道之責者。又揚力以抑德。然則尚復誰望乎。或曰。然則何以處三氏。曰。三氏謂之一統。則可謂之正統。則不可。正之爲言。賢於大一者也。大一者。混合則足矣。然武王猶且僅居其大。況曰正乎。決非三氏所可竊窺。而其中又未可以一律論也。綱目常有無統之世矣。可以處晉隋而呂政賈人之于狂暴。特甚。又不得附晉隋之例。宜從呂武莽例。比於盜賊。則名實核而勸懲彰矣。嗚呼。忍以文武成康位號下同。賈人之于狂暴之主乎。弗思甚矣。天下有大權二。能刑人。辱人者。天子之權也。能榮人。辱人者。君子之權也。天子之權行於當時。而君子之權施於後世。故古之奸雄雖恣其凶惡。而未嘗不畏死後之名。所賴以障世道之狂瀾者。獨恃此微茫之一革耳。今也不考其功德。而惟以力祚低昂其手。若有所畏而爲之者。是并其一革而棄之也。世復何賴乎。嗚呼。綱目之作。本欲以敘褒貶而昭名分。尊君父而誅亂賊。貴仁義而斥凶殘。繼春秋而燭前史。以立世道之大防。其自任不小矣。而正統不明。至使愚

經史叢解

卷六

九

康位號固非買人所敢望也。然則天既與之矣。綱目安得而不與之。是謂順天也。如之何。曰。然則春秋乃逆天之大者矣。周之爲王。至弱也。致尊之吳楚之爲王。至強也。特削之。天安在哉。廢興者數也。數無定。予奪者理也。理有常。君子執有常之理。以馭無定之數。是謂贊天地之化育也。贊者助。其不及。加順一等矣。知有順天。又知有贊天。其可與言事天矣乎。或又曰。趙宋之得國。於柴周。猶晉隋也。使吾子乘筆而修宋史。將不以宋爲正統乎。曰。夫宋惡得與晉隋班乎。晉隋篡宋。盜也。盜者篡之所益也。司馬懿楊堅。皆有撥亂之功。宋初之亂者誰也。周世宗三代以下賢君之選。而親任趙匡胤爲獨厚。趙乃乘其早世。欺孤寡而奪之。一旦而黃袍加身焉。此非人之所爲也。郭威嘗以此術盜漢矣。然實有契丹之寇。焚內丘。陷僂陽。則兵不虛出也。軍士或裂黃旗以被威體。而不成袍。則非製袍攜往也。是郭以無心得之。趙以有心效之。凡其所爲。皆郭之所不爲者。又在郭之下遠矣。蓋盜中之盜也。况其初諸小國未并。其後遼夏金元更推迭盛。號爲全盛之日。而歲修金縢之貢。

經史叢解

卷六

十一

蓋始終未嘗混一也。北無幽燕。西失寧夏。何由一統。是宋始終得喪。儘可比司馬。晉然論其得國之初。尚不敢與晉比。而况於漢唐漢代秦。唐代隋。皆承大亂之後。救民於水火之中。而措諸衽席之安。豈宋之匹哉。夫宋儒宋之臣子也。其致尊本朝者。義也。是非得失。未必無見。口不可得而言。猶孔子謂昭公知禮也。其於漢唐諸君。亦既無假借矣。今之士大夫。非宋臣子也。而視宋視漢唐也。亦宜有公論矣。至論宋事。往往多襲宋人之說。豈非童習其書。溺於所聞。而無知有用。我修宋史者。必不以宋爲正統矣。嗚呼。嚴哉。

經史叢解

卷六

十二

漢唐宋總論上

客有評漢祖唐宗之優劣者其言曰漢高祖天資用事其實處多而檢身自克之功少唐太宗人爲用事修飾過於而質任自然之風微二君皆千古英雄之主而人爲不如天資修飾不如其實則太宗終在高帝範圍之內以此知三代以下人主天資無及漢高者使其知學武丁宣王不難至也夫高帝其璞乎未斷者也斷則玉矣太宗石而文者也其君父者而可推也高帝受秦王子嬰之降不以處其君父者而可推也高帝受秦王子嬰之降不以

漢史彙編

卷六

三

聞尊之乃以屬吏得弔伐之義矣太宗則太上楊廣而皇帝脩高帝得天下而自居之踰年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太宗有天下而位歸父原太宗之心豈不曰吾不遽覆隋之宗社而帝其子孫天下後世必謂我爲臣而恭吾寶隆造區夏而位歸吾父天下後世必謂我爲子而孝也賦恭臣孝子豈得而有之太宗所以謀其身後之名則誠密矣然而不知楊廣之惡浮於桀紂死有餘戮昔武王數紂之罪殘賊暴虐廣播有之而紂父般兄窮兵重役則紂之所不爲者太宗苟能聲其罪而首誅之赫然湯武之師矣而極

亂之功過之豈不偉哉何尊號之有號在則分在矣又可奪乎實則奪而名禮是又不過踵江左五代之故習而又誰欺也夫其歸位於父蓋曰吾能爲讓也云爾而豈料其父之不度也既由世民以有天下而乃思致國於建成立爲太子原其設心特欲身享創業之名而恥曰受成於子是故立嫡以長僅用有國之常法明其由我以有天下無與於世民於以見其忘世民者深矣是故劉文靜首事之功臣也無罪見殺以世民所厚耳此與立建成意同入之如功疾能器小無識未有如李淵者也父子之際尚爾

漢史彙編

卷六

三

况他人乎然則漢祖之忌韓信何足怪乎故世民不得不爲自全之計其計行而父心亦感矣故不久而還位斯不亦謂之過乎故太宗求恭臣之名而乃至於奪君求孝子之名而乃終於逼父由其內不學而外好名有以自取之也夫高帝不尊秦不讓父而還其尊稱可以見其機心之未啓太宗尊隋歸位於父而卒於逼奪可以見其素履之不惜夫機心未啟素履不惜二君豈惟處其君父爲然哉終身由之莫非此矣予曰子之論過人遠矣尚恨考之未詳也夫神堯有天下稱武德者八年非太公比也高祖起

漢高祖建天下。夫公食粟而已。神堯則與有力焉。蘇在隋
為大原留守。數奉詔征討。常有兵柄。太宗雖英明。帝不借
勢於父。亦未可無階而定。是以有宮侍之。恩。貴。而稱大
將軍。開府置官屬。由是而稱丞相。封王。而退而稱相國。
加九錫。而遂稱皇帝。改元。即真。其所。漸。委。又。其。在
後。軍。國。之。政。多。可。紀。者。亦。維。才。也。獨。其。命。世。民。而。立。建。成。
其。失。策。之。大。者。吾。子。謂。其。食。創。業。之。名。而。忌。有。功。之。子。可。
謂。新。論。蓋。前。此。未。之。聞。也。然。其。起。繼。而。遂。言。其。忌。恐。亦。
寬。矣。如。在。晉。陽。本。許。事。成。立。為。太。子。推。此。固。辭。是。以。建。成。

經史慈解 卷六

主

得。立。時。方。倚。世。民。為。合。立。帝。居。之。不。降。則。立。立。則。皆。無。事。
矣。然。世。民。之。固。辭。吾。不。解。其。何。心。審。細。思。之。蓋。懣。心。也。以。
為。事。成。而。帝。舍。我。其。誰。高。何。以。太。子。為。也。吾。父。直。假。途。耳。
反。欲。即。真。而。太。子。我。乎。其。心。懣。故。其。辭。固。而。豈。知。父。之。不。
悟。也。及。夫。歲。月。積。久。而。兄。弟。之。嫌。隙。深。譏。間。縱。橫。而。父。子。
之。天。性。失。則。妒。忌。之。私。誠。有。如。吾。子。所。云。者。然。豈。非。太。宗。
臨。讓。以。成。之。歟。蓋。太。宗。之。視。父。兄。猶。技。兒。之。視。偶。偶。也。左。
右。進。退。在。吾。掌。股。間。耳。豈。以。儲。位。之。得。不。得。動。其。心。哉。欲。
帝。者。帝。欲。儲。者。儲。常。拱。手。而。聽。其。所。為。豈。惟。聽。之。又。從。而。

與之臨時而取之。直以是為戲弄玩適之具。而父兄不知
也。方與之為敵。可謂智乎。然則人為修飾。素履不情。不足
以蓋之。而高帝之賢於太宗。恐不止範圍之內而已也。抑
吾於唐有感於宋。益見世道之降。人心之薄。而嘆天理之
存者寡也。蓋因人成事。雖父子兄弟之間。不免禍焉。可不
畏哉。神堯因世民以有天下。而立儲非人。故不免於末年
之逼。宋祖因光義以有天下。而還政不早。故不免於燭影
之斧。非所謂若合符節者歟。光義之計。蓋宋周者久矣。而
苦無勢。故借其兄。給點掌兵以令之。此與世民借勢其父。
何異也。初太子弟因父兄以發其迹。後而父兄因子弟以
享其成。其揆一也。但有父子兄弟之辨。故李僅以身免。而
趙及其身。然一兄一弟。皆父愛子。應弦而斃。其去弑者亦
無幾矣。人至父子兄弟之親。尚不可因也。天理之存者。不
亦鮮乎。哀哉。昔者周有天下。周公之功居多。故孟子敘一
治之績。以周公配禹。孔不數武王。其取舍必有說矣。而成
王郊禘之賜。豈無謂哉。然公之白處為何如。非聖人而何。
其視唐宋二宗人。品果若是班乎。此宋康之論。所以遺悔
翁之憂也。

經史慈解 卷六

主

漢唐宋總論下

吾嘗謂漢唐宋三代之治。每降而下。蓋唐者漢之弟也。宋者唐之奴也。何以言之。由其武功撥亂一節觀之。漢興武帝以衛霍之師。立威異域。數世賴之。至成哀之世。漢且屢駁向盡。而來朝外附。相望於史。故班超寶德之兵。皆得已不已。而猶輒成功。國勢何其振也。唐雖不能累世安堵。而逢亂輒救。代不乏人。若前知其將有是亂。而豫設斯人以備之者。以此見天之未厭唐德。而屢續其命也。武周之亂。則有狄張安史之亂。則有李郭回紇吐蕃之亂。則有令公。

經史纂解

卷六

六

朱泚之亂。則有李晟渾瑊李懷光之亂。則有馬燧淮西之亂。則有裴度李愬劉稹楊弁之亂。則有李德裕往往天子出避。而其臣能除亂肅清。以迎乘輿。足謂有人也。宋之國勢何卑乎。蓋其初參於遼夏之間。自太原失利。而奪氣悔心者久矣。故一傳而甘心修金綰之歲貢。以為常。至於靖康而遂以困辱。今之議者。徒咎紹興和議之非。而不知其積威所劫。磨落魄喪。以為決無可勝之理。不如保守一隅。猶足為帝就與往還之禽。而弁失之哉。故雖有善言終莫肯信。非無良將終莫肯任。蓋其素所勝劫者深也。或以。

為高宗恐二帝之還而奪其位。故設和以拒之。此好事者之論。二帝雖還。豈宜復立。玄宗還自成都。即其證也。高宗寧不知之。故吾以為宋之亂。甚於於唐。而其臣亦無唐之功者。由其君弱也。其君之弱者。由其立國之初。體已卑也。由是觀之。漢唐宋果若是。班乎。乃知世俗恒言漢唐宋者。未之思也。夫漢無亂者也。唐救亂者也。宋養亂者也。以是評之。約而盡矣。或曰。漢無亂。何以亡。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賴所以亡者。何如耳。漢之亡。天子自壞之也。哀平。祿。桓。靈。皆欲無亡。而卒與靖康異矣。然則為國者。亦存乎其人。

經史纂解

卷六

六

三仁

問三仁之行不同而同謂之仁者以各得其心而當乎理也敢問三仁之心理安在試易地而爲之何不可之有而各有一途必有不可相通者存焉顧聞其說答曰微子之心理易見也國之元子宗祀攸繫故誓有出趙之詔箕子比干庶可易位而不易者意者其以舊云刻于之故乎箕子常勸帝乙立微子帝乙不聽而立紂然則微箕有一黨之嫌紂心故疑之矣雖有忠言謂出妬婦之口豈復見聽徒顯君過耳此箕子所以不諫佯狂而爲奴也微去箕奴

經史纂解

卷六

六

而國無諫臣坐視其君之無道以至於亡是曰空國厥罪惟均比干既非微子之長又無箕子之勸無疑無嫌言或見聽此所以盡言直諫而至於死也然則箕子不當諫而比干不當奴矣此二子之心理所以雖欲易地而不可得者明乎此則三子之所以爲仁可識矣嗟乎吾因是而有感焉夫紂之惡甚矣而微箕處嫌疑之地得全其生使在後世二子必無全理矣曹魏之陳思植司馬晉之齊攸劉宋之司徒義康蕭齊之竟陵子良元魏之彭城總宇文周之齊憲皆親而賢者也皆不得其死寧以其國與之他人

而仇讐其兄弟無他畏其逼耳况所擬立者乎且以漢文之賢知朱虛之功大矣徒以聞其初欲立齊襄王也遂絀其功至於削郡况其下者又何責哉久矣夫得失之際人情所動而人主操生殺之柄宜其莫之禦矣然則世主之不如紂者何限而紂在後世猶不失爲中主也噫其可慨也夫

經史纂解

卷六

七

冉有

聚歛醜名也。小人猶欲避之。冉有親游聖人之門。聞義利之辨。熟矣。身親犯之何也。蓋至於伐顓臾。專責之求。而後冉子之意可見。然則以季氏之富。而猶爲之歛財不已者。夫固爲用兵計也。歛賣財。莫如兵。故將張其兵。必先殖其財。故富強一體事也。彼冉子以爲吾之歛財。非積於無用。非用於無益。乃用之於闢土開疆。以成國家之勝事。而拔子孫之憂。何不可之有此。其所以親犯而不自知其非歟。然後知務更新法。而先爲青苗助役。紛紛歛財之計者。君子謂其志在用兵於遼夏。而特諱其意以拒人。非刻論矣。

經史纂解

卷六

子

匏瓜

匏之柔嫩。本嘉蔬也。人皆食之。入其老而過時。不可食也。易所謂碩果不食也。老圃繫而懸之。以爲子爲明年種。此之謂匏瓜。剖之則可以爲樂器。故呂八音之一。又可以盛水。故爲顓臾之瓢。皆是物也。而其繫而不食。則其未剖時也。夫子言之。以爲過時。不適於世者之喻。言我尚適於世。用非此物比也。吾之堅白。既非磨涅所能磷濁。而又適於世。用豈能終遷而已乎。此所以欲赴佛肸之召也。若以爲不能飲食。恐非矣。

經史纂解

卷六

子

宋太宗

光武擊賊。乘勝輕進。反爲所敗。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王。衆乃定。其後追諡兄。續撫育其二子。恩愛甚篤。而漢亦善終。宋德昭從太宗攻太原。軍中宵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二帝皆叔父之於兄子也。二事皆在軍中而遇變也。人心所屬又相類也。而胡其行事之相懸絕也。此無他。大小存

經史叢解

卷六

三

平。量明暗存乎識。仁刻存乎心。愛憎存乎情也。古之輕其位者。何必聖人。蜀先主臨沒。謂諸葛亮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宜自取。此由中之真言也。彼異姓者。尚云爾。何況乎兄子與吾子。何異而逼之使殺乎。太宗於是乎忍矣。吾觀古之人。君重其位而眷眷於富貴者。莫如宋之太宗。兄死之夜。謂其嫂曰。其保富貴無憂也。料呂蒙正罷相而目穿望復。問趙鼎以劉昌言罷官涕泣。答常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嗚呼。此錢若水之所以急流勇退也。然則立其朝者。獨志富貴之流耳。若夫

緣之以天下。勿顧繫馬千驎。弗視者彼烏得而臣之哉。

經史叢解

卷六

三

唐太宗

伍被之教淮南王反也。曰可偽爲詔。徙郡國豪傑於朔方。又偽爲詔。欲盡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士隨而說之。僞可庶幾乎。李特之勝誘流民與之反也。以益州購募特兄弟。勝改爲募六郡豪傑。一首百疋。流民乃大懼。歸特。愈衆。高歡之將叛也。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募萬人。將遣之。而僞留五日。再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乃諭以討爾朱兆之謀。起兵信都。燕舉大事。以入。

卷六

卷六

卷六

爲本上無失德。下無怨心。雖有奸機。無緣而起。此伍被李特高歡之見。所以不約而同也。彼盜賊之計。無怪其然。吾獨惜唐太宗以真主舉義兵。而亦襲三人之故智。何其陋也。當隋之無道。民心之怨極矣。無不願其速亡者。顧力有不逮耳。蓋其暴虐毒痛。固已悍於桀紂。而大釋其罪。明教天討與天下共誅之。不亦湯武之師乎。何愚乎民之莫從也。而乃使劉文静。詐爲勅。特發太原。因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爲兵。輜高麗。此何爲者耶。又專獨爲太上皇。僞爲皇帝。蓋陋矣。以堂堂明伐之師。反爲掩掩盜賊之計。

卷六

卷六

卷六

商湯武即漢高。豈有此舉動乎。其起兵也。未聞尊秦。其入關而子嬰降。乃以屬吏庶幾乎弔伐之師。而討項藉也。三軍編素。何其名之正也。未論漢高卽勝廣之起。亦不爲是。奮臂澤中一呼。而從者雲合。無他。秦人爲之殿也。故曰天下蒼生。明主之資。隋之無道。甚於秦。烏用此奄奄者爲哉。故太宗成功。雖與漢畧等。而規模遠出漢高之下。不必指其切父而後以爲罪也。此無他。太宗撥亂之才。有餘而未嘗學習。見漢魏以下懷竊之故。智尊禪之虛文。則遂從而效之。以爲足以欺世盜名。而不知其所見則陋矣。太山道士之教李密。則吾今之意也。而語非其人。竟成失言。蓋其時距晉陽之起未久。想尚未知有真主之興也。而桃李之誦。傳播民間。豈黃冠公亦信惑之。以爲密真當代隋有天下者耶。嗚呼。有其言矣。恨未遇其人。有其人矣。惜未聞其言。昧天下之大義。失事機之大會。而顧出於詐術之小數。故人主不可以不學也。或曰。漢高不學。而子稱之。人主亦何必學。曰。漢高之處秦。由其天資之近道。可謂不學。其伐楚也。受新城三老董公之教也。何謂不學乎。吾緣是有有感於天之生賢。未嘗息理之在人心者。未嘗滅也。自周衰。

而強臣以奪君爲常世不知有君臣之義久矣至秦漢之間而新城三老發之自漢臣而蔡者以禪受爲名世不知有弔伐之義久矣至隋唐之間而太山道士發之夫是二義皆天地之常經生民之大紀何可一日不自於天下乃舉世昧焉而大亂之後得於所不經意之人一時開國佐命元勳碩輔未有以斯言聞於其君者蓋斯理甚明不非難曉而當局者易迷彼避世之賢隱於下察伏於黃冠蓋旁觀而竊笑者久矣故當機一發而遂能灼大義於天下也然則天之生賢何常乎理之於心何間乎撫卷而無所感者非夫也

卷六

末

受諫

人君非受言之難克已服善之難人臣非進言之難遇得其主之難晉漢高祖陶陶封裴敬曹公擊陶謙歸而賞程昱後擊烏桓既以勝歸猶賞前諫者以爲乘危不如萬全後勿難言也周賀不死則虞翻之言不售張彌許晏不殺則子布之智不彰而二子皆以此取重於其主司馬師東興之敗引爲己責問罪其下然則自古與邪之君太抵若斯矣袁紹敗於官渡歸而殺田豐趙染敗於索綝歸而斬魯微唐莊宗與梁人戰於河上晉陽危急力救而全者內則安金全外則石君立也莊宗以策非已出賞皆不行劉崇聞隱帝之討舉兵南向繼聞郭威立其子贊而止李驥諫曰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而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崇以爲難聞怒而斬驥延及其妻斯數人者安得不喪邦乎吾乃今知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而古之人擇君而事不苟所就其有見於此也夫

焚文書

邯鄲之捷。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邯鄲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使反側子自安。官渡之勝。振收紹書。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劉道規之討譙縱也。江陵士民多懷去就。皆與賊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後既斬賊。檢得之道規悉燒不視。衆乃大安。未幾徐道覆寇江陵。士民感焚書之恩。無復貳志。卒破道覆。郭威既克李守貞。閱其文書。得朝臣藩鎮與之交通者。詞旨悖逆。王溥請一切焚之。以安反

經史集解

卷六

六

側此四事者。非特容人之度。亦濟事之權也。夫御得其道。則狙詐咸服。使今日之仲父。卽昔日之射鈎者也。豈必人生而腹心哉。苟御失其道。則陳平韓信皆楚近臣。相與歸漢而亡楚矣。久矣。夫人之存於所御也。古之英雄其知此者。故能藏垢匿瑕。以集天下。而偏狹伺察。則警者衆矣。欲譬召敵。其誰與我。事奚由濟。是故古稱不盡人之情。以全交。察見淵中魚者。不祥。水清無大魚。噫。其所見者遠矣。

外黃舍人兒

項羽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怒。欲盡坑之。外黃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乃不坑。慕容皝克遼東。欲悉坑其民。以高詡之諫而止。慕容皝拔薊城。欲悉坑其士卒。以慕容霸之諫而釋。劉裕拔廣固。忿其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婁女賞將士。聞韓麒麟之諫。所容謝之。慕容白曜克無鹽。殺其守中。慕容皝以其人爲軍。賞得鄺範之諫。稱善而免。房宗吉守升城。白曜築長圍攻之。三月乃克。忿其不降。欲盡坑之。亦以韓麒麟之諫爲不

經史集解

卷六

无

果坑。此數事者。可以類觀。而其端則自外黃兒始。發之奇哉。夫諫人者。強之以其所不能。不若中之以其所大欲也。彼方以進取闢地爲大欲。則近而導之。不易爲力。乎與強而拂之者。相去萬矣。而因以活百萬生靈之命。蓋一言而仁智兼得之。又不止於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反是而觀。則魏人參合陂之役是也。魏道武大破燕軍於參合陂。釋燕臣之有才用者。留之。其餘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此亦外黃之意也。而王建敎以悉殺燕軍。則國空虛。取之爲易。乃盡坑之而還。其後圍中山。燕人立主。閉門拒守。

魏主盡衆攻之不能拔使人臨城諭之皆對曰羣小無知
恐復如魯合陵之衆故苟延旬月之命耳魏主顧王建而
疑其面則外黃之言於是乎驗矣噫而何足爲辱若建
者死有餘戮者也白起長城而杜郵是報項羽新安而烏
江是尋夫輕於殺人者不仁賠於慮事者不智不仁不智
是謂天戮其可與之謀國乎此則外黃小兒之罪人也

辛

大夫

葵丘之命有曰無專殺大夫此待其臣耳則何以亦謂之
王也周制諸侯之上大夫卿命於天子命於其國者則
爲中爲下春秋之初此制猶有無致專殺謂其上者也齊
桓公使管仲平戎於周王以上卿禮享之仲辭曰臣賤有
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
焉由此觀之大國三卿其卿命於天子與諸侯等焉得而
殺之乎五命載其一此五霸桓公爲盛耳若殺不以罪
如蔡殺其大夫公子樊鄆殺其大夫申侯之類卽中大夫
下大夫春秋亦不以專殺恕之而况乎王朝之藥藥也

經史慈解

卷六

三

蘧伯玉

衛孫林父寡殖將逐其君。問於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時魯襄公之十四年。歲在壬寅。伯玉年數不可考。然位列大夫。足爲權奸所嚴憚。而問計焉者。當非童穉矣。以古禮計之。四十強而仕。豈大相遠乎。後此九年。歲在庚戌。而孔子始生。然則伯玉之於孔子。蓋五十年而長。史記世宗以爲孔子年五十六。當定公之十四年。歲在乙巳。而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驕肉不至。去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月餘反。衛云主蘧伯玉家。後去衛至陳。居三歲反。平衛又云主蘧伯玉家。是時孔子年六十二矣。蘧伯玉不幾百歲外乎。恐傳之非其真也。或伯玉已死而賢聲善行猶有存者。故往往不忘而主之。未可知也。要之孔子與春秋大法相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而已。伯玉與孔子殆所謂生以忘年交而沒以神交者非耶。

正史解

卷六

三

忠信

天下言美質。必曰聰明穎悟。敏給才辨。獨孔門不然。以忠信當之。何也。天下言美質者。將以求諸外。故非聰明才辨者。不與聖門言美質者。將以求諸內。則非篤實忠信者。不與也。此三千之徒。所以獨曾子得其宗。歟。或曰。回也。聞一知十。以穎悟爲三千之冠。此豈專在忠信哉。曰。穎悟者。顏子之質。而深潛純粹者。顏子之心。有是質而用之以是心。故幾於聖。使用之於外。則亦師賜而已矣。子貢聞一知二。質亦亞於顏子。而心則用於外。故卒不在德行之科。曾子無子貢之質。而有顏子之心。故卒得其宗。下啟思孟之傳。由此觀之。心質兼者。上也。心勝質者。次之。質勝心。不免爲下矣。質者。天也。心者。人也。以人勝天者。其唯聖學乎。

正史解

卷六

三

好學

哀公好學之問。意極淺薄。不過如世俗所謂能讀書耳。孔子因而進之以道。遂以不遷怒。其過爲對。以明聖賢之學。不止詩書六藝之文。所謂引其君於當道。而不數誦吾君不能者也。他日告公好學。近乎知其人。乃在顏子之下。何哉。今日之對主乎好學。故大其對。他日之對主於修身立政。故以好學爲入門也。吾緣是合夫子平日之言觀之。好學之等大槩有三。不如丘之好學也。有顏回者好學。此其上者也。六言不好學者。有六微敘事慎言。與篤信好學。其次也。近乎知與孔文子其下者也。由是以知聖人之論。有因人因事者。而或者思以一說蔽之。則亦何以盡道哉。

經史集解

卷六

三

齊魯公

問君臣兄弟其爲人倫均也。齊魯公雖不願於君臣。亦相循於兄弟。三傳皆謂之逆祀。君臣不巳。重而兄弟不巳。輕乎曰。君臣之重於兄弟久矣。何獨於逆祀而疑之。周公之禮。林之喪。達乎大夫。則諸侯已無兄弟之服矣。春秋之法。諸侯之母弟。不得以戚屬通。則諸侯已無兄弟之親矣。而君臣之重。則加於父子。春秋弑君亦有子弑其父者矣。不書曰弑其父。而書曰弑其君。當在國也。雖父之親。不加於君之尊。故稱君不稱父。兄弟烏得而疑之哉。昔聖人既定五倫之名。又挈其最重者。謂之三綱。而兄弟不與焉。此輕重之權衡也。况閔公在位。僖公嘗稱臣矣。君父之道也。臣子一例也。故左氏以爲父子公羊以爲祖。禍殺梁以昭穆。蓋皆以父子斷之。謂之逆祀。不亦宜乎。

經史集解

卷六

三

元年春王正月

問年惟首年稱元。月惟首月稱正。餘皆以數第之何也。答曰。正始之義也。元年者一世之始。正月者一歲之始。凡人君新臣民之耳目。必在即位之初。聖人重之以爲非常年常月之比。故特起義而異名。無非欲人主顧名思義。以慎其初。故曰正始之義也。夫元者大首之名。而正者政也。人君苟思元之義。則當首出庶物。位在德元矣。思正之義。則當端本澄源。正己以正人之不正矣。不然。能無惕然有助於中乎。故又謂之履端。端亦正也。皆聖人之微意也。如其從以數第之。則與衆年衆月何別乎。董仲舒云。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而化大行。正此意也。然則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其創見乎。曰非也。商書惟元。記是元年之稱久矣。虞書月正元日。正月朔旦。是正月之稱久矣。春秋因之而不改也。然則胡康侯之傳曰。元者君之用。本諸乾元坤元而成位乎中。以參天地者。以爲裁自聖心。無所因襲。非史冊之舊文者。如之何。曰春秋無是也。記事者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此其常法也。而康侯之說。事而亦然。何必春秋。豈舊史不記元年乎。聖人未嘗有邪書。而後世何以有燕說。此康侯之所以不足於公評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吾之史生曰十二公之生子春秋無記者獨記同生豈
無子乎曰有說也羣公孰不生世子世子之母遷
其兄而無紀極未有如文姜者也姜諸桓於襄曰桓
言同非吾子齊侯之不也然則謂同為襄子過齊魯之境
矣春秋書同之生月日而謹之所以別嫌明微者莊為桓
子非齊襄之子蓋全經之特筆也故三年九月夫人姜氏
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而莊始免於浮議矣父子之際聖人所慎滅秦者非劉項
在呂不韋之身絕晉者非劉聰在牛金之手同信為齊襄
之子則周公之祀絕於桓矣謹而志之能無意乎詩齊風
羽裳之篇何以存存展我甥兮也朱子詩傳言之甚悉乃
知聖人筆削之深意固誠有在朱傳獨繫于載史生之言
恒而有微而嘆春秋諸傳之無得也惟穀梁有疑然見端
而義未暢公左皆枝蔓而無當至康侯之說尤屬無謂朱
子綱目賢者之書耳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而其間書
皇子生僅五說者猶以為皇子生無故不書必有故而後
書五子皆有於者也况春秋聖經也

邑姜

邑姜之為武王后也其繼室也歟武王九十三而崩成王
在襁褓而立君子已危武王得嗣之晚矣成王又有弟曰
唐叔虞吾意他妃所生耳子產曰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
已余命而子曰虞然則唐叔亦邑姜山也夫九十而為父
者難矣豈有九十而為人母哉故曰邑姜繼室而武王結
髮史失其傳矣

經史慈解

卷六

經史叢解

卷六

莒人滅鄆

莒人滅鄆。據左氏源流甚明。四年襄公朝晉。請以鄆屬。五年叔孫豹覲鄆世子巫於晉。以成屬鄆。則鄆固魯之屬國也。是故邾人莒人伐鄆。臧武仲收鄆。致狐駘之敗者此也。臧之會。豹以鄆之屬不利也。使聽命於晉。則鄆又晉之屬矣。或者鄆恃大國之援。而不設備。欺莒人之師。則狐駘之舊忿也。故鄆亡而晉人來討於魯。曰何故亡鄆。乃使季文子如晉。則以鄆者魯之舊與。而晉之新屬也。八年莒人伐我東鄆。則以鄆皆屬魯故也。此又滅鄆之餘忿也。始末可見。而穀梁獨爲異姓主祭之說。嗚呼。以是而書滅其亦迂且晦矣。雖晉秦秀議買充諡曰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未嘗不援以爲例。然事不赴魯。經何自而書陰滅陽存。晉何自而討。故吾以爲左氏得其實也。

經史慈解

卷六

聖

會首止鄭伯逃歸

道二有義有情。替史之行。自他人言之。則大惡。自舜言之。則大善。他人之言。天下之公也。義也。舜之言。人子之私也。情也。二者並行不悖焉。首止之會。鄭伯不盟。王命武於楚也。夫惠王欲易世子。齊桓會諸侯以定之。王不能禁齊。而使鄭背之。王之意雖不正。然鄭奉王命。則亦人子之情。而罪不在鄭矣。春秋書鄭伯逃歸不盟。以匹夫之辭譏之。何也。逃鄭伯所以逃王也。王之心不正。而未嘗逃。逃之於其黨。此天下之公。而以義斷者也。舜雖不以替史爲惡。亦曷嘗從親之令哉。鄭伯者是。謂親於不義者也。天子者天下之位。而義者天下之理。位不勝理久矣。不以理勝。而惟位之尊。是天子不復可諫。而大義滅矣。故春秋之法。雖以尊王爲教。至於天子有過。不得而私焉。則天道之權。又進乎天子之事矣。嗚呼。嚴哉。

經史慈解

卷六

聖

西銘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兼之者其西銘乎禮記載孔子之言多矣大率後人之僞托耳未其有若告哀公者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語簡其理粹張子厚以爲是真聖人之言非孔子不能道作訂頑以爲之義疏一語之中而半仁半孝配合成文書學堂之西牖與砭愚爲對雖子厚亦不意人之尊信崇獎至此極也而當時諸儒比於六經優於中庸並於大學參於論孟可謂過矣至於陸氏兄弟林栗侍郎乃痛詆而力排之林不足

經史慈解

卷六

責也陸號儒者而亦爲此何耶吾以爲一發一響皆失其實天下文字如西銘者甚多存而不論可也夫存而弗論則吾無以責備焉也必欲引而賡之論孟學庸之列則不得不極其論矣凡聖賢有作其理未嘗不一其文各陳所見不沿襲以爲同實先後而相發是故孔言仁而孟兼舉義孔言志而孟養浩然孔稱相近而孟道性善孔仁管仲而孟羞與比理實同歸而文則異說不同其理不足以爲聖賢徒緣舊以爲新則又聖賢之所不屑也如太極者易雖有其名而二五以生萬物與先天圖詳畧不同上靜以

經史慈解

卷六

立人極亦易教之所未及及周子創開特起立圖作序之擴前聖所未發可也如訂頑之云亦謂之前聖所未發則禮記之言何謂耶抑探其原則禮記又有所本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而乾稱父坤稱母大易之明文也前聖發此久矣屢矣何謂未乎苟據此三經之言而次第推排則訂頑諸所云云皆理所必至文士皆能之不必賢者不過搜集經傳中事天之目而配以事親之名徒取其名色之相似而不復計其心迹之崇卑人品之高下故州數之類叔而得並於神禹陷父之中生伯奇而可班於舜曾可謂駁而不純矣擬於太極猶爲非類况論孟大學中庸乎昔有舉此問於晦翁者則又爲之說曰西銘非論孝也但欲推是心以事天則親有不正而天無不公故有陷父之子而無陷天之人也何以擬非其倫爲慮乎然則事天者不可不謹而事親者不必以道雖陷父於不義猶得以孝和也害不微甚乎凡此皆六經學庸語孟之所必無者直謂之禮記之註疏則毀者譽者皆可以無言也蓋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言尊之也事天如事親言親之也文雖對舉而義則各別固非一意而兩言之蓋子事親不愚其不親

特患其不尊耳。恩掩義愛生仰漸流於不敬。此德行之所由起也。故曰如事天者。所以教尊也。子曰大馬。不敬何以別此之謂也。人事天不忠。其不尊。特患其不親耳。謂其益高。致於神。惟莫知其理一。此煮膏妖誕之所由起也。故曰如事親者。所以教親也。書曰達於上下。詩曰及爾出王。及爾游衍。此之謂也。然則此二言者。意正相。如西銘義疏之文。則一意而兩言之可省其。聖人有枝辭贅語矣。此尤後學之所以致疑於橫渠而未敢雷同於譽者之口也。

近思錄

曆象之學。以人合天。最為難事。自古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堯典之政。莫詳於曆。豈非以其高遠幽深。未易窺測。必須以元聖之資。為之講求也歟。及乎其數既明。其術既備。則死法而已耳。然而已耳。天文家可以布算。而推之宜無難者。故自唐虞以後。未有慎重曆學如堯典者也。周官囀相保章。不命於天子。司馬遷父子世掌天官。其報任安書稱。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足為明證矣。然則非惟朝廷輕之。流俗亦輕之矣。沿至後世。天官不列於槐棘。星史不班於緡紳。由此觀之。豈非未明則貴。既明則賤歟。嗚呼。茲說也。凡事何莫不然。豈惟曆學哉。吾以為儒之理學。亦僱是矣。堯自夫子設科。詳言行孝弟之說。而畧性與天道之教。子思孟子言而未詳。漢魏及唐。千有餘年。無能窺性命之籥籥者。况其堂堂乎。董揚王韓。有志焉。而未逮天啟文明。宋初得國。而五星聚奎。濂洛諸儒。相繼迭作。而集其成於紫陽之考亭。擴前聖之未發。續絕學之遺緒。性命道德之蘊。天人理氣。河洛之秘。賴以大明。學道之士。寧不為理學快。而亦有隱

憂焉者。蓋其樊使後生小子。未通六甲。而預能言之。竊謂其於齒頰。飾俳優於靡文。功蟻戰之銛鋒。資利祿之階級。灌口耳之講解。長驕者於後生。是聖門之所慎。子貢之所不得聞者。今童穉之所共聞矣。無乃衰乎。此幾何其不為死法為藝。而所以異於卜祝倡優者。安在也。夫學之所貴。貴其能精思而自得之。如其著為成說。可誦而講者。則誰之宜。其為學之賤也。君子方憂其末流之潰。無以制之。不知其所終。而近世道學。以頭腦題目為先務。尤好談性命之理。甚至不足於宋。而更張其說。此則義和俱援。

經史纂解

卷六

四

天紀。遐棄厥司。至於日食而不知者也。故棄用理學之說者。戲弄之倡優也。更張理學之說者。酒荒之義和也。二者相反而病。則均焉。然則為宋儒者。豈亦有以致之乎。朱子呂子相與輯書而名之曰近思錄。序之曰懼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吾意其書以近思名。而序曰懼初學。必將切學者之身。非子臣弟友之職。則視聽言動之禮也。及其開卷冠以太極圖解。正蒙易傳諸章。無非天道陰陽鬼神性命之說。入門之初。而使之先用心於此。其為思也。遠孰大焉。而可謂之近乎。且此豈初學之所宜思乎。即朱子自云。初

從易曉易解處去。讀中庸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云。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畧。便要說性命。極是害事。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求嘗及易。是此原非初學所宜思也。名實乖違。先自背其本來名書之義。次序反逆。啟初學以躐等好高之端。揆諸夫子之教。未可謂之同。則又何怪乎後世之以理學為死法。為藝。為倡優。為卜祝。為天下賤也。然後知學信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罕言命仁。

經史纂解

卷六

四

而推言詩書執禮者。真大聖人之所作。為迥乎不可及矣。然則究典詳曆。亦非戲口何可比也。屑關民事。治曆以為民也。差之毫釐。則萬事隳矣。能無詳乎。若性與天道。則何關焉。其明晦未足為輕重也。夫子以為道有緩急。教有先後。言行孝弟。誠修矣。性與天道之不知。不害為君子。關性與天道而言行之不檢。孝弟之不修。不免為小人。故其設科詳所急。而畧所緩。論教民。則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亦如此。正有見於天下之勢。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不待其著而後知之。此其所以為知獲之神。先見遠識。

之元聖也。由今觀之。孔門諸賢。自顏曾之外。鮮得聞性與天道者。皆不失爲高弟。後世不敢與之抗。今之人。皆能言性與天道矣。孰可爲游夏執轡者乎。雖周程諸公。能言之。吾亦未知其於冉閔由賜。果誰先後也。故性命之說。必非學問之所急。而先提頭腦。務立題目者。信非孔門之教矣。不然。孔子設教。乃舉第一義而遺之。非吝則疎。必居一於此矣。人之過於尊朱儒。將敢於毀仲尼乎。此則愚生所不敢出矣。

權勢

予讀史既終。卷作而嘆曰。嗚呼。吾乃今知名分之外。又有權勢也。聖人言名分。不言權勢。非有所擇也。名分有尊卑。而權勢因之。爲輕重。本無二道。及乎世德下衰。君失其柄。權勢有不循乎名分者矣。是故賢君居之以敬。用之以道。察之於微。攬之於獨。權勢不離其身。然後君有常尊。而名分秩於天下。愚者反之。荒淫昏暴。天人並絕。大權大勢。已爲奸雄所竊。而不知下日重而上日輕。輕重之極。天壤易位。猶欲以區區之名分。臨之。何異洪水滔天。障以一葦。必不支矣。噫。可不慎哉。夫君爲至尊。天道也。然自周赧漢獻而下。歷代末季之君。受制於強悍之臣。稟然莫必其命。求爲匹夫。不可得。尊安在哉。父爲至親。天性也。然唐玄還自成。都李輔國譏而間之。如防巨寇。劫而遷之。如役小兒。隋堅朱晃各遭子禍。親安在哉。同姓結親。以制異姓。親疏之序也。然新莽得志。漢諸侯王上璽。較頌功德。爭先恐後。司馬懿誅曹爽。兄弟如割。魏宇文周諸王。次第受戮。於楊堅李唐諸王。一夕同沈於九曲。而劉宋蕭齊諸王。爲州刺史者。受制於將帥。有人情所不能堪者。甚則駢首受戮。莫之

重抗則親不足恃矣。相義國柄。將以制閭域內外之勢也。然霍光以大將軍獨擅廢立。當國攝主者二十年。而丞相田千秋。王訢。楊敞。蔡義。皆暗默如尸。則相幾可廢矣。討叛誅逆。國家之大典也。然漢則有劉崇。翟義。劉快。馬適。求董。賂。唐則有李敬業。張濬。杜讓能。周則有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無絲毫之益。而相繼以死。反蒙叛逆之名。如大典何。故由是觀之名。分無權勢。不立而權勢所行。名分有不得而全者。隱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至言矣夫。

輕躁

今而後乃知輕揚浮淺。人生之大戒也。劉義真爲廬陵王。乃曰。吾得志之日。當以謝靈運。顏延之爲宰相。蔡琳道人爲西豫州都督。遂取廢殺之禍。不旋踵。趙宋齊拔爲皇子。齊楊后及史弼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當與配八千里。猶與地。彌遠曰。吾他日得志。與彌遠於此。又呼彌遠爲新恩。遂有晉川之行。而竟以冤死。彼義隆之受徵江陵也。從容詳審。謙遜。弟乃如此。卒致元嘉之治。而貴誠得鄭清之來。論將立之意。默然不答。畢無幾。復喜色見於面。鄭再扣之。乃拱而言曰。紹興老母在。風度與重。深厚乃如此。安得不爲四十年天子乎。非獨天子也。今士族之衆。凡其成立。鳩聚克全。未保者必其深沉寧靜者也。凡其破敗覆壓。斯合輒散者必其浮淺輕躁者也。小者尚不可以有處。况天子乎。然則德器之淺深。靜躁。豈惟賢不肖之所以分。亦禍福榮辱之所由基也。

薦賢

昔者管仲死而齊亂。諸葛死而蜀滅。王猛死而秦亡。自古大臣死生之際多矣。未有繫國之安危與廢如此。三臣之重者。也是易。故哉。以爲其君任之專乎。則古之任賢專者多矣。以爲其才足爲有無乎。則古之才者亦多矣。豈獨此三臣哉。吾以爲三臣之後。國無人。也是故伊尹在商。周公在周。蕭霍在漢。其任豈減三君哉。其才豈減三臣哉。然而身沒之後。國家安堵。則以繼之者。尙有人焉。故也。彼三臣者。死則已矣。故大臣者。莫如薦賢。出師表薦禪琬寵允。太

魏書

卷六

五

魏書

卷六

五

人之志。其猶射之的乎。人之量。其猶斗斛之容乎。矢之所期。未有出於的之外者也。量之所容。未有出於本分之外者也。矢外的。則罰矣。容外量。則溢矣。吾以爲二者。實展轉相因者也。志在是。則量在是矣。有是量。則有是志矣。小不可大。大不可損。嗚呼。豈非分定故也乎。管仲與桓公營霸者。陋矣。四十餘年。然後爲召陵伐楚之師。至是而意氣盈溢已極。遂執無罪之轅濤塗以伐陳。是以厥功不終。楚滅江黃。不能救也。棄貫之盟。不能顧也。蓋仲志本期於霸而止。自霸之外。無求焉。故至是而其量已足。不勝其盈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器其量之謂乎。晉自擾亂。奄息江左。將百年矣。劉裕起而振之。兵不留行。所向無敵。伐秦之師。拓跋以婚姻不敢救也。議欲北歸以避其鋒。當是時。蓋一大機會也。使裕有混一恢復之志。持重以圖之。奇正以倚之。豈但江左而已哉。然裕之志。不過篡晉而止。故既克姚泓。急歸謀禪。關中之地。付痴兒悍將之手。以遺勃勃之秦。豈非至此。而其量已極。無所於容也歟。晉諸庶人。其才不過百敵。與之千敵。則拙矣。然則吾亦曰。劉裕之器小也。

劉裕

不可。乎。曹。操。之。不。能。混。一。者。所。遇。強。也。齊。梁。以。下。之。不。能。混。一。者。其。才。皆。不。如。裕。也。吾。故。獨。惜。裕。之。倍。關。歸。吳。以。爲。似。管。仲。之。器。小。也。

溫嶠

君子小人不嫌同術。但顧其用心何如耳。溫嶠之尹丹陽也。薦錢鳳。鳳亦推嶠。嶠辭之。且以爲褻舌之地。請教自選。此與高歡之歐賀拔允。至於折齒以爲取舍。在王。妄言請殺者。何以異哉。及其既得所欲。告別於教。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至於再三。此與歡之隔水拜光太。哭爲誓。留宿夜飲者。何以異哉。恐其既出而鳳問於後。乃因餞別。故於教前佯醉。擊鳳。至於臨懷。此與石顯之請詔吏得夜開宮門者。何以異哉。辭尹並別者。所謂藏機用說。倒行逆施。以欺蔽之不我測也。佯醉擊鳳者。欲使先入之言爲主。而後至者不能入也。亂臣賊子之欲逞也。不厚貌深情。不舞智任數。不變詐反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城籍中爲石顯高歡者。甚多。吾無庸贅也。太真晉之良也。心在帝室。而亦用此何耶。蓋其所與處者。亂賊之魁。故不得不因勢而利導之。謂吾志以順適之也。然於心術所損多矣。君子於去就之際。可不慎哉。太真當教請爲左司馬之日。辭而弗往。可也。

舉陶

舉陶作士在舜即位之前。當攝位之日。二十有八載之闕。堯尚無恙也。何以知之。舜即位之初。詢岳。岳收卽命九官。首禹宅。授禹拜稽手。讓於稷。契。暨皋陶。足知此時皋陶已作士矣。然則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者。非也。湯之王業。乃伊尹手造以遺之。自居亳時。三聘而起。五就而決。說湯伐桀。華夏爲商。然則謂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者。亦非也。子夏之失。如彼其昭也。然世之論者。莫以病子夏。何也。子夏之意。特以解仁知之相濟不相悖。而夫子不專言知。以解樊遲之惑。而其事之先後。時之久近。非其所注意者。故信口而談。不及細檢。舉一以例其餘。則凡帝王用人弘化之實。皆可以類觀之。主於明道。而不主於紀事。此其所以爲聖賢之文也。至如孟子論堯舜憂天下。掌火者益。治水者禹。教稼者稷。明倫者契。何嘗一語及於舉陶。至其下文。總云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舍所言之益。稷。契。而舉不言之皋陶。前後不相顧應。則謂孟子失斯言者。殆亦一虫之不可以語。本也悲夫。

經史叢書

卷六

宋

問禮

莊周尊老而侮孔。此韓愈所謂孔子吾師之弟子者。禮記緣是稱吾聞諸老聃云。史記緣是謂適周問禮於老子。後儒緣是而序論語。釋中庸。遂使學者篤信而勿疑。嗚呼。輕信而易惑。乃至是哉。夫莊周爲寓言。天下古今所共聞也。奈之何信之。好問樂取。舜之所以爲大。而焉不學。何嘗師子貢。嘗以論夫子矣。此正聖之所以益聖者。不爲孔子辱。而老聃之爲人。吾既已知之矣。禮忠信之薄。亂之首。非其語欺。則彼之於禮。何如也。而問之何爲乎。況其生不同時。亦非可以贖世而問也。周荒唐。唐記撥拾。遷淺陋。不足責吾。嗟儒之輕信者。或曰。問禮非有所不知。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亦下車於接輿之意。歟。似矣。然不聞有所警教。徒退而頌之曰。龍曰。聖不容口。而自比於醯鷄。譬之獵者。撫劍攘臂。自謂無敵。可以暴虎。及其遇虎而失其所操。茫茫然歸。是特一庸妄之淺夫耳。又何以爲孔子乎。或曰。孔子所從問禮者。爲周柱下史。多識於國家之典故。非著五千言者。蓋二人而同名。信其然。則吾不敢知矣。

經史叢書

卷六

宋

陳司敗

論語記孔子之處陳司敗。可以見聖人之用情於其所尊親者矣。諱其惡而善則稱君也。不欲自明其意而過則歸已也。忠厚而泯其迹。臣子之道也。吾於戴記而知其反是。練而舉。酬行旅。練冠以喪慈母。皆直斥昭公之非禮。至於坊記則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盡言不諱。并其所以處司敗者。自壞之矣。春秋昭公皆冠之以魯。若境外之人言之者。其爲後人之附會也。何疑焉。而學者猶篤信固守。以爲會子問。非孔子不能答。豈非惑之大者歟。

經史叢解

卷六

六

劉先主

漢文帝之母薄氏。初爲魏王豹宮人。相者曰。當生天子。豹以此自喜。倍漢中立。與楚連和。及韓信擊魏豹。薄姬入漢。輪織室。高祖召而幸之。是生文帝。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爾朱氏當生天子。錡納爲侍人。錡誅沒入掖庭。憲宗幸之。生宣宗。周世宗之后符氏。初嫁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曰。當母天下。守貞以此自負。反意遂決。及郭威破李氏。崇訓自殺。威遣使歸符氏於其父彥卿。旣爲世宗娶之。竟立爲后。三事可謂奇驗巧應。相者之術誠神矣。獨怪郭威以天子之力。愛其養子。無所不至。何患乎無淑女。乃娶旣嫁之婦。以室之。亦嫌乎旣而歷觀諸史。乃知秦漢以後。婚姻之禮甚賁。女婦之辨甚輕。陳平擇婦在五嫁之後。武帝之母先爲金王孫妻。成帝無子。多名民間宜男婦納之。劉備夫人吳劉瑁妻也。曹丕夫人甄袁熙妻也。至於明母平辰。龐武氏經事先帝。太真以配壽王。不足論其女婦之辨矣。抑瑁備兄弟也。備妻其嫂。所以異於唐人者幾何。孔明不諫。其爲累豈小哉。此其學問龜處讀書止觀大義之驗。而文中子禮樂之許。或疑其過者。此類之謂也。有同。

經史叢解

卷六

六

皆。修。入。紀。後。古。婚。姻。之。禮。使。民。知。失。節。之。可。羞。從。一。之。
爲。正。風。俗。之。足。貴。豈。非。攸。典。禮。正。風。俗。之。大。者。歟。

甄豐荀彧

夫人之情固有不可曉者。甄豐。莽之腹心也。及莽卽眞。豐
乃不悅。莽覺之。收捕其父子而豐自殺。荀彧。操之謀主也。
及操事旣成。受九錫。彧乃以爲不可而自殺。夫莽之篡。豐
爲之。而操欲先取徐州。後定呂布。彧以高光事業勸之矣。
此豈但九錫而已哉。謂二人之智不足以及此乎。則二人
非不智者也。謂記者妄乎。則漢書古之所謂良史也。然則
何以折其衷乎。無乃思兼名利之故乎。二者不可得兼久
矣。而彼思兼之宜其出入乎忠邪。水火乎心迹也。初之佐
賊爲畫策者。貪賊賂之利也。後之正論至自殺者。畏助篡
之名也。不自殺則無以自表於後世。欲以此爲自解計也。
雖操亦不敢篡漢者。終其身而莽之盜也。動輒擬周公。然
則名義之於人不亦大乎。夫挾厚利者。欲以身享之也。身
殺則安用利爲。吾乃知名之重於利也。匪直重於利也。重
於身也。月犯少微。其占爲處士之厄。吳中高士或甘餓死。
求以應之。亦足以驗名之重於身也。

四科

吾夫子以聽言觀行責宰予以先行其言教子貢足徵二人皆言浮其行者其並列言語之科意者以此然子貢以能言同宰予蓋初見孔子時事至其晚年豈可同日語哉而記四科者猶不忘其初非所謂知人而勸進德者也吾觀論語記弟子之言莫多於子貢至於諸人所不足於孔子者亦往往賴子貢之言而聖人之道益明以尊非深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道也葉公之問蓋亦諸人之見而子路不對則以其善言不如子貢耳然則賢於子路不

卷六

卷六

卷六

亦遠乎至於山頽梁壞三年之後治任將歸而入揖者不之他人而之子貢廬墓獨居三年乃歸者亦惟子貢而他人不在焉斯以知子貢之所得於聖人者深而聞性與天道之後所造益高矣顏曾之外當以子貢爲首雖冉閔未必多讓游夏不足數也况宰我乎聖門下品無若宰我者論語中罕所稱述間或有之無非謬戾晝寢犯何誅之責對社叢不咎之尤短喪蒙不仁之名從井憂爲仁之害是惟無言言則悖矣僅一稱其師見述於孟子不及子貢蓋蓋是故夫子以瑚璉比子貢而以朽木糞土責宰我

卷六

卷六

卷六

是其賢不肖何如耶况列同科而又逆其序乎又如冉有仕季氏以聚斂名其政事可知亦敘於季路之上亦未可謂得其當者夫四科非記於諸賢始至之日也諸賢沒後大抵久矣然則人品之高下不既定乎而何尚仍其初也沿襲之久遂以附於聖言之後蓋言不出於聖人解不差者不獨十哲世俗論也說者乃謂聖人教人各因其才於此可見則似聖人在日所定豈通論哉然則孟子何以並列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更無高下之等曰孟子特取三子之言以自證而非爲三子評高下也如其果爲三子評則其言之純疵須別有說而賢於堯舜之云難乎免矣凡人情意有所爲則言不盡檢雖聖賢不免焉周公敘大臣輔商而不言傳說五臣輔周而不言師尚父每言商多賢聖之若而無逸稱堯之選三宗之外無取焉是皆未可謂無隙者故未可以孟子之言而廣人物之權衡也今天下學校之祭四配之外有十哲皆位堂上十哲之中升顏子於配首以子張補之亦世俗相沿習而不察之論宰我冉求見斥於聖人屢矣皆位列堂上而有若似聖人諸賢所欲師事之者漆雕開聖人所喜者曾點聖人所與者子

賤南宮。廷聖人所稱者。反藐焉。在兩廡位堂下。曾是以爲公論乎。夫四科特蒙陳蔡而記其人。亦非爲人物評高下也。奈之何。據以爲從祀之等乎。今主司試士。品階有弗當。則士論譁然。爲之不平。况聖人廟庭。多士宗主之地。友乖張之如之何其可也。乃舉世安焉。豈非自幼習於論語四科之文。而莫之察。故歟。近世用禮官之議。以曾點出配。敬聖於別廟。可謂得其所。竊謂升有若漆雕。開於哲位。而降冉宰二子於廡。則亦庶幾其可乎。

道術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自有天地來。止一道之流行已矣。道行於上。隆於帝王。道存於下。守於師儒。昌黎云。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昭如也。而究其實。不過兩途。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其見於經。則接輿丈人晨門荷蕢之流是也。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其見於經。則列國之卿大夫士是也。吾觀夫子於諸隱。無深惡痛責之辭。顧若有接引之意。特其人不欲聞之多從避匿。故不及與之言耳。其於列國之卿大夫。多所交遊。若蘧伯玉顏譽由司城貞子之類。聖人亦樂與之遊。楊朱墨翟與爲孟子所不許。目之曰異端。曰禽獸。夫楊之爲我。獨善與隱者之爲高。何異。墨之兼愛濟人。與仕者之爲通。何異。所少者特當其可之時耳。楊當其可。則顏子之陋巷自樂矣。墨當其可。則禹稷之過門不入矣。奈之何各任其性之所便。不能以正自克。故皆倚於一偏。卒得罪於聖賢。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術不可以不慎也。楊墨既熄。其後乃有佛老。始於漢盛於

晉宋齊梁魏隋唐宋之間。爲世所盡耗者。千有餘年。儒者起而排之。亦曰異端。曰禽獸。然寺觀之刳建。僧道之蔓延。莫之能遏也。雖以顏魯公。不免減於其說。釋者之爲斯民慮也深矣。吾嘗攷其爲說。又與楊墨無異。蓋老之清淨無爲。全其自然。卽楊之爲我。獨善也。佛之慈悲普度。忘身救人。卽墨之兼愛廣濟也。所不同者。惟不娶無子耳。心自絕。楊墨所不爲耳。嗚呼。吾乃今知天下道術貞一無二也。不出則處。非隱則仕。故君子之學成已。則思成物。明體則思適用。無偏廢也。仲尼之玉沽之而待。示不求也。孟子未嘗

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夫沽玉而欲仕者。成物之用也。待價不求而惡不由道者。成己之體也。內外本末。兼濟而不偏。此所以爲聖賢之道。爲當可之時。而兩途之士皆失之。故各極其偏。而其流之弊。爲害於天下。今之隱者。既絕不可得。而仕者所務。惟殖貨財。營田宅。私妻子。是謀是急。父母兄弟之不顧。而求爲所識窮乏者得。我亦無其人矣。是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謂雖之徒者。尚何仕之足云。而斯人且日襲陳言。聚生徒。鬻然號於世曰。吾口不須非聖之。背身任道學之統者也。嗟乎。道學之名。何爲也哉。堯舜

禹授受傳心十六字。未聞所謂道學也。商周教化行。習俗美。不過敬勝義勝之旨。孔子垂教萬世。論語二十篇。開口止說學字。孟子敘見知聞知。以道統名世。自任皆未聞所謂道學也。漢儒之醇。無過董仲舒。止傳天人二策。唐儒之最。無過昌黎公。亦止原道一篇。嗟乎。道學之名。何爲也哉。或謂道學二字。見於大學。然此亦大學明明德之始事。未可以此二字。櫟千古之道統也。彼所謂道學者。亦無非此。孟子忠臣云耳。夫忠孝出於良知良能。卽不讀書人。何不具之。何待於學。至於心性太極無極之義。亦先天之數。非

由後起。卽如主教主誠之說。於大學入德惻慍之一端。無加也。卽格致誠正。已備學庸論孟中。何煩於贅宋儒假此名色。各立門戶。互相標榜。聚訟不休。是果有得於唐虞揖讓之風否。抑孟子養氣之說。果有當否。抑天既謂道學。亦身體力行之而已矣。必紛紛支說。家喻戶曉。似孔孟之書。非道學矣。將宋以前之歷代。繼道統者。其缺畧亦甚多矣。然何以三代上下。無道學之名。而真儒輩出。道日益尊。宋迄有明文文山公之外。有賈董李韓其人者乎。是道學一開。而學反日益僞也。卽有一二巨公。名垂不朽者。又皆深

痛絕於飾爲道學之名而不拘擬乎道學之迹者也夷
平則講詩書世亂則先世教大儒者謂一天下者也當
家奄奄氣絕之時而哉冠博帶高足淵步持此廷趨不
之論束手傍觀養高夫下事尚可爲哉斯又楊墨之
不如者矣奈之何風俗之不薄人心之不偷哉世變之
其誰挽之哉

朝聞道

聖賢立言垂教爲經使天下後世家傳人誦合海內統計
之其言未嘗一日不宣揚天地間也言既日宣則其精神
英靈未嘗一日不流行天地間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神
爲上言次之形爲下其神存其言存則謂聖賢至今存可
也巫者媮蕪誦呪以格其神呪非神所爲也山他人之手
尚得誦而格之若吾經傳則真聖賢所爲也從其肺腑中
出而誦者徧海宇窮日夜聖賢奚超格哉直未嘗死耳積
其所終將與天地同壞然則長生久視不死者非斯人其
誰此之謂不朽此之謂壽卽如顏子何病哉乃若指夫血
肉之軀偶未歸土者謂之壽則其光陰能有幾何且不聞
道而生謂之行尸走肉氣未絕而心死已久矣卽如錢鏐
何壽之足云嗚呼聖賢之壽吾甚慕之甚愛之愧非其人
無其言莫吾與也將奈之何晨起展卷偶睹朝聞道夕死
可矣感而著壽說且以旌吾志

孟子

蔡子曰。嗚呼。吾讀孟子書。吾悲吾生之晚。不得灑掃於其門也。吾又悲孟子之孤立。以名世之才。而無可與語者也。夫千鈞之弩。不爲鷹隼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葦撞吐音。孟子何如人歟。而當時所與辯者。許行陳相淳于髡之徒。所與辯者。又不過戚丘蒙萬章公孫丑之輩。其言鄙而悖。其問淺而狹。此何足以辱孟子之辨哉。孟子不拒而與之言者。舍是則將同羣於鳥獸矣。故寧發機於鷹隼。吐音於葦。撞不得已耳。而或者以此類爲高才雄辯。推尊孟子。則何其知之淺。待之卑也。僕誠不敏。讀書輒有所得。追念古人。合者十九。不能合者什一。嘗以扣宿學巨儒。鮮有發明。私謂此亦足以發千鈞之機。吐萬石之音者。而實命不猶未遇孟子。故卒未得至論。以破宿惑。豈非此生之憾哉。嗚呼。昔稱明良相合。自古爲難。吾謂授受相孚。至今不易。自生民以來。稱師者無慮數百家。最盛莫如孔門。然自顏曾冉閔之外。夫子所與傳其心事者。亦寡矣。其次莫如孟子。而所聞若此。歷聘而彭更以爲泰。公孫丑以爲素餐。辭疾出。而公孫丑以爲不可。孟季子以爲造朝。不見諸侯。而陳

卷六

三

代以爲小。距楊墨。闢先聖而公都子。以爲如齊王反手。而公孫丑則期於管晏。擬於孟賁。則孟子之在當時。誠亦孤立而無可與語者哉。僕也。欲剖千古之疑。定千古之案。無可就正。所謂相求而不相遇者歟。夫授受之際。缺一不可。僕無從受孟子。無可授其爲不遇均也。士固有對而不相知。而曠世相感者。孟昔不遇無弟子。僕今不遇無師。豈無知者。知而以告於人。猶吾告也已。

卷六

三

經史慧解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蔡含生撰含生字天度蕭山人其自署稱固陵者卽今蕭山縣西興地也是書雜取經史事蹟人物各著論一篇凡二百二十有一其文縱橫辨難頗似毛奇齡好爲異說亦似之然博瞻不及也未一篇論孟子謂孟子之徒如萬章公孫丑輩其言鄙悖淺俚而惜已不遇孟子謂僕無從受孟子無可授其爲不遇則均其高自位置又甚於奇齡二人生同邑里或亦聞風而興變本加厲歟

後海書堂雜錄一卷

〔清〕王孝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後海堂雜錄二卷》提要

後海書堂雜錄

後老類隨舊業都荒讀書過眼難忘
不記一竟成棄人而榮獨生偶有所得
雅馴事無倫次聊備遺忘而已乾隆甲申重九前二日
十七五老斐王孝詠

溫飛卿詩詞

陳後山謂杜少陵以詩為文韓昌黎以文為詩故詩文皆
不工余謂詩文各自為體本不能相通至詞為詩之餘不
過求以聲調韻同源別派亦不能相兼者也唐人之詞溫
飛卿為絕調性之所近不免以詞為詩故如麗有餘而沈
雄不足雖溫字壯稱而體骨家數遜玉溪一籌此論前人
未經道過實自余發之然昌黎之詩自成一家足以並肩
少陵何嘗不工後山殆未為知言

補遺良謚

補遺良得羅武后制庭寢以殒身後未嘗與此
起謚忠之見唐乃謚詩而新舊唐書俱不載

明裕陵不用宮人殉葬

宮人殉葬漸廢于秦自後歷代效尤相沿成習明初諸陵
以宮人殉葬者謂之朝天女尸後始其家嗣免償役此最
傷生官化之甚者英宗遺詔始禁用宮女殉葬為定制

其十古盛德事也

宋王昭儀詞

宋德祐二年二月，始入杭州，少帝迎降，謝金兩后及六宮皆北行。有昭儀王清惠，題滿江紅詞於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菊，妃后製，棠湖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驚鼓揭天來，紫華歇。龍虎散，鳳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霏襟血。驛館夜驚，壁土夢宮中曉。離關山月，領嬌娥、相顧肯從容。隨同缺比，詞逐傳，播中原。文信國公天祥讀至末句，嘆曰：夫人於此，少商量矣。為代作一篇云：試問琵琶湖沙外，怎生

二

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歡，閑噴霞衣，仙人淚滿金盞。側聽行宮夜雨，淋鈴聲，驚散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嘗驚，血四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在迎新月，算妾身不似，天家金甌缺。余細詳昭儀詞，句痛悼君國，痛亡對月傷懷，故細錄其所謂育從容，隨國缺者，乃不肯隨國缺也。肯字，古人作反用者甚多。昭儀既能作如此好詞，且自負不淺，豈有呈身自鬻，顯露才華，豈問者乎？考宋宮人入北者，惟陳氏朱氏與二小姐，皆沐浴焚香，繼死，其餘當不可問。清惠詩為女道士號，冲華並未辱身於人也。後世以信國名重，昭儀為其識評，疑

其守志不堅，余悲夫亡國姬姜流離遠徙，幸得全生，不忍使其銜不白之憾，故為表而出之。

寤生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解姜氏方寤寐而莊公已生，目無此理。顧炎武杜解補正，引危微風俗通兒墮地而目能視者為寤生，自屈正解可見。兒始生時，未有不閉目者。其以余所見三四十十年前人家生子，膝不能視，至二三日或四五日方能開目視物，余生于康熙庚午年十二月十五日，少時記先慈嘗云：是冬風雪連日，寒冽異常，汝半月始開眼也。今二三十年來，人家生子，一墮地無不雙目炯

三

炯者，亦曾焉而不任矣。靜思其故，蓋緣人之精氣漸薄，不能畜養，轉因而童子如識，早開無數，厥後原之氣故，墮地時即有先微也。此亦可以驗今昔人事變遷之一端云。

正鵠

先之正鵠，朱子註書布曰：正接皮曰鵠，自是正解。德癸卯秋，曾勉亭為清江令，延余至署會值，李課以謝，有微乎君子一節，命題諸生不餘人，皆不遵朱註，讀止字為去聲，以鵠為射的，言其正而不偏，時潛齋楊大司馬勸勉，文理稍為明順，不得已錄為第一。昨讀唐人李遠及第後送家兄遊蜀詩中一聯云：正鵠雖言中，與鴻不共飛。則唐

人已讀正字為去聲而以正鵠為一助矣

落蘇

蘇杭鄉人稱茄子為落蘇不鮮所謂及聞西泠成西湖志餘錄武肅王錄諱石榴為金櫻日茄子為落蘇今時民間金櫻之諱無聞而落蘇之稱猶有知者

苦瓜

山左人呼蝎螭為苦瓜予不解其語詢之武林鄭蘭芷曰此土蛙二字之訛言其人皆係土著所以別於流娼也

以鹽換糶

吳下風俗買糶多不用錢率以鹽勸許易換不知起於何

四

時及讀陸放翁詩有云裏鹽迎得小狸奴蓋設山房為甚書懶愧家貧策勲薄寒無生計食無魚則水時已有此風

矣

衣飾

男女衣冠飾近來大抵數年而一變男子衣冠式樣自京師相沿而下天下靡然從風女子服飾之變則自福妓輩晚流偶之良家相率效尤吁可怪也

岳忠武

岳忠武王朱仙鎮班師之事余幼時讀史至此不禁憤然曰賊檜在內王之班師使首就修萬無生理矣夫將在外

召命有所不受況出師日曹奉有不從中制之旨王何不糾集河北義旅率師徑前直搗黃龍迎還二帝迎戈以清君側之患則賊檜方逃死不暇何患之能為王非道學書生何乃拘于曲謹子才為義無補於國而甘蹈死地之地也時有一老儒在坐呵之曰自知必死而不肯違詔以拒命此王之所以為忠如予之說是跋之叛臣所為豈知王之心事乎時余年僅十四遂喋不復言而心不謂然也後讀魏叔子文集中有宋論二篇不意先得我心行文亦痛快絕倫足以開拓萬古之心胸大破髭儒之陋說茲摘其尤精闢語錄于左先生又有讀蔣崇忠武王議識見亦

五

極正大當取先生全集讀之茲不具錄

其上篇略云南宋之禍在秦會韓青數賊而實岳飛韓韓去忠諸賢將至失其機何則高宗既立天下引領以望恢復韓岳諸將戰無不捷金師斃于北進然檜以一入主和其內諸之即志罷甚至矯制殺飛而天下事遂不可為嗚呼當秦兵誅君子猶以愛君誦之與其死于奸臣孰若死于敵國之為烈趙專制之罪名何如秦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為酷而後飛不事詔不班師內觀其始若同于叛臣之嘔強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固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鮮柄伏闕

以尸抗命之罪則雖有百槍不足以為憂者而區區之金其何不可藉此而朝食

其下篇畧云或曰諸道師既先撤岳忠武雖不受詔豈能獨白成功吾則曰諸將雖悉罷兵然岳軍一出金人聞風走死且其時部人之輸送者日以千萬計是獨力何不可辦也或又曰忠武抗王命朝廷必撤兵誅之天下皆疑忠武為叛則其兵亦必不可以復用吾則曰忠武召還之時當直言抗表于高宗曰二聖必不可不迎中原必不可不復奸臣如秦檜等必不可信淵聖還必德禮陛下不暇且天下強兵大帥皆陛下所拔擢委置

下聖讓淵聖淵聖斷無能復辟之理願毋為奸臣所中

臣能成功則開待諫自服抗命之罪以正君臣之義如其不然進而死敵不徒還也如此則詞直而義正天下不疑況河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來從者朝廷畏金如虎金畏忠武如虎朝廷安能制忠武哉韓劉諸公必不肯舉兵而殲忠武明矣故忠武一日為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旦為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古今亡國之情勢類皆如是惜乎忠武之未可與權也

私謚

自石齋儒碩父德行文學卓然表見于當時可傳於後世而終身章布名不登于仕籍者其歿也故舊門人按其生平行事加以美譏所謂賢者故事有易名如陶靖節王文中丞貞曜邵康節皆是也明季迄今一百數十年間名人鉅儒之在草澤者指不勝屈惟顧亭人先生行誼純篤學問宏通著書等身皆有闢人心也道定為百餘年第一人朱竹垞先生題其室聯對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生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先生不愧乎其言者今宜徵易名之典為之立謚但應酌用某字鄉曲後學未敢妄議存其說以俟後之君子

量移

一友在某藩司幕中管理書記有新陞巡撫莅任者以舊習之中有量移晚江句某藩司惴然曰量移二字止可說自已豈可頌上司即令易之後以語余余曰量移二字不但頌不得他人即說自已亦不可漫用必其人左遷之後又復改官方可說量移韓昌黎柳子厚蘇東坡是之具在可覆證也某公平不學笑謂余曰量之不可稱上司我知之若其中又有許多道理我無此大學問也

太夫人

已未歲余在粵西適方伯楊方來先生為其母夫人祝壽

乞言於大中丞楊文敏公。公曰：「稿以呈公，以示余。」余曰：「此官樣文章，不必深求。但中有一字未安耳。」公微哂曰：「得之矣。」時武林賀良六山陰朱良弼在坐，茫然不解。余語之曰：「婦人從夫，夫死從子，則可稱太夫人。從夫則止宜稱夫人。今楊方伯之父尚在，而稱太夫人，是以子之官而蔑其生母之父，於理有未安。」師試簡閱，從來名家之文，下字俱有斟酌，非苟然者。非一人之臆說也。然世俗如此者，鮮矣。

晚文用事宜鄭重

世俗為文有襲用之語句，相沿之故實，皆習焉而不察，罔

究其意義所存者，不勝枚舉。姑摘其二，以示兒曹。如秦康公送晉公子重耳于河上，其時秦穆姬已卒，故其詩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今不問其母之存歟，凡語漢舅氏者，動稱渭陽。又九熊靈荻皆寡母訓子事也。今其父尚存者，亦襲用之。又稱父父子子，必曰向歆兄弟，必曰機雲兄弟，劉歆乃附葬之賊臣，二陸置赤族之奇恥，何足效法。舉以相誇人之姓氏，各從郡望，如王羲之為琅琊，王坦之為太原，支公派別不容混淆。乃今之太原王氏，自附為古軍後裔，何味昧耶。友于詎殿乃兄弟祖孫之敬，後誼豈成文理，而從來習用之杜工部詩曰：「友于皆提提。」山島山北吾友于，李

義山詩曰：「詩版在名卿，則唐人已如此矣。」然不可為訓也。至于聯偶之必影響，假借尤甚。此不舉而專為勸說之害。學者讀古人書，必須自出手眼，加意決擇，一一表之于經，準之以理，庶幾文道醇粹，謬斯遠矣。

著書有關繫

金元兩朝共二百餘年，其間人物文章，非無可觀，而後世之考文徵獻者，率多忽略，而不甚究心。史或鄙之而不道，此拘墟之見也。元道山自以身為金臣，不肯仕元，作野史，亦以蒐羅遺轍，發揚忠義，其言信而有徵，所以金史遠勝宋元者，以道山先為起本也。又以其餘事輯中州集一書，

九

分為甲乙丙丁四集，金源一代人之風雅，咸備焉。人各立一小傳，俾估其人之生平諸言行事，出處顯晦，而時政之得失，世運之盛衰，亦參錯于各傳中，讀之如見其人于百世之上。所謂因人存詩，曰詩存人，誠而愧乎詩史矣。陶九成以元末遺老，避地松江，力田之暇，採摭舊聞，若耕錄三十卷，元代世系族姓，爵秩位號，人才政治，典章文物，及一時之風俗，好尚，瑣事輟聞，無不悉具。或病其語多叢複，故所不免。然於國家大經大法之昭與闇，固已大焉。婦之職行，洪纖具舉，幽隱畢彰，可以補史氏之闕遺，亦一代得失之林也。是二書者，于兩朝皆有關繫，非漫然而作者視

近世之自矜博洽拾餘訂為無益之書者相去懸殊矣
應吏

懸魚座觀古應吏之職在火策者難更僕數降及後世貪
賄成風簞簞不飽得缺先問歲入之餘置去官必許宦費
之多寡仕宦一途殆同市肆求其微礪廉潔清自好者
升百中不能得一以余生平所聞見于守令中得四人焉
唐大陶名號字鑄萬四川夔州人順治丁酉舉人謁選得山
西長子縣知縣專務以德化民夾棍非刑不用教民種桑
養蠶民遵其令都邑化之治安有蠶桑之利甲於山右自
公始也愛民如子俸入之外餘粟不取以失樂旗起甫十

十一

月而卒職蜀中無家可歸僑居吳門隨行惟一僮一僕一
竹簾中貯大清律一部一硯及公服而已餘無一長物余
叔母公享女也同依于蓮徑叔父家著書以終其身公著述甚多
朱季政字復旦崑山人先君塾師也以副
修教習選授直隸井陘縣知縣不問家累清苦絕俗身不
衣帛食惟蔬菜鋤擊毫強撫卹無告三年而政化大行巡
撫安溪李文貞公已列薦牘公以年踰七幸力懇致仕抵
家之日貧乏幾不能自存奉新享玉堂公為令時縣丞也
相侍素厚公歸而李公已為蘇州知府以公事赴崑造門
請謁是老屋數椽僅蔽風雨公在檐下負暄捫頤肅然起

敬贈以粟帛一無所受歎息而去魏化麟江西人由縣令
歷官常洲知府為治惻惻無華操守廉介戒絕苞苴卒官
之日首不能勝時趙副使錫禮為武進令棺衾之費胥代
為管治各屬捐俸資其路費始得歸葬焉莊有陽福建人
徐洲知府庶靜沖和粹然儒者徐洲地濱黃河土瘠民貧
卜歲九火公撫綏勞瘁竭盡心力厥後賴以安全身歿之
後惟餘米數斗錢數百文冬夏衣數襲棺衾俱不能共察
屬紳士重其清即為之克後事助行資而後得發引回籍
嗚呼是四公者皆余所親知灼見可以激貪厲濁者恐年
深事遠將就湮沒故為表其姓名并略誌其梗槩以便將

十一

來作應吏傳者采錄焉魏莊二公邑里字號俱未詳莊公為余
弟子素志名而實春到蘇訪余語甚詳對半日道德之家詩者之氣余人稱然神速後一年
而卒
張令公
鄱陽湖濱之瑞洪鎮有張令公廟其來已久相傳即唐肅
陽令張巡雖正十一年安祿藩司李西園肅奏請勅封今
遂著為令與余宿西雜記中曾誌其事後又考唐時有滑
人張林與張巡同守睢陽城陷死者三十六人而林與馬
初顯神于湖湘間後及江右玉山皆祀之宋王應辰曾為
作廟記應歷可據則江楚間所奉之張老令公是林而非
巡也明矣緣林事蹟不顯而睢陽公殉難事新舊唐書既

力為表章。昌黎韓公又為反覆辨證。後世無不知其名者。二公又同姓。故即以巡當之耳。從來祠祀之謫。并傳會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先就此一事考正之。

白香山

白香山為蘇州刺史已閱千年。其政績自無可考。然虎邱山塘至今猶以白堤稱名。則惠澤之洽于人者深矣。自宜與章應物並建專祠。以光祖豆。今一郡之中祠宇森列。廟貌巍峨。白公以一代名賢。僅置一本主於名宦祠中。杭州刺史西湖上舊有三賢祠。以和靖東坡配享。景高賢也。又與東坡合祀思惠政也。與蘇郡相提而論。杭人可謂知

十三

所務矣

誅邪鬼

范山歸元泰先生作誅邪鬼論曰。蘇州有金聖歎者。其人貪底放僻。不知有禮義廉恥。又粗有文筆。足以濟其邪惡。嘗批評水滸傳名之曰第五才子書。鑲板精好。盛行于世。余見之曰。是亂亂之書也。未幾又批評西廂記行世。名之曰第六才子書。余見之曰。是誹謗之書也。右以傳史記莊子離騷杜詩與前二書並列。為七才子。以小說傳奇躋之於經史子集。固已失倫。乃其厥人心。挽風俗。亂學術。其罪不可勝誅矣。有聖王者起。此必誅而不以聽者也。至考其

生平則嘗有服之歸人。謫其少年為生徒而幣之于巨室。為奴有富人素與交好。乙酉之亂。以三千金託之相與。密謀賊之。其人既去。則盡發而用之。事定未索。祥為疑。怪其無慙色。蘇州人述其邪淫之事尤多。余嘗見一馮姓者。知為其門人。語之曰。幸致意君之師。同郡有歸元泰者。見其書。聞其行。必欲殺之。其後吳縣諸生與仕知縣相惡。巡撫中丞得知縣賄賂。誣奏諸生十八人。盡棄之市。金聖歎亦與焉。余哀諸生而未嘗不快金之死。但恨殺之不以其罪。月昔人公誅華士。孔子誅閭人。亦為其惑也。然二人者。非太公孔子不能誅。金聖歎見誅于今日。非可高比華士。

十三

聞人者。當其身宜誅之。以懲邪惡。既死可以已矣。顧人情喜新奇。樂淫縱。文人才士見其書者。多為所惑。一日席間友人盛歎其才。余以其人雖死而罪不赦。其書尚存。流毒于天下。將未有已。未可以其為鬼而質之也。作誅邪鬼。按元泰先生名莊。太僕之孫。明亡後弄諸生。不復應試。學問賅洽。詩文俱朴老蒼。渾直抒性靈。未經刪抹。今已零落無存。回與先祖交家中藏其遺文五篇。一為書先太僕東園翁傳後。一為侯大年西湖詩題辭。一為棧道圖題辭。一為書東坡先生賦後。其一則誅邪鬼也。皆先生手自抄錄。行楷精妙。絕倫。出入聖教。淳化諸帖。此

又有聞人心學術義正辭嚴而天下絕無知者故亟為
錄出 先君嘗言先生長身玉立美丰儀善談笑而賦
性真率落落穆穆言高意廣人皆目為歸藏晚居太僕
舊舍頗其室曰萬家壘又書一聯云南北有墳塋室未
高明鬼莫關東西無牆壁人多飢餓賊休來其憔悴自
陽佯狂不羈之態見矣一女適金亦陶先生子也贈唯圖
書古玩器數無金珠絢綺之飾花燭之夜各出所有
于燈下傳玩鑒賞達旦不寐亦吳中佳話也

四言字音

士友題飲各嘗語余曰吾一生未敢為童子師余問其故

十四

曰五經中字音未能識得確切不差若觀類為師是誤人
終身矣噫此盛德之言也今之為師者豈惟五經字義茫
然不曉即四子書中平仄論辨者甚多如湯之盤銘銘字
平聲今讀憫車同軌軌字上聲今讀歸時靡有爭靡字上
聲今讀廢吾字平聲今讀與我音同斐然成章斐字上聲
今讀飛瑚也也字去聲今讀連錫僧於又僧字平聲今
讀詩其撥一也按字上聲今讀墮壞宮室以為誇池壞字
上聲今讀外其額有此額字上聲今讀喪始舍之固固馬
固字上聲今讀廢又字之照畫偏像不遵古法隨俗自便
者尤多如逢字應從字今作十逢字應從牛今反作丰商

字中從八口今作方商字中從古今反作八口直字頭從
十今作七文字多如一熟幾字下人既作鈎又加一撇黃
字與字俱從廿頭今皆作草頭餘字從月人今作八頭
字從字反作月人助字從且今作目麗字林中添出又字
字如字類不可勝指茲略舉其一二耳蓋指書出於隸隸
出于篆自六書之法不諸玉篇說文等書求其高閣承
襲謬估不知非余嘗在閩中那制府署晤一浙江翰林偶
語及字音筆畫之論并有多塾師聚不知較正曰此小學
之功耳何必究心噫韓昌黎有言讀書須略識字豈有小
學之功不講而可以言學者乎以余生平所見字音點畫

十五

之無訛者惟吾郡何侍講義門錢塘毛孝廉家中武陵楊
久敬公三人而已

明史有識

康熙壬寅夏余在淮浦與同少逸曾謬廷陽言將來明史
告成湯顯祖陳繼儒當位其何處廷謂宜入之苑少逸
謂得公文近小說不能名矣又無所表見宜去其人余謂
苟公以處士而聲光動海內公卿奉具一言如恐弗及似
未可竟沒其人義似但既不顯所撰制義填詞誠足雄長
一時其他詩文雖致力抗弋子而才力所限不能迴李之
淵其自作珠璣弱不足觀入之文苑恐亦未安三人各持

一說此無定論後明史出見涉頗粗竟在諸臣列傳表其不肯阿附時相因瑣瑣屋為部曹日上疏糾劾執政私人力陳四可惜意氣抗慨風節凜然廷寵遂廢百折不悔而無一語及其文章可謂卓犖而陳繼儒則入於隱逸傳林廣公雖無皎皎之即然早弃諸生尚伴山澤微辟屢加竟不一出即其詞章翰墨亦足輝映一時殆古者通隱之流列于隱逸誠為不愧

正德中梁傳為毛奇齡所撰當日分傳此題即擬舊華作傳述其四大事曰草制口憲曰沮居曰斥設衛以此四大事為柱樞而次求其傳及後適意史或按之是缺及

十六

一功記載則知此四大事者悉屬亡是且不惟亡是而往往反是因細考其人曾于作會典時不附逆瑾還還軍勝不附江彬其在政府時亦每有疏策多所匡救原非黨濂倚重與隆完等可以比似故為立傳略載實事起草付抄上之摠裁而猶以其規之不盡白至歸田後又上摠裁劄子不下萬餘言將四事反復辯證似無可疑今閱明史梁傳傳於趙鼎居守斥設衛三事概置不叙而於草制一事似云余王請開田為牧地江彬錢寧等皆為請帝排草制許之命閣臣華制楊廷和蔣冕引疾帝怒甚諸知不可爭乃上制草云云帝駭曰若是其可奪乎遂廢其奏府請

地事西湖劉子中云同館施愚山朱竹垞皆以削舊史責之而謂謂劉野史而非舊史據野史及通紀列卿錄梁傳本傳名山藏李氏藏書等書載他野草制事甚詳獨依大政記不載其事且編年年月又各各差合細考實錄山正德十年前後推意以迄于倫並無泰王請地之事大憲府請地予奪必書況此時當寧藩請復設衛之際開繁非小豈有已經兵部科道執奏中堂草制宸斷中止之一大事而竟缺不踴躍盡載之者及窮究其事則在嘉靖三年定錄中是野史所載備事正竊借此事而影射以成文以嘉靖之事而移之正德以居民所爭中外大臣所勘之事

十七

而移之梁傳為不可解耳中間駁辨確鑿殆難置喙而明史仍以比偽之于偽豈西河所謂不忍割去但取之師以為其人生色服抑後來纂脩者或未見西河劉子耶殊不可曉若西河之言果信而有微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矣
顧亭人先生嗣母王夫人以貞女守節斷指療姑疾乙酉之變雖亂常熱縣間兩京皆不守曰我雖婦人曾受國恩義不可辱隨命其子讀書隱居母事二姓遂絕粒而死先生致書史館諸公弓其友章先烈文繫今明史載于列女傳中而敘其絕粒之事夫以未嫁之女守節斷指療

如誠無懈于貞孝然女子能知大義國亡身殉尤人情之所難即先生致書史館意更重在絕粒一節故于貽葉詞卷書中猶三致意焉作史者何所忌諱乃削而不書耶陳仁錫位列卿貳例應立傳橫雲山人明史稿中曾為作傳余見何義門先生以細字注其側云一字不通之人何以立傳語雖過刻然非無所見也今明史刪去無傳楊嗣昌為眾論彈射紀載紛紜肆意醜詆幾與烏程宜興同來共談此千古冤案也其子山樵作孤兒顯天錄力為即辨公論精明然一人難勝眾喙至今猶為人唾罵明史于不傳首言嗣昌父子不附奄撫嫌于東林二語不愧史

十八

筆其傳大抵據實錄以文成功過兩不相掩間亦採取諸傳紀而其文見意無甚貶詞可謂直道之公矣蓋武陵督即勦賊事未成而身死誠為有罪無功然其心可諒其事可原未便一概抹殺余每讀顧亭人先生集凡事涉武陵者或微官或稱地臨文極為鄭重從無一語詆斥而王山史先生尤深惜其功業之不成悲其得謗之有自屢屢見諸論說二先生皆當世所稱知言君子且為時甚近局外旁觀自屬公論而論者乃謂二先生與武陵之子交好故多回護偏袒豈非吹毛索疵不樂成人之美者哉外國列傳皆尤同一人之作叙次詳略不支不滿可稱大

手筆西堂先生為吾郡第一才人其所作古樂府直不讓茶陵人但見其雜俎所載之文唯為小家數不知先生游戲雜文才情橫溢涉筆成趣亦非膚淺末學所能測其涯涘也世之貴遠賤近徇耳廢目者何不取先生古樂府及明史外國列傳一讀之宜小說家所能乎本朝於順治元年定鼎燕京遂底定四方撫寧中夏則明代之紀年自應訖于崇禎十七年三弘光隆武永歷年號概從削去列于各藩封後以昭大一統之治而偽朝諸臣如史可法馬宏圖瞿式耜張同敞朱天麟等仍各予以佳傳者削其降偽之年號不沒其臣子之事蹟史家之體例

十九

應商也

硝磺

硝磺硝磺二項不但為軍營配合大藥巨舖傾銷銀錢即民間需用亦甚多雍正年間題定額辦硝磺為數太少原不敷公私之用于是採辦之時獎賞叢生矣硝磺產于礐山毫洲等處硝磺產于山西陽城縣每年產在佐雜徵員赴產地購辦由布政司具護批具詳總督衙門掛號食批前往而匠舖之奸賄者亦與安員同行從前將匠舖姓名自乾隆六年起經督撫公案一列到產地經年累月無不踴躍藉稱雨水過多出產不旺或稱掃積荒硝尚未提淨

轉轉延按委員不無仰信開防司中承辦書吏錫一木戲
代為作票收據不官何從指考孰知額定之數彼已辦足
有餘以即此為證聞津匯口並不盤詰任其隨處銷售
大抵辦足回銷之日彼之額外多辦者已不知售去幾倍
矣然硫磺不過于出賣之日酌兩加重繳局則以即持平
交餘硫磺即為委員之出息尚無他弊十餘兩交局則每二
止十六兩在比之硫磺每百兩至三四兩至江兩兩則每
百兩至五兩至二十兩至五兩至十兩則獲利已數千金矣
惟硫磺則出產即在本省京易嚴好惡謂晉省辦硫且應
照舊去其錫山毫洲辦硫當停止委員布政司將應辦數
目撥知徐州鳳陽二府轉飭錫山毫洲先將該洲縣庫貯

二十

銀兩動用購買將公辦足之日將該過價值報明存司覆
核無誤詳明制撫委一大員文則奉傳查銀赴該洲縣歸
還庫項時確勘運回具有公定營汛應徵留者仍照數截
留或即令該縣州於應解司銀報將辦硫銀兩扣存其批
赴司作明收放更為簡捷如此則委員往返不過月餘何
虞滋弊乎

孟子

孟子一書雖列於十三經然從來多異同之論如王充作
刺孟馮休著先孟司馬光作疑孟朱觀作非孟是說之作
訛黃次復作評孟其他如劉恕鄭學印伯溫沈括張俞俞

文豹陳善李如龍李孝可羅璧周出盧格各有識評俱有
所見至祝允明譏罪知錄則普華眾說肆意及繁直刺之
曰孟軻縱橫者流不可謂賢人且演其說曰軻去孔子近
諸子緒餘軻海環其間得之而其資然其口給因援孔以
駭類于時欺世其行躁妄一志僻私觀胃求用謀既弗售
因返詔進退即義留書後世後世果為之歎嘆至于
今即其時自不惟不可勝舉露形態可駭笑蓋昔賢智多
能然而亦之類中其隱我太祖高皇帝亦嘗病之命儒臣
節其書以教人序言所去者士不業習試不命題而今其
書例學宮身配聖祀禮禮國制安敢輕斥謹述所聞前人

廿一

成語一二略具大旨稍申評之云云是負得羅名教犯天
下之不韙矣顧其書誠多可疑已為前評彈者不敢復論
尚有二章似未可以棄訓指出如左豈孟子一書皆出于
門弟子所記錄不無增損附會故作離奇不經之語以誣
後世耶

桃應問魯腹殺人章司馬溫公已疑之而意尚未盡李如
菴病其執一更為不當按舜為天子年已六十餘歲時腹
當八十九歲矣即齊民化殺人之罪亦在老幼矜疑之列
況天子之父乎議親議貴孰有親于陶之遺意顧予可子
之父者乎後世所行之律皆相率陶之遺意顧不可行于

天子之父乎且天子之父後世所謂太上皇也開闢迄今雖有強藩悍將光祿不軌從未聞有執太上皇之理而謂皋陶聖人如此無禮無義乎舜之時天下非無事之日也工虞水火教稼明倫事事待理亮不以天下予子而以裨舜謂其能負荷天下重也乃以父殺人之故弁之不顧君國大事視同膜外何以上慰帝堯托付之心下副四海臣民之望乎天章出警入雖鑒與在前傷車在後今車馬僕從一概不同獨負一我邁之父竭重跡盡氣狂奔復成何世界哉端都蒲阪即今之山西蒲州無論東西南北之海濱相距皆數十里能非旦夕可至必途供頓不設時既

廿二

不具一路崎嶇險阻露宿風餐使驛使受此艱辛困苦不知有何樂境况舜能竊負家至海濱皋陶獨不能進攝至海濱而捕執之耶此乃委巷婦孺之戲談耳古無此異聞齊東之野人所不語也曾記洪景廬有言批題所問本屬無理孟子付之不答可耳此語甚當近日有一名下士作此章題文多至四篇重規疊矩八面攔截意欲愈出愈奇不知其夢中說夢也

我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重也一章我不知孟子當日何故忽發此大難之端也夫殺人之父殺人之兄其殺人之人自當伏辜此不得言也若殺殺人之人而反殺其人之

父兄殺父兄何罪而代為受刃而殺人者反得超然事外此何王之法制耶今有殺人者孰何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此孟子之言也今士師不盡獄聽其人之自相殺又戕其父兄以抵罪此大亂之道也自古孝子悌弟因父兄犯法願以身代者有之矣子弟殺人而修其父兄以償倒門逆施未之前聞

文人相輕

魏文帝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此語實切中千古文人之病然自唐以前此風猶少即偶有互相輕薄者亦無傷大雅如杜工部韓昌黎為一代詩文之冠觀其于同時

廿三

輩流推服引重從無訾毀之語豈二公乎亦不能勝人幾蓋立心忠厚虛衷服善成人之美如此宋時歐蘇諸公亦猶是也惟唐之薛能詩本燕姚高自矜詞屢斥諸葛武俊幾同獬犬之狂吠稱詩詠少陵故太白自謂駕乎其上也不足使一笑也自明以來此風日熾然其居心之公私文章之優惡後世自有定論不可誣者如王常宗故揚廌夫為文妖而常宗之文亦未脫元末習氣光焰魄力遠不逮揚謝茂春晚年為婁東廬下所憤頗多不滿之論然茂春才力寔出王季下王季出其偏師猶足令茂泰披靡也錢受之痛詆李獻吉其選列朝詩遂去菁華存其瑕類遂向

而疏賦之今二家之詩具在承學之士猶知奉峯嶠為主
集曾有人取初學有學集中之詩辨而祖亞之者乎吳
修齡作正錢一書意在嚴從屢山而才情學問迥遜于錢
時以少時不見禮之嫌恣為譏評以致錢遵王作列朝詩
小傳序大肆訶斥不復稍留餘地平心而論遵王祖黃族
黨不無門私所好而修齡所正亦有切當不易者徐尚書
健楚謂當兩存雖調停之說實有微意可存也葉昱期筆
力高邁學識老成吳門前輩中當為第一視汪若文相去
不可以道里計曾作汪文糾謬一卷反覆辨論難縱橫
較之吳瞿五代史新唐書糾謬更為痛快即若文復生恐

廿四

亦不能置喙也趙仲符於新城王尚書為後輩新城之待
仲符扶掖獎護若將不及仲符見新城詩名日盛未免有
生亮生瑜之慨遂嘆不作詩新城聞之謂曰子過矣寧退
避老夫耶因酌酒而弛其禁乃復作詩名其集曰渭流言
不敢比于新城之江海嘉定張樸村為之作序鑒鑒可覆
證也然終以新城名出已上為懷身沒之後著後龍錄一
卷取其自作與所選之詩及其平日詩讀吹毛索癢并假
新城不識之人為之發難以明所以貳于新城之故今其
書盛傳然何損於新城毫末適自形其淺表薄行耳唐國
亭著潛書內外篇其文在漢魏諸子間卓然自名一家人

以其仕宦不達又客死無後故有知者然其書必傳于後
無疑獨怪其游湖洲有詩云意中久無管葛與何仇蘇家
小墜子讀之不勝詫異夫蘇子瞻千古才人其文章如名
山大川宏潤雄麗歐陽公猶且退讓固亭之文峭壁之崎
嶇澗泉之激激身不妨各自成家何必輕相訾毀况鄉里
前語當存桑梓敬恭之意為賢者護短將此詩刪盡可也
最可笑者張而士才本平平而善於自誇毛大可朱錫宅
以鄉曲交好皆過相推挹其詩有曰當年吾在開元日不
使人稱李翰林乃偷取唐人薛能之句以為己作無賴甚
矣薛能乃唐入中之暇下者不學李太白而慕效薛能所

廿五

謂汾畔有逸妻之夫不愛蘇合之丸反愛姚姬之轉者少
至杜牧之深城白樂天之詩為漢詩欲上疏論列朋正其
罪響起于張永亦韓昌黎稱李杜詩則云不知尊兒愚那
用故傍傷是暗指元微之其意各有所為然樊川何嘗不
作淫詞王新城詩云京兆風情粉黛香然晚惜落花風湖洲愛記楊
州夢詩如蘇子瞻之為蘇家小墜子者亦不無其意也
元人詞句誤世
元時士大夫工于詞曲喜為調笑之語談切時人即信手
拈來亦成腔拍記輟明錄所載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
云銷眉告眼早三公裸袖擅拳享萬鍾明言亂語咸時用
大綱未都是烘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鳥鳳兩頭

蛇南陽卧龍三脚瑞渭水龍熊語有奇趣而盡當時人材
獲項之態但五眼難不知何物想元時有此語也又張伯
兩題黃大癡小像云金真家數神和口鼓貧子骨頭更員
藏胸又唐伯剛題郭仲誼小像云七尺軀成儀濟濟三寸
舌是非鋒起一雙眼有人做官兩隻脚沿門報喜俱堪絕
倒可見從來名士做以才藝擅長為後人敬慕企慕而其
品行之穢鄙當日已為人所賤惡矣惟倪雲林沈石田當
克斯語然雲林曾為陳雲喙面罵尚有取玷也

湯臨川還魂記

湯臨川著作詞曲為上時盛況之詩古文又次之四夢中

廿六

還魂記尤為絕調其妙處竟似天仙化人語當日以徐文
長四聲猿配之然文長有奇才無其神韻也相傳此劇
為太倉王太廟公女嬰陽子而作者多有人辨之然細玩
詞意及弁洲所撰嬰陽子傳斷非漫無所指而徒費筆墨
者目序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早已題下注部
卿又引証二事以證飾人耳目臨川妙人執筆豈效世間
鈍漢必正襟危坐諄諄以告人耶袖邊柳邊合成林字意
已顯露過母則云只道你烈性上青天端坐在西方九
品蓮誰知你撒離了陰司跳了人上船直截明子豈有過
于此者而石道帖作伴正與傳中所謂白日飛昇尼僧女

者雜亂其詞以作哄堂一笑耳聞之前輩文肅公以弁洲
名重情其作傳取信內當時清議尚嚴弁洲一代名德以
此文涉誰語身致之日不得祝于督憲久乃入祠又陳貞
公名德儒而陳教授名最良四字已在德約之間眉公字
仲淳最良字伯幹則竟足即板生活改頭而不換面矣蓋
眉公本為臨川所輕曾求臨川書門樓四字臨川題曰衡
門之下人間其美曰王衡門下客耳記中點綴處寫得亦
腐亦態却不說壞真寫生神乎

節孝

婦人三十歲內夫亡守節至五十歲例得旌表近日舉報

廿七

節婦者必事連孝孝動節即孝此何為也夫孝為百行之
首與節各是一事豈容假借混冒如節婦果有孝行可稱
者亦當從其重者止云節婦可耳我見節婦之尤悍性成
自恃為夫守節而無禮于舅姑者比比也年例旌表自不
得不為其題請旌公然建坊曰節孝冒濫甚矣愚意嗣今
舉報節婦冊內止旌復開明守節年分不許表旌孝順事
蹟旌門止稱節婦坊不許兼稱節孝庶為允協正所以重
節婦也

功令禁為人子為人婦者不得輕自戕生所以重人命戒
時行也然烈婦夫亡身殉者題請俱違破格恩尤善善

欲長仁之至義之盛也近來舉報節烈者各有俱不足人
市關倫常大義子孫斷無虛捏族親斷無微莫可以信其
不誣而不才之官更猶欲美其酬謝安分建坊銀兩殆拘
風之不若者矣

我前所謂節婦不得無稱孝者非謂節婦之必不孝亦非
謂節婦之孝可以沒而不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既能守
節則克家庭和睦奉養舅姑特庸行之常舉其重者而輕
者可略已如婦人果有孝行可述者不妨明徵其事竟以
孝婦題請不必問其是否節婦也固念人生最苦者莫如
女子守節一事其間情節不一有要常處順不乖夫心自

光

夫守志者有窮苦艱難親老子幼萬難自存卒能全其志
節者有已字未嫁一聞夫死即往送殯成服立繼撫孤也
俗所謂望門守節者有少年夫死即家夫家欲奪其志逼
令改適至毀容傷體以自全者有持遺孀某侵凌幾瀕于
死屢得保其志節者種種不可悉數大抵青年守志白首
光貞迫難門之日而已艱苦備嘗心力俱瘁矣國家賜金
建坊表其門閭所以重人倫之始慰賢婦之心其典甚鉅
庸可忽乎記雍正十二年余在安徽寧西園方伯署中時
值秋暑揮汗理事適各屬詳報節婦者已有一百八十餘
案俱經核定正在加勘是時節婦每人須一勘據非止用李公偶至
研體十數句然急重復煩費損思

許中見余身穿長褂問體有不適乎余曰非也適辦各屬
節婦案件已竣者多彼一生苦節今日為之請題旌自必
揚眉喜躍安知坐虛之際不有靈爽在左右前後豈可操
體對之且心敬自忘其暑也李公為之嘆息動容

毛西河未可輕議

康熙戊午學博學宏詞五十人惟毛西河朱竹垞二先生
誠不愧乎其名者而西河之才尤大無所不能亦無一不
美其律呂音韻之學囊括古今貫通百代發矇聵聵秘奧
獨開為千年來第一人殆從天授非由人力所著各部說
經之文寔能于古經中沈潛玩索融冶貫穿左右逢源渾

光

造自得非剽拾皮毛依傍門戶抗顏設經者也夫聖人遠
言人人殊解經者愈紛而經學愈晦西河是有心得不為
數說營營其例曰說經勿杜撰勿武斷勿誤作解說勿誤
章句勿誤說人倫勿因經誤以經經勿自誤誤經勿因
之誤以誤經勿改經以經經勿誣經勿借經勿自造經勿
以誤解經之故而後回讀以害經勿依違附經勿自執一
理以經經勿說一經破一經以上各條下俱有註脚皆確
鑒不刊而其讀經之要則曰以經證經以經解經先以經
證經則字無隱蘊詁無虛設切實而詳明矣以經解經則
頭頭是道滴滴歸源曲暢而旁通矣於是數片百氏推排

家說自信不疑譬如與人評說而直未判全藉證佐之人
為之助理今為其證佐者通義文周孔古聖人則羣言有
不齊証者乎拘迂之士因其說毀朱子其相痛憤幾于誓
不共戴有謂宜禁其書毀其板者并有欲加以鉤校之刑
誅其非聖詩經之罪者不知據古聖之遺經以正諸儒謬
誤有何罪處而當加以大謬且西河乃尊聖乃尊經非詩
經也雖難但守窠天非姓不知日月夫何足怪余交海內
士大夫多矣惟同里楊文叔武陵陳宗五與余意見相合
此外則肆言如出一口矣然西河有功於經不小先聖
先賢亦照鑒之異日廢度從祀於兩廡位置一席無可疑

子

者姑存我說以俟之

陳友諒塚

湖北武昌府巡撫衙署因山為墓前後懸絕數百仞其
高下而構屋為大門及堂尚在平地堂後即層累而升中
間有三楹屋宇宏敞階級高峻扁額並無人署余初至時
一友告余此係供奉老仙之處內有望像朔望必拈香
禮叩能降疾病頗為靈應而余書室即在其下二犬許止
宿旬日絕無依異詢之司鑰者曰老仙已往福建訪友尚
未歸也余遂應之隨遷至西偏月餘而旋吳因憶康熙士
寅秋常寧改湘山曾語余未第時館于湖北撫署署之中

開山初內有偽漢陳父諒塚當日都陽湖戰死其子陳理
即將友諒屍葬于此山仍用天子禮迎陳氏祇而表其墓
其墓即地架屋托言神廟以祀之後以其地建巡撫公署
因廟在署之正中不復移徙相沿至今云湘山曾為文市
之余不復記止記其末有一聯云將相本無種直欲同夥
願之亡秦帝王自有真何不效伏波之歸漢可謂切當而
精警矣夫友諒一匹夫丁元末之亂崛起楚漢驅策羣力
倡號稱帝事雖無成不可謂非一時之雄取精多而用物
宏強死為厲理有固然無足深怪然則所謂老仙者即友
諒而山坳一片石即當年塚墓無疑也

三上

天王堂

蘇郡城之中興所謂王府基者乃張士誠建國時所立殿
宇衙署之地國亡而諸其宮荒蕪者幾三百年今基之北
隅東西有天王堂二區我不知天王是何神也聞之故老
士誠有德于民死後是人思之立廟基後以奉天王陽示
厭勝寔密祀士誠令其血食不絕或謂廟之伽藍神乃士
誠也其說當非無據余謂士誠白駒場一鹽販值中原雲
擾糾集烏合之衆跨有江浙數州之地雖非戡亂之才而
保境息民優禮士大夫國亡身擄不言不食以死亦天壤
間此種男子也在前朝自不能無疑忌今則也閱渚桑狹

賜沙蟲悉化謂宜于故墓陳地更一祠以棲神似亦理之
可通者昔漢高祖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八子孫血食於
七誠雖不得比于陳涉顧今日溪祀紛紛且偏郡邑士誠
曾不得比於無名之漁祀乎

名實相溷

通洲產澄泥質猶而色微黃新為硯材頗能下墨歲月乾
取久已祭盡吳縣沃邦山石與澄泥相類亦有帶青色者
通洲人每年携銀來山販石以埽製硯貨賣而蘇人之在
通者亦必市以送人曰此通洲土宜而不知其即沃材石
也金華一帶人家所畜之猪多飼米菽色潔而味甘他處

子

莫及土人取其四足醃切貨于各客商名曰南腿人皆
詫為珍羞然一方所出不能供天下之食江西贛州南安
諸府山深水湍米糧不能轉運亦以饒猪其色味與金華
等金華人每到南贛收買猪肉歸家市賣而南贛人自北
回者過蘭溪縣必市以歸曰此金華火腿而不知即從南
贛販往者也山東兩袖衣被天下賁賤男女皆服之東省
山海交錯樹桑之地有限春日飼蠶桑葉不敷使往挾貨
赴浙江湖州一帶購買絲斤與土產之絲間雜織成縐
湖州人經過山東亦携帶以歸曰此山東繭縐而不
中有湖州之絲也是皆祖於其名而不覈其實者

後海堂雜錄二卷

江蘇延樞撰

國朝王孝詠撰是書成於乾隆甲申年已七十五矣
多評論古人亦間及近事其學多本毛奇齡故欲
以奇齡配孔子廟未免偏私其文人相輕一條載
王士禛獎拔趙執信惟恐不及而執信薄行負心
於其死後作談龍錄云云案執信為士禛之甥婿
其相失結讐在士禛生前故居易錄中論二馮批
才調集有鑄金呼佛之語談龍錄序亦有年月可
稽孝詠以為士禛沒後始著書非其實也

南村隨筆六卷

〔清〕陸廷燦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三年陸氏壽椿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村隨筆

六卷》提要

南村隨筆序

余往讀新城王司寇池北偶談香祖筆記
少師筠廊偶筆諸書有裨國家典故足爲後學津梁
直追漢魏婉美唐宋爲

本朝說部之冠非若稗官野史荒誕不經者可同日
語也膠城幔亭陸君好古博雅自少執經於兩先生
之門學有淵源表彰其鄉之先哲如婁唐程李及王
常宗黃陶菴諸先生集皆爲刊補整齊又編輯藝菊
忠暨續茶經等書行世而宦遊所至率皆名區或擅
江山之勝或標洞府之奇公事之暇得以留連吟咏

南村隨筆序

十

各成卷帙遷秩部曹暫以養疴家居復取平日所見
聞掌記之名曰南村隨筆問序於余反覆披閱其義
例一以師門爲歸真可謂升堂入室者矣世之人浮
沉宦海奔走風塵欲如張翰遂尊鱸之思者蓋亦寡
矣卽或偶得身閒滯留鄉里或性耽豪華或家愁貧
困心猿意馬居處不寧者有之得焚香掃地安其心
於縹囊細帙中作名山業計抑又難矣余老矣寄居
二泉之上幸身安無事得與君雍容來往商榷於文
墨之間是非吾
君之力歟宜隨筆之內

君恩師誼之三致意也因不辭所請而爲之序 崑
雍正乙卯孟夏之月既望長常王樹撰



南唐書

二

余年來以多病家居杜門息影茶鐺藥裹間恒藉書
卷以消永日或可勗我身儀或可佐人政事或有關
典故或偶涉新奇以及考明物理辨正異同者輒隨
筆掌記自備遺忘見聞隘陋恐於文章經濟無甚裨
益漫置案頭不敢希附諸名公說部後塵出而問世
也乃兒輩私意以爲頌揚 君親之恩感懷師友之
誼纏綿往復而先哲箴銘時時錄及亦可以警人心
而敦風俗因同陳矯力請鐫之梨棗勉以稿本文爲
六卷授之自知不能善藏其拙惟 博雅君子鑒而
諒之則幸甚皆雍正乙卯仲春上浣嘉定陸廷燦

南唐書

一

南村隨筆卷一目錄

琴魚	八仙	龍卵	菇	猩猩血	角乘	召公太公	顛不刺	四皓	登高	紫荷車	泉脉	蚺蛇脂	石油	檜花蜜竹蜜	黃銀	薔薇露	輕紗	白鴈	白龜	禁火	海馬骨	鳥佳雄雄之別	泉木	九江	異花	法帖	特健藥	三老五更	油	便速	捕逃法	阜陶甃甃	字法	歷代年數	戶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手柿	寶石種類	婦人有鬚	宰相具慶	玉	鐘馗	犀	霜	宋無忌	嫦娥	風	梁四公	吸毒石	火浣布	八珍	十	人魚	克食	最能長年三老	白鹿	正直	龍蛻	陸下殿下	蜜甯柑	寶	印信	鶴	綿竹	季札墓	關干	蒼梧燭	白席	通犀玳瑁	山羊血	官數	太平花	經書字數	書目	古刺木	古器款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吃栗多瓦刺國

篆隸

黃子久

乾脰子

里戶

漆器

化生

舍利子

吐核桃

江狔

異人

醫家十三科

南村隨筆卷一目錄

南村隨筆卷一目錄

主

南村隨筆卷一

嘉定 陸廷燦 扶照

戶口

舜禹之際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周
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西漢一千二百
二十三萬三千六十戶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
百七十口東漢一千六百七萬七千六百九十戶五
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六百五十口唐開元八百九
十一萬四千九百戶五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三百口
宋崇寧二千一萬九千五百戶四千三百八十二萬
七百九十口明初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
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口神宗時一千六十
三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戶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
五十六口

歷代年數

唐堯一百年甲辰虞舜五十年 夏十七君四百四十
一年 商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年 周三十八君
八百七十四年 七國分王二十七年 秦二主十
五年 楚漢分王四年 漢十三帝二百二十六年
東漢十三帝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二主四十四

年 兩晉十五主共一百五十五年 宋八主五十九年 齊七主二十三年 梁三主五十五年 陳五主三十二年 隋三主二十九年 唐二十帝二百八十九年 後梁二主十六年 唐四主十三年 晉二主十一年 漢二主四年 周三主九年 宋九帝一百六十七年 南宋九帝一百五十三年 元十主八十八年 明十六帝二百七十七年 大清萬萬年

字法

本朝字左行造字者爲大學士榜式達海特謚文成

南村筆錄卷一

二

一云造字者曰薩海沈文恪荃曾疏請崇祀

臯陶魍魎

魍魎胡瓦切魍除依切

今官寺前有堵塞門上畫麒麟一人冠而朱衣者立其前不知其所自來案論衡乃知所畫者臯陶魍魎也魍魎者一角半也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否故臯陶敬半起坐視之畫之者無冤獄之意也

叫子

夢溪筆談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類叫子嘗有病瘡者爲人所苦

類冤無以自申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類子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申亦可記也

捕逃法

凡捕逃人帖倒書逃者姓名捕逸囚牒倒用印易獲又妖人能遁形者厭以犬豕血不復遁能辟杖者官印擊之或向之伏辜

油

積油滿萬石自能生火

優逮

方洲雜錄直廟賜大臣優逮卽今之眼鏡也云出西

南村筆錄卷一

王

域賈胡滿刺人以良馬易之

三老五更

程義父云三老五更更字當作叟字今叟字或作嬾可以驗知其故本出蔡邕明堂論

特健藥

研北雜志云特健藥是虜語一云宋以之標法書上品洪景廬詩會有高明標健藥用此

異花

閩有紅茉莉蜀有紫繡毬越有紅梨花燕有黃石榴天台有黃海棠白海棠白紫碧桂花洛陽有黃芍藥

昌州有香海棠見岩樓幽事

法帖

淳化祖石刻後主命徐鉉摹石名昇元帖淳化閣帖

以本閣帖淳化閣帖之南故名淳化閣帖

帖元祐中增太清樓帖大觀淳熙秘閣續帖孝宗

魚堂帖元祐間劉黻江帖墨鳳樓帖趙彥約

京寶齋帖紹興年曹百一帖宋王曼利州帖慶元

大章東庫帖武陵帖賜書堂帖宋宣甲秀堂帖

李氏刻一百一十七種蘭亭帖宋理宗內二王帖宋許

刻羣玉堂帖宋韓侂蔡州帖彭州帖鼎帖鐘

鼎宋薛尚四聲諫韻玉麟堂帖宋吳璠東書堂帖

濯錦堂帖寶顏堂帖

九江

潯陽九江一烏江二蚌江三烏白江四嘉靡江五畝

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齒江洞庭九江在岳州

巴陵縣西北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

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

泉水

瀉漸曰山水為上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田子藝曰

山下出泉為蒙穉也物穉則天全水穉則味全乳泉

石池慢流者蒙之謂也其瀑湍湍激者勿食

鳥佳鳴雄之別

長尾為鳥短尾為佳鳥右翼掩左者雄左翼掩右者

雌鳥毛作屑納水中雄者浮雌者沉

海馬骨

凡有海馬骨之處常馬至近處不敢過此骨水火俱

不能毀惟漚以腐糟則爛

禁火

冊府元龜龍星本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

為之禁火俗為介之推誤也

果恩

果恩字雖從罔其實屏也漢西京記果恩合板為之

或築土為之即今之影壁也

白鴈

北方有白鴈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

降河北人謂之霜信

白龜

太平清話椒買汪生持白龜一丈不能尺楊詹履置

之樓上夜聞為鳥有聲還之

善養雞

舊薇露出回國番名阿刺吉此藥可療人心疾不
獨婦人容飾而已

輕紗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爲衣真若烟霧一州惟
兩家能織交爲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
來名家今三百年矣見老學菴筆記

檜花蜜竹蜜

蜂採檜花作蜜極香而味帶苦出亳州不易得蠻中
有竹蜜蜂於竹上結窠大如鷄子蒂長尺許蜜紺色
甘倍常蜜 堯離國有紅蜜交趾出石蜜乃以草煎

南唐書卷一

太

成者

黃銀

春秋運斗樞云人君秉金德而生則黃銀見唐太宗
賜杜如晦房玄齡黃銀帶時如晦已死帝泣曰世傳
黃銀鬼神畏之更取賜之則黃銀非金明矣一云黃
銀出蜀中與金無異但上石則色白耳

蚺蛇膽

閩廣進蚺蛇膽五月五日取以刀刮取之復納肝腹
中以線縫合其腹蛇亦復活人更遇之見腹下有痕
者卽放之其膽禽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

性大寒令人無子又云服膽者須視蛇之年歲過期
則其性自解如遇十年之蛇過十年仍有生子者

石油

延安府延長縣石油出自泉中歲秋民勺之可以燃
燈亦可治毒瘡浸不灰木以火熬之有餘滅之則木
不壞

紫荷車

范石湖集云紫荷車係草根出峽山與今人所用紫
河車各異丹家又云用聖石九兩取水二斗烹鍊而
成紫色者是

雨村雜錄卷一

七

泉脉

凡深山無泉之處掘井二三丈不得泉者可束細火
熏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而尋泉脉隙處潛通
卽他山數里外之泉烟通則泉流而至矣 駱駝知
水脉遇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踢地於所踢處掘之
卽得水

四皓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景
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
道又東觀餘論園公當作圜公以商於漢石刻爲據

登高

古人登高不獨重九桓溫參軍張望有人日登高詩
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亦有登高之戲隋文帝嘗於
正月十五與近臣登高

召公太公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歲見風俗通太公望壽一百
六十見紫微斗數

顛不刺

金陵瑣事張江陵當國時盡取明祖所藏南京寶玩
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

南唐書卷十

人

石光所以爲寶 留青日札祖母琬本綠寶石也

猩猩血

世傳猩猩血染朱罽色鮮不黧談苑云宋太祖平嶺
南求得猩猩如雄鷄而大取其血染色如渥丹與傳
記所載猿形人面二足無尾者不同

角乘

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日南多駛
牛日行數百里

龍卵

懸笥瑣探云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大如人首下銳上

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紫黑點

菇

宜興山出竹菇卽蕈也小如錢赤如丹砂生以二月
山中所在皆有之風味極佳洞庭山出桐菇不多得
閩浙香菇種類不一亦稱方物至塞外榆肉卽榆樹
之菌也脆美肥嫩似亦菇類山西邊地有金錢菇五
臺山謝銀盤菇甚貴重

琴魚

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中別有一種小魚相傳
琴瑟聲樂造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

南唐書卷十

九

集賢以次貢乾道中始罷見居易錄

八仙

八仙俗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爲八仙後蜀孟昶生日
道士張素卿進八仙圖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
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承瓚也詳見黃休復茅亭
客話

古刺水

古刺水用錫罐貯之上朱刻永樂二年熬造罐重二
觔水八兩香氣酷烈

古器款識

鐵網珊瑚古器款識夏用鳥跡篆商用虫魚篆周中
魚大篆秦大小篆漢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
皆楷唐唐用楷隸三代皆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漢
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
凡陽識決無三代物周夢陽云陰爲款陽爲識款在
外識在內考之古器殊不其然

經書字數

歐陽公言孝經一千九百五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
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
一百零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
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

南村叢書卷一

十

百六字春秋左傳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冬夜
箋記

書目

劉向校勘以來子歆爲七畧凡三萬三千二百六十
九卷王莽焚燒之後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荀
勗分經史子集爲四部凡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西晉李兌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三千一十四卷宋謝
靈運造四部目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齊王亮
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梁任昉文德殿所藏二萬三
千一百六卷元帝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十
餘萬卷周師焚之宋武所收四并卷後周書目增至

萬卷宋武平齊僅至五千卷唐滅隋魏鄭公盡收圖
書以歸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肅經砥柱沒十
之七八只存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開元中四部書目
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後
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至文宗時又詔搜採
於是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亂存者蓋渺五季時諸
國分據而各聚典籍吳蜀爲多宋興之初討平諸國
盡收其圖書太宗又詔中外購募大中祥符中著目
錄共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至宣和而極盛靖康之
變散失莫考高宗南渡陸續收求至淳熙中書目計
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嘉定中詔張攀續書目又
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元立弘文院典文署以
編集經史收掌板刻爲職宋元遺書未至遺廢明太
祖克燕命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又詔求遺書永樂移
都北平輦文淵閣書以從正統時楊士奇編文淵閣
書目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
刻本十之三抄本十之七

南村叢書卷一

十

官數

漢設官七千五百餘唐一萬八千餘宋三萬四千餘
明洪武內外官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師一千

四百十六人南京五百五十八人在外二萬二千七百零九人

太平花

天祿志餘太平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朶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

通犀 玳瑁

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爲釵簪撓藥酒生沫若貯米飼鷄鷄見輒驚散一呼爲駭鷄犀或中藥箭刺於瘡中立愈 玳瑁甲生取者治毒第一亦甚辟惡與符拔甲相類廣志符拔如鱗里皮皮有鱗甲甲可辟惡也

南村隨筆卷一

十二

山羊血

山羊出廣西左江大者百餘觔小者六七十觔跳越山頭如飛鳥非千百人不可得一生得剖者心血爲上餘血亦佳如跳墮山谷跌死者速剖之其血已凝力次之若遲取則仍猶復跳去矣欲驗真假取鷄血半盃投山羊血一米粒過宿血成水或以久凝臭鷄血一塊投入山羊血過宿反成鮮血矣粵西偶記

蒼梧燭

蒼梧之燭綠色質堅叩之如金石聲耐點且不畏風

白席

老學菴筆記今人燕客一人傍立高唱舉盃舉箸及茶點之類者謂之白席則宋時已有之矣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楚陵君子之墓君字作闕形今誤讀爲季非也

闕干

堅瓠集闕干有三義李太白沉香亭北倚闕干此木闕干也曹子建月落參橫北斗闕干注闕干橫斜貌又薛令之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闕干闕干當作縱橫意長音常至長恨歌玉容寂寞淚闕干此闕干謂眼

南村隨筆卷一

十三

睚也韻會等書有睚眦之訓

鶴

鶴有胎生卵生之別形體堅小惟食稻梁者胎生也畜之難馴鶴合卵生者形體大食魚蝦啄蛇鼠養之可馴一名仙客一名胎仙千歲變蒼又二千歲則變黑卽玄鶴矣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則感時而鳴見人窺其卵則啄破而棄之

綿竹

貴州關索嶺關帝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竹絕奇名曰綿竹俗號旛竿竹圍大如青松六七月方抽筍至

來年春二月 布業真行紀程云

寶

御寶二十九顆 宮內收貯六顆 內庫收貯二十
三顆 凡年終封印日洗 寶前期大學士啓 奏是
日典籍隨學士赴 乾清門 內監捧出洗淨入匣
后妃 太子 和碩親王俱金寶 見內閣
定例

印

金印 朝鮮國王龜鈕玉柱文

鍍金銀印 多羅郡王麒麟鈕玉柱文 外國王獸

鈕九疊文

南朝書卷十

銀印 公 大將軍 將軍 侯 伯 都統虎鈕

柳葉文 宗人府 衍聖公 六部 盛京四部

理藩院 都察院 鑾儀衛 各省都司 各省布

政使 真人府 順天府 奉天府直紐九疊文

提督總兵官虎鈕九疊文 鎮守掛印總兵 九門

提督虎鈕柳葉文 近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等亦

改銀印餘俱銅印直紐九疊文惟時憲書印七疊文

監察御史河南六道巡鹽各差八疊文

關防 總督 巡撫等大僚用銀餘用銅直紐九疊

文條記 禮部鑄印局州縣儒學各守備大使驛丞

等用之 印信關防條記大小各有分寸定式

陛下殿下

秦漢以來於天子直陛下皇太子直殿下將言應下
使言言簡下殿下二十五歲後直殿下父母言膝下
通類言足下 對影

寶飾樓

蜜箭柑即南海之紫羅樹視佛手柑而少翠色香亦
同剖食之如蜜因名之柑可以饌年薦之伴亦可
彌月而不變可謂耐久矣

正處

母銘云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
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

龍

龍說

園居手錄橫海張澤昏夜自庄還見道旁寒菜然有
光因折以燭路抵家掃壁間醉不復記晨起取視則
一枚間一龍蛇大僅數寸之類頭角爪尾皆具中空
而堅叩之如玉質更光瑩鑒照則光映一壁遂寶藏
傳玩

最能長年三卷

最能負舟水手之名子美有最能行長年舟子之稱
三老柁工之稱

白鹿

舊說鹿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元鹿明神宗戊申嵩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通身如雪目睛周圍如丹砂瞳子如漆獻於縣署之二
年角將生縱於玉柱峯下可見又有青生別種不可
繼以年歲論也

人魚

海中人魚身之大有長五六尺狀如人無不具皮
肉白如玉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
長五六尺容色美麗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觀
寡多取得之養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
人見洽聞記人魚水類人性見徂異志

克食

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駐蹕蘇州織造行宮恭遇三月十八日

萬壽聖節廷燎得隨在籍諸臣後官門叩祝禮畢

內侍捧出描金盒內克食貯以黃磁盆傳

青賜與蘇州鄉紳張即職班叩謝是日賜者係蘇

粉粧妝其形長圓中含鼻鑰至今殘牙餘味猶覺甘
香獨慚老矣無能末由報稱云爾

八珍

呂希哲雜記龍肝鳳髓兔腦龜尾鴛炙狸唇熊掌酥
酪蟬以羊脂為之為八珍又陳耕錄云醍醐鹿沆野駝蹄
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元玉漿為北八珍元玉漿即子嫩

十

太上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龜
卜天子尺五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雜說

南村雜錄卷一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陽父以官卜子游子
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非孔成子以禮卜北戶錄
載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又契丹以羊骨
為卜南方人以雞骨為卜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
祀而灑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
上番馬雜編嶺表有鷄卜鼠卜米卜著卜牛骨卜鷄
卵卜田螺卜篋竹卜

吸毒石

西洋島中純腦中石能吸一切毒毒大如扁豆即發
皆可治置患處毒盡自落其石即以大乳浸之乳變

火浣布

鄭露赤雅南方火浣布有三種畢方蓀者一端數金
祝融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

風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反是

梁四公

梁天監中有蜀閩上拂下梁去聲黠然上莫越端上廣下游仇怪上

宋無忌

火精名宋無忌人呼之火災避道德經又云月中仙人宋無忌稽神錄湖廣武昌府有宋無忌廟

嫦娥

嫦娥小字純孤見緯書

屮

犀出越歌人以陷奔取之每歲必有震雷暴雨犀角
難碎得人氣煖之則易粉碎之貴者辟塵分水駭鷄
駭狐夜明通天辟暑辟寒響舞驅愁驅墮和羅犀

霜

朝野僉載春雷始鳴計其日數滿一百八十日霜必降又鴈從北來後十八日霜降

玉

玉出藍田崑岡南陽日南至宋時多用于闕國玉玉有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胭脂惟青碧色者爲多

鍾馗

考工記圭注玉璫終葵椎也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儼之爲耳有云宋鍾惺之妹名鍾馗筆叢言之頗詳不止堯終葵隋時又有喬鍾葵爲大將軍大約辟邪之

南村園筆卷十

无

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爲名葵旭音同雜出俗書鍾旭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婦人有鬚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長五寸

閩林文恪母黃太夫人亦有鬚寸許弘治六年五月

丙寅朔湖廣應山縣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鬚長三寸

宰相具慶

宰相二親俱存者唐時惟郭元振一人明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與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

佛手柿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相傳爲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岩岩前有柿一株結實如佛手柑指屈伸層疊有長五六寸者皮微色味皆柿也

寶石種類

寶石紅四種曰刺曰避者達曰昔刺泥曰苦木蘭綠三種曰助把避曰助木刺曰撒上泥 鴉鴉曰紅亞姑曰馬思艮底曰青亞姑曰你藍曰屋撲你藍曰黃亞姑曰白亞姑 貓睛次者曰走水石 甸子曰你搶上的曰乞里馬泥曰荊州石 觀耕錄

吃栗多 瓦刺國

南村雜錄卷一

圭

梵語吃栗多唐言賤人也北人稱婦女之不正者曰瓦刺國

篆隸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卽今楷書 老學菴筆記

黃子久

子久本姓陸依常熟之黃遂以黃爲姓

乾展子

溫飛卿著書有乾展子

里戶

崇武十四年正月創編賦役黃册以一百一十戶爲一里

漆器

東有鑲西臥鑲槍金成花其空處曰鑽西也元有別紅張茂松及卽雕漆也宋有細螺卽螺鈿也永樂果園廠製最精有剔紅填漆餞金倭漆螺鈿各種宋多金銀爲胎今以錫木正統楊描漆隆慶方信螺鈿黃剔沙紅漂霞者先畫花而漆之磨出者也近徽州吳氏絹胎鹿角灰漆亦佳

南村雜錄卷一

圭

化生

雲雪錄物之能復本形者則言化如鷹化爲鳩田鼠化爲狐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也

舍利子

舍利有三種色白者骨舍利黑者髮舍利赤者血舍利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吐核桃

耳書南昌靖安縣產吐核桃桃既實則裂而吐其核復完好如初好事者乘其裂納小箋書贈者姓名於

病以給不知者

江苑

江苑入火藥逆風不回

異人

太平清話余欲藏萬卷異書競以異錦薰以異香芝
屋簷簾紙窓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
爾此亦天壤間異人

醫家十三科

考聖濟錄大方脉雜醫科小方脉科風科產科兼婦

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喉嚨科正骨兼金鐵科瘡腫

雜考隨筆卷一

圭

科針灸科脫由科則通兼書

南村隨筆卷一

增陳紹祖較字

南村隨筆卷二目錄

自箴銘

荷蘭酒小鹿

御馬

白玉籠

古鏡古爐

軒轅鏡

不落夾

龍皮龍鬚

南無

定年藥

度量斗

密

馬

龍火

燕肉

溫泉

麝香

密卿

雜考隨筆卷二目錄

驗傷法

金釐毒

茅鱗茅蝦

二形人

木介

竹實

琉璃

誘誠酒

弓

夜虎

一孕五兒

三字姓

沈郎

無名

檀園

奉郎郎

蛟

竹牛

糖牛

響豆

序叙	夜光珠
白越議	多子
五星	管夫人
文石	石魚麥魚
鯉魚	麥
小鶴小猴	鷓鴣米
書問	商金銀
摩篆	乳雀毛
撲燈蟲	冰居
執明	救災法
子平	絲簾磁簾
閩中海錯	青藜友
同姓名	鄭侯
仰字	三姑六婆
六道遙館	佛家稱父母
人蔭	剛卯刻文
花源茶	十二辰陰陽相屬
梟鏡	白蝙蝠
嘉祐名臣	錦
白翎雀	五色石

寶珠	染神脫黏
貓兒眼睛	梁山傑榜文
銀杏	獅吼
勝常	四書五經欠字
花九錫	科舉
筆紙硯墨神	苗錦
透光鑑	五色墨
龍尾硯	香爐款
筆	筆工名家
擊扇	竹爐
焦夫子句	

南村隨筆卷二目錄終

南村隨筆卷二

嘉定 陸廷燦 扶照

自箴銘

三魚堂集自箴銘洪範六極弱居其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爾自貽戚

荷蘭酒小鹿

筠廊偶筆康熙丁未余代 觀如都謁相國栢鄉魏公公飲以荷蘭酒色紅如琥珀氣類貂鼠味醇美又於座間見小鹿一隻長二寸許雙角斬然與大鹿無異

南村隨筆卷二

御馬

世祖章皇帝御馬有遍身虎紋者有鹿頭鹿蹄者盤旋階墀如風余親見之 同上

白玉籠

高陵令朱某有白玉籠高廣二寸有奇四面皆作連瑣格子上下正字紋外一童子俯首而窺中有一猿坐而仰視意態如生鈕玉樵 亦 官秦中嘗見之

古鏡古爐

范文正公家一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某時則碁中明如月又季鷹山一爐幕上有十二孔應

時則香出見香祖筆記

軒轅鏡

山東泰安州碧霞元君廟內有軒轅鏡方幾二尺鑲作屏風質如綠玉其光闇然能照妖魅人以不潔手摹之輒有雷異道士粘簽於旁以戒人云

不落夾

不落夾燭也明光祿寺志英華殿供西番佛像四月八日供大不落夾二百對小不落夾三百對

龍皮龍鬚

王元寶家有皮扇每暑月宴客以扇置前新水灑之

南村隨筆卷二

二十

則颯然風生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曰此龍皮扇 開元遺事 元載有紫龍鬚拂置於堂中蚊蚋不敢入拂之有聲鷄犬無不驚逸 杜陽編 李德裕有白龍皮以金盆貯水浸之滿屋清飈凜冽如涉高秋云係新羅僧得自海外 劇談外錄

南無

南無二字釋典讀曰絮 奴下切 漢 音 葉夢得云夷狄謂拜為膜 音 穆天子傳膜拜而受南膜者若云居南方而拜耳南無絮謨皆其音之誤也 濯櫻亭筆記

定年藥

北人淫南婦辭歸以毒置食約以年月復來解以他藥不爾毒發死謂之定年藥

度量斗

夢溪筆談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觔當今十三兩爲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秤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

密

南村雜錄卷十

王

紫密相傳柴世宗時燒造此外汝官哥定皆宋器也宋時處州龍泉密及象密世不甚重明時饒州景德鎮所造永樂尙厚成化尙薄宣德青尙淡嘉靖青尙濃成青未若宣青宣彩未若成彩宣德祭紅以西紅寶石末入坳凸起者總以汁水瑩厚如堆脂汁紋雜橘質料膩實不易茅莠正弘隆萬間亦有佳者 宋磁定州白汝州青其均州五色汝之類也政和間京師自置爲密故名官密處州章一生二生兄弟至龍泉之硫田密而一生陶者百級碎而色淡故名哥密以鐵足有聲爲驗又有董密見居易錄

馬

相馬經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足行五百里蘭筋監者千里馬膝如圓趙千里馬以壬申日死乘馬忌之

龍火

龍火與常火不同龍火得水則愈熾以常火投之則反熄康熙甲申六月十六日火龍見於嘉定上海交界處雲中垂尾則烟焰騰起如是者三倒傷民屋

燕肉

龍嗜燒燕肉食燕肉人不可渡海恐爲蛟龍所吞

部新書

南村雜錄卷十

日

溫泉

溫泉爲天地至陽之精所結也發源之處其下必有朱砂或硫黃或礬石人有疥者浴之輒愈若久浴令人骨節怠緩不收

扇墜

扇之有墜唐時未有蓋官人用之便於掛衣帶間宋高宗時張循王扇上玉孩兒墜子有厨娘受封事豈宋時始有耶

蜜唧

僉載嶺南獠民好爲蜜唧卽鼠胎未瞬通身赤濡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夾取咬之唧唧有聲故曰蜜唧

驗傷法

驗傷不見跡以新赤油傘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

墨客揮犀

金蠶毒

金蠶毒始蜀中近湖廣間粵浸多有人或舍去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福清有訟遺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縱以兩刺蠅入

南林隱筆卷上

五

捕則金蠶不敢動置榻下墻罅果爲兩蠅擒出亦可異也

茅鱔茅蝦

嶺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鱔食草蟲易其名曰茅蝦見曰家鹿曲蟾曰土笋然順德縣鼠脯佳品也鼠出野田中大者重一二觔

二形人

崗溪織志崗溪中有二形人上半月爲男下半月爲

女

木介 亦云樹菰

語云木有介達官怕天旣晴霽地無積雪而樹枝凌暈封凝雖晴旭耀射不化者名曰木介主大臣受其咎

竹實

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茂林密處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

丹鉛錄

琉璃

西域注云師古曰琉璃大秦國出赤白黑青黃綠縹紺紅紫十種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明踰於衆玉今俗

南齊書卷上

六

所用皆消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

誘誠酒

萬畢曰竹蟲飲人自言其誠高誘注曰以竹蟲三枚竹黃十枚和入酒服叩問其事必得其誠

弓

考工記弓非一年不可用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爲弓冬析箝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二材寒奠體冰折鬱春被弦鄭氏註云基年乃可用

夜虎

墨客揮犀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觜利如錐夜出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有悞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爲夜虎甚畏避之

一孕五兒

明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者母亦無恙

三字姓

瑯琊代醉編有三字姓者曰侯莫陳頴阿史那忠白馬公氏

沈郎

南齊書卷十

七

朱文公名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見文公同年錄

舡名

海舡曰艤舡江舡曰艦艦作轟音

檀園

里中舊有檀園明季李長蘅先生別業也流風餘韻至今猶令人神往先奉政所築陶圃相去咫尺吳門孫大司成樹峯先生贈聯云嘯咏林泉星應少微道甫里留連文酒風傳大雅繼檀園

牽郎郎

詢蓐錄云小兒相牽戲曰牽郎郎拽弟弟打破瓦兒不坐地蓋祝生男也打破瓦襪之以弄璋不坐地襪之以寢牀無非男也

蛟

相傳雉卵入地千年成蛟蓋蛇與雉交而然廬山志云蛇雉蚯蚓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而爲蛟常以夏月乘雷雨去之江湖未知孰是因並記之

竹牛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觔角甚長而黃黑相間以製弓極佳且健動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者爲

南齊書卷十

八

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糖牛

糖牛與蛇同穴其性嗜鹽土人以皮裹手塗鹽於土人穴探之牛舐其鹽誘執而截其角琢以爲器珍貴勝玉市有燒成僞爲者頗相仿極易辨

響豆

池北偶談每歲槐子將熟令人守之不令鳥雀啄落既成實卽收作二枕夜聽其有聲者卽響豆也因葉其餘如是數易而得響豆所在每樹不過一枚每歲服不過一粒樂安孫公服之年九十強健如四五十

歲人

序叙

蕙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作叙字

夜光珠

明懷宗時延陵陳士本以中書奉詔入禁中見中宮
鑾善冠嵌珠一顆大於芡實紫光燦爛如蓮花至晚
則五彩繽紛如琉璃燈焰卽夜光也東宮束髮冠纓
前一珠差小碧焰照耀如盤似銅青投火中綠烟鬱
勃不知何名筠廊偶筆云

白越議

南村叢書卷十

九

六硯齋筆記大食國貢龍鹽一銀合駝毛褥而三段
白越議三段白越議番布之精者

多子

齊田常專國選民女七尺以上者爲妾御生子七十
餘人田成子有子百餘人漢張倉有子百人趙王彭
祖子七十人中山靖王子百二十人唐懷王琰子五
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玢子三十六人張
耆子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馮益子三十人
宋李仙哲生男女六十九人姚弋仲子四十三人胡
蕃子六十人陵陽子仲子三十人明慶成王子百人

五星

五星惡佛像浮屠今人家多書五星雜於佛事或謂
之禳災真不知也見劉賓客佳話錄

管夫人

管夫人名道昇字仲姬雲間小蒸人書法酷似永青
而畫及樹石俱堪頡頏亦工於詩余所見夫人畫幅
題云水流溪有聲林深鳥無語獨自捲簾看一片湖
山雨至大二年二月九日寫與淑瑤仲姬筆淑瑤卽
夫人女也

文石

南村叢書卷十

十

六合多文石五色錯雜有錦繡不及者齊安聚寶山
亦多怪石有成人物鳥獸紋如畫者有字畫分明者
宿松縣龍湖邊下倉步向亦有之又歸州出五色石
字甚佳

石魚麥魚

永平出石魚甚肥美大纔盈寸產石中破石取之又
桐城麥魚亦佳形與麥粒無異可糟食

鱧魚

鱧魚形如龜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著赤二色
亦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銛利遇鹿豕以尾戟之而食

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龜鼈其爲鱣者什百中不過一二而已

麥

北方麥花晝發故宜人南方麥花夜發故發病見瘡曝偶談

小鶴小猴

居易錄粵東洋船有携小鶴來自海外者高三寸長二寸許素羽丹頂喙脰皆綠與鶴無異貯以匣中置玉盃盃中貯清水水中浸珍珠二枚鶴立盃中竟日不食時含珠於喙旋吐於水開匣則振引吭而鳴聲

南唐書卷十一

七

極清越長山李予之親見之粵西某山產小猴如墨色僅長二寸許每千百相貫如懸繩下飲江水人伺其飲以鳥銃擊斷墜江中取之無一二生得者蜀石泉猴羅江犬子亦皆以小得名荷蘭小牛大如犬白質黑文項有肉峯如駝弓官禮部親見之

鷓鴣米

弋陽汪少宰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既而香滑迥異他米問所從出曰四川以歲例進上者其米生於鷓鴣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歲更取之

同上

書問

自尊與卑卽曰不具自卑與尊卽曰不備朋友交馳卽曰不宣三字義同而例有輕重見東軒筆錄

商金銀

商金銀物不必始於三代或是北朝歷鎮物商詞相非夏商之商也

舉案

焦氏筆乘孟光舉案齊眉張平子何以報之青玉案二案字卽古梳字或云舉案之案詳其義作盤爲是

孔雀毛

孔雀毛着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

南唐書卷十一

主

擲龍腦以辟穢過則翠尾掃之皆聚無遺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也見墨莊漫錄

撲燈蟲

凡一切撲燈蟲欲救之以草長六七寸者持之用水淨口呪曰波利瑟叱護生草救度衆生離煩惱念七遍以草置燈上則蟲不撲入油中余呪之果驗

天都載

水居

水居一名魚伯大水有之狀如人乘馬衆魚爲之導人馬皆有鱗甲手足耳鼻極類人今人於大水時見人乘馬者卽水居之類與

同上

執明

華碎錄執明甲戌神呼之入火不燒

救火法

春清紀聞凡遇火災面火致敬同音念心火滅凡火滅六字火不延燒

子平

江朝談命者有子平有五星相轉宋有徐子平者精於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稱子平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陳友道者陳國南昌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稱子平者宗宋末徐彥昇實非子平也

玉記

圭

編明制

紙簫簫簫

關廟元寺前有捲紙為簫者色如黃玉扣之鏗鏗其音不啻不浮品在好竹上德化磁簫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百枚中無一二合韻者台則其聲妻朗遠出竹上不意雲夢柯亭之外有此異種

閩中海錯

閩中海錯西施舌以色勝香勝蠟房以豐姿勝江瑤柱以冷逸勝西施舌既西之舌之矣蠟房其太真之乳乎蠟真雞頭嫩滑如塞上酥江瑤柱產涇江梅妃

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他如香螺珠蚌類非不爭

奇競美以三君視之特姬姜之賸侍不足詫也俱闕小紀

書畫友

米元章塵談洛陽有書畫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

同姓名

梁蕭子顯著古今同姓名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三董卓尊鄉贊筆云有三董仲舒一漢江都相一北齊值閣將軍一蜀青城道士

鄭侯

南村隨筆卷二

南

楊升菴謂蕭何食邑鄧在襄陽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鄧氏分明云沛郡之鄭音嗟南陽之鄭音贊

仰字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諱之用仰字如此增韻實也姜南抱疾簡記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必宜遠之

六逍遙館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平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氣清風夜階急雨

佛家稱父母

佛家稱父曰富樓那母爲彌多羅尼

人夢

唐從東巡日錄採人夢言於春中生苗多在背陰
濕潤處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極五葉四五年後
極五葉未有花莖至十年後生三極年深者生四極
各五葉中心一莖俗名百尺杆四月有花細小如粟
蕊如繡紫白色秋後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

南村隱筆卷十一

五

紅白落採之之法以四月及七月裏糴入山其草一
莖直上獨出眾草光與曉日相映則創取其根一莖
或四五岐或二三岐者種有紫團白條羊肉等名惟
黃潤堅實俗名金井玉欄者斯爲最勝然秋冬採者
堅實春夏採者虛軟故今採者多在七八月云

剛卯刻文

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
祝融以教養龍庶疫剛痺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
夔龍慎爾周伏化茲靈爰既央既直既觚既方庶疫
剛痺莫吾敢當

花源茶

高江村花源茶詩梅滿岩阿竹滿灣沿厓栽植野人
閒觀香嚼味重分別從此花源著本山西溪本山茶

者今名
花源茶

十二辰陰陽相屬

子寅辰午申戌屬陽陽奇故鼠虎龍皆五指馬單
蹄猴犬五指丑卯巳未酉亥屬陰陰數偶故牛四爪
兔二爪蛇雙舌羊鴛鴦俱四爪鳴谷術家以十二肖
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
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

南村隱筆卷十一

六

臂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草木

梟鏡

郊祀志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食母鏡獸名食
父

白蝙蝠

李太白集載荊州玉泉寺青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
窟窟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仙經云蝙蝠
仙鼠千載之後體白如銀樓卽倒掛盡飲乳水而長
生也南翔白鶴寺蕭梁時僧行齊募建有白鶴飛集
於此因名棟間爲蝙蝠所窟其糞淘出爲夜明沙清

目疾寺僧往往以之覓利蓋蝙蝠食蚊沙乃蚊之目珠也尊鄉贊筆云余寓寺中夜間親見白蝙蝠飛撲於卧榻之前則不獨荊州有之矣

嘉祐名臣

宋嘉祐中名臣富弼與宰相歐陽修與學士包拯真

錦

蜀都之錦獨稱妙絕故益州有錦城三國時始有之又鄴中記載錦名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轉山小轉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花

南村叢書卷十

七

文錦班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紋錦及青綿黃綿白綿綠綿紫綿蜀綿等類

白翎雀

塞上鳥如鵲而小翅有白翎因名白翎雀雌雄相呼其聲可聽捕之籠中食以五穀能作百鳥音京師園沼關閣中多畜之鳴之巧者一雀數金金元世作樂名白翎雀想亦其音可聽也元人多咏之

清吟堂集

五色石

塞外關窩圖東山產五色石甚佳聞克魯倫河所出更勝

同上

貢珠

明永樂十九年蘇祿國王率妻子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上大喜賜金印冠服等宴犒遣回見尤西堂外國竹枝詞

染神脫黏

讀書有味名曰染神治心無名曰脫黏

貓兒眼精

宜和間外國貢異物圖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貓兒眼精能息火熾炭方熾役之即滅又云能解蠱毒見墨莊漫錄

南村叢書卷十

八

梁山染榜文

宋張叔夜招安榜文有赤身為國不避兇鋒率獲江者賞錢萬貫雙執花紅其餘以次遞減前葉子殿有萬萬貫千萬貫花紅等采榜文中語也

居易錄

銀杏

蕭伯玉日記銀杏初實如豆風味佳絕今人但食其將落者

獅吼

獅性動險眼與變即作威狀有小獸名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作威時即率吼示之獅畏伏不敢動

蓋畏吼溺也吼猶微又畏雄鵠鴻引吭高鳴吼亦畏

伏嘉錄

勝常

勝常猶今之婦人言萬福也王廣津官詞云新晴起
來思舊夢向人忘却道勝常前輩有云尊候勝常者
勝字當讀作平聲筆談云

四書五經欠字

一部論語無一此字四書五經無一真字尊節錄

六經無聯字升節錄九經無硯字無燈字無題字天祿志錄

茶字無敗字無醋字天祿志錄

花丸錫

羅亂作花丸錫一曰重頂偃障風二金錯刀剪折三

甘泉漫四玉缸貯五雕文臺安置六書畫寫七艷曲

翻八美齋賞九新詩咏且曰亦須蘭蕙梅蓮之類乃

可拔擢

科舉

魏立九品官人之法隋煬帝始建進士科唐武后朝
始殿試宋真宗咸平四年始令禮部糊名考較

筆紙硯墨神

謝靈運筆神曰佩何紙神曰倚卿硯神曰淬妃墨神

曰回民筆神又曰昌化

油錦

油錦大似苧布而悅尤佳士俗珍之又黎人取中國
絲帛折取色絹和香具織之成錦謝靈運

透光鑑

世傳透光鑑鑑背有銘文及花紋者以鑑承日光則
背紋顯在屋壁止

五色墨

明宣宗所製御墨有五色者

龍尾硯

南唐書卷之十

三

燕易簡硯譜龍尾石亞於端溪多產於水中故極潤

澤性本堅密扣之其聲清越與他石不同色多蒼黑

亦有青碧者取之太多後亦漸少其種有眉子羅紋

金星劍線松紋角浪等惟泥漿一種較之諸石細密

溫潤但不甚堅乃難紋下坑石也

香爐款

爐款有飛雲閣篆書者乃常關平之後某所製有玉

筆

堂清玩四字篆書者乃嚴介侯所製

凡造筆以中山兔毫為第一香狸毫次之嶺南古無

匠工人剪髮爲筆然工之擇毫匪一羊鼠之鬚山雞
雀雉豔狐狸程珣玲狸懶驢馬鹿之毛各呈其能
南宣樂諸葛氏以散車得名龜子曉通稱之而弋陽
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塘程奕歷陽柳材廣陵
與政吳說以及侍其璣張通則奇吳無至徐偃張耕
活之徒往往因緣漸滑言平之官無名於後元初則
吳興馬應科陸顧輩爲趙文敏賞識而宣州無聞焉
筆頭名家

湖州筆工名家張天錫又陸用之精於筆居婁江授
其法於顧秀岩秀岩又授其甥張紫孫大雅有弟筆
南林隱筆卷十一

主
坐張紫孫明時業筆者惟吳興黃文用爲第一 筆墨

貂扇

高麗正使朴成弼持貂扇以障風唐東江先生有詩
云妙製偏看檀海東不揮白羽取毛豐豈同紈素工
裁月恰配舊綸巧障風短尾未堪遮凍冽狐裘聊可
掩蒙戎他時筇篲終捐棄翻在炎天暑汗中

竹爐

曝書亭集錫山聽松菴僧人性海製竹火爐王舍人
綏通而愛之爲作山水橫幅并題以詩歲久爐壞盛
太常因而更製流傳都下羣公多爲吟咏梁汾典籍

又仿造式製爐恒嘆舊圖不可復得及來京師忽見
之容若侍衛所容若遂以贈焉丙寅之秋梁汾携爐
及卷過予海波寺寓適西銘書士愷似三子亦至坐
青藤下燒爐試武夷茶相與聯句成四十韻用書於
冊以示好事之君子

焦夫子句

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蜀焦夫子句也
係宋初人亡其名載張世南遊宦紀聞

南林隱筆卷十一

主

易紹良數字

南村遺筆卷二終

南村隨筆卷三目錄

蘇州田賦	日食
潮汐	銅鼓
杭子	互郎
花神	御楠
交房四友	糖
歌餐	五霸
象	人物
銀品	茶有九難
趙恩子	錠
義甲	器疊
破筆	數名
宿	金姑聲
鵲枕	勾足
媚蝶	燒尾
改水	珠
紙鷺	秦漢碑帖
熊膽	獺肝
獸異	貌貅角端
楓絲	滴血

南村隨筆卷三目錄

一

柴桑	甘羅
一弓	度量秤
八月端午	正月乞巧
竹葉符	菱莢
蠟蟲	鐵脚
宋板元板	南北帖紙墨
板印書籍	珊瑚
御楠出產	桐人卜窠
蝶蘭	屠蕪酒
孔陵	笙簧珠玉
錢額	杜清碧
李義山詩註	酒
五加	連香
菜羹	養生豆腐
跨突泉	紙傘
金日磾	四十五歲
從容定亂	茗比佳人
朝雲	珠漱
呵膠	論衣
鹿尾	鹿尾

南村隨筆卷三目錄

二

卵幕盃

阿魏

海嘯

香樹

東坡語

墨井道人

簞名

金元稱呼

柴密酒枕

養生

草堂

特品

寺廟

格言

菜

鹵莽滅裂

鳩逐鵲

南村隨筆卷三

南村隨筆卷三

嘉定 陸廷燦 扶照

蕪州田賦

日知錄云天下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內蕪
屬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天下稅糧二千九百四十
餘萬石內蕪屬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科徵之重莫
甚焉雍正三年蒙

恩蠲免蕪松浮糧每年四十五萬兩革故明三百餘
年之弊政百萬生靈若累頓甦誠亘古希遇之曠典

日食

南村隨筆卷三

春秋日食三十六戰國傳記則書日食者七想有遺
佚者必多前漢二百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東漢一百
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三晉魏一百五十年日食七十
九南北朝百有餘年南史食三十六北史食七十九
明懷宗十七年八食

潮汐

說文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生爲汐寰宇記瓊州潮
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
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銅鼓

銅鼓多馬伏波及武侯所製故稱曰諸葛鼓大苗侗方有之木者如鐘長筭三十六乳重百餘觔中空無底亦有土中掘得如坐墩者遇簇細花紋極工緻四

阮子

雜組阮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阮木皮汁和鹽漬之故名

互郎

南村雜錄卷三

二

溫公詩話牙郎當作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平殆以字近而譌

花神

魏夫人弟子黃令微善種花號花姑

御楠

御南香枯者以新荷葉裹之露過夜即發香如新又法以白華葉直之塵土數日即復

文房四友

筆宜新紙宜舊墨宜燥硯宜潤

糖

老學菴筆記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之類皆是至唐太宗時外國貢糖問其使人用其法煎成與外國等自此中國方有糖

鞦韆

鞦韆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後中國女子學之一云作千秋本出漢官祝壽詞後世倒讀為秋千又云因禁烟節恐人寒食有內傷之虞故令人作此戲以動盪血脉耳

五霸

五伯之稱有三代之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

南村雜錄卷三

三

周伯齊桓晉文杜元凱有春秋之五伯齊桓晉文秦繆

宋襄楚莊趙臺又云非楚莊乃吳夫差也顏師古

象

象牙生理必因雷聲象胆隨四時在四腿肉有十二般唯鼻是本肉惟惡犬聲聞則舉鼻吼叫循守不去獵者伺其困而取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古訓言象孕五歲而生又畏鼠遇有鼠穴之處以足踏之不肯移步又畏猪見猪則奔避象之大者曰豫

人物

泉品

茶有九難

南村隨筆卷三

相思子

錠

義甲

黑印璽音問

破筆

南村隨筆卷三

卅 音卅 **卌** 音卌 **卍** 音萬 **卐** 音萬

宿

金姑聲

鵲枕

番禺人逢端午日採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
得者佳婦人遇之有抽金簪解珥瑋而償其值者蓋
取以爲媚男藥也發荒雜錄

勾足

鵲鵲交時以足勾足鳴鼓翼如鬬狀往往墮地俗取
其勾足爲媚藥西陽

媚蝶

崔子艸蔓上春生雙蟲只食其葉越女取於粧奩中
養之如養蠶法蟲老不食而蛻爲蝴蝶蝶赤黃色女
子佩之如細鳥皮號爲媚蝶北戶錄

南村雜錄卷主

燒尾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
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有虎變爲人惟尾不化
須爲燒除乃得成人一云新羊所屬不相親附火燒
其尾則定又說魚躍龍門化爲龍時必雷爲燒乃得
化上二說出西齋話記
下一說出聞見錄

改水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則古
人水火俱改所謂陰鑑陽鑑是也

珠

南越志珠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分爲大品
一邊小平者名瑤珠次爲走珠次爲滑珠次爲磊碌
珠次爲官雨珠次爲稅珠又次爲蔥珠又有精珠硃
光珠凡珠重七分爲珍珠八分爲寶珠 珠忌近鐵
需柏木尸氣多爆碎近麝香則色昏

紙竊

紙竊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古人至
微之製必有以也一曰起於韓信

秦漢碑帖

周石鼓文史籀 秦泰山碑李斯 嶧山碑 胸山碑

南村雜錄卷主

秦誓詛楚文 章帝華夏帖 夏承碑蔡邕 郭有道

碑九疑山碑石經隸書邊韶墓碑 師宜官八分書

仙人唐君碑 張公廟碑 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

劉耀井陰碑 堯母祠碑 北岳碑 郭香察隸

書華山碑 張平子墓碑王羲之

熊膽

熊膽按四時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獺肝

獺肝按月而生頁數臘盡蛻而復生閏年則十三頁

獸異

遼東有馳鹿重三百觔涼州狗大如驢樂浪郡有果
下馬高三尺日南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松潘出六
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

貌獠角端

貌獠產峨嵋山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
質白章麗黃遲鈍見人不驚羣犬常侮之非猛獸也
與毛詩陸疏異肉端產瓦屋山不傷人但食虎豹山
僧恒養之以資衛護

楓絲

蟲食藥葉所成名楓絲可以爲琴絃聲甚清越

南村書

九

滴血

滴血不獨祖孫父子陳業兄弟滴血孟姜夫婦滴血

柴桑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

柴桑令也侯歸錄

甘羅

世傳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按史記云羅事相呂

不韋因說趙有功始封爲上卿未嘗爲丞相也相秦

者羅之祖名茂資暇集

一弓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用陶九成說郭用
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用之

度量秤

度起於忽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髮十髮爲釐
十釐爲分十分爲寸 量起於粟六粟爲圭十圭爲
抄 秤起於黍十黍爲絲十絲爲一銖

八月端午

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書云謹以開元
六年八月端午又宋璟千秋節表云月維仲秋日在
端午則八月午日亦稱端午矣

南村書

九

正月乞巧

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
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
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上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
巧事矣

竹葉符

羅浮有竹葉符片片有篆紋可以辟書中蠹雜記

菱茨

菱花開背日茨花開向日故菱寒而茨暖仇池筆記

蠟蟲

土人以蠟蟲置冬青樹上至春結子如葡萄內俱細
蟲婦女收採估客買去徧放山樹謂之放蠟其蟲食
葉透脂枝正如石膏狀然成蠟傳記

蠟脚

酌中書正月十二月煤食蠟脚小雀蓋京師方物也

宋板元板

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楷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
稀薄雖着水濕燥無痕跡開卷香自生異味元刻
做宋單邊間多一線字劃不分蟲細紙鬆刻硬用墨
濁穢申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

南唐書

南北帖紙壁

古之北紙其紋橫質鬆而厚不甚受墨故北楊色淡
而紋皺謂之夾紗作蟬翅揭也南紙紋豎以蠟及造
烏金紙水敲刷碑紋故色純黑而有浮光謂之烏金

桐

板印書籍

書籍之有板刻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濠王道始印
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仁宗時布衣畢昇又為活

珊瑚

珊瑚水之木也生海中在水直而軟見風則曲而堅
得日光乃作鮮紅淡紅二色其色善變可以占灾祥
或為珠或為簪其人有福澤則益紅潤外有琅玕石
生海底柯似珊瑚色白者曰白珊瑚色青者曰青珊
瑚又有黑珊瑚其色如漆出安南

伽楠出產

伽楠華出於海上諸山凡香木之枝柯寂露者木立
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溫大蟻穴其中所食石蜜遺漬
香中積久漸浸木受石蜜氣多疑而堅潤則伽楠成
其香華亦死蜜氣未老者謂之生結上也木死本存

南唐書

士

蜜氣膏於枯根潤若飴片者謂之糖結次也歲月既
淺木蜜之氣未融木性多而香味少謂之虎斑金絲
結又夾也其色如鴨頭練者名線結拍之痕生釋之
痕合接之可圓放之仍方第則細屑成團又名油結
上之上也伽楠洋者為上占城次之產瓊州者名土
伽楠狀如油遠

桐人下寃

李子萇為政以桐木為人象囚形臥於地陷中以蘆
為柙能卜囚之寃否罪正則木囚不動罪寃則囚動
躍出論衡

蝶蘭

羅浮人喜以蝴蝶蘭餉客或如鷄子或如雀卵大小不等其生化亦隨大小而成蝴蝶化時大五六寸雌雄成對無一孤者數月生子子生半月而化大蝴蝶蘭傳麻姑遺衣所化二三月間出洞山中人索其子藏之至六七月如蠶成繭繭破成蛾蛾乃化蝶五色繭爛金粉流光土人名之曰小鳳凰真仙種也其繭可以爲布名曰繭布繭有雜記

屠蕪酒

屠蕪鄉傳爲草蕪之名昔有人居草蕪每歲除夕遺

南林隱筆卷五

三

里間藥一貼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召合家飲之不病瘟疫而不載其方說楷云屠蕪卽菖蒲飲之不疫當作酴酥又廣雅云屠蕪平屋也又冠有星者名屠蕪

孔陵

孔子塚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舊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雜離女貞五味覺檀之樹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關氏說楷

笙簧珠玉

抱朴子謂五典爲笙簧三墳爲珠玉

錢額

寶泉寶源二局每年額鑄錢六十萬二千六百八十七串四百文歲需銅鉛七百一十四萬觔銅價每百觔十四兩五錢鉛價每百觔四兩七錢五分每銅鉛百觔解費三兩鑄錢每銅鉛百觔工料錢一千九百七十四文合計每串工本一兩肆錢三釐七毫五絲作價止一兩上虧國帑每年幾及三十萬兩卽此一事民間不可不知朝廷利民之恩澤也

杜清碧

南林隱筆卷五

三

元徵君杜伯原先生諱本江西之清江人少從諸名公講學不倦及壯超然有遺世之想至武夷得平川一曲衍沃深邃有終焉之意屢徵不起授翰林院待制兼國史編修官已就道至虎林復以疾歸山所著有清江碧嶂集至元間卒墓崇安縣南郭危公素爲作墓碑余承乏崇安時恐爲人侵其墓地擬加清理建祠其旁覓其後裔居守給與查出無主之田以供春秋祭享無如止存路旁墓道一碣其墓處徧覓不得意欲徐圖訪其子孫猶有存者因充舖司之役現得工食不欲舍彼而就此以致因循後奉文離任此

心未遂實爲會司其土者之慨然猶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李義山錦瑟詩註辨疑

義山錦瑟一詩註者多矣終無定論以余管見窺之蓋亦倖亡作也按房中曲錦瑟長於人則錦瑟乃房中之一物也物在人亡親物傷情因以託興耳按譜會昌三年王茂元愛其才以女妻之是時義山年已三十六矣則茂元之女或非原配未可知也河陽之詩悼王氏也錦瑟之詩或前此之悼亡也蓋瑟之爲物久已廢爲二十五絃今無端而五十則絃斷明矣

南唐書卷五

五

一粒一柱豈所亡者年方二十五因此而思華年耶曉夢迷蝴蝶思憶形諸痛寐也春心托杜鵑悲傷比於啼血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想亡者恩愛之情彼此同之也藍田日暖玉生烟乃埋玉之後想其溫潤之容也三四句切作者五六句切亡者總結謂此情此景在當時卽已惘然豈今日之所能一一追憶乎須與房中曲河陽詩參看

酒

酒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杜牧所謂鸞兒黃似酒是也有以

白爲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以碧爲貴者少陵所謂重碧沽新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長吉所謂小槽夜滴珍珠紅是也廣中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而陽雜俎載賈壩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瓢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酒如韓名爲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堅瓠集

五加

五加曰豺漆一名文章草作五又蘄州呼爲木骨道家呼爲金盞母與地榆皆可煮石文章州贊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說格云

南唐書卷五

五

速香

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曰生速樹朴木腐而香存者曰熟速其木之半沉者曰暫速香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黑者爲夾箋

菜異

菜品中有蕪菁菰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如蓮花或作龍蛇形此常性無足怪者

夢溪筆談

長生豆腐

吾師胡邱少師宋公撫吳時恭遇

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 特命御厨至幕府教製長生

豆腐秘法余後於少師席上屢得嘗之實非人間所易有也

酌突泉

山東濟南酌突泉從地底湧起三穴高三四尺然後湧入池中波濤之聲不絕余昔過之題云清流怒湧伏龍驚七二泉中最擅名未肯隨波甘就下激昂長作不平鳴

紙領

官女衣皆以紙爲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江西玉山縣貢易飛鴻漫筆

金日碑

日碑世人讀作密底耿克明曰日字漢書原無別音當如本字讀宋公庠言日字音彌畢切如今人所讀不知起於何時也見說楮或云乃外國音

四十五歲

燕人諱言四十五歲人或問之不曰去年四十四則曰明年四十六不知何所爲也見朔記

從容定亂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商邱夫子宋公自江蘇方伯奉命撫江西時適有楚北兵薄江右震岳公兼程而至

撫慰之役事未十日於月晦有奸徒李美玉袁大相勾結楚逆以西字帖結城內外三千人約詰旦礮舉而爲不軌公廉知之乘夜擒二人至訊得實於次早奉天子所賜節斬之轅門外卽張信示曰倡亂者已誅餘不復問衆俟日高正猜疑間忽聞二人已懸首藥街矣旋即鳥獸散不獨豫章得安而楚逆無援亦因以平其功甚鉅餘詳劉榛記中

茗比佳人

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詩云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腮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南林隱筆卷三

三

朝雲

東坡侍妾名朝雲 潯間王粲有妓亦曰朝雲

味漱

味漱音滑養鷹鷂法也

呵膠

二間錄云呵膠出塞外可以羽箭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此與兗州阿膠非一物世多不知

論文

吾師漁洋先生云唐末之文吾喜杜牧孫樵宋南渡
之文吾喜陸遊羅願元文吾喜戴表元明初之文吾
喜徐一夔明季之文吾喜嘉定婁堅臨川傅占衡餘
姚黃宗羲

鹿尾

陳師極黃鹿尾予向引陳子昂賦耶律楚材詩證之
考酉陽雜俎所記劉孝儀曰鄴中鹿尾酒肴之最則
不始於唐自南北朝已貴之夫子亭雜錄

露筋廟

畏壘筆記云高郵露筋廟本以祀五代時將路金以

南村隱筆卷三

太

先有德於茲土故爲立廟後乃訛露筋李燕辨之詳
矣蓋里俗之謬譌米芾廟碑未詳考耳此與段柯古
露筋驛江德藻鹿筋梁各異未知孰是

卵幕盃

明神宗時浮梁人吳十九者自號壺隱隱於陶能詩
書法似趙承旨所製磁器妙極人巧嘗作卵幕盃瑩
白可愛一枚重才半銖性不嗜利所居席門甕牖而
已居易錄

阿魏

本草波斯國阿處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

鰓耳斷其枝汗出如飴久而堅凝名阿魏或云阿魏
生西域中其樹有汁沾物卽化人牽羊豕之類繫樹
上遇以物撼之汁落則羊豕皆成阿魏而樹上之汁
將不可得故云阿魏無真又云滇南蜂甚巨結窩多
在絕壁垂如雨滴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內
禽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羊與蜂
相刺撲二者合井而化久之取出是名阿魏濯纓亭
筆記西域有草根株獨立枝葉如蓋臭氣逼人人生取
其汁熬膏爲之又云阿魏出三佛齊國未知孰是

海嘯

南村隱筆卷三

七

康熙丙子六月初一日大風海水漲溢崇明上海沿
海各處被淹房屋人民所傷無數是年七月二十一
旬容縣風雨起蛟水漲三四丈錄遺士子有被淹死
者雍正壬子七月十六日大風海嘯蕪松沿海居民
廬舍漂沒無算

香樹

香樹幹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
熟種之嶺海見聞

東坡語

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

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
主人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
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元豐六年八月二
十七日書

墨井道人

山歷號墨井道人錢宗伯稱其不獨善詩
其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與石谷子王翬同
出太原奉常之門人品高逸書法規模東坡欲其詩
者不可得刺動不可以力得貴有大賈求其寸楮尺
幅莫能致也嘗爲余書山水大幅累月而就題曰陶

南村隱筆卷五

丰

園松菊又系以詩云漫擬山樵晚興好菊松陶園寫
秋華研朱細點成霜葉絕勝春林二月花筆墨奇逸
實出耕烟散人之上

簞名

簞一呼笙或曰桃笙亦曰簞篠曰行唐又曰流黃

金元稱呼

穀山筆塵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之官長皆稱達
魯花赤岳牧至郡縣皆然

柴窑酒枕

張桐城集有柴窑酒枕歌曹頌嘉齋中同嚴存菴沈

康臣趙武昔周緘齋曹升六汪蛟門喬石林作

養生

古人讀文選而悟養生之理得力於兩句曰石韞玉
而山輝水涵珠而川媚此真是至言

同上

草堂

陶開虞曰子美草堂有四一在西枝村未成一在浣
花一在瀼西一在東屯

詩話

徐而菴詩話今人論詩輒云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
此二語悞人不淺吾觀古詩無一字無着落須細心

南村隱筆卷五

至

探討方不墮入雲霧中

寺廟僧道尼姑數

康熙六年禮部行查各省巡撫陸續冊報計算直隸
勅建大寺廟共六千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
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廟共
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一萬二百九十
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姑共八千
六百一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
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百九十三名

魏尚書格言

蘇州題壁蘇尚書肅肅閑話云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菜

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蒿木之華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青楊模之薑越駱之菌

鹵莽滅裂

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

鳩逐婦

劉秦人趙統伯辨鳩逐婦云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

南村題筆卷三

圭

其雄雄之精求好迷也非逐而法之之謂

南村題筆卷三終

姪 紹衡較字

南村題筆卷四目錄

張飛薛仁貴

長慶集序

熊山古鼎

羽陽宮瓦

明末詩派

西洋貢獅

鷹蒼犬

于闐鑪法

蠻曉志

龍猪

兩舍

石字

古磁

茶

安息香

美人蕉

寶治通鑑補

壽詩

南村題筆卷四

貞壽集

五經題

十二時爐

狽

元磁

嘉邑永折

明潞王琴

穀城山詩

朝鮮採風錄

地市

伯孟名諱有別

人瑞

小人

蘭石

朝鮮貢筆

端溪石硯

水巖石

石眼

石結

子石

試墨法	瘞鶴銘
茅筆	昌歆
白墨	大珠
無着天親	紅有四音
冰厨	閣帖
綠沉	伍員
犀刀神呪	蜜瓢瓜
彩鶴青蝶	番鴨
刻絲畫	觀步
落針松	松錐艾納
南村隨筆卷四 目錄	
裁柳法	地火燃禾
海市山市	無恙
半翅	安南筆
紙	鮎血邊硯
李廷珪墨	紙織字畫
銅柱	鴨饅餚
外國墨	泰西
三娘子	三豪
阿法	竹人
畏人	尙友堂座右銘

伯夷叔齊	海榴髻
凍石	陽羨茗壺
玉帶生	仙家日月
第四泉	簪樓
蓴	抱琴圖
南村隨筆卷四 目錄	
南村隨筆卷四 目錄	
三	

南村隨筆卷四

嘉定 陸廷燦

陸廷燦

張飛薛仁貴

藝苑厄言張飛手書刁斗銘書法妙絕又甚奇薛仁貴亦有周易解行世

長慶集序

漁洋先生題跋讀元氏白氏長慶集要堅子采二序
舒餘唱蕪真古文也子采嘉定人與唐時升程嘉慶
李流芳齊名神宗末裴之文程之詩號吳中二絕懷
宗時有歸川傳占衡字平叔能古文在艾南英之上

南村隨筆卷四

入 國朝言古文者益多如裴傳者予未見其比也

焦山古鼎

焦山古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
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六寸一
分深八寸二分腹銘九十六字詳王西樵先生古鼎
歌漁洋夫子亦有和作

羽陽宮瓦

橘軒雜錄鳳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在焉
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陰字
在硯之左奇古非銅雀所及

明末詩派

漁洋詩話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爲陳大樽一爲
程松圓大樽遠宗李東川王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
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時染指陸務觀其警句如瓜步
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窓雨雪
逗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
夢裏楚江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
面亂帆疑葉下吳頭迴峯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
是雲多年華髮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潮飲斷虹
明積翠翻飛片雨亂斜陽羽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

南村隨筆卷四

二

來白日過城上雪聲遊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
夜眠春碕雨浦樓寒醉雪山風不愧古作者松圓名
嘉燧爲嘉定四先生之一

西洋貢獅

康熙十七年西渡爾都加利亞國獻獅子有番人瘦
甚狀如鬼手鐵鉤戟守之夜卧籠中制其野性尤西
堂先生侗有西洋貢獅子賦

鷹背犬

遼東有鷹背犬乃鷹生三卵一鷹一鷄一大也其犬
追逐與鷹俱疾最爲難得

于闐蠶法

于闐國不殺蠶俟蛾飛盡始淪中國以繭破不能為絲思其抽緒易斷也然彼國中必自有法若得譯而做之亦仁術也

紫桃軒又綴

蠻貊志

蠻貊志記陸羽令奴子採越江茶看焙失候茶焦羽怒縛奴投火中李日華辨之謂季疵必無此事

龍猪

龍猪重一二十觔小耳庫腳細爪土人醃熏以竹片縛之皮薄肉嫩與常猪不同出江西贛州府龍南縣

南村雜筆卷四

三

又出南雄府東北百里龍王巖

丙舍

天香樓偶得丙舍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故以丙為號鍾元常所云墓田丙舍此指其在墓田者而言非謂丙舍專屬墓田也

石字

閩中一張姓剝以碎石集湊嵌成匾聯大字鈎趙波樣神理皆具居易錄稱之以為絕技余在閩時有士民免作一聯相贈云南閩南嶺餘棠蔭北閩鹽梅待鼎調筆力遒勁一似墨書濃淡得宜真奇想也

古礦

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磁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侯歸錄柴窑於陶器中最古流傳至今者碎片與金翠同價夫牙亭雜錄汝窑用瑪瑙為末作器當時止供御絕難得余倅汝僅見溫揮使家一小器

六觀齋集

茶

傳茶之風始盛於唐首稱陽羨及蒙頂宋則最重建州龍井至今出產各殊烹飲亦異近惟武夷盛行其南山之巖芥別有風味吳之虎邱已不可得若然之

南村雜筆卷四

四

松蘿杭之龍井並可頡頏往時人重天池然飲之令人脹滿浙之產曰雁宕曰日鑄此外鹽州之六安泉州之清源亦皆有名聞近年入貢者又有閩之鄭宅宛陵之涇川及吳之洞庭其餘出產之處甚多不能悉錄

安息香

安南國出安息香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類核桃穢而香發泉香之氣

紫桃軒又綴

美人蕉

閩中美人蕉一名紅蕉葉與芭蕉一類而畧小盛冬

一紅瓣上抽綠萼三四月間齊放簇若朱蓮經月
不敗大是佳卉

資治通鑑補

明末吾邑嚴永思先生好古之士也著資治通鑑
補四百卷竭三十年之力始成與陶菴黃先生輩同
事交好黃先生曾為分給今稿約乎澤如新令人肅
然起敬但其書卷帙浩繁百餘年來尚未付梓實為
憾事未知將來遇合如何此乘梓中好古者所宜共
為留心者也

壽詩

資治通鑑補

先曾祖春園公與陶菴黃先生有金蘭之雅先曾祖
六十時先生壽之以詩云已去風塵未住山暮年幽
事滿荆關家居萬戶侯封內木在西京儒俠間青玉
案邊惟督古黃金花下舞衣斑祇應便與林泉約除
盡清娛占盡閑手書至今珍藏詩載陶菴集內

貞壽集

先祖文學視祥公高才早世時先奉政年方六齡賴
祖母金太孺人教養成立蒙大中丞慕公具題奉
旌表貞節建坊之日正值誕辰當代鉅公文人學士
屬之詩文哀然成帙彙付真槩顏曰平原貞壽集百

師閩撫大中丞青樵張公吳門侍講雙泉繆公侍讀
贈庭彭公皆為之序 君師恩重永矢勿忘

五經題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盧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
作五經題以違例貼出榜發後雲間受業族叔監察
御史祖修具疏以聞 上許一體會試戊辰俱成進
士入詞林蓋特典也庚午武進莊亭與桐鄉俞長策
亦皆五經具題准會試中式今已一體取中外省皆
然每科多至數人人才之盛超越前代矣

十二時題

南齊書

六

述異記石門縣鄉人因天旱浚河於土中得一銅爐
方圓徑尺有蓋泥沙沾積環以爲異後遇遠商以百
錢買之細爲洗刷盡煙有十二生肖口俱張開焚香
期每一時燃焚一香若出無驚至寶什襲而去不知
何代神物也

狹

東海有獸名狹能食龍腦膏客上下驚猛異常每與
龍腦膏相食火數丈龍腦不勝康熙二十五年浙平
陽縣三縣二龍合體一龍一龍二蛟狹亦隨驚俱
出於海一龍長一二丈通身黑如鱗鱗死後鱗鱗

中火光輪焰起丈餘蓋卽吼也同前

元磁

夏器元燒有樞府字號者亦有可取

嘉邑永折

嘉定舊屬蘇州以濱海潮沙之地獨不宜稻民間食
米皆藉蘇恩明神宗時田土積荒漕糧無辦邑民伏
闕上書憲察時又賴歸太僕諸公調護得成永折至
嘉朝捐租之詔屢下以收折之難不得一體邀免
於是邑紳士繪圖請命邑侯聞公在上捷情願憲
大中丞洪公特疏具題得入地丁項下一體全蠲六

南村隱筆卷四

二

百三十里無不歡呼踴躍乃宵人反乘機搆難幸也
通邑隣邦巨公亦遭風影先奉政諱培遠爲無妄波
累與孫先生松坪趙先生蒙泉戴先生南村及雲間
王先生霖悅輩三載驚濤幾遭不測先公義命自安
取與不苟感懷詩有云一心清白全由我三載憂危
總聽天盡實錄也火司農却非王公尤加引重緣已
田不過二頃實爲通邑公事別無私意於其間迨
今上浮根之免吾邑沾恩尤渥後人不可不知所自
也王世權填諱

明潞王琴

毅明潞藩敬一主人風尚高雅嘗擇良材選名手造
琴二千張又仿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瘞地
中欲使後世流傳其名此與沉碑漢水者同一意也
希其羣往往遇之而銅器尙未之見

穀城山詩

潞洋詩話穀城山好青如黛縣花開白似銀嘉定
季長蘅流芳詩也余最喜之甲子使東粵往返兩過
縣縣不見一花賦詩云薛北勝南幾問津遠山如畫
黛眉新惟餘底事添悵悵不見花開白似銀

朝鮮採風錄

南村隱筆卷四

本

吾邑世執孫先生松坪名致彌以太學入京擅詩名
聖祖仁皇帝召見奇其才康熙十七年頒 詔朝鮮
命一等侍衛狼曠爲正使而以致彌副之歸時撰朝
鮮採風錄載林悌等三十餘人皆近體詩也後孫於
戊辰登進士改庶吉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以太學
生而蒙 朝廷知遇之恩出使外藩此從來未有之
異數也

地市

山有山市海有海市見之載說山東恩縣白馬營莊
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有此異土人謂之地

市見池北偶談

伯孟名諱有別

嫡長曰伯庶長曰孟 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不辨

人瑞

香祖筆記載漢中南鄭縣之東有民家老嫗年一百二十歲尙晨往田間栽種廣州有佛山諸生黃章者年一百二歲康熙己卯尙入省闈誠爲太平盛事近年邸抄各省題請旌表男婦百歲以上者甚多奉旨加賞內庫緞疋及銀兩曠古未有之典何幸見之至生當仁壽之域又幸中之幸矣

南村隨筆卷四

九

小人

述異記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外國貢小人一其長二尺許面目肢體鬚眉與人無異似四十歲人四驛館爲製小衣冠啓奏進上其人手持小傘蹣跚而行傘式與中華同人故謗之輒吱吱作聲如猴觀者塞路

蘭石

山東學使駐扎衙門在臬司署旁衙內有蘭石軒三楹庭前一石青質白紋皆蘭葉蘭花宛然九畹長幾五尺濶半之如橫幅畫極爲可愛族祖次山公視學

時余親見之今署併考場此石想入臬署矣

朝鮮貢筆

朝鮮所貢筆皆用狼毫聞之孫學士松坪先生云

端溪石硯

端溪硯始於唐盛於宋李之彥譜端石所出有四巖石爲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爲劣而巖石又分上下焉下巖之石用久亦發墨不若他坑之石久卽光滑拒墨宋高宗翰墨說端璞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瀟水發墨呵之卽澤研試如磨玉無聲此上品也

南村隨筆卷四

十

水巖石

端州美羊峽鑛凡十一曰老坑曰宣德巖曰朝天巖曰屏風背曰飛鼠岩曰古塔岩曰新巖曰阿婆巖曰白婆墳曰梅花坑而以水岩爲第一水巖明神宗時開以青花蕉葉白火捺紋黃龍金線金錢硃砂斑翡翠鸛鵲眼雀斑玉帶蟲蛙鮑血邊鴉眼象眼等爲驗然水岩中又有高下之不同佳者才大如掌值至三十金細潤發墨其妙難以形容以他石並之邢尹自殊

石眼

竊石昔人有以眼爲貴者以眼之多寡定價之低昂而歐陽公又以眼爲石之病卽高宗內府所用不取有眼以一泓紫玉絕無眼爲佳然石之佳者亦不

石結

凡香有結惟石亦然其石大至數尺去其不結者取其結者僅得掌許故硯之大而佳者最難得卽水巖中石之結者無幾佳石之得真有數焉不可以人力強求者也自硯有端溪而各種之石可以盡廢石有水岩而端溪諸坑又可以盡廢矣

南唐書卷四

士

子石

歐陽公云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盡精石也有黃鑪如圭璞鑒之始見硯材亦苗不得一米襄陽則云子石未嘗有草未之遇歟春渚記聞載丁晉公宰衡之日除其周旋爲端守屬求佳硯廣覓無可意者久之於溪潭中飛鷺集處得一石璞如米斛石工贊云此至寶也戴手攻之有一石如鷺卵剖爲二硯亟送其一晉公亦寶愛之此子石之明證世人何必以紫石爲子石耶至山下澗谷中所有色亦純紫謂之野石其生成卵形者乃石乎非子石也是皆不足

取也

試墨法

試墨法以墨幾種於硯上逐宗磨開記明某某俟乾後沉入水中觀之高下劑別如試金然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有謂陶隱居書者有謂王右軍書者有謂唐王瓚者向無定論惟陰處士張弼字力臣曾乘江水歸壑時蕭落葉爲齒而仰讀其辭因繪圖作辨且證爲顧况通翁所書來傳堃先生書其後云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紛矣

南唐書卷四

主

茅筆

閩興化仙遊縣出茅筆云草生九仙山取草截之長短如筆束縛之似管銳其頭首尾相連宛然筆也握之甚輕用之圓健運腕稱意不讓中山兔豪

昌歆

顧氏玉篇昌歆徂敢切昌蒲祖也唐人作昌歆誤歆音觸盛氣怒也從欠蜀聲

白墨

淵鑒類函載歛歛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迫研試時卽與常墨無異未知所製之法

大珠

康熙二十九年懷寧縣民楊姓漁於陶鵝夾獲巨蚌剖之得大珠一如龍眼重六錢四分巡撫江公有良器部代進予在院時有奉差解珠巡檢述之甚詳

無着天親

無着天親是弟兄無着是初地菩薩天親之兄王維詩

紅有四音

漢書女紅作工荀子大紅小紅作功詩譜晉人遷於故鄉作綠漢書景帝侯注今虹縣音降水經龍水南經曲紅縣又借作江字聲矣

冰厨

丰

冰厨

夏日供帳飲食爲冰厨出越絕書

閣帖

閣帖內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林燕語

綠沉

綠沉不止鎗梁武帝食綠沉瓜又有綠沉漆筆管綠沉弓綠沉弦綠沉屏風石季龍綠沉扇

伍員

伍員讀作運天隨子詩韻有伍員思少又作平聲

犀力神呪

唐牛鵬懼害有人教以帶犀角刀子俯伏拍訣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紋密誦呪七遍即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呵已而果免如無犀角者象牙刀子亦可出周嬰危林

蜜瓢瓜

畫墁錄云襄邑義塘瓜剖之色如黛而味甘如蜜似爲難得之物近年吾鄉頗產此瓜云其種來自海外色味果與常瓜異但所出不廣耳

彩鷄青蝶

吾師新城先生筆記載康熙四十年 鷄臨塞外喇

前村雜筆卷四

四

里達番頭人進彩鷄一架青翅蝴蝶一隻於行在問之對曰鷄能擒虎蝶能捕鳥又哈蜜獻麒麟草一方云草生鳴鹿山中必俟千月乃成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

番鴨

臺灣出番鴨大於常鴨而小於鸞色純白高冠似鵝而殊頂似鶴足似鴨而嘴帶尖喜食魚鰕等物蓋亦水鳥之類也

刻絲畫

宋時刻絲人物花卉翎毛等神彩宛然不減名人筆

法極爲可寶宋繡亦佳

觀步

新覺寢記京師以探刺者爲觀步唐有此語強梁御
吏人觀步安得夜歸法

落針松

松柏後凋浙江蘭溪東門外僧舍有松獨落名落針
松至春則新綠可愛

松雖焚納

松取燒其上下承取汁霜松雖其松樹皮上綠衣
名艾納合衆香燒之其烟圓潔清白可愛

南村筆集卷四

五

栽柳法

截柳五株批開急合爲一取圓直麻纒係牛屎泥固
深栽之一年有三年力

地火燃禾

久雨乍晴當夏而冷田面既有濕氣又有陰冷氣在
空中火氣不能疏越逼入禾苗如腐草延燒農家急
放田水令乾乃免蓋水乾則火氣疏越也

海市山市

泰山之市因霧而成或一月一見於霧中見城闕旌
旗絃吹之聲他山間亦有之登州海市每春秋之際

天色微陰則見頃刻變幻無一不具聞廣州虎頭門
浙江寧波亦有之但時候不同耳

無恙

惡毒蟲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時相見問勞
必曰無恙

半翅

居易錄半翅卽沙鷄大如鴿形似雉鼠脚無後指破
尾出北方沙漠盤山亦有之殊甚肥美日下舊聞云
卽突厥雀也一名鴉鳩戒菴漫筆又名半痴好說紅
粉飛不遠驟下欺人着紅裙以誘之則近身覷視

南村筆集卷四

六

不去故可得

安南筆

安南筆似兔毫而色炭蓋毛內微間翠羽以玳瑁爲
管兩端以象牙鑲之筆亦尖健可用

紙

李僞主造會府紙長二丈闊一丈厚如縉帛宋匹紙
有長至三丈者元時有黃麻紙羅紋紙明宣德所造
素馨紙白楮皮紙最佳其大內所用細密灑金五色
粉箋堅厚如板面研光如玉或用泥金畫雲龍其上
尤爲可寶

鮑血邊硯

余藏端溪水岩鮑血邊研銘云邊幅不修吾豈汝尤
乃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筆也

李廷珪墨

王氏談錄云李廷珪墨凡數等其作下邳之邦者爲
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
奚廷珪者最下

紙織字畫

閩中紙織字畫以紙劃細條織成字則筆法入格畫
則渲染得神可稱工巧余家舊有藤織屏幅字仿東

南村隨筆卷四

七

坡書司馬溫公我箴款稱萬曆戊子長至之吉後學
黃時雨書訪之閩中今無售者

銅柱

馬伏波立銅柱一在憑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
分茅嶺交趾東界又於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爲海界
林邑南立五銅柱爲山界唐馬總爲安南都護立銅
柱二於漢故地五代馬希範平蠻立銅柱二於溪州
自漢以來立銅柱者凡三皆馬氏鄭露
赤雅

鴨餛飩

嘉興鴨餛飩其名莫考所自始乃哺坊中烘卵出鴨

有年已成形不能脫殼混沌而死者在他處爲棄物
而秀州獨以爲方物桐城方扶南世舉曾以鴨餛飩
請見示語多稱賞人之好尚各異有如此者

外國墨

高麗墨烟極輕細往時潘谷嘗取高麗墨再杵入膠
遂爲絕等魏道輔云新羅國墨有蠅食其汁蠅立死
不知何毒如是戒人合藥勿用見墨史

泰西

昭代叢書引泰西人言以大地爲圓球上下四旁皆
成世界地下之人與中華脚板相對果爾則上下四

南村隨筆卷四

太

旁從何分別何憑以中華爲中自以爲西耶果爾則
海水當離岸不着土不然何以泰西來者不從水底
出也大地誠如圓球亦應上下分陰陽四旁分東西
南北如以圓木球着水半沉水中半出水而泰西在
西中華在東必從海面環繞而至斷無海船能如日
月之麗空而出入也按西儒南懷仁西方要記云卅
師掌指南車定向占風長途不見山地只記北極出
地度數則非從地度可知其曰西洋乃西海也泰西
在西海之濱地在極西而中華在東耳望其人類異
聰明其器工巧奇妙有非他國所能及者

三娘子

尤西堂外國竹枝詞云翠羽貂蟬繡襦火旗一隊
醉駝駝邊頭爭看三娘子不羨昭君上馬圖注三娘
平蒙古俺答之妻主兵柄衆畏服之能效順朝廷自
官大至甘肅不用帑帑二十年封忠順夫人中國傳
其畫像甚美三娘子入貢時每於巡撫吳兌處索脂
粉薈澤兌必應之以小惠結其心而安邊息事所得
復多矣

王象

宋石介作三豪論云吳卿爲詩豪歐陽永叔爲文豪

南村筆案

尤

杜默爲歌豪

召溪漁隱筆案

阿法

達達稱中國官府曰阿法

竹人

王彪之閩中賦云篋管函人齊民要術注云篋管竹
節中有物長數寸如人形相傳云竹人竹人之名較
楓人尤奇

長人

康熙戊寅山東進長人鄭克已新城縣人長六尺八
寸是秋陝西亦進長人某某其長與鄭相等丁亥年

聖祖南巡嘉定亦有長人姓莊名壽進至 行宮卽令

鄭長人等引 見隨 駕入京後以不諳侍直發回
戢於一飽力田而終

尙友堂座右銘

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
君子不可無此志業毋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學
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士君子不可有此罪過嘉靖庚
申夏六月滁上松父勒石浙泉堂後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卽墨知墨允也見春秋少陽伯夷名允

南村筆案

手

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

海榴髀

湧幢小品載世廟初年勲輔諸臣同遊賜畫扇有木
刻海榴髀墜子可半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
百件亦天下絕巧也

凍石

高江村歸田集凍石舊時於處州山中往往從璞中
剖出初本輒賦見風始結爲石故名凍石其色或淡
白淡黃淡青光澤可愛以之鐫刻圖記遠勝銅玉近
惟青田舊坑間尙有之凍石絕不可得矣

陽羨茗壺

茗壺黝銀錫及閩豫莢而尙宜與陶取其製以本山
手砂能發真茶之色香味且高人務以名手所
製一壺重不數兩價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
貴矣考其始創自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又胡願山
畢憲讀書寺中有青衣供春者仿老僧法爲之敦龐
周正指螺紋隱隱可按允稱第一神宗時有四大家
董翰趙梁玄錫時朋朋卽大彬父也大彬號少山不
務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遂於陶人擅空羣之
目矣此外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又大彬徒歐正春

南村隨筆卷四

圭

邵文金蔣伯苓等其餘名手尙多茲不備錄

玉帶生

端溪玉帶生硯紫質玉紋因名舊寶于信國文丞相
有銘四十四字殉國後硯歸謝臯羽轉歸楊鐵崖爲
七客者之寮中物余曾從商邱夫子宋公座上見之
公有玉帶生歌載紅橋集

仙家日月

世傳爛柯觀碁天台採藥之事與前人山中方七日
世上幾千年之句相合余竊疑之審如是則在凡人
視之始覺其長仙家自視反覺其短矣因戲成一絕

云仙家日月長人間常企慕如何幾千年翻作七日
過

第四泉

戒菴漫筆云楞伽山治平寺井有六角石欄字曰天
下第四泉此非張又新桑苧翁所品之內因記之

移樓

移樓移音移說文閣邊小屋也

蓴

雞跖集蓴乃菜之上味江東人謂之蓴龜四月蓴生
莖而未葉名雉尾蓴五月葉舒長名絲蓴七八月中

南村隨筆卷四

圭

有蝸蟲不可食至十月冰凍蟲死雖老猶可食又云
霜降後蓴在泥中名瑰黃

抱琴圖

唐六如畫抱琴圖題云抱琴歸去碧山空一徑松聲
兩腋風神識獨遊天地外低眉寧肯謁王公真稱逸
品

婿陳紹祖較字

南村隨筆卷四終

南村隨筆卷五目錄

古董	古銅器
菊實	宣爐
松織	菊花
瀑布	雲林
讀書臺	海井
鹽	五時鷄
石菌	竹肉
潮鷄	製物名家
麝香	沉香
南村隨筆卷五目錄 一	
魏武墓被發	甲子雨
兄况	漢壽亭侯生辰
銅雀硯辨	朱熹
陸龍其	漕糧起運
綠蠶	凍石
四先生集	瑞蓮
瓜性	異竹
蜂	龍涎
炭	種芋
臺灣	刺毛鷹

並圖牝馬	收錄法
麒麟非一獸	寒蟬
寤幾佛像	朝華
瑞麟	省心錄
五土所宜	白雀
徐浦秋鳥	倒鼎禁忌
石鐘	論思
論酒	論歌
食其	碑家
虛車	數字
南村隨筆卷五目錄 二	
創參人數	葵
衆	九福
九章	美人酒
花玉木長	魚貓
蟹名	鶴頂
蘭	郎巾
岳武穆書法	筆架筆筒
異缸	潯粉
頭髮菜	雞糞椒油
蚶田乳田	秋風鳥

鮮答

物名

白蟹

草鍾乳水硫黃

小象大鼠

瀟灑侯

千里馬

文公書院

陳清端祠

依本分

尙方鏡銘

南村隨筆卷五目錄

南村隨筆卷五目錄

三

南村隨筆卷五

嘉定 陸廷燦 扶照

古董

古董字東坡作骨董晦庵作旧董見霏雪錄

古銅器

昔銅器以鼎彝觚尊敦鬲爲貴匹自罍解次之簠簋
鍾注獸血盆奩花囊之屬又次之三代之辨夏則崇
彝銀細巧如髮商則素質無文周則雕篆細密款識
或者一二字多則二三十字其或一二百字者定係
陳漢物亦有無款者蓋民間之器無功可紀不可

南村隨筆卷五

一

謂非古也有謂銅器入土久土氣濕蒸鬱而成青人
水久水氣滲浸潤而成綠然亦不盡然銅質清瑩
難易發青綠入土遇有水銀之處卽成水銀裏黑漆
裏其褐色硃斑乃傳世之物未經水土埋藏者也其
舊青綠深入銅骨堅如金石剔不易落自有潤澤之
色冷靜可愛凡偽造及燒斑埋土者其塗抹裝點之
痕跡終難泯滅毫無神氣亦易辨也銅色三代有黃
銅一至秦漢銅必赤矣

菊實

黃菊當心生紅子名爲菊實遇之者成仙

宣爐

宣銅爐狀皆指弄爐乳爐戟耳魚耳蚰耳薰冠象鼻
獸面石相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圓鼎上也角端象頭
滿刻官耳雞腿脚扁爐翻環六暖四方直脚爐漏空
編爐竹節分禧索耳等下也其色彷彿宋燒斑者初年
色也倘沿承樂爐製蠟茶本色中年色也本色愈淡
者末年色也後人辨宣爐色五等栗色茄皮色棠梨
色褐色而藏經紙色爲最鑒金色者鑒腹以下爲湧
祥雲鑒口以下曰覆祥雲鑒皮色者火氣久而成也
其款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製偽造者有施家北鑄
南村隱筆卷五 二

松鑪

松鑪產盤山土人目爲紫蘑菇 盤山志

菊花

世傳黃州之菊獨落商邱宋少師判黃時所種菊最
夥然惟紫色一種偶落數瓣並無獨落之說見筠廊
偶筆

瀑布

天下瀑布皆有聲惟雁蕩者無聲

雲林

杜綰號雲林黃七磨亦號雲林子倪元鎮號雲林危
太朴亦號雲林

讀書臺

南村隱筆卷五 三
顧野王讀書臺一在林亭一在橋李之雙溪橋後一
在海寧縣之峽口山和靖讀書臺在虎丘昭明讀書
臺在招隱段文昌讀書臺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董
子讀書臺在廣川李太白讀書臺在宿松縣

海井

癸辛雜志華亭市有一物如水桶而無底非金石竹
木所製久未知其名與所用者一日海舶老商見之
以三百緡易去人因問之商曰此至寶也名曰海井
凡航海者必須以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
置此於水中汲之皆甘泉矣

鹽

海鹽凡六路池則山西解州與安邑兩池并則川陝四路胡中出於木石青白紅紫黑皆有東方曰斥西方曰鹽河內曰鹹玉溝傳耨者曰餘恩州紅鹽色如絳雪卽由煎時染成琴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潞掖西北安西有黃鹽昆吾陸鹽周十里無水自生來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無

五時雞

影鵝池北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

南村雜筆卷五

更爲五聲曰五時雞滇志雲南鎮沅州有雞形矮小鳴無晝夜與中國雞聲異得非昌邑王所求長鳴雞耶

石菌

石上生菌黃白色其下淺紅美倍諸菌

竹肉

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雞皆向北

潮雞

輿地志移風縣有潮雞每潮至則鳴鳴長且清如吹角

製物名家

陸子剛治玉匱天成治犀犀犀山治銀趙良壁治錫馬勳治扇周柱治商嵌呂蒙山治金石王小溪治瑪瑙蒲抱雲治銅見無不舐錄雕竹則濮仲謙螺鈿則饒手里銅爐則張鳴岐茶壺則時大彬流霞蓋則吳十九江寧扇則伊莘野仰椅以裝潢則莊希叔見池北偶談

麝香

麝於春和時其膻自張獵諸花卉得其香而括之蠅蟻集其膻雖然亦括之凡諸花香蟲肉皆香材也遇

南村雜筆卷五

五

蛇則回旋數周撐足張膻以當之蛇自起而納諸膻犬抵蛇爲其香之主也香祖筆記云

沉香

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水中宜用薰裏黃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剝剔而精者謂之龍麟亦有削之自卷咀之葉韌者謂之黃蠟沉尤難得見倦遊雜錄又海外登流眉有絕品片沉乃干卑枯木所結如拳如石杵如肘如孔雀如鳳如龜蛇如雲氣如神仙焚一片盈室香霧越三日不散誠爲

魏武華被賊

杜詩仇注近年甲寅乙卯之際河北漳水中有十五歲童子夏浴於河腰斬屍浮其家驚異使弭壯負力者仍入水中又斷足股而死土人羣怒因截河上下流車洞其冰見一鐵輪旋轉如飛輪角掛以利刃土人去其刃碎其輪見輪旁有石槲用巨木撞破之槲中銅弩齊發射傷數人其內又有石壁土人用板扉蔽身橫撞碎壁內有兩石槲男左女右對峙其上衣冠面貌宛若生存視其碑石知爲魏武之墓衆惡其生前篡亂死後殺入遂戮出其屍粉碎骸骨噫疑塚七十二散布於太行河北而其墳究爲後人發掘欲以機械陷人皮以機械自滅天網不偏可爲奸雄永鑒矣時安陽令蒲田林進士爲文紀其事

甲子雨

諺云夏甲子雨赤地子丑爲旱徵或曰赤當作尺言
 行者苦雨尺地若不連連蓋因季申子日雨皆主雨
 蓋因神宗調辰五月十九日爲夏甲子是日雨後連
 旬不止地勢浸淫皆成巨浸此其驗矣見閔耕餘錄

廣雅云兄况于父今俗語謂兄爲况蓋有所本

漢壽張侯生辰

康熙戊午解州守王朱旦濬井得侯璜碑因作關侯
祖墓碑記其詞載侯之祖考生卒甲子甚詳侯祖石
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卒於桓帝
永壽二年丙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
其破虜虜年實免責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
二十四日生侯侯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
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則五月十三日乃侯子平之生
處非侯生處也又是侯墓墓所著關侯祖系記至
所傳四戊午之說按傳志侯於靈帝中平元年甲子
從涿郡依先主如戊午生則年方七歲安有是理博
學彙書云和帝光和元年四月庚戌朔四月初九日
爲戊午則是年戊午月內無戊午日矣侯歿於建安
二十四年己亥十二月史佚其日

銅雀硯辨

崔後渠彰德府志云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
雀磚皆曰冰井不知魏之官窯焚蕩於汲桑之亂趙
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於瓦礫乎鄴中記北齊起鄴
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塗之光明不辭簡瓦亦然今

或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
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現
古碑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
絕非天假則典和蓋東魏北齊物也見池北偶談

卷一

康熙五十一年奉 旨朱壽封十哲次

陸隴其

雍正二年奉 旨陸隴其入 文廟從祀殿廡

潘耒

雍正五年起運四年分清糧數 山東省四十四萬

潘耒

五千六百一十石 河南糧八萬六千八百七十七石

江西省四千九萬四百十五石 浙江省六十一

萬二千六百七十六石 湖北道九萬四千四百八

十八石 湖南道九萬四千七十四石 江安道四

十七萬八百七十九石 嘉松道一百七萬四百八

十二石 通共三百四十六萬八千七百一十一石

綠簾 鳳臺驛房有綠簾視常簾差小作翻碧綠色遼東種

地見居易錄

卷二

青田石之心爲凍石如蠟者曰蠟凍光明者曰燈光
近心者曰豆青次爲封門青取其易於下刀而乏泥
油不滯浮石面也遼東下刀有砂聲作印最沾印色
閩壽山石光潤具五色

四先生集

嘉定四先生集刻於明季邑令四明象三謝公虞山
錢宗伯爲之序後遭兵燹散佚不全康熙甲戌商工
夫子命爲補刻序云缺者補之朽畫者新之而四集
復完四先生者唐氏樸遠費氏子柔程氏孟陽李氏
長蘅也嘉定爲吳下邑濱海而隸江地多老師宿儒

南樓筆卷五

崇尚古學不僅如他邑輦輓纂組沾沾爲舉子家言
者新城夫子序中又稱其皆經明行修學有根柢淵
源古學不逐時好而子柔之文孟陽之詩長蘅之畫
至今照映海內人爭寶之其推重若此至妻之書法
程之畫品李之詩格亦可並傳真吾邑之榮也

瑞蓮

蓮皆一莖一花其一蒂兩心者爲並頭一蒂四心者
爲四面皆種也崇邑署內池中蓮花係宋時邑令林
澧所植因開雙蓮卽名燕寢之堂曰瑞蓮嗣後或間
歲一開或數歲一開開只二三枝開必歲稔余在崇

六戴花凡三見乃一莖兩萼各帶各花偶然而發非
關種類名之爲瑞龍曰不宜

瓜性

瓜經日曬則性愈冷五月甜瓜沉水者殺人

異竹

凡竹皆中空而廣藤竹中實王新城夫子隴蜀餘聞
云嘉州有月竹每月輒生笋周亮工閩小記云劍津
西山有朱竹丹如火齊但余三過延平留意覓之竟
未得見漳州產通竹直上無節而空洞漸州嘗產十
二時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尤足異

南極經緯卷五

十

也

蜂

蜂有君臣之義凡採花俱用雙足挾二花鬚若採
則必背負一珠以獻其王

龍涎

諸香中龍涎爲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者
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海中龍之涎也

炭

老學庵筆記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中又有
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燒無煙謂之邛州出鐵烹鍊利

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

種羊

廣中人以羊骨種於地有雷雨卽成小羊人以鑼鼓
聲驚之卽起臍與地連一驚卽斷離地便能走而食
草矣

臺灣

臺灣地暖十月盡荷花尙盛開黃玉圃先生巡察其
地親見之爲余言至西瓜八九月下種正二月卽過
海入貢矣其餘所產與中土不同者甚多

刺毛鷹

南極經緯卷五

土

刺毛鷹似鷹而小爲吳中名產喜食花果樹上毛蟲
卽戴也至秋而肥不能高飛人因捕得其美勝於披
綿黃雀一云卽催耕鳥

並頭牡丹

牡丹一芽發一幹一幹開一花各種皆然辛亥歲園
中曾有一幹兩花者乙卯之春忽開一幹三花因燭
名手寫圖以記異焉

收筆法

收筆以十月正二月者爲佳以黃連調輕粉蘸筆頭
則不蛀又法以川椒黃柏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亦

不姓

麒麟非一獸

王龜翁類稿按郭璞註麒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肉端有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然則麟有角麒麟無角麟之與麒麟非一獸也昭昭矣

密變

清波雜志密變色紅如硃砂謂焚或星驪度臨照而然紫桃軒又載岳陽湖旁白牛涇張姓有密變酒竿色沉沉如純漆內有黃葉一片兩週蟲蝕宛如真者相傳密變密戶所不喜一密中忽變成他物反以為

南林隱筆集

圭

妖更聞有變成狀者工巧幻異非人力所能為也

密變佛像

北墅緒言都門報國寺寶盧閣內祀有觀音蓋密變也明神宗時李太后崇禮大士欲得一磁相奉之舉念間景德鎮密中諸器化一莊嚴法像綠衣披體晏坐支願兩膝恒昂左偃右植手輪梵字篆法宛然獻之闕下懿旨命供於寺俾都大成知敬禮又笏廊偶筆載常熟方塔寺內密變羅漢高五六寸瘦甚跣足跌坐頂上骨縫隱然兩齒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

龍尊

嘉興樂孝齋名鳴盛明懷宗丙午舉於鄉乙酉後屏跡不入城市所製焚身極為縹緲朱太史竹垞銘曰巢五孝康焚公車繞屋第種青蒲蘆截為孟杓與俗殊巨羅盤落吾舍諸物微異足貴難得高人製

瑞麟

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山東曹州鉅野縣民李恩家牛生瑞麟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四川潼川州鹽亭縣民楊士榮家牛又生瑞麟皆屬身牛尾馬蹄一角更有鱗甲彩毫按毛詩疏云王者至仁則麒麟出蔡邕

南林隱筆集

圭

月令云視明禮修則麒麟臻春秋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割胎不割卵則麒麟出於郊說文云麒麟仁獸也則其生也非偶然矣今

皇陵

皇上孝感天地德邁古今五祥之圖麒麟兩見他如皇陵之蒼房山之鳳五星聯珠靈芝九本黃河清卿雲見嘉禾岐麥甘泉瑞雪疊出疊見歡觀嘉祥之臻集允符景運之休徵自三代以來史冊所罕有者萃於今日真昇平盛事何幸吾生親見聞之援筆恭紀

省心錄

林和靖省心錄云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

事君忠則盡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於君者不必圖品秩

五土所宜

黃白宜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

白雀

白鵲白燕白鳩等世不恒有偶一見之必載之書傳大約皆瑞徵也惟白雀吾鄉於數年中兩見之白雀飛集處常雀數千恒翼隨之殊可異也癸丑初秋曾向白鳩棲集園中林木上駐來經月而去

乍浦秋島

南唐書卷五

古

島產海外似黃雀而大每冬風吹落乍浦屠康僊墓木上土人以竹竿黏取味最饒嘗謂湖方物也江村集云有三種大類哉毛鷹名鷓鴣中曰花鷄小曰鑽籬

州縣禁忌

睢州無北門邳州不迎春云迎春則蝎能螫人至死蕭縣不撞鐘撞之則水至

石鍾

揮塵新談石鍾者乃大鵬之精也鵬獨運無雌海靜不波之日見影在下以爲雌也其精溢出墮土上爲土鍾木上爲木鍾惟石上爲不失本性而佳名石鍾

浸酒服之能壯陽明天順中駙馬都尉趙輝自海外得之姬侍以百數而精神不衰一姬患苦之竊投池中竭池竟之不得或教以婦女和衣投池果自土中躍出后輝卒云英國公張得之亦畜百妾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五弓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爲一弓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爲三百六十弓計二百一十六丈是爲一里

論石

米一石重一百二十觔正合四鈞爲石之說

論畝

古以百步爲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十四以今弓推之則其一畝只四分強耳一夫百畝今四十一畝也

食其

漢鄭食其審食其皆音異基惟趙食其如字

碑字

碑字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堊人作至年作重月作

⑤日作②見山東考古錄

宣室

漢未央殿前有宣室音喧與殿之宣室不同

教字

教字即古文學字通用見戒菴漫筆

創參人數

定例親王一百四十名人參七十勛世子一百二十名人參六十勛郡王一百名人參五十勛長子九十名人參四十五勛貝勒八十名人參四十勛貝子六十名人參三十勛鎮國公四十五名人參二十二勛半輔國公三十五名人參十七勛半護國將軍二十

南齊書卷五

主

五名人參十二勛半輔國將軍二十名人參十勛奉國將軍十八名人參九勛奉恩將軍十五名人參七勛半准免關稅餘參每勛納稅六錢

裘

夜穿羔皮裘二更寒透狐狸裘可過三更貂裘直至四更北人試驗如此貂皮色似鹿當頭有白毛儼如瓮形取以為褥卧之可醒酒豹以小而文散者名曰艾葉其價貴於連錢 戒菴漫筆

象

象似犀而角小知吉凶耳大如掌日常含笑生於兩

粵東曰茅犀西曰猪神遇之則吉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幃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關鞍馬福燕趙衣裳福美女福

九章

九章一曰方田二曰粟布三曰衰分四曰少廣五曰商功六曰均輸七曰盈朒八曰方程九曰勾股

美人酒

南齊書卷五

主

真臘國有美人酒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見八絃譯史

花王木長

牡丹為百花之王梓為百木之王葵為百蔬之王松為百木之長蘭為百草之長桂為百藥之長

魚貓

楚南漢江邊人家畜獺以捕魚然須守獺以犬無犬則獺遁矣土人謂之魚貓

蟹名

蟹雄曰鉗雌曰博帶

鵝頂

海鶴身高三尺吞常鳥如食鰕鱗島中嬰兒避之島人射得刺其頂售賣船貴同金玉其鵝千歲者能登木而棲譯史紀餘

蘭

蘭譜云一幹一花曰蘭一幹數花曰蕙而蘭與蕙俱以素心者爲極品蘭開於夏秋花似蘭而葉潤動種數甚多間亦有素者不可多得大槩以魚魷嬌爲上品昔人詩有蘭花秋更紅之句今人慕之而以不得見爲恨然閩中實有紅者但花開無香不足取也

南村隨筆卷五

六

另有墨蘭一種葉帶纖柔花莖瘦勁花瓣尖長顏色淡黑香極清越開以秋冬惜無常種偶一遇之耳

郎巾

涇帥段祐失銀器十餘事令詣市賈胡求郎巾有官健曰甚易得遂於古瑤佩刀上飾同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段集奴婢炙之蟲慄蠕一女奴臉唇瞞動則竊器欲逃者或云狼筋大如鳴卵有犯盜者熏之令手攣縮又曰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未知孰是

岳武穆書法

蕪州張氏藏岳武穆請繼手蹟小楷精妙極類顏魯公下有單名一小方印圖朱文戒庵漫筆

筆架筆筒

義之有巧石筆架名龜斑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

異缸

曾見金陵吳姓有一小缸高八九寸徑一尺二三寸質與宜興所出民間通用者相似色微帶青中貯清水以兩手畧濕於缸口上擦之初有聲甚微缸中之水亦微有紋擦之漸久其聲漸響如笙簧其水漸如波湧珠跳噴沫高至一二尺缸口擦處分四面初擦

南村隨筆卷五

七

處如無聲旋即移手畧過至有聲處爲准乃聞見所未及族兄其清素稱博物亦不能辨記之以俟識者

海粉

海蟹大如蠶青黑色頂有一竅溫台人取置塘中插竹如林蠶食水草久之則綠竹而上自竅吐粉凝於竹末粉盡蠶入水死即海粉也居易錄

頭髮菜

頭髮菜出陝西形如亂髮浸以滾水拌以薑醋其可口倍於藕絲鹿角等菜見開情偶寄

鷄墘椒油

蒙花府產鷄縱菜赤白二種赤色味絕佳其油甘香可調五味椒油色碧如泉其如蘭入蔬中食則沁肺腑澁濁皆復真紫紀遊

蚶田乳田

四明土人磨蚶末調糞桶鹹成水灑田中一點爲一蚶期至收之如收穀嶺南有乳田用米粉灑田中久之粉皆成形如蠶蛹及期收之搗以爲乳

秋風鳥

柳州衛公臺下江水澄澈小魚簇浪而來潑刺一彈躍出水面卽成飛鳥未生毛羽網羅得之味甚脆美

南村雜筆卷五

丰

曰秋風鳥

鮮答

鮮答乃走獸腹中所產狗牛馬者良形如石子大若雞卵蒙古人以之祈雨

物名

物去其勢豕曰獫見易牛曰犛見佛書馬曰羴見五代史雞曰敦犬曰闔乃俗語見猗覺寮記

白蟹

建陽與上里山谷清水中產白蟹二螯八足向前而行人不敢食遇旱鄉人入谷求之以盆貯水迎歸

禱其處卽雨後復送回蓋禱屬也

草鍾乳水硫黃

陸生莖葉柔脆可茹名爲草鍾乳水產之莢甘滑可食名爲水硫黃孫公談圖

小象大鼠

徐岳見聞錄云於湖廣荊州見省小報外國貢象一隻重八觔四兩鼠一個重六十餘觔於某月某日擡送各衙門觀看此亦從來之所未聞不審果否

漸瀝侯

天隨子詩叢竹當封漸瀝侯

千里馬

明神宗乙亥天方貢千里馬青驄色鹿頭鶴頸耳如竹筴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閒遠步之增墀盤旋如風一驟竟日千里二申野錄

文公書院

閩中朱子書院一在建平之尤溪一在建寧府城一在建陽之考亭一在崇安武夷之五曲五曲書院前臨九曲溪後倚隱屏峯夙稱勝地歲久傾圯康熙丁酉奉制府蒲公諱保捐俸檄修余得經理其事煥然一新蒲公作記勒石祠中

陳清端祠

余備員崇邑康熙己亥冬值 計典蒙大中丞清端
陳公 瓊特薦首列本章將發而清端忽騎箕尾次
年補行尙列薦中於定稿後易去書生薄命固其所
也第知已之感豈敢刻忘後有爲余立祠光化寺中
者及聞而禁之業已告成因易清端公位爲崇民尸
藏之地焉

依本分

程明道先生於郵亭見壁上書云要不聞依本分明
道深然之

尙方鏡銘

金璽王黃門盧舟先生於京師得漢上方鏡一面其
白如雪銘云尙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
飲玉泉饑食棗浮遊天下遨四海壽如金石國之寶

南村隨筆卷五

男 紹良較了

南村隨筆卷六目錄

啓聖宮

瀚海

甘露

菜

驚燕

杜詩療瘡

鬼神識杜句

灌硯齋集

猿酒

雪蛆

吸金石

摺疊扇

酒色天

重三

鸚鵡

團尾

一牀

琴

座右編

六忍

三面匾對

蠟燭會

玉觀音

洞被

嬰兒

龍九子名不一

凍泉

都土地

女子討賊

女帥勤王

夜光木

不負恩

梁灝

白蟻

虎有四種

鷄鵝見鴻

雨雪

錦麝

史閣部	輝南田畫
品茶	格言
水碓	鳳磨
寶釵	草上飛
五色猿	西洋燭
木棉	天皮石
地漫	紅鳥
虹橋板	綠熊
筆畫	長恩
法書名畫	藏書
南村隨筆卷六目錄 上	
旗竿氣出	居家四本
齋聯	朱檢討贈聯
木本芙蓉	藝菊圖
虹霓	元狐
羽緞羽紗	颶風颶風
眉聽	哆囉哩幾
元旦四寅	詩竹
畫竹	釋名
頻婆	李易安
古梅亭	細君

千眠	蛻醢
竹刻	盆景
辛夷玉蘭	信泉
蘭茸	雲字
雉窠黃	千支
南村隨筆卷六目錄 三	

南村隨筆卷六

嘉定 陸廷燦 扶照

啓聖宮

雍正甲辰啓聖宮立 先師五代神主一曰肇聖王
二曰裕聖王三曰貽聖王四曰昌聖王五曰啓聖王
聖主崇備重道之至意茲以加矣

瀚海

火州柳城東北沙深五尺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沙
生薄者登可食崔浩曰瀚海北海羣鳥之所解羽

飲白翰海

甘露

甘露一名天酒康熙壬午年十二月十九夜江南句
容丹陽縣等處降甘露樹皆綴白按白虎通甘露者
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降則無物
不生

菜

真西山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
不知此味

驚燕

畫上例裝紙條二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
飛去蓋惡燕集於畫汚之也畫上紙條古不粘

杜詩療瘡

唐詩紀事有病瘡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夜闌更
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未愈曰更誦吾詩子璋
獨轡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誦之果愈

鬼神識杜句

嘉蓮燕語載元時李杲之祖夜讀見一美女從室西
地中出李問是神是鬼女子取筆書於几上曰許身
觀其雙南金遂復入地掘之得金一笥又黃梨洲集

南村隨筆卷六

二

記其高祖少雷當天順間因其兄久出不歸禱於南
嶽祈夢夢嶽帝云沉綿盜賊狼狽江漢行有人解
云此杜少陵和元道州詩也訪之道州果得相遇以
此觀之知杜詩流行天地間非特騷人墨客誦法少
陵卽鬼神靈爽亦識杜句矣

灌硯齋集

余應童子試年未弱冠受知於學使吉水大宗伯李
夫子有國士之目自慚謏劣不克仰副期許然每至
都門備承飲食教誨更以太夫子侍郎公詩文集及
太師母詩集見賜內灌硯齋集時郎公有硯五齋

如梅花質如黃玉古色斑駁乃灌嬰廟瓦因以灌硯名齋卽以灌硯齋名集云

猿酒

平樂等府山中多猿能採百花釀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數石飲之香美異常見粵西偶記

雪蛆

江陵幾雜志載四川峨眉山雪蛆大治內熟形如小猪無口足眼鼻儼然蛆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雜志西域雪山中有蟲如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真經紀遊又云麗江小雪

南林隨筆卷六

庄

山望見大雪山小雪山亦出雪蛆大者如兔味如乳酥多食口鼻出血

吸金石

閩窓括異志有人得青石如磚大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千金易之云此吸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摺疊扇

摺疊扇古名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者曰耳元時東夷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効爲之至於揮灑名人書畫則始於成化間

酒色天

燕俗謂陰雨爲酒色天

重三

野客叢書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詩暮春三月皆重三又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曰此可據也

鸚鵡

穀山筆塵記南州志鸚鵡有三種一青一白一五色明神宗丙子遣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閣臣講官盡廣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耳黃如

南林隨筆卷六

四

獸能動此二種志所未載嶺南雜記云鸚鵡有白者較綠者差大頂有角毛墳起時放花淡黃綠色瓏玲可愛有大紅者毛赤如血有五色者光彩陸離皆從洋中而來又池北偶談云康熙二年西邊大帥某進黃鸚鵡以黃金爲籠上却之則更有黃者第難得耳

團尾

團尾鳥名出吾邑濱海之高橋鎮今屬黃山四月化生止一兩月有之小麥登場忽焉盡矣決起而飛尾如團扇故名人黏取之骨脆而肥禽味中之至美者第必

鮮食其味始全不宜醃炙不能遺致故佳白不掃

一牀

借山隱筆北齊賦民之法一夫一婦曰一牀

琴

李肇國史補京中以樊氏路氏琴爲第一蜀中雷氏
辨琴上者以玉徽次者瑟瑟徽次金徽再次螺蚌徽
辨材解醒語元發宋理宗陵窆雪琴金貓睛爲徽龍
肝石爲徽琴譜古琴以斷紋爲證琴不歷五百歲不
斷愈久則愈多有牛毛斷冰紋斷蛇腹斷龜紋斷松
毛斷蠟翅斷等紋惟梅花斷非千年不能有也但市

南村隱筆卷末

五

中往往有火逼質紋不可不辨要以露劍鋒者方爲
真賞

座右編

瓊瑤佩語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
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六忍

文定公長水日抄云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
二曰忍辱三曰忍惡四曰忍怒五曰忍忽六曰忍欲

三面匾對

繼郡有主姓能爲三面匾對註看則某軒左看則某

某右看則某蓋對亦一副三聯蓋正面正書於內餘
以紙絹兩面書字逐行劃開豎格其中外以紗糊則
左右觀之各得成字允稱奇想

蠟燭會

崇安風俗二月初八日爲辟支老佛生日從吳屯里
瑞岩寺迎入城中設壇供養以祈一歲之福名曰蠟
燭會迎佛時人家俱以蠟燭爲敬大者每枝數十觔
兩人擡之中者則一擡二枝小者用木接長爲架排
點百餘枝數人共擎而行萬民若狂燭焰光騰照耀
雲際周遊竟夕是晚城門爲之不閉六月初一日爲

南村隱筆卷末

六

如是佛生日自初一至十九日作香會遠近百姓俱
往進香男婦絡繹不絕相傳辟支佛愛燭如是佛愛
香故民間遂以爲例云

玉觀音

五湖漫聞明洪武初日本貢一白玉觀音乃在石中
生成不由斧鑿者上甚珍之後賜鵝鳴寺永樂中仁
孝皇后愛其精美以石琢者易歸大內武宗南狩見
之并雕花沉香座取去

洞被

繼郡有主姓能爲三面匾對註看則某軒左看則某

續撰刺成之

嬰兒

男曰兒女曰嬰見羣碎錄今人多無分別

龍九子名不一

李西涯懷麓堂集云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蒲牢好鳴鐘鈕之獸四牛好音樂器之獸由吻好吞殿脊之獸犀好殺刀頭之獸嘲風好險巖角之獸狴犴好訟獄囚之獸負屨好文碑旁之獸狻猊好坐佛座之獸霸下好負重碑座之獸陸文量菽園雜記云犀最好負重用載石碑螭好望用之屋角徒牢好

南村隨筆卷六

七

吼用懸鐘上憲章好囚用立獄門警養好水用立橋所蟻蟻好雇用於刀柄蟻蚱好風雨用於殿脊蟻虎好文彩用於碑上金猊好火烟用於香爐二書各別

一凍泉

紫桃軒又綴五臺山冬夏積雪山泉凍合冰珠玉溜晶瑩逼人然遇融釋時亦可勺以煮茗其味清極續茶經失採因錄之

都土地

武林一友言杭城有都土地乃宋張憲也又有江口土地相傳爲趙太祖每逢都土地誕辰則趙太祖亦

往投揭按張憲係岳武穆部下名將忠義昭著雖非同時而君臣之分截然何至顛倒乃爾借無人正之此又五髭鬚杜十姨之儔也

女子討賊

冬夜箋記云史思明叛時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揮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讀之凜凜有鬚眉氣

女帥勤王

明懷宗時四川石砭女帥秦良玉帥師勤王召見賜以彩幣羊酒并製詩旌之云學就西川八陣圖鴛鴦

南村隨筆卷六

八

袖裏握兵符古來巾幗甘心受誰說將軍必丈夫悲將箕帚掃邊隅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可與夫人城娘子軍並傳矣

夜光木

夜光木生絕塞山間積歲而朽月黑有光遇雨益甚移置殿上通體皆明白如螢火迫之可以燭物以素

寒北小抄

不負思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梁瀨

通志開元五年梁瀨瑞麟二年狀元年八十二其謝啓
言始自窮經少休生之入爲書得路多太公之二
年後終秘書監年九十餘按瀨子固係祥符己酉甲
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是瀨年近八十方得固固
又有弟適豈瀨於登第時始生適耶何文肅喬新題
梁瀨墓云四十登科五十亡史官選載秘書梁文肅
派於考者而詩如此宋享搜採異聞錄云考之國
典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知
諫事卒年四十二又朝野雜記考少年狀元則
梁內翰瀨張舍人孝祥王尙書佐皆年二十三歲與
異聞錄合至元時所定宋史則云景德元年擢知開
封府暴卒年九十二但雍熙乙酉至景德甲辰已閱
二十年若八十二歲登第至卒時應一百零二歲非
九十二矣一梁瀨也其老少不同若此似暮年及第
之說不足盡信

白蟻

南方濕熱之地多生白蟻新構房屋在水中食空不
久傾圮者有之松木尤甚更能食銀使銀中空取其
蛀末及白蟻餘之仍可得銀但必缺耗耳此真異事

本草云性畏浮炭桐油及竹雞聲竹雞鳴則蟻化爲
水江兩人有專掘白蟻者蓋冬天必歸土中作穴有
多至數斛者相其往來之路踪跡掘之必得其穴又
蟻虎能食白蟻

虎有四種

四川遵義多虎有四種斑虎與常虎同黃毛虎無黑
文尤猙獰義衣虎毛長被體如義衣狀刀箭不能入
朱虎最難捕其毛殷紅如猩猩色 鹿有大者
曰水鹿重五百觔 豹有山水豹斑文自然成山水
虎如圖

鷄鵲鳧鵲

世但知有鷄鵲而不知所謂鳧鵲者鷄鵲嘴長鳧鵲
嘴短皆絕相似而實不同蓋其色俱爲鵲而嘴有異
見研北雜志

雨雪

雪多作于戊己日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雨如遇
亢壁二宿直日則免餘則否

錦屬

錦屬偶筆江南人於京師賣一錦一屬錦闊三尺長
百尺深紅文彩如畫屬長闊與錦等紅黃白碧各一

段大類今世剪絨鮮麗奪目價千金大宗伯王公崇簡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

史閣部

明末史閣部可法赴皖集流寇會駐兵於宿松縣之東門山寨宿山頂廟中題柱一聯云聽潮底泉聲呼天地是歌是哭對塔前月色問英雄還死還生誦其辭而其心良苦矣後王師至在揚州殉節

惲南田書

吳門王念菴武常州惲南田壽平二人畫花卉翎毛齊名而各派爲本朝之冠而惲畫尤爲難得記於

南唐書卷六

十

都亭兄齋中觀南田巨冊多而且佳猶歷歷在目兄今歿已數年每一念及不禁人琴之感

品茶

張桐城篤素堂集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飲武夷茶而甘後乃知芥茶之妙此三種可以終老其他不必問矣芥茶如名士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爲歲寒之交

格言

昨非菴日纂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水碓

水碓閭浙最多凡山溪急流處皆可爲之以木爲輪植木於傍岸水中置輪其上水衝輪轉晝夜不停屋內排碓具數隻以機撥杵逐臼自春周而復始不用人力放翁詩虛窓熟睡誰驚覺野碓無人夜自春元周權詩野碓春泉分澗急皆善於寫水碓者也

風磨

耶律楚材詩注西人作磨風動機局以磨麥

寶釵

寶釵乃糯米之名前人詩云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

南唐書卷六

十

泉春寶釵碎類書中不見收及因記之

草上飛

草上飛出吐番其形似犬色如玳瑁性純不惡獅豹見之皆伏於地乃獸之王在後視之上見八紘譯史想卽草獸也

五色猿

傳白縣有五色猿金絲猿又有淺墨綠色桃花諸種

西洋燭

西洋燭有大至十餘觔一對者以黃蠟煉過色如白蠟柔潤耐點又有一種細如箸綿絮爲心盤折如膏

環釵子欲點則引長其燭燭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
前耐久

木棉

廣東木棉樹大可合抱葉如香樟正二月開大紅花
如山茶結子如酒盃老時拆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
似花開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綠其絮土人取
以作棉襖海南蠻人織以為巾上出細字花卉尤工
巧名曰吉貝即古所謂白疊帶也今無織者俱嶺南雜記

天皮石

南唐書載出天皮石以火運之逐層可揭其薄如紙

南唐書卷六

主

明如雲母琉璃以之糊窓不畏風雨

物理小志

地溲

冬收地溲以柔鐵入之煨可截玉地溲者溝水面如
油或作金色如鑄水者是也

紅鳥

取鳥之未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紅今
之雞鵲或此類也禽譜小品

虹橋板

虹橋板相傳為秦始皇時武夷君設宴幔亭駕虹橋
令男女魚貫而上稱曰曾孫宴畢將虹橋飛掉各望

頭如大王峯金雞洞等處皆有之後人可望而不可
即偶值大風吹下小塊人拾得之以為寶然可遇而
不可求倘得盈尺者即同拱璧色黯而澤似香非香
木理細潤名人歌咏甚多詳武夷志中池北偶談載
之亦云不辨何木余曾默禱於鼓子峯不意即得之
山僧駭以為異云能辟火驅邪治難產

綠熊

熊有綠者舊籍載為障泥塵不敢揚威猛虎豹樂府
云郎騎綠熊席又溫柔藉綠熊見居易錄

筆書

南唐書卷六

古

鈕玉樵云有王秋山者工筆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
木皆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筆出設色濃淡布境處
深一法古名畫按筆當作玩音築字書以手筆物也
近多指頭畫者其即筆畫之派歟

長恩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齧蟲魚
不生

法書名畫

黃山谷云日對古人法書名畫可撲面上三斗俗
藏書

戒菴漫筆杜遲藏書皆自題跋曰清俸買來手自校
子孫讀之知聖教繁及借人爲不孝

旗竿氣出

偶閱軍鄉贊筆載康熙壬戌十月松郡楊昭武轅門
內旗竿二有青黑氣透旗竿頂始高四五尺後直貫
竿容身始滅約四五日方止後亦無他異余時王
元晟居嘉邑城內於雍正辛亥七月十五日門首黃
梅竿二頂上亦透青黑氣直貫半空日午始滅但只
此一且觀者無數駭以爲異未幾王瑤貴志早歿此
又不祥之徵象

居家四本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
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齋聯

西蜀黃慎齋先生齋中一聯云有三開門以冷開官
以拙開心以澹開無諸苦能忍不苦能儉不苦能賢
不苦

朱檢討贈聯

朱檢討竹垞先生最喜奕借後學每以詩文請政承
其不吝教益嘗以八分書法贈余聯云禮有象詩有

疏著書硯北茶之經墨之史藝菊籬東又一聯云四
姓吳中門才遜抗機雲後五言江左詩格何劉沈謝
間第愧不克當耳

木本芙蓉

閩中芙蓉有木本高逾樓房大數圍者遠望爛如堆
錦聞廣東草蓀扁豆茄子等皆成樹

栽菊圖

吾地舊多種菊卽東海少宰師極園集序所云南翔
地多梅竹亦多種菊之家者也予聞居習靜菴菊數
百本亦足供娛親之一事虞山石谷王先生爲之繪

南村隱居圖

圖徵君樸村張先生爲之作記商邱太宰宋夫子時
開府江南首爲題咏而名公鉅卿著作盈帙刻入菴
菊志中自先君見背後南北奔馳草荒三徑無復舊
時東籬氣象撫今追昔不禁泫然

虹霓

虹當雙見有雌雄雄曰虹雌曰霓霓色青白虹色赤
白虹霓能入溪澗中飲水

元狐

本朝極貴元狐次貂次猓猓孫元狐惟王公以上始
得服康熙初重定衣服等威之制三品以上始得服

貂及拾羽絨未久復故元狐色實蒼白

羽緞羽紗

羽緞羽紗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
二正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毛織成子按異物
彙苑唐安樂公主使向方合百鳥毛織爲裙正視旁
視各爲一色日中影中各爲一色然則古亦有之矣
又南史齊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武后有集翠裘
縷其類也又滿刺加哈喇出鎖襖一名梭服鳥毳爲
之紋如絨絨價不甚高非羽緞羽紗比香祖筆記云

颶風颶風

南唐書卷六

七

颶說文音具云具四方之風也楊升菴先生作颶音
貝似亦近理今江湖間驟遇大風咸謂之風暴或曰
風報蓋颶字音之訛也颶風乃俗所謂風潮也江浙
風潮每起於六七月間皆從東北偶有轉西南之時
未見有四方同具者

眉聽

貴州一孝廉黃名之驂耳不能聽以眉聽

龍吟
餘聞

哆囉囉

羽緞瑣祇已於香祖筆記中錄出又見荷蘭貢物內
太多囉絨中哆囉絨綠倭奴新機囉絨中囉絨絨

織金花緞白色雜樣細軟布文彩細縐布大細布白
毛裏布等名今市中稱曰哆囉呢未知何本

元旦四寶

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怡逢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
甲寅時兼之瑞雪續紛竟日盈尺考之古書最爲嘉
祥豐年可慶諸王大臣咸具本恭賀面承
聖諭當益加奮勵此皆聖不自聖之言也

詩竹

鄭縣多竹園有詩竹華類而棄大堅厚土人以之代
筆幅

南唐書卷六

太

畫竹

畫竹起自李夫人見竹影因描於窓上明日起視生
意具足夫人乃郭崇韜之妻也見春浮錄

釋名

釋名婦女曰摩鄧迦又曰尋香人男色曰旃羅合惡
曰鳩羅賊曰朱利草金曰蕙代羅銀曰阿路巴俱

卷漫筆

頻婆

那媛記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
卽佛書所謂頻婆華言相思也

李易安

李易安濟南李格非女趙挺之子明誠婦也挺之謚清憲遂以爲趙清獻林子婦悽甚矣不可不辨

古梅亭

趙清獻令崇安栽梅後園并建梅亭後人懷其德愛其樹爲之碑以志之余承乏斯邑見梅已無存亭亦久廢不禁感歎因亟建亭植梅以存舊觀豈敢步武前賢聊以志景仰之意云

細君

師古注東方朔妻名細君烏孫公主亦名細君又有

南村隱書卷本

本

漢樊崇字細君唐博士細君則姓與名也

千眠

文賦千眠又俗綿芊綿同

蜥醢

赤蟻若象渾身帶火力負萬鈎難食虎豹應蛇遺卵如斗人取爲醬是名蜥醢

竹刻

膠城竹刻自明正嘉間高人朱松隣爲創爲之繼者吳子小松山人繼至其孫三松繼從而技藝極妙三松性簡遠喜飲酒善書遊山瀟石叢竹枯木尤喜畫

驅其雕刻刀不苟下興至始爲之一器常歷歲月乃

成人見之者情愜則任其携去勿惜意所不屬卽遺

以多金弗顧也所刻筆筒及人物與秘閣香筒或蟹

或蟾之類在明末卽已貴重至今日則可遇而不可

求矣後有沈雨之名兼因其父漢川爲三松高弟頗

得其傳而兩之所刻今亦漸少又秦一姐者在兩之

之前亦三松孤然不多見他如朱幼芳王永芳輩或

刻人物花卉或刻陰文陽文字皆有各一時猶堪賞

玩康熙年間有吳之璠字魯珍另刻一種精細得神

允稱名手後往天津不歸流傳者亦寡又周乃始號

南村隱書卷本

本

墨山所製能講刀法兼刻山水頗得畫意近封姓弟

兄專長竹根物曾入內府雕刻至顧姓所刻筆筒

動經數月需費至數十金玲瓏太過又極纖細竹理

脆弱易於損壞非可久傳之物吾無取焉其市肆所

列皆急就以求售不圖得名草率形似可爲竹刻之

累者也

盆景

吾邑出盆景名聞遠邇與他處之棕線紫縛盤屈而

成者迥不相同始於明季邑人朱三松摹仿名人圖

繪擇花樹修剪高不盈尺而奇秀蒼古具虬龍百尺

之勢培養數十年方成或有逾百年者裁以佳盎伴以白石列之几案間或北苑或河陽或大癡雲林儼然置身長林深澗中此等購之最難得後人雖有傳其派者終不能得其神髓三松之法不獨枝幹粗細上下相稱更搜剔其根使屈曲必露如山中千年老樹此非會心人未能遠領其微妙也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題余菡菊圖有云嚶城花石愛堆槃定武紅磁尺半寬畫指之也近葉姓父子之後井所謂傳其派者亦竟無人恐使見者遂以爲嚶城盆景不過如新夏可慨矣

辛夷玉蘭

南唐書卷本

圭

辛夷玉蘭二花形似今呼白者爲玉蘭紫者爲辛夷按唐宋人詩咏辛夷者極多而咏玉蘭者絕少陸魯望揚州看辛夷花詩若得千枝便雪宮則白者亦稱爲辛夷矣可見玉蘭古亦名辛夷但有紫白二種耳見天香樓偶得

信泉

貴陽府城西有泉應十二時消長泉上刻石記時刻候之百不爽一田中丞名之曰信泉

蘭茸

居易錄

司馬遷在蘭茸之中又偶發焉俱同

雲字

明神宗己亥寧國府涇縣雲見四字久之乃沒字曰陰痕黃對見二申野錄

雄黃黃

雄黃虛有雄黃黃氣遠射能辟毒物鄉人三四月中補竟之爲市其取黃之法先以溺就窠三匝從而掘之所獲二三兩其價倍於他所見者雲樓雜說

干支

干支卽幹枝省文張世南云

南唐書卷本

圭

南村隨筆卷六終

姪紹衡較字

南村隨筆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廷燦撰廷燦有續茶經已著錄此其家居時
取平日所見聞雜錄之而於新城王士禛商邱宋
肇兩家說部採取尤多蓋廷燦爲士禛與肇之門
人故其議論皆本之池北偶談筠廊隨筆諸書而
畧推擴之其中如辨古人之登高不獨重九開元
寺紙簫勝於磁簫諸條亦頗見新意至其載漢設
官七千五百餘員乃後漢之制不知前漢則其數
較倍推梁蕭子顯之同姓名錄不知子顯書世已
無傳考据亦時有未密也

枝語二卷

〔清〕孫之驥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刻晴川八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枝語二卷》

提要

序

自論語飭學詩謂能多識鳥獸之名因之草木
與鳥獸以四物而分兩類爾雅有釋毛公有傳鄭康
成有箋陸璣有疏唐孔氏有正義而後之連類而起
者曰狀曰錄曰志曰譜曰品曰史紛紛焉予嘗為友
人作毛詩識名解序而感之重緡予幼年所著四物
名卷僅僅得鳥名三卷留經集間抱愧久矣錢塘孫
子晴川以藝文為雞壇領袖超軼儕輩者越三十年
近始大出其所學矜以示世先錄草木篇合群花衆
卉異果珍木而彙為一集無起訖無領緒不設次第
不分別明戶人有殊於世之為類書者且不預立名
目初不知其書為何名也草草寄予余讀之一如曾
羅林圓腹有阪隰隨舉一物而興情四來或言根柢
或疏枝葉或道其形貌顏色或我有高意而物隨我
引或任物轉圜而意從物變有似賦者有似頌者有
似蒙經寓言者有似蘓黃諸小品者然且偶一詳覈
襟譽名目輒有神農之經岐伯之志劉攽之譜曾端
伯諸公之襟錄所未備者嗟乎觀止矣

康熙壬辰首夏西河弟毛奇齡敬題於書留草堂時

年九十

枝語毛序

枝語卷上

南漳子晴川

預知子

人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聖知子取數枚綴衣領上遇有蠱毒聞其有聲當預知之易曰知幾其神人智靈于萬物卒蹈網羅刑戮而不自知知悔不早也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大空

大空小樹大葉似桐葉而不尖深綠而皺文根皮赤

枝語卷上

而虛軟秦龍人名獨空空竅也虛也太空天也聖人之心如天有知乎無知也無知之謂大空

佛桑

佛桑產南方枝葉類桑或其種來自佛國故以佛稱花有丹色者白者黃者粉紅者淡紅者皆千葉輕柔婀娜如芍藥花而小一曰花上花花上復有花者重臺也一名愛老不愛老也不愛老而曰愛老飾詞也變名福桑頌祝之辭也世稱淨土為福地蠻人各佛而祈福也丹色者曰朱槿白者曰白槿非槿而似槿傳之以似也訛也又一名扶桑扶桑生于陽谷之上

日出處去人遠矣人烏得而植之

柘

夏小正三月攝桑鄭氏曰桑攝而記之急桑也月令命野虞無伐桑柘柘與桑並重蠶書柘蠶絲作瑟絃清響勝于凡絲宗奭曰柘木理有紋可旋為器考子記子人為子柘為上柘之為用也博矣埤雅曰柘宜山石柘從石不終于石者也故曰介于石不終日

楮

莊子曰是之異乎不是也其無辨矣楮一木也俄而為構則無辨也俄而有辨則楮也俄而為穀則白皮而雌者也俄而為楮則班皮而雄者也如詩疏如說文如酉陽雜俎楮木殆三其身女三為桑木三為森莫定其一是也辨之以楮紙為用也木則從楮

格注

天地與萬物同出太虛天地注萬物而不有者也注猶主也言若水之所主也不有者因其所注而注之也萬物皆形于有隔而不通故謂之分物人生于無形于有有形而不制于形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聖人者變化生心順其心之所注與天地通通自心之物也自心有物故能遍格萬物古之聖人于未始有

枝語卷上

二

字畫因心而注為字于未始有名稱因心而注為名別類分羣萬狀千態實注以形虛注以象而總歸于無形之形無象之象無形象者人心之本靈以吾心之無貫萬物之有即以萬物之多歸吾心之一遇物而通之通之之謂格也通故隨物而即能注之注與註同也在水曰注釋言曰註因其所注而注之也因其所注者不先定其何物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艸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宮室器服禮樂文章宗族婚姻稱謂之不一古之人從其分物而分注焉不憚周以悉也豈特萬物有分哉艸與木分注木者不以注

枝語卷上

三

草艸與草分注山艸者不以注水草艸之中有格注艸者其名何自起也格其葉注之曰似蕨也格其根注之曰似紫草也格其採摘之時注之曰夏採苗秋採根也格其性注之曰辛溫而毒也格其主治注之曰主治蠱症諸毒外臺之所秘也格其地注之曰出齊魯山澤間也格其名義則注之曰說文格从木長枝為格也猶庚信賦草樹混淆枝格相交也則注之曰考工記以注鳴者蟲蟻也因其主治而名之也不然其形之似蟲蟻也此一物之形一物之象古人格乎一草即注一草焉外此則不可以妄為注也有一

物而異名者有一字而數解者如格懷同來也格陟同陞也歸格告至也格天感通也有耻且格變化也格君正也廢格沮事也萬萬被格謂格獸也議格止也又量也式也格舉也注之同註也記也釋也解釋也灌注也如水東注流也棘韋附注相連也以注鳴謂喙也刺注者羽高鏃低而去刺刺然也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注射也射而賻物曰注謂若孤注之注也管子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謂意所主也又注措謂措嚮措置也古人制一字而其義無所不通通其自心之物故各因其物之所注而一一注

枝語卷上

四

其本然之形本然之象注物而不有其物則物不得而隔之不隔之謂通無所不通之謂格物夫至于無所不通則雖萬物同歸一物一物還于無物故曰天地萬物同出于太虛也今之注格物者以物為事以格為至夫天地之變鬼神之幽山川之險遠草木鳥獸蟲魚之狀類以及人事瑣屑古今制度之沿革如必一一窮至其極處欲其無所不到竊恐不到之虞耳未聞目未見是終其身無格物之日也古之言格物者不專是解也注之者隔之也猶致知之致不皆作極盡解也吾聞致師者有取之意焉用致夫人大

夫七十而致仕又有納之意焉樂記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生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然則古人注字不可作一字通解也吾因是以解格注草

虎耳

方言江淮南楚間呼虎曰李耳注虎食物伯耳而止故名物類志虎食人則耳上缺草名虎耳或葉形如虎耳缺也毛西河云施愚山官湖西蒯隸獲虎其耳三缺愚山愀然曰孽畜傷三人矣

老少年

枝語卷上

五

老少年一名雁來紅至秋深腳葉深紫頂葉嬌紅所謂開了元無雁看來不是花又謂之老來紅蓋老而還復似少年時也

連異翹

爾雅連異翹亦名旱蓮子歲欲旱旱草生是也昔人論旱有三驕陽肆兇民偕病飢為天旱德潤仁枯烝為亢癘為國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人心焦勞靡所逃死為人旱天旱人為可轉也國旱君德可沃也人旱政修可解也

貝母知母

詩云言采其苕貝母也釋名曰勤母矣爾雅薺堤母知母也或謂之兒草矣艸生于地者也縣名亢父王莽更之曰順父矣地產物而順父草無知而勤母哉

剪春羅剪紅紗剪羅花剪金羅剪秋羅

花之名剪羅者四剪紗者一皆以花瓣如風刀裁剪而成或似紗或似羅言其質之細密光澤也夫蠶食木葉吐絲而作繭蠶巧也人練繭漚絲織而成紗羅織又巧也素絲無常從而玄黃之丹朱之染愈巧也乃蠶不巧人不巧而天巧紅羅則春剪之矣葉對生而抱莖花如錢而六出巧于剪紅羅也紅紗則夏秋

枝語卷上

六

剪之矣花高三尺葉旋覆似石竹花而稍大圍如剪結穗亦如石竹巧于剪紅紗也有嬌紅露洗花出南越者為剪羅花有金質風裁坤裳而黃花者為剪金羅莫巧于漢宮秋色深紅可愛瓣分數岐而尖峭自春時發芽至八月而開又剪為秋羅是蠶與人之巧天皆不用若司花玉女一一操并刀而剪之而姿態各異若此天巧乎天有巧人不得而見矣茲乃至巧與朱子解太王剪商云實有其事不然是後王誣祖矣信然吾亦疑天工以剪刀付之

蠟梅

梅貴種也而蠟梅得借其香借其時借其名位是權借在下也權勢不可以借人蠟借其似梅失其真人將以蠟為梅則真梅墮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蠟之賤者為狗為蠅蠅營苟小人禽態乎小人乘君子之罷將忘其卑賤自居貴勢矣其含口弗語藏奸也而美之曰罄口梅其色黃如蜜愧容也而美之曰檀香梅名位時藉香色梅所獨擅之淵也梅借其權于蠟而不可復收也譬魚失其淵而不可復得也苦之人難正言故託之于魚

六駁

枝語卷上

七

古今注六駁山中有木葉似預章皮如鮮鮫名曰六駁駁雜也行不貞白貌韓子曰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陽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簡主執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

獨用將軍

獨用將軍言用之專也草生林野中葉似楠苗茁葉心根有珠如豆一名留軍待言留以待用也人主御勇敢之士無事用之禮義有事用之戰勝古之命將者曰間以外將軍制之獨用之說也夫王良造父之善御田連成竅之善琴使共轡而御不能使馬共琴

而鼓不能成曲非不用才也共故也君子與君子不能共權而治況小人參之乎

蠅樹

西樵茶畦有蠅樹葉細如豆葉落畦上則茶不生蠓夏秋間蠅皆集蠅樹不集茶故茶不生蠓而味芳潔為德于茶者也是殆不然蠅逐臭者懷蛆繁利附煖去寒小人與君子不可一朝居夫蠅樹不以其臭汚茶而反以潔與茶不為茶禍而茶反以為德未之聞也若然茶畦何以樹之曰寇準樹丁謂矣安石樹惠卿矣語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刺者成而刺人君子慎所樹哉

枝語卷上

八

織線金絲

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饒州之鐵線慶陽之金絲草之虛辭也以無用而勝實事如令女為縫工為織則女工窮矣今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而使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是縫鐵線織金絲也然而士窮乎

寄生

桑之寄生曰宛童曰萬萬青鳥如鳥立于上若寄寓

然松之寄曰松蘿楓之寄曰楓柳樟之寄曰占斯曰
良無極若桃若柳若木皆有寄寄者假象乎易之象
二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
假象也故諸侯失國而託于諸侯謂之寓公

獨活及已

崔子弑齊君晏嬰枕屍而哭與三踊而出獨活也乎
哉為社稷也靈公汚事之以潔莊公怯事之以勇景
公侈事之以儉一並直上不為風搖者與後晏子活
齊國治不為風搖而可以治風管仲與召忽共事公
子糾不知害之將及已也語曰犗耳有毒入口噴血

枝語卷上

九

子糾死桓公請管召于魯將用之管仲謂召忽曰子
懼乎召忽曰何懼殺吾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遂
自刎死人謂管仲之生也獨活召忽之死也長生
一名長生

王不留行

或謂醫者曰王不留行謂孟子名與醫者曰然孟子
去齊有欲為王留行者矣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當
日有陰憂之疾遇醫而藥名也或又曰夫藥有性醫
有理不可以妄也古之上醫醫國其次醫人蓋謂天
下歸往之謂王出令之謂王王政之行也下令如流

泉之水去而不反此藥性善走言王雖有後命臣無
反汗也故曰王不留行上醫醫國之言也吾前言伴
問子耳對曰某未診脉伴問者亦伴對

茉莉

茉莉一名抹厲言其根熱性毒磨服之令人昏迷然
用以接骨則不知痛厲又去厲也故曰抹厲以其有
花無實無所利其後也曰沒利其名雪辦者言辦如
雪色然其名末利者言僅能潤肌膚和顏色而已亦
利之末也或曰廣州城九里曰花田盡栽茉莉素馨
南越人因為利也其云末麗者何謂謂其花皆暮

枝語卷上

十

開不麗于春而麗于夏居春花之末也謂其能掩衆
花也又謂之抹麗佛書名縵華原出波斯國移植南
海北土名奈晉書都人簪奈花此花入中國矣以其
色似奈花也故北土以奈稱之有草本者有木本者
有千葉者葉如茶而大綠色圓尖謂若寶珠茶然又
名曰寶珠其香清婉謂若荷之香又名小荷花其紅
花者有艷無香其粉紅千葉者初開時花心如珠又
名曰朱茉莉謂若朱與珠同也佛書縵華之說何解
乎或云海南女子用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謂可飾
頭縵也故名縵華云

素馨

楊升菴詩金碧佳人墮馬妝鵲林裏關芬芳穿花
貫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郎南中遊女貫花統髻
事載南方草木狀龜山志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家
上生此花因以得名詩曰昔日雲鬟鎖翠屏只今烟
冢伴荒城香消韻斷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蓋賦
此也此花來自西域初名那悉茗花又名野悉蜜花
葉纖綠四瓣似茉莉而小有黃白二色枝幹裊娜不
克自樹雨中無態媚人

書帶草

枝語卷上

十一

書帶草叢生葉如韭而細性柔綴翠綠鮮潔出山東
淄川縣城北嶺山鄭康成讀書處因名成康書帶草
水經注河北有層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
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參差若攢圖之託霄上其
下層巉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
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
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
神鬼彼羗目鬼曰唐述復因名為之唐述山西二里
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字
五字當作五筭亮南安人也此與書帶無與因書名

而及之

玫瑰

南海謠曰蛇珠千枚不及玫瑰玫瑰美珠也今花中
有玫瑰之名蓋貴之同于美珠也其花與葉類薔薇
色淡紫青素黃蕊瓣末白色媚而艷芬而馥可食可
佩燕中有黃華者稍小于紫嵩山深處有碧色者唐
彥謙詩麝炷騰清燎鮫紗覆綠蒙宮粧臨曉日錦段
落東風無力春烟裏多愁暮雨中不知何事意深淡
兩般紅可謂曲盡形摹工于賦物矣聞此花好潔惡
濁殆得水之清者也荷出水而香珠產水而白玫瑰
有馬世又有紅黃刺梅二種絕似玫瑰而無香色辨
則幾勝之矣玫瑰一名徘徊花

枝語卷上

十二

龍目

海南龍子者姓龍名目字益智其先出自栗陸為水
龍氏佐太昊繁殖草木子孫因以官為姓同時得姓
者有五龍氏散處巴中及閩之泉福漳興蜀之嘉蜀
渝涪及二廣州郡皆有之其土龍一支更姓為荔氏
後又更為陳氏紫方氏臻宋公荔又有藍氏名承官
至都官員外有僧法石名白皆龍氏之族所出獨水
龍之子孫居海南者世守其官而不易其氏帝舜咨

十二牧龍作納言帝曰朕聖謔說珍行震驚朕師龍命汝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用是明四目皆龍之功也夏商時龍潛勿用世無聞焉至春秋時有龍穆者一稱龍叔居衛與公叔戌相友善嘗曰吾鄉譽不為榮國毀不為辱人稱其好飾弄辭說觀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穆生亞枝枝生海珠藂藂生驪珠驪珠生龍目值秦亂隱海南山谷中南越王尉陀聞目賢名招之使居左右一禺一俎必與之共御王耄而智昏目眩黑白龍子少通醫術能療治之以是愈親任漢祖削平秦亂將加兵越王念無可使漢者龍

枝語卷上

三

目進曰亡無以為存危無以為安奚貴士矣臣請聘于漢王使將軍荔子副之龍目之名始通于中國龍子狀貌瑩白皎皎若冰雪性和平與人無不甘且蜜也然中有鱗甲人欲非義啞啄之了無所得將軍荔子沃丹而中熱善和鹽梅陰事吕后人皆智荔子而愚龍子龍目曰顏子不違如愚廉而為愚者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目奉越王命而來苟濟國事人高下我奴隸我何憾焉彼荔子者智不芟芟乎如武子愚其乃智益大耳終漢世龍氏凡兩見呼邪單于來朝帝使為館伴使永元間龍氏旁挺與

荔氏側生自交趾乘傳晝夜行至臨武界上汝南唐羗為縣長却之不得入覲漢沒魏興當文帝之世下詔徵焉詔曰南方有龍氏荔氏西國有蒲氏石氏皆右族也有司選其子弟珍異者令歲貢焉朕將錄用之荔氏蒲氏石氏皆應詔龍氏聚族隱山谷屢徵不至荔氏之後大興于唐有丁香者善歌貴妃生日奏新曲于長生殿以是得幸令歲飛騎入覲隨從人馬多道斃百姓苦之荔氏有女名蕙團少孤長于閨王宮中生而細長丰姿美豔宮人呼為十八娘又有名紅者心讀書報國寺掇巍科官至一品至今人稱一

枝語卷上

十四

品紅荔氏可謂盛矣龍目之後數傳至旁挺忘其世次挺之子名燕卵燕之子名圓圓子名蜜脾蜜脾生二子曰比目曰繡水比目之子曰龍眼眼之子自號川彈子能讀祖父書嘗採藥山中遇神仙得輕身不老之術能殺三蟲強魂魄人有邪病者及昏耄健忘驚悸不安者爭往求之川彈子不計其值均與善藥藥輒效人謂龍目再生云

大史公曰荔氏得姓于土龍而子孫更姓易氏忘其先水龍之後世其官不肯本矣荔氏子累通顯漢唐以來稱望族水龍氏自龍目而後隱見不常今之叙

譜牒者皆高荔氏下龍氏嗚呼土尅水也土旺水其衰乎余讀龍叔鄉譽不榮國毀不辱之言樂道自信君子也龍日子曰亡無以為存危無以為安奚貴士矣可以愧世之為人臣遇危難苟免而忘其君父者

荔枝

易曰順貞吉象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初九觀朵頤凶言垂涎素朵頤之人其亦不足貴矣周禮膳夫掌膳羞王饋食用六穀邊人掌四邊之實其實粳黃粟稌桃乾篠榛實菱芡未嘗貴遠物採異果也夏書禹貢楊州厥包橘柚荊及衡陽包匭菁茅荔枝之貢何

枝語卷上

五

昉焉荔枝生嶺南及巴中漢初南粵王尉陀以之餽方物于是始通中國今閩之泉福漳興蜀之嘉蜀渝涪及兩廣州郡皆有之以閩中第一蜀次之嶺南為下蓋後出者居上也其名品之奇有陳紫大紫小陳紫方紅宋公荔周家紅龍牙鳳爪游家紫水荔枝藍家紅法石白江綠一品紅狀元紅大丁香綠核將軍荔朱柿虎皮牛心玳瑁硫磺何家紅圓丁香十八娘蔥團欽頭顆珍珠粉紅蜜荔以甘得名丁香荔以核如丁香火山四月熟者秋元紅至秋始實蚶殼以狀名蒲桃一穗至三百顆累累如蒲桃也又有綠色蠟

色皆品之奇者多至三十餘種其譜叙咏歌之人則有張九齡為之賦白樂天為之圖蔡君謨為之譜言其樹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韌肉潔白如雪多液甘香如醴酪夫以一果之微生海濱崑崙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取重當世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化豈真心怡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哉夫亦尤異之物足以移人口腹之欲世乃不免與漢永元間嶺南獻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唐羗上書曰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供膳為

枝語卷上

六

功切見交趾七郡獻生荔枝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于道至于觸犯死亡之害然此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詔勅大官勿復受獻本傳楊妃生于蜀嘗荔枝南海每歲飛騎以進七日七夜至京人馬多斃百姓苦之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周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水飛陸轉四方珍物之貢非聖世所貴也

馬蘭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

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俗稱物之大者為馬今馬蘭似馬則不可以乘也其葉似蘭而無香則不可以佩也其花似紫菊而無味則不可以餐也人雖辨智其心不為吾用說在衛嗣公之說如耳說鹿馬也

風蘭

溫台山幽谷中有風蘭人取者多盛以竹籠束以人髮懸根于空不土而花殆風生者與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

枝語卷上

七

衝飄也而略無生草蓋不定衆風之門故也

蒿芑

蒿芑絕盛于京口鹹食脆美即旋摘烹之亦佳以來自吳國曰蒿菜一名千金菜太史公曰千金之家此一都之君菜豈所謂素封者耶江淮以南無千金之家而有千金之菜若芑蒿千畝薑韭千畦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士子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蒿菜始也

春蝴蝶

春蝴蝶三月花也自根茁葉葉初出形尖長則扁潤

一寸餘豐下而銳上焉每葉三相夾中抽一莖莖有枝每枝十許葉相推而生花形六瓣如蝴蝶翅栩栩乎欲飛矣每瓣亦三相參三瓣邊淡白色瓣內鵝黃有藕色細點圍之三瓣皆淡白一色也瓣有三心長分許每心端開兩叉蒙茸微密如剪刻成作蝴蝶鬚狀內三之外六之如三畫成爻復三倍其畫以成六爻而得卦也化工造物都有至理

吉祥

吉祥草叢生莖柔葉青綠色花紫蓓結小紅子然不易開花或曰花開則有赦一云花開則家有喜慶事

枝語卷上

六

人以其名佳多喜種之又吉利草形如金釵股根類芍藥最解蠱毒吳黃武中江夏李侯從合浦遇毒其奴吉利偶得此草與服遂解而吉利即遁去後因名其草曰吉利草

桑

宣山之桑赤理青華碧海之桑同根附倚枝與葉非不美也人不得而材之縻桑之材中弓車絲中琴瑟彼固以見用于世為貴余惡夫桑穀不材而自拱也穀非桑而亂桑非楮而亂楮世有三年成一葉者亂之楮葉中不別也彼且以巧食宋國此不材而就烹

者也是以莊子欲處夫材不材之間

粟

粟小如粟粟細如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世謂之米
囊花又有御米米穀之稱謝幼槃詩一斛千囊蒼玉
粟東風吹作米長腰總言其結房多子而未狀其花
之艷麗奪目妍好千態不知此花加意培植最善變
化單葉者變而千葉單層者變而重臺桃紅者變而
大紅純紫者變而紅紫相間又變而為純白變而為
鴉青變而為縐至變而為綠為黃則尤變之異者粟
粟一種而五色雜焉此亦極東君續畫之能事矣

枝語卷上

九

長生

世傳員丘有不死之樹而天老謂太陽之草餌之可
以長生此不然之物當世或有誤然之者矣客有教
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者未及學而
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
也夫信不然之論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

巴戟天

巴戟生巴郡戟者兵也周禮治人戟廣尺有半寸內
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援直刃胡者其子也太公兵法
云戟之神名大將草曰戟天豈以戟薰五兵植則龍

虎交牙神變無常故援天以神之與老子曰佳兵者
不祥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
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也

遠志

遠志之苗曰小草其幼小時已具遠大之志矣昔姜
維歸蜀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
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維心存漢室才兼
文武惜乎時當五際為革命改政之秋雖有智力無
所施設以至主降臣辱割膽而死其志可哀矣史譏
其耽衆賸旅明斷不周區區蕞爾豈堪屢擾若然則

枝語卷上

十

處伯約之任者將不振一旅不出一師卽壁面縛謂
之明斷可乎孫盛曰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夫食人食
者死人事忠孝無二理也至謂不能奮節綿竹擁衛
蜀主反復逆順之間而冀理外之奇尤非通論耳當
鍾會大衆趨劔閣維特以孤軍列營守險會不得進
已議還軍全蜀之功幾乎立矣而鄧艾詭道出其後
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綿竹則會乘其背
當時之勢焉得兩濟會欲盡坑北來諸將以舉大事
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
會復蜀土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奈事不

集卒以泯滅蜀人至今傷之千寶曰姜維為蜀相國
亡主辱弟之死而死千鍾會之亂死非其所嗚呼維
豈如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溝瀆苟一死幸塞責
哉春秋之論人也或書其功或善其志若伯約者其
功弗克志則可謂遠也已矣謝安曰處為遠志出則
小草以維之忠勤至于死而後已而卒遭世貶損不
得持于志士仁人之目何異遠志之為小草延僅僅
與蘿葦莞蒲萋繞棘菴同稱也夫史氏好訾毀人不
欲成其美類若此

魚津草魚津木

枝語卷上

三

草之名曰魚津木之名曰魚津津渡處也魚得水變
化是惟龍門寶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其水崩
浪萬尋縣流千丈渾洪最怒鼓若山騰濤波頽疊流
追駟馬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魂水經
曰河水又南得鯉魚非魚也爾雅曰鱸鮓也出鰲穴
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草木
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

千年艾長樂花

自身以上至于荒茫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
矣以數雜之壽而憂千年之艾未可得人必笑之矣

離西也從子至亥為一匝蓋艾可蓄而久而人非千
年之人此憂其不必憂者也夫不憂則不病病不病
病所以長樂也蜀有紫華草長虞所賦長樂花也蘇
頌謂以短長之形度其長則至美以哀樂之類同其
樂則至喜夫不憂世之不必憂而長也樂也可與言
道矣

蚤休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滅也余無所緣合于
世復何所感哉歐公曰收取玉堂揮翰手卻尋南畝
把鋤犁蓋蚤休之謂也諺云七葉一枝花深山是我

枝語卷上

三

家

酸棗

爾雅槭酸棗即孟子云賤場師養槭棘也棗小而圓
味極酸多生巖崖坡坂間山中人散之以醒睡或曰
棗仁生用則不思睡若炒而熟之煎而煮之不思睡
者亦皆甘寢矣夫薑桂之性到老愈辣性不改也槭
棘始而醒繼而睡隨世人所用而輟易今富貴之品
煎士人也久矣欲常醒醒先植其性

金絲桃

花如桃而心有黃鬚鋪散花外若金絲然以根劈開

分種易活

蜜蜂

蜜蜂草者香葉也其氣香其葉柔紫花成穗穗有細子凡四五十房為一穗象蜂房也有野生者如野蜂也有家蔣者如家蜂也有石生者莖葉更細色黃而香烈彌甚如蜂在山巖高峻處作房者為石蜂也夫蜜蜂有六德焉蜂王無毒君仁也營巢如臺建邦土也子復為王分定故也擁王而行衛主也王所不整遵法守也王失則潰守臣節也香葉亦備茲德否與植生蠕動難以究昭非所知矣拾遺記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有大蜂狀如丹鳥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

橄欖

橄欖樹生嶺南閩廣諸郡及沿海浦嶼間樹如木穗樹高聳端直多獨幹至頂乃布枝柯葉似櫟柳二月開花結實狀如長棗色青兩頭俱尖先生者向下後生者向上其子秋深方熟梯取之擊以長竿或刻其幹寸許納以紅鹽則子自落東坡詩所云紛紛青子落紅鹽也樹有青鳥二種閩人以白者為青果粵中止名白欖不曰青果也青欖核內仁乾小鳥欖仁最

枝語卷上

三

肥大有文其味芬如蘭矣可以香口絕勝鷄舌香初

嚼苦澁久之回味乃甘美王元之此之忠言逆耳亂乃思之故一名味諫又名諫果粵人有欲效其友忠告者輒先贈此果有方欖出廣西兩江洞中似橄欖而有三角或四角有波斯橄欖生邕州色類相似但核作兩瓣酉陽雜俎以枝南向者為橄欖東向者為木威高雷間則以鳥者為木威按木威樹高丈餘子如橄欖而堅削去皮可食有龍花果者木幹中空樹有雌雄雄者不實雌者不花雌雄並植始實實如王瓜一枝環繞數十枚煮之味如飽特出惠州亦橄欖之類又餘甘子梵書名菴摩勒又名摩勒落迦果如梅實核兩頭銳味類橄欖但橄欖形長而尖餘甘形圓其葉如槐其枝如柘其花黃其子大如彈丸

木賊防已

木賊賊夫木者也諧臣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須纓冠而倡也書戒頑童其木賊之謂乎防已曰解離曰石解如險健之人幸災樂禍能首為亂階善用之亦可禦敵故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

天麻

海曰天池江曰天塹漢曰天川鹽曰天藏藥曰天麻

枝語卷上

舌

天麻赤箭也根魁如芋有游子十二周環之以象天之十有二辰細根如人白髮種種然不相連屬但以氣相貫爾天積氣者也其神無方百物生焉易曰本乎天者親上乾為天父也坤為地母也謂其子之好游也又名離母草詩曰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篩草

東海洲上有草曰篩味如大麥形如毬子七月成熟海邊民飲糴至冬乃止名禹餘糧又名自然穀蓋先秋而實歛之弗盡曰餘糧且不耕而獲故曰自然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禹決九川距四海

枝語卷上

五

至今民猶思之不曰稷餘糧曰禹餘糧臣子有善讓德于君故自為便人百世而下幾忘播奏之勞若以為自然生此穀也則以為自然穀而已矣易曰不耕獲不菑畲為无妄之利左傳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此是不耕而獲竊所謂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者也

秋海棠

秋海棠有兩種葉下綠筋者為上紅筋者次之宜卑濕多種墻壁間弱質溫柔不堪烈日性好潔以濁水汚之即萎瘁死花粉紅色枝上有種落地明年更生

入夏開花秋深而謝故名秋海棠舊傳湘中女子懷人不至淚灑地生花色如美婦面名斷腸花于念東曰秋海棠綠葉如翠羽文似朱絲莖岐處作淺絳色婉媚可人不獨花也

六月霜

曲節草方莖青色有節葉似劉寄奴花似薄荷名曰六月霜春秋六月雨志喜也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志異也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王繫之衍仰天而哭夏五月霜

枝語卷上

五

語曰令苛而夏降氣勝而秋零

大戟

夫操強弓毒矢以與猛獸周旋此獵夫之勇也執干戈鬪勝負死鋒鏑而不悔者此兵卒之勇也勇不恃力在養氣勇不恃氣在養心仁者之勇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勇豈以一戈戟哉梁將王彥章善用鎗當時號王鐵鎗一鎗之勇不足救梁亡而至令猶以名其寺牧豎童兒皆知鐵鎗之為猛將彼藥之名大戟也或當時亦有善用戟如鐵槍者服是草而甘之是以傳于此名也逸其人曰下馬仙云

玉蘭

南湖春曉烟雨樓低有來仙子霓裳羽衣素娥千隊
結伴相依亭亭鶴舞皎皎霞霏影落空堦晨光露稀
香生別院晚雪風微陋漢姝之無力苦江妃之太肥
此僅得其外觀者也爾乃一樹挺立九畹叢鬱鬱盤
輪囷朗如玉山淡而不厭其臭如蘭不污于俗柔枝
乃刊不藉于物獨幹桓桓不葉而花是欲無言結蕾
歲寒之日吐葩艷陽之天是君子之有守而有為故
行可法道可傳豈同歲草以萎暮共辰物而爭妍者
哉

枝語卷上

毛

夾竹桃

夾竹桃五瓣長筒瓣微尖淡紅嬌艷類桃花葉狹長
類竹故曰夾竹桃其種出自嶺南今溫台有叢生者
一本至二百餘幹晨起掃落花盈斗亦可玩也王敬
美詩曰布葉疎疑竹分花嫩似桃

九牛草

九牛草一毛微乎微者也爾雅牛名七曰摩曰犛曰
犛曰犛曰犛曰犛曰犛其狀九角俯仰犛也犛犛也
黑犛犛也黑犛犛也黑耳犛也黑腹犛也黑脚犛也
體長犛也絕有力欣犛也各狀其牛之形非九牛之

謂也弦高之犛師牛十二矣周官之公牛牛有八矣
或曰以爾雅七牛加上牛與大牛是為九爾然介葛
聞之牛無聲也寧戚扣之牛無角也庖丁解之牛無
節也不煩蹊田之奪不見兩江之鬪百里飯之而不
肥叔保求之而不至泰山怒特與吳渚神牛與吾聞
千歲之樹化為青羊萬年之木化為青牛物固有異
類相感者腐草化為螢則九牛可為草爾不聞焚牛
斬與蒼牛藻與蘄牛賴與黃牛犛與終牛犛與彼五
牛者皆草也又何疑于九牛余牽牛花詩野花映河
鼓渠儂不服箱

枝語卷上

天

紫荆

紫荆春時開紫花花過葉生秋結子莢薄而扁一名
紫珠或謂之滿條紅花細碎共聚而生俱附于本身
之上或生根上枝下花直出簇聚于幹故曰滿條紅
則狀其色也元稹紅荆花詩庭中栽得紅荆樹十月
花開不待春蓋亦有秋時開花者其附枝共榮譬之
兄弟同根杜甫得舍弟消息詩曰風吹紫荆樹色與
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迴返無處骨肉思書重漂泊
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蓋歎荆樹之同株
悲骨肉之異處也

鬼督郵

古者傳舍有督郵之官主之官也非鬼也獨搖草一莖叢生葉在莖端無風自動因其專主鬼病猶司鬼之督郵也故名鬼督郵夫鬼之為言遠也昔黃帝娶于鬼方蓋極遠之國今貴州有羅鬼人呼貴州為鬼州其俗漬牛馬骨俟其柔脆供客以為上品謂之賈鬼世固有與鬼為隣者乎孫吳天紀三年地生鬼目買菜以鬼目為侍芝郎買菜為平慮郎宜督郵之以鬼為官也七雄時有鬼谷鬼者歸也拾遺記云鬼昧之理萬世一時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曰畫孰最難

枝語卷上

无

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以犬馬人所知而鬼無形也夫畫無形之形易說無形之形難魄問于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魄曰言者獨何為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于無形矣魂魄都無有鬼反而自存亦俱入于無形之中矣彼鬼督郵者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督郵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大凡鬼無可說而說之者是莊子之說徐無鬼也韓昌黎

之原鬼也

孔雀

瓊州有孔雀花可以辟暑蓋花性宜陰濕對之寒生

松

松曰五粒粒當為鬣五鬣松皮不鱗有兩鬣不鱗者有七鬣者孔雀松三鬣松也松以龍名而不鱗亦可為出其類也

枝語卷上終

枝語卷上

三

枝語卷下

南漳子晴川

蒺藜

嗚呼蒺藜困於石也閱世艱也見時之事可說者少而可危者多也小人易合而難久也據於蒺藜乘剛也六三之妻亡孤立寡援危亡立至不祥甚也蒺藜之言疾也蒺藜之為言利也詩曰牆有茨一名不可掃也茨言刺也言其刺傷人甚疾而利也胡推而挽之胡升而引之小人之以類相招致也故曰推升也一名推升銜內可鑽叢薄可嗥曰此有徑可旁通也一名旁通嗚呼

枝語卷下

一

疾藜張爾爪牙淬爾戈刃將不戰而屈人一名是以嚴挺之不見林甫崔隱甫遠避仙客謂爾刺傷人人將止行也一名止行及乎蚌珠破膏火燃虎豹射猿猱羅爾噬爪縮爾奮足踣爾飛翼伏爾其休也鏢爾羽也一名休羽嗚呼蒺藜困於石也

枳

橘逾淮而北為枳今江南枳橘皆有江北有枳無橘一云皮厚而小者為枳實完大者為枳殼此藥名也按容齋四筆載六枳閩云盤洲種枳六本以為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六枳閩每為人問其所出俵於

應今取馮衍顯志賦中語書於此行云捷六枳而為籬按東觀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彊言上下相維通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予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啟式維公枳蓋用此云

鼠李

鼠李曰牛皂子曰鳥巢子鼠哉鼠哉牛身而鳥巢者與井上有李嚙食食者過半矣半以飼鼠鼠竊嚙餘

枝語卷下

二

曰鼠李或曰李可以染也皂其色也鳥巢皂音訛也

有趙姓者食此李一名曰趙李昔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為姓人皆以為聖人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不辭遠道而來願見今觀子非聖人鼠壤有餘蔬而棄姝不仁也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老子曰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然則李之為鼠也亦若是則已矣或曰玉衡星散而為李亦散而為鼠鼠曰仲能李曰朱仲鼠李云

無患子

袂周之山其木多桓葉似柳子似棟核堅而黑正圓如珠道家用以穰解名曰鬼見愁釋家取為念珠名曰菩提子木患子曰我明見患人脩之其不明見患人或之其知見患人飾之不知見患人匿之其無欲見患人伺之其有欲見患人餌之是吾有身為患府也無患子曰慎而言也不患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不患人且隨汝而有知見也不患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不患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不患人且藏女女無知也不患人且行女故曰惟無患可以已之

枝語卷下

三

飛廉

河內有草若飛雉若伏兔世名曰飛廉飛廉神禽名鹿身豹文雀頭蛇尾有角能致風雨水經注汾水南過永安縣西霍伯之都其山曰霍太山上有飛廉墓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以多力見知周王伐紂兼殺惡來飛廉先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墮於霍太山而致祭焉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葬飛廉六世至造父為周穆王御封趙城趙氏自此始也又襄子剖竹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余將使汝反滅智氏女亦立我於百邑襄子受命

遂滅智氏祠三神於百邑飛廉世主晉祀同為霍山之神夫天之所興誰能廢之

燕子不來香

早春採之可熟食燕來則腥不堪食

語云燕子不來香燕子來時便不香物不可以苟合故不知其人視其友夫燕乙也謂之玄鳥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故世謂湯為天乙今人處顛危而不自覺者譬燕之巢於幕上傳所謂有憂而喜也師曠著禽經如雀以猜瞿燕以狂野鳥以悲啼鶴以怨望陸生之鳥味多錢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脚者伏長脚者立皆今書所不聞明太祖築南京城與劉基遊觀劉基曰城則高矣怕燕子飛來當時京師有道士謠於路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歲未幾而燕兵起所謂燕子不來香燕子來時便不香者是也

枝語卷下

四

葱

葱蔥通也草中有孔也埤雅曰青謂之蔥淮南子曰見青蔥則拔之君子於善無所不取爾崔實曰葱菜之伯也用無不宜蔥嶺山名也其山多大葱唐侍郎侯思正蒸餅縮蔥號為縮蔥侍郎則以官名也三洞要錄蔥亦曰金漿也蔥縮地主分散化韭為戈兵有

虫害人佛圖澄謂石聰將叛也速反葱肆者歸常分也呂僧珍戒從子宏也大耳欺曹瞞也細人覘之見其拔葱也劉向別傳都尉有種葱書神仙傳阮丘蛆山上種葱百餘年乃今去而仙矣

羞菜

安南有羞菜蔓生水上甘美可食人過池中以手指之曰爾羞否立時憔悴待其人去漸青如初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獨草也

蒿

爾雅繁之醜秋為蒿繁即蒿也而多種有青有白有

枝語卷下

五

黃有水有陸形狀並相似曰藹蒿曰角蒿曰藹蒿曰茵陳曰莪曰藨同呼為蒿或曰蒿亂也不能如艾之治著之久蒿然穢亂而已成周盛時蒿堪為柱謂之蒿宮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夫道高毀來德高謗興以位高人人將下之以名高人衆妬嫉之故謹之衆辭曰謹尊而光卑不可踰昔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天之稱高之不可也如此夫

東風菜

東風菜生嶺南平澤葉似杏葉而長極厚軟上有細毛煮食作羹香氣似馬蘭味如醅此菜先春而生故

有東風之號一作冬風言得冬氣也

蒲海樹音

庭州神樹其花實如奈風吹之冷然可聽學道者遠行必聽此樹音則有成而速還不爾雖風無聲

菠萊

菠萊一名鸚鵡萊字說曰鸚不能言已而能言毋從人而後能言

黃藥

爾雅蒿大苦黃藥也蔓生葉似薄荷青黃色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矣而味極苦所謂良藥苦口之利病

枝語卷下

六

也

鼓子花

鼓子花一名旋花蔓生花不作瓣狀如軍中鼓子故有旋花鼓子之名或曰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

蒲公英

蒲公英淮南人謂之白鼓釘猶丁也游食之民謂之白丁昔王川子賦添丁欲為國家出賦役也

金沙

三國志姜伯子築沙城俞亮角詩榆葉沙城冷梅花水國偏水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徽州有錦沙楚

有長風沙素塞有穆護沙佛經有毗沙瓶沙梅聖俞
詩曰金有披沙得花應不可多金沙花開於海棠之
後似醺醺花而單辨絳葩艷目風格嬌妍花之善效
輦而得其貌者也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赤地利

家無物曰赤貧也地無草曰赤旱也赤者空盡無物
之稱何利之有焉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
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六晉
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利於得地之喜以趙氏之
未與也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知伯曰始吾

枝語卷下

七

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
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
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國亡身
死頭為飲杯身且為有利安歸哉始於水人卒于赤
地利之所在毒即隨之赤地利者五毒草乎

狗跡

天狗所下地盡傾蒼茫上瞞為飛星霜始降北風生
校免死走狗烹狗腳跡無處尋千里草何青青

山在臨洛縣西十里
山頂石上有狗跡云

佛甲草

寰宇記狗

凡草之芽者為甲言從茲而萌芽甲析也草以甲名

繫之佛何哉或曰日星之氣散於萬物各有所主是
草也固佛之精氣所散與或曰得佛形之一指甲名
是皆不可解也世傳佛生於周莊王十年涅槃於匡
王四年涅槃譯言滅度滅生滅而求寂滅歸無物矣
尚安爪指留世間哉佛之徒曰佛有牙廣半寸佛有
頂骨方圓四寸似仰蜂窠佛有髑髏蓋如荷葉盤佛
有眼圓睛狀如柰佛有髮旋曲如螺又有佛爪長二
寸濶寸許光飛五色嗚呼世有佛骨佛牙佛髮佛眼
佛髑髏佛指爪宜地上有佛甲草哉是以昌黎諫佛

枝語卷下

八

骨歐陽子著本論

五味子

郡國志朝陽有五子樹實如梨有五核治金瘡及霍
亂五味子者蔓生赤莖黃白花子生青熟赤具五色
皮肉甘酸核辛苦鹹五味齊焉南方荒中有如何之
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
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又初連山有四味木實亦
如棗以竹刀割則苦以木刀割則酸以蘆刀割則辛
以金刀割則甘夫治大國若烹小鮮齊大國也使管
仲割之則味和使易牙烹之則味變顧凱之曰如何

隨刀而改味

白頭翁

本草白頭翁草一名野犬一名胡王使者一名奈何草主高山谷及野田陶隱居云處處有之以近根處有白茸狀似人白頭故以為名李白詩曰醉入田家去行過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太平御覽翁源縣靈池中有石人或藏或見鬚眉皓白自稱曰老翁人居此源者率皆壽考信然則不必喚奈何矣

夫娘子

草子甚細如刺其氣臭惡善惹人衣名曰夫娘子按

枝語卷下

九

南方苗人謂妻曰夫娘又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法琳辨正論云閨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謂夫人娘子也

防風

天有八風噫氣也地有八聽孔竅也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孔竅虛而噫氣入於是疾病生焉防風者所以禦風者也其在上也有溫肅其感於物也有美惡先王省方而觀之大為之坊以禦之故禮以防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

羊泉

羊泉生蜀郡山谷葉似菊花紫色子類枸杞根如遠志無心而有糝俗名漆姑經曰蜀羊泉夫水所出為泉水亦有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其南城即夷吾所奔邑也

棣棠花

釋木唐棣移棣棠即唐棣也樹似白楊世傳其花反而後合江東呼扶移崔豹云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陸璣嚴粲皆曰與李是以詩之莫誤認唐棣之移非是毛西河云一云古無棣棠宋儒註中庸誤改常棣為棠棣因有此名實則常棣唐棣名移即李郁李類若棠則名狀杜是小梨一種不同

枝語卷下

十

甌蘭

杭城甌蘭花凡三種花如建蘭香甚一枝一花有紫花黃心有白花黃心紫若胭脂白似羊脂花甚可愛出法華山以原墩者佳餘杭臨安諸山亦皆有開紫白者名蓀葉較甌蘭稍潤又有一幹數花俗名蕙蘭微有草氣香不及甌蘭也

伏牛

伏牛生川澤中葉青細似黃蘗葉而不光莖有刺花

淡黃作穗似杏花而小釋名曰隔虎刺花未詳其解
余未敢以為解也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
群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城毛詩則盡
去序說其不解者存其名也解之者失其實也

瑞香

瑞香一名蓬萊紫一名風流樹即楚辭露甲也又名
錦薰籠又名錦被堆韓魏公詩云不管鶯聲向曉催
錦余春晚尚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
回唐人詩云誰將玉膽薔薇水新濯瓊肌錦綉禪
楊慎詩云小屏殘夢睡香中花氣撩人怯曉風繡被

枝語卷下

十一

堆春蝴蝶散開簾忽見錦薰籠陳子高詩宣和殿裏
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真說事九秋風
露却相宜蓋味九月瑞香也其種始出廬山一比丘
畫寢藥石上夢中聞花香酷烈及覺求得之因名睡
香四方奇之易睡為瑞謂若祥瑞之瑞花如丁香有
黃紫白粉紅三色紫者香尤烈謂之麝蒙雜衆花中
衆花佳無香皆為所奪又名奪香花夫奪他人之
所有以為己物是亦賊而已矣又其性惡日喜陰陽
消陰長君子退小人進之象不祥莫大焉且得之晝
寢聞於夢幻反時為災反物為妖未見其為瑞也張

圖之詩云曾向廬山睡裡聞香風占斷世間春採花
莫撲枝頭蝶驚覺陽臺夢裏人仍謂之睡香也可毛
西河云予家有南來瑞香種高樹花覆向地每一蒂
合數十孔為一攢每孔口黃色四出十一月開花至
次年三月止人罕識者

木鼈菴木鼈

鼈陸望澤居以蛇為雄而郊生形圓穹脊曰鼈草有
木鼈其狀礪砢形扁如鼈焉或謂之木蟹蟹與鼈不
類鼈為河伯使者蟹為橫行介士或曰蟹腹中有虫
如小木鼈子而白者不可食故木鼈兼得木蟹之名

枝語卷下

十二

矣夫蟹以臍長者為雄臍圓者為雌木鼈子以核尖
者為雄類者為雌鼈則純雌但以蛇為雄此不同矣
又馬錢子狀似馬之連錢出於西番者謂之番木鼈
一名火失刻把都蓋番語也或以毒狗則至死夫蟹
之似蟊螟而生於沙穴見人輒走者沙狗也以木鼈
葉沙狗蓋亦自戕其類矣

玉簪

玉簪花曰白鶴仙曰季女飯牛翁詩見童莫訝心難
展未展心時正似簪花四出中吐黃蕊七鬚環列一
鬚獨長氣香而清朝開暮春根連生如鬼白有鬚毛

新根生則舊根腐華而不實漢武帝愛李夫人取玉簪搔頭宮人效之花名玉簪始此黃山谷詩宴罷瑤池阿母家嫩瓊飛上紫雲車玉簪墮地無人拾幻作東南第一花

荆

昔伍舉與聲子遇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荆遂用之朋友應頗負荆於蘭相如之門則又以為謝罪之具蓋古者杖人以荆故荆字從刑若毛詩翹上錯薪言刈其楚楚壯荆也釋名小荆黃荆枝堅勁作樹不為蔓故曰壯其實細而黃如麻子大故曰黃荆

枝語卷下

三

從其色小荆狀其實也荆樹茂叢而疎與故謂之楚從林從疋疋即疎字也濟楚之義取此或謂荆楚地多產荆故謂楚為荆荆心方楚瘳以荆為之古者貧女以荆為釵即此木又寧浦壯荆指病自愈一名赤荆大實者名牡荆不知青者為荆赤者為楷或疑蔓荆為牡荆不知蔓荆生水濱苗莖蔓延非樹也又有藥荆一名頑荆莖葉似石南樹幹反卷經冬不死又石荆似荆而小生水旁或名水荆皆非牡荆也

筍

和之美者有越駱之筍焉味之嘉者有盧樓之筍焉

其為物也淡而不厭清而遠俗鮮可以烹乾可以蓄筍箭晚生淡苦早有含諸筍浮區莖實腹斑皮豈節並載筍綠或嫩如馬蹄或生如犢角其脰似雞其頭似鹿外恨包藏中仍節目聞雷而驚遇雨而蠢穰上翻地掀掀透麓短長莫較先後相續遠去若奔潛行

若伏群強觸藩狂刺穿屋一之曰怒芽二之曰如鉞其族也繁其茁也速其環立也比兒孫其成行也齊奴僕其採而取也蒸煮包酢惟人所欲爰有需笋仲宣淪笋于木送笋東坡煨筍山谷或擬之拋簪或譬之擘玉廷秀之經可披贊寧之譜可讀爾乃新蒲含

枝語卷下

五

紫初篁苞綠野夫折盈把挑來向市鬻試問價幾何十錢買一束纖纖入中厨晚食以當肉如泰玉版禪味美乃心沃咀吞千畝餘胸次不輕轉別得煮簞法甘藟和菌熟陋彼北方人燕菁熬酪粥彼自希見筍歸煮床下竹

菟絲子

韓非子曰樹木有蔓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解其道者其

生日長故曰固其根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根抵長生久視之道也草有菟絲子乃無根而自花或曰假氣而生結實如牝豆色黃而細一名火絛草一名野狐絲抱朴子曰菟絲之草下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伏菟抽則菟絲死

扶桑木槿木槿木槿

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黎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砮砮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碧海有扶桑木焉十日所浴上有天帝之宮東王所治九

枝語卷下

主

千歲一花實如椹仙人食之能作紫色是將與天地無終極也世乃有朱槿日及之名夫木槿白者曰槿紅者曰槿毛詩曰薜荔子曰朝菌其木也似李其葉也似桑其花之艷也似葵其結實也似柰柰實而槿虛虛偽與真實相似也而實非木槿花按日榮落如佛桑花朝生暮隕世既訛朱槿為佛桑又訛佛桑為扶桑甚哉小人似君子也孔子曰惡似

金錢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初謂金刀不以錢名也周立九府法錢圖函方輕重以銖錢始有名自秦而漢則

枝語卷下

主

有半兩五銖之名自漢至唐兼有鐵錢錫錢之異古未有鑄金錢者乃天念人之貧苦匱乏以陰陽為炭以造化為爐風磨雨洗雖人間花草皆若布金錢於大地令世人艷慕貪羨不已不知還解濟貧否也其花旋覆大如折二錢者名金錢爾雅曰盜庚庫金也謂夏開黃花盜金氣也其柔枝翠葉嫵媚可愛世稱夜落金錢謂午開子落又名子午花昔鄭榮作金錢花詩夢一紅棠女子擲錢與之曰為君潤筆及覺探懷中得花數朵遂呼為潤筆花潤筆之名莫盛於唐容齋說市肆交易論錢陌者曰十錢言其數滿百無訖減也是世人愛花不若愛錢切矣余謂得花勝得錢

長春

花有長春者二一為金盞花一為月季花皆四時開花俱有長春之號金盞一名杏葉草莖柔而脆草本也月季花按月有花如土之旺四季者青莖硬刺葉小於薔薇一名瘦客言條長且瘦也花有深紅淡紅白三色但白花日色則仍變為紅一花落復開一花春有去時花無斷續名曰勝春名之盛者莫過月季花矣然華而不實名早成實其亡乎金盞雖草本子

著土更生相續不絕長春之號金盞專之可也

虎刺

虎丘之陽有木焉丹實白花細枝勁刺蔭綠蓋於夏初綴火齊於冬末外標禦侮之矛內樹不凋之幹比壽考於秦松共召棠而勿伐

虎有刺乎其義何居虎猛獸也束從刀謂刃之也猛虎挾厲及將刺人而殺之矣古稱善刺人者莫如刺客魯有曹沫吳有專諸晉有豫讓齊有聶政燕有荊軻彼數子者皆猛悍如虎刺劒殺人恬不為怪者也雖其事有成有敗而太史公稱其立意較然不欺其

枝語卷下

七

志為之傳而使其名垂後世然則人槩可刺乎且古之刺人者不獨客也漢有刺史文帝以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出刺史丞相尊官不宜坐刺人其後刺史或兼任數郡或專領一州要皆墨綬銅符冠進賢服金紫為外臺之表亦將如刺客講刺劍術殺人為事耶昔劉彙進治欽州野娼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以長吏之能化虎也表之是化虎者吏也非為虎者也古之設官將使吏搏虎者也無命其為虎而令噬人者也夫刺客挾數寸之刃燎鴻毛於爐炭之上以一時意氣感憤激發遂至決眼眚

腸而弗悔刺史享尊官食厚祿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侵漁百姓不恤疑獄風厲殺人煩擾刻暴怨讟並作以至山崩石裂災殄迭見而彼且歸之於天無異刺人殺之而歸之於及也猛虎奮其爪牙偶噬數人而止刺史虎也數州民皆虎噬矣語云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余觀虎刺木惡其芒刃之厲作是說焉

曼陀羅

山茶名曼陀羅樹本草載曼陀羅花花與山茶迥別而共膺陀羅之號究其音義多不可曉道書北斗有

枝語卷下

六

陀羅星使者手執此花後人因以名之梵語曼陀羅猶華言雜色也法華經言佛說法時天雨曼陀羅花佛家空不礙色空是真空色不礙空色是幻色然則曼陀羅梵言幻色與

當歸穹窮

問者曰古人相招召贈之以文無何也應之曰是當歸也群言淆亂則歸諸聖至言無言故曰文無諸子之文是謂穹窮文久而滅同於靡蕪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自質而文天地之始自有而無萬物之母故以文無為當歸言當去其文歸根而見母也問

者曰文敝實亡嗷嗷朋歸反利以撲泯於無物是則然矣文無與穹窮二物也何比而同之應之曰穹窿為窮繁靡為蕪窮於文者氣淺而不返靡於文者蕪然而易敗易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文窮之謂也一曰文不立體卑論儕俗與時俯仰是謂身分窮二曰舍莫定反是為非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是謂理路窮四曰析辭擅作以亂正名為下僭上名敗身僂是謂途轍窮五曰味不適口聲不調耳抗幽說渺如畫無形論非不美用之則否是謂經術窮凡此五窮故精

枝語卷下

九

於神磨肌刻骨率與草木榮華同歸蕪滅問者曰若是文之窮也久矣將剗毀篇籍刮語燒書弛禮崩樂使民睢睢盱盱歸於混沌以見萬物之母乎應之曰非是說也自有天地來聖人之文炳矣諸子之文道不足而文有餘吾欲其歸諸聖自周孔歿去聖浸遠若莊周御寇之瓌璋管商之精悍屈宋之悲憤孫吳之權變司馬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之纖麗賈誼晁錯司馬遷董仲舒之邁放雖於道有所未純然出之於口達之于筆皆了然于范昧恍惚之際而一發其胸中之所欲言若得聖人為之依歸說天而歸之易說

事而歸之書說體而歸之禮說志而歸之詩說理而歸之春秋使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譏諂之言返之六經一而存之精而收之亦可去繁文歸根而見母也昔孔子在陳念吾黨小子斐然文也欲歸裁之喟然嘆曰歸與歸與即相招贈以文無之說也

繇馬羊齒

爾雅繇馬羊齒郭注曰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也江東呼為鴈齒繇者以取繭緒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羗有獻金馬者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也

枝語卷下

十

返魂香

衆生必死魂氣歸天形魄歸地歸者往也既往不能再來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既散不可復聚故曰死則已矣西域有返魂香狀如風栢花葉香聞百里煮汁鍊如漆作香有瘞死者燒少許薰之復活事載漢武內傳又堯木香堯渠國所進時閏中大疫死相枕聞此香疫止死者皆起昔西王母降帝焚香迓焉十洲記祖洲山有不死草服之令人長生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啣草覆死者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始皇聞

之以問北郭鬼谷先生先生曰此草生東海瓊田中葉似菰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令徐福發童男女入海採之終無所報夫生死之于人大矣一草木之微能令生者不死死者復生果爾秦皇漢武至今在可也

芍藥

芍藥猶婢約也美好貌言花容美好故又名餘容爾雅翼制食之毒莫良於芍故得藥名韓詩外傳芍藥離草也一名將離古人將別贈之以芍藥也安期生服鍊法有金芍藥色白多脂故又名金芍藥赤者名

枝語卷下

主

木芍藥古今注芍藥有木本草本木本者花大色深俗呼牡丹非是生中岳川谷及白山蔣山茅山惟楊州芍藥甲于天下謂得風土之正春生紅芽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莖高二三尺夏初開花有紅白黃紫數色有單葉千葉樓子各種其品黃者名御衣黃黃樓子表黃冠子峽石黃冠子鮑黃冠子道妝成如鵝黃紅者名冠群芳賽群芳畫天工點妝紅積嬌紅醉西施湖纈顰池紅素妝殘淺妝勻醉嬌紅擬香英妒嬌紅紅寶相冠子也縷金囊怨春紅試濃妝簇紅絲取次妝效殷妝合歡芳會三英擬繡鸚紫者名寶妝

成疊香英蘊金香宿妝殷聚香絲白者名楊花冠子菊香瓊曉妝新試梅妝銀含稜計三十九種又有紅葉黃腰者號金帶圍有時而生則城中當出宰相韓魏公守淮揚日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朵公選客具樂以賞時王珪為郡倅王安石為幕官皆在選中而缺其一及暮陳太傅升之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後四公皆為首相東武舊俗四月大會南禪資福兩寺芍藥供佛最盛明宣德中帝幸文淵閣命於閣右植淡紅芍藥一本景泰初增植二本左純白右深紅學士李賢命名曰醉仙顏淡紅也曰玉帶白純白也曰宮錦紅深紅也與衆賦詩名玉堂賞花集花品舊傳龍興山子羅漢觀音彌陀四院之花冠於一州後則有朱氏南北二園所種幾五六萬株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也嗚呼芍藥見稱於風雅其來舊矣今人貴牡丹賤芍藥不知牡丹初無名字僅依木芍藥得名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後來者居上遂使芍藥為落譜衰宗亦可怪也

枝語卷下

主

紅豆

相思木生嶺南樹高丈餘子曰相思子一名紅豆文選注赤如珊瑚唐代宗時日林國獻紅豆大而有光

名詰多珠相傳有女子望其夫於樹下淚落染樹結為子遂以名樹云葉如槐秋開花似蓮而小色白中有紅心一縷結莢如豆三四月莢枯子老如珊瑚色大若莢肉零落可拾山村女兒或以飾首婉如珠翠收之二三年不壞一種半截紅半截黑本草以朱墨相間者佳又一種實可飼鸚鵡乃蔬屬藤蔓子細如菜豆而朱裳黑喙結實甚繁乃籬落間物無足貴也

木芙蓉

木芙蓉名拒霜實宜霜也江南有玉芙蓉色稍白名南金花鐘陵有同心芙蓉一帶四花開其二剖之復

枝語卷下

三

有二花少陵詩並蒂芙蓉本是雙蕖頌圖經有地芙蓉相如賦謂之華木蓋木以華得名者也色有紅白黃二種千葉者最耐寒而不落有重臺醉芙蓉一日三易其色將紅曰初醉淺紅曰二醉暮而深紅為三醉亦名酒芙蓉邛州有漆色芙蓉一日白二日淺紅三日黃四日深紅比落色紫芙蓉花落不結實川廣拒霜花其子自秋至春不落皮可為索為筆為布故廣州有芙蓉布

五木香

三洞珠囊曰五香者即青木香也一株五根一莖五

枝一枝五葉葉間五節故名五香燒之能上徹九天道家正月一日取五木香湯以浴令人至老鬚髮黑一名蜜香一名南木香金光明經謂之矩毘佗香

羊躑躅

古今注曰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綱目曰老虎花又曰驚羊花言羊見虎則相驚躑躅以散也世傳斷腸草羊食之而肥虎食之百日不餓虎食羊羊畏虎何口之於味有同嗜焉

韭

枝語卷下

五

韭陽草叢生豐本長葉殺末莖不外長根喜上跳躍欲深培欲厚土欲熟肥欲均分株而藝散子而芸避日而剪寸不踰三剪不過五白花皎如黑實玄如一畦春雨翠髮連如童謠曰剪韭剪韭斷揚柳斷柳尋復生故世謂韭為長生韭言久而永生也貧食三韭非有餘富食二韭非不足辛盤薦青韭也仙藥次赤韭也陰變陽葱化韭柔乘剗韭為寬與銜曰聖王之世功濟天下者竟也天星降精於庭為韭故名竟韭水經曰交州平樂山多龍穴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別分隨偃而輪不得過越不偃而輪輒出

也

雪裏燕

四明有菜名雪裏燕者甕頭旨蓄當此寒天雪飛草凍欲死此菜青青燕尤美焉吾欲肉食苦無侏儒之腹不如且啖雪燕與劉伶老叟破甕呼盧此時窮愁感憤罵譏笑謔了不設於胸中不知門外雪深幾尺也

梅

荔枝無好華牡丹無美實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矣梅花早白杏花晚紅天時有不得而齊者矣橘踰

杜語卷下

五

淮而為枳梅至北方變而成杏北方之人有不識梅者江南二月雨曰迎梅五月雨曰送梅自江而北則否地氣有不得而一者矣傳說之梅和羹曹公之梅止渴遇合有不得而同者矣墓門有梅歌其不良鳩子在梅母則有常美刺有不齊者矣梅有香有色有華有實殿美萃焉梅一而已胡子赤材堅子白材脆胡大如兒拳小者如彈胡重葉實少而白蓮蓂結賦稟有不齊者矣早梅夏熟胡知有冬冬梅十墨梅如墨福州何紅孰為冠城梅胡以侯何不花自實而水梅無枝鵲頂奚象玉蝶栩栩有來駕鵲同心並蒂品

類有不得而同者矣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水保

壬辰春正月有客遺余水仙花且告曰清冷傳載湯夷華陰人服水仙八石是為河伯晉郭璞馮夷贊曰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意馮夷即湯夷古水仙之神敢請子銘余曰花有形無知不耳目不口不嗜不嗜好飲食不手足持行與人異余固不能銘也越一月偶泛舟湖上見春波駘蕩湖光晴霽穆然想蘊白二公當年疏鑿濬治之勞沾溉杭民者

枝語卷下

五

遺澤長矣舟過壓堤橋聞舊有崇真道院賈似道所建俗稱施水庵傍有石臺龍燈以昭夜船曰水仙王廟亦名龍王祠先是以樂天和靖子瞻附祀兩廡有井曰薦菊蓋取蘇詩不然配食水仙王一蓋寒泉薦秋菊之句龍王廟今廢而移於望湖亭之傍水仙之名不傳矣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水仙王廟食於湖上其法施勤勞禦災捍患自唐宋迄今不為不久而忘其姓氏并廟貌亦不傳郡人之口是安可無誌也夫乃為之銘曰

杭地濱海水泉鹹苦六井既涸四民勿聚白公之來
井浚而深民用取汲復開聖湖以蓄以洩溉田千頃
民食其德自唐迄宋湖漸淤塞民度凶年不語涕泣
天生蘇公憫我杭人開濬兩河修完六井去彼葑田
築為長堤行者有陌網者有魚菱菱米麥仰濟不虞
惟水仙王為民降康不雨而苦不旱而蝗稅稌充羨
厲鬼潛藏我民報事煮鷄牽羊雜肴與蔬進王之堂
蘇公白公左右維王配食虔虔莫敢或違山川毓美
是生偉人翩翩高士惟德有鄰乃困於時而與道亨
侍王之側匪貴而榮幽明顯問百辟其利英英厥聲

枝語卷下

天

休休令聞欽於世世宜王宜君時遠代湮廟貌頽頽
氓之蚩蚩亦莫祇承何以旌之拈花作銘花非有靈
惟王之神以水為身以仙為名白玉其相黃冠我我
獨立春風海不揚波石有時泐名有時歇惟王之德
永永無逸匪我諛詞以貽來哲

葦

昔王武子食前有羊酪問陸雲曰吳中何以敵此答
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張翰有清材為齊王問東曹
掾一日見秋風起思吳中蓴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
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

世傳蓴菜出松江千里湖中華亭谷郡志載之甚詳
此步兵所為寄思秋風者也又惠州西湖蓴蒲亦出
蓴菜葉似鳧葵花黃白實紫色以鱖魚羹之能下氣
總不若吾郡西湖蓴菜為第一或曰蕭山櫻桃楊梅
蓴菜俱知名而蓴特著不知皆湘湖人來此取去袁
中郎云蓴採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浸他湖便
無味浸處亦無多方圓僅數十丈許然則湘蓴洵美
不如所出之地尤美也又按蓴以春暮生入夏半月
而盡春夏嫩莖未葉者曰稚蓴稚者小也葉稍舒長
者曰絲蓴莖如絲也至秋老則名塊蓴一云豬蓴言

枝語卷下

天

僅可飼豬耳不堪作羹矣張翰秋風鱸魚將無非是
或千里湖中別有一種蓴菜耶但蓴菜味最易變不
能遠去吾郡之蓴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以故世鮮
知者暖殊由筆云蓴菜出吳江金宅寺東南四五里
其地方二三里莖如燈草長二三尺葉比諸草
闊大而厚綠或紫或白或紅或
水中上有小衣甚滑他處無也

金櫻子

古有同名而驚座者有同名而投杼者有同名而稱
以地者有同名而別以冠者傳曰名失則愆公羊曰
二名非禮金櫻子形如黃罌訛曰金櫻一名曰刺梨
子二名曰山石榴三名曰山雞頭子詢其名不知其

為山雞也石榴也梨也櫻也豈變名而隱者與不然
羊質而虎文者與儒名而墨行者與

絲蕎蕎板蕎蕎

皆正二月採之以和
羹夏結角則不堪用

絲蕎蕎兮不可織板蕎蕎兮路不識出無朋兮入無
室吾將歸空山兮草為衣木為食

薑

論語記孔不撤薑固以其益人可常食而世乃有秋
薑天年之謗其為謬語矣越薑古所重也記云妹嬉
嗜珍味必有南海之薑越之新興有好薑田種者十
三山種者十七田薑多腴山薑多棘也劉禹錫詩故

枝語卷下

无

人博羅尉遺我山薑花又有草薑者即射干紫花者
之根以其花之美亦曰花薑世稱薑以根用無花實
而山薑草薑皆以花美或曰花者華也田薑多腴而
近人故有華山薑到老而性辣故無華吁是不然矣
彼固居於山而競以華自炫人者也善乎宋玉之友
曰姜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豈必山居有貞士哉夫
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利誘之不動威脅之不至如
晏敦復之與秦檜所謂之山薑也已

枝語卷下終

增吳發高校

枝語二卷

浙江延撫
探進本

國朝孫之騄撰之騄所輯尚書大傳已著錄是書取
花木蔬果之類各為銓釋畧於形色性味而詳於
名義或穿鑿其偏旁或附會其音聲偏旁音聲皆
不可通則宛轉假借牽合故實以寓議論大抵以
陸佃埤雅為鼻祖然埤雅之失在於好引字說而
所長在於考據經典之騄不效其考據而效其字
說亦可謂不善學矣古來著錄之例草木種植當
附農家名物訓詁富附小學是書皆近之而皆不
類姑附之於雜家焉

諤崖脞說五卷

〔清〕章楹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六年浣雪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諤崖脞說

五卷》提要

諤崖脞說序

國朝

張傳

人之得天者既全則其表克彰而學
之資亦獨存是以孔庭之訓韋氏
之經卒以成括嗣象賢之誼蓋自古
然也余友章農章君積學淵雅提身
醇潔為世所推重占綿文垂十年如
一日余承乏齊魯諸邑皆倚其擘畫指
陳所及無不曲中宵綦暇日或寄情於
詩歌言調渾噩初旨純雅而尤精於考
核久已折其識之卓而學之邃也已丑歲
出行篋中諤崖脞說一書眎余曰此先君
子手錄弄藏久矣今春偶寓祝阿明府
范公席炳贊予付諸梓子盍為我序焉
余受而讀之有同蟬嗜愜自弱冠時即知
亭田先生為三龍名進士占諸太史錦
張傳講灝乃金石文所著有浣雪堂詩

文集如千卷此書其全豹之一斑乎然已
之與書影說於諸名刻並傳不朽而因
呂嘆草農家系之獨厚也爰集同志周
君芭林羅子耐齋余殊近蓬分任校讎
共藏其事草農辱序於余故以不文
謝謹附識之於左時札隆辛卯四月上
泮仁和萬縣前好書於臨清官舍之思
政堂



諤嵯脞說自序

清談始於典午說部盛於李唐要其議論風
旨無傷雅道足資考據迺足尚耳 本朝名
家如周櫟園之書影汪鈍翁之說鈴宋西陂
之筠廊偶筆王漁洋之池北偶談分甘餘話
皆裨官家之精金良玉清言雋永瑣事解頤

序

未易率然梯接也不肖食貧浪遊性喜鉛槧
家居之日少作客之日多或南皮高會談讌
餘芬或東鐸分光一甌借讀以至著屐攜筇
輪蹄所及每有所得輒默識於懷初嘗舊作
一編以噩捱脞說目之蓋義取周禮春官掌
夢之職厥三曰噩夢呂譬況半生之偃蹇倥

際而假此荒寒璚碎之筆墨消遣破除徐捱
歲月云耳癸丑通籍之後故少宰聖湖姚先
生延致皖江搜行篋中見之謂其書可傳而
命名之指嫌於詭激曰為不肖更其號曰諤
嗟且鐫章呂詒之蓋勗之以謇諤之節而不
奪其嗟所之風重違大人先生期勉之意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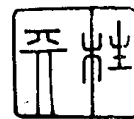
序

二

焚棄原叙而別題數語於簡端至編中著語
皆一時興到文不加點比之名流說部深媿
不堪與酪作奴而經吾友諸太史錦鍾侍御
衡張侍講灝茅明經應奎黃文學家相高孝
廉藹互加許點交口薦擗覺雞肋之味棄之
仍可惜也故積而藏之若曰國門之懸則吾

豈敢

雍正十三年九月既望章樞自識



序

三

例言

發凡起例廼所以明著述之緣茲編本爲彙等排閱之方放筆先草一序次卽拈豪逐節任意綴之初無義例可舉迨紙墨漸多部署稍別遂分四種則不能不以發凡首之原序所云無統無部蓋未定之言性匪護前嬾不復改今原序已刪去

詩話之作古今頗多但評論昔賢者非有獨見之奇每致不鮮之訥惟本朝漁洋樸園數公祇紀同時聞見故應自闢蠶叢茲雖未敢效顰然一本心裁俱由目治第以均堂膠芥蠡海淳澗眇眇謏聞不能廣及爲規耳

謏產腔說

例言

一

浣雪堂

例在交遊掛一漏百行有續編

目以詩話則無關於詩者不應闢入第編中所載亦惟單辭斷韻或笥藏未刻之詩畧登一二若已有錄本行世者概不蔓引意在表微非徒集腋也

扶筇駕筇扶異討幽濟勝隸人筆舌互用此記遊之所向也斯編碎碌非是之儔惟是客路解鞍荒雞曉月蒼茫四顧偶觸羈懷歷久勿忘瞑觀若覩飯餘弄筆一拈出之耳拙集別有遊記十餘篇不入此錄

或嗤予遊歷甚隘又多人所習見者奚容喋喋此殆不然唐人咏巴山雨聲東坡記承天月影此豈世間希有

之境耶風光物態眼前塵寫我會心亦足以發人悲悟非謬作調水符記里鼓也

古今之遠天地之大何奇不有志怪搜神諸皇肉搜禁幻禁詳顧流傳既多真贗莫辨予生平從未見一奇事從未閱一怪物若聞之而鑿鑿者則時有焉類筆數條命曰詫異言我亦自詫其異耳匪實信之乃亦何能盡疑之耶首紀婦殺夫夫棄嬖人倫構杌怪莫大于是故拙集初編有譚叢一卷凡已載者皆不重入

詫異所錄不過如蘇長公強人說鬼聊供軒渠無關掌故至如年來邸抄所見奇祥上瑞屬集輯臻太史職之

謏產腔說

例言

二

浣雪堂

匪儒生所敢私志也概不涉筆焉

凡散帙逸編偶有覩記堪裨攷索可資議論者非世所習見則錄而存之每段系以拙見發明畧倣史氏長編總論之意三長無取一得妄鳴何異兒曹稱妮坐衙縣蠻對簿作此寂寂定知鬼亦揶揄信筆便書都無竄易見者勿哂其蕪疎可也至于時代後先俱不復計則五卷皆然無庸曲摘

浣雪堂主人漫識

謗崖勝說總目

第一卷

詩話

第二卷

昔遊

第三卷

詫異

第四卷

撫軼上

第五卷

撫軼下

謗崖勝說總目

浣雪堂

謗崖勝說卷之一

新城章 檣亭山漫錄

詩話

每飯罷拈筆作楷書數百箇既無所鈔則隨意所有想而書之故文義未順本不起葉也

唐人作詩有所謂尊題格者在贈人之作亦必自占地步如昌黎有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句以狎邪小人況他而以忠直自況亦失理甚矣又其甚者石鼓歌欲極嘆岐陽獵碣之高妙至以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爲口實亡論尼山以外別無編詩之陋儒而二雅多周公撰著番皇深厚如此而以褊迫絕唱本朝諸艸廬錦作詩一篇凡百韻纒繞千言陸離古奧攀風提雅凌獵冰斯而實則文從字順控縱如意余嘗謂觀艸廬石鼓篇而猶以爲古人名世之作後人不能更加者真妄庸自棄之見也桑伊佐作鎮海樓詩七言長律亦排至二百韻此前人所未有然伊佐可傳處却不在此

陶穀儉邪貪鄙最爲污下不但袖中禪詔笑千古也開寶中以學士奉使吳越獻詩二十韻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此豈大邦重臣下臨藩服之體又浙帥

引渠眉評
昌黎有知定
當從首謝過

謗崖勝說

卷十 詩話

浣雪堂

茅渠眉評
余亦從同且
較勝如陵時
君自燕一聯
多計耳海變

開宴有金巨羅殺欲得之因徐成帥探知其意以一副
贈之殺之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荷得無恥如
此則向之頭白掃門不過欲多貽贈耳余題秦弱蘭
一絕云郵亭新柳翠毵毵擁帶低鬟一笑愁此夕風光
真箇好欲將天水換江南陶贈秦詞名風光好寓誅意之辭于微
婉之內未易為淺人道也

予少作無題十六首中有一聯云家鄰曲水雙橋外人
在春風二月初時年十七尚未見陳迦陵集也後八九
年愛知于秀水令吳商山夫子附芝寫呈舊作一軸夫
子大賞此聯以章曲水呼之嗣是傳播浸廣雍正三年
謁崖牒說卷十詩歸

卷十詩歸

二 浣雲堂

予如京師諸庶常襲七錄數從人間章曲水不去口然
予已病其同迦陵句改云行來曲水雙橋外坐怡新鶯
數轉餘自謂未減原句也二年後諸先生南還選錄浙
中詩為清風集登予詩二十餘篇仍以此聯為絕唱而
皆余改本遂不相逮且謂偶同陳句正古人襲故彌新
妙境歷舉太白摩詰荆公山谷諸公襲用之句相發明
其說甚精故諸先生選本則仍之而予所雕浣雪堂詩
則用改本兩行焉按迦陵句云烏曉北斗三更後人在
東風二月初二句各意予則十四字共寫一段情景又
殊一春字實有鳬鴈之別然論定在五百年後非此時

茅渠眉評
余亦從同且
較勝如陵時
君自燕一聯
多計耳海變

黃鸞等評
余亦從同且
較勝如陵時
君自燕一聯
多計耳海變

茅渠眉評
余亦從同且
較勝如陵時
君自燕一聯
多計耳海變

所當硬排註脚者也

錢唐陳二十八墨樵景鐘詩詞字畫並入能品有江行
竹枝十餘首尤得古意偶記其一云女兒生長富春江
不解懷春感吹厖阿姊有郎哥有嫂羞它打槳定雙雙
命意屬辭俱有風人之旨不惟效前溪子夜聲響而已
投余詩牋甚多常為學書者持去故不多載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人皆知之而其機實肇
於王安石則人所未悉也安石門生子偁相繼得政鑄
寶鼎列元祐諸賢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
馬光諸公比臧否自是黨論大興與國俱燼金人入汴
謁崖牒說卷十詩歸

卷十詩歸

三 浣雲堂

見鼎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碎之
北轅之既安石實為罪魁而後人猶以文章可觀曲為
揜護亦強心之論也余嘗有一律咏安石未著集中今
附于此詩云當時觸石綿延起散作狂霖遂陸沉端禮
豐碑猶毀跡雅陽護鼎自岷嶽空憐杜宇傳先覺無那
權郎劇野心乞與名封不無意荆舒氣惡早駭駭按安
石生時母夢獲入其室故小名權郎平生躁動不肯坐
非睡即行後由荆國進贈舒王荆舒是德謂非南牧之
兆耶

余友仁和周岷左錫翰僑居餘杭之開林步其人風流

儒雅冠絕流輩。書法精楷。殆入董文敏之室。詩尤工五言。其得意處。陶韋亞也。然善病。落落寡合。今不相聞者十餘年矣。每一念之。忽忽竟日。向嘗以所爲紀夢詩寄亡友鮑虞臯。且題其序曰。辛卯陽月。夢與章君杜天鮑君虞臯。偕遊一村落。柴門竹徑。室廬蕭然。余一足踞床。一手憑几。繙平生自製詩。鮑君居右。同覽。章君且行且聽。余曰。近日又成一集。惜未攜來。因朗吟數聯。有叢菊裝秋枕。餘英帶露飡。人家烟樹迴。香稻隴雲平之句。兩君交口稱善。章君忽進曰。君食餅未。余曰。未也。敢請。章君急呼小童取來。授予一。自取一啖之。如握滿月在手。誘崖臯記 卷一 詩話 四 流筆堂

茅渠眉評
可足成一律

蘇明允本不能詩。一日在歐公席。會錢歸客與坐者八人。以黠然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明允得而字。苦索久之。乃云。談詩究平而解。顏可知。王介甫亦在坐。遂作二疊。一曰。風作鱗之而已。爲典妙。二疊云。春風垂虹亭一卮。湖上持微兀。何賓主。兩忘吾與。而尤爲渾然天成。君子不欲多上人。明允之恨介甫。實始于此矣。曩共某先輩小飲。梓中肉皮有毛。戲拈皮毛二字。各作七字聯。先輩初云。膾喜越庭有鳳毛。後乃云。蠶穢須投大腹皮。儼然自以爲豪語也。予遂巡呈句云。臺上黃金誰買骨。懷中名紙任生毛。又云。生本不營三鬼窟。窮來寧值五羊皮。一坐擊節先輩。但目。懾之後。竟不復論詩。予深以爲悔。桐溪朱某。每日負其斷句云。軋鴉何處一聲鶯。驚起樹根花鴨。羣故自有無人態。康熙丙申。以先荆天逝。余亦假館他處。負郭敝廬。惟迎許氏寡妹代侍。先慈殘冬一歸。發春又出。歲以爲常。自題小聯于書室曰。斗室似家。還似旅。主人如客。亦如僧。一日有老學究語予曰。吾爲易三字。乃曰。斗室是家。還似旅。主人非客。實如僧。此欲將膠青活岫作濃填蟬翅伎倆也。予爲之胡盧一笑而已。時又自題聯云。盛年已似冬烘老。晚節何慙春夢婆。枯寂可念如此。

平崇眉評
竟花開絕
調與片錦
碎足不以
朽矣
黃鸝峰評
以此天才
與先生為
饒使天水
年則蛾眉
雅豈至藥
無意
秋燈即知
物於此定
非

先荆周氏十五結縭性淑而慧初不知書予夜讀時輒以女紅相伴稍為解析字義始啜唐絕句數首及花間小令一再過即能口熟至調叶四聲一語即解亦異事也所居西城女牆之外即君溪大橋橫跨其東一日偕坐後軒看雨新燕掠溪如剪忽哦哦久之命予操筆書曰風滿溪雨滿溪風雨濛濛燕子飛畫橋西復西蓋長相思之半闕也予甚驚嘆令更足成其半笑而不言予因為足之亦未以為可也今不後偶為亡友鮑虞臯言及虞臯謂此化人天籟不當強續然先荆深戒予勿為外人言聞亡友言甚不悅嗣是亦不復更泥予受詩矣

六 沈雲壺

後三年竟卒而虞臯亦以是秋下世歿後吾友黃靖方錦虹昆季偶為扶乩之戲忽虞臯降壇詩文酬答宛如平生且為傳達先荆消息語近荒怪茲不盡述余別有玉陽奇鳥志載之甚詳

東坡先生好獎士類經其品題者稍能自樹立則居然名世矣如為雲龍山人張天驥撰放鶴亭記讀之真若世外高人然張實一多收十斛麥之村夫無以表其終亦泯泯坡嘗語人不過鋪席料耳其理可曉然矣其門下著名者莫如秦黃少遊詩文雖少傳而詞實作手若山谷詩既生澀寡韻其詞之淫嫵鄙俚有為吳歌打聚

茅崇眉評
妙論過於純

竿所不屑為者而耳食之徒至以詩配蘇以詞配秦陳師道輩又衍之為詩派皆羣盲拍肩之智而已何足道哉且如山谷自負其句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每舉以教人又謂不欲以常語雜之終不能成篇此二句亦復何妙入東坡放翁手即土苴耳又一詩云雙鬟人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稱子婦之色以贈其兄此何理也朱晦翁謂其詩多信筆亂道秀鐵面詞其好作淫詞當墜驢胎馬腹豈不諒哉其得以翰墨風流揖讓東坡淮海間真俟倖耳山谷書法第一詞自地者不齊什之六七至詩則不足言也

七 沈雲壺

秀韻拔俗如其人也康熙甲午余始來禾中時子叙長于余且二十年一見契合引為忘年友和予所為送春詩且過從邸舍談話鄭重其婦兄徐神功先生時年已七十餘嘆謂予曰吾子叙蹈躡時流無當其意者獨于君引重至矣別後予以二律懷之子叙用蘭紙長卷寫枯木竹石踵韻題四詩于後寄貽有句云君方自號風髯客我亦堪稱老畫師其風致如此余嘗自號一明年子叙忽得疾將易簀從容盟殯整冠帶命筆作壁窠大書一聯云金影無慚任爾招從冰鑑過關羅有道恕余

茅渠眉評
絕似盧洲
中後句使君

自不凡

茅渠眉評
更得此
從當與
合飽冠
明府並
數千金
後一貧
子乙已
時至無
客尤為
希觀

不帶紙錢來命粘于中堂洞開重門倚枕而逝及久而其端亦相距僅數刻耳余為四律哭之今此藁已亡惟子叙書卷寶之笥中嗚呼笑言如昨而其人已千古矣

仁和王雪子 詩才清麗吐屬無凡語始因虹川

與予定交虹川歿後僑札之分益深然其為人秀羸善病又苦貧歲持襪被出遊余乙巳北征之後不相聞者

六年雪子以庚子舉京兆第六人需次久矣可念也偶

記其紫溪道中一律云清淺難如燕尾差層雲不動雪

飛遲乍寒村巷破陀路最好溪山點點時甚欲緣尊傾

素醲還能白戰和新詩 失記末二句 蓋次虹川韻也

雪子書亦工與予牘札尚有藏弄者聊存一詩彷彿其

標韻焉 宗伯錢公卿第為之喜慰長至後一日注

臨潼王柘邨 以素川貴公子作令於潛跌宕喜吟咏

日可得數十首好與山人墨客往還蓄書萬卷移官之

日連軀不能載亦近今鮮遺者也初亦因虹川雪子問

交于余數折柬招余過其官舍未果往虹川歿後索余

詩集去既為之序又題五絕于後以歸今紀其二于此

君來應驗水流西橫溢才華黛影齊寒夜披翻類漁父

桃花引我武陵溪人琴深痛鮑虹川早侍蓬萊玉案邊

詩集評 卷一 詩話 九 沈雪堂

從此吟曹君獨據酒闌燭跋走千篇句法故瀏然以清也柘邨向予詩不下百餘軸投贈之繁一時無兩

康熙辛卯冬余僑寓烏程有女郎吳氏與所私少年共

沉于河凌晨喧傳余往視之二屍相携植立水中選絲

而衣中單逼祿俱極周緻雪煩瑩珠青鬟漂淥真神仙

中人也觀者數千人悼嫵匪壹予哀其用情之堅首為

一詩弔之有句云慘憺攜手仍今日想像摧心計昨宵

情有根芽天與措恨無碑碣酒難澆全篇不載蓋既出

之水女手猶持少年腕堅不可攀故云爾女實倡家火

而併瘞之噫亦可哀已

詩集評 卷一 詩話 九 沈雪堂

明袁海叟以白燕詩得名此最可笑且如其所謂警聯

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二語無論格調猥

俗亦復了無理致漢水梁園與圖雜撰月明雪滿氣候

紛糾無影既非白之真詮未歸又不見白之形似况中

夜雪天原非燕飛之時兩言縱極力寫白亦終與燕胡

越也豈如時大本珠簾十二當中捲玉剪一雙高下飛

之天然工妙情景生動乎李獻吉云海叟白燕詩最下

最傳餘高者顧不傳此自屬一種氣運不可以道理推

說也古今如此比者何限袁作明列朝詩亦登之按列

其妄而仍錄之者如閩集錢氏二女之作是也又甲前

集登倪雲林夜泊芙蓉洲寄許鍊師一首語意未完殊

不成章後閱雲林清閑閣集乃知此選僅錄得半篇非全詩也。不知何以貴而遂取之。古人固有削去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篇末二句以爲勝者然此則大非其例。其爲詩無從蓋撰錄既多不能不分任于門生學子校讐。不精遺誤後學其眼者要當各自辨識勿以其爲名輩論定而耳食之可也。附志。

瞿宗吉謝宗可並有味物近體百篇昔所並推然工妙可傳者不過十之一二。蓋此體既不宜空泛又不宜沾滯如前所舉時君珠簾玉剪之吟誠未易造也。近偶見嘉禾張博山劬味物一編頗有佳什題亦新採不襲前人。今錄二章以著其概。詠諸葛菜云扶疎紫翠燦窗紗。開出非關蜀相家。若使臥龍營小艸不妨流馬載閒花。幽芳一姓傳何幸香土三分占足誇。我亦縛廬思種菜。

謗崖臆說 卷一 詩話 十 完書堂

未容抱膝對春華臥龍流馬一聯真得事外遺致餘亦蹀躞可喜。詠蠟貓云餐養空勤費夜呼性慵奈像主人何。鬚然燬穴防寒早目送跳梁戒殺多。食飽魚腥春悶悶眠殘花影雪皤皤。長卿四壁雖如水誰管偷詩物似梭。語語形神逼現誦之輒欲失笑張君遊道甚廣皓首韋布揖讓公卿間豁如也。與同里盛宜山遠並稱詩禾中謂之二山。

餘杭沈卜子先生曰。康熙丁卯孝廉十上春官不第。謁選得安平令。常轉軍糧塞外。往還萬里吟咏益富。謝事歸蕭然若老諸生。惟竹簾中詩藁厚四五尺而已。其

共余酒邊徵逸事爲戲。先生亦作蠟貓捕鼠詩甚巧。今不盡憶。又作粉檀詩謂老妓齒落腮腮難施粉澤以羌桃核納口旁其句云多虧羌國雙桃綻觀出吳姬兩頰妍。蓋比事屬辭有所諷諭可謂雅諷也。先生集繁殺青未易優游佚老亦不復屑意于此。予乙巳北遊解鞍于東阿旅店覽壁間題字見一詩云二十年來老孝廉愁多不寐耳偏尖忽驚爭棧驢言怒旋聽連牀客睡喧。姊妹有情歌贈芍寒酸無福夢挑簾已知富貴天慳甚傲骨應須急下砭。蓋先生丙戌下第南歸時所題。朱收集中今錄于此以存一家詩格也。喧字出韻。

謗崖臆說 卷一 詩話 十 完書堂

青浦張天農先生德範幼有聖童之目五六歲時父攜之遊武林西湖占對神速工妙不凡喧譽一時諸大吏聞之爭相迎致宅眷皆連手縈之犀錢玉果之貽殆不貲矣。其對句甚脩後登庚辰進士授浙東一令未久以虧帑被劾幾重得舉余師戴榜庵兆佳建平人先生令天台首倡捐助得解組投閒以老才命相妨可以一慨也。先生于康熙辛丑來建平頽然暮齒矣曾以晚春書感二律書箋見貽法老調高才情橫溢題云次家匠門兄韻而亦覃鹽咸三部雜出殆不可曉然不害其詩之美也。其一云天教一雨潤羣枯人閱殘春氣轉蘇。小

夢渠眉詩
文人有才無
合古今不一
然此友已幸
傳摘句圖中
矣

醉扶頭還儘得好花婪尾未全無交結東從時輩風
日清便及老夫偏放客牀臨鏡檻回頭頻自持銀鬚二
云輕裝典盡只春衫影瘦從教衆裏嫌猶愛客時留淺
酌怕千人每寄空函愁翻塵篋烏絲錦夢欸烟扉碧玉
嚴自有華陽知慧業不須騎馬問頭衙此亦可以髣髴
先生晚節之堅孤蕭寂云爾華亭董開石尊鄉贊筆中
載時人異相數則稱先生
口大容率然負異才晚獲一第僅以
邑令踏踏食貧以終相不足憑如此
童子時比鄰得一友曰俞勝侶來故竹馬風簫伴也
資稟絕類詩文雜撰不藉師傳而時露英爽尤長于制
義早歲餽子庠名譽藉藉鄉曲間其弟在陸允來亦能
講崖勝說卷十詩話
文兄弟自相師友予嘗書小聯贈之云我於妙猶夢
夢君是同懷似友生蓋實錄也然貧甚依其伯父以居
年二十七始婚婚後僅一月歿于陳氏館舍余蒐尋其
所遺零章斷句輯爲紅雨樓遺集後爲一友借觀久而
不歸詢之已失矣至今以爲大恨僅憶得其散句四聯
聊志于此以存吾友姓名而已五言云孤艇依雪住涼
花待露開隴平禾黍際天淡水雲邊七言云僧倚石幢
閒曝背鶴停苔砌倦梳翎鐘沉遠寺夢回枕云合小窓
人擁爐此皆與予剪燭論詩時所舉似者故能憶之勝
侶歿後遺腹生一子未暮而歿其婦亦旋卒在陸後數

年甫遊鄉校又卒尙未婚也近時文人薄命無有如勝
侶者余爲作傳及紅雨樓集
序別見浣雪堂初集中
勝侶嘗次虹川時字韻味玉蘭花詩苦吟力索求其神
似最後忽得句云忽驚玉燕翩然墜却是隨風花落時
自謂他花厮冒不去也然予訝其辭氣殊近不祥翊日
其女弟亡已及笄矣此可以謂之詩識
維揚陳東川祺僑居郎步與予最善其人能詩而多藝
往在秦淮板橋間與諸少年乘樓船擷笛過鼓絲肉間
作曲中老教師相顧以爲勿如遲暮江村托末契于里
兒溪叟夷然不屑既與余交過從甚數倡和頗繁歸岐
講崖勝說卷十詩話
執手自歌所爲望江南曲曰相逢晚半世恨空過一歲
聚談剛幾度知音莫說放歸艤舟著淚痕多曼聲哀思
不啻落花時節李龜年也其詩附見余集者凡數首又
憶其味並帶虞美人花一絕落句云一歌垓下千秋恨
兩喚虞兮不枉然不費雕斲而有天然之妙亦極可喜
西泠楊澍三汝霖詩有大歷間人得意處與余聚京邸
數月旋有宣府之行嘗以所爲咏柳八章索和蓋亦自
傷搖落托物起興之辭也今錄三首以想見此君攀條
撫枝唾壺欲缺之况焉淺綠深黃一番新年年占盡灞
橋春飄零身世應憐客眠起心情懶並人落日野塘烟

抹斷殘燈小院雨翻勻不知今古愁多少迎送無端作
效顰消息常憐花事遲碧纖痕垢漸成絲已柔風力三
分態尚帶春寒一半枝客思乍如鳥暮難年未解贈
人時眼前多是勞生地那許幽棲自在垂曲欄干外小
樓東春在誰人凝望中莫信軟條心易絆不逢青眼路
難通有情還惹催花雨無力偏爭舞燕風多少暮鴉棲
未穩重鞭歸去月朦朧又斷句如荒臺有客還停馬廢
苑無人自舞花半塢夕陽茅屋外一篙春水板橋西錢
劉而下蓋未易得此調也予悉次其韻具存集中

劉夢得九日詩欲用饅字以六經所無乃止此雖若稍
謬產勝說

卷一詩話

南

阮雪堂

拘然自是古人一種達識宋子京引周禮蓬人糗餌粉
資字翻之在饗館輕霜二句猶有雕績手段下乃率筆
云劉郎不敢題饅字空負詩中一世豪是底語去張打
油胡鉞釘幾何而世乃以為古今絕唱替人捫籥之見
何足道哉按周禮此條疏云今饗饅之名出于此蓋以
當時方言證之但言饗字之本亦未嘗竟指為饅而即
據此為典雅可乎如今人直呼湯餅為麵麵本麥塵豈
得遂以為饅名饅字之稱大率類是子京咄點劉公一
時興到不必申此而緇彼也子京當時徒以兄弟並掇
巍科舉世艷羨紅杏尙書方且以一語動海內故題饅

茅梁何評
工麗當冠是

浪竿亦不妨與近靈擗之醜孔靈屈彩鳳之擗擗一
側風行顧具眼者不當隨聲附和耳

同年生錢唐桑伊佐調元早年神駿之目而予知之
未盡向見其近體詩數首固未以為至也最後同館嘉
郡三年會將別去徑造其齋索閱平生滿志之作伊佐
出蘭陔艸堂詩一卷肅予其樂府歌行古詩數十篇沉
浸漢魏而醞釀于國風離騷之遺殆為元和大歷以下
所罕儼是日乃畧盡吾伊佐之奇矣因出昔年家園所
生合歡竹二節見示索詠遂立占兩截句贈之伊佐
尊人並高年嫂夫人雅善吟咏故詩意及之云暖律何
謬產勝說

卷一詩話

圭

阮雪堂

緣解谷偏兩枝黃玉一竿新綠終不灑英皇淚吹微參
差是比肩慈竹檀樂考筆香承辦止耦兆奇祥分明虎
節頒英簪伴爾扶桑愛日長此二詩亦未收集中僅志
于此

近世詩僧頗多而羽人工此者殊不數見禾中道士馬
嘯竹年七十餘雙瞳碧色奕奕有光類有養者工書
喜為詩歌少壯時與曹侍郎倦園朱太史竹垞往還酌
和歷歷能道之今秋烟雨樓新建落成嘯竹登覽作詩
四篇錄以質余今錄其一云一枝藤杖兩芒鞋九日重
臨烟水屋青合遠峯籠野色白搖中渚散輕蘿桓伊據

夢渠眉評
妙論解願
京光閣之尤
當賞并

榻達三弄庾亮登樓興復佳人意隨人端有損鵲波浩
蕩奇冲懷此詩非其至者他詩頗有蘇陸勝之顧全篇
句密者亦不多得蓋嘯竹甚虛懷而遲暮孤立與之切
刷者少也予以羽人詩侶絕少惜而志之
才色二者並兩間秀靈之氣所發越非但能兼者絕少
即擅一端而詣其極則必有大缺陷以折除之此固然
之理無足異者西子太真以色傾天下而吳宮花艸不
聞隻字品題所傳太真贈張雲容二十八字乃得之文
人幻遇其為偽托無疑餘亦不傳片語也其他香奩吟
味率多具體不足詳論能詩女士唐惟魚元機李季蘭
薛洪度三校書而已宋之李清照不愧使章北而朱
淑真亦堪與秀眉子矜驂驪並駕然一則晚節潦倒一
則兀耦非人而亦皆未著有胡天胡帝之美也故吾嘗
謂絕世佳人正使不識一字亦復何損而未俗驚名不
特文士喜吟即閨閣亦爭營子墨深為可訝乃廣鼎流
傳猶使痴兒眉舞則更可訝也嘉禾向頗以玉臺著美
聞有某婦者能詩能畫又能劍舞炫其姿才不可一世
有某觀察以千金聘之婦不肯脩小星也旋舍之去梅
里大家以厚幣延為閨塾師名藉藉吳下今春見其所
詒某夫人一箋詩書畫並醜不可耐借使冠巾束帶殆

謗崖評說 卷一 詩話 宋 沈雲堂

不與三家邨牧牛兒授句讀也乃知香奩崇飾百無
一真余舊撰定秋燈集四卷自此當毀棄六秋燈集蓋
媛詩歸芟削刊定而成之

夢渠眉評 卷一 詩話 宋 沈雲堂

謬崖勝說卷二

新城章 樞密田漫綴

昔遊

鎮信峰評
如一幅畫圖

鎮信峰評
山等記
高梧村評
何夜無月安
之

富春江繞嚴陵東下。抵富陽縣。有小山當江口曰。鷓山。山城。現環出巖岫。巖巖俯。風帆沙鳥。數十里可極目也。顏曰。春江第一樓。實勝勝概。甲辰秋。余有所訪。棹小艇渡江。行長沙上。鴉。萬樹。霜。葉。絢。爛。蒸。如。丹。霞。苦。竹。江村。斜陽。零落。迷不復得。所訪心願。惶迫。遇一竹塢中。有村童抱書出。詢之曰。何氏村也。入視。塾中師則嘗於武林試院中相熟者。會已暮。主人從外歸。負暑。暑。佩。答。謬崖勝說 卷二 昔遊 一 完

簪提瓦。覺白酒相視。而諸師前為余道所以。主人笑曰。茅簷土銼。能止一宿乎。余度不能返所寓。因諾之。已而煮魚煨膠。進糲飯。疆為一飽。與其師共臥一竹牀中。夜寒甚。不能寐。江月入牖。晃如雪。起步簷外。雖濯。見冰壺。不是過也。及朝。曦上林杪。乃別之。而出。每憶此。行。味想沮溺丈人。于今何遠。是夜次兒力。收生于家。

鷓山最高處有小祠。垣扉俱無。冬月山高風烈。人跡鮮到。有丐者年可二十餘。操西音。日從城外酒家乞。甕底濁漿飲之。著一疎布單。襦寒暑不易。身外無一物也。夜即登山頂危坐。祠前石上。如此數年。人皆以顛目之。余

高梧村評
野趣通情一
往有深致
鎮信峰評
佳境難磨

其人氣體充悅。殆非顛者。且。近寒冰雪。實可殺人。豈顛而遂能耐耶。惜當時未與一語耳。并志之。

溯江西上三十里。為洋漲沙。余宗人數十家。析居于是。凡瀕江之地。長塌無常。沙磧淤隆。漸成聚落。大率皆瘠土也。獨宜梅。居人遂以造烏梅為利。荏梅如麻。綠被坂。耳十餘里。彌望皆梅也。隔江亦然。碧堤逶迤。翠嶂層疊之間。玉樹珠林。族如薺鼓。梅綠沿春風習習。香雪撲。烟。濤。中尤極可玩。何必達舉羅浮。庚嶺哉。再西上三十里曰港口。此走嚴陵道也。江岸有山曰將臺山。或謂錢武肅王嘗于此閱水軍。或云方臘也。山上石版長博

謬崖勝說 卷二 昔遊 二 完

巨小不一。側臥者。莽中凡數十枚。無敢動者。蓋建臺故物也。予暇余生家其地。嘗登覽之。亦甚奇。

左傳哀公十五年。楚子期子西伐吳。至祠內。杜預注。在廣德西南。約畧今廣德建平間也。康熙後壬寅。余遊建平。一城如斗大。無登眺地。有宗氏者。邑之巨姓。忠簡公裔也。宗君士元最善予。為言出東郊三十餘里。為伍牙山。相傳子胥伐楚。建牙地。山不甚峻。而秀拔山下。岑君祖期。乃其中表弟。亦勝侶也。遂策蹇往遊。祖期好客。而飲戶甚大。庖饌俱精。留五日。日在蹊山。鐘杓間也。余別并詩二十。山頂為子胥廟。其下有泉。當廟外。中有物餘首。別見。

類蜴蜥背青腹深紅具五爪取置他器封識之閱宿輒亡去蓋神物也每早禱之輒應此亦深山大澤實產龍蛇之徵無可疑者

建平邑西有村堡曰諸葛城四周土墉隱隱隆起居其中者可數十家疑鄉人嘗築堡以避寇者然其中居民生兒俱不出痘痘症行時外人或攜兒避入堡中輒無恙則理有不可曉者或地氣有殊耶

東坡遊白水佛迹山下有水西流因作小詞有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之句天下水少西流者惟建平即溪繞城西流七十里達於南碕湖其水極清駛

講崖莊記

卷二 借遊

三

完亭堂

繇城東門至西門僅里許然東門之水釀酒味佳而質重西則味劣而質亦輕理有難解者侯秀才鳴珂家城東溪上數招余過飲家釀甚美道北有小庵嚶城王生寓其中王知醫而草書甚工庵主老僧號隱泉年七十餘嘗遊吾邑之徑山談少小腰包行腳時事娓娓可竟日聽治伊蒲饌亦殊芳潔談久共飯侯生輒從牆頭過濁醪爲助余每過即有詩紀之侯生之父居闔閭中而有壹行嘗再拜索贈言余亦不能拂也

山月嵯峨水月森皓各得相助之韵余平生僅兩宿徑山寺看新月浮紫翠間與虞淵蒸霞相映帶羣峰霧漲

高格村評
真像冰彫
手雲英化
光彩我同
不
是乘月弄
溪便得此
佳趣也

講崖莊記

卷二 借遊

完亭堂

杳靄無定態而已惟水月配之獨多因境殊觀約畧可記不能一語括也嘗與汪子方岳爲洞庭山之遊以仲春十日到吳門是夜繇木瀆出胥口長堤野岸寂無人蹤踞鷄首小飲月正當檐頂絃下淥波悠悠水光眩人眸子岸艸露濕時復珠珠有輝遠睇上下相屬處正似茗椀乳花碧白吹漾因與方岳坐談至夜分不能寢舟中搗水嬉紙炮數種令僮輩點放飛者星流洄者鵬叫又一樂也十四日維舟縹緲峰前風烈不得發次夕移棹湖心最空濶處養輪西下素魄東升盪胸豁背交暉合鏡漸久而一輪圓滿挈三萬六千頃作水壺世界矣

自顧此血肉軀似不信會到此境者無它境勝于意欲于目恂怙不自持也時水禽拍拍波面跳魚作潑刺聲大約湖浦所同不足述惟東山諸峰差近月輪正摩其項山曉曉橫波之上似欲蕩成縷縷烟也余朗誦舊句萬頃晶瑩天上下數峯空翠月東南似預爲今日紀者此外西泠武邱苕川之碧浪湖宜興之西沈皆會乘月過之無大殊異雍正乙巳三月北上舟入黃河過宿遷五十里碇泊野次同舟皆有戒心踐更守望然大河月色之奇真足冠平生也蓋水聲澎湃潯頭騰踴月墜中流實有魚龍出沒之勢倚舵樓邊目攝神悸怛然不

高梧村評
其言曲而中

敢言笑而野氣莽漠與江南絕殊月色亦微黃而稍耐
不若曩所見之冰容雪艷也觀此便有悲歌慷慨棄繻
縛袴之意夫木實之月野而逸具區之月曠而遠大河
之月雄而奇畧足以盡水月之勝但未知滄海溟渤之
觀更當何如耳

包山林屋洞之奇聞于前世言其中空洞遶遠西可以
達峨嵋東盡充冀其說荒怪不可窮詰然予謂光天之
下方孰八達有何窒閼處而顧從地底尋出頭耶此絕
可笑也洞口在山根甚窪下頂如一間屋地皆積潦其
左有小口僅可容跣行此入洞之路窮黑森溽望岫而

請崖勝記

卷上 青遊

五

完書堂

恩能進者鮮矣土人言冬春洞中無熱異常不可入
者必以盛夏或早秋則涼冷不喘汗也洞口有瀑未等
鐫石題名西去數十步別有巖曰陽谷壁上有宋范至
能題名又某令禱雨至此作隸體百餘字皆大書深刻
披薛視之道整可愛

石公山是震澤最勝處自山根至岫石勢萬態無不嵌
空玲瓏支岩別嶂橙柚楊梅朱櫻盧橘之植殆無隙地
粉垣丹檻層層繚繞于花林石竇間自舟中望之真風
塵外境也登山則巷陌交通自成村落招提蘭若映帶
林邱徘徊竟日不能去

高梧村評
曠如鬼如

古有天下四大奇之說其一為廣德壇藏乃廣德州之

橫山祠山神廟也世傳神為張渤浙之長興人生而神

靈嘗躬為大猷役陰兵以開聖濟會其夫人來儲之未

及易形懸而去功用勿成歿後廟食於此祭之日牲牢

罇俎充牧焉祭畢坎庭中如阱而悉瘞之屆其戶明日

視之潔如埽雖全牛鉅鼎無存影響者又按明憲義碑

記言山之所藏廣大悉備但畏神之靈無敢竊發而他

書亦往往言其時出珍怪以駭人觀聞未易識其所以

然也癸卯秋余由長興四安舍舟買籃輿六十里出廣

德城西關外止逆旅日未曉也去橫山僅里餘亟往登

請崖勝記

卷上 青遊

六

完書堂

覽山小而庫無他奇踞其勝者惟祠山廟也神像偉異

環殿而列坐者皆其子偕甥姪並有王號朵殿像設尤

倣說可怖曰五猖並啣刀植臂作攫拏狀自州以西諸

邑聚成崇奉之迎賽甚盛廟前鐵人四長二丈露立千

門外云宋範也至詢埋藏之說則云久不然矣相傳明

之中葉有守土吏祭畢之夜密覘之見大蛇吞嚼祭物

伏弩射之驚而去自後瘞埋之例遂革然神之威靈肅

鬱歷千年崇戴自若也自廣德以上以豕肉為大葷齊

化身為稀之故習俗之異如此祠山埋藏之說見宋史儒林傳黃震為廣德軍嘗禁絕之

京師山水之勝以海淀西山為極然歆紅中無閒人間

高梧材
翳然林水便
自有濠濮間
想也

津者蓋絕少也。余于雍正三年四月入都。五年三月南旋。留滯兩載。日從馬首望西山晴翠。竟未獲一至。稍暇。步屨尋幽。惟王少傅崇簡怡園一再過。廊軒窈窕。堂室宏深。不必有殊絕之賞。佳處在西南隅。一亭亭跨石泉之上。錯落置十許磯。泉迴環漱其根。引以為流觴曲水。亭外土坡迤邐。老樹蒼藤。有巖壑自然之趣。每靜對移日。不能去。此外則黑窰殿之陶然亭。最可登眺。以寄江鄉魚鳥之思。嘗于新秋。獨往碧水黃蘆荒亭。獨樹遠山。疊疊殘照。依依絕似江南野意。雖然銷魂轉增愁味。然不逾畦步。間轉輪穿巷而達九衢。即浩然人海。心目盡

講崖脛說

卷二 清遊

七

浣雪堂

亦可發人警悟之機。廣寧門外十里。有廣濟堂。為好善者振危恤困之地。凡施糶積藥餌之屬。必于是。其外金碧爛然。香燈嚴潔。除下樹穹碑。堂中列細席。精籃也。繞緣垣東出小門。隙地積楊木薄棺如山。又其後磚房數十間。比如號舍。分天地人字為三門。門內各有複道。俾典守者引入視之。皆諸無告者。停頓處也。其法以十一月朔收入。日給二糜。明年二月初縱遣之。以度嚴寒之苦。其病者。別處之老人小兒壯者。又別處之。悉榜其門。井井如也。然每房大

不逾十尺。火炕占其房之大半。諸無告者。大率皆赤體。每炕不下二十人。蹲坐嘈嘈。如箔中蠶。如箔中蠶。反鏗其門。非給糜放漫。不許一步出也。穴牕紙窺之。穢息外達。雖苟延殘喘。殆與地獄變相。所繪諸苦惱狀。無異哀哉。時為丙午仲冬。正奇寒。釀雪。吾友汪方岳南歸。與諸子聯車送別。至堂小憩。因入而按視之。喟然謂諸公曰。出外視內。一垣之隔。現列著地獄天堂。何必就浮屠氏詢因果耶。因此念圖狴中之苦。當有甚于是者。有心治術者。宜以為籌慮焉。諸公以余為迂。咸目笑之。

講崖脛說

卷二 清遊

八

浣雪堂

明劉同人。帝京景物畧所載諸梵宇。今問之多非其舊。惟報國大慈仁寺。古剎也。雖偃松奇蹟。久不可問。而規制宏深。猶昔。然朽剝甚矣。與內城之護國大隆善寺。並以廟市期集。月三會。百貨聚焉。由寺門外里許。至寺最深處。慢亭。簾舍皆滿。遊觀者。市易者。叢叢簇簇。揚袂灑汗。振雨流風也。隆善寺居西番喇嘛僧。康熙中重建。有穹碑記文。我聖祖仁皇帝御製也。國書居前。中漢字。後梵文。蓋譯而三書之。寺名始宣德。其前本大興隆寺。即姚少師廣孝罷太廟配享。移祀于此者也。燕中氣候。向稱極寒。今不過與江浙鬚鬚。然堅冰徹底。

仍拽冰牀以代車騎。則南中所無也。燕地冰牀一人挽之以行。無甚好致。丁未二月初出都。過趙北口。時阜城以上途多淖陷。令從者隨驛車繞道行隄外。而自坐冰牀。絕湖過之。操牀者立牀尾。用竹篙一點。則激行二三丈。厥聲剌然若棲。吾身於鳴鏑之上。御風而蜚。也不覺駭掉。以手據牀不敢釋。既稍久。則縱送自如。快意殊甚。然入春冰已欲釋。牀僅兩人。故輕可度。有同行者。徑引車行冰上。未半道。雙輪陷墜。悉撤其所載。聚多人拔之。乃免。幸水本不深耳。

嘗以隆冬有急。從餘杭赴新城。冒大雪走亂山中。輿從

諸崖壁說

卷二 昔遊

九

浣雪堂

者相失。迫暮迷道。憊甚不能前途絕行人計。時已昏黃。但漫山暗竊如未夜耳。方惶思。顧見巖半有小屋。亟援冰柴撥小徑投之。至則僅矮簷一區。無門扉。磚甃數尺。供小像。殆社公媼之屬。村畔所以賽田祖者也。度無可奈何。卽解褐衣蔽龕半。而危坐其側。寒夜甚長。風襲雪厲。當無活理矣。俄頃忽覺益然。溫煦卽依壁熟寐。及覺則已曉。旭上檐端矣。欠伸驚起。肢體舒適。雖篋簞之安無以遇也。恐非神庇不至。此再拜而行。見岩畔雪中虎跡縱橫。駭愕益甚。前五里及村店。從者亦在。相視大驚。因言昨所止處。主人失聲曰。此虎窟也。左右悉辟。君

高梧村評
寫難狀之景
子自前嶠情
偏似柳州

何以免。蓋平生險事。無逾此者矣。每一憶之。猶爲怛然。心掉云。反側終夕。盼曉如年。

泉之奇者。類有理可推。如溫泉之下。必產硫磺。硃砂。甘泉之源。必產杞菊。芥術。濟南之趵突。因濟水伏流。得穴斯騰湧也。粵中之潮泉。由地脈通江。應潮汐盈縮也。雖驟觀似可怪。而要之于理氣之感。實爲至常。獨吾新城廣陵鄉之咽泉。至今思之。不得其理。泉穴在山根。高于土田。亦可盈丈。穴口大如一石之甕。稍進則如喉舌。顫項間。窄而下達。窈晦不可見矣。泉未出時。涓滴並絕。頃聞洞中若松風。颼颼卽清冷噴湧。決決焉循坎而下。注

諸崖壁說

卷二 昔遊

十

浣雪堂

如瀑雷。不過半刻卽止。涸然如初。約而計之。一晝夜可消長三四度。終古如斯。大早不竭也。地名楓林塢。在亂山深處。既非江海潮汐所能達。亦無溪流浦瀆以灌輪之。誰爲茹吐不爽者。耶。余粉榆之舊。在是。每歸省墳墓。輒攜尊削脯。拉一二喜事昆弟子姪。盤桓竟日乃去。土人名爲湯水靈。感泉謂劉謁拜乃出。至今過者必姪香拜之。此婦孺鄙俚之言。邑志改咽泉稍雅馴。余爲近體四章紀勝。在浣雪堂集第九卷。

吳興山水清遠。見稱古昔。然佳處必以弁山爲最。玲瓏山亦其支阜也。有大穴在山頂。直下如井。大如一間屋。

鍾岱峯評
文壇蕭疎淡
遠超然塵埃
之外

繞穴大石林立而皆無根。據石俯闕穴中峭壁巉巖。青
紅紺碧奇詭萬態。窅然不見其底。臨之者皆股慄。遊人
或燃紙燭投之。響振一山。石勢岌岌欲搖動。古稱金井
洞。今以黃龍洞呼之。蓋嘗禱雨有應。其中必有神物焉。
非謾說也。震澤三萬六千頃。與七十二峯。由山顛望之。
如在几席間。余別有記并詩紀之。

湖隄向稱有管夫人墨竹。在天聖寺中。辛卯冬日始往
遊。殿宇隘陋。東西粉垣並寫墨竹。以木柵障之。始看西
墻墨氣濃郁。近時余笑謂素知此中人善妄語。此定非
仲姬手筆也。旋看東壁斑剝尤甚。細視久之。則數十竿

諸崖勝說 卷二 昔遊 士 院書堂

烟梢露篠。簡遠蕭閒。隱隱有飛白石數枚。然大半不可
辨。意謂此殆真蹟無疑矣。又前楹一堵。約畧是松石瀑
布剝落。又甚于前。上方有題跋。亦殘缺。前一行有松雪
二字。次行有東壁一堵四字。三行有松雪夫人管五字。
末有成化及同知張應雷等字。蓋張君廼成化中郡丞。
此其所跋竊意所見松石瀑布。乃承古墨妙。東壁則夫
人所寫。西乃後人所增耳。歸政郡志亦有祇存三壁。西
牆圯而復築之語。而前垣果松雪遺墨也。夫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時世陵遲。何所不盡。況此磚坏粉堊之區。可
留以求在乎。卽由余所見之日湖之。到今且二十稔矣。

鍾岱峯評
金鑑垂琳瑯
高橋村評

想其損何又愈于前。聊復筆之以志前塵。影迹而已。寺
之兩棟。蟠木刻龍。一順一逆。相傳二龍嘗飛出浴寺前
池中。爲老僧所見。遂舍卒還。婦順過錯。至今榜于楣曰
錯龍盤殿。以表其異。予題一截句。有云。爭如直上天衢
去。休向人間更錯盤。蓋亦存而不論之意云。

予雖乏勝情。而于秋懷旅思之感。領畧既多。排遣無術。
故平時不大喜出遊。惟九日登高。在家在客。率未嘗錯
過。每度輒有一詩。酒邊揮翰。散落桐牋。存者不能一二。
今就其遊屐所到。綜計之。少摘數聯。以見情景。於燕一
登黑窯。厥陶然亭。一登慈仁寺。閑于吳興。一登峴山。逸

諸崖勝說 卷二 昔遊 主 院書堂

老堂一登飛英。塔于嘉禾。一登鴛鴦湖。烟雨樓。一登真
如寺。塔于郎步。登旌陽門。外文星閣。于吾新一登塔山。
擁翠亭。一登百丈山。舒嘯亭。又于舟次。塘棲。登清流寺。
毗盧閣。而餘杭之獅子山。蕭王臺。方山。木履。脚岳。潭舫
亭。諸處各一再登焉。木履脚者。東鄉小山。兩石相峙。形
平如砥。可布十人席。土人以形似名之。實詩之僅可憶
者。如紫雲飛鴻。天咫尺。盧溝驢馬。日高春。寺閣天垂野。
幕收平。楚風動。清商急。晚砧。陶然。輕陰不動。窪窪古小
雨。初收。碧浪閒。峴山。山有唐李適之烟空鳥對平林。
去天淨。青連列岫來。飛英。溪上白鷗新。識面牆陰蒼樹

高梧村評
只一二語迫
然埃壚

高梧村評
條然自遠

子 116-366

久矣然五六年前猶有嘆此者疑隱僻之地仍有靈根未斲耳又余年來所食之李亦間有肉厚味甘絕異常產者諦視其側頗微類爪痕每顆皆然恐此種白未混絕不然橋李之名見于春秋以前歷年如許經劫灰不少矣而遽斷于此日乎

鴛鴦湖近城處曰濠股明末吳氏勺園故地也吳本寒士嘗歲除日求升合米不得傍徨道周有賣餠雙以擔頭米數升錢百文周之得志後以宜興爲與援恣行賈臆贖貨亡屢貧時交遊勿憶也其夫人頗賢召賣餠雙以百金勞之吳營構是園窮極土木之麗其樓臺燈火

詩崖勝說

卷二 昔遊

主

完雪堂

蕭鼓綺羅之盛見于吳梅邨鴛湖曲及錢虞山詩者可約畧想見矣後以事見法今其地已爲漁莊惟老柳數十株蘸波稍兩向是當年故物遙望之暮塵迷離猶極有致舍舟緣陂而入則漁娃罾師七八家蘆中繫艇柳下曬罾蟹簾鮑籠錯落灘畔亦頗不敗人意余嘗與二三友拏小舟挈蠟榼就柳根席地小飲臨風感唱每致沉醉其前距水面百步而近即烟雨樓就樓中看湖不若就此間看樓之妙也

庚戌長至鶴桴先生招集敬立堂時方岳歸自京師而余又將還里慨然于聚散之不常也出二玉盃行酒

高橋村評
文亦班駁陸
離其名其實

一蒼碧園徑九寸深四寸以屬余一純白園深如前而殺其下三之二以屬方岳各引滿者三坐客之能飲者亦以次及余因戲言李太虛先生館宴東王氏與吳梅邨之父同舍歲晚合尊太虛醉揮玉杯而碎之及朱竹垞先生在王方伯署中出白玉盃泥飲頽然伏几盃及

石案有聲舉坐色然駭二事願先生無多酌我乃酒狂不啻也先生笑不應有頃座中起更衣洗盞再酌先生乃更出所藏玉尊疊栢竿之屬悉陳于几有若卣者有若匱者有若舟者有若敦者有若瓊者有若修者有若兩螭抱其耳昂吻下飲李適之之玉璫除也或翹若

詩崖勝說

卷二 昔遊

主

完雪堂

爵而銳珥可操東阿王之鵲尾杓也或卷若片葉或剖若半匏烏孫之青田核玉局之卷荷衣也其它製象古雅色澤瑩潤目不給賞綜計凡四十有八屬予一一飲之時已醉度不能徧則選其式佳而容多者以次酌焉自始至徹約飲名醞斗餘顧不極醉踏月返金陀令童子澹茗以進剪燭紀之十年後閱之卽不異夢華碎錄也

詫異

十餘年前新城有姦婦殺其夫者絕可異地爲縣之南新鄉距縣治七十里其婦中年續娶夫亦農疇前妻生一女已嫁別邨怪其父久不往來因歸詢之婦以他語對女疑之因留不去數日後行過豕圈見豕以喙搯其槽咩咩如怨聲槽傾生發赫然露人首審視之則其父也急懷之奔鄰家告變遂聞于官翌日遣吏至其居并姦夫捕得之究其身所在初不肯承刑訊久之乃言初僅縊殺之昇屍至堂中屍忽躍不已遂斷其頭而躍彌甚更斧落兩股猶躍也又卸兩臂如弧而旋則剖腹壁背并腸胃出之乃已今分瘞屋前後也令駭甚自臨其居督各處掘發肢體皆得又撈其腸于溪潭觀者憤愕令卽其地重杖其婦四十以快衆心仍銀鑑還縣婦猶行七十里無苦也獄成論如律婦在獄中語守卒曰聞官以割罪處我何不及早割幾刀好待歸家飼蠶去也其愁恨如此苟非夙世冤對何以奇慘乃爾耶

餘杭北鄆徑山寺環山靜室百餘其最僻而險者曰百步磴順治季年有老僧年可八十許忽攜一徒來居之

謗崖勝說

卷三 詫異

完雪堂

高悟村評
非人情我所不解

語音近秦人里中方嚴保甲有丁某者來物色之僧治其與之會食切豕肉如拳盈兩巨木梓始二十觔微煮而已不令熟也丁不能食老僧與其徒盡啖之飯十餘盃送客至山前小憩亭上僧倚檻仰臥偶飛唾著屋梁顧客曰汚穢不可盪拭之丁曰梁高如許無梯奈何僧忽躍而騰踴梁有響還倚檻臥如故使丁視其履底唾痕宛然而梁間如拭矣丁遠巡迴避不敢問旬日後僧亦不知所之意其爲明季將弁也予舅氏少時嘗館丁氏丁亦老矣每舉以詫客云

謗崖勝說

卷三 詫異

完雪堂

邑有某生者本世家子少有文譽而性僻拘家漸落徙居荒村久矣嘗有戚友官山左學使邀生與俱任滿辭歸以一姬贈之姬廣陵人知書善奕而性頗淑順既別官舍隨生居村中毀粧操作殊無怨懟而生慮其驕也愈苛繩之口惟草蔬再飯而已姬雖不能堪終未嘗一言忤生偶一日生他出有鬻鮮者過其門姬以私錢市一編爲餌仍留其半俟生歸奉之生遽怒訶督迫逼卽夕往山寺借居不復歸姬涕泣謝過手書婉轉求其來歸凡數十函生得書不啓緘火之已而免戚屬固請乃歸然評語無寧焉矣未幾姬之兄自廣陵間關千里來省其妹蹤跡至村中且夕矣始得見生生謬謂若妹

不歸我然其兄未能即去。留宿焉。方共晚食。姬從屏後。出之。其兄也。遂走出。相見。其兄乃賜貽。而生。蓋大。怒。謂婦人擅出堂前。不守閨範。立欲遣之。其兄亦悲甚。曰。若敢遣。吾亦敢受。何所係戀。耶。次日。遂決意。遂焉。時。姬已生一女。數歲矣。并出之。瀕行。姬猶涕泣。曰。君薄倖。過甚。我則何言。然懷中。雖君女也。忍不一顧乎。又曰。君。嘗自謂。必援巍科。吾姑待。請待。十二年。來。秋。觀。浙。榜。有。名。必。復。歸。侍。君。也。生。殊。不。顧。去。後。生。益。窮。聞。其。事。者。皆。惡。之。莫。與。往。還。又。數。年。寄。食。古。寺。嘔。血。以。死。其。姬。與。女。竟。不。可。問。矣。書。之。以。爲。薄。行。者。戒。

講崖臆說

卷三

三

浣雪堂

新城袁千波先生。度。續學工文。康熙甲子科。浙。闈。墨。卷。古。茂。醇。博。主。司。擊。節。嘆。賞。亟。以。第。一。人。位。之。艸。榜。既。定。愛。其。文。持。殊。卷。吟。翫。不。舍。將。公。會。填。榜。忽。失。卷。所。在。徧。索。之。無。有。悵。恍。之。至。不。得。已。以。它。卷。易。之。填。至。十。餘。名。恍。然。憶。其。卷。故。在。袖。中。也。探。袖。出。之。仍。再。三。閱。喟。然。曰。此。人。何。患。不。元。寧。置。之。不。當。居。人。後。也。遂。不。與。選。撤。棘。後。爲。刊。其。文。并。全。墨。之。首。且。樹。綽。楔。于。其。門。曰。甲。子。遺。元。引。重。之。深。古。未。有。也。然。先。生。十。踏。省。門。竟。不。遇。而。卒。先。生。醇。謹。無。遺。行。或。言。其。喜。談。地。理。而。術。不。精。誤。人。者。恒。有。之。此。雖。未。必。果。爲。毫。枯。所。由。致。然。亦。足。以。爲。戒。也。

餘杭狄翁富而艱嗣。晚年有婢生一子而未敢告廟。惟。客。屬。其。友。某。存。孤。友。故。名。諸。生。結。納。當。事。狄。族。所。嚴。憚。也。已。而。入。族。人。議。繼。者。賄。竟。背。之。翁。彌。留。忍。死。須。某。至。滴。血。以。驗。真。僞。某。顧。佛。然。曰。但。著。少。賊。犬。豕。血。亦。能。凝。胡。足。據。耶。翁。忿。咽。不。能。言。而。逝。次。年。某。赴。秋。闈。中。夜。吟。誦。其。文。甚。得。意。忽。見。一。人。披。帘。引。手。乞。所。啖。餅。餌。審。視。之。狄。翁。也。驚。呼。拍。案。墨。汁。滿。卷。遂。以。見。擯。後。每。入。闈。必。遇。之。終。身。潦。倒。後。嗣。亦。不。可。問。矣。後。先。達。孫。海。門。先。生。應。龍。以。告。于。邑。令。龔。公。索。狄。翁。遺。像。視。之。孤。惟。肖。題。詩。像。上。改。名。復。姓。奪。所。繼。者。牛。產。以。授。孤。都。人。士。咸。而。誦。之。

講崖臆說

卷三

四

浣雪堂

新城寧善鄉農家一子。年三十餘矣。長不滿二尺。頭。顚。豐。偉。乃。過。于。中。人。肢。幹。則。屈。細。無。匹。猶。能。持。小。鋤。治。地。余。驟。見。之。大。驚。里。中。習。見。不。怪。也。因。言。此。人。十。五。六。歲。時。有。遊。方。醫。人。言。其。顚。中。有。奇。寶。欲。以。白。金。數。鎰。買。之。去。其。翁。媼。不。可。乃。舍。之。余。見。時。距。今。十。餘。年。矣。不。知。尚。存。否。亦。異。事。也。

杭有小家。頗饒于貲。生一女。美而慧。其翁媼愛之。欲。以。僭。士。人。乙。卯。元。旦。翁。夢。觀。天。榜。覺。而。恍。然。憶。第。一。名。下。有。陳。定。字。也。私。心。喜。訝。將。以。卜。僭。事。物。色。求。之。至。秋。虛。

黃魯峯評
既願處側室

即榜發後聲
勢赫赫何患
前議不諧况
以女美而慧
翁饒於貨乎
而惟恐失之
者乎人乎

講崖脞說

卷三 院裏

五

院裏

中堂以寓應舉之士。然欵門來者必首問姓名。無協夢者悉以他辭拒之。無何過試日。與孫蘭矣。忽一日有浙東僻邑。一獨身負笈。倉黃覓居。停翁適見之。試叩其名。陳定也。大喜。延欵甚。至士跋賄曰。某寒士。資斧薄亡。以仰酬盛。固不敢承。翁曰。君第一意科名。凡百資給。某任之。勿憂也。士殊不意。勉諾之。愧荷益甚。場事甫終。歷能不以違式粘擯。而翁益喜。以為解頭快壻。囊中物也。亟治具。燕中秋酒。半從容道前夢。且陳悃曲。以弱息終身為托。士亦大喜。然家已有婦。且生子矣。翁復與媼議之。謂天緣不可失。即以側室處之。貴人必光我門。榻勿疑也。閱日。又謂榜發之後。聲勢赫赫。倘前議不諧。悔之奚及。莫若先成禮。則真吾僑矣。遂叙叙合香。月路將登。姪娥先嫁。五車百輛。彼此交誼。嶺海寒生。欄梨策伯。幾自以為人間天上矣。揭曉前夕。治醵候榜。預籌宴事。事周詳。子夜酒闌。攜手遊行。須臾榜開。萬炬遙灼。第一名之下。陳定兩字故在也。審臚之曰。陳錫。擬定海縣學生。自餘訖尾。別無所謂。陳定者矣。怛然沮喪。垂首還歸。蕭寂入房。媼若女之無聊。語又可知已。旬日之外。士欲東歸。女無他真。勉辦嚴裝。相隨遠適。臨江祖別。目斷心枯。猶以後晤為期。夾科還至也。然不數年。其女竟以

講崖脞說

卷三 院裏

五

院裏

不容于嫡。因鬱天死。而門楣嬌客亦絕跡不相聞矣。蓋此翁一念勢利之私。為造物所侮弄。然此種惡因緣。殆由積劫種來也。
某科江右同年二孝廉。一七十三。一僅十三。老孝廉故名諸生。年四十時。已踏省門六七矣。自以才高遇蹇。臨試禱夢神祠。以決利鈍。夢神賀之曰。子科名久定。無庸憂。然某坊某巷某姓。明晨慶初度者。子同門年伯也。盍先往拜祝焉。生覺而了了記之。次早果具禮往訪。以驗所夢。至某坊巷。果有某姓之居。叩其門。有少年出具主禮。詢所業。非士類也。心已訝之。又問尊公壽誕耶。少年笑曰。今日正小兒晬盤耳。生大駭。遂趨辭去。是科竟被放。嗣是浮沉費舍。又三十餘年。精力殊健。無一科不著麻衣。待至公也。至是始獲會同年生。適與十三小孝廉同門。咸以為奇。因憶前夢。造訪其居。門巷依然。并投年姪。刺謁其父。相見時。僅三十餘。亦諸生。蓋即當年晬盤之祿中兒也。遂述舊事。相視嘆詫。科名前定。奇至于此。嘻。其可感已。
餘杭北鄞石瀨鎮。有土穀神祠。像子處亡妃匹。忽有某氏女子。暴疾且死。神憑而語曰。當為吾配也。女歿鄉民僑工。塑夫人像。信手成而形惟肖。莫不異之。又嘉禾某

氏女子年十餘歲。甚端麗。忽遽疾。昏眩。自言郡城隍神欲取爲腹侍也。其家搏額廟。瘳瘳。女忽蹶然起。言神幸舍我矣。然須盛具牲牲。召優樂。祭賽。且令我侍旁。鼓箎終日。乃免耳。因歷數郡中佳伶。有稱譽者。某班某人。繫繫數十輩。悉非雅弱。女子所曉諳者。家人益駭異。亟如其言具之。女疾頓霍然。賽神之日。盛飾爲女侍。容立座旁。鼓箎終日。勿敢懈也。後遂無恙。此數年前事。通國中無不知者。夫聰明正直之謂神。而如若所爲。有豪宗墨吏所未敢出者。曾得以爲神乎。或有假而憑焉。固不可知。然神竟不之察。而加罰焉。何也。

講崖脛說

卷三 說異

七

完雪堂

江南風俗信巫覡。尙禱祀。至禱蝗之法。惟設臺倩優伶搬演。日連救母傳奇。列紙馬齋供。賽之。蝗輒不爲害。亦一異也。壬寅秋。余在建平。蝗大至。自城市及諸鄉堡。競賽禳之。余親見伶人作劇時。蝗集梁楣。甚衆。村氓言神來看戲。半本後去矣。已而果然。如是者匝月。傳食于四境。殆遍。然田禾無損者。或賽之稍遲。即轟然入隴。不可制矣。此必有神主之巫覡之說。未可盡廢也。凡設臺演日連事者。俱有舊傳聯句。幻誕不經之語。張列滿棟。有友厭其迂鄙。適城東有名優登塲。請予書聯額。予因題一聯云。懲奸豈待閻浮主。教孝當思目健連。又題四大

字爲臺額云。幽明一理。是日獨無一蝗。集臺而蝗亦盡徙。

浙東天台縣署內有小祠。所祀不知何神。香案之下。小缸覆地。以巨石壓之。宰邑者前後並皆嚴事。朔望燭香。炬歲時割牲。漚其血。缸上殷紅相襲也。相傳令當陞遷。則缸離地起。郎川戴樛庵師宰邑時。缸漸拔去地。且四五寸。俯窺之。虛懸無附。麗然。石壓如故也。未幾公膺內擢。親爲余言之。又言前令之印。嘗爲其攝去。大索之。得于庭前樹杪。余謂此必山魃木客之類。顧未遇狄梁公其人。黜去之爲憾耳。然亦可謂奇聞已。

講崖脛說

卷三 說異

八

完雪堂

笞朴壓踝諸法。伍伯手之。輕重死生。俱有秘術。至死刑宜無他異矣。然創子于此。更有神奇變幻之術。藉以鈎賂。殆難以理詰也。少時聞長老說一事。頗奇。因誌之。浙省某年熱審後。諸情實當決者。創等先枚舉其名。派之。有囚家頗饒。令人邀所派創至獄。懇之曰。君能放我。以百金爲若壽。創曰。吾手中放人亦多。此不爲難。第臨時撲若背。若須疾走少遲。刀至矣。謹志之。遂棄金去。至就戮時。囚縛至市。創掖以行。又囑如前。且曰。前百步外某巷可避匿也。既而跪囚市心。礮聲發。創反掌擊囚背。疾呼曰。快走。囚脫然奔。而乃卽過其頸矣。奔者囚之生

竟以一聲先出之也其竟若恐有追捕者果疾奔匿委巷中小五通神祠簷下未幾有來祠祭賽者踞而享之隨所往小弄禍福咸以為靈祀者廣至遠近皆相傳以為某巷五通神感應如響也幾一年所會張真人過省聞其異牒城隍社公雜治之脩得其譎張為幻始末人乃始知其即所決之某囚又呼此僧訊之所言並警命撤是祠靈響亦息

鬼神之情狀見于記載者何所不有終亦以傳疑目之而近年觀聞最確者數端則灼然可據未宜以常理格也石門縣有某氏女子許嫁某姓將婚而其夫卒女亦

講崖勝說

卷三 乾興

九

院雲堂

無守志之念也未幾有議委禽于其父母者客未退女忽發狂于室中作其亡婿語數渝盟之罪自為誓毀不止舉家驚悚祈之稍定家人因以理譬曉曰若與吾女未婚則猶未成乎為婦也青年閨淑豈當為若守節耶人鬼異途若盍舍之鬼復憑而語曰否爾女應為吾婦不以幽顯殊也今吉期且近矣某日將脩禮迎娶地下之樂不減人間吾姑暫往俟親迎復來言畢而女醒然無恙至某日女自起盥漱嚴粧語家人曰樂聲殷殷及門矣令洞開堂戶納之頃復曰高燈冠蓋來矣因歷數儀從甚悉又曰綵輿後騎馬少年非某郎耶吾逝矣起

高橋村評
奇堅語畢諸
志第是處否
此編簡淨處
因是作者勝

拜父母未畢泊然而歿此一事已新城鄉民某素以為人居間作中保為事吾宗人有僕與之素熟某死已數年此僕偶以事往他邑半途忽歸泣語其主曰頃行至某村忽遇前時中保某老官咄咄相攔謂汝亟歸無他往吾已作中人將汝賣與某宅去矣身價若干汝亡父已收訖明日將來領汝也主怒叱其妄言而此僕次日果死此又一事已餘杭有婦與所私者善其母若女悉妻豬也損其婿而公據之婿亦文墨人不能制願孫而他之以避嘲罵然勿肯甘因為狀焚吳山城隍祠中願死以求直未幾其婦與所私者同日暴死聞其夫是日

講崖勝說

卷三 乾興

十

院雲堂

亦若殞閱數時乃聽壬寅秋事也此皆通國所知者夫冤愆所結理法當伸彭生如意之仇杜伯魏其之報往牘昭彰不足為怪獨是齊牢合卷百兩盈門蒿里何方爛然如是而畧賣居奇奸民之最願寬收北極而猶故業是仍適至撮引生人質遷他主闊浮土伯會不過問焉抑又奚說也葉天寥窮閭錄所云種種幻緣悉如世上噫不可以淺聞測矣
徑山多猿其尤僻處有圓瓢踞巖上其前塢中壘治蔣蘆蕨嘗有羣猿拊蘆蕨根食之一日老僧從窓中下望數十猿方食次一老猿踰樹根者頓而仆羣猿圍而診

地仙夢評
論不止是
游戲筆墨

之良久。皆去。僧並下視樹根老痕。尻傷而墳起。若大癰。血流未止。樹有穴。殆毒蟲所蟄也。方徘徊間。聞羣猿復嘯而至。因走避。視之。見各手青艸一握。至老猿所。競嚼其艸。傳剎有間。而仆者起。跳躍如故。因復各以所餘者。艸搏而窒樹穴中。相與喜躍。而散。僧持鐮發樹根穴中。則有大蛇長丈餘。已潰腹死矣。因識此艸之神異。後凡以治毒螫。無不應手瘥。然惟此僧識之。有求者。輒覓艸。搗爛乃授。僧死。方遂不傳。余謂猿知悔。其侶有人心。而此僧秘之以射利。其毒故不滅。疏也。

餘杭西關外有包姓者。編氓也。以治菽乳為生。自言其

謗崖腔說

卷三 乾異

士

完齋堂

先實宋待制拯裔也。嘗以所藏拯像一軸。質錢于解庫。掌解者夜聞呵殿聲。起視之。髣髴見如孝肅者。坐中堂。擁衛甚衆。大懼。次日亟召其人。以像還之。而像在包姓。殊寂然。無異狀也。父老曾親此像者。云朝衣冠持笏拱立。微為罄折之容。蓋宋時孝肅尹京兆。風裁峻厲。聞于禁中。命寫其像。置大內。官人皆屏絕。故作對越之體。其容峭削。色微青。晷髭而已。今或親孝肅深默而修髯者。謬也。此少時所聞于父老者。今莫知所在焉。按宋史。上臨哭以画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則大臣寫像入禁中。未有其例也。餘杭縣西有廢壇。墟蔡莽荒。穢康熙甲午秋。有坎其地。

謗崖腔說

卷三 乾異

主

完齋堂

者鄉民喧傳。劉伯溫後裔取藏金主也。余往視其處。雖有掘鑿而甚淺隘。疑其非實。然縣境數聞斯異。文士遂有著論。以謗謠文成者。比見遂安余劬庵所記。發藏事尤可怪。亦足徵傳聞之說。不盡誣也。按記言康熙庚戌九月。有一人來寄寓遂邑龍渡店。明言其祖留記藏銀三巨缸。計幾千兩。在此神廟左角墻下。鳴公義取。又濡遲旬日。云須其侶至。然已通邑喧傳矣。遂令某墨而役。令爪牙吏鈎致之。詢其實。許為發卒防護。以捍覬覦。其人請以半為壽。令大喜。不換其侶。尅期開發。觀者數千人。令率僚佐陳兵干擐。其人畫地作圜。請令禹步其上。頃撲者三。脩極醜態。掘至丈餘。無所見。相顧失色。暫散去。丙夜復統衆。魁往掘之。深廣倍前。而復杳然。其人遂乘間逸去。令慙恚。詰朝拘店保。及嘗與往來者。備考掠入賄。乃免。真異聞也。當未發前。一夕。其人延羽流設醮。薦其守藏者五人。曰宋某。宋某楊某等。為祝起生。謂初瘞時。必殺人以守之也。次年開化縣。亦有此事。但邑令清介。不敢以聞。密結土猾。啓之。亦云三缸。瘞馬金街。而發之。皆虛。令聞之。恐其惑衆。繫之于獄。移文原籍。請嚴禁。而後遣之。觀此二事。鑿鑿可據。則發藏之說。非妄矣。而記又云。萬歷三十年以後。連十餘年。嚴州屬縣處處

發藏遂安一邑亦多不勝述。余謂其來只一二人或云行藝或云買物。日則出遊。夜宿逆旅。不過二三宿。竟記既確便五更辭去。即取物行矣。詰朝人傳某地有取藏者。始憶爲假宿之人。然終不知爲誰何氏也。其藏深不過尺許。數不盈百金。又多在浙東與青田相距不大遠。蓋軍行偶有所獲。瘞道旁淺土以神守之。其初可以一人掩其後。可以一二人取在前。朝之季。茅土猶存。遺澤未斬。此理之可信者。至明社已屋。古今無不窮之數。而顧有三缸千百之藏。又瘞諸城市喧闐之集。非衆力公開。必不可動。適足以禍其子孫耳。而謂公肯出此乎。

講崖勝說 卷三 詫異 三 浣雪堂

況發之皆空。而其程宿薦薦之資。所費不少。豈有不悔而自懲者。意者識記之未。故悠謬其辭。以絕後人之妄想。亦未可知。然而公之機心。任術誠不能免于儒者之訾矣。○按文成公一代宗臣。詩文鉅手。當其佐石抹宜孫幕府時。忠憤嘯號。乃心元室。及遭時不造。幾欲伏劍自裁。賴門人抱救得免。興廢大端。未嘗逆觀。况芟芟小數乎。然而建文視髮之記。愍帝殉國之圖。指示彰明。具在正史。至野乘所述。碑識尤多。莫不藉口文成。雖未必盡然。固不可謂全乎傳會也。昔曾見一書。言江右某術士將歿。緘一冊屬其家人曰。某日有姓劉者來。可與

鍾惺評
簡齋王介

之。至口文成。獨行避雨。過其家。遂受其藏。其書名銀河棹。蓋數學之精微也。此豈自屏不果。深矣。未來傳。登山澤間時。所邂逅耶。然文成之薨。實爲。推庸所毒。智通百代。而不能葆其躬。則又何說也。

幼庵紀匠遇異僧。發古鏵錢。及夢開。鬼三事。皆奇。并節錄于後。余幼庵名國禪。浙江遂安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兩爲邑宰。卒于本朝康熙某年。所著見聞。遺錄五卷。家刻孤行。津。

順治庚子臘月。淳安縣木工胡某。寓遂邑。病噎。頻死。旬旬入城。覓醫。無能下劑者。匠忍死。回至珠淵亭畔。逢肩竹者。擠墜于淖。有僧行已。過聞。顛踣。喘聲返。掖起之。咄咄自語。不哀。篤疾而顧。擠之。此方人。無良心。叔還。未已。也因詢匠所苦。未悉。對僧。卽言。病原。吾已曉。探懷中小銀栝。挹堰下。白波傾小。葫蘆內。白末藥一匙。攪之。使飲。匠言。吾喉勾湯不下久矣。況此寒水耶。僧曰。第飲之。不冷也。匠手其栝。果溫。一吸。無梗。腹中汨汨有聲。僧旋出一綠簿。并一白筆。令書。助開簿。則三月六月九月各書一人。助銀三錢。籍貫皆具。匠索研墨。僧謂試寫之。舉筆而白毫中。墨汁自吐。書訖。問師住剎何方。好來繳緣。僧笑云。若固無尋我處。緣亦不須繳。明年六月。有便吾當過此。一度。衆厄耳。翩然竟去。匠歸而熟寐。覺已霍然。起

講崖勝說 卷三 詫異 三 浣雪堂

飲啖如常。通邑傳之莫不駭異。次年六月好修之士。即匠遇僧處設齋醮。會者數百人。然仙蹤杳然。不復可見矣。匠後壯健逾昔。越二年死。蓋正命盡于此也。按僧之奇幻。如逆曉病原。白毫吐墨。墨水自濕。俱非思議可及。然外道猶或有之。惟批緣一事。季僅一人。又明言勿綴。且此匠苟非擠壓呻吟。則已過而不留矣。殘臘行盡。不幾虛此一季。耶。意者仙佛之覓緣于人。更難于人之求見仙佛而穹窿之上。別有課之不使或過者耶。顧能愈奇疾而不能延已窮之數。此所以幻而不失其正也。

講崖勝說

卷三 誌異

五

完雪堂

莊民王八娜。瞥見一古錢。眼穿竹枝掛其上。怪而搜其根下。於石崖間得古錢約八觔。或云亦有未提渠諱之。劬庵嘗過其家。詢得其詳。王出錢三十枚贈之。皆紹聖熙寧大觀等文。內有皇宋通寶。河南通寶。大小與諸錢式等。殆元末韓林兒未稱龍鳳時所鑄也。蓋遂邑原為天完所據。統屬韓宋。後因明兵驅迫。倉卒棄蘿于此耳。物老則變。出土有時。但竹穿錢眼。真有鬼工。非人力所可矯揉也。按韓林兒餘分竊據。即知鼓鑄貨幣。與草澤氣象亦殊存此一則。亦足以補泉志之闕。劬庵又紀其族兄某臨場病疴殊劇。躁憤不知人。家人

鍾岱峯評
大有感慨

祈禳脩至。某忽驚寤曰。吾昏昏中方在省候試。暮有家信。促吾歸。行至富陽道上。遇亡過族某會充巡徼者。簇擁多人下趨。吾問何為。曰。凡舉子命運未亨者。冥中使鬼攪亂其心神。今吾奉符押領五百鬧場鬼也。言訖而別。某疾亦瘳。按清異錄。唐有舉子遇赤幘紫衣人于祝融峯下。語之云。我非人也。凡舉子入試。應簡者帝必使俊鬼三番護衛。以振發其聰明。吾即其一也。隸蓬萊宮下。今往南岳關會。一人陰德耳。云。嗟乎。心神不能以自持。聰明有待于振發。兩鬼交臂膝淵。惟命人其如彼何哉。惟陰德之言。足以鐸贖。故牽連志之。

講崖勝說

卷三 誌異

六

完雪堂

吳越間民俗。醵金為會者。例以投瓊播卜。點多者得之。明季吳門有張翁者。赴會後至。時坐中已有卜得三十點者。眾皆斂手讓之。翁引盤祝曰。不猶有六六者耶。遽卜之。則一子中裂。盤中正得七子六虛一鼻。得點凡三十有七。舉坐大驚。翁得所醵金。經營數年。遂成巨富。子孫亦貴盛。至今簪纓不替。所居曰鴈門橋。吳人皆能言之。小效靈如此。豈偶然哉。嘉郡西桐鄉城外。河岸有石碣。頽然榛莽中。蓋烈婦某墓門也。婦不知何邑人。年少無依。與傭輩行乞于市。或誦而犯之。毅然不可狎。慮終不免。赴水死。暴屍岸旁。莫

高格相評
此等絕述可
謂君子其微
有功名者

鍾伯崇評
議論關係非
小不當以傳
奇目之

小不當以傳
奇目之

爲之直也。桐有子衿某。學殖荒落。素以武斷爲事。及是獨哀其節烈。買棺斂之。并伐石以表。爲是秋。此生試浙闈。文甚劣。校閱者擲棄之。則體爲之不寧。復取閱。終不嫌也。棄之。眩惑。彌甚。如此者。三四乃繼錄焉。撤棘後。以諸生詢其有陰德耶。生憶之良久。乃告以此舉口平生。獨是爲近似耳。已而生從會城歸。舟過墓前。石碣忽自動。搖撼者良久。舟人悉見。通邑傳播。至今婦孺皆能道之。雍正甲辰。余舟行過此。榜人指告。猶鑿鑿也。嗟乎。名門望族。固有見金夫而不有躬者矣。側陋幽貞。獨鍾正氣。遂能幹旋造化。驅城靈示。而此生以京德。蒔材一幾。講崖壯說。卷三 詭異 七 完雪堂

見于說部者。不一而足。嘗疑其爲文人幻托。今觀于此。乃知實有其事。殆未容以老生常談和格也。隨所聞輒志之。嗣當詳詢吳人。脩紀里居氏族。以爲徵焉。○又按說部紀異。不無傳會。必以載於正史者爲不誣。考歷代國史所書。似此者絕少。惟金史五行志內一則云。大定十二年。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自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已前三年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尙書省奏聞。帝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賣亂人倫。止付孝善。世宗處此。可謂得義之正者矣。附錄之。講崖壯說。卷三 詭異 太 完雪堂

續通鑑綱目諸書。以宋爲正統。凡金國境內。祥異皆畧而不書。金史有鳳見河清二條。皆絕異。爲諸史所罕。觀者聊附綴之。○泰和二年八月丙午。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于臺上。其羽五色。燭然文多赤黃。黃冠冠項尾。潤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旁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朝拱惶惶。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如鵬。翼者怒。來搏擊。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鳳皇也。命工圖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皆述數畝。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魚。皇非竹。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按古稱鳳皇。皇非竹。實不食。而此乃獨吞。水族。更不知巨鯉。于何取之。而致如此之多。真異聞也。○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臨洮人楊珪。上書。以爲失性。反常。是災非瑞。大臣議以妖言。當極刑。詔謂。諸見。金主之能容。亦有所過人者。因并錄之。

謬崖勝說卷之四

撫轅上

新城章 樞密院

撫王陽明先生征宸濠反間遺事是年六月十五日公于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泣禱江神頃之舟人謹謀回風移時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公急呼一小漁船自縛勅令濟持米二斗齎魚五寸與夫人為別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南京倉卒無備欲以計泥之乃假寫兩廣都御史謬崖勝說

卷四 撫轅上

院雪堂

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前往江西公幹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艸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候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云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于兩廣等處起調兵馬前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輕發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果生疑想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雷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搖動

謬崖勝說

卷三 撫轅上

二

院雪堂

省城人心一以鼓厲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卻承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兵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汎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協謀至期速進毋得彼此先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實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兵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

眾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發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乘機夾攻為力甚易為此今用手本脩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既已寫成手本令齊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誘崖勝說

卷四 雜錄上 三 紀雲堂

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脩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行一路迎接官兵又訪得宸濠素所交通者厚加結納令其密報寧府宸濠即差人緝拿既見手本愈加疑想將走遞人細加考訊詳悉當時殺之因此又疑劉李不信其畫又假寫回報李士實書畧云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于國而徒為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四路兵勢已集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閣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

高橋村評
論此下一卷
學實三才
非獨管以
結筆者所
古來有用
生文成斷
在中次之
彼曉曉在
其肺腑也
其肺腑也
以如此乎
得盡揭五
年以來微

生與子吉開導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為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如前密遞俱被宸濠擒獲殺死縣是上下交疑兵氣衰沮初宸濠定謀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廿二日起馬徑趨南京調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前項危疑延捱不出但先遣兵攻南康九江不下恫疑傳惑體解心離其後宸濠哨探四路無兵而原謀事機已失兩京各汛守備已完侯濠已出王公即攻破省城慶濠顧念根本重地勢必歸救遂預發舟師迎戰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明門人羅德洪

誘崖勝說 卷四 雜錄上 四 紀雲堂

芋田氏曰學以致用為本講學而無昇於經濟之實其言雍容而動輒鮮效佩玉瓊琚不利走趨其與土龍窮狗何異往見狼悍之徒痛詆文成言嘗見其南贛用兵詐譎事實備極詭譎心術傾危如此而猶高談良知有以識其知之不良等語當即指此段公案而言夫兵不厭詐古今不刊之論况在氣卒發一無備禦之時宗社安危間不容髮乃能以筆墨墨兵堵塞燎原之威而不敢遽逞可謂奇功秘畫驀留侯葛公矣顧以經生腐吻橫肆譏評豈非欲北向誦孝經却敵者耶按文成戡定禍亂之後自以設謀用詭

之事而論定
之豈非奇觀

非君子所得已故一切反間事實秘而不傳然其事其文皆足以輔史傳之遺而資輯錄之畧特錄而有之羅君又云先生假寫火牌時雷濟云寧王見此恐未必信先生曰不信可疑否濟言疑則不免先生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又曰官兵方破省城公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擊濠于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省城已破奔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牌爭取一時潰散不計其數廿五日交鋒正酣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兵毋得縱殺舉陣驚擾遂大潰次日賊方窮蹙寧王

卷四

院雪堂

五

院雪堂

思欲潛遁見一漁舟隱蘆葦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徑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或問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皆羅君語于吉安龍君光及諸同門而類志之者龍君當爲邑佐身在行間備驅策之勤者也

據遂安山民八大王始末
熾吏卒聞風警息不盡辭技勇強弱膽薄智短倭勢遂

以積強浙江總制胡公宗憲勦倭之功半由奇謫其所
以作士氣而號冠冕者別有機輳焉遂安十都有山民
余八者長九尺軀幹豐偉龐然駭目人皆呼爲八大王
胡聞之檄縣禮遣赴軍前効用密誠遂獵徒五十人充
八大王家丁戎飾極雄猛各攜慣用械仗整飾鮮華霜
刃耀目時邑令唐某躬率之上謁密稟余八是血肉之
軀全無技勇恐不堪任使胡公領之署爲標兵首領宣
諭各營將士訪得深山異人神勇絕世家丁皆一可當
千某日揚兵演武奇技絕異常操某日出師築壇禮拜
此番必盡掃倭種云云滿城喧傳某日八大王下操矣

諸崖勝說

卷四

本

院雪堂

至期密諭從丁各逞逐鹿材技又雜以徽之梨園善搏
及盧之吞刀戲術者充其隊或持刀跳越人頭或槊上
掀翻筋斗或擲劍空中以鞘承之又潛縱馴鴿迴翔陣
上鳥銃一發應手皆墮兵民乍覩無不鬼震奸民通倭
者一一謀報倭衆聞之已氣奪矣翌日出師預製一包
鐵假月大刀新芒閃爍以兩親丁扛隨之所構將臺暗
爲機發可蹴而傾余八登壇號令公親臨樵牙酌八以
三巨觥禮畢壇上大喝殺倭聲如巨雷揮大刀飛躍而
下隨以一蹴傾其臺各隊奮勇爭前倭營望風驚潰伏
兵乘之殲倭殆盡遂奏大捷是役以後倭勢頓衰以次

蕩平矣。振旅閱旬，余八忽稱慶戰力傷，左臂不仁。公猶以百金給千兵，令回籍調養。須後令此蓋善刀而藏亦公陰使之也。胡公去後，邑令後至者，惑其名，令率鄉兵禦礦盜，舉衆敗歿，八僅以身免。論戍赦歸，老死於家。

余勉庵
記事

芋田氏曰：天下成敗利鈍之故，何常之有？視其氣而已矣。李將軍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飲羽沒鏃，已而見其石也，更射之，不復能入矣。廣之矢非前勁而後弱也，以爲虎而射之，則其氣已貫乎其腹，而力與器隨之洞達焉。固莫能禦也，以爲石而射之，則機未

諸崖勝說

卷四

廣轅上

七

浣雪堂

發而氣先沮，雖倍其力庸可入乎？故古之戰者，數以作其氣，氣未能決，則驅之必死之地，以絕其倖生之心。淮陰背水之陣是也。氣積於衰，則假諸神怪之符，以發其成功之恃。安平神師之奉武，襄擲錢之占是也。此又神於作氣之妙用也。胡公此舉亦若是焉而已矣。胡公負豪杰之氣，斯馳蕩軼，不能以功名終，然手靖狂氛，功全半壁，余八之事雖古名將之畧無以過焉。豈得以橫磨十萬兒戲，疆圉者同類而並議之也哉。

振張緒始末
順治十六年有妄男子綴笠汗袴騎

而過河南之柘城，繫馬逆旅，馬驚逸，呼主人追之，不卽應，以馬箠捶傷主人，觀者怪之，搜其裝，得銅印一，重逾二觔，執以告縣令，令誰何之？男子乃挺立大言：我朱慈英，前明皇帝第四子也。母周皇后，令大驚，辨其印文，則忠孝德全，福祿壽永八字也。遂上諸巡撫，巡撫下兵巡道按驗，男子益詐言始生三歲時，李自成破京師，爲賊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弁者，負之南遁，間關過江，匿于主事耿元度者家，耿許配以女，旣而江南大亂，復與耿奔走吳越間，從故翰林何應元遊學，遂薙髮爲僧，居天台山中數年，不見容于人，欲北渡河，故取道于此，且言

諸崖勝說

卷四

廣轅上

八

浣雪堂

嘗爲總兵官，其辭不經多，此類巡撫密械其人疏於朝章，下兵部呼問男子銅印所自，曰：受諸耿元度，問元度與何應元安在，曰：死久矣。問李弁，曰：家真定，至今猶隸巡撫麾下，又問李何名，曰：忘之矣。其狀貌何如，曰：眇一目，乃下真定索之，巡撫悉拘麾下，眇一目者至京師，與之辨，皆非是。兵部乃陽用好語誘使吐實，久之方窮其詐，蓋浙江之金華府人，姓張名緒，年二十歲，旣爲僧，又名超福，少時嘗得銅印，不知何人所貽，而緒頗妖誕，時時自詭前明皇子，輒用印爲左證，以惑衆，恣行姦利，有龔弁惡之，將列於官，緒謂得其狀，卽棄僧服，脫身跳

免轉入河南。竟為柘城人所執。前所云云。皆妄也。移刑部獄。法司論繙妖言當棄市。上猶以為疑。命再勘。法司雜問若何。用為此繙辭窮。但曰年少無籍。為人所招。故當死。問給者主名。雖嚴刑終不肯以實對。仍錮諸獄。獄中人傳其善六壬數。自策決不死。明年竟論斬西市。汪氏曰。明愍帝凡七子。周皇后生皇太子定王。田貴妃生永王。皇四子。皇四子先貴妃殤。與繙言無相讎者。予恐後人附會繙所稱。為真故疏其始末。如此時方署河南司事所親見也。汪勉翁類集

芋田氏曰。明鼎淪胥。南中餘燭王之明一案。舉朝嘆

講崖臆說

卷四 臆說上

九

浣雪堂

暗終痞疑團。于是成方遂王郎之事。尚有禱張幻托于。與朝承平數十年之後者。此前古所希有也。傳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如其螳斧陸梁。妄思煽動。固不容于。聖世之誅。至如繙者。既無平心。金子之志。亦乏居奇藉業之徒。試問何求而投法網。非惟常理所難推抑。亦俗情所難度矣。惟我聖朝加恩前代。振古所無。今且五等分茅。三恪備位。肅雖顯相。至德彌光。而鈍翁先生于身在秋曹之時。特筆所睹。以解千古之惑。雖屬小文。實關掌故。因錄而附論焉。

撫史鹿泉遺事 鄞縣史元中號鹿泉嘉靖辛卯舉人

知魚臺縣事。有劇盜簡瑞者。善運稍馳馬出沒官道。元中以計縛之。簡卧塔下。瞠目曰。吾左手持稍。右短兵橫行千里間。今為書生掩取。天也。公笑曰。汝輕書生耶。即起著短衣。持其所用稍。運之左右。迴旋如舞。匹練忽稍折為三。擲示簡曰。汝稍豈足用耶。簡叩頭稱死罪。乃繫之獄。至冬月將論決。簡求見公曰。身亦山東男子。不敢負公乞假十日。一生別老母。公即縱之。眾皆愚。及期先一日。簡就獄離縣三十里。為獨山。大盜劉儀嘯聚其中。有眾數千。開府會錢議進勦。以公為前鋒。既擇日。陳兵禡祭畢。公知獨山有謀者在。軍命植一竿。百步外。手挾矢誓曰。某以書生任將兵。若一舉滅賊。當三發中此竿。時萬眾注目。監司諸將俱色變。公從容三矢俱中。呼謀震地。是日即察得謀者三人。釋其縛。賜以美酒食。笑謂曰。爾來觀吾射耶。謀者股栗盡吐賊虛實。及所入獨山徑道。公立提兵襲破其寨。擒劉儀還。會開府大喜。方論薦。會曾公遷總制三邊。尋為相。嵩所陷抵死。鹿泉知事不可為。即日掛冠歸里。時年四十二。家居復四十年。守令思一造見。不可得。賣文自給。蕭然如寒素。真奇傑異人也。朱彙尊靜志居詩話

芋田氏曰有明中葉以後右甲科而賤介冑重資格而抑他塗其所斷斷不少假借者尤在乙榜蓋恩拔歲薦諸公塗軌原別無待軒軒惟乙榜同出一途不力抑焉愚其駸駸來軼我也于是登進士者徧據要津廣傳衣鉢蹶而愈起危而不顛百足之蟲三窟之兔沛如裕如乙榜則入仕僅列知推累遷不踰郎署稍思振拔吏議隨之一跌無援槁項牖下當時賢書譽髦所以白首公車銓曹裹足實有積輕之勢相激而使然也吾觀鹿泉先生智勇絕人出類拔萃如此而踰登一令盛烈湮沉沒齒鄉園賈文送老在先生

講崖勝說

卷四

十一

完書堂

夫亦何恨誰秉國成能不為之拊心而痛惜也耶登崇良俊立賢無方益不得不願頌于重熙累洽之朝矣

芋田又曰宋張齊賢苦饑從羣盜乞一飽啖以謂盜者非饑餓人所能為此非謬為夸誕之辭以相悅也人道莫大於忠孝而信義勇決由之以生焉簡生葉街在即獨求生訣慈親約誓片言先期就獄夫求忠必于孝而視死如歸其意未必不以前板望史公而惜乎公方崎嶇一令度不能以格外之典疆之于當局也明未死事武臣多出降盜如劉國能之盡庠間

關閭門殉節其就撫也實奉母命以來忠孝同源不亦昭然可觀哉有駕馭之任者留意焉國能即閩城將也性至孝初遵母命就撫屢立奇功後守葉縣聞賊破城伏劍死其子方八歲自解所帶小刀刎死合門俱燼無一存者

撫異人授小接命丹方說 劉康谷於廬山遇異人碧眼方瞳鬚髮鬱然光彩奕奕喜劉瀟灑近道授以彭祖小接命丹一方取首生臍帶中根下血子一粒去一寸許剪斷名曰金剛子其色半紅半白自有陰陽號為元珠乃父母元精元炁結成之祖氣也約重一分二釐入銀合內好乳養之黃蠟封口冬入溫水夏入涼水中其子長大滿盒每日將盒向左旋三次每次三轉三日後藥重一錢二分如天桃狀服者先將麝香擦臍通敷用布一塊剪圓攤在臍上布上放藥外以蕎麥粉或麵作一團團圍住用斷艾一兩二錢焙過加穿山甲七錢為末麝香三分乳香五分共一處捏成艾炷十二箇又用槐皮刮薄刺孔覆蓋藥上置艾炷于皮上灸之至三次其藥神化盡灌于臍不見形跡又復九炷其人若醉將槐皮取去用黃鸝醋麻油熬膏以絹帛攤之封固臍上如口渴可用蟠桃酒一七日不用飲食八日後量進清粥忌油膩可少用精肉二三片三七日飯半碗酒三鍾

講崖勝說

卷四

十一

完書堂

一月後身上退下粗皮容顏豐悅異常此藥一粒頭胎者延壽一甲二胎者延壽一紀若夏天熱甚安磁盆中以井水浸過頭冬天銅器盛水坐炭盆灰缸內養三日男用女胎女用男胎不傳匪人恐遭天譴康谷受而藏之以服官宦僉未及試也又傳烏鬚髮一方用猪版油一觔蜂蜜一觔核桃肉一觔好茶葉一碗共搗碎和合用錫器盛之於飯甑上蒸熟每早匙取少許化沸水中服之三月鬚髮無不黑者

李日華六研齋二筆

芋田氏曰或謂上古之人氣完而固嗜慾不生德脈滋培凝命長永似矣然至德莫高于尼山而不登中

謗崖勝說

卷四

五

說雪堂

壽自伯魚以下歷十餘世年亦無至七十者至孔光始有之可不謂之德彌薄而慶彌崇乎若顏冉諸賢進灾短折又無論已夫崆峒訪道已胎久視之源函谷傳書通關長生之奧下此流觀物化傷雉雀之難同結懸形銷錮南山而無術蓋莫不以爲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如必以文成五利之徒通妙達靈之號甘心歿世冷齒千秋而概以皆山澤之臞黧丹元之秘非通論矣况乎化醇有自真烝可尋假彼童元續于慧命彼夫移枝接本花木可以分榮負礪祝齡肖翹亦能變質而謂橫目之民顧不彼若哉則是方

之傳殆非聊爾也然不有甚閒之歲月以養其天和至澹之心情以絕夫外鑠恐亦未能計日觀成而冥心遐契矣東坡好言服食衛公喜集方書而龍鮓空談鶴程安在以今視昔何獨不然此吾所以慨想夷哀于山澤之懼而冀乎有餘慕也姑錄之以疎能者試焉

撫高侏始末節高侏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出帥中山時以屬會文肅布會以掌記已多辭之遂俾王晉卿說畜之元符初晉卿尙神宗女爲駙馬都尉佑陵在端邸特與親善一朝會立庭中佑陵忘佩振髮

謗崖勝說

卷四

五

說雪堂

篋刀子假於晉卿晉卿出刀而製極精巧佑陵愛之晉卿以爲此巧匠某所製新式也既歸即以篋刀二具命高侏持獻端邸侏往而佑陵方蹴鞠于庭侏素善此戲旁睨搏脾久之遂得侍王共戲因留邸中供奉絕愛幸之既嗣大位侏寵日渥徧歷三衙游登殿帥其父敦復爲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令直赴殿試致位八座羣從皆因緣貴顯恩倖無比其儕輩或援例乞恩上曰爾曹爭如彼好脚跡耶然侏感舊主恩不忘每蘇氏子孫來京師必給養存卹終其身勿替也靖康之警佑陵南奔侏從行至臨淮稱疾以歸同時從出者如童貫梁師

成輩並誅死而侯竟獲終賜下王明清揮塵後錄。宋史侯傳不及侯惟李若水傳有開府儀同三司高侯死故事上當成服若水爭言侯以幸臣顯跡大位敗壞軍政宜加追奪云云

亭田氏曰君子小人之居心也不必皆如涇渭之相反冰炭之相尅也君子有小人之心則名高而品穢

小人懷君子之念則履險而身安夫高侯以斗筭之

姿遭逢亂世竊位毀巖黍覬瓜瓞豈足復道然吾觀

其爲人固非有爪牙禦侮之能亦非有煬竈滔天之

惡供奉俳曹嗜癰舐痔謹身媚上以固寵榮蓋不特

端人諒士之所不屑交而亦戡貫京攸之未嘗伍者

也所以通籍廿年致身極品而史編落寞纔一再書

謂崖陸說

卷四 撫轅上

五

完雪崖

政和七年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侯爲太尉顧其感深

又從徽宗南奔時一書正史僅見此二條顧其感深

煦沫念切解鞵欵欵惓惓苑枯不貳此亦有足多者

李龍眠固東坡所謂天下士也坡方盛時李至爲畫

家廟像及南遷之後李在京師途遇蘓氏子弟以扇

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冕以道深鄙之遂盡棄平時

所蓄龍眠之畫以此視侯龍眠真有餘媿矣夫就榮

戀棧中材之常不足爲休惜念舊知恩長者之事深

足爲休難卒之羣姦悉膏斧質而餘生獨正首邱可

不謂之有天道哉凡爲君子小人者可以思矣世所

謂傳神史蓋元人羅貫中所撰或曰施耐庵也其首

卷叙高侯出身全本于此至王晉卿并不識其名不

以蔡京輩爲話柄而特托之于侯者以其猥瑣偉臣無他實蹟爲虛點染不致與正史值背也又書中叙宋江爲盜本末悉據蔡幸雜議宜和遺事等書而敷行之非盡鑿空乃知古人欲以稗官傳世亦不苟如此況有志史學而可以空疎漫浪之筆從事汗青乎余有記事一首別見今附見其端於此又故盜魁王倫亦具見歐公集及蔡條錄

撫黃靖南軼事 靖南侯黃得功字許山京營名將也

嘗敗張獻忠于潛山之方嶺獻忠幾獲而佚殺羣賊萬

人侯爲人朴忠慇直所部不過三萬臨陣身自衝殺勁

疾若飛江淮間呼爲闖子幾託以爲無敵靖南起徒步

初爲羣商執鞭青齊道上逢鳴鏑盜羣商奔逃靖南獨

身無寸械折兩驢蹄禦賊賊盡披靡由是勇名震遠近

謂崖陸說

卷四 撫轅上

五

完雪崖

休寧汪耐庵者曾拜靖南門下高傑之引兵爭揚州也

汪君方從靖南飲盤列生彘肩割啖之帳下驍將能飲

者以次坐人浮巨觴有邱總兵弟守備某辭不能飲侯

怒欲杖之總兵目汪汪佯大咲侯問故汪曰生笑邱守

備腿不及杖粗耳侯笑而止俄報高兵十里外將至矣

侯笑飲不動又報距五里距三里飲如故及報已抵城

下侯乃上馬旁一卒授之弓執左手又一卒授之鎗掛

于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鋼跨右腿下

後從五騎騎負一箭箭各箭百馳出陣前抽矢亂射

疾于雨矢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旋折又擊死二騎

須臾擲鎗用鞭鋼雙揮肉雨紛墜衆軍已歌凱矣歸而
豪飲如平時其他單騎貫萬人重圍取驍賊如鵬搏蛟
無能禦者多類此賊聞黃闔名盡膽落靖南自刎之後
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廟中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
帝命我代岳忠武爲四將岳已陞矣手捉岳像于中而
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乃甦至今村賽列之神祠與
忠武埒云

二申野
錄纂注

芋田氏曰明末驕鎮張皇半繇偶起朝沈臺隸夕躡
通侯富貴儻來恣睢罔忌莫不玩寇擁兵與上爲市
非文法之所得繩齋斧之所能令也夫豐沛從龍多

講崖脛說

卷四 隸上

七

完雪堂

屠狗賣綰之輩南陽躍馬半赤眉青犢之餘卒皆樹
績旂常銘勲貞鼎王侯無種自晉而然固無庸以奮
起側微剛而無學爲此曹子惋惜也蓋景運方隆則
鷹鷂化爲威鳳玉步將改則駉駉變乎虎豺氣數人
謀相推相激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惟靖南以虓關之
姿駕輪囷之恫負吞噉萬夫之氣矢酬恩一劍之心
事去鼎湖身殉血海如當肇造之年則開平黔越之
烈非異人任矣惜乎以彼其材自爭蠻觸鼎淪魚爛
曾不使効一矢于其間紀雷塘一戰乃所以痛英雄
用武之非其地也而如以爲彪擲鼉蛙鋒稜八面是

戰將而非大將以此爲靖南歎則戚俞諸公出奇制
勝雅歌投壺雍容極矣而承平刀筆毛舉癡求頗領
殺身腐心搯腕又孰使之然耶

撫吳雄等事 漢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
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
所不封土者擇墓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皆言當
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訴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初肅
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
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
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

講崖脛說

卷四 隸上

本

完雪堂

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
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
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
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僮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
人罔禁忌者多談爲證焉

後漢書郭
鎮傳附錄

芋田氏曰粵稽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示吉凶以前
民用蓋河雒靈分神明幽贊支干如尅智鑿彌精由
來尙已至于地理之說肇端晉璞發覆唐鸞璞旣殺
身鸞亦斬後吳景鸞宋天禧中擢名無子以心法授
至今福田利益其效可知然而高山荒度相厥流泉

黃蘗峰評
竊謂豈無地
理到底主之
者天至於修
身以俟乃君
子立命之學
中此可以證
然于吉凶消
長之故矣讀
此二語三才
之道一以貫
之

芋田又曰古者卧必東首居嘗南向守龜有藏筮人有職墓大夫有官幽明始終之故送往飾歸之文未嘗不至周且悉視後人始什伯焉顧其所致嚴者理與氣而已理有向乘氣有聚渙盈虛消息事天立命之大用存焉非私欲錮蔽怵墨居哀者所可同日語

高梧村評
立論既醇脫
力殊健知其
古材獨運自
有貫穿也

也若夫婚惑之情與狠愎之見其軌雖殊而其謬則一何則本無君子恭慎之修而徒挾小人驚嫚之氣則百物之厲五行之精莫不稠懈伺衰竊權交侮蓋叢神何藉石匪能言有物憑之沴祥幻起罔不必取精獨盛鄭伯有之魄能驅斗天無辜渾良夫之寃未釋也然則吾之持論特所以堅君子信道之心而匪以長小人褻天之僭寧碌碌者所當藉口哉

講崖勝說卷之五

新城章 楹亭田漫綴

撫軼下

撫鄭崔合附墓誌銘 唐故榮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附墓誌銘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秦賁鄭之先自周皇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口是以榮陽之望得爲首稱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繼迹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轡之盛由魯史記迄于唐春秋實鄭氏爲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

講崖勝說

卷五 撫軼下

說雪堂

祖元嘉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常皇吏部常選襲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魏州昌樂朝城華縣令府君諱恒字行甫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于當時禮義飾于儒行少有偶儻之志長負瓊琦之名不苟譽以求榮每親仁以竭愛爲中外模範成朋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苞江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惟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口先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于天真慈惠立于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風進止成法口燒好女史大

家經教承之于諷習推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

一肯未亡之嘆嬌齡杳然玉沒何先蘭然遽至以大中

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于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

以大中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合附于先堂之側其鄉

里原隰之號載于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范陽盧

損之嗣子六人長曰頊攝汲縣丞知縣事早亡次曰珮

早亡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琬咸繼遺芳克修至

行術哀茹壽追攀罔極將營□泣告于業文者爲之

銘云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允

文武兮書劍名揚藹儀度兮閨門譽長珠沉玉沒兮人

講崖勝說

卷五 撫軼下

說雪堂

誰靡傷佳殞蘭凋兮共泣摧香垂修名兮允謂不亡傳

盛事兮多載彌光聽悲風兮松韻連岡刻貞石兮永志

元堂此誌成化中發土得之其地則名舊魏縣蓋古

淇澳也初鬻于崔氏爲中亭香案石後邑令邢果知之

徙諸邑治而其迹乃顯嘉禾曹侍郎亦得一本著錄

金石文字目

中石刻有泐者數字陳徵君仲

夢田氏曰昔元稹欲亂其表妹而不遂因造會真記

以譏之其事其文俱類小說金源而後侏儒傳演訛

以益訛于是里媼邨圉靡不以崔爲口實元之誣妄

朱子已嘗辨之此碑晚出蓋亦古今一段異聞也然

高梧村評
吾亦欲云
而巳彼生
於地其有
功名素之

講崖勝說

卷五

撫轅下

三

完雪堂

吾不能無感焉唐人誌銘碑額必書官階此僅提郡
望而略其官稱一可疑也唐制惟親王襲爵若庶姓
始階几稱開國者例止其身並無世及今叙榮陽三
世一爵相承未協掌故二可疑也至云先夫人之也
蓋世一霜也世一霜之義殆不可曉世字得非世字
之訛耶世音嬰三鄭年六十崔年七十六如以後鄭
之卒三十一年計之則鄭歿時崔年正四十五少其
夫十五年猶理之所有者但文中叙鄭三世祖考甚
具獨不書其卒之年月夫八年月皆備而不著其所
自出皆非作誌之體三可疑也按會真記叙崔氏之
年云以今天子甲子歲追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據
此則崔當生于德宗興元元年至宣宗大中九年乙
亥乃七十二歲今誌稱七十六與會真記稍殊四可
疑也如謂後之君子慎元生之薄倖傷淑女之蒙冤
而乃託彼墨卿顯其冰玉則會真點涅原在未字之
前墓石褒貶都屬結禱而後亦未見其可以誣誣雪
額而廓其陰霾也愚則謂唐人後裔備極荒唐李羣
玉至欲爲虞舜之辟陽牛僧孺乃敢辱先朝之妃匹
牛記薄太后廟中與羣姬歌其爲狂詩豈可勝誅卽
惡事有楊太真絕無忌諱張燕公一代宗工而僞撰
亂髮客傳故爲謬誤以自

鍾惺評
謝明快

講崖勝說

卷五

撫轅下

四

完雪堂

明其寓言而古今耳食者曾莫之省也傳稱楊素守西京李衛公遇紅拂虬髯事並在此年按唐史文皇以大業十四年起義兵時年十八而帝幸江都爲元年文皇纔五歲耳傳乃云年二十而有天子相若謂此幸在十二年則楊素之死久矣又衛公素上唐公急變必無預識真主之事會真之妄又豈燕公益故謬其辭以見其非實也
足道哉且卽以其文言之始既儼容貴數何忽無因
至前既云潛賦羞郎試問誰爲傳示子予盾誣罔
顯然原不必左證他文已足令此兒心折況石刻有
靈千年呈露殆非偶然縱有缺訛疑似吾亦安得以
拘墟之見妄議之哉以其文未顯因表出之
撫郭令公宅事 郭子儀宅在親仁坊宅占其坊地四
分之一通承巷家人三千出入者不知其名其里巷負
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至王夫人趙
氏愛女子儀第七女適趙縱最所珍愛方妝梳對鏡往往麾下將吏出
鎮者及郎吏等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他
日子弟集列啟諫公不應于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
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遊卧內某等以爲雖伊
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
食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
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
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盡粉噬臍何及今蕩蕩無

問四門洞開。雖護毀日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並服誦寶。

李田氏曰。自管居功之善。莫若汾陽。而操心之危。亦莫若汾陽。蓋以手挈虞淵。身當砥柱。塔前斯養。或蹟王封。幕下虞兒。多分節鉞。微假笑。皆之描畫。皆如薄天子。而不為也。况朝恩元載之屬。側目于中朝。懷光僕固之徒。生心于外間。羣疑載鬼。積錮杯蛇。則一震而九族沉。豈非理之所宜有乎。然吾以為公之所以保有鴻勳。克終令望者。在小心。不在潤暑。在忠信。不在弭防。觀其片紙朝徵。單車夕發。禍纏邱墓。引咎涕諤。崖勝說。卷五 沈雪堂

高梧村評
人言炎炎深
切事情固已
變其所覆而
此等處不几

此等處不几
此等處不几
此等處不几

節而勿襲其矯情可爾。

據唐崔蠡義激小傳。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嬖人傭以居者。始來。主人問其姓。則曰生三歲。長于人。及長。聞父母逢歲饑。不能育。棄之塗。故姓不自知。視其狀貌服飾。並如常人。傭亦無關。旦暮多閉關。雖居如無人。隣人疑之。聞見其飲食動息。又無它異。惟是織紵緝繅。諸煩工皆不為。罕有得與言者。色莊而氣頗。人無敢侮。居一年。所懼人之大我異也。遂婦于同里人。其夫問所自對之。如對主人之辭。觀其付夫之意。似殺身不敢貳者。既生一子。其夫謂婦人所付愈固了無異慮。然自是則忽有所往。嘗宵漏半而去。未曉而歸。至于再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欲去之。以其子尚乳。依違未決。而嬖人夜出。愈數。他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大獲者。詰之。乃解所挈囊。出人首投于前。其夫大恐。悲且走。婦人即卑氣怡聲。歛衽前曰。我父為蜀小吏。坐法不當死。而酷暴者陰以非法繩之。卒棄市。始圖復讐。顧幼弱力不任也。今果求得殺之。吾志畢矣。願無駭。又持其子曰。爾長人必賤爾。謂其母殺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人賤之。非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曰。勉仁與義也。無先已而後人也。異時子遇難。必有以報者。辭決出戶。望其疾

諤崖勝說

卷五 沈雪堂

六

沈雪堂

鍾岱峰評
詞論亦是確

如翼而飛云博陵崔蠡為文傳之目曰義激蜀婦人在
長安凡三年來于貞元二十年次年嫁去于元和初
錄原傳六百九十三字
今節去二百五十餘字

李田氏曰唐人傳劍仙者頗多然或借軀報仇感深
意氣標名節俠無裨義倫但可謂之經奇要非根乎
大道也如蜀婦之委身備保韜迹潛求卒能剗刃仇
人雪不共戴天之痛又且斬其毛裏之恩永絕同牢
之夢孤行一意追恤其它雖古押衙之野分處終
南尼之先斷所愛勇決不過如是矣然吾因之有所
感焉夫陰性專而一其發之也聲竭而無餘惟質有
講崖勝說 卷五 楚辭下 七 沈雲堂

疆弱之殊則其術有奇正之異由蜀娘之事而推之
非直麗娥謝女之流稱爲孝烈即夏殷之喜姐晉獻
之驪姬徵其事則禍敗之妖嬈而原其情亦可云隱
忍之奇智不可以不察也何則彼三君者非此三婦
之故主也皆先夷滅其家邦度劉其骨肉而徒以笑
笑弱息無足復忌實之勝侍之列辱以狎猷之私彼
三女者苟無人心則已三女而猶有人心也有不望
故都而飲泣啜肉而甘心者乎力不能勝勢無他
適則遂以粉黛爲戈矛以房幃爲阱罟以歌舞爲韜
鈴之練以燕酣爲敵凱之場卒使其茅社爲墟銅駝

諸草庵評
名論東來六
一俱無此痛
快沉深

卧棘國已嗣斬而身亦殉之是豈非所謂婦怨無終
而女戎獨勝者哉故平心而論之則喜姐之盤荒何
異息嬌之不語而驪姬之夜泣無殊卹緯之周聲也
傳有之伊尹與妹喜比而滅夏太公與姐已比而亡
商范蠡與西子比而沼吳夫西子之爲越世所知也
夏殷之事自此發之然則古人固有先獲吾心者矣
因論蜀婦復仇之事而附著焉亦以見怨毒於人實
甚而伏戎牀第其機至深不可不審其始而慮其所
終也

撫曹操既殺楊修慰其父太尉彪書 操白與足下同
講崖勝說 卷五 楚辭下 八 沈雲堂

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
夷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
每不與我同懷即欲直絕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
舒復即有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
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
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憶七香
車一乘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驛驕馬一匹赤戎金裝鞍
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並遣足下貴室錯雜絲羅
縠裘一領織成幃一量一作有一作心青衣二人長奉
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

高格村評
曲聖達直
使阿瞞膽悸
魄張

此有各人亦不載處歷官司空魏纂漢後復起之欲
以爲人附附附免
修子器知各晉代

芎田氏曰漢書本傳操見楊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彪
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動
容此書曲折具明慰贈殷渥必斯言酬對以後之所
致也或謂玩厥詞鋒厲多于婉彪亦危哉此殆不然
操雖嚴暴然意氣非常雄畧蓋世而且顧惜名節收
攬人望從未有以微過殺名流而來天下之議其殺
之者必其有關於大計者也德祖以華而不實之才
推翼子建收召浮薄之士觀成撥本之謀使其勢果

謬崖勝說 卷五 樵軼下 九 浣雪堂

仲則子建者不過重光字煜叔寶之倫修等亦何異
江總徐鉉之輩魏社之屋當不踳諸四十餘年後矣
况讎辭射覆搖惑軍心醉共車茵招邀禁闥自干司
馬之法寧關忌才之私不然以陳琳之指斥先人且
爲收錄稱衡之諄虐無狀尙見優容而獨不能釋憾
于一文人楊德祖有是理耶至其慰藉于彪獨厚者
誠以楊公奕葉清華四世台鼎彪又忠勤耆耄綽有
高名當時民望無出其右者况修之才藻紛綸早已
驚爆海內使無以厭彪之心則衆難羣疑希聲射迹
將謂縛韓侯于雲夢居然畏惡其能殺王衍于排墻

實欲剪除勝已操固未甘爲織兒輩受斯媚嫉之空
名也斯則老姦之隱念欲藉是以大白焉而已矣

撫程喜上管寧起居狀 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
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耶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
吏與寧比隣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
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
祠祭輒白強力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時所有白
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
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
澡灑手足關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

謬崖勝說 卷五 樵軼下 十 浣雪堂

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志行所欲必
全不爲守高也魏太和元年志
芎田氏曰管幼安於是乎不可及矣東漢之末人才
最盛氣節獨高然危言直道者卒以禍其軀枉已徇
人者亦多喪其守蓋激之與隨皆非處世之善物也
惟幼安臧否不著于言矯異不形于色布襦皂帽動
息猶人伏臘歲時烝嘗匪懈蓋優哉游哉惟以卒歲
置之遺民高士之列則不必有其名律以鑿坏因樹
之風要未嘗無其實也且夫被服樸疎而表襮不事
者也和祠祭勤虔而孺慕不衰者孝也臨流盥濯觀

高梧村評
表微得五氏
之公設結神

國夷猶者靜也秉志不回執謙守伏者介也恭也扣
德之光也孝行之本也靜壽之基也介節之幹也恭
守之與也和以善世孝以奉先靜以息黨介以遠患
恭以牧身何亂世之不可免而陋俗之不可居乎彼
視華歆荀彧之徒如抱丸之蟬蟻啄沙之漫畫從容
獨善若在黃虞管幼安於是乎不可及矣

無太白墓碑銘節畧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

緡陶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于箱篋中得公之

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

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

謬崖臆說卷五撫轅下
沈雪堂

洛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編于屬籍神龍初潛還廣

漢因備爲郡人父客以通其邑遂以客爲名高卧雲林

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

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

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天寶初召見于金鑾殿

元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周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

辨如懸河筆不停綴上大悅以寶牀方丈賜食于前御

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

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召
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上甚愛其才或慮乘醉

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援後患惜而遣之俄屬

戎馬生郊遠身海上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

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

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

遺制下于彤庭禮降于幽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

命歟傳正先人與公有通家之舊無何叨蒙恩命廉問

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

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

陳雲之室一爲劉勸之妻皆編戶也也因召至郡庭相

謬崖臆說卷五撫轅下
沈雪堂

見與語衣服邨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都應對詳締祖

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

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所在父存無官父沒

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

機軸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布裙糲食儷于農夫救

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間逼迫忍耻來

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泣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

宅兆項屬多故殯于龍山東麓墳高三尺日益摧圯聞

之惘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

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

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固告二女將改適于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復并稅免徭役而已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時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編輯斷簡以行于代銘辭畧云晦以麴糵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云

諤崖勝說

卷五

唐軼下

三

完雪堂

云不全載碑額題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文幾千五百餘字頗嫌蕪冗今節而存其大都焉唐范傳正撰

亭田氏曰青蓮居士非塵中人物也其早年之棲逸中歲之知遇晚節之流離皆世所習聞至其植身之初歿世之後則史乘闕如鮮知其槩乃考考顛末而恫乎有餘慨焉向于詩話類編中見記事一則畧云太白幼時嘗給事蜀青城令為小史偶于簾下對令妻作小詩有侮語妻恚以語令將笞之視其詩歎賞乃釋不罪令他日題句久不屬呻吟良苦太白遽為足成章令慙益不喜太白因舍之去間行之廣漢得

婚許氏奩資極厚任氣為豪俠名始大起此其植身之初也是碑所著則其歿世以後事也嗟乎人中麟鳳天上星辰偶乘氣以往來亦憑虛而聚散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凡物皆然無足深惟又嘗聞前古之說以謂神仙謫墮塵緣都盡故血脈不蕃繇來各世偉人蓋多若此然則前無所啟後無所始惟以其遺世獨立之姿揭日月而流江漢此正太白之所以為太白而無足為之紉紵長歎者也獨是唐代風俗專重閥閱不耻再醮公主之尊至有再降三降者伯禽兩女獨能安義命而砥名節念先德而鄙偷安此其嚼

諤崖勝說

卷五

唐軼下

四

完雪堂

然不滓之槩誠無愧為青蓮之後人亦安在簪纓赫奕而即謂之有後也哉○又太白有書自叙其平生云昔予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輿携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云按太白篤于死友如此而史傳不載故並附見于此千古未有逸才蓋世之人而不具至性者也

撫秦檜有後之異秦檜曾孫鉅字子野塏之子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于武昌

安慶月餘兵不至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畧盡誠之自刎鉅歸署疾呼吏人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此日吾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其弟潭浚父俱死特贈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並立廟蘄州賜額褒忠賜浚潭通直郎贈以銀絹各二百淳祐十二年加封鉅義烈顯節侯節錄宋史忠義傳

芋田氏曰繆醜太史之姦振古罕儔而其業報之酷亦兩間所僅見也範鐵形骸童子爭爲洩溺豚胎變

講崖歷說

卷五

撫轅下

五

完雪堂

現多生猶顯姓名明季杭城有屠門猪肘有赤文云秦增十世身人莫敢食一士買其肘烹之攜至岳忠武廟酌酒拜奠即躍坐大啖聞者快之豈惟孝子慈孫奕世不能捨其惡抑亦海枯石泐曠劫無以盡其誅者也况瘡旣濟惡于同朝填復蘊蠱于史館凶德參會一氣所鍾豈得以清河獄吏有安世而克家江表叛宗繼沈克而幹蠱所可同年而語者哉然而子野蘄州之烈又何其偉也夫其憑城援絕賀蘭匪上國同仇巷戰捐生南八實中朝男子卒之子從父死弟共兄殉慷慨呼天投身一炬烟燄燼骸不存邱首之餘思銀鎧白袍儼觀騎箕之壯氣竟得褒忠果代廟食一方

可不謂烈丈夫乎然則援子野以稍遠乃祖之愆固不可而必因繆醜以沒子野之烈尤所非宜也夫以張德遠之忌武穆害曲端潰符離不厭公論已極而徒以二子從學紫陽增美釋回猶忝各臣之首乃子野一門忠孝日月爭光終不能爲乃祖末減元凶之罰于萬一甚至落莫遺編鮮有知爲檜後者于以見稔姦誤國貽禍于子孫者如此其酷凡蓄小人之志者當爲之寒心而自戢焉矣故拈出而備論之

撫遼俗再生儀 再生儀凡十有二歲國主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門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

講崖歷說

卷五

撫轅下

六

完雪堂

室先帝神主與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產姬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簞立于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輿致奠莫訖國主出寢殿詣再生室羣臣奉迎再拜國主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產姬輒致辭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國主卧木側叟擊簞曰生男矣太巫幪國主首與羣臣稱賀再拜產姬姬受酒于執酒婦以進太巫奉襪襪彩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于綵皆跪進國主選嘉名受之賜物再拜退羣臣並進襪襪彩結等物國主拜先帝諸御容遂大宴羣臣國俗此禮至重惟帝及太后太子夷離董得行之夷離董

高梧村詩
此亦心於禮
經指出便非
伊川野祭之
陋

○遼國嘉禮志

亭田氏曰契丹舊迹松漠偏據北服故文物雖與仍多不典之禮如射兔箭凡國主親征告廟出取死囚置所向之方亂箭射之以祓不祥其送終車公主下嫁之日賜青輿車駕牛載羊各云云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咸在或取從一而送終車旋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咸在或取從一而終之義乎然遼國公主與夫不諧輒離之而改降又何矯誣尤甚惟此再生儀一節阻午可汗所制乍觀之僅如兒戲而實有深意存焉史臣推言之也曰阻午可汗之制斯禮以垂訓後嗣也不亦善乎夫孺子無不慕其親者嗜慾深而愛淺妻子具而孝衰凡人皆然況于天子於是設為禮文歲星一周使人生一行再生之禮始之以三過岐木則母氏劬勞依然然在念終之以御容展拜則敬承宗廟負荷匪輕蓋其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將有油然而發于中心者非語言文字之所能及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阻午可汗之制斯禮也其知所以念之矣不亦善乎

講崖勝說

卷五

遼下

七

浣雪堂

撫居喪廢業解 宋范文正公之居母憂也晏元獻公適尹南京屈諸教導諸生從之者多有問於時而又以其時上相府書且自謂上書言事為居喪過禮其後呂東萊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就學而陸象山引居喪

廢業之文毅然非之移書東萊謂儼然憂服之中而尸外之履常滿且言文正雖近世大儒而居喪教授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不能無蔽于大賢君子者按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簞簞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未嘗斯須去禮樂惟居喪然後廢業也至于居喪讀禮初亦不妨讀書象山之責東萊要亦賢者過之之見先儒語錄

講崖勝說

卷五

遼下

太

浣雪堂

亭田氏曰先王緣情以制禮揆時以起義乃有以立人道之大開焉蓋未容以膠柱而鼓瑟也考之前古人臣奪情起復本有彛典儒者講道修業亦不改常自象山以前無有以居憂教授為非者自羅一峯以前亦無有以奪情起復勅人者君子曰兩公蓋聖門狷者之流若以為通經術而達治體則猶有未盡也禮有之君既薨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春秋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即孟其明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帥師伐邾即孟由是觀之魯為秉禮之國而其大夫未練而從政未祥而即戎然春秋無貶辭而曾子且曰孟莊子之孝也此可知朝廷篤求舊之恩劇治尚急才

之意。大夫之孝固不必與庶人同也。孔子之喪母也。使門人修防墓。孟子之葬母也。使門人敦匠事。此可見其原未嘗謝遺生。徒贖廢學業。儒者之孝亦未始以苦塊幽墨滅性傷生爲事也。蓋禮尙其可爲而義當權其所尤重。附身附棺必誠以信。致哀致慎。斯快于心。送往歸之禮。既無憾于當時。永懷孺慕之忱。可勿衰于歿世。又何必數日以爲期。兢兢勿逾焉。而卽謂之能守禮矣乎。彼文正東萊之講學。固無可訾。卽明之江陵武陵。其戀威福。債軍師。可罪也。而奪情起復。則不足爭也。自宋以前。其事相望于冊矣。故曰。陸公羅公。蓋狷者之流。高柴原憲之亞。可與立而不可與權者也。

誇崖脞說

卷五 撫軼下

九

荒雪堂

誇崖脞說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章楹撰楹字柱天浙江新城人雍正癸丑進士官青田縣教諭是書皆其隨意抄撮之語初名聖崖脞說後更今名一卷曰詩話多錄同時諸人贈答詩篇而已作亦附見一二二卷曰昔遊乃述平生經歷山水佳勝三卷曰詫異則紀近世異聞而間證以古事四卷五卷曰撫軼則諸書紀載非世所習見者節錄大畧而以已見發明之畧似史論之體

書隱叢說十九卷

〔清〕袁棟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隱叢說

十九卷》提要

書隱叢說序

說部之書昉於宋臨川王世說新語後虞世南北堂書鈔徐堅初學記白居易六帖繼之而宋代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書林韻海諸書部序類居尤稱一代大觀然自北宋以後香有譜花有紀侍女小名有錄葉子格戲有書皆瑣屑不足道所謂不賢者識小未必若是爰爰也其後家自爲書莫能臚舉惟南宋容齋隨筆有關實用至我朝顧寧人日知錄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而一一斷之於心稱爲明體達用非說鈴卮言可比自後嗣音者或寡寥焉吳江友人袁子漫書隱叢說

沈序

恬生平以讀書爲業無他嗜好坐鋤經樓中風晨雨夕凡所披覽中有心得偶開一疑偶尋一間輒反覆推詳必窮源溯本辨舛正譌以歸於至當其前人已言者汰之其始以爲是而後以爲非者改之隨時劄記筆之於牘共二十卷名書隱叢說未敢謂與日知錄一書並可以坐言起行然以視夫徒慕著書之名而或浮游而不根勦說而鮮當者其相懸不可以道里計矣憶辛亥壬子歲予嘗預脩浙江通志時浙中名流咸集所采取者多得之說部如程史金桇粹編夢溪筆談漁樵閒話四朝聞見錄之類每能背誦枚

舉以誇多聞于時心艷之然諸公熟于說部而漫恬能以讀書所得自戍叢書以折中于一是所謂大雅扶輪足當通儒之目者非漫恬其誰屬也耶書隱其齋名也漫恬不過于時惟矻矻于故紙堆中以儕于蠹書之脈望讀其書者亦可以悲其志已

乾隆戊辰冬十月望日長洲沈德潛題於澄懷園中

書隱叢說序

吾鄉有柳南王東淑工詩文務記覽淡於進取居濱海入城相見必諮叩日來所觀書新得幾何辨論幾何採摘幾何東淑輒臚舉數十條予僅能酬以一二心愧之然私喜彼勞而求我逸而獲故去即盼其來冀有以餉我也今年余客同川去舍館百餘步得表君漫恬其淡仕進專務記覽為詩章勤于採纂宛如東淑年齒較少襟情開朗與會蕭疎出所著書隱叢說亦柳南隨筆之派亞也噫余少不如人況今已老飢虛之腹惟仰給於良朋方悵與東淑會面稀誰復肯相餉遺者不意南阡北陌之近適有人焉多藏善賈一見欣然不惜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其亦足以飫我老饕矣歸而過詫東淑余左挹浮邱袖又右拍洪崖肩也東淑以為何如哉乾隆己巳年立夏日琴川陳祖范拜稿

書隱叢說叙

僕羈寓松陵初讀漫恬之詩深服其工而未識其人
也既而見訪于蕭寺中解后接膝博雅多聞粹然讀
書人也一日過書隱樓漫恬因出其所著書隱叢說
一編相質其徵材也富其考核也精其論斷也有識
而允當殆異乎洞冥搜神之荒渺不經以及劒俠狎
邪之浮誕艷異者矣於是而益信漫恬之為真讀書
人也嗟乎士子束髮受書汨沒于帖括中經史子集
皮之高閣或有志讀書而家勘藏本購借甚難或飢
驅奔走坐席不溫或策名仕籍鞅掌風塵以致沒世
書隱叢說 阮序

華嚴僧舍

書隱叢說叙

考前史藝文志凡分類之劄記概名曰說部其稱名
也小矣惟其稱名小故有事于此者類出之游戲以
為無聊遣興之資非鑿空駕虛喜新好怪即勦襲陳
說撫拾無稽若稗販若傳奇而卒無一言之當于道
嗟乎以有用之心思費無用之筆札何其可已而不
已也善乎袁子漫恬書隱叢說一編有以掃自來作
者之弊也其自序深斥夫為偏為詭為織為腐之失
而獨以容齋五筆亭林日知錄為準余披而讀之知
其稱名小而取義大矣袁子博學士也上下千古卓
書隱叢說 蔡序

然出獨見為折衷譌者訂之疑者釋之大謬不然者
闢之則更於反覆馳騁之中寓謹嚴鄭重之旨凡係
倫常而關性命者兢兢乎擇精語詳而不敢以輕心
掉余以此知袁子又篤行士也然則叢說一編可以
翼經可以續史亦可以備邑乘而垂家訓區區說部
云乎哉憶余之來同里三年與君家小阮質中所日
夕討論者大率如楊子所云雕蟲技耳博學篤行如
漫恬居不越咫尺而一歲中不過十數晤竟未獲時
時上下其議論乃今始得見此編又將勿勿作遠行
為絕可悵也抑聞朱子訪鷺湖而講義利章東萊過

寒泉精舍而輯近思錄千秋之下猶令人心儀而神往他日歸更乞其等身之著述俾與校讎以一快賞奇析疑之願漫恬其倘許我乎
乾隆九年四月江陰同學弟蔡寅斗拜手書

書隱叢說自叙

甚矣著述之難也六經而下自周秦漢魏以來諸子代興百家並作大約不失之於偏頗即失之於奇詭不失之於纖末即失之於膚陋談理者往往以私智穿鑿焉能不則勦說雷同耳記事者往往以荒誕眩人為事不則街談巷議耳所以偏者失其中詭者失其正纖者失其大膚者遺其精也余束髮受書夙稟過庭家訓從事舉業外即軼志於詩古文辭中年以往家庭雍穆世累漸捐安於義命閉門潛志肆力於經史子集披誦之下煙雲滿室過耳生風春草一庭
書隱叢說 自叙 一
陳根欲活不覺格格乎其欲吐也汨汨乎其將來也仰思天道之遙醢雞并蛙紛紛聚訟俯觀人事之繁蠅頭蝸角不辨原派奮思矯一時之習俗振一世之聾瞶成辨惑論數卷世人有大惑者則大辨之有小惑者則小辨之而未暇成也先撮其胸中所欲吐之衷明目張膽迅筆而書之以當揮塵一夕之話不敢偏而僻也所以定一世之趨也不敢膚而塵也所以醒一世之目也不敢荒而惑也所以羅一時之軼也或則纖而麗也所以弛一時之張也其議論考據辨駁援引總期解世之惑而已近日說部書益出而歸

於正大者絕少我蘇顧亭林先生曰知錄頗爲中正之論容齋五筆差爲先聲余之爲是也畧祖容齋五筆亭林日知之意書其欲言者以垂示子孫不敢問世也其不言者非不能言即不欲言者也書隱者所居之樓名亦以自號也叢說者隨筆所書無倫序之言也

乾隆九年甲子莫春書隱樓主人漫恬袁棟自序

書隱叢說

自叙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一

盈虛消息 性理之祖 性善

天人感應 是非利害 老氏嚴厲

牛首蛇身 學問境遇 瓏璫

寬靜退遠 忠恕 無才是福

杜詩脫胎 三統 夏時

今不如古 毀逆闢祠 用古語

鄒栢絮 南無 春秋少陽篇

博學鴻詞 脫胎國策 學校

書隱叢說 卷之一目錄 一

今不古若 民蠹 納民軌物

齊之逐夫 詩文境界 誣告反坐

稗官有本 材質不同 韓袞狀元

丈人泰山 少累潛心 地理論辨

半子布代 趨吉避凶 天命不假

受命于天 楊玠達識 佛語合儒 風月三昆

說郭 不作佛事 屏絕祈禱

深山焚脩 淫祠 千家詩

豐縣石龍 體物不遺 精氣爲物

一氣感通 生死聚散 伯有爲厲

游魂爲變 形聲怪異 氣以成形

思由心感 不食周粟 甘羅不爲秦相

虛文懺悔 懺悔改過 放下屠刀

上方山 生昇生稷 不餌五穀

聖人治生 知處稍偏 韞藉難能

懶於修馬 病痛 綠沉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二

有幸不幸 中知以下

溪嶺惡氣 陝西災異 不延醫爲妙藥 叫入蛇

京師地震 孤室火焚 讀書爲上

謹厚醇默 恕字爲本 私不勝公

新月詛 紅蘭室主人 甲乙問答

齊物論隱居放言 不可害人 果敢和平

術法 頊刻花 修吳江塔

管蔡 管蔡以殷畔 食譜食經

明通榜 忘世紅塵

含生之屬 先出爲兄 欲盡理全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以術愚人 正神精氣

瓶花倏忽 親迎大禮 誠格天心

作事存心 塑像皆星 貴乎自然

海市蜃樓 恂慄威儀 一氣團結

退讓爲本 十醫 忠信篤敬

夜夜秉燭 見譽聞毀 放翁詩句

恩威並濟 人情不古 強附知己

達觀靜守 當思後患 鋤經樓榜聯

詩無定例

提撥跌宕 詩餘四六 體裁不一

殿試儀注 推筭未來 七月大風

義理之性 戾氣所鍾 陰陽拘忌

會狀兩元 多聞闕疑 文武互試

金石經眼錄 醉翁亭句法 滄浪子

超越前代 錢價低昂 孕產多兒

歲名互異 過欲窮理 不可妄求

一甲三名

書隱叢說

卷之二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三

百子長成 蘇州狀元 第一門科

秦始皇 荆軻劍術 國策妙語

樊將軍頭詩 曹陳語異 班婕妤語

雷觸即發 季漢書 退一步

小怯大勇 不可足意 眼鏡

火雞毛 國策文法 檀弓明潔

史漢公羊文法 戰國策文法 史記藍本

知今知古 人之好怪 收金最愚

書隱叢說

卷之三目錄

一

江南解額 演弄木偶 燕窩

政在養民 彌縫間隙 寺尼有識

仁至義盡 不當謀利 天下太平

誤入天台 刺客 五經中式

明時五經 宋時五經 兼通五經

作詩 風之爲象 虞初志

文王陰行善 後世變更 士事通用

史百戶嗜酒 信道不篤 天師牧馬

郭象註語 改早朝詩 饑渴甘飲食

一邑兩魁 玉篇廣韻 河源

海中遇龍	百家姓	祿命紛紛
不可邀福	死生大數	患難不死
因勢利導	著書設律	度量相越
正人鳴冤	程文一厄	時文古學
讀書種子	月始生	高誘注
井中心史	作事存心	為好勇戒
諫君教子		

書隱叢說

卷之三 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四

陰德陽報	母為已累	紅線脫胎
餅匣	螻蛄鳴	孝經精義
聚寶門	強為附會	孝弟為仁之本
祭必有尸	阿房宮賦脫胎	日知無忘
猩猩嗜酒	紅鷺	收拾
由近及遠	明理治情	南山詩
五平五側	善學杜詩	可已則已
造物巧拙	秋發瘡痢	義以方外
類林新咏	七絃琴	少樂多累
曲江	陳貞女	諸神木主
中天中文	零丁	古人姻眷
吉光	保生	祭土
中雷	攘羊子證	真武
陰陽文	杜詩繪神	公平
沙鼠非兔	南千佳句	石鱗
夢及兩世	浦城蒲城	响樓碑
事適相類	制度不廢	張真人
丁憂	武職終喪	葬不擇年月日時地

可遏欲不

西瓜

異物

敬床

娑羅樹

勇於爲善

正用功
心始從

聰慧天授

爲已爲人

書隱叢說

卷之四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五

易經紊亂

不躁不逆

識緯書名

公私之辨

長恨歌傳

內自訟

泊強

鰲山景

古人姓名

處世闇修

品格迥別

胡僧呪術

假面

骨力超羣

減嗜欲

無諂無驕

才鬼頑仙

塞諸河源

織錦迴文

不可驟藥

可欲不亂

神道事之

仁術

改過遷善

書隱叢說

卷之五目錄

一

名過其實

虛心實腹

處已處事

老人

桂枝寃銷

檀弓文法

物化

瓦礫場

秋筵集

辛卯科場

獨樂園詩

趙學究

風流公案

日本風俗

左傳人物表

博異志

內魔外魔

可消鄙吝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六

經史子集

乙丙丁

終身戒色

徽欽棺木

宋祖誓碑

英雄末路

燈焰未息

泡影喻鬼

霞天膏
倒倉法

結姻擇對

五大夫
漢壽亭

珠糊孫

名心未淡

數已預定

術未盡驗

占家不同

屈俗伸道

僧道關法

姘姆

長橋烟水

明祖御容

相思草

竈間土湯

得失有命

書隱叢說

卷之六目錄

一

不為境困

范增龔勝

容容多厚福

行仁用智

鴈帛鰐魚

肺病遇醫

病中聲息

赤白石

琴操語

心之神明

夏草冬蟲

陸仲和

理直氣壯

仁不徒行

工穩為貴

牡丹亭本

木棉

盡人謀
通下情

謝絕世事

早年人
事具備

性命

性以生心

栢人彭亡

魚尾鴟吻

長松愈風

天理撐持

宿秀二音

治生為急

薛贊

三宵

紅雨

太素脉

繞指柔

父子名人

詩下轉語

詞調

書隱叢說

卷之六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七

處處見道

項羽

琵琶記本

經足

邪不敵正

西樓記

令節不定

倪迂潔癖

雀巢

父子同名

人生如四時

耐金失侯

周處碑

不求奇功

奕基

分縣

唐詩用字

自負不淺

南邦黎獻集

芭蕉

續左傳
類對賦

忘書刺名

天漢非河精

飛走通稱

書隱叢說

卷之七目錄

一

不貴多言

河間好儒術

唐詩熟用

吳王不朝
就賜几杖

后爲君稱

男女名
互相似

西洋畫

傳寫之訛

議論行文

戰國幸姬

偽舉人偽摘
印偽抄沒

對句

異相

文法變換

治盜之法

史記世次
不可盡信

異世同符

南門星
天孫星

便於卜筮

霹靂生全

廣東地濕

利令智昏

道士合丹

烏教鵲聲

先求生路

量入爲出
寬而有禮

銅雀硯

雅琴不當
入俗調

高人一等

笑數

成敗有數

拆剖而產

西域取經

書隱叢說

卷之七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八

史語勝左

秦皇一年無事

奸民舞文

臭作氣解

李斯陸機

兒食碑壁

史記輕信

連山歸藏

長城不始於秦皇

見異不遷

義馬

嘉定大男兒

天井

五行化真

高出庸眾

為身不顧後

秀才

秦檜死報

如是觀

易圖非伏義作

荀孟同時未遇

讀書最樂

庖人曰死

史記脫胎國語

書隱叢說

卷之八目錄

一

扁鵲列傳

河套不可棄

公孫敖

讀書獨出真意

三字名姓

文券手摹

渾脫舞名

天公地公人

尹燁對君

黔首

易理會通

壽筭之多

提要鉤玄

議論當公平

族姓譜牒

同能不獨勝

用情不失性

荊州記語似水經注

不可以女限

三恪

九州

院本脚色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九

大人星

鍾馗石敢當

拐子

圖書有本

幻術

除民害

方響

樹松栢

尊西卑東

六禮

角端

生我死我

鄭重反覆

調飢為朝飢

民間祀竈

麟有別種

奔非淫奔

詩語

便面

集句

金陀粹編

太元潛虛

高僧冤業

左个

書隱叢說

卷之九目錄

一

疊字

鍊句

知來者逆

赤帝邪幅

史記過火語

要離刺慶忌

石經

注書

海上浮圖辨

翦商

水性不同

君與天通

漕運

原文獲售

精鑒畫一

古碑幸存

怨毒

祀其功德

容齋論歷

柔存剛廢

飛白

方圓剛柔

千文之數

貪暴性成

長人

徽帳

持戒堅忍

混沌

以徽隸杭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

福生無爲 定情賦

鰥寡

四家詩異同

蜆醬

螟蛉蜾蠃

以石爲鍼

轉注

三表五餌

雙翼

祭豐養薄

風俗奢靡

祠廟額

火烈水懦

稽留山

罕譬曲喻

雷峰夕照

作文如寫家書

紫陽洞

朱子綱目

岳墓鐵人

事必有本

風伯雨師

玉女

書隱叢說

卷之十目錄

一

驚蟄雨水

九世之仇

謝逸論河

坤輿圖說

三江

同里

不信陰陽

不善學祖

定身呪

苦亂苦貧

口過當戒

天生絕對

紀載有益

稱名共知

信古信今

左旋右行

彭亨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一

三家三易

龍虎之變

長生訣

三綱六紀

西王母

有書不讀

痘疹

家翁家公

雷神雷鼓

骨鯁方

服制

古詩誤用

左旋右旋

仁義財色

浮玉洲橋

便頂

詩賦做六經

羅星洲

督撫布政

換季

貧者老者

太子

崑山

韓詩內傳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目錄

一

經義考

戴九履一

故宮殿基

正史之外

杜詩定本

龔孺人孝行

半歲小兒

空虛慈悲

善留地步

屠龍技

章服有別

峽棺硯塔

萬物歸土

瓊州

取士

長孫皇后

撻墓鞭尸

墓銘曠誌

初度詩

仙桃碧桃

人生

赤壁賦語

牀下拜官

俗語出處

墓祭

雙珠記

三姑六婆

不受饋魚

關龍逢事

陽明病

小兒文章 生祠德政

書隱叢說 卷十一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二

祖孝子	同姓名	用其力 愆其過
五臟圖	長橋	女國
針法	鴛籠書生	術數偶中
何立	太牢少牢	扁舟五湖
古人貌不揚	幻術	納息下氣
盃琰	蠟燭	舉人貢士
古事相類	七女浴池	性善本誠
見風成石	噶張互叅	海水轉運
欽硯	渾天儀	刻漏異制
賢愚不齊	改火	黃銀
長鬚	月華	龍王與珠
科頭	闌干	浣腸
五指	蓮花峰	金根車
峨嵋精	旛聯	八劍
吸火瓶	抱螺酥	

書隱叢說 卷十二目錄 一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三

同居

堅凝化石

鉄樹

引端竟緒

托生爲猪辨

秋風蓴菜

性情苛急

土中生珠

聖賢豕泝

解鳥獸語

物名

鹿馬虎狗

務本務末

退步收成

材能殊絕

混堂

七步著名

活字板

倉儲利弊

天人各半

黑水

曹全碑

樂調

有數存焉

書隱叢說

卷十三目錄

一

甲子鄉試

卜將軍廟

樟柳神

人元

高倬出身

乘轎

安靜不擾

火浣布

異產

小物

昇平盛事

蕭翼計賺
不足信

經禮補逸

錢背文

卷軸葉子

渾脫取義

本相畢露

轉變操持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四

地氣不同

用字平仄

正氣長存

印文

荒唐之說

偕隱

徐庶

物能爲火

樓魚

刻書

傳國璽

內助爲要

文丹

一子承兩房

紙錢

似人非人

宗室封爵

莫厲

虹蜺

寒士著述

猛將

天人八月辨

相士偶中

代食

書隱叢說

卷十四目錄

一

澄清保障

遲速有時

踰牆高隱

夏正周正

僞書

朱仙人

救生船

龍生九子

重瞳

禹步

樂經笙
詩無傳

生物肖形

溫泉

寶祐登科錄

麒麟

四載

不可以理測

花神廟

試士場期

格五

是非不明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五

警俗

某爲公

中山傳信錄

朱竹墨菊

聲韻之學

孟姜

洞天

赤通尺

傳聞之異

雙金榜

大物

禮行巽出

火炭畫竹

數目字

金鐘罩

裏足

八股取士

雞口牛後

對食

立位入社

飲茶

舉按

吸毒石

汝烈婦

書隱叢說

卷十五目錄

一

盲目不盲心

遲速有候

學問從
應難生

天雨物

蚊母

飲酒賦詩

五經博士

正統論

長人短人

訛傳采秀女

死所

五岳搜捕

月令

稗官所祖

石粟

幻惑愚人

心蔽鬼攝

求福之惑

饗奠祭

祖有古風

薛義兒

三尸

避諱

秦墓

真隸八分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六

讀書有爲

居家三厄

妄鬼假托

弟子門人

馬牛風

張仙

文昌

陳日照

分韻字學

王景亮

文章本天然

獄訟難正

澄心養氣

逸書

三槐

緯識之言

時日吉凶

事同禍福異

純任自然

臂針自出

得閒讀書

木石狐狸

不以世類

消患未萌

書隱叢說

卷十六目錄

一

天與人歸

休徵咎徵

戒律字音

有權者主之

壽星

五星聚

針盤所本

拐子敗露

品泉

有司當慎擇

杭城事佛

紅苗

夷言改訛

封神藍本

吉兆有命

五王

音韻直圖

釵釧記本

幻術迷人

假中風

修身

卦影

洗筋惡俗

窮變通久

方家幻術

臨摹逼真

現身說法

律有幾種

雞鳴歌

微子行遜

終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七

用事之誤 名句來歷 火棗

詞品 毛詩稽古編 詩句指摘

塞洪橋 臨岐詩歌 沅傳異域

衣尺匠尺 鍾馗妹 都言

劍池夜光木 商人報冤 修志

仁義 行夏之時 包荒馮河

特奏名 卑官受杖 少林僧兵

古今異名 百二十二 百歲臣工

書隱叢說

卷十七目錄

一

甲子詩識 三世服藥 近體詩法

養生養品
養心養性 博物 不利長子

金山詩句 祿命 急就句法

梓人傳 遇合之奇 河圖洛書

事功遺憾 羣妃御見辨 妾服

格物精義 新黃孝子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八

人參 利害禍福 歸藏易

化有爲無 發于中心 羅刹夜叉

后妃傳 程嬰公
孫杵臼 歷數

潮汐 石鼓 相沿難革

先生田 翰林院 閨中命題

要好者 十二肖 召神而問

五祀 狐屬惑人 高出凡庸

儉以成廉 字易誤讀 禮制變通

書隱叢說

卷十八目錄

一

齊服 庶孫不承重 荒親

安于義命 書酒相兼 怨而不怒

穀名 鬼方 清和

周禮疏誤 伯叔 異鏡

未及殿試 麗鎮 九拜

道德經別解 知彼知己 歛用喪服

俠拜 觸忤生學問 俗字之訛

篤好讀書 物生應閭 田畝清冊

自稱曰身 少陵喜用
乾坤字 郭公碑

聖廟四配 昔人詩病 文章偶誤

終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九

文董名埒

杜詩似選

人莫徇私

揣骨相

崑崙

火燄山

河伯

西伯為武王

但當順受

蘇詩習氣

鍊意

雙聲疊韻

好仁惡不仁

聽琴詩

徹上徹下

蒲鞋

彭祖觀井圖

毛車輪

韓歐詩本

斷碑膾炙

十八舍

趨吉避凶

素位而行

詩壇耆碩

書隱叢說

卷十九目錄

宣有三音

孔孟言性

古韻

剪愁吟

神劍疾長

近諛近詔

妄想無益

通卦驗

九錫文

口吃

參同契卦圖

白露國鷄

易墓非古

大學改本

分野異同

桓譚新論

倪孝子

易為君子謀

謂之神

魂強魄強

至人不動

卦變

至而伸

族黨

五行志

稻蟹不遺種

一字金針

讀易免禍

鼯鼠

吳郡張若遷刻

書隱叢說卷之一

吳江表棟漫話著

盈虛消息

一部易經只是盈虛消息四字上而天地陰陽四時日月下而昆蟲草木器用菽帛以至人生之生老病死世事之循環往復其象莫不著於易莫外乎盈虛消息之間善讀易者得其大意擴而充之裕如也

性理之祖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數語實為宋儒性理之祖

性善

孟子言性善荀卿言性惡公孫子言性無善惡楊雄言人性善惡混劉向言性不獨善情不獨惡韓子言性有三品孟子乃探原之論諸子亦近似有理而窮根柢若荀子性惡之言直為憤世嫉俗之見耳

天人感應

易曰積善之家曰作善降之

逆凶惟影響見天人感應之理如其不誣若釋氏因果報應之說直爲下乘說法耳禮者禁於未然刑者禁於已然釋氏之言近乎刑易書之言近乎禮吾儒不當惑於利害但日正其是非而已矣

是非利害

聖人計是非不計利害合于理者即無利亦當爲之不合于理者即有利亦不當爲上焉者知有是而不知有害也知有非而不知有利也庸庸者知利害而已是非亦因之而明下愚且利害之不顧也於是非乎何有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二

老氏嚴厲

老氏之言曰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人先何嘗不可服膺而佩紳但慈者即仁之謂也儉者即義之謂也不敢爲人先者即禮之謂也聖人五常然有和平氣象老氏三言煞有嚴厲氣象

牛首蛇身

漢高祖龍顏陳霸先鱗身以其似者而言也上古牛首蛇身亦形似耳非真牛首蛇身也牛首乃龍顏之類蛇身乃鱗身之類皮曰休曰非形也象也

學問境遇

人生學問當存比上不足之念學問無窮不妄自矜誇則行業日進一日矣人生境遇當存比下有餘之念境遇有數不慕貴求富則心境日舒一日矣反是則兩有所妨

瓏玲

韓昌黎詩用瓏玲字出楊子太元經瓏玲及法言瓏玲其甘泉賦瓏玲和氏藝苑雌黃謂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未明言其有所自也

寬靜退遠

人自處乎隘我自處乎寬人自處乎囂我自處乎靜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人自處乎進我自處乎退人自處乎近我自處乎遠寬謂器量靜謂心境退謂作事遠謂識見知此者自高出於人一等

忠恕

居心莫過爲己甚作事莫恃才妄作處己莫不近人情入世莫損人利己守此可不戾聖賢忠恕之旨若矯情鎮物即賢者亦難免也況此亦強恕之事

無才是福

昔云女子無才便是德余更益一語曰男子無才便是福此才乃狡變之才非美才也若才德之才則美

才矣

杜語脫胎

杜詩送重表姪王珣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蓋脫胎於家語及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

三統

伏羲建寅女媧建丑神農建子黃帝建寅少皞建丑高陽建子高辛建寅堯建丑舜建子夏后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各有意義秦乃建亥則恃才妄作矣且以閏月置於每歲之後漢初猶然非惟失三統之義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四

即置閏之法亦不講也或謂舜更堯曆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或曰顓帝曆首亥未知然否

夏時

夫子曰行夏之時可爲千秋萬世法漢太初以後至今不改惟新莽嘗建丑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建丑三年即復改正唐武后永昌元年建子越十一年亦復改正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明年復改正循是而行萬世無弊

今不如古

厚於古者薄於今朴於古者華於今時勢使然也文

章自左國而史漢自史漢而八家自唐而宋元明日

薄一日詩歌自風雅而騷自騷而漢魏自漢魏而唐自唐而宋元明日薄一日書法自古篆而小篆自小篆而八分自八分而楷自晉而唐自唐而宋元明日薄一日詩餘自六朝而唐自唐而宋自宋而元明日薄一日八股制義自宋而明自明迄今亦曰薄一日惟衣服之美飲食之侈地所不能得者必欲致之俗所視爲常者必欲更之則曰華一日矣吁由厚而薄者或諉於時勢由朴而華者獨不可安於義命乎

毀逆闕祠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五

京師海岱門內智化寺後殿乃明英宗祀逆闕王振者錦衣玉帶香火不絕至今猶然乾隆七年二月御史沈廷芳奏毀之與前臺臣張瑗奏請削平魏忠賢墓事同忠賢戮尸之後雖未嘗葬一毀之下褒貶之義昭然矣

用古語

青出於藍冰寒於水語出大戴禮荀子用之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語出禮含文嘉管子用之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語出淮南子諸葛武侯用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語出慎子唐代宗用之先憂事

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語出大戴禮范王公
用之

酈栢絮

穆天子傳有酈栢絮註云酈國名栢爵絮名古伯字
多以木路史國名紀有酈國酈音培

南無

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膜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
希通錄云南謨音無乃胡人之拜拜佛而誦其號故
併錄之佛經往往以南無冠於諸佛之上者此也

春秋少陽篇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六

雞肋編云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不知何書道山
清話云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陳彭年曰伯夷叔齊
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於秘閣取此書尋檢
果得之然則此書宋時尚有及見之者大約貯於秘
閣而不傳於民間也春秋少陽篇乃緯書中之一種

博學鴻詞

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獲雋者五十人一等彭孫
通倪燦張烈汪霽喬萊王頊齡李因篤秦松齡周清
原陳維崧徐嘉炎陸蓁馮勗錢中諧汪楫袁佑朱彝
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李來泰潘耒沈珩施閏章

米漢雯黃與堅李鎰徐鉉沈筠周慶曾九侗范必英

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元龍龐塏毛奇齡

錢金甫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騫高

詠龍燮邵建平嚴繩孫乾隆丙辰十月召試僅得十

有五人一等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二等楊

度汪陳兆崙劉玉麟改名沈廷芳夏之蓉汪士鋐陳

士璠齊召南周長發程恂丁巳七月補考復取四人

一等萬松齡二等朱荃洪世澤張漢

脫胎國策

司馬相如文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七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四語蓋脫胎於國策中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
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
等語也

學校

井田封建三代之制不可復矣井田難復以宇內人
滿之故封建難復有指大于臂之患所存者學校耳
上責以文而下以文應之上責以實而下以實應之
所關豈淺鮮哉今世雖尚科名司鐸者當以實學訓
勵諸生毋徒視為具文其法莫如獎其馴良警其浮

情爲先自日異月遷蒸蒸向善矣然其原又在乎司鐸之得人爾

今不古若

古有肉刑今已廢古有七出之條今不行古則爲母齊期而今加重然肉刑已廢尚有寬於狴犴者七出不行尚有薄于伉儷者母服同父尚有衰於禮制者今之不如古也甚矣

民蠹

大凡人有六等士農工商爲四民四民之上爲仕宦四民之下則廝役皆有所事事惟有一種游手好閑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八

之輩上不能仕宦下不能廝役雜於四民之中不爲四民之事游蕩成風呼朋習匪此爲民之蠹也臨民者宜以此種爲急務

納民軌物

人之心思耳目不可使其無所寄無所寄則必生巧侈邪僻之智敬姜曰勞則善心生逸則惡心生蓋謂此也人家子弟無所作爲游手好閑三五成群言不及義繼且行不及義是在爲父兄之責也臧僖伯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納字最妙父兄納子弟於善則善矣故不論士庶之家六七歲時且從師讀書上

者明達義理有聞後世中者掇科取第顯親揚名下者束縛規矩猶不失爲治世之良民安得驅游手好閒之輩而盡納之於詩書琴瑟之旁乎

齊之逐夫

呂望爲齊之逐夫見於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爲人說壻老而見去苑婦太公望故老及類林史註鵲冠子注諸書壻馬氏老而國策註云不經見何歟

詩文境界

詩文境界踈闊閭奧深邃入門雖易登堂甚難入室更難矣若四六詩餘諸體境界迂僻閭奧顯淺入門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九

似較難但能登堂者易于入室也俗語云圍棋易學難高象棋難學易高信然

誣告反坐

州縣訟牒律有誣告之罪有司不遵其法遂至奸巧百出詞訟紛紛詐僞者倖勝樸誠者自危若加以反坐之罪無所徵倖則獄訟日衰而民俗日淳矣

裨官有本

錢氏私誌載徐神翁云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施耐菴水滸傳誤走妖魔本諸此也其呼保義玉麒麟諸號本於癸辛雜識雖裨官亦不可

無本

材質不同

枚臯應詔而奏賦相如含筆而腐毫薛道衡踟躕壁而卧搜蘓廷碩占授而腕脫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李思訓經年之力吳道玄一日之功王璘半月萬言速賈島三年十字遲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材質之不同若是

韓袞狀元

韓昌黎一代名儒其孫名袞者懿宗咸通七年狀元及第人罕有知者甚矣科名之不足重也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十

丈人泰山半子布代

爾雅稱妻之父母曰外舅外姑或稱婦公或稱婦翁若丈人本尊長之稱不必婦翁也而世人稱妻父曰丈人出史記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又柳宗元稱妻父楊詹事爲丈人母獨孤氏爲丈母又曰泰山本張說婿鄭鎰因說爲封禪使而加職事自稱曰半子出唐回紇傳今婿半子也俗名曰布代馮布妻父每有事輒呼曰布代焉或云有女無子恐世代絕招婿以補其代故曰補代然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壻山裴松之注三國志言獻帝舅董承于

獻帝爲丈人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岳壻丈人之名自漢晉已然不始於唐

少累潛心

凡人好學者雖其性使然大約少累寡營故得潛心向裏古來攻苦力學往往出於寒儉者居多劉伯芻貸鬻餅者以萬錢則云本流既大心計轉粗由是不暇渭城之曲矣

地理論辨

地理之說乃山川融結之處自有一種天然氣象龍盤虎踞帝王都龍飛鳳舞到錢塘是也但地是天成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十一

于人力無涉處累仁之後有興王之運雖布衣崛起居然端冕以居之無綿延之運失保邦之略雖奕葉皇王不免下殿而出走自古帝王建國都邑屢遷無不是興隆之地鼎器屢易無不是興隆之人然祖宗于此而得者子孫即于此而失末主於此而失者開業即于此而得都城如故宮闕不改而人移物換矣信哉地是天成于人力毫無干涉也苟悅曰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旨哉言乎邦國如是家宅亦然大厦名園高堂曲室或居之而累世享其成或居之而轉盼易其主或居之而期頤者相後

先或居之而死亡者不旋踵乃德與命之所致豈關乎門戶向背之瑣瑣哉陽宅如是陰宅亦然得吉地者若有天助得凶地者若或使之或因此而有公侯將相亦家運使然即不幸而食貧居賤亦非人力可却且地氣亦時有轉移吉者變而爲凶凶者變而爲吉豈尋常意計之所能料哉今人不明往往依托地師擇地彌年將以邀福不知福是天生豈可邀得知命者不邀福也如人家子孫當出富貴自遇富貴之地當出貧賤即遇好地亦葬不成况庸庸地師毫無成見今日言是明日言非易一師而言是更易一師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而又非窮年累月皇皇無定于心安乎更有一等拘于俗見乃曰盡人事以待天嗟乎人事之當盡者亦多矣不從事於平日居家待人孝弟忠恕數大端而乃以渺茫不可知之禍福爲憑乎吁亦異矣故建陽宅者當以現在地勢方向所宜在乎貫串通達爲主不必以南憲北戶爲拘拘也擇陰地者當以地形高燥及無口舌是非之地爲主不必以貴秀財丁爲競競也况父母已歿入土爲安此是安父母不是蔭子孫以現在雙親已朽之骨竭力經營博未來子姓不可倖得之福智者不爲也若酷信風水將已安之骨

再爲遷葬者尤屬不經之甚故曰知命者不邀福也

受命于天

今人往往酷信時日小有作爲即檢看日之宜忌不知人生貴賤窮通天定者勝人若曰人定勝天在乎修德行仁以迓天休耳豈在一時一日之間哉人將受命于天耶抑受命于時日耶自術家避忌百端使人手足無措吁人不以大是大非爲束縛而以小禍小福爲束縛其亦不思甚矣

趨吉避凶

趨吉避凶乃言理之順逆順于理者雖可避而不避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天必諒之不幸有禍無愧于心無愧于天豈曰凶乎逆于理者不當趨而趨天不祐之幸而獲福有愧于心有愧于天豈曰吉乎况順理者必有償於後而逆理者已害伏於初乎

天命不假

秦趙高篡位上殿殿欲壞者三晉桓玄篡位入宮其床忽陷梁侯景篡位御床陷地明李自成篡位登殿輒自眩頭楚信矣天命之不可假也如是

楊玠達識

唐楊玠歸里爲鄰侵占地界玠謂子弟云試上舍元

殿基望秋風秋州正離離可謂達矣李德裕平泉記曰以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一讓於生前一爭於身後奚啻霄壤

佛語合儒

佛經言果報事大都荒遠然經有云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此二語與吾儒盡其在己之旨脗合

風月三昆

松竹梅爲歲寒三友以其節操同也吾于春得蘭之清而香焉于夏得蓮之淨而直焉于秋得菊之逸而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古

蒼焉欲聯之爲風月三昆曰孟蘭仲蓮季菊云然于歲寒一時之中已得三友春夏秋冬三時僅得三昆亦可見繁華之子不勝其纍纍而無所當矣

說郭

陶九成所輯說郭及陶珽續說郭共一千二百五種瑣記雜說無微弗錄惟卷帙浩繁節畧爲多然全本幸存者固無足慮全本已失者正幸嘗其一鱗爲之擷芳而取菁也古云存什一於千百不信然耶周櫟園云金陵冠家有說郭全部以四大厨貯之今坊刻多逸去

不作佛事

人家喪中必作佛事通俗皆然有心知其非者亦耻過而作之甚而笙管箏琵琶聲靡漫名曰佛戲喪不哀戚佛不清淨莫此爲甚家君力學有年動以昌黎韓子爲師居喪不作佛事雖招衆尤不恤也以此立教垂乎子孫并一切祈禱諂祭之屬屏絕弗爲非識力兼到者其孰能之求之古人中已不少概見矣

屏絕祈禱

今世祈禱之事疾病則保福於廟禱獻于家求財則祭五路舉子則齋監平聲生年終則獻家堂誕辰則齋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五

星官婢姐則待佛新喪則接青起造則避忌居平則淫祠賽願凡此種種俱福田利益之類家君一切屏絕所祀者祖先而外惟竈及中雷而已謂其有功德于民者當祀之也其不祀者非分不當祀即義不當祀也

深山焚脩

佛教之立也總使人除却貪嗔癡三字不爲無益於塵世但無人倫之態至所以止宜深山焚修不宜混入塵市恐人之暗昧者多趨于福田利益之途于貪嗔癡毫無關涉耳

淫祠

今天下淫祠甚多所謂淫祠者淫昏之鬼淫溢之祀凡不當祀而祀者皆淫祠也分不當祀尚謂之淫祠况義不當祀者乎

千家詩

村塾中所習千家詩後編詩四句云一團茅艸亂蓬蓬驚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漫騰騰地煖烘烘余幼時即極訝之及觀許彥周詩話云嵩山法堂壁間有此詩司馬溫公書於旁云勿毀此詩想公亦有感於此詩爾知後之編入者以此也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六

豐縣石龍

豐縣有華山乾隆年間土人於山上鑿石得一石匣無縫天成破之中有石龍一枚色紫赤鱗鬣爪牙宛然畢具百姓爭觀稍致毀損今存縣庫中前任豐縣令王錫爲余具說家語魯大夫土缶中獲羊孔子曰土之怪曰糝羊木石之怪曰夔蜺蝮豐縣之龍其夔蜺蝮之屬乎

體物不遺

鬼神之事實屬窮冥疑有疑無紛紜莫定若以爲有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也若以爲無則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也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

之迹也凡迹必有可見而造化之迹不可見而可見而不可見人生天地間不過理與氣而已天地亦理與氣也鬼神亦理與氣也以理言之幽則有鬼神是也以氣言之呼吸之間有鬼神是也大凡順于理者即爲正氣逆于理者即爲戾氣正者以和名和佑于理與氣者即佑于鬼神也戾者以逆致逆反是即看人身中飲食調和心慮公平便覺血脈融暢夢寐安適小者如是大者可知近者如是遠者可知故在天之鬼神在人之鬼神總不外乎理與氣二者認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十七

得體物不遺四字則或有或無可以立辨矣

精氣爲物

凡物皆有精氣精即理也氣則氣也有精氣者則爲鬼神上天雷霆風雨必有主之者主之者精氣也祀上帝于園邱乃祀上天之精氣耳非真有如道家所謂玉皇上帝儼然冠帔以臨者也后土及山川五祀莫不皆然今人動輒塑像則惑之甚矣古昔聖賢死而謂神者亦謂其精氣常留于天地間也故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亦祀其精氣耳非真謂昔聖昔賢猶然享食民間也明于精氣爲物之說可以解世之大

惑

一氣感通

祭祀祖先亦謂祖宗精氣所存水源木本一氣感通耳神不在宗廟而在人之心也天地山川亦是將吾一片至誠一氣感通故曰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仁孝不至則至誠不能感通何享之有而諂祭淫祀可知矣

生死聚散

人死有鬼乎曰無有也人生在世一身之氣聚則生散則死此氣雖常存於天地間聚于前者散于後散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六

于彼者復聚于此但既散之後此氣復歸鴻熙與大氣攪和焉得一人有一鬼猶如燈火初滅時烟氣熹微猶是此燈之烟少頃則不復聚矣不復聚而與千萬燈之烟相和又復誰辨其爲此燈之煙耶所以人初死時尚未淨盡到後歸於大造即屬烏有

伯有爲厲

伯有爲厲之類取精多而用物宏亦其精氣遲散或能團結總屬偶然之事久後亦散不則或有邪氣相托而然耶邪氣者陰陽不正之氣非謂鬼物也天地正氣既能生人邪氣獨不能爲厲耶若是爲厲而能

久者即屬怪異且必變態不常決不是此人之鬼久能爲厲也

游魂爲變

天地之氣聚而人生散而人死再聚則又生人但後之所聚非即前之氣也氣是混茫的物聚千萬氣爲千萬人既散之後千萬氣合爲一氣就一氣中又分千萬氣而生千萬人焉得謂後氣即前氣後人即前人猶如鉄冶鑄物鑄成爲刀爲劍不一其形及至還爐時將刀劍諸形一歸大冶刀劍攪和無復辨識然後再鑄成時依然又成刀劍豈得謂今之刀即前之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九

刀所成今之劍卽前之劍所成耶故釋氏輪迴之說即大冶之義然必曰某人托生爲某則造化之氣拘隅不通矣晉唐小說或有身記前生之事如羊祜顧況幼子等未必信然即信然矣亦屬偶然謂之怪異可也怪異者非常有也豈可以不常有而偶見之事爲憑乎哉只將游魂爲變變字解差了變是變化之變不是變現之變

形聲怪異

人家往往有形聲怪異之事動曰鬼神此非鬼神也乃邪氣耳邪氣者陰陽不正之氣也凡陰陽不正或

有所偏或有所感俱成怪異非真有面目獐獐手足殊形之鬼佈滿人室屋間也有所偏者或陽明太盛如人家園亭無人來往陽氣無歸納往往多怪異或陰暗過盛如人家暗室不開及停柩日久陰氣不通達往往多怪異是也有所感者或家道不和乖氣致殃或地氣不和艸木爲妖是也故怪異之生都由氣來偶有形象著見亦如正氣生人之有形但邪氣恍惚莫定非如生人之正體常住也有所偏是不和所致有所感是不正所致但當以正氣和氣消之耳此言是實在之言並非頭巾氣也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氣以成形

吳江吳氏墓上有石馬年久恒盜田中稻爲人傷頸後不復見同里鎮何氏墓上有碑跌盜稻爲人椎去其首又龐氏門首有石狗埋于土中其首稍出地上人踐之光澤月夜往往聞吠聲有人以泥泥其面自後無殺此類他處頗多夫成形之物爲日月精華所爍風雨元氣所呵故爾聲形或異即所云氣以成形也然所受者到底戾氣非正氣故時隱時見耳

鬼由心感

石誓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

之既醒而悔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謂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療妬羹傳奇中狗才家婆事用此有僧人入暗處誤踏茄子心疑是生物中心懺悔夜即有叩門索命者追曉方知是茄子也觀此可知鬼非真有乃心之所感氣之所感耳

不食周粟

夷齊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昔人有譏其薇亦周薇者不知其不食周粟乃不爲周臣而不食其爲臣之祿故寧肥遯於野而食薇非真終身不食米粟也餓死首陽乃窮約而死非真不食米粟而死也讀書拘於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字句往往如是閔程氏遺書伊川先有是說

甘羅不爲秦相

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並未爲丞相其祖甘茂亦未嘗相秦也俗傳甘羅十二爲丞相蓋由杜牧之有甘羅昔作秦丞相之句遂以訛傳訛耳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北史彭城王浹傳云昔甘羅爲秦相知此謬循襲已久矣

虛文懺悔

佛教之入中國也幾千餘年以清淨寂滅爲教寓慈

悲度世之心其徒以福田利益之說轉相傳述惑世誣民幾遍天下而愚者亦不知所謂清淨慈悲之本但欲以一日之施捨虛文之懺悔冀消無窮之罪業夫佛何嘗不許人懺悔但當實寔有懺悔之心則可今徒以虛文了事非惟前業不消後業又增矣

懺悔改過

懺悔即吾儒改過不吝之意但改於行者不徒改于言則不悔于心徒悔于口其可乎僧家往往以念經消罪爲說夫念經消罪者猶吾儒讀書可以寡過之謂也原要把書中道理合到自已身上做實踐工夫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五

不是記誦之功即可以寡過念經亦然念了經要人自己變化氣質可以消罪若曰一念誦即可消罪是將驅天下之恣行不善者盡消於一念誦之中是作逋逃之藪開招降之路任人叛而降降而復叛則終無已時也豈道也哉

放下屠刀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雖由頓悟亦是鞭迫性靈使然豈徒貌襲哉貌襲者妄矣周處之爲善類是

上方山

吾蘇上方山舊祠五聖作威作福享獻日隆舉國如

狂康熙中巡撫湯潛庵斌毅然焚其像而除之昔人云西門豹之投巫嫗狄惟謙之沉天師狄仁傑李德裕之毀淫祠並有許大識力者見或不真中或稍怯此定不能也上方山五聖或是五聖或非五聖總是邪氣邪氣者陰陽不正之氣也偶有靈動人或神之則遂聚而不散湯公一除之後終成寂寂由于邪不敵正故一攻即破耳邪氣之聚如人身榮衛不和有所團結以輔邪之藥治之則愈固結而不解所謂養成其勢也一服清涼散則杳不知其所之矣

生契生稷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五

簡狄皐降而生契姜嫄履武而生稷毛傳以高禰之侯解天命玄鳥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城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又以從帝營祀解履帝武敏歆曰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爲天所饗也此乃光明正大之論鄭箋以吞燕卵踐神迹解之說宗史記實本詩緯語出神奇朱子本義不取毛傳而取鄭箋未知何故雖神聖降生或有殊異然正氣降臨畢竟光明正大豈夜郎廩君等可比耶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亦謂山

川之正氣所鍾正氣謂之神非如世俗東嶽帝君托生等荒唐之說也

不餌五穀

吳江龔民瞻先生娶馮氏恬靜自處屏絕世味年六歲時忽有所感遂不餌五穀終年絕粒惟日供甘果少許而已于歸之後又閱六七載始終如是而歿迄無他異龔繼娶龐氏即余岳母之所自出也故余知之最詳明郎仁寶表嫂亦終身不喫飯云

聖人治生

釋氏無生道家尊生聖人治生無生者可無一己之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五

生不能無天下之生尊生者可尊一己之生不能尊天下之生治生者可治一己之生并可治天下萬世之生

知處稍偏

夷惠何嘗不是聖人所以稍有偏處非行之未至乃從知處處頭起見然猶是聖人中分別出來釋道二教行處何嘗不至極而知處源頭稍偏即各立門戶扞格不入故學者工夫先從知處做起要緊

韞藉難能

牡丹榮辱志志花之亨泰有十二事中有妻孥不倦

子弟韞藉僮僕勤幹三者嗟乎豈獨花乎哉有是三者百事可爲其家必興然不憊與勤幹爲興隆之象人所易知猶人所可能惟子弟韞藉四字難知亦最難能

懶於修爲

地理之書始於黃帝宅經後有青烏子相地骨經及郭璞葬經其論山川向背高下陰陽儘有至理然今人必欲搆求美地以邀福曰是有地理也則人理之未講而求地理乎天理之不修而求地理乎懶于修爲勤于希倖人情大抵如斯矣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五

病痛

漢匡衡疏有曰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數語說盡天下人病痛

綠沉

綠沉者綠色沉也或用鉄或用竹或用瓜或用漆或用筆或用弓或用屏風或用扇或用色不專指一物杜詩之紛紛致辯者可以息矣

書隱叢說卷之一終

書隱叢說卷之二

吳江袁棟漫恬齋

有幸不幸

制字者人知有蒼頡不知有沮誦入吳宮者人知有西施不知有鄭旦以十二牛犒秦師者人知有弦高不知有塞他刺韓傀者人知有聶政不知有政之副陽堅擊筑送荆軻者人知有高漸離不知有宋意秦始皇所鑄之金人知有翁仲不知有君何足治太初曆者人知有洛下閎不知有唐都光武故人人知有嚴光不知有牛牢又有高獲漢末黨禍未起先逃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一

吳中者人知有梅福不知有吳菟西京巧匠人知有丁緩不知有李菊爲王嬙而致殺之畫工人知有毛延壽不知有劉向陳敞龔寬楊杜樊青等魏武築三臺于鄴人知有銅雀不知有金虎冰井唐中葉以八分名家者四人人知有韓擇木蔡有隣李潮不知有史惟則史吳人品泉者人知有陸鴻漸張又新不知有劉伯翦刻黨人碑人知有欲免刻名之安民不知有辭刻之李仲寧閩中長橋人知有洛陽橋不知有盤光橋明永樂中下西洋之太監人知有三保太監鄭和不知有王景和侯顯時同事同而才貌同一彰

一晦如是豈果才貌之或爲所揜耶抑亦有幸有不幸耶

中知以下

凡人性質天然有等級資稟高者于事理上總識得透徹資稟下者事理當前莫說識不破即有人極力指點而終不悟常如隔膜焉其中等級與耳聰耳聾者聽人言語相似左傳曰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讀之能無慨然

不延醫爲妙藥

內經素問意義深微非淺學所能窺故善醫者按脉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二

切理對病發藥往往多效若庸醫智識粗淺聊襲陳方不是誤認病源即是雜投藥餌淺病猶可奏功深入腠理者束手無措不見其成立見其敗古云學書紙廢學醫人廢誠然所以達生者不幸有病守不服藥爲中醫之說然俗云問了醫家便有藥偶爾延醫說得天花亂墜未免中心鶻突即有誤投之事慎于延醫之後莫若慎于延醫之前故不服藥爲中醫不如不延醫爲妙藥也

溪嶺惡氣

湖廣長沙府以南往往有異術能以符咒愈人之疾

雖大癰毒疽亦然并有罹罪庭鞠者箚訊之下以意視他物如桌椅欄楯之類代爲受之已身毫無痛楚謂之寄打寄夾其處民人多習此術有司亦無如之何聞有爲盜者數輩有司窮治不得以印印其身無益繼以猪狗血灌之立見痛楚承服左道之誣民如是過長沙則不驗又雲南沅江府能以土木易人肢臍初亦不覺數日後始苦不久即死溪嶺間多惡氣此等亦惡氣所鍾如蝮虺瘴蟲不絕於天地間耳

陝西災異

康熙年間陝西五臺山崩失其二臺鞏昌府屬多成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三

蓋粉乾隆四年冬間陝西寧夏天氣陰慘風雨連綿浹旬後地震不止城門嵌陷民人後出者至不得過城中水漲火發冰積沙飛垣宇傾頽官民糜爛者不可勝計吾蘇顧某官于地亦與其難朝廷發帑賑濟重爲相度修治焉

叫人蛇

廣南有異蛇客旅經過知人姓名呼之不應者無恙無心而偶應之者晚必隨其所止害之逆旅主人於宿客之來必先問有人呼汝否汝曾應否應者則設一匣于枕畔中夜聞悉窣聲遲明視之則蛇爲匣中

飛蜈蚣穴腦而死其蛇則人首也蓋蛇欲咬人而來飛蜈蚣最嗜蛇腦聞其至即穴其腦而蛇爲之斃耳謂之叫人蛇又云人面蛇亦畏狐

京師地震

雍正八年秋京師地震累月不寧解舍寺垣所在傾倒民人旅寓多見躓殞吾邑黃汝魁以武舉會試在都亦與焉

孤室火焚

雍正中豐沛大水之時廬舍飄蕩幾盡一里之中有孤室巋然獨存意其爲天所祐也逾時爲火所焚人書隱叢說

卷之二

四

屋亦盡噫異哉

讀書爲上

人家子弟第一讀書爲上窮理格物則爲聖賢之學固不朽之業摘詞掇藻則爲學士之功即顯揚之路下至琴奕書畫不妨涉獵以寄情即有好高自異亦各隨其性之所近不可拘以一律惟有賭博淫色二途不可稍爲沾染以其喪名喪命喪陰隲敗禮敗度敗家殺也財色人所難絕賭淫俗所共好觸處聞其言聞人知其事故尤宜痛絕之

謹厚醇默

制行不可不謹居心不可不厚處世不可不醇矢口不可不默以謹厚醇默四字日存于心雖不能無過亦庶幾寡過矣

恕字爲本

孔子曰其恕乎孟子曰強恕而行恕字是爲人妙法齊治均平徹上徹下無不用得去故訓子弟者當先以恕字爲本

私不勝公

至公無私仁者能之私不勝公謂之君子公不勝私謂之小人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五

新月謠

余詠新月謠云明鏡奩開尚未開蛾眉一望秋如水沈歸愚潛德先生評云佳句令我再三吟咀

紅蘭室主人

紅蘭室主人 本朝宗室也喜接文人不棄疎賤日以詩文自娛有玉池生詩稿五卷方之于古其河間東平之亞乎

甲乙問答

考試時有晚出者至夜將半伺候僕役輩疲怠已極甲問乙曰兩篇文章約有多少字乙以約有千許對

甲嘆曰讀了幾年書千箇字尚沒在肚裏乙曰不然汝烏知之千箇字散在外邊一時尋不足故耳聞者爲之一笑吁言雖冒昧而乙言其庶幾矣

齊物論隱居放言

莊子齊物論固能齊是非同物我矣然施於艸野倨侮憤世嫉俗之士以之自爲排遣則可若遇朝廷大利害處如宋之青苗等新法如何可以彼一是非此一是非了之即明之與獻大禮紛紛聚訟到底有個至當不易的道理亦不可以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抹之也是故莊子寓言多憤世嫉俗之辭多倨傲鮮腆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六

之意大都隱居放言爲下乘說法耳明眼者自當領會

不可害人

學者第一存心不可害人大而學術事功小而言語動作無不皆然學術苟議論偏僻矯枉過正則害及萬世事功苟獨任已見輕舉妄動則害及天下動作違理害人於日用語言不慎害人於隱微總存一不可害人之念則幾於忠恕矣

果敢和平

人性不同有果敢者有和平者學問未至果敢者人

受其暴戾之害和平者人受其優柔之害然優柔之害淺而暴戾之害大如病者誤服寒劑猶可挽回誤服熱劑不可救藥學者不可不知也若外示和平而中心猜忌則忍而曲自不如果敢者之直而剛也

術法

術法之傳自古有之先祖在鳳陽幕中曾見一術者一手執劍一手禪衲口中喃喃隨有自斃鳥雀數十雜投懷中烹飪佐酒以爲笑樂

頃刻花

有人于市肆中乞陳瓜子一粒以乾土少許即于店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七

櫃上培養澆灌忽而芽忽而藤忽而蔓延忽而開花亦有不結實者忽而結寔成瓜如茶杯大少頃曰可採而食矣採焉剖焉宛然瓜也分餉衆人香味無殊古之頃刻花其此類歟

修吳江塔

吳江東門外華嚴寺浮屠乃宋時所建漸至傾圮康熙中邑人募修工費踰萬塔本傾向東南塔工乃空其西北之土楔以杪枋等木云俟東南風緊此塔可正至日東南風至塔果正而西北所楔之木立成齏粉如漚沫者然噫異矣大凡庸耳俗目之外其別有

傳授者非淺鮮可幾共見共聞如修塔之事庸衆猶以不測奇之又何怪乎符咒之驅除變化耶

管蔡

文王聖父后妃聖母自得武王周公之聖子然有管蔡又不可解豈胎教之未至耶父教之不嚴耶抑戾氣之鍾雖聖門亦不免耶

管蔡以殷畔

管蔡之以殷畔也非助商也非畔周也乃有見於商家兄終弟及之事以爲其勢必歸于周公而公輔成王又必不能及於管蔡故畔之所由起耳余弟逸亭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八

言如此

食譜食經

飲食人之大欲然必從事于此購求精美不亦陋乎韋巨源有食譜謝諷有食經何曾有食單虞棕有食方段文昌食經至有五十卷孟蜀食典至有一百卷異矣

明通榜

明永樂中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本朝雍正中勅會試後以下第卷另授主司擇其文理明通者取若干名即選教職乾隆七年壬戌科即

勅會試主考于薦卷中擇取若干名榜後更爲發榜謂之明通榜江浙每省取六十人餘省亦不下數十人

忘世紅塵

處魚米之鄉半村半郭之間當四方無事家庭無故之日肢體康健婦子恬熙庭除瀟灑風日清閑花木紛披屏窓軒敞攤卷長誦六經三史諸子百家以及詩古文詞稗官藝術此卷完旋閱彼卷不計日之早暮有得于心輒書于紙舉頭遐想間但見綠樹迎風閒雲逐鳥幾忘身世之紅塵矣間咏小詩時作數字書隱叢說

卷之二

九

破寂而彈鳴琴客至則布楸枰以日以年樂而忘返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也

欲盡理全

天地間人物鬼神無非理與氣前已備論之矣然氣之不能有正無邪猶人心之不能有理無欲也所以蛇虎梟獍鬼魅詭怪不絕于世況正屬陽邪屬陰一陽而二陰自然之道人心欲障多于理道世間小人多于君子但邪不敵正其權總望乎欲盡理全之君子耳

含生之屬

宇宙含生之屬有知無知共有五等最上聖賢生而無不知者也次則衆庶生而有知有不知者也次則禽獸生而有一知者也次則蟲豸生而或有知者也次則艸木生而無知者也昭宣庶物嘔煦萬類惟在無不知之聖賢

先出爲兄

雙生子古有以後出爲兄者以先出爲兄者紛紛辨論兄後出之說曰以受氣之先者爲兄也其臨產時之旋轉上下固未可定但有一語奉駁人家妯娌有同日生子者如妯之受氣早至九十月而生娌之受氣遲僅七八月而生如娌之子先出可以妯之子爲長耶均之兄弟總以先出爲兄無容異議也

正神精氣

鬼神總無形狀土木之偶最足惑世正氣爲正神自有精氣所存邪氣爲精魅亦忽有而忽無即有團結處總是邪氣不散變現形狀即如楓人木癭尚有類人者如以爲異則人物之成形最異而鬼神之偶見者不與也人以習見者爲常以偶見者爲異少所見而多所怪其固然矣抑思氣以成形四字原是極平常的道理但人物之成形則常鬼神之成形不常既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十

不常矣又何土木之像哉況精氣之正神又不同于變現形狀者哉若以脩有脩無之形狀而欲實之將雲物變幻成人物牆壁斑剝似鬼怪亦從而塑以奉之耶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孔孟之栖栖道路時人非不知其賢且聖而不用之者非不欲用乃不敢用也王道當自近始一用之後必先清心寡欲屏聲色去諂諛將曰子無樂乎爲君矣所以時君不敢重用僅抱虛名招致以驕隣國豈真好賢哉大病在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士

以術愚人

人之愚者往往惑于不見之處而愚人者亦即以不見之處惑之凡巫祝之禱祀齋醮之祈禳藥石之攻補卜筮之從違星相之災祥堪輿之禍福以及功名之關節獄訟之營謀以術愚人無所不至受愚者且至死而不悔悲夫能于此而不惑者其惟明理達事守已持正之君子乎

誠格天心

聖賢得理之全所以與天通猶人家之嫡子衆庶得理之偏所以與天遠猶人家之曾玄其有一端之誠

足以感格天心者猶曾玄向祖父而求通于高曾終是一氣焉有不通之理

瓶花倏忽

人世亦倏忽耳而春花爲甚而瓶花尤甚花入瓶中爲清供賞目不及二三日一日之間賞目不及二三刻旋即敗萎零落後之厭惡甚於前之賞目人亦何爲多此一累乎

親迎大禮

親迎大禮吾吳久爲聲明文物之邦親迎之禮尚未能行聯姻下縣者不得已則勉行之至於蘇城內外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士

不論貴賤無一行之者竟等于風詩之齊俗也可乎是在乎移風易俗之長上矣

貴乎自然

凡事貴乎自然不取勉強自然者合乎理亦合乎數勉強即背理違數矣小而臥起飲食之類稍有勉強即受其困何況他事若事關名教綱常之大但當順理不必論勢者即勉強行之雖數不當成于理無愧于心無忤即謂之自然可也

作事存心

凡人作事存心欲向上者每多焦勞炎上作苦也欲

就下者每多淹漬潤下作醎也欲料緒者每多愁鬱曲直作酸也欲變更者每多艱辛從革作辛也惟安分守己者每多恬適稼穡作甘也

塑像皆星

李夢陽在至虛觀見像問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慮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即心星故焰而火輪他皆類是道士而能爲此言其聰明識道理者乎世之惑者可以少解矣

一氣團結

楓人木癭石燕石蛇種種肖物腐艸爲螢朽麥化蝶書隱叢說

卷之二

十三

種種化生膾殘可魚吞髮可活種種變態人世間本一氣團結俱能變化又何惑乎精魅鬼怪耶

海市蜃樓

海市海濱往往見之海中諸物比凡物分外精爽蜃蛤之屬能吐氣成樓臺城市之形種種悉具或曰變幻而成或曰影耀而成俱未可知陸地亦有山市總是一氣變化何所不有木文成字石理成畫無知之物皆有變化何況蜃蛤夫蚌能出珠秀靈所鍾所以蜃蛤獨擅其長

恂慄威儀

品行二字合得攏拆得開行是德行品是品格有品而無行固屬冒名有行而無品終屬不檢攝亦爲人所輕鄙恂慄之後繼以威儀曷不思之

忠信篤敬

讀書人于講習之下須做實在工夫可以馴至于聖賢之途不爲章句俗儒做工夫當從恕字做起其條目不外言忠信行篤敬六字

退讓爲本

不能行恕者以無退讓之心耳即如有至小之物美惡並列取其美於己歸其惡于人常情往往類然若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十四

于此能有退讓之志由小以至大做一分進一分則學問日長矣故語言動作每事總以退讓爲本可以免咎無悔可以進德脩業黃老之言可以治天下者爲其退一步之幾于行恕也

十醫

偶檢案頭書得十七醫頗有意味摘其尤者存其十云一曰讀書醫俗二曰安分醫貧三曰彈琴醫躁四曰痛飲醫愁五曰省費醫貧六曰苦志醫賤七曰量力醫聞八曰面壁醫動九曰靜坐醫想十曰焚香醫穢予亦成十醫以補其未備云一曰勤苦醫惰二曰

知足醫癡三曰有容醫嘆四曰索居醫浮五曰忠厚醫富六曰勇退醫貴七曰吟詩醫悶八曰習書醫倦九曰灌花醫寂十曰譜棋醫拙

放翁詩句

陸放翁過龍洞閣詩云著脚初疑夢回頭始欲愁此是悟語不特詩中佳句也持以告天下之處富貴逸樂者讀之而不爽然自失非學問中人也

夜夜秉燭

太白云三萬六千場夜夜當秉燭故作達語然人生貴適志耳晝事詩酒夜安枕簟未必非兩得其樂又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五

何必夜夜秉燭耶

見譽聞毀

文中子曰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聞毀而怒者讒之囿也夫見人譽者無有不喜第究其譽之所由來則不至見而即喜矣聞人毀者無有不怒第究其毀之所由致則不至聞而即怒矣即有當喜存于中不必形于面即有當怒藏于心不必發于色如是則諛者佞者何自來乎

強附知已

姑息非仁慈愛爲仁剛愎非義果斷爲義繁縟非禮

分別爲禮穿鑿非智明辨爲智硜硜非信篤誠爲信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附知已而已

恩威並濟

唯聖人能恩威並濟下此必有偏勝者恩勝人心悅服然必陰有欺之者威勝人心畏懼然必心有不服者恩盡則離猶以漸而來威盡則叛則一發而莫可制與爲威勝寧爲恩勝所以魯尤近道也

人情不古

以君子之心待人忠恕之道然十失八九以不肖之心待人逆億之事然十得八九甚矣人情之不古也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六

人亦慎毋爲他人以不肖之心待之而可也

鋤經樓榜聯

鋤經樓上榜聯云不生事亦不廢事有事常如無事能信書還能疑書讀書勝似著書或疑疑書字無出程子曰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則亦未嘗無出矣

達觀靜守

人力可爲者到底是天心所屬不然徒費心力勞而無功達觀者當思靜守作戾者宜防反覆

當思後患

士君子舉動不論大小當思後患有利無害者可爲利害相參即當審擇況有害無利者耶

詩無定例

詩無定例但能格局老成辭氣渾厚命意遠到措語清新如是即晚唐宋元何嘗不可追古不必以濃淡平奇爲拘拘也

提掇跌宕

大家文直處要達意曲處要酣暢提掇跌宕四字處處不可無者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七

詩餘四六

詩餘總要婉麗清新雄壯次之平直無取焉四六要段落明晰用事貼切濃不沉悶淡有餘思爲妙

體裁不一

詩文體裁不一各有性之所近選詩選文不能畫一選定者亦不能人人合意初學讀詩文但當就正家數於先輩至于誦習取其最愜意者亦可不必拘定

殿試儀注

本朝殿試儀注四月初一日於太和殿前殿試照例令用貢生考試高卓殿試畢初四讀卷初五日 皇

上陞太和殿中和韶樂作各大臣朝服排立鴻臚寺鳴贊傳 制唱名畢禮部捧榜出午門 御仗前導

至東長安門外張掛狀元同諸進士隨出觀榜順天府備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初七日 賜恩榮宴于

禮部初九日 賜狀元六品頂帶各進士每人表裏

各一端初十日狀元率諸進士 午門上表謝 恩

十二日狀元率諸進士詣 先師孔子廟行禮自後

狀元爲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爲編修諸進士復行

朝考詩賦論疏三四題中式者爲翰林庶吉士其餘

散進士再引見特放部屬知縣不等餘俱歸班銓選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六

而庶吉士三年後散館二甲者授編修三甲者授檢討不中式者改爲部屬知縣或歸班銓選於是館職一空而新進復滿矣

推筭未來

齊東野語癸辛雜識及輟耕錄七修類稿以已往推未來節氣予爲逆推已往有未盡合者靜想五日三時辰之義因而有悟得推筭之法驗未來於既往布筭頃刻而成新書出較對間雖不無一分半刻之差然小有齟齬不至大相乖謬也訣云九年推舊曆甲子看丙辰大月五九推小月四八真月朔既已定隔

年節可因五日加二時七刻又四分閏月無中氣此說又當明雖僅屬膚末之學然較之輟耕錄所載已畧見一斑矣舊說三時五日打春牛者總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三時之中又有畸零不盡也

七月大風

雍正十年壬子七月十六日天色黃黑忽起大風雨隨如注崇明海鹽等處漂蕩室廬折壓人畜不計其數予時赴省試舟泊尹山不得前浮家泛宅不復知有傾覆之虞然已累息危坐者二日夜矣與康熙三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充

十五年大風畧同

義理之性

孟子曰性善是專就義理之性而言此性即天命之性也韓子性有三品之說祖孔子上智下愚性近習遠之意然此乃兼氣質之性而言楊子之言善惡混是性近習遠之說荀子之言性惡是下愚之說總就氣質而言耳夫子不可得聞之性與天道即所謂性善之旨也夫子未言而孟子發之耳夫下愚不移未汨于習染先汨于氣稟然虎狼亦有父子性中何嘗不善不可以一二人之不可為善遂致疑夫天命之

性也

戾氣所鍾

越椒食我之生也雖未染于習俗先已汨于氣稟如虺蜴狐蜮等物世間不絕乃偶然戾氣所鍾不可遂指天下之物皆為惡也

陰陽拘忌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古人擇日之義如斯而已今人動輒拘忌惑于陰陽家之說究之拘忌者能免咎乎即如婚禮何人不詳細擇日其後亦有齊眉亦有夭喪是人之命運所定豈在一時日之間也夫要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干

約不可無期期則擇其吉者而已何必詳審束縛有動輒得咎之形乎至于喪葬以速為貴定期而已不必擇日也入土為安吉祥莫大何有于陰陽拘忌乎今人因多拘忌而并遲於入土孰知其不入土則先人不安先人與我乃一氣貫注者先人不安子孫安乎否乎其為不吉不祥也更有甚于陰陽拘忌之為者而人終不悟也悲夫

會狀兩元

本朝以會元而得狀元者共八人順治丙戌傅以漸康熙癸丑韓莢丙辰彭定求乙丑陸肯堂癸未王式

丹雍正丁未彭啟豐癸丑陳俊乾隆壬戌金姓吾蘇居其四焉而彭氏祖孫會狀尤爲異數也

多聞闕疑

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益闕如也又曰多聞闕疑人於讀書行事之間有所疑處必當闕而待問斷不可自以爲是妄行臆斷夏五郭公孔子何難筆削但以屬在義理可以窮詰者則至精至當以操筆削之權屬在事迹有所不知者寧闕焉而弗講聖人之不妄行臆斷也如是今人能闕所疑則心日虛而學日進矣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三

文武互試

康熙五十二年有文武互試之例文生願改入武闈武生願改入文闈者聽不中式者不准再行改考鄉會試皆然乾隆六年辛酉科福建解元邱鵬飛以武生五經與試中式第一名衆議沸騰檄厥所由乃伊弟文生邱某代作隨經勘問斥革七年四月御史陳大价奏罷文武互試之例自後永行停止焉

金石經眼錄

歐陽修集古錄曾南豐金石錄葉夢得金石類考洪适隸釋隸續鄭樵金石畧趙明誠金石錄都穆金薤

琳瑯趙砥石墨鐫華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郭宗昌金石史于奕正金石志葉封松陽石刻集記皆考核精詳足脩後代訂正近邵陽緒千峰有金石經眼錄畧倣隸釋之例以周秦漢之籀篆八分猶存于今日者縮于邊幅而摹勒之後附說焉共六十餘頁斷趺殘碣之形兩蝕苔侵之迹無不在目亦好古者之一助矣

醉翁亭句法

歐陽公醉翁亭記以也字爲絕句其格雖發源於周易雜卦及爾雅考工記實脫胎於昌黎祭太湖神文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三

及清河張公墓誌銘二篇也荆公誌葛源東坡酒經亦倣是格

滄浪子

吾蘇滄浪亭昔爲錢氏南園宋蘇子美以錢四萬得之後爲韓蘄王所有其間章子厚與龔會之俱有其半宋牧仲聲滄浪小志載章而遺龔焉會之名宗元穎悟好學舉進士終都官員外郎有文集十卷號武邱居士遺藁爲人極有品節自登朝未嘗游公卿之門其居滄浪也富弼贈以八字曰邱壑夔龍衣冠巢許其題款曰富弼爲滄浪子題字跡道媚至今裔孫

猶能寶藏之孫諱錦照吳江諸生

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董穀謂明代超越前代者七事余謂 本朝超越前朝者八事四聖相承寬猛相濟帝德之隆一也臺灣青海亦入版圖幅員之廣二也椒房不預政事無母后垂簾之失三也內豎止給洒掃無宦官干政之嫌四也外戚不侈五年運數之綿七也外方平治無和親致幣之事禦守之畧八也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五

錢價低昂

錢價低昂乃隨俗情余幼時白金一錢准銅錢一百文後漸至九十四文九十九文八十四文八十七文四文不等甚而至於七十文矣然自古不足陌者亦甚多有以九十爲百者有以八十五者有以八十者有以七十七者有以七十者有以六十者有以五十者有以五十四者有以四十八者有以四十者至有以三十五者以三十三者以三十者以二十者總目時勢使然碧里雜存曰自國初至弘治以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視此則七十文猶不

足爲異矣

孕產多兒

北魏延興中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趙黎陽民產三男一女明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無一天者母亦無恙天啟中大名民家一生七子俱成立每疾病則七人同之康熙中歙縣民一產四子漢川縣民一產六子若一產三男者近邸報中歲歲不絕也

歲名互異

爾雅甲曰闕逢史記作焉逢乙曰旃蒙史作端蒙丙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五

曰柔兆史作游兆丁曰強圉史作彊梧戊曰著雍史作徒維己曰屠維史作祝犁庚曰上章史作商橫辛曰重光史作昭陽壬曰玄默史作橫艾癸曰昭陽史作尚章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史皆同己曰大荒落史一作大芒落午曰敦牂史同未曰協洽史一作汁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史同戌曰閭茂史作淹茂亥曰大淵獻史同

過欲窮理

洪文科曰古云事在勉強而已吾人艱難處世存一勉強之心即能甘淡薄守寧靜何宏遠勳猷不可至

乎後人必窮口體之欲求居處之安縱情逸樂恣意
驕奢天下事不可爲矣此數語最有意味大抵生人
嗜欲亦無終極要得苟安苟有之意即是遏欲之功
遏欲即可窮理矣窮理愈能遏欲矣人家子弟要認
真讀書者第一不可驕奢衣食間

不可妄求

地理者地上本有此理向背陰陽凝結團聚自有一
種妙處但非人之所可妄求耳如明太祖舉親之棺
僅埋淺壟而已不意風雨雷電地裂棺陷遂成吉地
唐黃巢祖墓已成虎形一經掘破其兆遂絕明李自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三

成祖墓已成蛇形爲邊大綬所發上升不能而斃自
成旋敗視此則有德有命者雖貧賤猶得吉地於意
外無德無命者即吉地猶爲破敗於垂成有天焉非
人之所能爲也而人不思修德以知命僅營逐尋求
於一抔之土也何歎

一甲三名

明初第一甲三名俱授修撰今則止第一名授修撰
二名三名俱授編修

書隱叢說卷之二終

書隱叢說卷之三

吳江袁棟漫恬著

百子長成

齊田成子有子百餘人漢張蒼有子百人中王勝
子百二十人梁鄱陽王恢男女百人杜子微一百四
十人明慶成王生一百子河洛周王亦生百子成化
福建光澤縣老叟妻妾十一人共生百子 本朝平
南王尚可喜有子女一百三十餘人

蘇州狀元

明代蘇州狀元七人吳縣施槃長洲吳寬崑山毛澄
書隱叢說 卷之三

朱希周顧鼎臣長洲申時行文震孟 本朝蘇州狀
元十三人順治戊戌常熟孫承恩己亥崑山徐元文
康熙丁未吳縣繆彤癸丑長洲韓荃丙辰長洲彭定
求己未常熟歸允肅乙丑長洲陸肯堂庚辰常熟汪
繹壬辰長洲王世琛癸巳嘉定王敬銘乙未崑山徐
陶璋戊戌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長洲彭啟豐

一門科第之盛

一門科第之盛唐盧綸四子俱進士諸孫登甲榜曾
孫爲宰輔崔昭緯崔昭矩尹樞尹極歸修歸係孔振
孔極俱兄弟狀元宋安德裕安守亮梁灝梁固張去

華張師德俱父子狀元陳堯咨陳堯叟孫何孫僅俱兄弟狀元明謝遷狀元子謝丕探花倫文叙狀元子倫以訓榜眼王錫爵王衡父子榜眼張敬脩狀元兄張懋修榜眼曾鶴齡狀元孫曾追探花朝鮮國許筠許筠兄弟狀元 本朝全椒吳氏同胞五人長國鼎三國縉五國龍俱進士四國對順治戊戌榜眼國龍子曷康熙辛未榜眼晟亦進士崑山徐元文順治己亥狀元兄徐乾學康熙庚戌探花仲兄徐秉義癸丑探花長洲彭定求康熙丙辰會狀元弟彭寧求壬戌探花孫彭啟豐雍正丁未會狀元吳縣繆彤康熙丁未狀元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二

元子繆曰藻乙未榜眼繆曰芑戊戌庶吉士德清蔡啟傳康熙庚戌狀元姪蔡升元壬戌狀元漂陽任蘭枝康熙癸巳榜眼子任端書乾隆丁巳探花鎮江于振雍正甲辰狀元弟子敏中乾隆丁巳狀元無錫秦松齡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孫秦蕙田乾隆丙辰探花姪孫秦勇均已未探花武進錢名世康熙癸未探花姪孫錢維城乾隆乙丑狀元

秦始皇

善沒者多死于水善拳者多死于關秦始皇虎狼之性其意以爲天下莫敢撓也乃一驚於荊卿之刺再

驚於漸離之筑三驚於子房之椎三者皆足以喪軀身之所存者幸也可知作爲愈狠禍變愈深語云惡人自有惡人磨信然

荊軻劍術

荊軻之刺秦王欲以生刳迨斷股之後方擲匕首軻之疎非關劍術也林西仲云云然擲而不中不得不爲劍術咎耳

國策妙語

讀國策至樊於期自刎太子伏屍而哭下接一語曰既已無可奈何思之不覺失笑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樊將軍頭詩

余作樊將軍頭詩曰舞陽嬌稚無且奸荊卿不成髑髏死其意以爲自刎之後將軍猶未死也至荊卿不成而將軍之頭乃真死耳

曹陳語異

寧令我負人勿令人負我曹孟德之奸所當屏也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陳述古之正所當學也而曹語本于左傳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二語蓋左乃行兵之語不可施之于常也

班婕妤好語

趙飛燕誣班婕妤呪咀班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此語自足千古

雷觸即發

雷是陰陽搏激所爲先從地出自下而上後乃自上而下大略是一塊火球由聚而散則成霹靂無所遇則爲空響有所遇遂成焦爛焦爛者大都是惡氣或蟲蛇毒物或陰惡之人一觸即發耳雷是一塊怒氣以惡觸怒不能遁逃非天之有心於擊逐也不然何得世間有漏網耶或亦如王法之有至有不至耶

季漢書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四

陳壽作三國志帝魏而冠蜀史筆雖妙立義未當亦仍于習俗耳晉習鑿齒漢晉春秋即有帝蜀之論可見公道不泯於人心司馬溫公所見不及習氏張枋作經世紀年直以昭烈上接孝獻爲漢末紫陽作綱目毅然翻通鑑之案以正統予蜀漢而其論始定郝經有續後漢書蕭常有續後漢書張樞有續後漢書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李杞有改修三國志楊煥然有駁正漢書吳德園有續後漢書俱不得而見明謝少連作季漢書六十卷事跡人物一仍三國志之舊貫唯以名義有關者則削而正之有紫陽之

綱目不可無少連之季漢書也當入正史士子爲家置一本焉

退一步

夫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人往往於極細微處不能含忍一言之忤遂至忿爭忿爭不已遂至鬭毆鬭毆不已遂至大而殞命小而訐訟揆厥所由一言之所致耳故看得破者每事譬如爭路且讓一步便無事矣處之易易覺有餘味所以黃老之學但得退一步法便可治天下

小怯大勇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五

小事當含忍者如橫逆之來祇逮我躬當以有容爲主不可躁妄所謂有容德乃大也大事不可容隱者如事于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不當退諉所謂義理之勇也人往往遇小事則赫然怒遇大事反赧然阻能小敵怯而大敵勇則幾矣

不可足意

子嘗謂人生不可足意奢望者意每大知足者意每小意有大小足則一般童生不入學尚書不入閣同一不足意若一足意必有禍患疾病之來天道然也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

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左傳曰足欲亡無日矣

眼鏡

予三十以前患目疾眼鏡刻不可離以資讀書作字之一助眼鏡目下盛行用者亦衆矣方洲雜錄云記向在京時嘗于胡指揮寓所見其伊父所得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純似雲母石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則明大加倍近又于孫參政所再見孫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聞其名爲黠黠云似此則明代以前竟無眼鏡不知老年昏目者何以處之耶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六

豈前人之昏花不甚而今人之昏花特甚天故設此物以佑之耶

火雞毛

火浣布云是火雞毛所織世所未及見近于玉峰試事時商賈雲集百貨羅列有云火雞毛者其形似毛非毛據云蘸油點火油盡火熄則毛如故屢蘸則可屢用試之誠然南史云火樹皮所成

國策文法

郭隗說燕昭王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

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文法三疊五百金字與檀弓四用沐浴佩玉文法同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句尤覺頓宕有丰神

檀弓明潔

驪姬行譖申生死孝文左傳國語公羊穀梁檀弓互見處各有擅長而檀弓之文最爲明潔

史漢公羊文法

漢書朱買臣傳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與史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七

記及拜信也一軍皆驚公羊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同一筆意

戰國策文法

戰國策魯仲連義不帝秦文前仲連謂平原君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後辛垣衍謝魯連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俱作兩疊複筆又鄒忌城北徐公文前妻妾客作三疊文法後王下令上賞中賞下賞及進諫者初下數日期年俱作三疊文法此等文氣行乎其所以不得行隨筆鋪潤

自有一種天然風致如遊山水者遇高峰峻嶺自多重嵐疊嶂遇幽巖曲坡自多平遠與衍物以類聚天地間莫不皆然筆之於文亦莫不皆然

史記藍本

戰國策蘇秦說秦文中且夫蘇秦一宕荆軻刺秦王文中而秦法一轉俱爲史記藍本

知今知古

讀書人當知今知古制度文爲以及人情風土隨時而變隨地而易不知古不能得事理之要領不知今不能悉情俗之變通不知今或閱歷風土或詢訪耆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八

碩俱可得之不知古必當博綜典要考核精詳然後可不然憑一人之臆見倂倂其何之矣

人之好怪

孔子萬世宗師後裔封公州縣立學古今之通義也道教之龍虎名山乃與衍聖並持釋教之晉唐古刹乃與儒學並垂雖二氏之學亦有不可磨滅之虞然於人事殊覺疎遠而人乃忽衍聖而驚龍虎習儒學而悚古刹甚矣人之好怪也

收金最愚

秦皇收金之事最奇亦最愚天下有投刃於人而人

弗忍殺者不收人心而收民間之金陳涉之斬木爲兵不必用金而子房偏以收不盡之椎而擊之真秦皇所不料也余有詩曰閒笑秦皇真不達金人遺却子房椎以視鉏耒之觸槐不足笑破千古之口哉

江南解額

江南鄉試解額屢增至一百四名易經廿九名書經十九名詩經廿九名春秋六名禮記六名官生十名五經五名副榜十九名乾隆三年戊午科分上下兩江上江則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潁州

雍正十三年陞爲府

八府滁和廣德六安泗五州下江則江寧

九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九

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淮安揚州徐州雍正十一年陞爲府八府太倉海通三州上江解額四十八名易經十四名書經九名詩經十四名春秋三名禮記三名官生五名又五經二名下江解額七十二名易經廿二名書經十三名詩經廿二名春秋四名禮記四名官生七名又五經四名共一百二十六名副榜上江八名官生一名民卷五名五經二名下江十三名官生一名民卷九名五經三名額分而榜合試卷面印上江下江字樣上江卷專經五分官卷一分五經一分下江亦然闌中閱卷分爲十四分焉

演弄木偶

雜劇中有演弄木偶者木偶本是以假作真而演劇者先以真作假復以假作真輾轉變幻何異人世之紛紜

燕窩

燕窩之說紛紜不一未有定論惟泉南雜志爲差近曰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群飛近沙沙泥有石處啄蠶螺食之蠶螺背上肉有兩筋如楓蠶絲堅潔而白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痢此燕食之肉化而筋不化并書隱叢說

卷之三

十

津液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雞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也似此則形狀功用時候族類俱有可信

政在養民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養字最妙今人不能體貼養字務以有爲爲能更張爲智不知民之隱受其禍也多矣如開河原爲蓄洩而苛派偏責至有破家殞命者積穀原爲備荒而誅求橫斂亦至怨聲載道者此在有司奉行之善與不善耳大都守令在任而萬民稱便者真爲良吏漢詔曰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其知本之言哉安靜二字即所以養民之道也

彌縫間隙

予幼時讀白香山琵琶行曰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又曰東船西舫悄無言惟有江心秋月白頓悟作詩之法在彌縫間隙處安頓得好自有一種遠神迄今三十餘載學不加益惟從此更悟處世之道焉

寺尼有識

有寺尼擁多資懼盜約鄉人能拒者酬以直異日盜書隱叢說

卷之三

十一

至鄉人拒之力盜去所酬不爽焉繼而鄉人謬爲拒盜者以取酬且至數數其徒不平尼乃恬然曰吾將養鄉人以衛吾毋論拒盜之真否而聞其風者吾亦可藉以少安又何憚而不爲耶此尼可謂有識充此而爲國且得相體豈僅勝於世之守財虜乎

仁至義盡

老氏之學與治道相近然後世流爲刑名者以老氏義多而仁少耳釋氏之仁多而義少夫人而知之吾儒明德新民總不出仁義二字且曰仁之至義之盡所以無多少之偏也至者盡者當於理之謂仁不至

必流爲容忍義不盡必流爲刻薄此之不可不知

不當謀利

人但當謀生不當謀利謀生是不得已之事謀利乃不得已之事謀生聖賢所不廢謀利市井之所爲若身列士林高皮詩書家計豐厚精神疲憊猶日夕謀利之不遑亦曾念賢則損智愚則益過之言乎

天下太平

人之貧富不等貧而強者每多枉求于人弱者又見疲於不振富而拘者往往慳吝成風放者又多奢侈成習富者能與人不慳處已不奢貧者能強可無忤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弱可自立則天下太平矣

誤入天台

吾邑顧某爲錢塘丞憲檄攝天台縣篆後以事被斥歸刻一印章曰誤入天台

刺客

韓魏公在延安刺客夜入授之首而不取張魏公在秀州刺客夜入授之首而不取又鉏麋釋趙盾梁刺客釋衣盜隗囂刺客楊賢釋杜林劉平刺客釋昭烈葛從簡刺客釋富翁梁冀刺客崔琦楊球刺客釋蔡邕晉劉裕刺客釋司馬楚之張顥刺客釋嚴可求

苗劉刺客釋張浚承乾刺客釋于志寧雖此數人者或德行或器度或福量有以却之然數刺客者亦賢矣哉

五經中式

本朝鄉會試首场制義四書三篇本經四篇此定例也順治乙酉膠州法若真全作五經特恩准作舉人康熙廿六年丁卯科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全作五經題文以違例貼出監試題請許其一體會試四十一年壬午科莊令輿俞長策全作五經亦特賜舉人始有五經中式之額五十六年停止雍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正二年增加鄉會試五經中額大省四五名小省二三名不等會試時因五經佳卷多於中額進呈尤雅者中式浮于正額四年鄉試五經中式副榜准作舉人後不爲例

明時五經

洪武庚午應天鄉試長泰黃文史作全場五經題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天啟甲子閩人顏茂猷亦作五經題謄錄官嫌其違制止謄四書義三篇易義四篇以入同考官祁彪佳取之既放榜始知爲五經也崇禎甲戌以知貢舉林鈺言士子有作五經全題者得

俱騰進允之於是茂猷亦中式禮部刻會試錄特旨命題顏茂猷姓名于第一名李青之前至十年丁丑臨川揭重熙十六年癸未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颺武鄉趙天麟皆以五經舉鄉會試又十二年己卯萊陽宋瑚亦以五經中山東鄉試

宋時五經

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特賜五經及第又孫真中九經狀元真宗朝蔡齊亦中九經狀元

兼通五經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十四

古之兼通五經者井丹周舉邊韶許慎蔡玄魯丕

作詩

作詩貴渾成忌破碎貴風雅忌俗氣貴警策忌率易貴清新忌晦澁作文亦然

風之爲象

天之有風也正蒙曰陽不能入陰周旋不捨而爲風故人之男惑女而不能合者謂之風狂風之爲象在國則爲臣下奉行不善在家則爲僕隸怠於使令在朝則爲百工緩於趨事在野則爲庶民遊蕩不檢俱爲上令不行之象有國家者其鑒諸

虞初志

虞初志俱唐人小說大抵率寓言也其中儘有警悟感慨處長夏涼窓披讀之覺兩腋風生但可爲捉麈之間譚不可爲整襟之危論

文王陰行善

文王陰行善人誤解陰字作陰謀之陰不知陰字與陽字對陽是虛假之義箕子陽狂是也陰是真實之義文王陰行善是也真實行善並無一點沽名釣譽之心是乃所謂陰也非陽也不然文王大聖豈如後世作收拾人心之計乎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五

後世變更

聖人制禮有精意存焉後世或碍于時勢或阻於習俗稍有變更遂因之而不變孔子曰所損益可知也如喪服父在爲母齊期今則父母無別父爲長子三年今則期年又肉刑已除七出無聞取三代聖王之制而更張之亦不覺其背謬乖戾各有時俗不同不得以古今分厚薄也學者當細心考核體究不可動肆譏評不然是妄人而已矣

士事通用

論語雖執鞭之士士字疑事字之誤嘗與兒輩言之

一日兒來質疑曰幽風勿士行枚註云士事也然則執鞭之士非誤字乃直作事字解耳余聞之不覺首肯因檢說文註亦因之鹽鐵論所引亦曰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

史百戶嗜酒

明有史百戶者性嗜酒後以事絕飲久之病作莫療其妻不忍乃以一杯與訣以其嗜飲故也竟以此得生醫者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似此若出於人情之外然亦有一種至理往往有病中思食某物雖非篤嗜食之而病却差者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七

醫者不可不知切勿拘泥李笠翁曰本性酷好之物可以當藥此之謂也

信道不篤

祝允明語怪載走無常事江西尤和爲鄧都令始下車欲毀除鄧都觀及門子跌仆俱云走無常醒言爲冥官攝其弟尤睦睦果以是日亡尤乃醮謝建坊立石以示將來嗟乎尤和可謂信道不篤者矣門子之跌尤睦之亡不過鬼幻運數偶符其事不然有十強項令鄧都能日走無常而勾攝其十人之眷屬乎昔有人生三子有淫鬼乞食曰爾弗食我且勾若子不

應一子亡後又如之不應又一子亡後又如之終不應鬼曰吾鬼也安能生死人汝二子應亡故我假此以恐汝今汝子數不當絕我亦無奈之何遂絕不來設使此人三子俱當死後人且無解於其故矣故學者須要信道之篤無禍者勿論禍福相半者亦勿論即有禍而無福者須知氣數適然並非鬼神能爲禍福也身悖於道則福亦爲禍以有不當受者存也身依於道則禍亦爲福以有不可動者在也何至以禍福而轉移其心志哉若以禍福而轉移其心志又何所底止乎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七

天師牧馬

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遇牧馬童子問答有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卜式牧羊語本此又曰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水滸傳楔子天師化爲牧童事亦本此

郭象註語

郭象註莊曰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深得南華遺旨

改早朝詩

杜甫早朝詩往往有改之以就他題者如文宗歲試

云五夜漏聲催曉砲一叢燈影耀藍袍轅門日暖黃
旗動布幔風微白頂高稿罷香煙求一撮文成考果
沒分毫欲知慘淡經營處君號中書已不毛

饑渴甘飲食

饑者甘食渴者甘飲非情有變遷總之事在相當耳
相當者極欲得此而適遇之即惡者亦美凡嗜好交
際莫不皆然一旦饜飫遂有揀精擇肥之意遇有幸
不幸人有材不材亦毋爲人之所饜飫而可哉

一邑兩魁

順治己亥狀元徐元文探花葉方藹俱崑山人康熙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六

庚戌狀元蔡啟榑榜眼孫在豐俱德清人已未榜眼
孫卓探花苑薦馨俱宣城人乾隆壬戌榜眼楊述曾
探花湯大紳俱陽湖人乙丑狀元錢維城榜眼莊存
與俱武進人

玉篇廣韻

顧野王著玉篇廣韻舊本湮沒僅傳抄本不辨真贋
後秀水朱竹垞於汲古閣購得宋本康熙中重梓之
商彝周鼎復見於世惜顧亭林先生生前披尋未及
見也

河源

河源之說漢張騫溯其支流而未得其要領故龍門
不信有其事唐玄奘西域志已有其說而未備薛元
鼎使吐蕃得河源而未詳元時遣都實窮河源乃知
有星宿海始得詳細焉具載潘昂霄河源志後世幅
員愈廣眼界愈濶則有勝於前人者矣明江陰徐霞
客遍遊名勝上崑崙山窮星宿海探河源亦一奇人
也

海中遇龍

崑山趙某善醫往日本國海中遇龍云其日晴明有
微雲護龍而傍於桅檣之間若遠若近龍身亦不甚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九

大龍頭如牛首之狀而有鱗鬚與世之所畫龍頭不
同舟但小傾側耳迄無他異

百家姓

百家姓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明劉青田黃周星即
其文而聯貫之倣周興嗣千字文之例甚有條理我
朝 聖祖仁皇帝 御製百家姓亦倣此例以孔師
關黨孟席齊梁爲起句更爲有體然趙錢孫李之本
已浸淫於里巷編戶婦人孺子之口耳矣不亦可嗤
哉

祿命紛紛

孟子曰有性焉有命焉道德仁義是性人當進而愈上者富貴利達是命人當安之若素者乃人偏於富貴進而愈上不知有命偏於道德安之若素矯說有命古人舍命而求性今人舍性而求命所以祿命之說紛紛不絕也

不可邀福

凡人行事須求當理切不可存邀福之心當理者福自至福來而仍求當理此乃至當不易之道所謂趨吉避凶者是惠迪吉從逆凶之吉凶謂理之從違非謂禍福也明刁包曰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也若認作趨福避禍便誤此言最直捷了當今人錯解趨避字不於理上講求只於禍福上計較所以葵親而求風水平居則務淫祀甚而立朝端者漸生側媚不顧名節俱爲禍福起見而釋氏福田利益地獄輪迴之說不覺深中乎人心也文文山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四語洵灌頂醍醐可以震聾開瞽矣

死生大數

人之死生總是一個大數壽夭勿論身臨患難者當死則無端觸機陷穽不當死者則幸爲脫網潛鱗故

學者當守正以俟不可以死生之念而易志究竟易志者亦無關於生死也明末李自成陷北京求生者迎風納款不移時旋爲自成所誅曰吾誅汝輩之不盡忠者徒得一叛逆惡名究於生死無關而得失又無論矣人亦何苦而不守正哉

患難不死

人云大難不死必有後祿此言雖是亦有未盡然者古有巔崖棄野墜井失水瀕死而不死者後登富貴此後祿之說也今人有無足重輕之人亦遭此等患難而不死者並無後祿也有石湖濱人家數歲小兒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八月十八夜行春橋看串月百舟駢集之際忽然墮水衆謂莫可如何試一探手即援而起莫不誦之十九日午後門前流水間戲以手掬水卒墮溺而死焉夫不死於必死之日而死於不必死之日豈非數乎然纔逾一日耳其爲後祿何在可知死生長短自有一定不可勉強不當死者雖數時猶將延之況其餘乎亦不專在乎後祿也以古人有後祿者津津道而傳之無足重輕者則置之故往往有後祿之說也

因勢利導

先王制禮必順人情所以治國治家必因人情之便

而治之也孫子曰因其勢而利導之是也呂覽曰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殫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椽而牛從之順也學者明於順逆二字則齊家治國其庶幾矣

著書設律

古人著書略說大意使人返而自思後人著書累千百言而未盡而人猶有畧而弗思及讀而不知者古人設律不過幾條使人比例斷罪後人律例詳審曲盡無情不備而人猶有疑似茫昧及因緣作奸者可知後人非好爲繁瑣也緣人情私欲錮蔽理道不明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不得不如是諄諄耳

度量相越

今人急名者惟恐名之不得不知世有入山而逃名者有不必入山而戒子以不可暴露隱約全生者今人謀利者惟恐利之不廣不知世有甘貧而辭利者有不必甘貧而恐貽子以益疾損智者甚矣人之度量相越也

正人鳴冤

范滂謂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吾不爲惡其言痛切可爲千古正人君子鳴冤所

以披裘負薪鑿坏而遁者不絕於世也

程文一厄

程子云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余謂今日人家子弟學時文第一要緊道理是從此處講起文氣是從此處活起講得道理真做得文氣活方可向上再進所謂厄者文氣已活可以擴充却被時命所拘不得不引繩就墨於向上處毫無干涉耳做時文者當不爲其所厄何謂不爲其所厄如文氣已活可以擴充功名不能到手雖時文不可荒怠當以古學參互而進做得一日是一日工夫到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得晚成而學問大段已具即終身偃蹇亦不失爲讀書種子況學成者原可以著述垂後乎所以文氣活時必當究心古學若文氣未活且莫理會古學但專心時文可也

時文古學

時文是聖賢的秧古學是聖賢的苗聖賢工夫不可舍此他求聖賢是腳踏實地的工夫原不可憑虛而入所以古學不精那得更進一步求古學者先從詩古文入一可以涵泳性情一可以發揮議論也欲爲詩古文必能究心經史典故於向上處日進一日矣

讀書種子

但做時文者雖斟酌史未必原原本本大都勦襲而成故名爲讀書種子實則僅存種子而已若究心古學有得於詩古文者即不能爲聖爲賢的是讀書種子以他日見用致君澤民缺不得此種學問也不然徒守此虛意而設施並無實據何以致君澤民乎切莫謂古學之僅供文辭也切莫謂學詩古文者之僅爲文士也詩古文是讀書之端也

二十二月始生

郭垣在母胎二十二月始生天師張守真十九月始

書隱叢說

卷之三

畜

生六安州朱應昌五十六月始生宋濂二十四月始生則十有四五月又不爲久矣

高誘注

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家語及大戴禮皆云高誘注呂覽乃云毛蟲虎爲之長倮蟲麟爲之長未知何據

井中心史

宋末鄭思肖字所南吾蘇人八元不仕目擊心非著

心史二卷中有書元隱事不敢示人乃以匣盛鉄裹而藏之井中至明末葉張國維撫蘇時民間撈井得之張爲序而梓之以傳名曰井中心史云

作事存心

達觀者笑勤敏者勤敏者訾偷惰者然達觀者適足爲偷惰者之藉口夫偷惰者不可爲矣一味勤敏而不達觀不免乎愚猶不失爲良善一味達觀而不勤敏不失爲智然不免爲蹈空故人作事必當勤敏而存心必當達觀庶不爲偷惰者之藉口也夫

爲好勇戒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孟

魏公至諸子書室見有一劍問何用答云夜間以備緩急公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刀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此等言語非惟曠達無滯碍且實足爲好勇之子弟戒

諫君教子

小處放他一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非惟諫臣所當知即人家訓誨子弟規戒朋友約束婢僕亦無不皆然

書隱叢說卷之三終

書隱叢說卷之四

吳江袁棟漫恬著

陰德陽報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所謂陰德者有大功德人民隱受其福者是禹之平治水土周之播種教稼皆陰德之大者宜其子孫之食報無窮推此凡一言一行有人隱受其利者皆是其大者亦可謂之明德所謂禹之明德遠矣是也總之有益於人者明德陰德無大無小俱謂之積德不望報而報自隨之以與善氣相迎則善自歸之耳積惡者反是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一

母為已累

凡人之有累者有三等或為天所累或為人所累或為已所累天累者疾病困悴天倫不幸者是人累者人事糾紛友朋讒忌者是已累者聲色貨利憂樂倚伏者是天累天所置人累亦難却人亦慎母為已所累而可哉

紅線脫胎

唐人小說紅線傳從淮南鴻烈市偷事脫胎

餅匣

市肆中貨餅餌者往往有匣以盛之以極薄杉木板

為之一用之後別無他用長作棄物非若包苴他物者之猶可以別用也此餅匣者無藉其有却不可無人之小有才而實無濟於用者類是

螻蛄鳴

月令曰螻蛄鳴或說蛙或說螻蛄紛紛不一高誘之註淮南最直捷曰螻蛄也螻蛄蟄也前後之聚訟可以息矣

孝經精義

鎮洋張寅王敘先生博通墳籍貫串經史著孝經精義五卷發明義理得聖賢之精蘊大意說孝必極於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二

事天明事地察聖之至者乃孝之至也尊富饗保祿位名壽乃孝之徵見耳施於一家為吾親之孝子施于天下為天地之孝子深得行在孝經之旨其分章段落可以正傳述之訛以每章引詩冠于下章子曰之上尤有識力視此司馬溫公可免鄉人之難矣又耿隱之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末引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聚寶門

江寧城聚寶門外有聚寶山一名雨花臺門以山而得名俗說門下有沈萬三聚寶盆者未知然否或云

水西門有猪龍爲患明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鎮之或云取鎮觀音門下聚寶山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不一其色黃州赤壁徐公洞亦然

強爲附會

註書者無句不註即有疑者強爲附會以成文即漢儒亦不免猶醫之每病必有一方此古今之通病也余謂醫者之誤在每病必有一方豈果能無病不識乎抑強爲支飾乎註書之誤在每句必有一解豈果能無意不會乎抑強爲附會乎聖賢之慎闕疑者正爲是也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三

孝弟爲仁之本

人家子弟先使其不敢侮慢於父兄師長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長成後習慣自然即應酬友朋間無不藹然可親有仁人之譽信矣孝弟爲仁之本也若見父母先無遜順之意況于師長況于昆弟友朋出而處世必然暴戾恣睢所以犯上者往往易于作亂也其鬪狠之性先不能馴狎於父母之前故耳

祭必有尸

古者祭必有尸尸主也然以人爲之祭宗祖則取同姓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祭天

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皆有尸後世之設像今世之馬張恐本此

阿房宮賦脫胎

莊子徐無鬼篇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人之悲者數語杜牧阿房宮賦結語脫胎於此

日知無忘

日知其所亡學徒之上新書也月無忘其所能學徒之理舊書也徒日知而不能無忘未免務廣而荒徒無忘而不能日知未免拘墟而隘必二者兼得斯能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四

日進而不已斯可謂之好學

猩猩嗜酒

猩猩好酒誘之以酒者始則知而訾之繼乃忘之而醉焉知其爲誘而卒不免於死者貪爲之也俗所謂識得破忍不過者是也人之有欲而明知故犯以蹈于網如猩猩之酒者豈少哉

紅鷺

陳其年四六中有紅鷺館裏之句紅鷺未知所出程師恭註亦未及此及閱仙傳拾遺載山陰道士管霄霞求王右軍書道德經饋以紅鷺一隻則紅鷺之所

由來也吳園次林蕙堂集中有紅鷺生小傳

收拾

凡人之弊在不肯收拾上之民心國計中之品行倫常下之金帛長物皆不可不收拾者民心不能收拾何以立國品行不能收拾何以立身長物不能收拾何以給用試觀賈人陳肆日晚即閉戶收拾計一日之贏絀所以無粒米狼戾之患學者當先從長物收拾起漸收拾到品行窮則不失守約達則兼濟天下俱從一端小節起頭是收放心之驗也不然東倒西歪日責婢僕是求諸人而不求諸己矣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五

由近及遠

陳蕃屋室不修潔曰丈夫志在天下安事一室王十朋曰志在天下當自一室始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凡人作事無有不由近以及遠陳言是自文其情到底不能廣濶王言得之學者當以王言爲法不當以陳言自文

明理治情

有云立言不難難于明理明理不難難于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愈明旨哉斯言凡人之著書立言者大

要在明理以治情治情而不本諸明理非失措則過當明理而不用以治情非虛元則浮腐惟明理以治情者乃爲至言乃爲真學

南山詩

杜拾遺北征詩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二句昌黎南山詩化出許多來然皆祖杜詩也

五平五側

五平五側詩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文選離桂飛綃垂纖羅曹植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枯桑知天風臨川多悲風等句已造其端杜詩梨花梅花參差開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六

有客有客字子美繼其後皮陸唱和甚多疊韻梁武帝後牖有朽柳侍臣和梁王長康強沈約偏眠船舷邊已造其端杜詩業白出石壁壁色立積鐵皮日休穿烟泉潺湲觸竹牘敲敲陸龜蒙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溫庭筠枯湖無菰蒲等句繼其後焉

善學杜詩

杜詩家數最大亦最闊開後人無數法門偶有蕪詞累句亦當明眼決別不必過爲迴護解詩者人執一說紛紛聚訟殊覺多事總之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其出處當註明但不可多持岐說若入時事自有年歷

可稽倘未明言者不必強爲附會至於美惡昭然黑白難混學者學其高妙處不學其蕪累處斯爲善學杜詩者矣

可已則已

每事可已則已不得已乃爲之如日用飲食是也不論務名求利苟非本務與急務即可舍置天下皆能守可已則已四字無不安分而得所矣

造物巧拙

凡人往往以生物之形似者爲造物之巧如磯似燕冰有花之類余以爲此乃造物之拙筆也何則夫造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七

物生人生物何一不是憑空撰出憑空撰出却是人仍生人物仍生物一絲不走巧莫巧於是矣若偶然此肖彼形猶文章之偶雜一懈筆也故人偶生物物偶生人羣目爲怪何以此肖彼形爲造物之巧乎即使十分形似到底是旁筆側筆不是正筆人於正筆奇妙處已熟習而忘反贊嘆其旁筆側筆之不經意處猶人於杜詩中忘其沉鬱頓挫處而反贊嘆其率易艱澁處也

秋發癰痢

今人往往於夏間積暑秋間發癰痢等疾不發于夏

而發于秋不解其故昔人有云夏至一陰初生伏於中即有暑熱不能直搗中堅所以不發至秋後一陰漸散邪熱漸進即當發病受淺者發之近受深者發之遠理固然也

義以方外

凡竹笋皆生於春而方竹笋獨生於秋枝葉婆娑可愛友人曰易云義以方外秋金屬義此得天地之義氣者余不覺嘆服

類林新咏

錢塘姚之駟博雅士也爲諸生時著類林新咏三十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八

六卷以故事類編每類成五排長章附註出處於其下誠有便于學者又纂後漢書補逸東觀漢記八卷謝承後漢書四卷薛瑩後漢書一卷張璠漢記一卷華嶠後漢書一卷謝沈後漢書一卷袁山松後漢書一卷司馬彪續漢書四卷共二十一卷於殘編斷簡中集取而成有補正史所未逮者有與正史大同而小異者古人零斷之筆得以布列而流覽人幸嘗其一嚮焉亦快事也姚爲康熙辛丑科吾鄉陳狷亭浙震先生會試分房所取士

七絃琴

琴有七絃五絃各配五音其二絃楊雄謂堯加之桓譚謂文武各加一絃未知孰是

少樂多累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亦達者之言

曲江

枚乘七發曰觀濤于廣陵之曲江曲江即浙江之錢塘江廣陵之曲江猶云揚州之錢塘江吳越總是古揚州故云猶朱買臣爲會稽守治在吳地不在越中也元時省試有羅剎江賦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爲曲書隱叢說

卷之四

九

江爲通場之冠號曲江居士今人不知誤認廣陵濤浙江濤爲二夫廣陵豈有濤耶朱竹垞曰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于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

陳貞女

陳貞女者姓陳氏許字吳江諸生王屺望子屺望子未婚而天貞女聞然守志不動聲色父母憐其志而聽之垂十載凋瘵以歿所着素履破落不堪終身不

易臨死囑書靈位曰許字王門陳女之靈以破素履供靈座下隣人道其事有垂泣者

諸神木主

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前代俱有肖像有封爵明高祖正祀典止書其木主曰某岳某鎮某海某瀆之神極爲明理極爲得體蓋百神者岳鎮海瀆精氣之所在也必珮服儼然猶世人之謂上天有玉皇大帝者不亦妄乎

中天中文

伏羲之易爲先天神農之易爲中天黃帝之易爲後書隱叢說

卷之四

十

天此干今升注周禮三易之說也邵子之言先天後天蓋本於此今人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猶尚書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也中文出後漢書劉陶傳

零丁

齊諧記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紙也朱竹垞曝書亭集有爲陸進士作零丁

古人姻眷

子張之子申詳爲子游壻子之與蘇秦爲兒女婚姻

司馬遷外孫楊惲張敞外孫杜鄴光武外祖樊重嚴
光爲梅福壻諸葛武侯姊壻龐德公蔡邕外孫羊祜
祜先爲孔融外孫孫策外孫陸抗陶侃女適孟嘉陶
潛又爲孟嘉外孫樂廣壻衛玠鮑靚壻葛洪韓擒虎
甥李靖魏徵外孫薛稷又爲褚河南甥杜甫甥李陽
冰韓愈壻李漢姪壻李習之劉綱亞壻裴航蕭穎士
壻柳淡趙昌言壻王旦文正壻韓琦杜祁公壻蘇子
美李虛已壻晏殊殊壻富弼趙文敏甥黃鶴山樵王
蒙李公擇甥黃山谷米元章壻吳彥高朱文公壻黃
幹徐有貞外孫祝允明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士

吉光

瑞應圖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
至一名吉光吉光是馬名今人動曰吉光片羽誤矣
保生

席上腐談曰有一術可療百病但脅腹縮尾閭閉光
瞋目頭若帶石即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嚥歸
丹田不問遍數行住坐卧皆爲之此亦保生修養之
一法也

祭土

祭土有三項天子方澤之祭祭皇地祇乃大地之神

與天對者后土之祭即句龍也祭五行之神與祝融
等配者或以后土后稷相配句龍配食于社即以后
土爲社也社稷之祭祭邦國鄉原之土神而里社從
之中雷之祭祭一家之土神凡有是土即有神也
以后土爲社世人因名社爲后土今人不知后土之
爲后者君也乃以后土夫人稱之殊屬可笑

中雷

禮記曰家主中雷而國主社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
明雨水雷入謂之中雷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
爲中雷在國爲社也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士

攘羊子證

論語攘羊子證之說呂氏春秋詳言其事乃其子旣
證父攘羊以明父之過而又自拘司敗以聲已之罪
故當時感其當理所以來葉公之問而夫子答以中
道之論不然但曰證父攘羊夫人而知其不直矣何
待嘒嘒以質諸聖人哉

真武

真武廟即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宋有天下避祖嫌
名改玄爲真道家遂塑披髮仗劍之形然則天上星
辰皆有面貌形像耶

陰騭文

世傳文昌陰騭文勸人爲善其意非不甚美然不免流入因果之說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聖人亦言之然而氣數不齊吾儒亦信其理而已君子之爲善也盡其所當爲而已非有所希報於天也其去惡也絕其所不可爲而已非有所懼禍於神也苟云爲善之利慕而爲之者希其利也或有未利則必廢然返矣苟云爲惡之害畏而不爲者避其害也偶未見害則必晏然處矣彼釋氏福田輪迴之說俱以利害動人者祇爲下乘說法耳今之陰騭文無乃類是恐亦道流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三

杜詩繪神

杜詩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此乃繪夜雨之神人只寫得聽夜雨而杜偏能寫出看夜雨也

公平

爲人當守公平二字公是公道平是平心爲人公平則無殘忍刻薄之事處家公平則無厚薄怨尤之嫌處世公平則無猜嫌爭鬭之心居官公平則無輕重

寬濫之獄公平二字即是聖門終身可行之一恕耳演出二字賢愚共曉

沙鼠非兔

白兔古稱瑞物近有爲人豢養馴習者甚衆余家亦頗繁育曾見一書云沙鼠似兔白色然則人之豢養者乃沙鼠耳非白兔也不然古稱狡兔何不狡耶古稱祥瑞何多瑞耶又西士畢金梁曰此名鼯鼠非白兔也

南千佳句

震澤顧南千傳篤志好學貧窮賣志以歿有南千詩書隱叢說

卷之四

古

葉若干卷出門復入門一詩余最愛賞之曰門前兩小橋橋根石齒齒橋畔三五家居鄰委巷裏素無車馬氣而有淳厚理辛勤務農桑或亦職經紀愧我廁其間栖栖薪與水迂疎百不能幸未蒙見詆出門復入門動輒關所指頃余促裝別牽衣贈鞭箠忽焉仍還歸爭來問所以軒天日正午雞鳴炊煙起風寒木葉脫清影逼墟里憶昨海霞紅頓令殘照紫江湖氣慘冽衰病似多否浮雲空中停聚散適然耳豈其行有翼未必止遂泥春風紛筋脾猶可任策使回頭謝衆鄰住久諳誼美歲宴官租完盡謀及婦子雞豚酒

忝間爲樂無彼此恬熙小村落迥絕塵市鄙酣歌意
方長懸旌罕定止歌罷益滋悔悔不乘耒耜其跌踢
可喜處置之杜集中幾無以辨信哉詩之窮而益工
也集中佳句爲摘錄之新荷云笑浮西子靨嬌動洛
妃鈿未得裁爲服還能擲作錢石湖泛月云坐久人
如玉歌圓響並珠又句云人逐棋聲遠春從鳥語知
又句云月上溪全白風高天自寬賀人登科云文章
到此疑無準針芥於君亦有權新燕云綠楊江上烏
衣巷紅杏盧家白玉堂又句云繁華滿眼羈臣老貧
賤雙眉壯士低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五

石蠚

海槎餘錄云石蠚生於崖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
極細膩最寒但蠚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人獲之
置之几案能明目乾隆癸亥春余購得一枚螯跪甲
腹不異常蠚但多泥滓耳其質則石其色則蟹跪有
斷處空中宛然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噫天地間物
化多矣有人化爲石者有水化爲石者有石燕石蟹
之屬總不似石蟹之真蟹成石而石則仍蟹者也方
洲雜言云家藏石蠚一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
如蠚病目者稍塗兩皆頗能定痛可以補本草之缺

夢及兩世

海寧王某其父赴部謁選時先夢掣籤一掣而三籤
在手視之乃山西一縣及睢寧縣與江寧縣也方竊
計於例不符恐爲主者所叱而主者反謂之曰汝都
去可也不解何謂越日果選得山西之縣與夢中相
符後乃陞遷而卒並不作縣矣其子某援例捐選初
任即得睢寧縣旋即奉檄清查江寧縣錢糧即日攝
篆不久告罷而終不謂一夢之驗遂及兩世也

蒲城蒲城

蘇州顧某初任福建蒲城縣時置辦前導之燈爲舖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六

中訛加艸頭爲蒲城亦意外置之後丁艱服滿補陝
西蒲城縣事有先幾如此

岫嶠碑

南岳岫嶠碑昌黎有千搜萬索之嘆劉禹錫謂此碑
流跡已久有云山崩後埋沒於碧雲峰下宋嘉定中
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刻於夔門觀中
後亡又有得模刻於嶽麓書院者潘稼堂曰岫嶠碑
者岳山實無此刻嘉靖間始出長沙守刻之岳麓篆
體奇異箋釋支離識者有贗鼎之疑今反取岳麓本
翻刻置此當爲山靈所笑也

事適相類

覆水不收本姜太公事傳奇用之於朱買臣青衣行酒本晉懷愍事傳奇用之於宋徽欽甚矣二事之適相類也

制度不廢

雄暴之君亦有制度爲後世所不廢者始皇之稱皇帝設郡縣築長城隋煬之運淮汴進士科武后之置武舉設殿試皆至今行之而蔡京之漏澤園亦于今不廢

張真人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七

漢時張道陵入龍虎山修鍊歷唐宋元明代嗣其教江西通誌及龍虎山志所紀世系封爵甚詳明史張正常世習符篆祈禳驅邪元時賜號天師明太祖曰天有師乎改授正一嗣教真人秩視二品隆慶時所爲不法遂改上清提點秩止五品厥後黃緣用事太監復故本朝傳至張繼宗聖祖賜以御書匾額誥授光祿大夫雍正中革去真人止稱留侯不久旋復乾隆二年給與張昭麟一品封典張遇隆于七年入京禮部覆稱隨班應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鴻臚寺梅秦准不必入班嗣後值百官朝賀之期免其

到班行禮永以爲例

丁憂

古人最重丁憂不僅三年之喪也期服亦解官凡祖父母本生父母伯叔父母胞兄弟正妻長子俱是且有師長亦去官者晉唐以來及明初往往如此今但重喪解官且有在任守制者嗟嗟欲日長而理日消矣乾隆初年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一切官員不許在任守制本生父母亦令解官漸復古意

武職終喪

武職親喪例不解官本爲邊事重大故有越常例也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六

然岳武穆當國家孔棘之時竟解兵柄持服終喪若非孔棘之時又非邊疆之任宜從文臣一例終喪庶忠孝兩得如邊疆重任一時難于更易者格外從權可也

葬不擇年月日時地

呂才陰陽書序略曰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

此數語痛快沉着足祛舉世之惑

遏欲不可縱欲

易曰君子以窮理遏欲禮曰欲不可縱人生處世無在無欲如聲色貨利之類日見可欲焉能不亂所以君子貴有遏欲工夫即未能到極至處且先從不敢縱欲做起不縱則遏矣庸衆之人往往縱欲者多不知縱之則狂遏之則聖學者當於遏欲縱欲之介加之意哉

西瓜

西瓜爾雅本艸齊民要術及諸類書並不載知昔所書隱叢說

卷之四

九

無五代時胡峤於真珠寨東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又宋洪皓使金貶遞陰山得食之又文文山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切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似此則瓜生西域輾轉而漸入于中國焉今則哈密瓜遍地矣然劉楨賦云藍皮密理素肌丹瓢陸機賦云攄文抱綠披素懷丹張載賦云玄表丹衷呈素含紅斯皆非西瓜無以當之三子皆魏晉人也則瓜亦不始于五代矣邵平東陵瓜疑即西瓜也

異物

唐時魏生於砂磧中得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賈胡以千萬易之曰此寶母也但每月望設壇祭之一夕珠寶皆自聚故名寶母菩薩寺僧得李林甫襯禮有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商胡識之曰此寶骨也價直一千萬有人得青石有鼻穿鉄索長數丈海商識爲協金石投海引出上必有金唐睿宗施一寶珠于大安國寺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有西域胡人見之曰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徐彥若渡海得一琉璃瓶中一龜旋轉不停而瓶口極細不知何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十

自而入夜覺舟偏重視之則羣龜層疊登舟葉之後問泊主云名曰龜寶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一枚珠類拇指微青色施西明寺有胡人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玉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孫鳳有一琴有人唱曲則琴絃自相屬和有道人見琴背一孔曰此中有蛙出黑藥少許即有一綠色蟲走出背上隱隱有線文道人納蟲而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名曰鞠通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温州商張愿海洋遭風漂泊得一小竹倭客見而爭買曰名聚寶竹每立竹於巨浸中則

諸寶不采而聚馮翊嚴生遊峴山得一珠如彈丸黑色而有光視之瑩徹如水焉胡人曰此清水珠也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淡然清徹矣蘇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云有一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蛛網相螫久之蛛墮地起視之已化爲小石矣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愕眙揖曰願見神珠乃以帶中石示之羣賈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爲苦有此珠霧即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宋周俊叔得十二時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點畫可數巴東下巖院僧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圭

水際得青磁碗折花及米其中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厚僧年老擲碗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增罪累也此碗謂之聚寶碗有牧羊兒入古墓中得黃磁小瓶偶投豆莢于中隨手盈滿名曰聚寶瓶明初沈萬三有聚寶盆于闐國朝貢使攜一鉄鐺投以水頃輒百沸渡漠賴之謂之寶鐺回回入貢道山西與民買一池入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取之不竭謂之水寶明天妃宮僧以行童已煮將熟之二鵲卵納巢中數日後忽出二雛探其巢見一木尺許彩錯香馥持供佛前倭人見之曰返魂香也

重購而去衢州醫士毛存敬於老猴處得一小盤其圓徑尺其色淡青其質類木石而非木石四周皆窳不知爲何物後太監鄭和採寶西洋存敬以醫士當行獻此盤祈免鄭驚喜曰此定珠盤也夜以此盤浮海上光明如月海中之物皆吐珠盤中不可勝數韓城縣古墓中得塊玉如簪形賈胡一見請售之曰此字洗也試以玉拂字字皆滅丹陽有人得圓石破之中有一蟲狀似蟻蠕蠕能動因棄之有人語之曰欲求富厚莫如石中金蠶蓄之則寶貨自至詢其狀則石中蟻蠕也金陵人家有一石有十二孔按十二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圭

時每到一時有紅色蜘蛛結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天然日晷也有農夫耕地得劍售價百萬約來旦取之歸見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立碎詰旦售者歎詫曰劍光已盡不復買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京師窮市有古鉄條高麗使識爲定水帶海水鹹者一投之立化甘泉華亭市中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鉄非石有海商貨之曰此至寶也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甘泉也段成式云海中井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

皆淡疑此井即此魚腦骨也西士南懷仁坤輿圖說中有此魚焉天下事物有不可以理詰者

歌床

曹操作歌案卧視書歌案之制不傳唐楊炯有卧讀書架賦今西洋奇器圖中有之然亦難意會沈括忘懷錄有歌床云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余意今之醉公床或是其遺制可以互倚而歌眠但不可几書僅可手卷卧觀耳

娑羅樹

唐天寶中安西進娑羅樹李邕作娑羅樹碑歐陽公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三

有定力院七葉木詩有云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都穆遊名山記云華山老君殿前有娑羅樹數百年物其子類栗灰之服以酒可愈心痛許鶴沙滇行紀程云過應城百里曰觀音崖有娑羅樹一株大百圍范成大三峩山記大峩山有娑羅平又杭州昌化千頃山側娑羅一株每初夏花開香聞十里五臺山娑羅樹畫圖鏤板京師卧佛寺有娑羅樹二株岐山周公廟有娑羅樹二株廬山大林寺有娑羅樹二株外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峨眉山皆有娑羅樹江寧燕子磯弘濟寺中有娑羅樹二株髮影可愛

明永樂間三保太監西洋帶回之種以錢易其子數枚心痛者服之亦效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者俗作娑婆大約以其扶疎之影又為世間罕見者耳

勇於為善

知行工夫合是一轍今人動分為兩概讀書則曰予既知之處事則曰吾未能行是不免乎暴棄也行有未到究竟知得不徹如為盜賊之非人所能知不為盜賊之事人所能行若盜賊之心人所不免者外面為詩書束縛中心私欲未盡不免淪於卑污若此者書隱叢說

卷之四

四

總少獨知工夫昔人所謂不慚衾影者是也若果勇於為善立志果決不求人知遇事時漸漸克去已私光明正大自有一番境地聖賢所以貴強恕之學也暴棄者質雖美終無進境強恕者力雖淺日就高明學人其無因循怠諉之念而可哉

用功從正心始

聖賢學問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齊治平是脩身以後事格致誠正皆所以修身者初學入門自然當從格致始然吾謂正心尤要雖非格致誠無以正心但從事之初道理浩瀚無窮必須先立粗粗間架然後可

以用功入手粗粗間架者正心是也格致以後之正心乃心無不正之正格致以前之正心乃不敢入邪之正心學者必先有不敢入邪之正心而後從事於格致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馴至於道而不難矣其所謂粗粗間架者尤必有勇以立之宋儒所云果而確是也不然終年格物於身心毫無裨益聖人之教於格物中辨邪正故曰以格致先之今人因聖學昌明之後反多習而忽焉之事故曰用功當從正心始正心必以勇立苟能勇于入道先正其心以後做工夫自然一步深一步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五

聰慧天授

晉符朗食雞知雞棲半露食鷺知黑白之處宋韓玉汝性嗜白鴿亂以他色輒能辨其非陸羽辨江水非南零此與公冶長解鳥語介葛盧辨牛鳴同一天授非學力可到

爲己爲人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朱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以學問而言則然若以應世而言則君子儒爲人小人儒爲己也

書隱叢說卷之四終

書隱叢說卷之五

易經紊亂

吳江袁棟漫恬著

今人但知王弼亂易不知在前已有亂之者梁邱賀分彖辭於各卦之下鄭康成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至王弼復移象傳於各爻之後經三紊亂非復易之舊矣然便於省覽故至今因循不改朱子復之程子因之各有意義元張清子作周易本義附錄集注以文公本義置之王弼今易經文之下未甚行明初程朱兩義並行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後乃去程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一

而用朱經文竟從程之舊焉以朱義入程經是又一紊亂矣御製周易折衷出天下復觀古本焉

不躁不逆

人身具天地元氣不致戕賊則元氣不損即多方導養而元氣亦不益人能淡薄世味不以外役勞心久而不渝自足致壽人之勞心要不外二端躁以圖功逆以撓情而已孰不喜功緩以爲之既不害心亦不害事人孰無情順以養之既善於處已又善於處人不然徒爲負重之蟻遊釜之魚耳此二語即聖賢懲忿窒欲之謂能守是意自能致壽即形骸有盡而真

氣常存矣彼偃仰呼吸鍊形服食者適足自苦且將貽悞於人其亦汰其流而未澄其源也所謂求益而反損者也

識緯書名

緯書八十一篇乾坤鑿度乾鑿度易稽覽圖易坤靈圖易通卦驗易卦統通圖易卦氣圖易元命包易萌氣樞易是類謀易辨終備易中孚傳易運期易九厄識易河圖數

尚書璇璣鈴尚書帝命驗尚書考靈曜尚書鈞命決尚書中候尚書刑德放尚書運期授尚書洛罪級尚書隱叢說

卷之五

二

書五行傳尚書大傳中候握河紀中候考河命中候摘洛戒中候雜篇中候洛予命中候適洛貳中候義明中候勅省圖中候稷起中候準纖哲洪範緯

詩含神霧詩紀曆樞詩推度災詩細歷神淵

春秋元命包春秋運斗樞春秋文曜鉤春秋合誠圖

春秋演孔圖春秋說題辭春秋感精符春秋潛潭巴

春秋佐助期春秋考異郵春秋保乾圖春秋孔錄法

春秋少陽篇春秋漢含華春秋握誠圖春秋命曆序

春秋內事春秋緯

禮稽命徵禮稽命曜禮含文嘉禮斗威儀禮號謚記

樂稽曜嘉樂動聲儀樂叶圖徵

孝經援神契孝經鉤命決孝經中契孝經左契孝經右契孝經咸嬉拒孝經內事圖孝經元命包孝經雌雄圖孝經分野圖

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徵河圖稽耀鉤河圖始開圖河圖要元篇河圖皇參持河圖赤伏符河圖會昌符河圖考曜文河圖絳象河圖握通記河圖玉板河圖龍魚河圖握矩記河圖帝通記河圖著命河圖挺佐輔河圖真紀鉤河圖秘徵篇河圖天靈河圖合古篇河圖提劉篇河圖錄運法河圖閨苞授河圖帝覽嬉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三

洛書甄曜度洛書寶號命洛書錄運期洛書靈准聽洛書摘六辟洛書稽命曜

論語撰考識論語比考識論語摘輔象論語摘衰聖論語陰禧識等篇大都僞撰者居多隋文帝盡焚之今所見者十三經註疏白虎通後漢書傳註文選注隋唐經籍志太平御覽說郭蒼萃成文而已八十一篇之外俱爲識書

公私之辨

公私二字雖有人己之分却是當情理者謂之公不當情理者即謂之私也當乎情理者雖爲己不失爲

公如祁奚舉子第五倫視子疾是也不當乎情理者雖爲人不免爲私如鄧彪之讓封伯道之棄已子是也惟圖利已不顧他人者無論矣即使爲人不爲已似乎甚公而隱微之際稍有一念爲名爲利有所爲而爲之不能當乎情理者即是私心必當乎情理無所爲而爲之雖身冒不韙到底是至公無私觀人者當於此鑒別焉

長恨歌傳

唐陳鴻長恨歌傳妙在敘事停頓處每每作波致以搖曳之如日射水紋動盪不定月移花影姍姍來遲書隱叢說

卷之五

四

真得文章家三昧也

內自訟

易曰君子不遠復無祇悔書曰改過不吝孔子贊頌子曰不貳過又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但怙過不悛者即爲自棄是遷善改過學者最緊要事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不過能遷善改過以復於無過之地耳夫過有有心之過有無心之過有心者自當懲創而痛改無心者亦宜策勵以漸改然改過亦有二端若或迫於利害或貪夫名位有所爲而改之者不能十分除根且未必

永久若不爲名利自出本心不求人知無所爲而改之者可以十分除根且得永久夫子所謂內自訟者是也內自訟則以心問心不求人知也

自強

月攘一雞孟子欲其速改所以曰何待來年夫日變爲月不可謂非改過之漸然不能速改將優游漸漬惟恐其生退心耳君子所以貴自強之學也自強者勇于爲善也

鰲山景

唐時新羅國獻萬佛山佛形大者或逾寸耳前有行書隱叢說

卷之五

五

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濶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蓋關楨在乎鐘也其工巧有出人意計之外者今有鰲山景者前列層臺演劇高樓觀粧市肆飲食耕農負擔僧道朝禮士女遊嬉種種悉具後以索綜之貫以轆轤一舉手間前之種種無不俯仰翕闐磬折旋舞想此亦得萬佛山之遺意

古人姓名

許由字仲武伊尹名摯易牙名巫伯樂姓孫名陽仲雍字孰哉百里奚字井伯杜康字仲寧莊周字子休

孫叔敖名饒老聃父名乾字元杲尹喜字公文鬼谷子姓王名詡范蠡字少伯文種字子禽荊軻字次飛伯夷名允又曰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又曰致字公達又曰公遠中子名仲遼父姓墨晉名台諱又曰父名初字子朝介子推姓王名光墨子姓瞿名烏彭祖姓篋名鏗太公名涓字子牙箕子名胥餘子產字子美陳仲子字子終徐偃王名誕蜀王杜宇名蒲卑塞翁姓李師曠字子野盜跖名雄徐福字君房四皓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或云姓唐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六

字元道項伯名纏壺關三老茂姓令狐文翁名黨字仲翁伏勝字子賤鄭子真名璞張道陵名輔浮邱公姓李壺公姓施名存吳剛字質楊王孫名貴甘公名德洛下閼字長公東方朔姓金叔孫通名何嚴君平名遵丁公名固侯芭字鋪子作越絕書之吳平字君高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君苗姓崔臣瓚姓薛花卿名敬定臨邛道士姓王名丹蘇子瞻字和仲子由字同叔赤壁吹簫客姓楊名世昌黨人碑匠安民姓李徐神翁名守信

王母姓楊字婉姸東海孝婦名周青衛夫人名鑠字

茂漪綠珠姓梁萼綠華姓楊焦仲卿妻名蘭芝木蘭姓魏羅敷姓秦

支遁姓關帛道猷姓馮佛圖澄姓帛又曰濕道安姓衛慧遠姓賈寶誌姓朱竺道生姓魏一行姓張名燧黃蘗姓邢圭峰姓何懷素姓錢智永姓王名法極皎然姓謝齊己姓胡貫休姓姜辨才姓袁靈澈姓湯無可姓賈即島從弟佛印姓謝字端卿

處世間修

晉衛玠曰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力有不及可以情恕此可爲學人處世之箴隋文中子曰何以息怨曰無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七

爭何以止謗曰不辨此可爲學人間修之方

品格迥別

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韋絢以比鶴與鸛鷄之俱胎生而人言鶴不言鸛鷄也其間似有幸不幸存焉然而品格自然迥別

胡僧呪術

漢武帝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唐貞觀中西域胡僧有呪術能生死人傳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呪

之而奕不動僧反自斃推其理呪術可驅惡氣爲厲
令人阻閉而死逢正不敵其氣必有所歸所以反而
自斃耳後西遊記中用此事亦甚明曉

假面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
周師戰于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
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著假面以戲而助其勇壯之
氣者本此

骨力超羣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力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八

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北史沈光驍捷
跡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
能及光因取索口啣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
足皆放透空而下號爲肉飛仙唐柴駙馬紹之弟有
材力輕趨迅捷嘗著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扳引
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時人號爲壁龍宋令文有神
力有牛觸人莫之敢近令文按兩角拔之應手倒頸
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甃壁上書得四十字詩
能以一手挾堂柱起以衣壓于下令文即之問之父
汪節有神力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

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曲終不
下無難重之色又建中時三原戴竿婦人王大娘首
戴二十八人而走明張進諫蹻捷如飛鳥以二食指
按屋簷擲身空中騰躍數迴瓦不墜裂亦無磕撞聲
拳擊牙旗石磴火迸石裂屑飛數丈歐千斤乘馬過
獨板橋馬踟躕不行歐以右臂挾其馬高步而過顧
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此
等另有一副骨力非尋常意計之所能度也

減嗜欲

讀書人第一要減嗜欲爲主減嗜欲則無所係累而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九

綱常名教得伸矣所以昔有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做
得也嗜欲多則身家念重富貴心切利害所關明知
故犯不惜屈志以從之殊爲可惜漢馬融豈非卓然
儒者止緣絳帳女樂不能屏去嗜欲所以一得罪于
鄧氏十年不得調而其志餒矣後李固之獄竟爲梁
冀下片紙而不惜非不知也乃懼其失富貴而忍而
行之耳臨大節而不可奪之謂何乃伯仁由我而死
耶遂爲千古唾罵不亦哀哉究其原一絳帳女樂階
之厲耳故曰讀書人第一要減嗜欲爲主也若縱欲
滅理者固在不論不識之列吾于馬融尤有春秋責

備之思焉

無諂無驕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非聖賢止境到底是學人進境何則凡人貧者氣餒往往不免於諂諂之不已流而爲盜心富者志盈往往不免於驕驕之不已溢而爲淫志所以不足者每有盜心有餘者每有淫志不獨處境爲然才學行業皆然最早汚者淫盜之行最難絕者淫盜之心凡有一點踰決之心即淫也凡有一點苟且之心即盜也要絕淫盜先從無諂無驕做起學人其毋輕視哉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十

才鬼頑仙

陶貞白曰寧爲才鬼無爲頑仙斯言良是才者鬼可爲仙非仙亦仙頑者仙可爲鬼非鬼亦鬼人可不勤于誦讀耶

塞諸河源

紫元夫人受寶書於魏華曰有泄我書身爲下鬼塞諸河源漢趙合德既死趙后夢中見帝問昭儀何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龍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後世稗官荒唐之說亦有所本

織錦迴文

蘇氏織錦迴文八百餘言分圖析類總得詩三千七百三十四首以一婦人之才縱橫變化若此殆古今無兩者矣繼之者唐范陽盧母王氏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十二字上元初有南海女子製盤鑑圖銘迴文一百九十二字皆四言

不可驟藥

凡人患風寒暑濕之疾不可驟然服藥以病勢正盛不可遏且恐病症雜出莫究其原急有所投如以石投水醫家越宿疹之不謂其病之雜出而正盛方悔昨藥之誤投何味轉輾傍徨非惟無益反致損者往往有之必當於病勢稍定之時脉理現症可以意度然後投劑庶幾可以獲效焉

可欲不亂

昔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語爲做工夫人而言也極欲做工夫時却于紛紜酬酢中有可欲以亂之此心或出或入把持不定惟恐退步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也此時當極力把持或廢聰絀明可欲在前見猶不見或遠視廣聽可欲在世身與之遠夫然後此心常存不爲其所亂矣魯男子之閉門不內亦此意也若自暴自棄者與可欲親不覺可欲之非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十一

烏能不亂哉

神道事之

或問曰子言精氣聚而成形又言天地間莫非氣之流行人既得正氣而成形矣鬼神何不可得精氣而成形乎土偶何碍應之曰山川岳瀆各有精氣然此精氣者變化不測之謂神有形可象人也非神也若偏氣所聚偶爾成形者時聚亦時散猶之草爲螢麥化蛾不足爲憑也只看人家祭先本有音容可追然只爲木主以展其孝思或圖其像耳自古至今不聞於家廟中塑幾代土偶以事之何者以神道事之不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主

以人道事之故耳神者精氣流行之謂神非面貌可象之謂神也山川岳瀆之神其亦無疑于木主之義矣

仁術

人情翻覆不可恃理直行即自問無愧苟直情徑行不爲人謗毀即爲人排擠工於諧人者必舉其疑似者以入其罪巧于排人者必摘其罅隙以甚其過一時小人爲之快心千古君子爲之沮氣故聖王制律必曲盡小人情狀所必有而後止真如見其肺肝也若盡以君子之心待人則律亦不必設矣孟子曰是

乃仁術也術字最下得妙無術行不得仁自問無愧仁矣直情徑行無術也學人其知此意哉

改過遷善

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劉先主誠後主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學者深體乎此實是改過遷善進境爲小善者日積月累以至於大不爲小惡者日積月累以至於無母視爲口頭熟語身體力行其味無窮大凡口頭熟語往往忽視一經審度體驗即是學人進境不能是者即自暴自棄人也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主

名過其實

人好名天亦靳名所以最忌名過其實爲正人者應得福而有缺陷必有名過其實處人世尊崇太過應得之福往往以虛譽消之爲不正人者應獲禍而有餘地亦必有名過其實處天下之惡皆歸應得之禍往往以全毀彌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理感召實在如此有不盡然者乃名過其實之故耳故不虞之譽不敢受求全之毀不必辭也

虛心實腹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虛心可以具衆理實腹可以應萬事然其中亦寓修煉之道吐納家言靜坐閉目運氣使目觀鼻鼻觀心心注丹田則心火下降腎水上騰成既濟之功豈非虛心實腹之謂乎

處已處事

棄短用長任人之道能以此處已即不能智術禦萬變亦可才能蓋一世避實擊虛用兵之法能以此處事雖不能勇往以直前亦可通權而達變

老人

乾隆中江西有老人過蘇年一百三十七歲撫院與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古

之歎晤終日閉目不多言豈頤養之道固如是歟抑耄年精力已不振乎十年又有湖廣老人一百二十四歲過省中十一年又有湖廣老人一百四十一歲請恩寵賚有加百歲老人邸報中一歲之內或有幾人然女子嘗居十之八九至於一百四十餘歲之老人實所僅見也

桂枝寃銷

唐劉得仁貴主之子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獨應舉出入文場竟無所成既終僧栖白詩云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

寃始銷昭宗時追贈已故孟郊等十八人進士及第得仁與焉真所謂生得一枝寃始銷也有詩三卷流傳于世以視富貴而泯滅不彰者何如哉

檀弓文法

暘谷漫錄云檀弓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買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矣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以文意言之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當有餓者二字從而謝焉其上當有黔敖二字檀弓之缺字如此余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圭

謂三處俱不必加餓者黔敖字古文簡捷之法固如是也今平平讀去何嘗不瞭然乎

物化

物化亦陰陽變動之所爲無情化有情腐草化螢麥化蛾積灰化蠅茯苓化龜石化羊樹化牛葦化牛葦化葦葦化龜朽竹化蜻蜓苧根化鯁茅根化蠅化螢竹根化蠅飯化赤蜘蛛木枝化蚓古度子化蟻艸爐化蝦人髮化鰾荳化鰾蒿化蟬蠶竹化蛇穀化蠱蟲稻化葦菌化蜂蔬化蝶朽木化蟬朽瓜化魚稷米化鮑莧汁化紫壤裙化蝶百合花化蝶木葉化蝶松

樹化老人枸杞化犬楓化羽人有情化無情蟹化石
蜃化穀蚯蚓化百合羊肝化地臯水蟲化石蛇化石
蠶化石蟬化花有情化有情子子爲蚊水蟲化蜻蜓
蛇化鯢科斗化蛙雉化蜃鼠化蝠鼠化鵲鼠化鯉蛙
化鰕蟻螂化蟬蝗化蜻蝗化魚蝦鷹化驚鱗化蛟蟾
蜉化鼠羊化鼠蚯蚓化蛇龍化蠋桑蠶化螺麤石首
魚化鳧魚化龍猿化獾魚化蛟小魚化蝗蝨化青蟲
馬化狐鯤化鵬蛇化雉鵠化猿鳥化鼠蠹化蝶鱗化
魚蠻子化蠅老踰化猿燕化鵠兔化驚蟻蟾化復育
復育化蟬蜈蚣化蒼牛化虎羊化狼龜化鵲黃魚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六

化鵲諸蟲化蒼魚化鼠鼯化鼠海邊黃魚化鸚鵡又
化綠鳩黃牙魚化黃鶯海魚化黃雀泡魚化爲豪豬
鯨魚化虎沙魚之斑者化爲鹿鹿入水化爲魚無情
化無情馬血化鱗人血化野火老韭化莧虎目光化
石墜星化石松化石松脂化茯苓梅化杏橘化枳絮
化萍松脂化琥珀水化石蕪菁化芥干歲積米化玻
璃鬼血化瑪瑙輾轉相化雀化鵠化雀鳩化鷹鷹
化鳩魚卵化蝗蝗子化魚鵠化鸚鵡化布穀布穀化
鷄蛹化蛾蛾化蠶蠶化蛹鼠化鴛鴦化鼠鴛即鷄也
甚者馬化人虎化人狐化人猿化人獾化人人化石

人化蛇人化熊人化狼人化蛾人化杜鵑人化龍人
化虎人化牛人化馬人化驚人化龜人化魚人化猿
人化鶴人化沙蟲人化豕人化犬人化鳥人化猫男
化爲女女化爲男總不足於陰陽之氣耳足於五行
之氣者將庸愚化爲賢哲賢哲化爲聖神矣

瓦礫場

白獺隨載江右一尉凡事不少恕尤多刻剝出巡之
次市民邀請宴飲深夜而散兵卒皆醉倒初以爲市
民好客孰知是夜其被苦吏民乘兵卒之醉取其兵
器故爲尉劫掠部民家憲司邏捕錄治後案成削去
仕籍水滸傳中夜走瓦礫場用此事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七

秋笳集

順治丁酉江南科場事發試官治罪舉子流竄吾邑
吳漢槎兆騫亦被論流至寧古塔後作長白山賦光
怪陸離動京師遇赦得還鄉里所著有秋笳集八
卷大都塞外之作也

辛卯科場

康熙辛卯江南榜發後多不滿士心議論紛譁俚鄙
詩文徧貼通衢且衆昇財帛司入學宮有祭文琅琅
可誦題達上聞後奉旨覆試竟有不成一字者

正主考左必蕃革職副主考趙晉論死舉子擬絞黜落有司截其旗竿在在有之其時俚鄙詩文裒集成卷帙中有追和杜甫秋興八首及集五經句文頗佳更有一對云左邱明有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

獨樂園詩

白樂天因老病遣去柳枝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其對酒懷李郎中一絕云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惟有李君知又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情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又有觴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書隱叢說

卷之五

文

後妓房空之句讀之使人悽然然余謂凡物有聚必有散有樂必有悲與其樂去而悲來孰若無樂而無悲乎樂天向無桃葉柳枝飲酒賦詩何嘗不是樂境此境到老不失必藉桃葉柳枝以爲樂則樂去而悲來不亦宜乎司馬溫公無姬侍鼓盆後時至獨樂園中詩曰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此真悽然也

趙學究

宋太祖從周世宗征滁州日與江南將皇甫暉姚鳳控扼關隘計無所出聞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乃微服往訪之學究出奇計授太祖因敗爲勝轉

禍爲福遂下滁州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之地學究即趙普也水滸傳中吳學究隱用此事宋有學究一科即唐之明經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而世俗乃遂以爲通稱焉

風流公案

沈特貶筠州時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携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也潘矩叡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游去日正宜供夜直歸時渾未識春愁憚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書隱叢說

卷之五

文

懷炭婦羞鉄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本朝尤展成侗作西廂曲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流傳都下官中傳誦呼爲才子世祖心賞焉謂弘覺師曰請和尚下一轉語天岸師曰不風流處也風流又翻出一重公案矣

日本風俗

有人自日本國來云其王高拱深居諸凡國計惟於大將軍是聽故謀篡者止圖大將軍之位耳其俗不穿褲止圍裙數重男女皆然以蹲身坐於足趾上爲卑賤尊貴者立而問卑賤者必坐於足趾而答如中

國之跪然後漢書曰以蹲踞為恭敬是也女之無夫者謂之鬼妻人不敢娶乏衣食者為妓以事往來之商賈焉俗尤好潔門首各設唾壺幾具以供往來者之警咳室中俱用絨毯不染纖塵其國酷惡天主教以前嘗為亂于國中也故海舶聚集之所立一鉄人云是天主教人商之初上岸者必令其踐踏鉄人否則不許其入國也刑罰約有三等曰科曰殺曰標輕罪無死理者則以銅圈著於柱上套於人身自項而腰而足凡三處以磨難之限滿則放謂之科重罪至死者則用殺與中國同其尤重如中國之凌遲者郊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三

外設一石池池中立一長大鉄柱端有四鉄叉相去約人肩至膝而止將罪人置於叉上不能轉動頃刻可致於死以示於民謂之標少選即有海鳥飛來啄食遠則數日近則匝日皮骨俱盡血肉淋漓池中國人視啄盡之遲速以占年歲之豐凶焉然一歲中亦不多見也

左傳人物表

班固作古今人物表第以九等有謂其不當列於漢書之中者然一時意見所及附而行之要自無傷但品題有不能適當處為嫌耳余讀左傳全做班例以

傳中人物第其高下使讀左者聖狂瞭若披覽之下其亦得所指歸也夫

上上上中上下中中中下下下下下下下

聖人德人賢人善人智人衆人肉人愚人惡人

孔子穎考宋穆公季梁魯隱公姜氏叔段

石碯莊姜師服衆仲士蔦虞叔石厚

急子臧僖伯芮姜楚武王里克莫敖少師

壽子周任闕廉懷羸雍糾雍姬

管仲伯鄧曼宋襄公子玉黑肩

申生鮑叔子犯元咺子糾齊僖文姜

展禽召忽曹翽子上鄭厲彭生齊無

臧子子文趙衰華元息嬀祭仲宋萬

季札季友辛伯卻克子元慶父慶父

子思衛文頭須伯州商臣商臣

子貢官之申繻晉文苗貴商人商人

子羔史佚倉葛子反驪姬莒僕

子郢趙姬先軫鮑莊衛懿姬趙穿

介之內史子重曹共虞公子公

子襄武史歸孤子重共申侯越椒

狼瞫百里弦高樂書楚成王子舒微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三

書隱叢說		公荀息卻缺公鉏巫臣潘崇崔杼
卷之五		鉏麇公桓卻穀威武公齊項羊斟甯喜
三		晉悼姜氏父陽處穿封齊靈子家蔡般
季路子車荀林鮒諸嬰盧蒲觀起		子產富辰父文許止魯穆陳靈曹展
樊遲孟明出姜子西師合左師曹		晏子為賈先蔑人荀婦子孔夏姬國
冉求公秦穆公冉楚平樂盈公衛獻		伍尚蹇叔士會宗魯樂騫公渠邱陳恒
季路子車荀林鮒諸嬰盧蒲觀起		胥申包王孫齊惠張句鮒樂王子駟
惠伯靈輒子魏獻子哲孫林		子產富辰父文許止魯穆陳靈曹展
季文克黃鄧析王僚伊戾		董狐洩冶公魯定闔閭烏餘
良鄭子申叔孔圉公邾莊慶封		解揚魏顆石乞蔡昭伯有
范文辟司慶忌夫繁慶舍		祁奚知罃趙襄國人餘祭
魏絳人鄭賈蒯瞶侯蔡景		

書隱叢說		子罕韓厥
卷之五		杞梁鍾儀
三		齊太醫緩
辛即公范宣		南史伯宗
魯子楚莊		公冶卻至
伍員穆叔		蹇由子知武
奮揚子孟獻		子期賓起
朝王子		子建柳人
與昔庚		夫氏費無
烏存		子建柳人
季平		子建柳人
于魯昭		子建柳人
敬叔子展		子建柳人
南宮子鮮		子建柳人
景伯子鮮		子建柳人
楚昭師曠		子建柳人
王懿師慧		子建柳人
孟懿師慧		子建柳人
孟之弃疾		子建柳人
葉公馮子		子建柳人
申叔		子建柳人
閔子		子建柳人
馬子		子建柳人
程鄭		子建柳人

然明	公孫
叔子太	白公
叔向	魯哀公
宋太	知伯
聲子	
子木	
胥梁	
帶梁	
向戌	
梓慎	
裨竈	
子皮	
宋共	
屠蒯	
醫和	
子革	
左史	
倚相	
伍奢	
蔡墨	
榮駕鸞	
駟赤	
書隱叢說	
卷之五	舌

勾踐	陳乞	公山不狃	汪錡	博異志	博異志崔玄微獨處一院與諸女楊氏陶氏石醋醋等詠詩西遊記木仙菴三藏談詩全用其事	內魔外魔	釋氏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家云丹將成魔輒敗之夫道與丹即理也魔即欲也人心欲多而理少故	書隱叢說	卷之五	重	云然耳然則此魔非外至之魔即我七情之幻相孟子云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外至之物固是魔耳目之物亦是魔然我無內魔則外魔亦無奈我何一爲所惑外魔悉成內魔矣所以學人貴於此把持得定	可消鄙吝	王恭有人求簞乃與之而自坐薦上司馬徽有人臨蠶求箔乃自棄其蠶而與之遠之可比許由棄瓢近之可同閔仲叔之省煩學者知此何憂鄙吝之不消耶	書隱叢說卷之五終
----	----	------	----	-----	---------------------------------------	------	--	------	-----	---	--	------	---	----------

書隱叢說卷之六

吳江袁棟漫恬著

經史子集

古今書集大約經史子集四種足以槩之而其體已各具於五經中易經中之經也書春秋經中之史也禮經中之子也詩經中之集也以是類推可已

乙丙丁

爾雅云魚尾謂之丙魚腸謂之乙魚枕謂之丁註云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觀鐘鼎字源古篆文所謂丙乙丁者其形十分形似並無毫釐假借乃知象形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一

之不誣也如以今之筆畫求之失之遠矣

終身戒色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中人隱微千古龜鑑三者之中色尤宜審慎不但少時當戒即壯與老亦所當戒何則少時血氣未定不待言矣吾見世人有至壯而反甚於少時者或少時拘謹自好不敢爲非壯年磨鍊既久肆情縱欲或少時父師束縛未至踰閑壯年親亡師遠毫無顧忌此壯之當戒也有至老而反甚於壯時者或壯時利名心重碌碌不遑老年百事俱廢專心務此或壯時貧賤未遇有志不遂老年功成名

就惟我欲爲此老之當戒也所以三戒之中色爲尤甚人當終身戒之哉

徽欽棺木

宋徽欽北狩殂於五國城徽宗之尸爲金人投入石坑中欽宗之尸爲馬所蹂躪俱骸骨無存矣辛稼軒南渡錄中載之甚詳後宋朝求二聖梓宮金人歸之未知棺中之是否何如耳及楊璉真伽發掘宋諸帝陵寢二聖棺內一爲大木一段一爲大燈檠一枚合之南渡錄所云真不誣也

宋祖誓碑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二

宋太祖混一之後立誓碑於太廟夾室凡嗣皇帝初立止隨不識字小黃門一人至夾室中焚香跪讀而已官壺親臣亦莫有知者永著爲令天下終不知誓碑之爲何語也後二聖北狩太廟重門洞開臣民得縱觀之止有三行一曰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刑于市止可賜死一曰不得誅殺卿士大夫及言事者一曰子孫有不遵者明神殛之雖有三語其實止一語也未行是總束語中行是陪襯語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於小兒原有歉于隱微故爲是誓碑而其忠厚處實過於六朝五代遠矣宜其享國久長哉

英雄末路

耿精忠叛閩時有壯將某爲諸軍之冠 王師下閩
某卽遁去棄家爲僧時年三十餘耳枯禪閑闕空諸
一切年九十時尚能飲酒五斗炊米五升其妻尚在
率子孫輩踪至僧寺某拒不見於佛前羅拜而去
王師之下閩也李之芳以十八騎踰仙霞嶺而閩師
遂潰後吳江斗姆閣中有一僧乃十八騎中之一不
知其爲僧之由但聞其日食斗粟啖肉數斤患腹痢
醫戒其勿食肉僧曰寧有死耳肉不可斷也竟以痢
死吁天下之英雄埋沒者可勝道哉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三

燈焰未息

或問人家時見鬼形何也曰陰陽不正之氣也或以
爲鬼或以爲怪其有時而成形者正氣爲人其形久
間氣爲鬼怪其形暫猶夫海市蜃樓有形而無質倏
忽消滅耳卽再成形亦非復前形矣夫鬼亦陰氣之
偶聚者偶聚豈能久駐故今日之鬼非昨日之鬼卽
偶然形似如人之面目相同不可執爲卽此一鬼也
若定曰某人之鬼更非通論某人已形銷質化矣卽
有強死魂魄爲厲者亦猶燈已吹滅而燈焰未息結
爲烟霧耳然此烟已非燈矣豈可曰此鬼卽是人乎

偶有未散陰邪形象雖似終非此人也乃此人陰氣
之未盡散者也

泡影喻鬼

佛經以火電夢幻泡影喻人之身以此身而存于千
古誠一瞬也故爲此喻耳然不若喻世間之鬼怪爲
尤切也

霞天膏倒倉法

李時珍本草載霞天膏倒倉法凡有虛癆難治者可
以立愈其法使病者處密室中不見風日以霞天膏
緩緩計日而進令其或吐或瀉病在上者吐病在下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四

者瀉吐瀉之後其病已除乃以米飲緩緩計日而進
令其復元此乃醫藥中奪胎之妙法也然或緩急失
宜遂至殞命近聞蘇州某孝廉少年患病醫者以此
法施之不能吐瀉結轡而亡嗟嗟醫道其可輕試乎
哉

結廬擇對

人家結廬須擇門當戶對者謂詩禮之家與詩禮之
家聯姻安分之人與安分之人聯姻一則動靜之間
所見略同二則往來之際蹊徑不別不然雖甚富貴
親情不洽於中饋有損若未貴而誇貴失富而誇

富侈靡之習大壞風俗尤宜遠之

五大夫漢壽亭

五大夫松蓋秦時封松爲五大夫也五大夫者秦爵名唐人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誤矣關公爲漢壽亭侯漢壽乃亭名不知者誤以漢字讀住至有壽亭侯之僞印亦可笑也唐鍾離雲房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世人誤以漢字屬下作漢鍾離非也循襲不考往往多此病

珠瑚玃

康熙年間吳江村民入水得一蚌甚大剖之有珠瑚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五

玃一枚能跳躍以索繫之時爲玩弄家道日漸豐盈一日食間置於案隅忽翻觔斗而去杳無踪跡其家亦落與岑文本上清童子事相類

名心未淡

魏土地記曰班邱仲賣藥百餘年地動宅壞仲與里人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棄于水收其藥賣之仲被裹從而詰之其人怖而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北方人謂之謫仙也夫既生死超脫如此名心猶若是其重乎其亦懼人之弁髦視我也嗟嗟名之累人一至於此余年來諸緣都淡所不能忘

者惟此名心耳觀之不覺慨然

數已預定

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之子靈公奪而埋之滕公至東都門掘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死遂葬焉高流之于滁州破一古墓得銘曰死後三百年背下有流泉賴逢高流之葬我在高原高爲葬之高原上卽君載麻叔源事同費孝先遊青城山訪老人于村壤其一竹牀孝先謝焉老人使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六

日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呂源守吉州修城掘得一棺既棄之江中復得石誌于旁乃父葬其子之文曰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伯之遊矣唐王果出爲雅州刺史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曰吾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熊博于崖崩處得一古墓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所潰邱墓甚多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銘曰姜

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即命遠其墓隋遣史萬歲南
征見諸葛武侯碑下有字云隋開皇十九年史萬歲
過此南唐沈彬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
彬卒發之得石槨刻云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紹
興中天台水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其簿朱公俾
令移往山東瘞之役夫掘開其地忽見一碣上有字
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主簿移我葬山東邵
康節筭牡丹某日當壞宴會之際果爲群馬奔闐所
蹂廣西平樂府天繪亭一日郡守欲易名清暉忽於
土中得片石云子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後某年月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七

日當有俗子易名清暉者遂已劉機貞祐亂後遷濟
州刺史時民居官舍皆被焚復立州宅掘地得古冢
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機當破吾墓龍遵敘
開吳淞江掘地得碑刻曰得一龍江水通明嘉靖中
汴城巡撫命开百户脩月堤偶發一古墓磚上朱書
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公逢着开百户巡撫差來修月
堤臨時讓我三五步元劉太保秉忠墓明嘉靖中爲
盜李淮等所發墓中有石盡勒諸盜名按石捕之無
得脫者永樂初任芳知清平縣初入縣治鳴鐘鼓鐘
忽破裂破處有赤文云此鐘若破任芳來坐蘇州盤

門伍相神舊本立像况守易爲坐像舊像中有石刻
云若要子胥坐除非二兄過二兄乃况也正德崩大
學士毛澄迎肅皇帝駕至薰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
出焉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
狀元也義烏東平山宋劉豪墓隆慶戊辰裔孫重修
掘見尺磚刻晦菴卜墓數云五百四十一年損十七
八歲裔孫修戊辰戊辰新一石重修重修千百秋絲
毫不爽周渠治水蘇州請毀浮屠取磚石以給工于
塔中得石符一帙曰此塔破于周萬歷中周玄暉爲
損邱令謁城隍廟見其傾圯命葺之於地得碑有朱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八

書篆文云大唐李道記診其碑覺空中破視之有紙
預記廢興年月日皆符合崇禎末宮中發劉誠意秘
記得繪圖三軸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左
足有襪履披髮中懸果一一皆符云張獻忠成都毀
塔下有石銘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天下事固
莫逃乎數然其術亦神矣

術未盡驗

明萬歷中武強縣有高塚爲人所發誌云北齊河陰
太守皇甫興塚咸亨七年葬其陰復有刻云葬後一
千三百年被王洛周發之而發時僅七百餘年發者

復非王洛周術數之學亦有未盡驗者

占家不同

漢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襲辰天人太乙曆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今人往往不免於此然則將何所適從乎吾見其築室道旁三年不成而已矣

屈俗伸道

漢符融曰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吾薄於其親吁爲俗見所拘至不得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九

行其道義惜哉夫小德出入自不妨隨俗爲之夫子曰儉吾從衆若大綱大節自不得游移豈可委蛇從俗夫子曰吾從下家君立志堅剛先祖喪中家君居兄弟之幼毅然不作佛事雖日受謫言不恤也不亦屈於俗而伸於道哉

僧道關法

宋道君信奉林靈素林頗有術欲以釋教改從道教皆留髮頂冠執簡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五臺僧等與靈素關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元蒙哥時道士聞佛法不勝髡爲僧西遊記中唐僧與鹿力大仙

等關法不爲無本

妯娌

晉書妯娌尼僧尤爲親暱妯娌謂婦之老者能以甘言悅人如今三姑六婆之類丹鉛錄曰妯音鉗即俗曰妯娌

長橋烟水

吳江縣志載長橋上遠望洞庭列翠云云是前時爲烟水蒼茫之區今已闢闢縱橫塵市囂煩無復昔日之遐觀矣

明祖御容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十

明太祖陵寢在鍾山之麓本朝撥置守陵人員門闕璀璨宮殿巍巍三朝文勅煌煌鉅典殿中藏有太祖御容及馬后聖像后像非婦女不得見御容焚香拜啟士庶亦得瞻仰容貌奇古無倫天庭特出地閣超騰鬚髯如戟宛似龍形古之所謂龍顏者其殆是歟聞尚有正坐御容一軸爲劉誠意手筆什襲藏焉今所見者乃摹其形似耳或曰其像方面大耳隆準豐額與今時所傳畫像大異或曰內府所藏像乃美丈夫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

相思草

相思艸一名烟艸又名淡肉果又名淡巴菰又名返魂草吸之可以破寂助氣無大利亦無大害前世未聞焉相傳起於明末今已十室而九無論朝野雅俗良賤且波及閨閣矣用之者若刻不能忘即閒窻弄墨與夫工作勤劬者同飲食之不須災離焉豈習俗使然耶抑天道使然耶

竈間土湧

吳縣王某晚入厨下見竈間土湧起甚高急呼妻子共視湧猶不止覺其中有物持鋤鉏相與掘之得一書隱叢說

卷之六

土

石棺啟之一泓秋水而已因共廢然重爲掄埋湧土隨隱後亦無他

得失有命

江南巨盜劫掠多貨往往以空棺盛之或置林莽或置湖濱爲人致疑終不敢動不日間即爲官捕所發者在在有余鄉同里湖中有洲曰羅星洲寺垣後蘆葦淺澁中忽置一棺余弟家僕偶過其旁從而訝之云是人所日經之地且非置棺之所其形狀位置俱屬可疑意爲必是盜所埋貨也心爲之動返棹時毅然作艤舟之計一掀蓬間忽然面前昏黑頭目旋

暈以是而止他日聞有人偶爲風蕩直至棺邊意亦生疑試手探之得一囊焉欲繼取之手如膠粘不能舉不日即爲官捕搜獲而去信哉得失之有命也幸得之者多寡亦有命也

不爲境困

人之致死者由於禍患臨之疾病侵之憂傷憤懣交中之所以不得終其天年耳禍患疾病天爲之然必有所由致憂傷憤懣人爲之亦必有所消釋能審慎於禍患疾病之來路能開豁乎憂傷憤懣之去路天下誰得而困我哉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土

范增龔勝

殺身成仁君子立身之大節明哲保身亦知者全生之要道范增不見信於項羽遂至疽發而死其義非不甚正然而有譏其褊者龔勝年七十九不應王莽之徵不食而死似無可議然有老父哭之曰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老父之見高人一等矣以褊者不能效五湖之蹈天者不能從赤松之遊也

容容多厚福

義理之是非胸中必當了了所謂致知格物之學也人世之是非外面不必了了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也不甚了了者容容多厚福高人一等往往人情所難直不疑爲同舍郎償金告歸者來而歸金前郎亡金者大慚沈麟士爲人認屐而曰是卿屐耶後得屐送還而曰非卿屐耶卓茂爲人認馬解馬與之曰若非公馬章即歸我後馬主得馬詣門謝之劉寬爲人認牛有頃得牛送還謝之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也愚公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隣人以爲愚彼數子者豈真愚哉亦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容容多厚福耳得老氏退一步法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三

行仁用智

聖人行仁無義以輔之則仁不行釋氏偏乎仁枯禪之寂處山林也然斬斷葛藤亦有義存所以其教行乎中國聖人用智無禮以運之則智不公老氏守其智後世之流爲兵刑也然以退爲進不失其禮所以漢世得以致治

鴈帛鰐魚

蘇武留匈奴鴈帛傳書乃漢家設言得之上林中耳元郝經爲賈似道所羈真有鴈帛傳書事韓文公潮州祭鱷魚欲操强弓毒矢以盡殺之亦文中設言以

恐之耳宋陳堯佐謫官潮州鰐魚食人網而得之鳴鼓告罪戮之于市有戮鰐魚文此二事者前人草創若爲後人稿本矣

肺病遇醫

余內父王孝廉偉岳公棣籍隸浙江康熙丁酉杭州鄉試場前夜讀天暑裸體爲暗風吹入背間肺窻穴爾時不覺也忽發寒疾噤噤不止昏瞶彌甚某姓老醫年耄有疾久不診視勉以病者束置肩輿徑造其門醫者聞異鄉人且應舉者乃首肯之遣子弟延致齋中坐定良久侍者先陳設茵褥于榻數重逡巡侍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古

婢四人扶掖而出不爲客禮徑卧茵榻呻吟久之然後命扶病者至榻就診畢口占藥方附桂人參分兩頗重命錄之且曰此病乃是風傷肺窻穴極寒之症非極熱不治若早服此微涼藥已不治矣汝輩慎無疑此方也先取一九藥納病者口中約歸途間噤噤立效果如其言至寓急服其方一藥而愈臨場無恙是科乃獲雋焉以見醫藥之不可亂投而肺窻穴之尤宜愛護也

病中聲息

雍正癸卯內父臨終前數日神識昏瞶中忽自嘆曰

不謂映薇遭此一變也時內父族侄映薇在都應恩科會試傍人訝之急問所謂乃曰汝輩尚不知耶越日而歿殮畢映薇凶問至焉嘆語之時乃映薇在都已物故矣嗟乎與死相鄰之際聲息相通如是之速耶

赤白石

水經注云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此等事爲後世稗官荒唐之說粉本而西域幻人吞刀吐火之書隱叢說

卷之六

五

術所自來矣

琴操語

琴操云齊杞梁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然則騷語亦有所自也

心之神明

心者神明之舍謂義理之所在也天地間正氣充塞處謂之上有神明不知此心正氣充塞亦有神明上有神明非有衣冠面貌自有一段凜凜可畏處心之神明何獨不然人徒懼冥漠不可知之神明而于吾心惺惺常覺之神明反欲蔽而欺之其亦何歟

夏草冬蟲

昔有友人自遠來餉予一物名曰夏艸冬蟲出陝西邊地在夏則爲草在冬則爲蟲故以是名焉浸酒服之可以却病延年余所見時僅草根之枯者然前後截形狀顏色各別半青者僅作草形半黑者畧粗大具有蠕蠕欲動之意不見傳記書之以俟後考云

陸仲和

明沈萬三爲人陷入胡藍黨大獄波及其壻陸仲和仲和居吾鄉同里鎮家甚富饒第宅中有走馬街梳櫳橋飲馬橋諸勝尚存其宅址已廢爲民田蕭寺矣書隱叢說

卷之六

六

誅夷抄沒時僅藏一嬰兒於水溝中出後有登科第者至今書香不絕

理直氣壯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某之禱久矣聖人只是天理上做工夫所謂理直氣壯者是也今人天理上本是虧欠却於冥漠不可知之地多行諂媚冀其有援亦奚益哉禱於正直不祐非類若非正直何能祐人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二語可破千古疑團可定千古趨避可爲千古炯戒

仁不徒行

仁義不可偏廢失其仁秦隋之所以亡國也偏乎仁宋襄之所以致敗也世情澆薄仁道不能單行爲之慨然是以古昔聖賢貴行仁之有術也

工穩爲貴

作詩務以工穩爲貴穩字尤要緊工是天資即初學可得一二好語穩是人力非學力到者不能辦也

牡丹亭本

睽車志曰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詢其所從來輒云所居在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七

而至居月餘乃曰妾乃前郡倅馬公之女小字絢娘死于公廨叢塗于此今將還生君可具斤鐻夜密發棺當如熟寐君但呼我小字當微開目放令就寢既寤即復生矣再生之日君之賜也士人如其言果再生且曰此不可居矣辦裝遁去其後馬倅來衢遷葬此女視殯有損棺空無物大驚聞官莫知所以有一僧默疑數歲前士人物色訪之得之湖湘間士人先予然復疑其有妻子問其所娶則云馬氏女也因逮士人問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吾書寄父父遣老僕往視女出與語問家人良苦無一遺誤士人畧述本

末而隱其發棺一事馬亦惡其涉怪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弟遣人問勞之而已湯若士牡丹亭乃全用其事

木棉

尚書蔡傳曰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南史曰高昌國有白氎花可作棉泊宅編曰閩廣多種木棉樹秋深開花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鉄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輟耕錄曰閩廣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元時初無踏車推弓之製黃道婆自崖州來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六

教之以法江浙所在多有本亦低小名曰木棉布且直名曰布編氓匹婦拮据不遑而其利人多矣今江浙多木棉艸秋作紅黃花如秋葵非如廣南之木棉樹也

盡人謀通下情

宋初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其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夫人情雖不齊要歸未嘗大異即有異同其中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況各各條具利害則此事之始終本末已瞭如矣何患剛愎自用之弊耶前此苻堅肥水之敗後此王

安石新法之行俱不遵是道也

謝絕世事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向平曰當如我死家事勿復相關是謝絕世事則讀書行樂處處從容不然往往爲催租人敗興意輒斷續有何佳味

早年人事具備

宋范宗尹三十二入相卒時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享年雖不永人間之事具備矣噫皓首而孤獨貧窮者可勝道哉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亢

性命

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人都于義理上講求言性則以氣質爲主而曰我性如此言命則以氣數爲主而曰命也如何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性之性謂命之命正指氣質之性氣數之命而言俗見紛紜如此所以君子不謂也君子亦惟于義理之性義理之命上做工夫耳故曰天命之謂性五十而知天命也

性以生心

心是塊然一物無是性以生之則心不靈故性字從心從生性者生心之謂也性則心所具之理有是心者無不隨心而賦畀猶果核中之仁有是核即有是仁也昔人所以以果仁喻人心之仁也雖有偏全厚薄之不同總沒有無是理的即禽獸草木無是生生之理又何以爲生有是生則有是理故曰性以生之也

栢人彭亡

岑彭與吳漢入蜀次彭亡聚知而惡之日暮遂爲刺客所害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爲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號大楚賜死平楚樓下此與栢人者迫於人也事相類亦適逢其會耳

魚尾鷗吻

海有魚虬尾似鷗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其像於屋脊以厭火災故有作魚尾形者鷗吻乃是龍種九子之一性好望者

長松愈風

有僧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忽有異人教服長松乃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薺茈三五寸味微苦

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毒僧採服之不旬日髮復生顏貌如故本艸及諸方書並不著朱弁曲洧紀聞云長松產五臺山治大風有殊効世人所不知姚福青溪暇筆云上黨雁門出一草藥名長松能治大風東坡詩注五臺山有草藥名長松亦名仙茆似此非僅松根之謂矣

天理撐持

天地間雖是一塊氣機却是一團天理有理則氣可凝結天高地下純是一團天理撐持孟子曰塞于天地之間非虛言也實實有此理充滿于天地之間所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主

謂浩然之氣是一團天理理則輔氣以行者故宇宙間天理昭彰奸回斂跡自然天清地寧日月光華人世中天理滅絕人欲橫行到至極處乾坤亦有毀日天理滅絕則乾坤亦撐持不住易所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是以人君而天理滅絕者無以撐持國家而國家毀士庶而天理滅絕者無以撐持一身而一身毀推之于一方一家亦然天理滅絕不能撐持實在如此猶之居室而棟折榱崩焉能撐持哉曰氣數使然曰以理感召者猶虛也至如因果報應之說則愈淺矣雖禍福之來百中失一或有不盡然者此亦

偶然之事不可以此爲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正謂是天理滅絕不能撐持之故耳

宿秀二音

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舍皆有止宿之意說苑云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當讀如本音焦氏易林云天官列宿五神室屋宿與屋叶韻可見人有讀作秀音者二音原可通用或借之以叶韻亦可不可專讀秀音反以古音之讀如本音者爲非以俗尚之讀作秀音者爲不可易也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主

治生爲急

汲冢周書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王制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又云量入以爲出此數語是第一要緊事人盡能之則家給人足恬熙終老矣所以許衡曰讀書人以治生爲急也

薛瓚

裴駰史記集解序曰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按水經注中引書有薛瓚漢書音義是知瓚姓薛也

有以爲于瓚者有以爲傳瓚者非也

三宥

人家婢僕有過雖難盡廢鞭朴之事然有心者則加之無心者則恕之聖世有三宥之文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晉人所謂力有不及可以情恕是也陶靖節曰彼亦人子也其善視之言最忠厚今人奴婢固多不循禮法者然此輩又要降心以觀如瓚屑無心之過必行鞭朴有心作惡反置罔聞不亦是非倒置乎

紅雨

書隱叢說

卷之六

重

李長吉詩曰桃花亂落如紅雨紅雨二字人徒嘆其形容之妙不知其有所自也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命宮人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然則莢花如紅雨乃蓮花似六郎之謂耳

太素脉

宋醫者續坤頗得秦和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古者善醫多矣不過視微膏肓心解分劑未聞評診脈候與著龜之能也今有傳其術者謂之太素脉云

繞指柔

雍正中有遠人持一寶刀求售其貌不甚光澤據云用力屈之如鉤環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試之果然因無力未能得之豈張景陽之所謂舒屈無方者耶明嘉靖中胡宗憲有軟倭刀長七尺卷之詰曲如盤蛇舒之則勁自若唐天寶時有軟玉鞭屈之則如環伸之則如繩亦異國所獻鉄玉最堅剛之物能屈伸之百鍊剛化爲繞指柔信有之乎

父子名人

古來父子俱爲名人者漢周勃子周亞夫枚乘子枚臯劉向子劉歆王逸子王延壽司馬談子司馬遷班

書隱叢說

卷之六

重

彪子班固崔駰子崔瑗孫崔寔張奐子張芝應奉子應劭姪孫應瑒黃香子黃瓊曾孫黃琬李邵子李固盧植子盧毓鄭興子鄭衆陳寔子陳紀孫陳群劉梁孫劉楨孔宙子孔融諸葛亮子諸葛瞻魏鍾繇子鍾會王修子王褒王朗子王肅阮瑀子阮籍衛瓘子衛恒孫衛玠吳陸遜子陸抗薛綜子薛瑩晉王羲之子王獻之范甯子范泰孫范曄王銓子王隱葛玄孫葛洪孫楚孫綽裴松之子裴駟羊權孫羊欣周鮒子周處嵇康子嵇紹山濤子山簡阮咸子阮瞻阮孚齊王曇首子王僧綽孫王儉謝靈運孫僧皎然北齊顏

之推孫顏師古梁庾肩吾子庾信姚察子姚思廉隋
王通孫王勃唐歐陽詢子歐陽肅歐陽通張說子張
均李播子李淳風李栖筠子李吉甫孫李德裕蘇瓌
子蘇頲杜審言孫杜甫褚亮子褚遂良賈曾子賈至
崔日用子崔宗之韓休子韓滉段文昌子段成式李
邕子李善杜佑孫杜牧韋安石子韋陟李程子李廌
皇甫湜子皇甫松竇叔向子常群牟庠鞏包融子包
佶包何楊凌子楊敬之蜀黃荃子黃居寀宋蘇洵子
蘇軾蘇轍孫蘇過蔡元定子蔡沉曾致堯孫曾鞏岳
飛子岳雲孫岳珂范仲淹子范純仁邵堯夫子邵伯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三

溫米元章子米友仁明文徵明子文彭文嘉曾孫文
震孟黃省曾子黃姬水歸有光子歸子慕數家而外
不可多得

詩下轉語

東坡賀子由生孫詩曰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余
爲下一轉語曰無病一身輕有書萬事足

詞調

詞之有小令中調長調非古也自後人目之也猶詩
之有初盛中晚亦自後人目之耳

書隱叢說卷之六終

書隱叢說卷之七

吳江袁棟漫恬著

處處見道

聖賢立言垂教處處有道讀書諷誦之餘亦當處處
見道易象示人活潑潑地毫無執着惟道所在猶引
詩之斷章取義觸處見道學者知易象之垂戒引詩
之觸類其庶幾於道矣

項羽

項羽之敗有三端一由於范增之死如人犯失心風
之病一由於彭越之截糧如人病後又復手足拘攣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一

咽喉閉塞一由於張良之因其飢而遂取之一策末
後劈心一拳無復起色也羽之強暴自誇固不待言
然直率處頗多惟不免失之愚耳

琵琶記本

唐牛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
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以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
與趙相與甚歡高則誠琵琶記以劉後村有死後是
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成之用雪伯
皆之耻後人有以王四事擬之者未知然否

纏足

纏足昔人云起於李後主官娘而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裏輕雲麗情集載唐郭華吞鞋而死店主于喉中拔出紅繡鞋一隻使如男子之鞋安能入于喉中耶馬嵬老媼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得雀頭履一隻長僅三寸是唐時已纏足矣雜事秘辛云底平指飲約纖迫素是漢時已纏足矣而弓彎則起于後世也有云起于帝辛時妲己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人未知有據否

邪不敵正

唐會昌中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恪屬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二

州境亢陽時有郭天師者女巫也僉請祈雨惟謙迎之翌日語惟謙曰飛符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虔懇至誠三日雨足矣至期無雨又曰此土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爲爾再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而已及期又不雨巫乃驟索馬欲去惟謙留之乃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奚爲惟謙謝曰非敢更煩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于是惟謙宿誠左右曰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明晨別有指揮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曉郭已嚴飾歸騎常供不設大恣呵責惟謙曰左道女巫妖惑日

久當湏斃在茲日焉敢言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潭水合縣駭愕俄頃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詔書褒美寵賜章服焉宋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盃盤悉空遠近奔赴蓋穴神座下通寢殿複門綉泊人莫得窺群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嗣宗雅負剛正及鎮邠土乃騎兵挾矢驅鷹犬投薪穴中縱火焚之羣狐奔逸擒殺悉盡毀其祠妖狐遂絕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推官州之天慶觀有蛇妖郎將以下日兩往拜人以爲龍也道輔以笏擊蛇首斃焉石介作擊蛇笏銘邠州交冠之後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三

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人情甚懼有司具以上聞詔令置道場攘謝勳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迄無他異程明道爲鄆縣主簿南山僧舍傳有石佛首放光男子女聚觀因語其僧曰光見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羊角禪師善呪術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張曷至任有老婦訴僧呪其子公令擒之僧預知之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至縣詰責備至僧乃自死又如武三思姬素娥見狄梁公而隱形吳興

項王廟神遇蕭琛而絕響茂城棗樹逢王度而怪絕
西域胡僧呪傳奕而自斃皆邪不敵正也

西樓記

世所演西樓記傳奇乃吳郡袁籀菴所填詞沈同和
雄豪一鄉凡新到妓女必先爲謁見穆素微者頗有
才貌且年甚少循例謁沈是時適有文會袁生亦在
焉席半袁頗眷穆穆亦心許之私語移時沈爲不懌
促之入座終席而罷袁生自是怏怏失志如崔千年
之於紅綃妓也有門下客馮某者喜任俠有膽力揣
袁之情聞袁之語慷慨自負以必得素微爲報先是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四

沈生屢呼穆同遊穆頗厭之是日沈與穆又同遊虎
阜馮卑身徑造沈舟負穆而去僕從不能當也沈甚
不平爲與訟焉袁生之父懼送子繫獄袁生於獄中
惆悵無聊爲作傳奇袁乃于鵲切也西樓至今尚在
吳江縣城外

令節不定

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宋璟表云
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宋太平興國中詔曰習俗用六
日爲七夕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唐文宗曰去年重
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

也蘇東坡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在海南藝菊
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然則令節亦可
通融移易耶今但以五月五日爲端午七月七日爲
七夕九月九日爲重陽也

倪迂潔癖

倪迂有潔癖凡客去必拂其坐爲之雙簾交下不知
遇三日餘香之荀令爲何如不知遇囚首垢面之荆
公更當何如

雀巢

燕來時有雀亦巢於梁棟間且當客坐上余惡而逐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五

之謂雀之鄙賤不當效鳬鳥之棲止則巢也非其倫
且從來燕巢入室而雀巢簷隙則巢也非其地古云
蘭生當堦則鋤而去之況此不當聲之巢而當客坐
乎童子隱有毀成之慮余諭之曰無慮也凡事論其
當與不當耳人之有罪者尚流放之况雀之不當巢
者乎旋毀其巢而有鼠潛其中日後雀雖有卵必爲
所攬是毀也乃正爲德於雀矣正所謂安知非福者
歟雀正宜安分而巢於簷隙矣

父子同名

周厲王名胡憊王亦名胡蔡文侯與五世孫昭侯皆

人生如四時

卷之七

六

耐金侯

周處碑

不應一撰一書也予意平原撰文右軍後日書之刻石無不可也考其年月周處與陸機同歿於晉惠帝時而周實先焉陸之撰文亦無不可士衡文集有周孝侯墓碑一道但末云建武元年贈官大興二年窆葬元帝時陸已歸泉矣不應更有此語也况處及齊萬年戰敗而死而碑云回疾增加奄延館舍何也

不求奇功

卷之七

七

知非謀軍已大勝得之無所加重萬一墮其術中悔之無及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是也可以爲持盈保泰之鑒焉今人罄其資財以泛海轉販外國取利曰飄洋獲利之時或倍蓰什伯焉然卒遇暴風徃徃資財蕩盡且至微軀不保者所在有之甚矣人之當戒貪而守廉戒進而守退戒險而守平也

奕棊

奕碁之設其來遠矣文人逸士往往用此消遣歲月但今局用十九道合三百六十一位而古局用十七

道合二百八十九位見邯鄲淳藝經唐時十八道見
柳子厚記此古今之不同也唐宋時象碁縱橫皆十
一路今縱十路橫九路未知昔之二路置何物也晁
無咎圖局有十九路子九十八溫公又有七國碁圖
路子亦同

分縣

雍正四年以蘇松常三府中縣務繁劇添設知縣以
分轄之蘇之長洲則分元和吳江則分震澤崑山則
分新陽常熟則分昭文松之華亭則分奉賢青浦則
分福泉上海則分南匯金山則衛外增縣常之武進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八

則分陽湖無錫則分金匱宜興則分荆溪太倉州改
爲直隸州太倉則分鎮洋嘉定則分寶山所不分者
惟蘇之吳縣松之婁縣常之江陰靖江太之崇明四
五邑耳而上海海濱先有城曰南匯以營弁處之至
是即以爲縣乾隆八年又省青浦之福泉焉

唐詩用字

唐詩中用字有用格是者隔是者猶言已是也如今
格是頭成雪隔是身如夢是也有用遮莫者猶言儘
教也遮莫鄰雞下五更是也有用匹如者猶言譬如
也匹如元是九江人是也有用爭肯者猶言怎肯也

使君爭肯不相思是也有用至竟者猶言到底也至
竟江山誰是主是也有言底事者猶言何事也至竟
息亡緣底事是也有用底用者猶言何用也銀印可
憐將底用是也有用得得者猶言特特也親故應須
得得來是也有用阿誰者猶言何人也葉上題詩寄
阿誰是也有用著莫者猶言惹著也梅香著莫人是
也

自負不淺

高祖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光武知識有劉秀之名乃曰何由知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九

非僕耶自負固俱不淺然項較粗故弗克有焉

南邦黎獻集

鄂中堂爾泰之任蘇藩也篤好文學從前督撫藩臬
觀風兩藝外例有詩賦二題若不經意也鄂時觀風
四書三題外詩文賦頌序論箴銘共十餘題吾邑諸
生顧湘南我錡拔爲通省之冠諸與試者踴躍濟濟
無慮數十百人鄂爲延致春風亭飲酒賦詩嘯歌論
答終月而罷爲梓南邦黎獻集十六卷悉載諸人考
試之文暨春風亭酬唱之作彬彬可觀斯亦一時之
盛事也湘南前在陳狷亭沂震先生山東文幕中與

狷亭暨周漢荀龍藻嘉興高大立孝本唱和成海岱

聯吟四卷後受兩江督臺尹公繼善之聘與修江南

通志及尹任雲督時萬里修書延聘爲五羊院長湘

南已下世矣惜哉余以改杜詩輓之云久有文章驚

海岱屢勞車馬駐南邦蓋實錄也

芭蕉

芭蕉艸本而有幹者抽心成葉葉盡則開花花辦間
有囊數十中有露甚甘美故一名甘露凡艸以一歲
爲春秋春夏開花至秋黃落芭蕉以三歲爲春秋未
開花時至冬凍死則已若愛護之三年後必開一花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十

花盡後不論何時幹亦隨朽余性喜芭蕉屏石間間
植數本歲歲有花不足異也有值冬而花始放者護
之至來春大放如往年非死灰復然乃生意不絕之
故也

續左傳類對賦

周誠哉慎與余爲總角交力學寡營洞悉古今詩文
甚富所著續左傳類對賦一卷脉理魚貫篇什蟬聯
較難于徐秘書所編蓋徐文破碎宜於散記周文條
理宜於長誦耳宋有毛友左傳類對賦六卷今有梁
溪王武沂繩曾春秋經傳類聯一卷周又著春秋說

疑若干卷

忘書刺名

朱漢直穆先生入都同男某修刺謁朝貴不值刺上
忘書其名朝貴答以詩曰幸有令郎名姓在不然何
處訪先生朱能詩我邑人

天漢非河精

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余謂天漢非河精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墳曰天川漢地川河然則天
有漢地有河乃相列成文非河精上映爲漢也至於
河與天通槎犯天河之說本屬荒唐唐不必置辨也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士

飛走通稱

爾雅曰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書曰牝雞之晨詩曰
雉鳴求其牡又曰雄狐綏綏古詩云雄兔脚撲朔雌
兔眼迷離是亦可飛走通稱也考工記曰天下大獸
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羽鱗總可謂之獸也
華陀五禽之戲是虎鹿熊猿亦可謂之禽也

不貴多言

史記河間獻王德傳曰好儒服被服造次必于儒者
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止十九字而王好學之衷盡情
描出則文章不貴多言也後世傳誌動千百言是亦

不可以已乎

河間好儒術

漢景帝有十三子爲王其間好儒術者僅一河間王而已其餘或好宮室或好音樂或好氣力或好法律或好內可勝嘆哉

唐詩熟用

唐詩有極淺俚爲人道熟如常言俗語者人或昧其由來如待余心肯日是汝運通時太宗詩也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劉禹錫詩也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聶夷中詩也世亂僮欺主年衰鬼弄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主

人李山甫詩也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亦羅隱詩也或作權審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知章詩也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詩也伯勞東去燕西飛薛濤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陳主謂沈后語也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蘇軾詩也此去

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宋張子惠贈謝疊山詩也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朱萬年詩也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警世詩也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蔡州道人詩也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古樂府三叟詩也

吳王不朝就賜几杖

漢文帝時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然有一片苦心吳王此時已有異志若任其詐恐爲天下所窺若窮其詐不免骨肉之傷故賜之几杖以代彼彌縫之則在我不失親親之道於體統一無傷碍在彼尅虜心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主

安漸可消弭異念實在是忠厚待人善處之法今人所謂詐呆是也詐呆煞有用得着處所以聰明反被聰明誤耳至於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未可謂以德化之也

后爲君稱

古以后爲君稱夏稱夏后氏詩曰后王君公禮內則曰后王命冢宰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皇大也后君也自曲禮有天子之妃曰后之文後世以后字爲后妃之后而皇后字專屬之母儀矣詩序言后妃之德或係文王與太姒並稱耳

男女名互相似

婦人名似男子者衛少兒衛子夫陳君夫善相王政
君顯宗女名男順宗女名成男劉義王劉紅夫路惠
男章要男袁大捨晉武楊后字男胤女仙石公子范
成君唐崔公達詩能三原孟媼號張大夫
男子名似婦人者女媧氏處子周時馮婦徐夫人丁
夫人漢武魯女生華陀右師細君漢博樊崇字細君
尚婢婢

西洋畫

畫家佈置屋宇桌椅等例用側筆以取勢西洋畫車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五

用正筆用側筆者其形平而偏故有二面而四面具
用正筆者其形直而共故有一面而四面具在陰陽
向背處以細筆皴出黑影令人閉一目觀之層層透
徹悠然深遠而向外極柱宛承日光瓶盎等物又俱
圓湛可喜也其法視古爲獨出心裁矣畫鑒云尉遲
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用色沉着堆起絹素今所傳者
乃歐邏巴人利瑪竇所遺畫像有均突室屋有明暗
也甚矣西洋之巧也然豈獨一畫事哉

傳寫之訛

傳寫之訛陶靖節詩刑天舞干戚誤作形天無干歲

蘇魏公東山長老語錄序廁足致泉對因蹄得鬼誤
作側定政宗字句之全訛者多矣豈獨一都都平丈
我而已哉

議論行文

太史公伯夷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屈原列傳三篇純
以議論行乎其間雖非列傳本體然出沒變化低徊
感慨讀之令人忽然髮豎忽然淚垂是千古有數文
字

戰國幸姬

戰國時人君往往有幸姬幸姬往往能暗爲人援如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五

張儀令靳尚援於鄭袖侯生使信陵援於如姬孟嘗
使人援於昭王幸姬無不各得所欲而吳王之寵姬
爲孫武軍法從事夫差之西施爲越君破家亡國甚
矣吳宮之不利也

偽舉人偽摘印偽抄沒

吏胥作奸雕偽印者以瞞官而欺民奸猾鬪訟立偽
契者以利己而害人不肖者有盜心鎔偽銀則以貨
易而羅網此等歷來有之所以律設明文也余前聞
有偽舉人偽摘印偽抄沒之事吳江馬某幼習舉業
久廢棄貧窮不堪於放榜後忽指浙江鄉試榜中某

名爲已之頂冒倖中者以吳江之冒入浙籍者衆且隔省無從細考也囑報人呼號至家鄰里震駭有相識者詢其本末疑其學問乃僞云偶有監單賃以進場而文藝實是抄襲舊文倖而獲雋因出所售三藝果是舊文乃預搜以應求者由是親友快憤各半不免慶賀紛紛而邑侯亦與之周旋餽贐焉意氣揚揚者累月矣後有吏胥往浙公幹適泊舟於馬所冒中之名之門正在延賓演劇試詢何人知爲新中某名吏深訝之而馬從此敗露焉某縣有群盜裝束如憲司差官持令箭挾虞侯乘馬冉冉至縣云上臺遣某摘取縣印幸見付縣官不及致辨悚惕歎息而付之差官收印後旋檢視庫帑縣官亦惟命孰知其捆載庫帑棄印而去也後聞於上官爲削職焉崇明縣在海外有巨盜數百人口稱奉旨抄沒某鄉宦家鄉宦者舉室驚惶屏息悚待而縣中駐劄總兵官奉命惟謹縣尉等奔走不遑閱日冊籍捆載一一齊備方擬昇之渡海總兵遏之云是有例存貯當地衙門然後請旨督撫近則存貯督撫衙門督撫遠則存貯總兵衙門使者何忽遽爲孰知此正中其所忌也遂委之而遁然後知爲盜焉鄉宦驚魂方定衆員恍然若失

而鄉宦者乃以金珠之遺棄咎總兵而總兵爲一一承當不敢致辯焉人情愈出愈奇前世所未聞也

對句

舊有對聯出句甚難其對余偶綴之亦未甚穩愜也出句云飢雞盜稻佟童拾石打飢雞對云飽鵝騰藤濮僕掀軒驅飽鵝又句云六木森森楊柳梧桐松柏對云三田畠畠町疇畝畝苗畬又句云一盞清茶解解解元之渴對云三章妙曲樂樂樂官之音又句云燕語鶯簧歌雁字對云松針柳線貫荷珠

異相

陳霸先鬚生於骨宋蔡京胸骨隱起卅字寸餘相之異者俱於死後知之至於女子之心成癖石中有畫圖如好女凭欄看玩山水之形者尤爲不經見也

文法變換

易雜卦豐多故親寡旅也論語迅雷風烈必變文法變換後世得之爲吉日今辰良離騷又得之爲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也荔子碑

治盜之法

漢武帝末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群盜處處並起立法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之法而寬者往往收其效嚴者往往遁其情武帝之法之弊後世之通弊也治國者固宜留意治家者亦當諒情焉

史記世次不可盡信

史記序三皇五帝世次歷唐虞夏商周世數長短必書隱叢說

卷之七

大

有疎略處不可盡信最難憑者舜娶堯女爲曾祖姑族服未甚疎遠聖人不應如是周歷夏殷千餘年僅傳世十六使俱壽考無世世六十外生子之事也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序虞之世與史記畧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歐陽氏曰遷于漢初已不知高帝世系父太公而亡其名母劉媪而忘其姓況三代以前二千年所傳聞者尚足據乎此言可釋後世之疑矣丹鉛總錄云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于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

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異世同符

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志節皎然誠足炳耀古今北魏于什門留燕二十四年宋洪皓留金十五年朱弁留匈奴十九歲元郝經留宋十六年皆異世而同符也

南門星天孫星

史記亢南北兩大星曰南門謂在天之南如門然也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亢

又有星曰天孫謂是星主帝女猶前星之主太子也而後世遂有南天門待漏與天女下嫁牽牛之說矣

便於卜筮

今世所行文王課用六十四卦以乾金甲子外壬午等傳之以乾爲天等句分世應爻并以六壬中父兄官子與青龍白虎等神將割其半以傳之以觀吉凶謂之易卜寢失古意然頗便於民相傳戰國王詡號鬼谷子所傳漢京房易傳中略備或云擲卦以錢自嚴君平始或云自京房始

霹靂生全

順治初年吳江知縣孔胤祖爲盜所戕 國家以邑民不肯救護令下屠城城門未閉閭巷相告因有自城縋下墜而傷死者城門擁擠逃遁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令行之後搜羅縛跪駢首就戮而已是時天清無雲方欲行刑忽然霹靂一聲直震監斬案前大驚色變少頃曰吳江百姓有命霹靂再震言已又轟然震焉遂行赦令一城之人盡獲生全視前之墜而傷死踐踏而死者生死固有命在也

廣東地濕

廣東地土卑濕霉潮異常終年如此人家往往置高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三

樓宴坐延客人人着屐以登處處如行雨中也下層器物偶不檢收即致毀腐聞有縣庫銀錠爲霉氣所蝕亦致消損誠異事也夫銀埋土中千年不損於剛柔燥濕之際忽變其初質焉人可不謹於習染哉

利令智昏

漢景帝時吳王濞有反謀與膠西王卬要結並起中分天下膠西群臣諫曰大王與吳西向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此等語不待智者而始決尤妙在兩主分爭患乃始結二語夫計天下事當就

始終成敗而計之不可徵倖於目前也如善奕者欲置此子先筭到幾子之後可以無弊然後置之不然寧退毋進也如此老成之言尚不見聽立見其敗豈真出於下愚哉乃利令智昏耳

道士合丹

隋煬帝令嵩山道士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之西遊記中比丘憐子事用此

烏殺鵲聲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殺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三

聲則唾而逐之豈人情意擬之不同耶抑烏鵲南北之各異耶聞東方朔所著鴉經占烏之鳴者先數其殺然後定其方位以決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墨客揮犀曰鴉殺吉凶不常鵲殺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

先求生路

唐魏徵曰隋煬帝信虞世基賊遍天下而不得聞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此二語恰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對針善奕者唯恐其死先求生路不善奕者以爲無往非生路而不覺已陷於

死機矣

量入爲出寬而有禮

昔人云爲仁不富爲富不仁所以作家治生一道最是難處强者苛歛以肥身而聲名大喪弱者冒昧以徇人而家道中落惟處強弱均平之間爲仁富兼收之術最爲上等富者不必多藏爲富也量入爲出四字足以致之仁者不必姑息爲仁也寬而有禮四字足以播之治生者其務法乎此哉若三年耕無一年之食者一遇冠婚喪祭大事束手無策矣力田者必有豐年惟於豐熟之時堅忍留餘則餘三餘九可以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三

稍辦大事而不致掣肘之患也

銅雀硯

余前得一銅雀硯形制如常並不類瓦直是磚甃但紋理極細腹有七字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字甚古朴額有宋柯九思一銘云土以成質金以成毅陶于水火得石之精藏之山堂永壽吾銘筆亦道勁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雖非銅雀真瓦已是古物中有微凹聚水不涸且可隆冬不凍宜乎柯之寶而銘之也考鄴中記曰古埽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

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碑硯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已爲唐賢所珍矣

雅琴不當入俗調

古樂盡廢惟琴蕭然獨存然琴雅樂也轉軫調絃以之涵泳性情以之怡玩風月莫非雅人深致有闖入俗調者乃以古樂之僅存者而儕於三絃四絃之儔豈謂朴古之音不如靡靡之可聽乎亦不知夫琴之原矣然東坡曰琴非雅殺乃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似此則又無怪其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三

靡靡矣

高人一等

人家子弟幼時恐其不習舉業無向上之階長則又患其專習舉業雖有向上之階終無師古之志幼時恐其不曉持家無治生之術長則又患其太曉持家雖有治生之術終無曠達之觀爲父兄者憂患其無已時乎然患其專習舉業太曉持家者子弟固已馴良而父兄之見亦高人一等矣

筭數

容齋引淮南子中有筭數之語三九如九三四十二

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
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四七九六
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蘇秦說齊王辭三九
二十七漢書律曆志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八八
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漢志注二八
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六十四然尚有見
於大戴禮者二八十六二十七十四九九八十一八九
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
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十九十八春秋考異郵二九十
八三九二十七三七二十一運斗樞五七三十五馬

書隱叢說

卷之七

書

融傳七八五十六蘇秦傳三七二十一國策九九八
十一通典五七三十五魚經六六三十六齊書三九
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故并
書之

成敗有數

成安君不聽李左車韓信之幸也慕容超不聽公孫
五樓劉裕之利也項羽不用范增之言漢祖以興夫
差不用子胥之言勾踐以霸逗破機關未嘗無人在
乎用與不用耳雖曰智力有不同然而成敗莫非天
也

坼剖而產

楚祖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干寶曰先儒學士多
疑此事然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
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日創合母子無恙按
昔人云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老聃鰭
左釋迦驅右又李勢末年馬氏從脇生子子母無恙
李宣妻生兒從額瘡中出宋武時楊歡妻從股中生
宋莆田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明徐州婦肋下生
瘤產兒是可証已此等事乃是世間之變體既曰變
體天地之大何物不有豈必以陸終之坼剖拘拘致

書隱叢說

卷之七

書

辨哉

西域取經

漢明帝時遣使往西域取佛經晉僧法顯亦往焉有
佛國記唐太宗命陳玄奘西域取經有西域志十二
卷唐僧義淨咸亨初往西域遍歷三十餘國經二十
五年求得梵本四百部歸譯天后中宗并製序明太
祖命僧宗泐往西番取經十五年得經還朝泐有望
河源詩自邱處機西遊記盛行而世遂艷稱玄奘事
矣

書隱叢說卷之七終

書隱叢說卷之八

吳江表棟漫恬著

史語勝左

史記齊世家敘懿公被弑事公斷而戎父足而使丙戎僕納庸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謀弑懿公斷足子奪妻者六字如聞其聲如見其情從公穀脫化出來絕勝左傳語

秦皇一年無事

秦始皇本紀中用編年之法事有大小不等獨至三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一

十年曰無事夫國家果能無事則上下恬熙而民人樂業矣兵革不興而賦役不煩矣元氣長培而國脉永延矣然始皇乃好事之君無事之中種種大事俱萌蘖于此僅如弩機之未發砲線之未熟耳而弩中之矢砲中之藥已磨礪以須也始皇自以爲六國既滅可無事矣詩書既焚可無事矣長城既築可無事矣金人十二可無事矣孰知偶無事者宴安一載大有事者且荼毒終身殃流子姓也悲夫

奸民舞文

吏胥作奸自昔爲然奸民舞文并吏胥亦受其欺者

吳下田產未絕者許貼贖已絕者不許貼贖近因田

價昂貴因田致訟者紛紛不絕州縣弔契明驗庶無弊矣而弔驗之後例與詞牒同歸胥廨有狡獪者契中已載不貼不贖字庭訊時必無直理乃以甘言誘胥暫假彼契歸家細閱胥不知其計也予之持歸乃以不貼不贖四字刮洗去之補以故紙仍書不貼不贖字迨旦歸胥胥驗無他置之而已閱日庭訊之下俯首無辭但云不記有此事乞付原契一觀則死無憾官哈而付之領閱之下始而駭繼而疑繼而思終則以契向陽一照乃恍然曰職是之故也幾爲所欺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二

臭作氣解

容齋三筆曰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者如無聲無臭胡臭亘時其臭羶臭陰達於淵泉之

類以臭訓香也云云然其詮臭字尚有擬議古人臭字是臭味之臭作氣字解美氣惡氣俱已在內非專指惡氣與香字對也其臭如蘭謂氣之香者如惡惡臭謂氣之與香反者故加一惡字以別之臭之於臭則美惡俱有所謂臭味是也即所舉無聲無臭其臭羶亦是以臭訓氣並非以臭訓香也

李斯陸機

莊子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秦李斯爲趙高所論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三

蔡東門遂狡兔豈可得乎晉陸機爲孟玖所譖收兵至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李與陸俱念莊語而潛然也陸放翁詩曰君不見獵徒父子牽黃犬歲歲秋風上蔡門翻窺形主尤有風神

兒食磚甃

里中有兒二三歲間儕輩嬉戲偶括墻土屑而食之不果食也而是兒則欣然就食無遺既而漸拾土塊以食之又取黑炭瓦礫以食之并取磚甃以食之噉齒格格有聲無不下咽父母禁之不能後亦聽之有啼哭輒取土塊或磚瓦予之則欣然而去他果物不

喜食也逾歲痘傷不知其所稟如何也

史記輕信

史記文章妙絕古今而述古處未免輕信異說因所見博而不能割愛也尤不足信者仲尼弟子列傳中三事一爲子貢之亂齊而破吳也夫子貢雖列言語之科非如戰國縱橫之變亂黑白唯口是尚也乃之齊之吳之越之晉紛紛遊說適以擾亂諸國雖曰存魯其本心也然而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豈聖門席不暇煖之素志哉即有是事必非子貢之所爲也一爲有若之對紂而避坐也夫諸弟子之以有若似夫子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四

者亦以言行有孚於平日非僅以狀貌之細而遽事之也事之而疑之疑之而難之難之而黜之置師如奕碁非諸弟子之本色也况所問者月離于畢而致雨商瞿有五丈夫子亦非緊要之事默然無應而避坐使于此有以應之遂終身事之乎恐有若之似夫子弟子之尊有若終在彼而不在此也一爲宰予之作亂而夷族也聖門爲仁義道德之林豈有高弟從人作亂之事子路極粗率到底盡忠於主以不能見幾而禍及其身並非見利而忘義也况宰予乎其時闕止亦字子我而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以字

之相同遂令聖門高弟含冤故曰著書之難在識見平而考覈審耳

連山歸藏

桓譚新論曰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又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藝文志不列其目雖隋藝文志有薛貞撰歸藏十三卷唐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薛貞注宋藝文志有薛貞注歸藏三卷而昔人嘗斷爲偽書焉

長城不始於秦皇

人言秦始皇築長城不知自秦以前已有築之者未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五

并六國之前燕趙秦三國邊於匈奴趙武靈王胡服習騎射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又齊閔王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又蘇秦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則魏亦有長城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然則長城之脩胡亦不自始皇始而始皇特從而繕治之更加廣長耳自此以後漢武帝元朔二年復繕秦塞北齊天保二年起長城六年築長城七年又築長城周靜帝大象元年築長城

隋文帝開皇五年築長城六年又緣邊築數十城七年脩長城秦後長城之事如此

見異不遷

管子曰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思遷焉旨哉其言之也不遷其業故可恒不見異故不思遷然爲士者尤當見異而不思遷爲可貴也以其爲仁義道德之林耳

義馬

康熙中吳江平望鎮有旅客乘馬過橋馬驚墮驚厓湖旁人駭救客已奄然化矣旁人憐而謀棺以瘞之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六

馬爲蹶躅悲鳴于棺側如不欲生者旁人欲牽之而馬方怒視掉頭不顧也逾時百計誘之終不食而死余聞之爲作義馬行云吁畜之忠於主尚一死之不顧也況於人乎

嘉定大男兒

江南嘉定縣有力士者忘其姓名軀幹偉岸絕力過人飲噉異常日食斗粟以家貧不得時飽也性純拙雖有力無所自見而人亦未知一日其叔耕牛放逸衆莫能制力士知之走及奔牛拽牛尾而倒歸之其叔始駭後于春郊演劇處入場而觀漸近人群衆惡

其身之長謀共排擠之不動將羣攻之力士曰汝輩莫動動則危矣衆愈怒前後左右螳集而攻之力士翻身而遁前後左右俱紛紛仆地矣於是人盡知力士之勇也 聖祖南巡得達 上聽面 聖見其魁岸詔與某將軍較力而某將軍者 聖祖所眷顧之干城也一較力而將軍負焉 龍顏大喜加守備之職隨 駕入都發兵部學習武藝半載無成遲之又久而不效遂放還自後親友饋餉不絕飽樂終身豈所謂以不材終者耶人因其軀幹之偉岸直謂之嘉定大男兒云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七

天井

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以天然地陷成井故謂之天井也上古因天爲井後世乃用人工鑿井耳吳俗謂室之前庭曰天井謂夫四面牆高中如地陷也

五行化真

莆田鄭景實云五行化真如甲巳化真土之類甲巳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巳化真土乙庚之歲戊爲頭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屬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

戊寅但向甲寅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余前聞之友人云五行從龍則化如甲巳還加甲甲子順數則爲戊辰戊屬土故甲巳化土乙庚丙作初丙子順數則爲庚辰庚屬金故乙庚化金丙辛從戊起戊子順數則爲壬辰壬屬水故丙辛化水丁壬庚子居庚子順數則爲甲辰甲屬木故丁壬化木戊癸何方發壬子是真途壬子順數則爲丙辰丙屬火故戊癸化火前說用五虎遁後說用五鼠遁其言俱鑿鑿有理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

高出庸衆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八

人情莫不欲名而有逃之以全身者即不爲全身計有逃之以爲高者人情莫不欲利而有遠之以避害者即不爲避害計有遠之以潔身者人情莫不欲進而有以退爲貴者人情莫不欲得而有以喪爲貴者人情莫不欲取而有以棄爲貴者人情莫不欲近而有以遠爲貴者其見高出庸衆非淺近之所可幾至於聲色貨利之嗜好又下中人一等等不足言也

爲身不顧後

黠布反薛公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

卧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者也果如其料而敗嗟乎爲身不顧後五字豈獨攻城畧地大事哉處處當戒之也若持國大臣若庶司百職若居平作事若利害關頭俱不可爲身不顧後也有識者其熟慮之

秀才

漢武帝時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請爲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請著爲令賈誼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聞其秀才召置門下書隱叢說

卷之八

九

秦檜死報

程史記秦檜死報曰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脇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握手曰勿勞太師檜竟仆於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精忠記傳奇有秦檜票本爲岳飛

擊斃事實本乎此也

如是觀

前有恨賦後有反恨賦以前人之所恨者一一而反之于正使人心快然也傳奇有精忠記復有倒精忠中演岳飛直搗黃龍府迎取二聖還朝奸檜典刑山河恢復觀之者田夫販豎亦爲之快意一名如是觀謂水月空花當作如是觀耳文人學士又不覺爲之墮淚也因思秦皇雖無道而扶蘇當正位而戮高晉獻雖信諛而申生宜完身而得國明皇雖播遷而梅妃當歸宮而寵愛建文雖流離而孝孺宜盡忠而反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十

易圖非伏羲作

易之圖非伏羲之作河圖洛書繫辭言之矣然而其形不著經傳無明文漢唐諸儒亦不言其何狀自邵子得之陳希夷乃大行于世其推衍變通不可謂非演明易理然非作易之本蓋易以天地萬物之理無不著之於象後之人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歸震川

曰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猶周子之太極圖先有太極而後有圖則知先有易而後有圖也圖書之象數方位易道自足以泰明而伏羲之畫卦不必本諸圖書也朱子本義曰直解圓圖云云者亦是融會圖意而觀之若云以說卦解圖直以圖爲伏羲之圖矣非也洪範五行原自活潑以爲其理如此漢儒因爲洪範五行傳以明災異之毫髮不爽其理未嘗不合但未免過於拘泥耳

荀孟同時未遇

荀子當戰國縱橫之際以道自任大矯功利之習其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士

學與孟子相上下故史記爲之合傳惜其性惡之論尚有所偏故不爲後世所欽仰耳荀子與孟子同時終身未得相遇使與孟子聚首談道以彼此材質學力未必不聞性善之原而翻然也惜夫

讀書最樂

世間極閒遘事如臨泛遊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同事惟讀書一人爲之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遍觀四海千載之下覲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黼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聞見天下之樂無過於此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庶人曰死

禮記庶人曰死疏曰死者漸也漸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觀此數語志士於此能不凜然

史記脫胎國語

史記匈奴列傳圍高帝於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此數語真如畫圖之羅列又如後世妖巫行六丁六甲之法而其語乃脫胎於國語望之如荼望之如火一段來但國語文而史記質耳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士

扁鵲列傳

扁鵲列傳號君延扁鵲治太子疾曰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嚔唏服億魂精泄橫流涕涕長潛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此數語摹畫形神故後世唐人小說一派筆意

河套不可棄

封疆之險守險者必越其險而據之乃可守也不然即於險口守之終爲人有如人家防盜宜於里閭及室宇前後空地防之若徑在大門內防護則盜亦易

入也如守城者在城外要道設兵備之若敵臨城下
僅恃牆垣之高峻其不破者鮮矣所以古人以江爲
險者不於江口守也以淮爲險者不於淮畔守也以
山爲險者不於山麓守也漢與匈奴以長城外河南
之地得失者互爲勝負匈奴得河南則官室戒嚴漢
室得河南則璫簾遠遁河南者即今之河套也黃河
至此處一折向北過東再南以在黃河之南故曰河
南以河形如套故曰河套夏赫連勃勃蒸土而築統
萬城卽此地面城而居面長城也明世宗時嚴嵩欲
棄河套不思一旦京城失守權奸爵祿可長保而有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五

耶可謂奸而愚矣

公孫敖

衛青姊子夫入宮爲武帝所幸陳皇后乃堂邑大長
公主女也堂邑侯陳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焉后無子
其母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
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
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公孫敖後從青擊
匈奴有功封合騎侯霄光劍傳奇中有紫面鉄力奴
收取衛青者即公孫敖之壯士也

讀書獨出真意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謂脫棄訓詁之粘滯
而獨出真意以契之也其詩云詩書敦風好又云游
好在六經豈游光掠影者耶今人不達徒爲鹵莽者
之藉口矣

三字名姓

戰國有董之繁菁姓董名之繁菁令尹子文名穀於
菟隋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爲前涼張天錫字公純
蝦桓玄字神璽寶三字名字僅見即三字姓如普六
茹之類中國亦鮮也

文券手摹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古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
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
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今婢券不
能書者畫指節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似此猶今
之能書者則畫花押花押亦自古有之不能書者則
以筆縱橫畫之作十字其所謂下手書畫指券猶是
意也特時代不同或風俗不同耳而手摹今亦少矣
又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
得其一似此則今之合同議單是也

渾脫舞名

唐呂元泰言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杜工部公孫大娘弟子歌序舞劍器渾脫流離頓挫云云劍器宮調渾脫角調俱舞曲名脫音駝下乃贊其流離頓挫也王阮亭嘗言之今人不達以渾脫如字與流離連用者誤矣

天公地公人公

尚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傳地公也太保人公也後漢張角作亂自稱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或竊取此義云

尹焞對君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五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乎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使有陳此對於明高帝之前者安知不免錢唐之代射乎

黔首

太史公謂秦更民曰黔首然祭統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未知黔首之稱秦前已有之乎抑後人竄易新名於古書乎當俟

識者辨之

易理會通

聖人制易萃天地民物之理會而通之然後著之於象以昭示後人後人不能會其全體一知半解証之於易其理無不悉合如明王之制律情罪之可有而未必有者悉具有司按之無不各協其罪易之通變宜民猶是也如五都之肆極窮鄉難得之貨美惡貴賤雜陳入市者無不各厭其欲易之神化不倦猶是也求易者自不可舍象數而象數之中無非至理如律之按罪市之陳物投之者如磁石之引針毫髮無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六

憾乃謂天生一定之數也不知數不外乎情情不外乎理惟聖人爲能通乎天理之至斯能通乎人情之至而設象立教無不協於數也律之設市之立亦猶是也昔人云一屋散錢少一索子貫串之天地間隨處是道理聖人以索子貫串之所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由是散而給於萬物無不具足如貨物之有行家人各有貨行僧以索子貫串之由是隨取而予其應不窮挹彼注此必有索子以貫串之也人君御極採取天下善言而施布之亦是索子貫串散錢也

壽筭之多

古今壽筭之多者卜子夏一百二歲或云一百三十
餘歲伊尹一百五歲或云一百三十歲周穆王一百
五歲魏張珩一百五歲皋陶一百六歲宋林雄一百
七歲明劉健一百七歲元龍廣寒一百八歲宋李嵩
一百九歲明陳百萬一百九歲虞舜一百十歲周太
公一百十歲或云一百五十二歲宋周壽誼一百十
六歲歷元至明張原始一百十六歲林洞一百十七
歲唐堯一百十八歲召公一百十九歲或云一百八
十歲或云一百九十餘歲古公一百二十歲北魏羅
結一百二十歲梁鍾離人一百二十歲宋楊叔連一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七

百二十二歲明濟寧王士能一百二十三歲周伯玉
妻郭真順一百二十五歲唐于伯龍一百二十八歲
蜀范長生一百三十歲何首烏一百三十歲宋譙定
一百三十餘歲唐李元奭一百三十六歲王子珍一
百三十八歲何首烏祖能嗣父延秀俱一百六十歲
唐錢朗一百七十歲宋黨翁一百七十餘歲羅晏一
百七十八歲漢張蒼一百八十歲竇公一百八十歲
或云二百八十歲宋楊宋卿一百九十五歲漢張夷
二百歲東方朔父楊氏鷄窠老翁二百餘歲伯益二百餘
歲梁穰城人二百四十歲范明友奴二百四十歲或

云三百五十歲趙逸二百五十歲或云五百歲周東
宮得臣三百歲宋日本國臣三百七歲明孔無似四
百歲老聃七百歲漢孟岐七百歲彭祖七百餘歲廣
成子一千二百歲偃佺三千歲

提要鈎玄

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
思不煩而所見博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
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
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
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然則由博而約金書咀華取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六

議論當公平

議論古人正須公平奸者得以服其罪賢者得以見
其長一入苛刻不論時勢艱難不論權宜變更動以
成言責之雖聖賢不免有過諸葛亮學術醇正王者
之佐其取劉璋有譏其忍者有譏其笨者張良進退
從容帝者之師其乘機取項羽有譏其狠者岳飛智
勇兼全忠誠貫日其奮往直前有譏其橫者甚而謗
伊尹罪湯武獨不思有伊尹之志則可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孔孟斷案昭昭矣故曰議論正須公

平不必務奇立異也

族姓譜牒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朱子云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弗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多是指百官族姓楊升菴曰尚書所稱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九

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有分別尚書之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故上曰百姓昭明是謂諸侯大夫下曰黎民於變時雍乃是民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則直指民矣顧亭林曰詩言群黎百姓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春秋傳曰平章百姓體群臣也此可証矣歸震川云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稽考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三

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傳系不絕猶爲不遠於古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塵史曰自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離散譜牒難修京房之先李姓也牛弘之先遼姓也疎之後乃爲東氏之後乃爲是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而冒之者益衆棟按氏族之原本皆得乎帝王而其後他姓冒亂如以諸侯之姓爲姓以大夫之姓爲姓者不少也或譜牒散亡不可稽考豈能如諸侯之世國大夫之世家乎今世之爲譜者問世崛起前代越在艸莽往往昧其自出乃遠追同姓

支而式微致譜牒之散矣崛起之先世次無稽往往
扳附昔賢不免中斷或則聯絡他宗又成附葛譜之
在今日也豈能一一傳信哉況今人但知同姓可同
譜也不知同姓之中實有不同如王有三姓一子姓
出於畢公高之後一媯姓出於諸田子孫一姬姓姬
姓後又有瑯琊太原之別吳有二姓一泰伯後一舜
後苟有二姓一出於敬氏一出於勾氏張有二姓一
出於晉公族一出於叱羅氏顧有二姓一夏商諸侯
一勾踐之後蓋有二姓一音盍盍寬一音路蓋嘉劉
有三姓一邢姓一姬姓一漢賜姓唐有二姓虞有二
姓夏有二姓周有五姓秦有三姓陳有四姓朱有三
姓沈有二姓徐有二姓劉氏柳氏李氏有出於匈奴
契丹者王氏亦有出于高麗者決非一姓也不同姓
之中實爲同姓如姜之於田田之於車第五之於田
田之於王韓之於何莊之於嚴沈之於尤危之於元
殷之於戴恒之于元于常疎之于束謝之于射莘之
于辛號之于郭仲之于种鄆之于曾慎之于真劉之
于金繆之于穆郭之于章邢之于丙諸葛之于葛申
屠之于申胡母之于胡閭邱之于閭敬之于文苟之
于文陸之于田賀之于慶京之于李墨台之于墨于

怡牛之于牢于寮杜之于范于士于唐馬宮之于馬
淳于之于于司馬之于馬鍾離之于鍾金之于淦勾
之于鈎于鈎于苟于勾龍于句管之于陰真同姓也
并有因事改姓後世遂失其由來者如老子因母以
爲姓子胥之後爲五氏棘據之後爲曩氏疎廣之後
爲束皙員半干本姓劉湯文圭本姓殷灌夫人之祖
本姓張朱暉本姓宋張遠本姓聶徐庶本姓單賀齊
本姓慶張燕本姓褚曹真本姓秦陳矯本姓劉黃子
久本姓陸李平本姓楊鄭愔本姓鄭李廷珪本姓奚
衛青之父姓鄭胡廣之父姓黃嵇康之父姓奚文彥
博之祖姓敬劉頌冒姑姓爲陳陶穀本唐氏子李含
光本姓弼避則天諱改焉京房本李姓也推律而姓
京范姓因趙文昌名而改姓花魏了翁本姓高養于
姑而姓魏真德秀本姓慎因避諱而姓真則輾轉改
易可知者已如此不可知者又何限也何可以此入
的爲此姓之派乎曹操之于曹陸羽之于陸且不能
審其所自出矣程子曰若用祖姓則數經改易若用
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云云故庶族當追其可知者而
止仕族當追其崛起之可知者而止不必遠求也遠
求者皆僞也明太祖有天下建安朱氏以譜牒進欲

附同姓高帝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僖仁四代而已國姓之與建安或是或不是俱未可知然未能鑿鑿屈指而溯則闕疑可也則聖明之見高出萬古矣信乎人之賢否在於一已豈族姓之所能高下哉

同能不如獨勝

明夏景與張益同時學文以爲文不如張去而畫竹遂獨冠一時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顏魯公正書張長史艸書張顥書吳道子畫吳道子學畫楊惠之學塑崔顥題黃鶴樓太白賦鳳凰臺陳簡齋詩辛稼軒詞信矣同能之不如獨勝也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五

用情不失性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是性善而情無有不善然此俱言夫天命之原耳自後世人欲紛起雖有性善之本質不能不動於情欲之外染而性與情遂有天人之別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濁性猶火也情熾也熾熾則火飛舉性而遺情者枯禪之死灰任情而忘性者陷溺之禽獸能用情而不失乎性之善者其惟聖人乎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

荊州記語似水經注

晉盛弘之荊州記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岩猿流轂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語意飛舞絕似酈道元水經注中佳語豈世次相近如南徐北庾筆意相倫耶抑生有先後或相效法耶

不可以女限

女主臨天下者有唐武后女而侯者有漢高帝嫂呂嬃許負蕭何夫人女而將兵者有漢宮馮夫人呂母馮寶妻洗夫人劉遐妻羊夫人娘子軍夫人城荀崧小女灌李穀女秀宋李全妻楊妙真金繡旗女將明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五

秦良玉女而謀反者有漢交趾女徵貳徵側唐睦州陳碩真明唐賽兒女男裝而從軍者有木蘭唐張營妻明韓保寧女女男裝而得官者有齊妻逞蜀黃崇嘏女男裝而旅遊者有明黃善聰伏闕上書訟父冤有淳于意女緹縈 本朝泰州女子蔡蕙手刃父仇有趙娥親女侍中有魏元乂妻陸令萱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爲之女學士有袁大捨孔貴嬪等唐德宗朝貝州宋氏五女若萃若昭若華若倫若憲女博士有宋韓蘭英女進士有宋林妙玉女爲武定府知府有

土官妻商勝女校書有唐薛濤此等女子其才其命俱不可以女限者也

三恪

三恪乃陳及蒯祝黃帝堯舜之後也而杞宋別爲二王之後不在三恪之內以杞宋爲三恪者誤也恪客古通用

九州

禹貢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制也周禮職方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制也爾雅釋地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疑是殷制也若有青徐梁而又有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三

幽并營者則舜時十二州也

院本脚色

演戲脚色初止疊弄參鵬元時院本用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鵬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元人百種曲中有正末冲末副末老旦正旦卜兒外淨丑又有倅兒亭老搽旦孤湯若士牡丹亭用八人末生外老旦旦貼丑淨今則用十人一外一末二生三旦三淨

書隱叢說卷之八終

書隱叢說卷之九

吳江袁棟漫恬著

大人星

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北方七宿不獨箕有箕形斗有斗形也而房心尾之間恰似人形房爲人面心爲人脊尾爲人跪足而旋踵之象餘星有爲冠者有爲目者有爲笏者有爲足膝半跪者疊疊歷歷人形宛具俗謂之大人星當暑則心星東偃西仰故當戶如肩脊之形七月流火火星星也心星漸漸向西則仰東而偃西而大人星遂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一

傾倒矣猶之柳爲鳥喙星爲鳥頭張爲鳥喙翼爲鳥尾也

鍾馗石敢當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左傳有終葵氏晉宋閭人往往以終葵爲名其後誤爲鍾馗其像手執椎以擊鬼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圖之者然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則畫鍾馗不始於開元矣石敢當本急就章虛擬人名莆田石記有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之語俗乃立石于門牆之間書

泰山石敢當云云而文人有鍾馗傳亦有石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楊升菴云云然姓源珠璣曰劉智遠遣力士石敢當袖鉄鎚侍晉祖格鬪死石敢當生平逢凶化吉禦侮防危後人故于橋路衝要之處必以石刻其形書其姓字以捍民居然則石敢當又實有其人矣

拐子

世有惡徒名曰拐子外貌若經紀者往往於水邊屋後人所不見之處人家或兒女或婢僕十歲左右者遇之則以惡呪呪之驅使隨行為所驅者懵然莫覺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二

也途間或幸遇相識者怪其行狀有異叱而呼之則拐子委之而去小兒始得醒悟云但見水火蛇虎等夾擁左右懼不得脫醒後則歸家無恙不幸者爲其術所驅直隨拐子至舟焉聞有甕中置木人或跛或眇或孿或暗不一其形兒至則使探之探得者則或跛其足或瞶其目或孿其手或暗其喉如所探者之狀甚而拔筋擢腦腊肉清髓種種惡毒男女長幼悉忍爲之曾不少動心焉嗟乎古有食仇家之肉飲戰場之血者猶曰仇也戰也出於不得已也曾是射利肥橐而直以人爲市乎生者殘體行乞死者戕生舍

恨真加豺虎一等矣天幸敗露則群起而攻之賊証現在歐之至死則亦已矣若執而鳴之於官遇明府則付衆人而庭斃之人心快然也逢墨吏則百端以免之或以所執非真而明釋或以善慰衆人而暗遣錢可通神又加以勢能怙伏所以州縣往往爲之計免誠可痛恨拐子之所以不絕者有二一由於忍求腦髓之輩禽獸尚不食同類人以傷人之生而養己之生忍人之痛而治己之痛天道昭昭諒其生亦必不能養痛亦必不能治也幸而獲濟其後必遭天譴與人禍斷斷如也世間無忍求腦髓之人亦無忍取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腦髓之輩矣一由於陰爲主持之人有勢力權謀者陰爲主之拐子有物則獻之有事則倚之一遇事發使者旁午書問絡繹頃刻而至其速如神其救拐子也如行仗義之事不顧身命如行積善之事不惜口碑噫拐子亦人也人也而如是乎主拐子者亦人也人也而若是乎真禽獸不食其餘矣廉明長吏宜務絕此輩爲急如盜賊之窩家如告訐之訟師治之不少寬焉則拐子之風其亦可少息矣夫

圖書有本

太史公大宛列傳贊曰張騫使大夏惡睹所謂崑崙

者乎故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是時張騫未得真窮河源故河源不爲中國所傳至元時方知有崑崙有星宿海焉此在四海之內尚存疑似至有並無西海北海之說者中國之拘於一隅矣乃知天地之大非淺鮮可幾而古圖書之必有所本也

幻術

安息以善眩人獻漢眩人者變化惑人也於是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自縛自解之術傳於中國文選西京賦云吞刀吐火易貌分形是也今往往有書隱叢說

卷之九

四

此術焉

除民害

民之於君九重遠隔有情而莫訴也惟賴長吏得民之情以除民之害耳爲長吏者苟膜外視之則一舉一動民無不受其害如水旱則勤苦而不得賑徒有催科之擾害民也盜賊則縱弛而不力捕反抑勒而不許報害民也強凌弱則私受賕賂而有冤莫伸害民也邪奸正則干謁請託而偏聽倒置害民也甚而任情夾打故入人罪察聽浮言平誣良善又害民之尤者也又如欲爲民興利則開水利而民受開河之

害平米價而民受平糶之害預防錢貴而民受收銅之害小有屯駐如明代防倭之類而民又受官兵之害究其原吏胥售奸以欺官下職文過以欺上而大臣又粉飾以欺君總是民情不通壅於上聞之故然欲如古之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又難行於今日若許平民自擊登聞鼓訴冤則真冤者十之一而戶婚田土反居十之九其可乎故爲上者以除民害爲急而除民害必先以通民情爲急若上下不相蒙蔽而民情可通又何患乎民害之不除而天下之不平哉故孟子曰有司莫以告是慢上而殘下也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五

方響

古樂有方響今已不傳樂書云方響以鉄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後周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李尤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今樂器中之雲鑼一架十枚其敲玳瑁想是其遺製耳

樹松栢

禮稽命徵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樂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

楊柳故詩中往往有白楊悲風之語今則樹松栢者多矣

尊西卑東

古者尊西卑東故俗謂主人曰東家客曰西席今惟址地尚然而南方則尊東而卑西矣

六禮

古之六禮今尚行之但異其名耳今之請帖古之問名今之傳紅古之納采今之謝允古之納吉今之行聘古之納徵今之道日古之請期惟親迎則古今同名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六

角端

李陵遺蘇武角端弓角端爲弓之貴者司馬相如傳曰獸則麒麟角端注云角在鼻上堪作弓漢書曰角端以角爲弓謂之角端弓晉書載記贊曰角端掩月步搖翻霜角端謂弓也步搖謂冠也元耶律楚材所識之角端乃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未知其爲同爲異俟博識者論之

生我死我

老萊子曰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所謂能生我者能死我也孟子曰趙

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莊子之寧曳尾於塗中有以也夫

鄭重反覆

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反覆一意再明易曰明辨晰也詩曰無已太康既安且寧既庶且多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儀式刑文王之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尚書曰不遑暇食禮月令曰還反行賞左傳曰十年尚猶有真亦克能修其職遠哉遥遥莊子曰周徧咸漢書張禹傳絲竹管絃中山靖王聞樂對曰道遠路遠在今人必以爲複矣而絲竹管絃至今且加議夫蘭亭也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七

調飢爲朝飢

詩怒如調飢調音周註云重也韓詩作怒如朝飢言朝飢難忍也焦氏易林云倆如旦飢益明調飢之爲朝飢也

民間祀竈

祭法曰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註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正義曰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云然則民間祀竈其來已久自漢武信方士之說

媚寵紛紛今俗并有竈神察人之過至臘月廿五日上天告訴之言因承註疏之意而惑亂之甚不經也幽則有鬼神謂不敢悖乎正理傷乎元氣非謂有神察之可以苟且徼倖於一時如吏胥瞞官之爲也此等言語亦爲下乘說法云然耳

麟有別種

麟爲聖獸王者至仁則出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正謂此也猶鳳爲瑞鳥不能常有而可見者乃鸞與鸞鷟耳今燕都海子中有獸如鹿牛蹄而無角生育甚繁禁御時射書隱叢說

卷之九

八

奔非淫奔

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者禮不備之謂也有聘而嫁者亦有奔而嫁者禮不逮庶人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而不以禮爲重也則妾無不奔而奔則不盡妾也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淫者必至奔奔者不必淫後人有以奔字誤認爲淫奔者謬矣如凌遲是久

緩之貌律有凌遲處死謂久緩以死之也人竟以凌遲二字當罪名不亦謬乎

詩語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曠句也人情皆向菊風意欲摧蘭哀句也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樂句也塔影掛清漢鐘磬和白雲悟句也雨去花光濕風歸葉影疎達句也家貧無易事身病是閑時憤句也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晴近句也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遠句也

便面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九

晉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唐僧皎然詩云他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團扇稱便面者謂其便於障面也今之竹骨紙面作摺疊形者相傳始於明永樂中高麗進貢而中國遂效之耳然北宋已有之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正謂是也

集句

晉傳咸集詩經句自成詩章聯絡貫串宛然出自心裁袁淑集左傳咏啄木鳥此爲集句之始其後由唐而宋其風大盛有集古者有集陶者有集唐者有集

杜者紛紛林立蘇東坡集唐人詩句爲詩餘元明以來多有之秀水朱竹垞集唐詩爲填詞一卷名蕃錦集華亭黃唐堂有香屑集二十卷句句集古而成尤足異者自序數千餘言用俳偶體通首集英華內六朝唐人儷句而成所謂字字生金霏霏玉屑者也聞有釋子作黃山賦用文賦體集古人詩文句而成通首混成惜不得見也

金陀粹編

岳武穆何等忠蓋至今童稚皆知當時爲檜誣死又掩其勲勞志節爲誣史以揜天下之耳目其孫岳珂書隱叢說

卷之九

十

作金陀粹編二十八卷中歷敘武穆行實編年褒揚宸翰及出兵日期又有籲天辨誣等錄武穆之冤始得昭雪元史臣乃採此以爲傳而武穆不泯矣嗚呼以如此掀天揭地之人猶賴筆墨以雪其冤然則文章其可少乎哉岳珂可謂孝子慈孫矣

太元潛虛

楊雄作太元擬易貌視似覺奇闢細按之不過以生字換熟字而已其理道不能越易之精微其法式不能出易之範圍雖曰多能終爲效法所可取者惟方州部家一節而已宋司馬作潛虛效元又其駢拇枝

指也

高僧冤業

嘗見一書記高僧冤業事云二僧同志焚修入山各居東西廨西僧靜中忽聞窓外風聲淅瀝意其爲虎潛聽之果聞有虎嚙東僧也西僧杌隉不安思欲避匿遂踰窓下山黃夜奮走至一垣宇少憩聞內有女子轂隨以衣橐擲牆外似相約私奔者西僧懼走徑前忽墮胥井中而其女子果去其父母清曉追踪見其足跡至井而罷謂女之在井中因縋而出之乃僧也於是益疑僧所爲鳴之於官僧訴以實官使人上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十

山驗東僧而東僧安無恙也乃脩受刑毒最後得雪焉噫一念之動爲惜身命遂遭大屈所以禪家最忌靜中之動也釋歸宗有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然聞昔有玉通爲柳翠以自污其身者有鳩摩羅什見小兒登肩而吞針以娶妻生子者有大相國寺僧有妻則曰梵嫂者又何說也豈學力之有至有不至耶抑命運之不齊耶

左个

月令明堂左个左傳曰寘饋于个而退註曰个東西

廂也北史李謐傳左个即寢之房也謂旁室也楊升菴曰即今之捲簾棟謂廂房橫列于前自正室視之如个字之形故曰个也然明堂圖凡九室中爲太室四方中間爲太廟左半爲左个其半即爲彼季之右个將此一室斜分之有个字形故曰个也不然何孟季獨居廂房乎

疊字

鐘鼎篆書重叠字皆不複書但側書二字於下石經八分亦然今之真艸莫不由之或曰二乃古文上字言字同於上省複書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作二點借旭之日爲下字今之印章亦有用此例者

鍊句

善棋者不但熟於殘局生殺第一起手進退棄取爲先次之侵分亦是緊要善詩者亦然鍊局乃起手也鍊句乃侵分也鍊字乃殘局也明於此者可以言詩可以言奕矣

知來者逆

易說卦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解者紛紛莫有一定明安公石易牖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

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此語明白曉暢况易畫之自下而上自內而外造成逆數乎於本文涵泳而自得之也

赤芾邪幅

詩采芣篇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箋曰芾大古蔽膝之象幅逼也邪幅如今行膝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正義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然則赤芾乃今之護膝邪幅乃今之纏腳帶也

史記過火語

聶政刺韓傀既皮面決眼以死韓購問莫知誰子政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姊娵聞之立起如市伏尸哭極哀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國策一句已了下更不必煩言以弟名不沒足矣史記對衆人尚有一番說話迸逗出嚴仲子姓名如是則仲子亦難免矣恐政姊不如是之踈也此是史記過火處不免蛇足之嫌

要離刺慶忌

唐睢對秦王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專諸事見左傳又見史記聶政事見國策又見史記荆軻事見國策又見史記此時尚未有此事故睢

言不及要離事雖言及之與專諸聶政同科而不見左傳不見國策又不見史記見韓詩外傳及吳越春秋史記好奇博取獨遺此事何也

石經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丹立於太學門外此初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此二刻也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補之此三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此四刻也文宗時立石于國子監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此五刻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朱子書隱叢說

卷之九

古

注書

注書本以發明本文之義然有闕博詳贍事有相証理有獨見名爲注而實補其所未逮充其所未至注與本文有並行而不可離者如郭象之注莊子酈道元之注水經裴松之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豈非別樹旗幟不容軒輊者乎其次如漢唐諸儒之十三經注疏裴駰之注史記顏師古之注漢書梁劉昭唐太子賢之注後漢書李善之注文選皆古鼎斑

剝人幸嘗其一嚮者也

海上浮圖辨

北齊書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旣而有人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余謂海中蜃樓幻影往往有城郭車馬人物之形而塔影亦其類耳塔影之見於海上適會寺災之後故爲此影響之談不然城郭車馬又是何處移來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須臾迷失漢家宮闕未嘗焚毀何故亦現于海表猶之人方死而偶見其形謂之此人之鬼羣然無疑然人未死而亦有見其形者如石晉之奴之類則非此人之鬼斷斷如也作史者記此不根之談恐其貽惑後世也故爲詳辨之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古

翦商

胡庭芳曰詩云太王實始翦商論者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餘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于口亦決不萌之于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

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太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楊升菴云說文引詩作實始戡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戡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許氏曾見古文當得其實人知翦之爲戡則紛紛之說可息若如今文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顧亭林曰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文王之側耳史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共

記云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自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莫須有何以異哉

水性不同

蜀惟江水可淬刀劍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江州縣清水穴以此水爲粉則膏暉鮮芳名曰粉水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則異常藥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句容縣半湯湖半冷半熱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谿東谿冬暖夏冷西谿冬冷

夏暖北行三里合成一谿溫涼不雜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蘸連州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漏杓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焉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鉄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延安石油以爲烟墨松脂不及也南荒有異溪水昆侖以水塗身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高奴縣石脂水膩浮如漆雲南灣甸有黑泉如漆飛鳥過之輒墜娑羅門有畔茶怯水出山石坎中能消金石艸木手探亦腐悉唐之水能制角弱水散煥無力不能負芥滄州澄綠水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州人渡此者以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七

瓦鉄爲船舫度爾格死海水不能沉物雖人用力按抑終不能入其水性不同之極致也

君與天通

人主以天地之心爲心一念之善天以和氣應之一念之不善天以沴氣應之故曰人事變于下則天象示于上人主省躬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爲示者以驗之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爲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人主實與天通並非悠遠故誠以事之則天自降休若曰君與天遠則將子亦與親遠乎民庶之善不善其小者天視之如曾元不能悉數

其大者天視之如庶子亦有休咎之感應也此純是理道不得諉之於命數耳

漕運

吾吳漕運元時爲海運明初爲轉運如北路短盤騾子之意後改爲兌運貼脚耗與軍送至淮安等水次後改爲長運民不復遠送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但加增漕卒過江脚耗耳 本朝有民兌官兌民兌民間與漕卒對兌即長運也後改爲官兌民自輸納正供及脚耗于官而官自與衛漕對兌民力一甦矣日久奸胥作弊勒索漕規米石有止完七八斗者雍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大

正中蘇松糧道馮景夏力除其弊定以正供之外每石加制錢五十四文半爲漕卒之脚耗半爲胥役之食費水次遠者再加挑錢五文後遵行之前弊未絕之時民間固已多費而胥吏作奸不已侵欺正供遂爾流充之罪不絕自後胥吏無權謹守成規乃無溢志反得晏然矣故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也

原文獲售

韓昌黎試顏子不貳過論主司不取後復爲主司仍出是題韓以原文獲售其人與題與文未嘗易也而去取不同若是文章固有定評哉而易其題與文與

人者又無所底止矣

精鑒畫一

天下理之是非文之美惡事之真偽人持一說莫有定評在野者有精鑒之識而無畫一之權則未免淆亂終無歸宿在朝者有畫一之權而乏精鑒之識則終成強制未是公言吁安得以精鑒之識而操畫一之權哉

古碑幸存

漢魏古碑多在關洛山東大成殿亦多漢隸而後世之殘剥者不一而足洛陽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元

洛中故碑累之五代時劉鄩守長安取古碑甃城宋姜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碑甃營浮圖又韓鎮脩霸橋民磨碑石以供向拱鎮長安時民多鑿削其字元僧楊璉真伽毀碑刻以爲浮圖明太祖登基金陵悉取六朝舊碑砌作御道又秦雍地震山川崩陷碑石多摧碎 本朝雍正中山東大成殿災燬燼之餘漢碑亦有成死灰者古碑之幸存於今世者不過千百之什一况重之以災變隕落乎以見古物之難護持也薦福雷轟而重束之以堪摹者又其不幸中之幸者矣

怨毒

楚伍胥憤而入吳伯吳伐楚鞭尸撻墓晉巫臣憤而入吳教吳戰陣致楚疲於奔命宋張元憤而入夏構之內侵致宋兵革煩興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左傳曰二憾往矣故當國者國有奇材當羅而致之不可爲敵所資也

祀其功德

先王之制禮也凡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所以報其功也八蜡之名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虫橫渠以爲然留青日札云蜡之八神先儒以貓虎合爲一而昆虫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虫爲一非也昆虫母作乃祝辭耳按郊特牲本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水庸也後祝辭曰昆虫母作鄭何爲以昆虫入于八者之中乎昆虫謂螟螣之屬乃害苗之物也蜡祭以報農功豈宜於害苗者而祀之除之宜斷斷也若報農功而并祀害苗之昆虫豈祀祖先而并祀害人之豺虎乎所謂懼而祀之者也則後世禱祈淫祀之濫觴也所以於此等事最宜辨晰明白使人不惑于理而禱祈淫祀之風庶可望其少息也夫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又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上禱字謂事事達理

無愧于心無愧于天下禱字謂與理相違徒工獻媚以求悅也

容齋論歷

洪容齋議論最平正惟論曆法一節未合理法其意謂置閏參差欲依節氣定月如立春爲正月初一驚蟄爲二月初一清明爲三月初一不拘日數一年定是十二月後世必有行吾言者但古人所謂月者視月之盈虧爲則若如洪說則月之晦朔不視月之盈虧爲則矣其可乎外國有以月滿爲朔者謂之白月黑月亦有中國遺意豈可參差天上之月以爲月日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之月哉

柔存剛廢

人性剛愎者事事欲其狗已性之巽懦者有時未免狗人狗已者往往有不便宜處狗人者往往有便宜處一則招損受益天理之當然一則循環往復人事之適然故舌以柔存而齒以剛廢也不然人之巽懦者多矣將不得並立於天地間也有是理哉

飛白

字有飛白體篆隸俱有之不獨艸書也王隱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遒勁文字宜輕微不

滿名爲飛白如今之所謂渴筆沙筆是也唐人好作禽鳥花竹之像宋仁宗好飛白以點畫象形物元人好寫飛白石飛白竹今市井中以勾白成字中填花木人物且以五言詩或七言詩每字圖戲劇以爲玩者往往佈滿虛市間矣

方圓剛柔

方圓剛柔四字人生處世不可缺但用之欲各得其當耳各得其當者何大方而小圓內方而外圓大剛而小柔內剛而外柔是已大者綱常名節有關名教之處自當徇義而忘利不可不方且剛也小處細微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圭

節末無關輕重何必斤斤自執已見不可不圓且柔也內而存心立志道義所在宜方而剛外而應對進退不妨委蛇從俗宜圓而柔所謂道不苟同於人跡不苟異於俗也

干支之數

干支之數曰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無干四出楊子太元經曰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近西洋巧製自鳴鐘藏鎚于下以金索懸之至時其索

忽自轉轆而轉出鎚於上自擊其鐘如數而止殺絕後仍轉轆而藏之其數以甲巳子午九等爲準焉逢午時必九聲逢未時必八聲他時類然此數與水一火二之數相持不廢但未知其義何居耳或云陽成于寅而備于申陰成于申而備于寅故女起壬申男起丙寅子至申午至寅其數九丑至申未至寅其數八七六五四推此天道順行以壬爲始地道逆行以丁爲始甲至壬巳至丁其數九乙至壬庚至丁其數八七六五推此

貪暴性成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圭

人有仁慈成性者事事慈祥愷惻惟恐人之拂情而去也推而廣之即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意人有貪暴性成者事事刻薄寡恩惟恐人之順適而去也有富宦收農人田租必親歷之必苛算之農人出後使人尾之窺其顏色如未甚愠怒宦必惋惜以爲利農也如有毒口呪咀者宦必欣喜以爲利已也嗟乎人孰不愛名乎乃貪利者曾不惜名且以敗名爲快人孰無心而貪暴者一至此乎不亦悲哉

長人

山海經曰長臂人國臂長三丈在赤海中長脚人國

在赤海東穆天子傳曰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左傳長狄三人疏云防風氏之後在殷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鄭賾亡後種類迭居四夷不在中國然海外自有長人非盡闕長狄也而長狄後亦流于海外與長人列則有之耳

撒帳

撒帳始于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共坐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果唐景龍中鑄撒帳金錢每十文繫一綵絲勅近臣送婚拾錢則令之撒金錢或始於此白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教氍毹錦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五

繡一條斜然則娶婦而傳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矣

持戒堅忍

蓮社高賢傳僧曇翼入山誦經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托一宿師却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遙爲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

云夫曇翼之堅不賢于玉通之墮乎甚矣學之貴堅忍也師持佛戒不敢手觸其堅忍如此士人獨無孔子戒乎而普賢相試事西遊用之

混沌

古三墳曰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按混沌者如胞胎之初形也如穀種之初芽也如平旦之方覺也混沌一散施爲于幾千萬年而復收斂歸藏仍謂之混沌也亦可混沌本是生而未形之名今人乃直以屬之天地之終也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五

以徽隸杭

徽州舊名歙州與睦州相近故宋時歙睦爲一道睦今之嚴州也徽州今隸江南上江赴省試者跋涉艱難由陸路則崎嶇千里由水路則經杭入省群言隸于江不若隸于杭之便也江寧府溧陽縣便于鎮江督日題請准改入鎮江府矣後必有爲以徽隸杭之請者也

書隱叢說卷之九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

吳江袁棟漫恬著

福生無爲

天地以無爲成化聖王以自然成功因天時而教耕桑因人情而制禮樂爲公不是爲私有爲一如無爲也自後世人欲橫行中材欲不勝理下愚有欲無理出而相與入而相處無非覬覦之念爭奪之心由是有已無人之念起矣由是而讒諛譖忌之私行矣由是而傷情悖理之事作矣有學者靜存於中知命有定分爾我之間迎距兩忘坦然無心其究也清心寡欲學日以長謹身寡過累日以消故曰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欲也

定情賦

張衡定情賦曰願在面而爲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陶靖節閒情賦本之

鰥寡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然何草不黃篇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矜鰥同箋云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鰥不必無妻也虞書曰有鰥在下鰥亦不必老也然則無妻及與妻睽者通謂之鰥也左傳齊崔杼

生成及疆而寡然則無妻者亦可謂之寡也

四家詩異同

詩有四家申培魯詩轅固生齊詩韓嬰韓詩毛萇毛詩各有師承但秦火之後口占臆授未免多所異同三詩俱不傳矣然申培尚有詩說韓詩尚有外傳其間乃得徵其異同焉申培詩說次序不同篇次又復不齊如召南野有死麕作野麕何彼穠矣入王風二南下接魯風以豳風中鴟鵂東山狼跋伐柯九罭破斧魯頌中駟泮宮有駟閼宮等篇當之又多楚宮一篇邶風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式微旌邱泉水新篇隱叢說

卷之十

二

臺作觀臺二子乘舟等篇入衛風簡兮作東兮鄘風柏舟君子偕老桑中作采唐鷄之奔奔蠨蛸干旄載馳等篇入衛風無定之方中篇衛風伯兮考槃木瓜芄蘭有狐氓等篇入鄘風王風兔爰作有兔無邱中有麻篇詩傳有邱中篇有鄭風子衿篇有小雅何草不黃漸之石漸作漸無將大車黃鳥若之華等篇詩傳有采芣篇又有唐棣三章王風下接齊風盧令作盧無還篇有鄭風丰風雨等篇魏風有唐風杖杜鴉羽等篇汾沮洳作彼汾入唐風唐風椒聊作葭有鄭風野有蔓艸篇下接曹風下接檜風有鄭風揚之水篇詩傳有鄭風大路篇

下接鄭風山有扶蘇作扶胥無東門之墠篇有麥秀
篇下接陳風下接秦風下小正即小雅鹿鳴至魚藻
無筌詩有邠風七月篇下小正續六月至車牽十一
篇皆宣王中興之詩下小正傳自昭穆至於幽平鼓
鐘至都人士廿八篇中有祈招篇所謂變小雅也下
大正文王至卷阿有大武篇下大正續雲漢至常武
六篇亦宣王時詩下大正傳厲王幽王時詩蕩至召
吳六篇所謂變大雅也下頌下商頌皆本於子貢詩
傳者韓詩辭句不同如江之永矣永作羨報我不述
述作術龜勉同心龜勉作密勿得此戚施戚施作龜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三

麗實維我特特作直綠竹作綠薄能不我甲甲作狎
使我心痠痠作瘳舍命不渝渝作偷聊樂我員員作
魂濤與消上有唯字方渙渙今渙渙作洹洹士與女
上有唯字舞則選今選作纂實大且篤實作碩顏如
渥丹丹作汭諸也音碩大且儼儼作嬌周道倭倭
遲作威夷檀車憚憚作縵縵厭厭夜飲厭厭作愔愔
菁菁者莪菁菁作蓁蓁東有甫草甫作圃儼儼俟俟
儼儼作駉駉有母之尸饔饔作雍如矢斯棘棘作枋
如鳥斯革革作鞠雨無正篇首浩浩昊天上有雨無
其極傷我稼穡二句謀猷回適適作次宜岸宜獄岸

作犴百卉具腓具作俱苾芬孝祀苾作馥倬彼甫田
倬作鈞彼交匪紆匪作庶見覲曰消覲作覲曰作聿
周原膺膺作腓膺飛戾天作翰飛厲天築城伊洺
洺作洺征以中垢征作往中作倬彼雲漢倬作對
貽我來牟來牟作嘉麥率時農夫率作帥于彼西雖
雖作雍嫺嫺在疚作惻惻余在疚惻彼淮夷惻作獮
奄有九有九有作九域爲下國綴旒綴旒作斲郵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魯詩辭句
不同如螽斯羽螽作螻麟之趾趾作止于嗟乎騶虞
騶作鄒中菁作中菁揚之水揚作場子衿衿作衿載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四

驅薄薄驅作歐河水清且漣漪作今不稼不穡穡
作嗇坎坎作飲飲三歲貫女貫作宦山有樞樞作藍
素衣朱繡繡作綃南山有臺臺作臺車攻攻作工庭
燎燎作嫫嫫妻嬭方處豔作閭雨無正作雨無其極
有頍者弁弁作弁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傳詩說
及子貢詩傳皆豐坊僞撰云

蜚醬

古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內有蜚醬及蜩范之屬蜚
蟻子也范蜂也然則後世之取蟻子蜂房爲強壯之
藥者其亦有所本矣

螟蛉蜾蠃

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虫也說者謂蜾蠃取桑虫負之七日化為其子楊雄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博物志酉陽雜俎亦云呪之化為已子陶隱居以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為子也有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為蜾蠃之形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也不細察其有卵故訛傳至今耳所可異者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其身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五

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也今人且直謂蜾蠃曰螟蛉子尤訛之訛矣黃氏日鈔云如腐艸化為螢亦螢宿其子于腐艸既成形則自腐艸而出也

以石為鍼

古者以石為鍼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郭璞曰可以為鍼素問曰其治宜砭石左傳曰善疢不如惡石說文砭字許慎曰以石刺病俱謂以石為鍼也今世不知用石之法其用金鍼者起於後世湖州雙林凌氏之先有異授至今以鍼灸世其家焉

轉注

周官保氏六書其一轉注本一字數音必展轉注釋

而後可知之謂考老之說非也字有日為人用而易誤讀其音者列之于左音訓于下使學者省覽焉

汁防什方朱提殊時隆慮林廬方與房預龜茲印慈

番禺潘愚曲逆去遇允吾沿衙浩壘告門邪許耶虎

宿留秀溜阿房烏防射覆食福糊塗鵲突欵乃換霽

万俟木其冒頓沒突可汗克寒關氏煙支袒免但問

嫪毒勞霽食其異飢日礪密低般若赫惹咎繇皋搖

於戲鳴呼亮陰梁闇魁結椎髻身毒天竺宛句寬劬

茶首蔡茂惡池汙沱谷蠡鹿離佻氏拳精亢倉庚桑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六

扶服匍匐鸞鳥崔雀神荼伸舒參差森堆齊衰咨崔

相近祖迦子諒慈良從史縱勇毒冒代妹阿難烏離

數奇朔基方良罔兩逢蒙龐門分率問律毋追牟堆

淳母肫模伯樂博勞墨台省怡夫差扶釵句芒鉤亡

三表五餌

賈誼之三表五餌人議其疎趙曄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中文種亦有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等語而管子已有遺以竿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等語也

雙翼

古者以羽檄徵天下兵顏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云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今世有緊急文書則以一雞毛粘其一角更急者以雙雞毛粘其二角至急者則以雙雞毛俱燒焦之總謂之雞毛文書云乾隆十年六月避關公諱公文雙羽改爲雙翼字

祭豐養薄

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歐陽子作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七

隴岡阡表云祭而豐不如養之薄用其意而道媚其詞也

風俗奢靡

蘇州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衣裳冠履未敝而屢易飲食宴會已美而求精衣則忽長忽短袖則忽大忽小冠則忽低忽昂履則忽銳忽廣造作者以新式誘人遊蕩者以巧冶成習富室貴宦自堆篋盈箱不惜紈扇之棄置矣而販夫賤隸負販稍畢即鮮衣美服飲茶聽唱以爲樂其宴會不常往往至虎阜大船內羅列珍羞以爲榮春秋不待言矣盛夏亦有爲避暑之

會者味非山珍海錯不用也雖有但用皮者鴨有但用舌者且有恐黃魚之將賤無錢則寧質蚊帳以貨之者此其衣食之侈靡也賭博之風十室而九白晝長夜終無休息處處有賭場人人有賭具真所謂十步一樓五步一閣者矣秋冬則鬪蟋蟀又聞鶻鶻黃頭舉國若狂所費不貲甚而閨閣之中不嫻中饋女紅惟日慕浮蕩之習暗有尼姑牙婆等爲通報氣今日至某處博奕飲酒明日至某處呼盧宴會此風何可長耶古有營妓今無其籍有無恥而射利者倚門迎客獻笑爭妍有爲之荒其本業者有爲之罄其家資者有爲之乖其家室者有爲之隕其身命者觸處網羅惟智者能避之也人之最喪品而喪家者有四曰鬪賭吃著而已蘇城之風氣獨於四者而加詳焉不亦哀哉又有篤信僧道以理懺爲名簫琵琶樂其音靡靡十番孔雀蕩人心志僧俗滿堂男女雜沓生不哀而死不安甚者婦女至春時入廟以燒香爲名遍處遨遊成群嬉玩脂粉狼籍鈿舄零落高門蓬戶莫不皆然此風俗之尤惡者也以上諸惡習上臺屢爲禁止亦禁於一時而未能終革也司柄者當以此爲急務明目張膽設法以絕之其可哉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八

祠廟額

蘇州府學內郡人建于成湯城二撫臺祠異室而同門其額云于湯有光吳江分震澤後城隍廟未及分而易一額於綽楔曰江殷澤定

火烈水懦

日光暴人之黑不若月光暴人之爲尤黑也日光之黑不過外面皮膚逾時或能返白月光之黑直逼入骨以月屬陰而性沉也故耕者田中爲烈日所暴入秋冬猶可挽回若漁者夏秋涼宵安臥月明久而骨黑終身不能返本也於此亦見火烈水懦之義焉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九

稽留山

耿精忠謀逆時福建總督范承謨被拘諸生無錫稽留山永仁亦拘狴犴者三載范愁苦無聊吟哦見志獄中無紙筆乃以炭畫壁爲書謂之炭壁詩稽隨有和章纍纍不盡忠義之誠貫於日月其時有林能任及武夷子周旋其間范受冤刑而稽亦殉難校尉許鼎潛收貯范遺骸遂得祭葬與宋張千載供送文文山飲食且拾骨寘囊付其家安葬事同耿逆平范節得白稽以諸生格於例不得旌似無以爲爲善者勸矣寡妻楊氏督孤子曾筠勵志讀書中鄉榜後即表

揚先德梓刻留山文集而天下知有炭壁苦節也迨後連擢科第累登臚仕中年入相誥贈先人有父爲忠臣子爲孝子之語榮光泉壤生慰孤嫠何樂如之以是知天之報施爲不爽也儀封張中丞伯行作稽留山傳其婉直之筆足以達其忠義之心云

罕譬曲喻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伐晉孫叔敖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十

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見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其諫也罕譬曲喻曲盡其情茫茫人世處處危機誠有如所云者此老氏之所以以退爲長也後人乃以爲圖而示人人終不悟也悲夫說苑吳越春秋畧同

雷峰夕照

杭州西湖有十景一曰雷峯夕照言雷峰峰上之塔夕陽返照時觀之如畫圖也其塔爲火所燎欄楯簷鈴一歸烏有惟餘赤色磚甃幾層若禿鎚之卓地者

然考之傳記峰名雷者以里人雷就居之得名後爲寺吳越王妃建塔于其上宋亡時兵燹寺燬而塔亦半廢如今之狀相傳下有二魚精潛焉而世乃謂僧建塔以鎮怪雷遶塔而制怪也裨官之不已且作傳奇而遍演矣毛西河曰雷峰本名回峯以山勢回抱得名塔曰回峯塔以回雷教近致訛耳宋有道士徐立之築室塔傍世稱回峯先生此其明驗也

作文如寫家書

作文當如寫家書曲直舒縱各達其情繁簡遠近各得其宜史記之所以獨立千古者在此後之作文者書隱叢說

卷之十

十一

往往起處裝一冒頭中間正入後面稍爲推開謹守成法如場屋中策論之類絕無變化矣韓昌黎平淮西碑大冒起正當是題體格而後人尚有冒頭之誚况其他乎夫反覆詳明輾轉委折寫家書可用也曾寫家書而可用大冒頭乎總由場屋程式之文誤之而古意亡矣

紫陽洞

杭州西湖爲遊觀之勝侑有紫陽峰登高而望左江右湖萬山入望可以俯視一切倦而歇卧于巔之石山巒疊疊在目也水聲潺潺在耳也殆枕石漱流之

亞乎其東偏稍下有紫陽洞亦曰丁仙洞爲元時丁野鶴蛻化之所洞中玲瓏宛轉如室如軒轟者似楹縵者似板直者似廣庭曲者似迴廊更有石竅洞漏天光或如虎穴之方而向上或如龍窟之圓而直下外有爲鰲峰者有爲垂雲者不一而足雖廣僅數武而詭怪倜儻真棲靈之宅也旁有大書石刻薩天錫詩稍東又有橐駝峰歸雲洞諸勝也

朱子綱目

正統之論紛紛莫定朱子綱目一出而定之得正者則統之不得正者則不統之以晉習鑿齒帝蜀之言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十二

爲是則陳壽及司馬光帝魏冠蜀之言退矣統不一者分書之統一者大書之以南北兩朝並列而先南以先華焉則帝北魏而黜江左者退矣後五代俱業偏安以各國各鎮係屬于梁唐晉漢周之後則以統予南唐者退矣金仁山有綱目前編明成化中成綱目續編皆師其意而爲之今史館復有明史綱目誠所謂四美具矣

岳墓鐵人

岳武穆王墓在杭州棲霞嶺下明正德時都指揮李隆以鉄鑄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反縛長跪于墓前

萬曆中兵使者范涑增張俊像或云布政周木鑄來遊者往往瓦擲石擲手摸足踐像久致損本朝雍正九年錢塘縣令李惺重以鉄鑄四像千古奸案又一新矣丹陽陳東墓祠鉄鑄汪伯彥黃潛善長跪階前游人唾之保定楊忠愍公祠階下跪鉄鑄相嵩等五軀皆面縛隆武紀年中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跪于座前雖未必行之永久如岳墓然亦足以快人心矣

事必有本

古聖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視魚翼而創櫓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三

觀鷗尾而製拖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戶觀落葉以爲舟象鳥巢而作室凡事必有所本也亦見天地之菁英散見之於物聖人爲能聚而會之耳於事如此於理何獨不然

風伯雨師

風伯神箕星也雨師神畢星也所謂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是也世人遂以風伯雨師爲有面貌如人若戲劇中之所扮者噫亦惑矣

玉女

祭統曰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

有敝邑註云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而後世乃有金童玉女之說矣

驚蟄雨水

漢初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觀之月令正當如此以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故也太初以後始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後乃因之不改或云唐麟德開元歷亦如漢初云而三統歷又以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後亦不行

九世之仇

公羊謂齊侯滅紀能復九世之仇漢世且以之斷獄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四

夫齊侯自欲伯耳未必爲九世之仇也齊侯之伐國亦多矣豈盡爲九世之仇哉何獨于紀而稱其復九世之仇也適會九世有是仇耳齊侯以是爲辭則可矣後人因是而稱其善不亦迂乎

謝逸論河

謝逸字野臣小名黑碌碌幼時不知其所自出不知其姓乃曰我自有身以身爲姓人規以今無此姓也遂以身字隱于言寸之中而爲謝姓焉幼時聰穎未甚學問三十左右發憤親詩書不事舉業獨探道原留心經濟以四海爲家其欲復黃河故道也持論甚

堅而卓其言曰昔洪水氾濫神禹治之得平定安息者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夫亦使水由地中行而水土平矣所謂地中行者水本卑于土使水之行仍卑于土而安也今河工日費鉅萬迄無成功者以河身已高于岸水不由地中行耳河源甚遠而河流多沙故日久則沙積而河身高治之者不能禁其不高而築隄以防之隄內民居如在釜底偶然蟻潰蛇穿河水涓注隄內之民俱爲魚鱉是築隄可爲一時之計非萬世之利也昔禹之疏爲九河者論者但知殺其勢而不知實有以用之蓋通其八而塞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五

其一以濬河身明年則濬第二條又明年則濬第三條循環不已而河身得淺水由地中行矣故欲爲萬世之利者必當使河身不高欲使河身不高者必當年年濬治欲其年年濬治者必當復禹時下流之九河欲復禹時下流之九河者必當復禹時下流之故道故道維何由究以及冀故迹具在也故道原無高山之限城郭之阻室家墳墓官給與遷徙則民人怨矣不必以時日爲限取羨餘及河工應用之帑以興其功遇飢荒以役其民則民得食而功易成矣故道已疏引河入之年年開八塞一以濬河身之沙則

水有不由地中行者乎廩帑之日費者可省河傍州縣之漂溺者可免此誠萬世之利也其論與賈魯徐積同似迂而實正當道懼其迂濶而難行謝知世之不能用也遂隱逸以終身焉讀書別有見解謂爲長者折枝枝字乃杖字古者布指知寸引臂知尋支即丈也折枝者荷杖也如此類甚多測量儀器手自造之不假金工也術數小藝間亦爲之嘗謂世間有十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六

立志必得不纏足者爲配有山中老儒某者讀書慕道亦惡是風其女遂弛纏足之習謝聞而爲其壻馬生二子擇媳亦以是道久無同志者故三十餘尚未娶也噫不知其自出而爲名人又今之一陸羽矣

坤輿圖說

史記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州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桓寬王充並以所言爲迂怪虛妄熒惑諸侯而騶子實無所本也然其見不拘一隅矣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殤八殤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其說亦無根據然知中國之外尚有無窮矣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三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春秋命歷序曰神農始立地形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河圖括地象曰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又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

羅國越八萬里浮海而至天家賓禮之著作甚多如天學初涵數種測量深微議論高闊欽天監中歲差里差之法纖悉不爽并造千里鏡自鳴鐘等出人意表其立論脩著於南懷仁坤輿圖說中曰天下萬國總分爲五大州東西南北中也中爲中州即中國也海外朝貢諸國尚在中州之數大海謂之小西洋之外人迹不到東西南北又各有州焉州中輿地之廣大畧如中國亦有高山大川江河之屬人民習俗各有不同與中國各不相謀四州之外有大海所謂大西大海之外無人境矣且云天體圓而地形亦圓謂之地球如雞子黃之在青內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淪一球原無上下總六合內凡足所佇即爲下凡首所向即爲上其專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自大西洋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畧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山見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極入地三十五度中國則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南極入地三十五度則大浪山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矣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齒者不信然乎天下諸國地及海島不可更僕前無紀錄之書不知海外之形狀如此西洋名士航海遍遊無所不到故

能歷歷言之其足跡所經並非傳聞之異辭也內經曰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何憑乎曰大氣舉之也朱子語類云海外島夷諸國地猶連屬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元世祖時西域札馬魯丁獻大地圓體圖是前人早已言之矣今考順天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又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則漸南漸轉勢所必至中國生月在初二初三而西域尋斯干城于中國之朔夕月即見于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九

去地纔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今人至交廣間見南極漸高北極凌低規度外星辰至衆如五曜者皆不在星經之數元微之之後言者纍纍矣是知中國之內極南極北尚有不同之極致況海外耶古之星經地志俱爲中國言之耳至于水勢爲一氣旋運亦隨地形以爲圓轉利之言曰海水崇卑有上陞于天下及于淵之高下亦如地之低昂云東還紀程曰海水中高而四垂過洞庭四望湖水亦復如是地包于天則其體圓圓則山河藪澤亦隨之而圓所謂中高而四垂者地勢如斯水者天地中之

五行耳有不爲一氣之所旋轉耶向謂水勢平流者特未嘗于數百里平濶處觀其大勢耳明成祖出塞數千里經濶濶海子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遠處極高近處極下臺灣志洋船爲颶風所飄嘗至萬水朝東水皆東流而強急俱是水勢不平之証地體之圓試觀各省太陽出地時刻分秒遠近不同其理顯然似此則里差者即地球之明驗也而利瑪竇之言爲可信矣法苑珠林云閻浮洲日正中時弗婆提洲日則始沒瞿耶尼洲日則初出鬱單越州正當半夜此論亦古今相合周髀云北方日中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十

南方夜半東方日中西方夜半雖術本蓋天亦是地球之一證

三江

三江之說議者紛綸班固韋昭桑欽許慎孔安國鄭康成郭璞各一其說韋昭越語註曰三江松江也錢塘也浦陽也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徐鉉註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

蘇軾程大昌黃震胡渭宗之朱長文曰三江北江中江南江也歷丹陽毗陵者爲北江即今之大江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爲中江分于石城過宛陵至于具區爲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于海惟郭景純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者爲近歸震川曰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松江而何故注三江者迄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不免于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經曰三江既入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三

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禹貢每州文法都如此不必分上流下流也而吳淞一江實又爲震澤之下流耳宋邊實修崑山志曰大海自西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河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非禹貢之三江也顧亭林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南江今之錢塘江也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

之理三江既入一事震澤底定又一事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按爲三江之說者以中江北江南江爲說者失之遠以松江東江婁江爲說者失之近以揚子江錢塘江吳淞江爲說者則得其中矣而亭林之說尤爲明暢

同里

吳江志云同里鎮舊名富土後析其字爲同里云然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壤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三

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則同里之名又在先矣陳志曰唐名銅里宋改爲同近是不信陰陽

漢成帝陽朔二年春寒詔曰四時之事不失其序以陰陽爲本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按所謂陰陽者乃天地之正氣信之則修身以俟天修政以誠民則陰陽自能和調也今人于正人之不信時日祈禱之說者動曰不信陰陽誤用其言其害不淺也夫時日祈禱之類乃惑世誣民之邪說豈有關於陰陽耶爲之者趨避諂

媚以邀福不爲者正心直躬以安命豈爲不信陰陽耶俗之所謂不信陰陽者乃真篤信陰陽者也俗之所謂酷信陰陽者乃真不信陰陽者也夫陰陽者天地之正氣也依于正而安命者其信陰陽也必矣不依于正而邀福者其不信陰陽也必矣

不善學祖

漢文帝恭儉仁賢之主亦受新垣平之詐刻玉杯曰人主延壽侯曰再中以爲吉祥爲改後元以求延平之祚後乃詐事發覺自恐而謀反以夷族焉其文成五利之濫觴乎武帝效尤其事而甚之可謂不善學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三

祖者矣不可謂非文帝有以啟之也

定身呪

曠園雜志載秦中王某爲盜所迫乃用定身呪語以制群盜盜僵立不得動然則異術在今尚有西遊記未足爲荒唐也

苦亂苦貧

董子曰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此數語抵後人一二千言策論

口過當戒

禮緇衣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士人苟知自好者非禮非義自能絕而不爲惟言語之際未免任意而出不及斟酌貽悞不淺故讀書人最宜戒口過

天生絕對

古今有天生絕對鳳凰原鸚鵡谷東方虬西門豹東方朔南城威黯淡灘零丁洋姊妹烏婢妾魚外酉山子午谷甲庚溝丁邨橋甲子門庚癸山癸辛街丁卯橋木居士竹夫人山和尚水秀才白頭翁蒼耳子金步搖玉跳脫田千秋史萬歲宋金剛高菩薩良非子書隱叢說

卷之十

四

仙家尸解亡是公文章草皮五加富貴花忘憂艸銷恨化身之劍亡是公文章草皮五加富貴花忘憂艸銷恨花桃葉蛻蜃宿詩緯蝦蟇王易林待女花宜男艸

紀載有益

孫公談圃載韓琦撤簾事通鑑用之宋史紀傳不載其事以見朝端秉筆之踈濶而草野紀載之有益矣

稱名共知

世間之物凡見之慣而用之多者不必別其名以稱之即以總名稱之而無不共知者如洛中牡丹直曰花吳下春桑直曰葉江南杉木直曰木江浙木棉直曰布南方豕肉直曰肉是也

信古信今

有信古而不信今者謂古有迹之可憑也有信今而不信古者謂今時近之足據也此皆一偏之見也謂古有迹之可憑不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乎謂今時近之足據不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乎然則何以處此曰有考核之道在不精於考核古不可信今亦不可信也精於考核古可信今亦可信也考核者如三年考察群吏得失皆見如長吏中庭訊獄毫無隱遁則得矣於古不惟憑其理與勢也必參互考訂以成其公見庶信者信而疑者疑矣於今不惟論其情與事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圭

也必博訪互稽以別其真偽庶疑者去而信者留矣雖然苟有偏信寧爲信古而不信今猶不失爲好古之士也

左旋右行

關朗易傳曰天左旋西視之來東視之往日月右行東視之來西視之往言最明白宋人祖之

彭亨

詩魚休于中國傳曰魚休猶彭亨也韓昌黎石鼎聯句豕腹脹彭亨本此

書隱叢說卷之十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一

吳江袁棟漫恬著

三家三易

言天者有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易有三易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今惟渾天與周易傳世不朽而二家及二易淹無聞焉以見道藝之愈造愈精而創始者之爲後人筌蹄也

龍虎之變

康熙中有虎渡太湖直走吳江城內民人震駭莫措手備率衆擐弓矢譟而逐之虎見窘隘陡入一民家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一

新婦床上衆莫敢撓乃閉門發屋以長鎗群刺之踰時虎斃焉雍正十三年秋風雨之際有龍冉冉過蘇州城上高不踰丈鱗甲蜿蜒可數過處無不瓦飛楹動而肆中什物半爲飄蕩過後亦無他噫龍潛於淵虎伏于山與人世實絕也而乃翱翔城市焉宜乎龍爲人患而虎爲人斃矣

長生訣

長生訣曰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乃生剋自然之道禍福倚伏之機如以甲木而言養于戌生于亥冠帶于丑衰于辰墓于未由此而推

莫不皆然自長生而冠帶自冠帶而衰自衰而墓所謂生老病死也一首長生訣是一副百年圖矣

三綱六紀

白虎通曰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馬融注論語用之朱子因之又曰六紀者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後人鮮用

西王母

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山海經曰崑崙之邱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凡得道授書者皆朝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二

王母于崑崙之闕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又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竹書紀年曰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又曰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又穆王十七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拾遺記曰西王母納丹豹文履于穆王則西王母不過遠國之君耳後人因其名之美而遂以仙目之諸子百家言者紛紛矣吳越春秋曰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王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武帝內傳曰王母降殿上東方朔于朱鳥牖竊窺之葛洪枕中書曰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太真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在天皇地皇

之前甘泉賦云想昔王母欣然而上壽今今世俗遂都謂之神仙而并繪王母上壽圖矣或云平山溫泉有碑云西王母桑姓生長於此少入房山學道既成仙還歸省親尸解于此其村名王母村又有西王母臺相傳漢武帝于此會西王母想亦因此而附會之歟

有書不讀

唐人書無刻本借得史漢矜爲盛事書至今日可謂家有其書無假借之艱矣而學者少時爲時文所誑誤壯年又爲功名所羈絆潦倒者復沈洋自恣以適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三

已有書不讀爲今日學人之通病也昔日無書而讀者愈勤今日有書而讀者益惰矣可勝慨哉

痘疹

嘗見一書言中國痘疹其種來自五溪洞蠻漢馬援南征時軍士漸染因以流傳則是溪嶺間暑濕熱毒之氣耳今且爲小兒輩之一大厄矣

家翁家公

世言家之尊曰家主翁唐代宗謂郭子儀曰不痴不聾不作家翁又曰家公顏之推家訓云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今吳俗乃但屬之妻謂夫也

雷神雷鼓

周禮司徒鼓人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注云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是則鼓有幾面者不止雷鼓爲然矣後人因有雷名遂圖一鼓八面累累如貫珠之狀環遶鳥喙肉翅之雷公執錐以發其聲甚可笑也夫有雷則必有神余前所云精氣是也凡日星河嶽皆然必以鳥喙而肉翅者爲之則妄也况祀神之雷鼓可借爲雷公之鼓則黃帝時有臣曰雷公者亦可借之爲鳥喙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四

肉翅之雷公乎宜乎雷峯之塔傳爲雷所燬也

骨鯁方

道家有咒語禁物之術其傳述必有所自然鶴能禹步禁蛇啄木畫樹取蠹蟾蜍甕中潛遁又不知其何所祖述也余得一治骨鯁方如唐人小說所載大同小異試之頗驗

服制

本朝服制冬用煖帽夏用涼帽煖帽以皮爲緣或貂鼠駝鼠或海驃狐狸輕者或線緞珍珠絨或烏絨烏緞不等帽緯或京批或扛緯或拆線粗細隨時其色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五

局紅爲上巧紅爲下無緯者謂之帽胎貴者多至數錠賤則三四錢一二錢不等涼帽亦有二種見賓承祭則用線緯帽其緯比煖帽加長重至七八兩二三兩不等便服則用棕帽以西牛棕染紅爲緯以輕便及宜于衝雨也煖帽式或頂平如盂或頂高如盔涼帽式或安口如鐘或敞口如鉢隨時變遷不可一例袍用緊身窄袖袖如馬蹄俗謂之馬蹄袖當前下縫拆曰跨馬以便于上馬故也謂之馬衣亦曰箭衣袍外衣曰罩甲又曰外套袖寬而短身亦短于袍一尺至五六寸不等袍每束帶謁上者必用焉前後左右四塊銅鑲板或金玉等有品級不可僭用兩旁有風帶以素綾紬摺疊二寸許濶長垂于下有古者帶則有餘之風或以小囊俗謂之看袋者及鴈觶之具繫懸于上有古者佩玉鳴鑾之象懶散者則以絲帶代之謂之純陽絲其結則偏垂焉足用鞋襪夏則蒲鞋嘉定者爲上有職者則穿靴靴以烏緞爲之式有朝靴有闕東式二種皮者則宜雨中種者則宜冬天俱便服也頸上用領或貂狐或海虎或絨緞不一朝服則不用領冬天服皮襖若灰鼠若銀鼠若山羊皮若狐狸若天馬皮若羊皮不等貂鼠與獬獬獬有制民

間不得服也春秋用貢緞府緞綾子繭紬湖紬杭紡
縐紗線緞褐子小絨綿紬棉布不等夏用真廣府紗
兼絲青膏紗羅及銅板葛布黃艸縐布不等女子康
熙初髮中有假髮一條墊于髮為高頂謂之鬼頭今
則無有矣髻則或高而豎或偃而橫包于額者謂之
包頭或濶或狹約髻之籠鉄絲為之名曰盤圈或高
或矮或大或小隨時隨俗不能畫一也髮上裝飾富
貴家以珠翠滿裝不見髮者為尚即貧困者遇有宴
會亦必竭蹶以將數事以掩耳目古之所謂荆釵裙
布者無有矣衣袖寬者不過二尺窄者尺而已裙有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六

襖者謂之襖裙無襖者謂之禪裙衣服之飾如盤金
刺金泥金二色金縐紗洒線彈畫縱線及四圍掛金
鑲錦角雲之類不一而足其價視素衣常數倍也足
無不纏士夫家以不纏及纏而不弓者為恥雖市閭
操作及婢女使令等莫不皆然其不纏者非務農即
粗使者也僧道服畧如前朝其祝獻家居時亦服馬
衣罩甲掌禮樂部行禮時猶服海青即直裰也孝子
新喪守七時服斬衰梁冠一一如昔曾不少變見之
者凜然其欲泣也官府軍牢所帶紅黑帽及劓子手
猶仍舊制云

古詩誤用

古人詩有誤用者有改字者不可學也如李頎遊襄
陽山詩應醉習家塘以習池改為習塘李嘉祐贈韓
侍郎詩園畫風流似伯康誤以韓伯休為伯康王右
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誤以霍去病為衛青孟襄陽
詩歸田羨子平誤以平子為子平劉希夷詩為雲為
雨楚襄王誤以楚懷王為襄王孫逖詩芳樹有桃櫻
以櫻桃改為桃櫻杜牧詩甘羅昔作秦丞相誤以甘
茂為甘羅牛鳳及溫洛應制詩六羽警瑤溪以瑤池
改為瑤溪東坡退園詩一鉤歸釣東頭鱗以東頭改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七

東頭又詩石建方欣洗淪廁誤以廁淪為淪廁黃涪
翁詩樂羊終愧巴西誤以秦西巴為巴西袁石公詩
慙愧虛名老顧厨厨音皮誤作本音與扶字同押李
空同秋懷詩苑西遼后洗粧樓改梳為洗改臺為樓

左旋右旋

尚書考靈曜曰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洛書甄耀度曰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謂右旋也禮含文嘉曰日月右
行春秋元命包曰日左行周髀曰月後天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注云月後天者月東行也一日一夜天

一周而月在昨宿之東故曰後天又曰日日行一度謂右旋也樂叶圖徵曰日月右行朱子詩十月之交註主右旋語類主左旋蔡氏書璿璣玉衡註主左旋明太祖謂群臣曰朕嘗指一宿爲主太陰居列宿之西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則其爲右旋明矣深以蔡傳爲不然著書以辨其非按左旋右旋自古各異其說者彼此皆可推測以日差一度月差十三度有奇隨天左旋爲不及逆天右旋爲蟻行磨上蟻遲磨疾兩說俱爲有理若明太祖太陰居宿西盡夜則太陰過而東之說以爲右旋固是但以爲隨天左旋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八

仁義財色

樂叶圖徵曰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旨哉言乎小人亦能爲仁義而仁義當前不爲之心動見仁義而心動者惟君子爲然君子亦難免財色而財色當前不爲之心動見財色而心動者惟小人爲然則知君子惟以仁義爲務而小人惟以財色爲務也

浮玉洲橋石井欄

順治年間吳江開濬浮玉洲橋下得石井欄一上鐫永和四年字我邑有咏詩紀其事者

便頂

嘗見友人家家譜圖有元時仕宦其衣帽略如今制而帽上有頂如彈丸者雍正年間定文武品官及舉貢生監便頂立式頒行迴憶友家譜圖之如彈丸者恰如今便頂之制也元史亦不載未知果與今同否書之以俟博考

詩賦做六經

詩賦等文事略做六經詩體潔淨精微似易文體疏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九

通知遠似書詩餘溫柔敦厚似詩賦體恭儉莊敬似禮歌曲廣博易良似樂四六屬辭比事似春秋

羅星洲

余里同里鎮四面皆湖西有龐山湖南有葉澤湖南新湖北有九里湖東有同里湖非舟楫不通也而同里湖濱稍西爲東溪橋八景之所謂東溪夜月者也橋外湖水汪洋可望而水中有洲可居者曰羅星洲形家言洲爲一鎮之羅星故以爲名而里人乃延僧以祀文昌關帝焉欲往者擊楫可渡然終患其跋涉也乾隆癸亥謀於衆將以土填爲埂可步而往不煩

舟楫也里人挽余作募疏文用俳偶體有曰孤懸尺土島念田橫斗絕彈丸境憐徐福又曰布金滿地看沙堤京兆之已成沉璧祈天羨縮地壺公之有術自念用事之恰當也

督撫布政

本朝沿明制分天下爲直隸一布政司十四守土者爲布政使另差總督巡撫以鎮之布政使秩二品督撫不過三品雍正中陞爲二品布政使名爲守土其權實操之督撫言地方則僅曰布政司使而已徒守空名也布政司俗下相沿元制行省之名謂之曰省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十

各省有一巡撫學院主考因之總督或二省一員北直一員兩江一員浙閩一員兩湖一員河東一員川陝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湖廣分爲湖南湖北二省有二巡撫二布政二學政二主考陝西有二巡撫二布政江南有二巡撫二布政二學政主考則一江南上下江又額分而榜同焉

換季

本朝制度冬用煖帽夏用涼帽以立冬立夏爲限名曰換季如至期寒熱有過不及處稍爲斟酌或半月或十日臨時請 旨定奪

貧者老者

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謂其不足也今風俗頽靡貧者懼人姍笑未免過分富者慳吝成風往往贈賄不敷老者世故已熟尚作周旋少者簡情成習往往禮節疎略則是富者不以貨財爲禮少者不以筋力爲禮也

太子

天子之子曰太子諸侯之子曰世子然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則天子之子亦可稱世子也又晉有太子申生齊有太子光則諸侯之子亦可稱太子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十一

後世金阿骨打之子俱稱太子有三太子四太子之名四太子即兀朮也此稱名之變者也

崑山

崑山縣有馬鞍山石理瑩潤多如玉者故一名崑山又名玉峯土人往往搜取置案間爲玩尺璧寸寶具有峴巖飛舞之勢今則所生不敷所用而山靈日憔悴矣上有文筆峰桃源洞響泉并縣地天開神境朗公泉諸勝朗公泉在山之西麓廣僅尋丈味甚甘冽有僧居之曰西岩禪院余往遊焉據軒而憩風帆沙鳥供于窓牖間山僧酌泉而進飲之泠然善也覺數楹

間殊多山巍水湯之趣矣因和壁間韵而別閱年重遊則僧去而院頽其泉亦漫汚矣又和前韻以志感焉異日又往其地化為墟矣而泉已湮沒不可蹤跡爲之悵然者久之惜夫一泉之微至今予惓惓不忘以知物之美者雖微而必彰也

韓詩內傳

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韓故則其傳詩之章句猶毛詩之故訓傳也又有薛君韓詩章句文選註中時引之外傳今世尚有內傳久已與韓故韓說俱亡未得詳其說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三

經義考

秀水朱竹垞纂有經義考一書彙輯漢唐宋元諸儒說經之書目記其存佚網羅舊說敕撰一卷十三經大戴禮共二百六十三卷逸經三卷楚緯五卷擬經十二卷師承三卷廣譽一卷立學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板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家學一卷自序一卷補遺一卷共三百五卷梓行者僅一百六十七卷易書詩禮之外未能見其全書也

戴九履一

河圖洛書因出自陳搏啟後人無數疑竇然乾鑿度

中太乙九宮法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安知非洛書耶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何必曰假洛書者竊取九宮法乎有言先後天方位暗與圖書數合者不符而同知非一人之所得而創造也九宮法見後漢書張衡傳奏疏注中

故宮殿基

余在江寧省試時暇日尋遊前明故宮殿基自闕門午門以及正殿街直如矢前後迴望愈絕綿邈猶想見太平景象也宮城兩傍有左掖門右掖門入內又有殿基龍鳳堦砌尚存而寢殿甃石凝然東偏黃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三

巍然出厚載門仰視城墻堅厚俯焉興歎曰嗟乎真有如所云除是燕子飛來者也而甃石凝然黃屋巍然者意必弘光偏安時所輯而居也非洪武之舊云

正史之外

正史之外今世所存者荀悅漢紀袁宏漢紀崔鴻十六國春秋王通元經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蘇子由古史吳任臣十國春秋陸游南唐書馬令南唐書大金國志契丹國志謝陞季漢書王偁東都事略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皆不可不讀者也

杜詩定本

杜詩如建章宮闕千門萬戶學之者得其一體已足名家然又如白璧瑕瑜不掩在賞鑒者識別耳若篤信謹守而不加別擇恐得其一體者得其率易與疵累也蓋後人詩集往往選擇行世杜集有舊目錄不如是之多後爲宋人增收未經選汰其壁垣碑板卷帙筆蹟之存者狗名取之所以讀杜者選杜第一要緊如螢火中四句平頭用四虛字卑枝複下低字俱不可學此選中之疵也若家家養烏鬼微軀此外復何求等則在選外者又不可勝詰也余有杜詩定本選定而評點之庶使學者有所從入焉不然恐其偃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古

偃而無所之也

龔孺人孝行

余岳母龔孺人幼有孝行其母夫人龐氏患瘵疾臥床三載後至骨立所尤苦者尻骨觸席即心如剗痛孺人乃跪于床以手捧而離席患乃稍安如是者一載有餘跪捧者日夜不釋也易簣後哀毀逾禮又因積勞之後目爲不明然但痛母而不痛目也逾時忽明孝行之感格如此宜其食報于子孫者且無窮也

半歲小兒

聖人者至誠無私人能如半歲小兒便是聖人仙者

心無罣碍人能如半歲小兒便是仙佛者惡念不作人能如半歲小兒便是佛

空虛慈悲

釋氏之空虛即仁者之無累但仁者不爲欲累釋氏則理欲俱空此釋之偏乎空虛也釋氏之慈悲即仁者之愛物但仁者有時以不愛爲愛釋氏則無時不以愛爲愛此釋之偏乎慈悲也家君嘗曰釋氏立教以空虛爲體慈悲爲用總逃不出吾儒之仁義且不能盡爲脗合也則儒之爲教亦遠大矣哉

善留地步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十五

凡事須善留地步被人壓伏時一分也不敢做任我所爲時便做到十分常人之情大抵皆然若能於可以任情處不肯盡情善留餘步乃是忠厚長者仁人君子之心亦是涉世艱難明哲保身之道

屠龍技

有人習屠龍之技不得一試而終身困窮屠猪者過而傲之且爲憐之勸之以改圖屠龍者瞪目視之閉口不語不順其言曰是不折其言曰非彼其意直夷然不屑也

章服有別

欲求家給人足在乎禁止奢靡欲禁止奢靡在乎章服有別何以別之民間士庶服式有分冠婚喪祭各有成規不得踰制則凡閭閻珠玉僮僕綺繡嫁娶破家喪葬無度者可以息矣

峽棺硯塔

陳安叔隨其尊人狷亭先生宦蜀時見巫峽中高山上有石棺在山腰如人所置者巉岩峭壁又非足迹可至不知何故歸時出一硯石云得之蜀中者一面正中有一塔形白紋如畫層級簷鈴界劃分明下半處其塔形半規入裏知其尚有半面也江西貴溪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六

僊棺岩峭壁萬仞居民係長綆大樹上縣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岩前以長鈎鈎二棺墜溪水中棺皆桮木所制一棺中有玉連環而已張靖之云某侯家有美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帶端拱而坐又一砌石中有樹石茂密一人冠帶立樹下造物之巧不可以理測也如是

萬物歸土

萬物生于土而歸于土厚葬非古也余有幼子幼女亡以棺深入土坎不加磚甃爲詩曰入土惟期同土化鈎陶萬物得歸原庶幾得古意焉然爲幼子幼女

故得肆意而妄行也

瓊州

輿地圖廣東瓊州府地在正南且隔海內附其形畧興如人身之膀胱者然噫亦異矣

取士

前朝及本朝制科俱以四書制藝取士其理道固可賴以昌明然固守陳言耳目不及廣遠有不知經史爲何書經濟爲何事者唐宋以詩賦取士雖屬詞流末藝然題格廣遠取裁富麗不得不好古博學而經史經濟不覺闡其藩籬矣事詩賦者務華而棄實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七

事制藝者務質而少文均之有失故必當以制藝詩賦二科並立爲得異日必有以是爲請者

長孫皇后

宋癸辛雜識及鍼異人傳載長孫皇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醫博士李洞玄云緣子以手執母心耳太宗曰當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子必死后曰留子帝業永昌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誕及考正史長孫皇后以疾大漸而崩不知宋說何所據也

撻墓鞭尸

呂氏春秋曰鞭荆平之墳三百穀梁曰撻平王之墓
註曰鞭其君之尸賈誼新書曰撻平王之墓淮南子
曰鞭荆平王之墓史記吳世家曰鞭平王之尸伍子
胥傳曰鞭尸三百吳越春秋曰掘平王之墓出其屍
鞭之三百越絕書曰操鞭箠笞平王之墓楊子法言
曰破楚鞭尸王充論衡曰伍子胥鞭笞平王尸諸家
互有異同終未究其爲撻墓也鞭尸也撻墓與鞭尸
其必有分矣

墓銘墳誌

墓銘墳誌本歷記姓氏年月略述事功而已後世一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六

銘一誌動數千百言殊失古意高季迪集中數篇大
爲可法

初度詩

乾隆丙辰三月余四十初度有自述十律周誠哉慎
爲和二章曰林泉風味最堪論門柳扶疎曲水濱紅
藥正酣三月雨青松別占四時春琴中古調和爲貴
筆底新詩淡愈真自是神仙偏好學閒來書卷不離
身會有青雲足下生鋤經樓上稱高情名山業遠年
猶少空谷身間累轉輕醉月暫傾鸚鵡杓歌風宜入
鳳凰笙側聞儒雅多鴻漸恰喜兒寬學蚤成

仙桃碧桃

杜詩九重春色醉仙桃或疑仙桃之義按伽藍記云
崑崙山王母桃一名仙人桃表裏徹赤得霜始熟又
陶弘景曰肘後方言服三樹桃花盡則面色紅潤悅
澤如桃花也則春色醉仙桃者乃謂其醉色之似仙
桃耳或又疑碧桃爲碧花之桃按碧桃乃大紅千葉
桃之名所云碧者謂其實如碧耳集仙傳有桃三十
顆碧色大如椀郎士元詩云重門深鎖無人見惟有
碧桃千樹花若云碧花之桃安得千樹乎乃謂碧桃
之花非謂碧花之桃也總之仙桃碧桃皆言實不言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尤

花也

人生

人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腴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
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
而生出文子淮南子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
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徹的而後能見八
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牘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
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故男八月生齒八歲
而齟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齟齒
十四而精化小通出家語大戴禮韓詩外傳說苑女

子七歲腎氣實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三七腎氣平均四七筋骨堅五七陽明脉衰髮始墮六七三陽脉衰髮始白七七任脉虛太衝脉衰少天癸竭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三八腎氣平均四八筋骨隆盛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枯六八陽氣衰竭髮髯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八八則齒髮去出內經

赤壁賦語

莊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圜也東坡赤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清新之語不厭其屢見也

牀下拜官

漢張禹病車駕自臨問之言老臣有四男一女又禹小子未有官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湯若士邯鄲夢傳奇中用之

俗語出處

利市出易說卦左傳居士出禮記玉藻若干出禮記可人出禮雜記大戴禮孩兒出書康誥注如今出詩

杖杜箋先輩出詩采薇箋見在出周禮橐人注商量出易商兌注前定出中庸生活出孟子侍者出國語布施出國語慙愧出齊語強梁出金人銘細作出左傳釋文整粉出莊子安排出莊子家公出莊子誇張出列子本分出荀子世情出墨子遠水不救近火出韓非子對門出劉向說苑道士出新序好童童出高誘鴻烈解叙無狀出史記夏本紀居間出史記立錐之地出史記不中用出史記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眷屬出史記樊噲傳罷休出史記孫武傳軟弱出史記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見史記出黃石公三畧主人公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三

出史記范雎傳對岸出樂志見事風生出前漢書多謝出前漢書吹毛求疵出前漢中山靖王傳風聞出前漢尉陀傳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出前漢趙充國傳道人出前漢京房傳祖師出前漢丁姬傳鑿糟出前漢霍去病傳小家子出前漢霍光傳長老出漢書分付出漢原涉傳區處出漢黃霸傳自由出漢五行志鄭重出王莽傳煩惱出河上公老子注年紀及收拾出光武紀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咀嚼出後漢書卑末出後漢杜根傳底裏出後漢竇融傳雜種出後漢度尚傳開門受徒出後漢儒

林傳論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欺負出漢書韓延壽傳新鮮出太元石敢當出史游急就章爾來出孔明出師表阿誰出三國志龐統傳消息出魏少帝紀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天然出賈逵傳細碎手下出吳呂範傳奴才出晉書料理出王徽之傳我輩人出晉石苞傳滯貨出世說注幹事出南史沈文學傳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子細出北史源思禮傳不耐煩出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下官出宋孝武帝紀接手出魏書李孝伯傳婁羅出南史顧歡傳賊禿出梁荀濟表不倣保出北齊書漢子出北齊魏愷傳千里眼出魏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五

書左近出水經注妳妳出焦仲卿妻詩尋思出劉矩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傳元箴溫暾見王建宮詞及白詩暖房擡起俱見王建宮詞夜航見皮日休詩親家出唐書蕭嵩傳頭見劉賓客詩親家翁出五代史劉昫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措大出五代漢世家好物不在多出南唐近事王八出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驢人罵王八賊打草驚蛇出南唐王魯不快活出桑維翰

墓祭

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于墓側漢因而不改

至今遵行之而今日宗法不行墓祭正是合族之道然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云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則墓祭之禮其來亦久矣

雙珠記

輟耕錄曰千夫長李某成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既而卒往戍郭外李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夫歸具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前事怒形于色亟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五

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及殺本部官罪死乃桎梏囹圄中久之府檄調一獄卒業其姓者至尤有意于郭氏乃顧視其卒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後葉以情告卒喜諾卒私謂郭氏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何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遂攜二兒出市賣之入獄以好言慰夫與夫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

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表其墓曰真烈郭氏之墓後朝廷遣使宣撫循行到

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乃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雙珠記傳奇本此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晉書所謂妯娌是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

不受饋魚

新序曰昔者有饋魚于鄭相者鄭相不受或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絕妙智識絕妙文章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書

關龍逢事

關龍逢事史記不見新序曰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邱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韓詩外傳同竹書紀年曰桀三十年殺其大夫關龍逢家語曰桀殺龍逢論語陰騭識曰桀殺龍逢摘輔象同尚書帝命驗曰桀無道殺關龍逢尸子曰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符子曰關龍逢諫紂就炮烙之刑路史作莽龍

逢事之見於傳紀者如此史記遺其事何歟而用財若無盡二語尤足爲後世針砭也

陽明病

內經曰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仲景謂如見鬼狀也是病中有所見者乃經脉干犯不和所致而俗人且以爲鬼物作祟動事祈禱也不亦悲乎

小兒文章

小兒嘔啞之聲有音而無字如上古文章初能言者格格不吐不嫌其澁重見疊出不厭其複如中古文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重

章年漸長成言下能屈伸俯仰者天機盡失雕繪日興如後世之文章矣

生祠德政

前漢樂布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于公爲東海郯縣獄吏決獄甚明郡中爲之立生祠蓋生祠之始而後漢王堂拜巴郡太守吏民亦生爲立祠張奐百姓生爲立祠任延吏人生爲立祠循吏傳童恢爲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爲立碑是德政之始近且生祠累疊德政林林矣

書隱叢說卷之十一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二

吳江袁棟漫恬著

祖孝子

輟耕錄載祖孝子母全氏遭掠時孝子年六歲母子相失不相聞問者二十八年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不能名其處孝子棄職前行中途或曰此有趙副使得婦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實在遂回汝州輒轉未遇間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喜而急訪至別蓋山其母在焉奉母南歸與朱壽昌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事相同節孝記傳奇王孝子尋母至汝州春店意本於此

同姓名

兩伯夷一爲舜秩宗齊國之祖一孤竹君子兩鬻熊一夏一周兩共工一觸不周山一流于幽州兩扁鵲一黃帝時一周末秦越人兩雷公一黃帝時一趙宋名數炮製諸藥者兩羿一堯時一夏時兩臣扈一夏時一般時兩家父一見詩一見春秋兩子我一魯人孔子弟子宰予一齊人爲人所殺致誤傳宰我者三魯班一匠師一皇初起一孫權女兩王良一戰國一

後漢兩陳賈一周一宋吳有兩慶忌一王僚子一夫差將楚有兩莊騫四張敏一六國時一光武時妖巫一和帝尚書一晉人作頭責文者兩曾參一大賢一殺人而致曾母投杼者兩慎到一韓大夫一宋諫官兩秋胡一調妻者一漢三王喬一王子晉一柏人令一食肉芝者兩趙朔一晉國一晉代與張華同時兩毛遂兩公孫龍兩薛居正兩樂羊一伐中山者一漢妻斷機者兩介子推一晉一楚三趙高一秦宦者一漢人一唐蜀市人兩蘭相如一趙國一見南史兩公孫敖一春秋一漢兩士燮一春秋一漢兩洪崖先生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二

一仙人一唐張氈兩孫壽一秦玉工一梁冀妻三召平一齊相一東陵侯一爲陳勝狗廣陵者兩赤松子一張良時一皇初平四李廣一前漢一後漢妖巫一北齊一明宦官兩董仲舒一漢儒一青城山隱士兩孔安國一漢一晉僕射兩韓信兩萬章一孟子門人一前漢兩王莽一霍光時右將軍一篡漢者兩鄧通一前漢一後漢三劉向一前漢一後漢畫工毛延壽同時一見北史兩劉歆一前漢一後漢左丞五公孫弘一齊一中山一趙一前漢一後漢兩張敞一前漢一後漢兩張禹一成帝時一和帝時兩貢禹一高帝

時一王吉同時兩卜式一漢一魏方士兩京房一梁
邱賀易師一焦延壽弟子兩張遼一漢一魏兩江革
一漢一梁三朱買臣一漢武帝時一成帝時一梁兩
上官桀一從李廣利伐宛有功一與霍光同受遺詔
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元帝時三王章一漢右將軍
一京兆尹一明末殉難兩杜延年一爲謁者一爲諫
大夫兩李善一漢李元蒼頭一唐注文選者兩王鳳
一前漢一光武時兩張衡一漢張平子一隋煬帝時
兩王褒一武帝時一元帝時兩蘇子卿兩衛青一漢
一明兩張儉一漢一遼兩張綱一漢一宋兩孟光一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三

男一女兩張雨一漢女子一元道士兩張芝一草聖
一張道陵女得仙者兩李膺一漢一梁兩劉安一前
漢一順帝時黃門令兩王商同時一賢一否三王霸
一隱一仕同時一梁兩嚴遵一君平一子陵兩陳遵
兩龔遂兩王恢兩劉秀俱同時三劉毅一後漢一晉
一宋兩楊寶一光武時一楊震祖兩鄭衆一儒者一
宦者三張華一後漢一晉一慕容垂將三胡廣一後
漢一宋一明兩劉豫一漢一宋三孫登一漢一吳一
晉三李固一杜喬同時一獻帝時一宋高宗時隨逃
回者兩劉裕一後漢一宋兩劉寬皆後漢三董卓兩

樊崇俱賊帥兩宋弘兩王臧同時兩楊廣一魏當時
一隋煬帝兩王肅一曹魏一元魏兩黃祖兩徐幹俱
同時兩徐邈一魏一晉兩賈逵一漢一宋兩趙嘏一
魏一唐兩柳毅一魏遼東賊一唐兩孫和一魏一吳
兩徐陵一吳一梁字孝穆兩劉基一吳一明兩孟昶
一蜀漢善醫者一蜀主兩桓彝一吳一晉兩王融一
晉一齊兩戴逵一梁隱士一隋人兩王羲之一苻堅
將一晉右軍兩劉琨兩宗慤一劉宋一趙宋兩崔子
玉一爲座右銘者一崔府君神四王敦兩王烈三李
密一晉一後魏一隋兩王渾一戎之父一濟之父兩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四

王澄一濟弟一戎弟兩王愷一晉武帝時一安帝時
兩孫秀一吳降將一趙王倫嬖臣兩王徽之一晉一
宋兩張載一晉一宋兩葛洪一晉一宋兩阮咸一晉
一唐成都詩人兩韓翃兩李益俱同時兩張說一唐
一宋兩薛仁貴一文一武兩施肩吾一中唐一晚唐
兩沈佺期一唐一明兩蘇晉一先天中河內郡公一
飲中八仙三王質一唐一宋一遇仙者兩李翱兩李
宗閔兩李揆兩王珪一唐一宋兩王溥一唐一周兩
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兩李光進一光弼之弟
一光顏之兄兩李播一冷朝光同時人一元和時典

蘄州兩孫思邈一唐一宋兩柳公權一唐一高麗亦
善書兩王昌齡一唐一宋十朋弟兩裴迪一天寶詩
人一五代時人兩王維兩王縉俱唐人兩王曾一唐
一宋兩蔡京一唐一宋兩薛濤一女一男兩劉晏一
唐一金兩李商隱一元宗朝一晚唐三王建一晚唐
詩人一蜀主一石晉刺史兩張鷟一唐一宋兩高蟾
一僖宗進士一昭宗進士兩王彥章一梁一吳兩劉
智遠一李密所變姓名一漢主兩劉義叟一孟蜀翰
林一宋與歐公同時兩張子野俱名先一號張三影
一見齊東野語皆宋天聖間進士兩朱勔一花石綱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五

使一爲小校不屈於元死甚烈兩王晉卿俱宋人兩
張子厚一號橫渠一見石林詩話兩郝天挺一爲元
遺山師一爲遺山弟子兩劉瑾一元儒一明宦者兩
伯顏兩郭子興一滁陽王一輩昌侯俱明太祖時
女有兩哀姜兩虞姬一齊威王姬一楚霸王姬兩莫
愁兩飛燕一漢一唐貢舞女兩蘇小小一南齊名伎
一宋名伎兩碧玉一喬知之妾一宋汝南王妾兩夜
來兩柳枝一韓退之侍兒一白樂天侍兒兩花藥夫
人一王衍母一孟昶妃兩朝雲一後魏河間王婢一
蘇子瞻妾兩小蠻

有兩參寥一唐道士一宋僧兩辨才一唐一宋兩佛
印一唐賈島一宋東坡之友亦姓賈兩元稹俱唐僧
兩智永一唐善書一宋善畫

用其力恕其過

張敞以五日京兆之言陳殺絮舜狀時天子患冀州
部中有大賊思敞功效拜爲冀州刺史李廣以夜出
醉呵殺霸陵尉天子欲用之以伐匈奴謂之曰報忿
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此二殺實出小
忿私心而天子不罪者盖用其心力恕其小過耳

五臟圖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六

王莽破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剥
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此又在宋歐希範五臟圖之前

長橋

吳江長橋縣志曰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易名重
建下開六十二洞至元十二年元帥竄玉增開八十
五洞輟耕錄曰吳江長橋七十二間僧從雅師立總
其後崇敬率衆以給其費居士姚行獨任勞以終事
經始于泰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作鉅
閣奉觀音像于上其作橋之年則同而任事之人志

中不載亦不言其建閣奉像也而七十二間又與六十二洞八十五洞不侔矣今止五十四洞而又爲居民所侵湮矣

女國

後漢東夷傳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西遊記本此又三韓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亦古中雷之意歟

針法

狄梁公未遇時人有患鼻端病者公爲之腦後下針而愈張總管其徒用針刺足外踝爲物氣所留不可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七

出張別于手腕之交刺之外踝之鍼即躍而出焉宋少帝欲驗孕婦男女徐文伯針其足太陰手陽明其胎應針而落葛可久治黃病婦鍼其乳之左右二穴良久先去左針而半體白又去右針則通體白而全愈矣凌漢章治跛翁膝中折針從肩臂下針折針即出其用針之妙有出人意計之外者

鷺籠書生

譬喻經昔有王太子入山逢梵志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處梵志得臥女復吐出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卧已吞壺頃之梵志起復內婦壺中吞之而

去鷺籠書生事相類而書生不加小籠亦不加大之語亦本于佛經納須彌于芥子無增亦無減也

術數偶中

桓譚論圖書識記曰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今人挾小術數往往設私智以惑人而人遂置其不中者而信其偶中者以之自惑使不任術數憑虛以料何嘗不有偶中之時人乃崇而奉之何歟

何立

金山志載岳武穆班師過金山寺禪師道月勸勿赴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八

闕且遺以詩有風波亭下水滔滔之句武穆繫大理獄有亭扁曰風波始悟詩意武穆卒後檜聞前言遣卒何立捕道月方集衆說法何立伺之師忽說偈訖端坐而化精忠記傳奇中何立事本此又本江湖雜記

太牢少牢

左傳僖十五年晉侯饋七牢注云牛羊豕各一爲一牢今俗所謂三牲也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然禮記少儀曰太牢則以牛少牢則以羊今人之以太牢名牛少牢名羊也有

以哉

扁舟五湖

范蠡扁舟五湖以西施自隨劉孟熙謂載籍無所考按墨子曰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鴟夷謂子胥也范蠡亦號鴟夷子故誤耳杜牧之詩曰西子下姑蘇一舸隨鴟夷後此則蘇子瞻詩云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高季迪詩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遂紛紛矣或云沉于五湖非溺之也謂沉淪而不出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九

古人貌不揚

眇而帝者蕭繹李克用苻生眇而文者殷仲堪皮日休謝茂秦跛而文者習鑿齒跛而相者婁師德吃而文者楊雄韓非吃而將相者周昌鄧艾短而俠者郭解短而相者晏嬰重聽而中書者裴伯茂折臂而三公者羊叔子

幻術

爲幻術者一人出長繩數十丈投空中令兒緣繩而上漸上漸沒少頃墮一巨甕分衆啗之殊甘美已乃自空墮兒四肢及身衆皆驚其人僞哀曰此兒偷桃

有犯天條故至于此乃懇衆助資以作收斂計資足便舉被覆兒合肢體爲一須臾便活異日他處并如前戲兒竟不能活其人泣曰敗乃事矣是必有厭吾法者幸而赦之低徊四顧卒無可奈何輒取小刀鑿左臂成孔埋瓜子一粒頃之而花而瓜矣則拔刀砍瓜首于道上從容取兒負篋而去是日有僧俄失首仆地即厭法者云終不知其何術也平妖傳杜七聖事非盡屬荒唐也

納息下氣

納息下氣之法不拘晝夜跏趺靜坐屏伏鼻息心中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十

默念納息下氣氣隨意進每一口氣進至九屈一指爲記屈至九指爲九九八十一數虛火自降真水自生可以却疾延年視鉛汞金丹之術相去遠矣朱子與黃子耕書亦云

孟琰

問卜于神有器名孟琰者本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不專用蚌蛤殼或以竹或以木略斲削使如蛤形中分爲二孟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孟也琰者本合爲教言神所告教現于此之俯仰也野廟荒涼止破厚竹根爲之俗書竹

下安教者是也今則竹下安告以爲詔而竹根之筓盛行于世并不識孟琰之名矣

蠟燭

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人爲大燭于門外鄭元注曰燭燋也程大昌曰古燭未知用蠟直以薪蒸即是燒柴取明耳亦或剝樺皮焚之曲禮曰燭不見跋則是必有質可簦乃始有跋耳曲禮或是有蠟燭後從其所見而言之耶按今文闌中五更唱名時往往于廣庭中縛捆蘆柴燒而取明尚有古意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士

舉人貢士

後漢章帝紀曰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明畝不係閭閻則舉人貢士之名漢世已有之矣

古事相類

烏覆有后稷又有齊頃公讀書不窺園有董仲舒又有桓榮何休老年綵衣娛親有老萊子之五十又有伯瑜之七十易子立孤有程嬰杵臼又有鮑廣父梁買子稱爲仲父有管仲又有秦宓喜聽驢鳴有張子厚又有戴良之母佩章自緩有西門豹又有范史辭不尚公主有宋弘又有周嘉尉遲敬德好長嘯有孫

登又有向栩抱姪棄子而避賊有鄧伯道又有劉平武康之民題鸚鵡賦有禰衡又有杜正立死而浮江有伍子胥又有司馬子期毀淫祠有狄仁傑又有李德裕鷄鳴度關有孟嘗君又有燕太子丹卧雪絕穀有袁安又有胡定化鶴來歸有丁令威又有蘇仙公擊碎佛牙有傅奕又有趙鳳射石沒羽有楚熊渠又有李廣李遠代同舍客償失物有直不疑又有陳重桑虞以絮塞脇穴有佛圖澄又有僧伽大師償木示信有吳起又有商鞅嚙酒救火有樂巴又有成武丁郭憲佛圖澄葬我陶家側有劉伶先有漢鄭泉笑擲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士

大位有明太祖先有宋太祖前身醫殺乳婦以致降謫有唐紅線先有晉萼綠華妻寄怨詩有竇滔先有竇玄瘦沈前有沈約後有沈昭望車塵有潘岳先有潘黨畫工被殺有毛延壽又有毛惠遠致冰鮮有王祥又有王延弔客驢鳴有王粲又有王濟紅葉有鄭虔又有鄭谷伏波將軍有馬援先有路博德立銅柱有馬總又有馬希範種玉得妻有雍伯又有陽翁伯騎青牛有老子又有封達白魚入舟有周武王又有宋明帝河漸冰合有光武之溇沱又有慕容德之黎陽方士致魂有漢武之李夫人又有宋武之殷淑

儀弓蛇孟影有樂廣先有應彬食不死之藥巧言以
免有東方朔先有中射之士妻棄夫有朱買臣先有
太公望飲干日酒有劉玄石又有趙英記半面有應
奉又有楊惜酒賜姑婦有太宗之于房元齡又有莊
宗之于任園廢蓼莪有王裒又有顧歡千字文有周
興嗣又有蕭子範金蓮歸院有蘓軾又有王珪先有
令狐綯坐卧味賞旬日有歐陽率更之于索靖碑又
有閻立本之于僧繇畫李陽冰之于碧落碑廉吏以
石實舟有陸績又有江革牀頭捉刀人有曹孟德又
有宋孝武帝夢人贈筆有江淹又有王彪之王珣紀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三

少瑜陸倕李白和疑馬裔孫山間見小兒有齊桓公
之俞兒又有諸葛恪之侯引草太元有楊雄又有楊
泉入水戮蛟有周處先有澹臺子羽知囊有晁錯先
有樗里子又有魯匡杜預桓範佩六印有蘇秦又有
樂大鳳雛有龐統又有顧邵獻胙加毒以讒賜死有
晉獻公子申生又有秦孝文王子瘞子有郭巨又有
郭世通膽如斗有姜維又有張世傑待救不至力戰
而死有晉之周處又有宋之楊業亂臭有秦始皇之
鮑魚又有越王之岑草輕財好施有楊惲之數百萬
又有李白之數十萬說經賜席有戴憑又有殷亮不

取宿藏物有唐李景遜母又有宋蘇東坡母百姓遮
留有寇恂之借寇又有耿純之復耿侯霸之乞侯微
賤驟封侯有漢之竇廣國衛青又有宋之李用和代
主身而誑敵有漢之紀信又有明之韓成不讀識書
有桓譚又有鄭興愛其文才而以女妻之有蕭穎士
之于柳淡又有姚合之于李頻竊書自行有何法盛
之于郝邵又有郭象之于向秀宋齊邱之于譚峭男
子乳生湏有漢之李善又有唐之元德秀水府傳書
有柳毅先有鄭容又有晉使者南燕邵敬伯民間生
子以長吏姓爲名有賈彪又有廉范任延宗慶麾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古

從主而自殺有田橫之五百人又有滅洪之男女六
千人諸葛誕之數百人撫琴而嘆人亡有王子猷之
于王子敬又有張季鷹之于顧彥先應舉不得志而
起兵有唐之黃巢又有宋之儂智高張元往西頸斷
無血有元之王伯顏又有明之霍恩以名句而受害
有薛道衡又有王胄劉希夷龍圖閣學士而政治明
察者有包拯又有包恢歷事幾朝自誇榮遇有馮道
又有王溥萬石君有石奮又有馮楊秦襲唐張文瓘
宋廖剛嚴延年母皆稱理冤天雨有于定國之于東
海孝婦又有孟嘗之于上虞孝婦坐處有膝踝跡有

向桐又有管寧長官祈雨積薪自焚而雨降者有戴
封又有諒輔爲人認物即推與之有沈麟士之屐又
有卓茂之馬劉寬劉虞之牛何隨曹節之豕王延朱
冲之牛犢見正人而妖避者有狄梁公之于武三思
妾又有于謙之于石亨妾芳華日生一葉有堯時之
黃莢又有文王時之朱艸禽獸忠于其主有唐明皇
之舞馬又有昭宗之猴供奉宋幼主之白鵬元順帝
之駕象有賦勝王閣渡水溺死之王勃先有賦靈光
殿渡湘溺死之王延壽有拔刀刺山飛泉湧出之李
廣利又有拜井而水泉奔出之耿恭有題橋之司馬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五

相如又有入關之郭丹有越王之金鑄范蠡又有晉
帝之圖畫宗少文

夫人城有晉朱序母又有明張銓妻鬼生子有盧充
婦又有胡馥婦沉淵而持屍以出者有曹娥之于父
又有叔先雄之于父黃帛之于夫女子復仇有緱玉
又有龐娥親謝小娥 本朝蘄州十二歲女李亨大
女爲后妃不肯從父之篡有漢平帝后王莽又有漢
獻帝后曹操周廢帝后楊堅吳讓皇子妃李昇

三傑有漢之張良蕭何韓信又有唐之宋璟張說源
乾曜四傑有唐之王楊盧駱又有宋之韓范富歐五

實有唐之竇叔向子常牟群庠輩又有宋之竇禹鈞
子儀儼侃偁僖

陳蕃下榻在豫章有徐穉在樂安又有周璆拒姚廣
孝者有姚之姊又有織屨之吳人王光菴

竇武之母產武及蛇劉毅妻產一兒一鼠白樂天生
時海島有院王平甫夢中靈芝有宮見緋衣者召作
玉樓記有唐李賀夢綠衣者召賦曉寒歌有宋蕭貫
劉聰死爲遮須國王裴休沒爲于闐國王石曼卿沒
爲芙蓉城主日食萬錢有何曾一食萬錢有任愷

七女浴池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六

職方乘云嘗有年少見美女七人脫彩衣岸側浴池
中年少戲藏其一諸女浴畢就衣化白鶴去獨失衣
女留隨至年少家爲夫婦後還其衣亦飛去西遊記
中七情迷本用此

性善本誠

宋陳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之善乃說
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所謂
善者以實理言成之者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
理去各成箇性余思賦予之善即天道之誠天道以

誠實賦人自成人性之善有性不善者非人欲之偽卽氣稟之偏總非天道之誠也天道瀾淪只是一箇誠人性冲融亦只是一箇誠只是一箇善孟子之道性善從繼善成性之善字來亦從中庸誠者自成也之誠字來

見風成石

湖廣山中多石膏初生似膏液漸凝如礬石人家往往多採之雍正中有人採石膏至一處見小穴中有人語自謂前亦採膏人偶遭山石崩墮塞其出處於中不記年歲朝夕食石膏之未凝者而生幸爲出我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七

採膏者異之聞之于官官使人驗之果然幕中有識者曰不可驟使見風恐其身僵成石以服石膏日久故也遂以粥飲于穴口漸進之一二十日後始出之外膚如朽腐後亦漸愈二程遺書曰南中有人採石石陷壁開石罅中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而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爲石幕中人亦博識矣

噶張互叅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科場事發督臣噶禮撫臣張伯行彼此互叅兩次遣大臣質審未決而撫臣張

伯行漸次淪落不堪矣忽然溫旨中出云朕御極天下五十餘年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正一文不取大小共知但才具畧短耳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戕削一半矣朕勿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爲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陳鵬年稍有教譽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陳鵬年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叅朕以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叅他手批不准噶禮曾將陳鵬年虎邱詩二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六

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碍凡作詩喜時則語多歡娛失意則詞多抑鬱如指摘一二語以害人皆不免奸狡之尤東坡爲人所說神宗曰彼自詠槍何預朕事古今一轍也噶禮張伯行互叅一案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不能審出及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正人之意使爲正人清官者無畏懼則人皆歡欣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隨即奉旨噶禮着革職張伯行着革職仍留任張伯行具本謝恩情詞悱惻江南

士民感激無地各捐年壽一歲添祝聖壽無疆齊集
暢春苑執香跪謝以申至意云

海水轉運

地以土爲肉以草木爲毛髮以山爲骨以洞竅爲脉
穴江海之水猶人身之血脉而凡泉之在山與在地
者皆海水轉運爲之猶人身之湧泉穴自湧泉上至
泥丸復自泥丸下至湧泉轉運不窮天道然也大海
汪洋無不容納然必有轉洩之處莊子所言尾閭列
子所言歸墟物類相感志所言沃焦山俱是海水轉
洩以轉運之處海水歸于尾閭尾閭復自地下暗轉
入于高山平地竅穴之間而爲泉曰有泉處即有龍
守之者如人身之竅穴處即有毛是也故曰海水之
爲泉猶人身湧泉之上泥丸也

歛硯

歛石硯出徽州歛縣龍尾爲佳有金星銀星等名其
最佳者在歛縣獄內井底水中其色有藍者金銀星
尤顯且潮潤異常比龍尾更勝今井中有三足蟾蜍
守之入者畏其毒不敢下取所以百年之內竟無聞
焉豈蟾蜍之護此石而待時以出耶抑石亦有時而
盡而蟾蜍爲之藏其拙耶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九

渾天儀

虞舜製璿璣玉衡誠非聖不能作也前乎此者伏羲
顓頊皆造立渾儀後有效而爲之者前漢則有洛下
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蔡邕渾天儀在吳則有王
蕃渾天儀劉耀渾天儀葛衡渾天儀在晉則有陸績
渾天儀在宋元嘉中則有錢樂渾天儀在梁則有陶
弘景渾天象在隋則有耿詢渾天儀唐貞觀則有李
淳風渾天儀在開元則有梁令瓚黃道遊儀在宋則
有張思訓渾儀在元祐則有蘇子容渾儀元順帝自
製渾天儀至正間吳漆工王氏嘗奉旨造渾天儀可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十

以摺疊便于收藏在明則有邢有都自製漆毬爲渾
天儀歐邏巴之西有渾天象其大如屋人入其中見
各重天之運動 本朝浙江姚某與其友意造渾天
球其旋轉運動與前人大畧相同其形制僅長二尺
許可以挈之遠行是知人心智巧歷代不乏也

刻漏異制

軒轅始造刻漏後漢書律歷志云孔壺爲漏浮箭爲
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漏之爲器古悉以
銅爲之以水均其晷刻之多少欽天監中相仍舊法
遠公弟子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製十二銅葉芙

蓉因波隨轉名蓮花漏近世有作玻璃漏以便海船之用其制以玻璃瓶兩枚一枚盛沙漏之兩口上下對合通一線以過沙沙過盡則顛倒之使在上而沙性遲重緩緩從中孔漏下漏畢則仍顛倒之旋轉不窮以定漏刻沙過盡爲一漏一晝一夜約二十四漏云元有燈漏沙漏未知同否又南北史耿珣作馬上刻漏詹希元造五輪沙漏有五輪以機運之宋學士濂有五輪沙漏銘

賢愚不齊

禮斗威儀云顓頊三子一爲疫鬼一爲瘡鬼韓昌黎書隱叢說卷之十二 主
有譴瘡鬼詩河東記曰馮六郎名夷即河伯乃軒轅天子之愛子也夫人家子孫衆多賢愚不齊各有所爲不能盡一猶匈奴之祖爲禹之庶子其後愈出愈遠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然則竈神與瘡鬼爲兄弟也

改火

古者鑽燧改火每逢一季必禁絕舊火以用新火所以季春出火見之于郊特性是禁火爲改火而設後世乃以屬之子推者非也意子推之亡適會是時而

人思之遂以爲名云如競渡始于勾踐習水報吳托之於戲後世且謂始于靈均耳

黃銀

金有五品黃金金也白金銀也赤金銅也青金錫也黑金鉄也又有一種黃銀世所罕見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山海經云臯塗山多黃銀泊宅編云其色與上金無異試之則正白唐太宗嘗賜黃銀帶于房玄齡時杜如晦已死又欲賜之乃曰鬼神畏黃銀易以金帶又賜黃銀印于虞世南價在黃金上能辟鬼世但知有黃金白銀何知有黃銀也青霞書隱叢說卷之十二 主
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庾信集山無藏于紫玉地不愛于黃銀

長鬚

古人長鬚者劉曜鬚長五尺崔琰鬚長四尺王育劉淵謝靈運關壯繆胡天淵張敬修皆長過膝異相也元時有歸附寨主鬚十餘莖以囊盛之舒則其長二丈明朱鷺長鬚等身近震澤縣吏王某者鬚長四尺有餘至足踝而止噫亦異矣然相法曰鬚長過髮名爲倒掛必主兵厄故美髯往往不得善終焉

月華

秋月有華不能數見幼時八月十九日夜二更後天空雲淨皓月在東忽見極細魚鱗白雲冉冉捧月漸變爲五彩重暈相間月色分外明著不逾時而散焉或曰此乃月繡非月華也史之所謂月重輪者是耶非耶

龍王與珠

大志經曰大意初入海中至白銀城次至黃金城次至水精城次至琉璃城龍王各與明月珠西遊大畧本此

科頭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重

唐人詩往往用科頭字人但知爲露頂之象而未盡其義東夷傳曰馬韓人大率魁頭露紒註云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

闌干

闌干有五義一爲屋飾沉香亭北倚闌干是也一爲橫斜貌南斗闌干北斗橫是也一爲涕泗交橫之意玉容寂寞淚闌干是也又曰闌干眼眶也又唐書稱陀洹俗喜樓居謂爲闌干

浣腸

拾遺記北有浣腸之國從口中引腸出而浣濯之更

通易其五臟浣畢嘯傲而飛焉西遊記虎力事用此

五指

涅槃經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舒五指遂爲五獅子醉象惶懼而退西遊記五行山事本此

蓮花峰

華山記曰王立仲登蓮花峰頂見有池齒莖盛開服之可以羽化廣十里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傳記載蘇州華山上蓮花峰亦云然者襲老子枕中記之誤華山地狹氣薄豈能如華嶽之爲神仙宅乎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重

金根車

韓愈子昶讀史金根車誤改作金銀車人知其誤而亦不知其由來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林則山出根車註根車應載養萬物也又曰金車王者行仁德則出董巴輿服志曰商瑞山車金根之色商人以爲大輅于是秦始皇作金根之車漢儀天子法駕曰金根車南史齊志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黃如金也不知其由來其不誤讀而誤改者幾希矣

峨嵋精

有人持貨一水晶牛中有黑毫如髮者數莖挺然矗

列望之明朗可數宛如牛背領間毫也云名為髮晶事物紺珠云峨嵋精出峨嵋山石中有絲黑毫如眉所謂髮晶即我媚精也

播聯

近世婚娶女家以絹幡掛于男家祠堂內曰上幡每書一聯云長命富貴金玉滿堂不知其所自起錢譜李唐鑄撒帳錢其文有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是播聯之所本也而金玉滿堂本出老子

八劍

拾遺記句踐採昆吾金鑄八劍一名攄日二名斷水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五

三名轉魄四名懸翦五名驚鯢六名滅魂七名却邪八名真剛西遊封神演義等大略本此

吸火瓶

北胸國獻吸火水晶瓶縱烈火野外攜瓶口向之頃刻間數頃之火皆吸入瓶中瓶亦不熱亦無餘烟西遊記金角銀角葫蘆淨瓶事本此

抱螺酥

漢時八珍猩唇豹胎之外有酥酪蟬者注云以羊脂爲之即今之抱螺酥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二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三

吳江袁棟漫恬著

同居

古來三世同居者漢樊重蔡邕晉卽方貴唐崔儋四世同居者隋劉君良唐高安崔鄴宋縲鄧文瑞呂元膺宋彭程張仁過王子上瞿肅花德初五世同居者陰幼述褚彥逢張巨源劉芳瞿景鴻陳侶顧訓晉桑虞范安祖戴元益王履謙南唐江州陳氏宋童升樊可行元守全段德明陳冲六世同居者宋洪文撫張文裕王覺曹遵楊榮李居正張可象張珪崔諒明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一

江楊氏潞安仇氏七世同居者郭雋趙友俞舉慶李幾夏世賢李罕澄贛縣王氏八世同居者宋高珪朱仁貴趙祚劉懷邢濟許祚方綱趙廣鄭彥圭俞雋元張潤九世同居者唐張公藝宋鄭綺十世同居者唐姚棲雲南唐陳褒宋董孝章劉承詔李光襲田祚惠從順孫浦常元紹黃美十一世同居者阮鍾雋花綱十二世同居者宋李庭芝十三世同居者河中姚氏宋陳昉十四世同居者陳芳十五世同居者宋李琳十八世同居者唐陳克十九世同居者裴承詢三從同居者牛敬則百口共爨者魏揚播七百口同爨者

江州陳氏累世同居者胡仲堯陸象山七百口聚居累數十百年者宋李宗祐劉閏汪政李耕在明有浦江鄭氏十世同居千餘口同爨旌爲義門 本朝桐城錢雲鳳七世同居百口合爨題請建坊旌表又西安府韓文星同居十二世華陰縣李睿八世同居武功縣李倬同州劉運淳七世同居

堅凝化石

天地間物化所在有之而凡物之化石者更累累不絕以土氣堅凝即爲石耳如象化石牛化石羊化石虎化石馬化石猪化石鷄化石鴨化石魚化石蟹化石蛇化石蠶化石松化石半株尚爲松東陽松多化石壺山栢木半化石新安王喬洞木化石又洞石皆土所成望夫石五婦山明山人化石以至砥柱石中之鉄鏹夏侯孜堅石中得金釵半股潯陽石中得王逸少書頭眩方碑版觀音石中函魚骨一具首尾皆全凡此皆埋沒既久土或變石如琥珀內蚊蠅水晶內桃杏耳夫物之親土者朽敗則化爲土堅凝則化爲石理固然也至于漢陽山民破石而得白龜王文東破石而得金蠶杜綰破石而得活魚崔元亮破石而得飛鳥則又所不解者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二

鉄樹

今人謂事之難成者則曰須鉄樹開花七脩類纂云鉄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每遇丁卯年則開花一開累月不凋或曰甲子年余戲曰天上蟠桃三千歲一結實人間鉄樹六十年一開花也有云鉄樹喜食鉄歲以鉄屑如泥土壅其根又以鉄釘釘之乃如他木得水灌溉然皇華紀聞云鉄樹如棕櫚幹甚奇古又云六十花甲子以鉄樹開花而名閩小紀云閩中多鳳尾蕉植之可避火災蕉性宜鉄種者每埋鉄其下又云蕉影照日中梗虛空若無梗然中山傳信錄云琉球國十月鉄樹有花又云鉄樹即鳳尾蕉四時不凋處處植之

引端竟緒

凡事必有引其端者人事方興寅郊而鷄鳴已肇其端黃河競言龍門其源發于星宿海江水但知岷山其源在松潘北蠻境中地名白馬路尚遠岷山五百里廢井田人知秦皇實始于管仲之作內政河決人知瓠子實始于移河爲畛在齊呂亦管仲之爲也牛耕競言漢趙過教民而叔均牛耕實始之伯牛名耕見于名字騎戰競言趙武靈胡服騎射而詩左氏已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有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左氏傳曰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詞賦競推離騷而荀子五賦開其端刻書印板盛于宋代而唐時及五代馮道等故其端作紙稱乎蔡倫而赫蹏小紙已見于前漢造筆起于蒙恬而史載筆之文已見于曲禮四書定于宋儒而大中論孟漢唐早已單行韓文起八代之衰而前已有元結杜詩爲詩大家而前已有陳子昂朱文公爲理學之宗而前已有周程明代以制義取士而經義始于荆公場規創自元室飛伏世應著于京房易傳而鬼谷啟之長城築于始皇而燕趙魏三國先之蜀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四

漢正統定于朱子綱目而習鑿齒晉漢春秋早已論定五胡紛于晉室而陸渾長狄兆于春秋木棉盛行元代而白氎已見高昌烟草盛于本朝而入中國已在明萬歷中眼鏡近時無人不用而穀豔早著于方洲雜言可見凡事必有引其端者而後竟其緒也

托生爲猪辨

相傳蘇州王某者生爲富翁死後托生爲猪于近處人家托夢于其妻子爲憐而贖之豢于家世人皆以爲輪迴之報古來雜說往往有此等事余以爲大不然釋氏輪迴之說原爲下乘人說法以悚懼爲惡者

耳非真有是事也如果有是事何人生多昧前因而不明示以某人托生爲某人某人托生爲某物如王法斬絞徒流昭著世間乎千人萬人之中間有一二人因夢境而生疑因生疑而認真遂哄傳爲果報之彰彰不亦惑乎夫夢境甚難憑矣有未爲此事而先形之于夢寐至期毫髮不爽者偶然先幾之露也有欲爲此事而即形之乎夢寐如其意中之所欲得者積想所致也有夢吉而反凶夢凶而爲吉者盈虛消息之道也有夢吉而不吉夢凶而不凶者無謂之遊思也有實見是境而明日果有此境却無關重輕者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五

猶寤時之閒情也有實見是人實聞此語而明日果有是人果有此語而其中情節不甚相符者終屬恍恍無憑之境也偶記舊事云有丈夫出外良久忽見夢于其妻曰余已死于某處今歸告汝某處門板上有一金釵一股汝可取之其妻不曉門板上有釵也詰旦捫之果得釵焉遂發喪制服不久其夫乃歸焉又王諸先娶陳氏後娶崔氏家綿中欲遷于江陵王先同崔舅詣江陵治室囑其二妻浮江後至一日王忽夢陳氏披跣泣曰兒爲崔氏推墮三峽水中矣其舅之夢正同各相驚愕明夜二人又復夢如前因驚疑

不定曰且俟其來不久崔至而陳氏果墮三峽水中矣王與舅深信不疑謂崔之暴百計詬詈崔無以自明忿鬱而死後王客遊他處忽見有婦宛似陳氏因細詢姓氏及言前之墮水見夢本末陳曰寃哉某自失足跌墮水中何關崔氏死後二日某救甦遂爲其妻故得相見耳觀此二事金釵之得三峽之墮何嘗不逼真然金釵得而其夫不死三峽墮而崔氏未推則夢境果可憑耶古來記諸托生爲猪爲牛之事往往以夢境爲憑王氏亦憑夢境而遂可謂毫髮不爽乎在爲妻子者不可謂有是夢無是事而忽然置之書隱叢說

秋風蓴菜

太湖最饒蓴菜吳江人往往于三四月間採食湖濱山居者每于秋間採食之蓴更肥而大曰春間不足食也季鷹秋風之思正謂此耳

性情苛急

人之性情不一有寬而緩者有苛而急者而其人之戚屬與使令輩無不各如其人之性情而至以氣機有以感之氣類有以聚之也間有不然則亦如諸侯之分封各自成爲風教而已矣人之性大畧急者多而緩者少苛者多而寬者少然急則猶可不過一時之難忍事後猶可挽回苛則斷斷不可在自已觸目皆非在他人置身無地人人以爲可恕而彼則必窮其弊究之此弊亦人人易犯者也發人之私挾人之隱亦何苦爲此觸目皆非之人哉故曰苛則斷斷不可也然而吾見苛者受苛之爲累于戚屬使令輩者書隱叢說

土中生珠

余鄉同里鎮之西偏有古塚在野田間相傳是財賦司審昌言墓上爲平土春月遊人往往登臨盤辟其間謂之團圓山乾隆九年土中悉生細珠如芥子大有光但不甚堅闌然傳述接踵而至隨手拾取無不各厭所欲而去或云名爲艸珠

聖賢冢派

孔子之後因高宗南渡冢房遷至浙中衢州府後封衍聖公曲阜讓衢州衢州不受曲阜襲封宋朱文公

祖籍徽州府之婺源其父松歷官閩土遂家焉文公長子塾之後世居建安次子塾之後至元中詔回祖籍故有徽閩二派一聖一賢家房嫡派俱在閩浙豈天道之南耶

解鳥獸語

鳥獸之語不與人通然古來往往有解之者未知何術解馬語者陽翁偉李南解牛語者介葛盧詹何解鳥語者公冶長侯瑾魏尚秦仲鮑宣管輅孫守榮成武丁張子信楊宣元廷堅賈昌麥宗解鳥獸語者漢公昉唐僧隆多羅白龜年沈僧照安清解蟻言者太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八

原王氏解蛇語者遼神速姑和菟有解鳥語經一卷記其事並不言其術也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未見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其信然耶昔人云洪荒之世鳥獸之語與人通後因人心機巧百出鳥獸遠避與人日遠故言語不通耳其信然耶周禮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則古當有其術矣

物名

席上腐談所云罌姑真珠船所云顧姑輟耕錄所云罌罌聶碧窓所云固姑實一物也即今女人所帶之

挽頭也一名盤圈以鉄絲爲之者古人之幘以布絹爲之今之網巾是其遺意非即今之網巾也窮袴即今之縵襠袴犢鼻褌即今之牛頭褌彈絃跣躡音帖躡與履同謂小履之無跟者跣謂輕躡之也即今之涼月所曳拖鞋是也鞞鞋亦是拖鞋屨吳王宮中有響屨廊屨之而行則有聲梁詩畫屨重高牆即今之高底鞋也重臺屨亦高底鞋襪足衣今之膝褲男子之襪亦稱膝褲秦檜死高宗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七首矣便面卽障面類扇非扇也訶子即今之抹胸也襌襖即蓑衣也湯餅即今之湯麵也不托卽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九

今之麵八刀也不托亦名湯餅餠餠俱不托又名蝴蝶麵不借草屨也不落酒杯也不律筆也軍持淨瓶也藜床杖也桃笙簟也阿錫布也藻井天花板也略約橫木橋也艇板透板俱跳板也扶老藤名可爲杖沅黃綠色也橐籥冶鑄之皮袋也參差洞蕭也罌罌照屏也信幡令箭也

鹿馬虎狗

爾雅翼云荆楚之地鹿似馬當解角時望之與馬無異土人呼爲馬鹿意趙高指鹿爲馬是此種鹿也爾雅犬子曰狗虎子熊子皆曰狗則畫虎類狗亦未甚

懸殊也又淫魚頭與身相半出于江中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鼓瑟而游魚出聽者乃淫魚也豈足怪乎

務本務末

農桑興天地自然之利使兩間流行之數日有增益與天下共之者故曰務本商賈博轉運什一之利與世間流行之數無所增益乃一已私之者故曰務末聖王重務本故漢制孝弟與力田同科帶經而鋤讀必兼耕也今世置買田地賃租鄉人均分其利上輸官課中謀家室下逮農夫尚有力田遺意至于商賈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十

前世不重漢高令商賈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乃重本抑末之意降及後世但見商人之貴而農人之賤也農人二鬴不給而商人且食前方丈矣農人袒褐不完而商人且裘馬翩翩矣農人控訴無門而商人乃穀勢赫奕矣不亦哀哉

退步收成

才高者難于退步志廣者難于收成故能箕退步者方可進步能算收成者方可下種才高則但知進步而已矣志廣則但知下種而已矣是以君子貴務本之學也

材能殊絕

劉穆之五官並用劉邕三事並舉張巡一目十行劉炫一手畫方一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張祿張藻雙管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枝絳樹一聲能歌兩曲黃華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凡此皆材之殊絕者

混堂

浴堂人家有之而僧寺尤廣市井中往往為此以圖利名曰混堂外有列櫃每人上下冠裳藏于各櫃而室中人居一道實共室也隔牆爇薪火近處有鍋名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士

曰焦池其湯更熱室中四面無光但炷微燈熱氣氤氲迷不知處雖隆冬不寒也貧困者難以禦寒有宿于浴室中以為苟且一時之計者則知混字有二義一為混然元氣一為混然雜處也

七步著名

柳公權三少之才史育五步之才曹植七步之才彭城王勰十步之才竟陵王子良擊銅鉢作詩響絕而詩成溫庭筠手八叉而詩成八句古來奇才不之而獨以七步著名亦有幸有不幸耳猶夫看煞之衛玠何獨不如安仁而安仁獨以潘安著名也

活字板

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蘇特工其江寧本多不甚工世有用活字板者宋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設一格于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則攪和之復配他頁大畧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余家有活板蘇斜川集十卷唯字跡大小不能畫一耳近日邸報往往用活板配印以便屢印屢換乃出于不得已即有訛謬可以情恕也

倉儲利弊

乾隆八年五月少詹李清植陳倉儲利弊疏畧云自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漢以來唯常平倉及義倉社倉之法爲最著案常平本法必穀賤傷農然後量增其價而糴之非傷農不糴也所糴又不爲限額唯至價平而止必穀貴傷民然後量減其價以糴之非傷民不糴也所糴亦不爲限額務致價平而止下以利民上亦不虧官此常平所由名也今之常平頗與本法異其糴也不問市價之上下唯以滿額爲主苟額未滿雖貴猶糴也至其糴也州縣必先詳請經上司核定糴價勒限糴額而後行之故常平之糴常不足以抑市價而使之平也臣謂常平之行似宜修復本法假如該處穀價每石

以六錢爲平幸遇豐熟石止四錢准州縣官以四錢有半糴之若市價漸長則糴價與之俱長每石六錢即止不糴倘遇歉薄石止八錢准州縣官以七錢有半糴之俟市價漸落則糴價與之俱落亦至每石六錢即止不糴則民實受惠保之福矣至於社倉宋儒胡寅論義倉之弊曰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之人耳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十里以就升合之廩哉今之社倉弊與此同況當其勸諭時不肖官吏或有勒派需索之弊則小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民未見其利先受其累矣此疏可謂痛陳時弊切中人心者矣

天人各半

博戲之具若彈棋樗蒲博塞格五等今已不傳矣所傳者圍棋象棋與雙陸耳圍棋象棋一團人力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者也唯雙陸則天人各半巧于行

者投瓊一不利遂爲挫折拙于行者投瓊苟一利遂爾直上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而骨牌之得失差近之房千里骰子選格序曰今人升沉進退不係乎賢不肖其幸不幸偶不偶猶是也

黑水

禹貢黑水入于南海凡水自西而東唯黑水自北而南黑水源出吐蕃流爲瀾滄江諸葛亮五月渡瀘瀘水在滇蜀之間名金沙江即古之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朱家民鉄橋志橋下盤江亦即是此水乃瀾滄金沙之分派也或曰此乃梁州之黑水非雍州之黑水也

曹全碑

曹全碑在漢隸中最爲完好明萬歷時出于郃陽碑尾但署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不著書人姓名今摹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古

漢隸者盛行此碑以其完好易摹且筆勢飄逸也今碑中間已有斷紋字景完三字字字之點及完字之勾俱不全景字亦模糊已不及幼時所見之全本矣

樂調

道書云鈞天樂部萬種其流人間者琴耳樂調亦萬種其流人間者思一六犯工尺六字耳思今作四一今作乙犯今作凡又宋朝詞話有五凡公赤上等語公赤今作工尺

有數存焉

凡事莫不有數存焉無論生死禍福貴賤窮通非人

所能強爲即小而日用飲食酬酢纖悉之間亦有一定不可移者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者是也事不論大小凡人起此念處即是數無此念而身忽受之者亦是數有起念游移而一決之後禍福于此判者是數有起念同情而轉念之後禍福因之移者亦是數所以天下有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得者有望之而不至不望而自至者總莫逃乎數也有萬難措置之事前路茫茫無可用力忽于其中生出波節極可安頓前後緩急若脗合者有極易光潔之事嘻嘻自若不必營心忽于其間生出枝葉糾纏無已左支右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五

詘甚難了者莫非有數存焉也故人于利名之際終日營營而無已者不亦惑哉韓子曰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亦命也知其無益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想此輩營營亦在數中耳然而理有可知而數則不可知理有可必而數則不可必故聖人論理不論數也

甲子鄉試

乾隆甲子科順天鄉試特嚴懷挾之弊頭場搜出夾帶二十一人二場搜出夾帶亦二十一人因定例中式者俱于榜後覆試于填寫親供時該撫會同學政出四書開冷題當面覆試畢即將原卷與中式卷一

并解部磨勘如有文理荒謬及不能完卷者即行舉出另行奏聞又議裁減鄉試中額之數直省解額除零數不計外于十分中酌減一分順天額中二百五十四名內滿洲蒙古額中三十名酌減三名漢軍額中十三名酌減一名總加五經中額二名不減南監額中三十九名北監額中三十九名各酌減三名中監每十五卷取中一名今酌改二十卷取中一名共加五經中額四名不減直隸貝字號額中一百零八名酌減九名內奉天夾字號額中四名宣化旦字號額中四名長蘆等處鹵字號額中一名不減江南上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夫

江額中五十名酌減五名下江額中七十六名酌減七名浙江額中一百零四名酌減十名江西額中一百零四名酌減十名湖廣湖南額中四十九名酌減四名湖北額中五十三名酌減五名福建額中九十四名酌減九名內臺字號額中二名不減山東額中七十六名酌減七名內四氏學三名不減河南額中七十八名酌減七名山西額中六十六名酌減六名廣東額中七十九名酌減七名內商籍一名不減四川額中六十六名酌減六名陝西額中六十七名酌減六名內甘肅聿字號額中二名寧夏丁字號額中

二名榆林等七處木字號額中一名不減廣西額中五十名酌減五名貴州額中四十四名酌減四名雲南額中五十九名酌減五名以丁卯科爲始會試以二月寒冷難以搜檢改爲三月著爲定例

卜將軍廟

崑山縣城西偏有唐卜將軍廟廟中有明萬曆中碑記云將軍名珍字文超西河人節制鹿城唐末與二子禦賊有功死葬于此明末倭寇崑城官軍禦倭將軍陰助之倭大敗而去城賴以全鄉人德之爲請于朝立祠編入祀典馬兩廊繪將軍禦倭狀如生廟後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七

墓址尚在辟邪石馬蹄然也廟中享獻不絕籤甚靈祈者無虛日而文宗按臨考試時尤盛庭壁中又有陷石乃宋紹聖中所立已有請于朝以立廟之語則將軍之祠又不自明時始矣

樟柳神

邪術有樟柳神者以樟木柳木刻作小人形以人家聰慧小兒生年月日書符咒之則所咒之兒死其魂附于木人呼之則應不敢遠離乃繫之于身至人家內問未來事則潛遣木兒報之他人不聞也人信以爲神因之獲利然所知者不過幾日之內數里之間

不能遠及也與輟耕錄中所載王萬里呪使耿頑童
周月惜鬼魂事同

人元

星命家有天元地元人元之目天元天干也地元地
支也人元乃天干之藏于地支中者曰子宮單癸水
丑癸巳辛同寅中兼丙甲卯宮乙獨逢辰藏乙戊癸
巳庚丙戊從午宮丁與巳未乙巳丁宗申戊庚壬位
酉宮辛獨隆戌辛及丁戊亥藏壬甲蹤似乎恭差不
齊其中却有一定道理不過長生日祿墓庫寄宮_{中用}
_之四者而已如甲之于亥丙之于寅庚之于巳壬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六

之于申皆長生也甲之于寅乙之于卯丙戊之于巳
丁巳之于午庚之于申辛之于酉壬之于亥癸之于
子皆日祿也辛之于丑癸之于辰乙之于未丁之于
戌皆日墓也甲之于寅_{見重}乙之于辰_{見重}丙戊之于巳_{見重}
丁巳之于未_{見重}庚之于申_{見重}辛之于戌_{見重}壬之于亥_{見重}癸
之于丑皆寄宮也巳之于丑戊之于辰于戌是土旺
四季故各以陰陽類從耳唯戊之于申因中央戊巳
土在夏秋之交聯絡生氣故以陽土從申也

高俅出身

揮塵後錄載高俅出身與端王蹴踘事水滸傳用之

乘轎

唐初貴賤通用鞍馬雖宰相亦然元和後丞相乃乘
肩輿然止于丞相耳宋初百官入朝並乘馬渡江後
方乘轎政和間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暖轎武臣綠
邊安撫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轎明洪武永樂間大臣
無乘轎者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乘轎始于
宣德成化間文職三品以上得乘四品以下乘馬漢
有安車即步輦今之四轎八轎類是也今則下至佐
雜無不乘轎矣武職亦然 本朝雍正中定制武職
非二品以上者不得乘轎止乘馬欲其諳練戎行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九

安靜不擾

自是以後有職官而乘馬者矣前此唯僕隸胥役也
大臣當有大臣之體大畧以安靜不擾民為主與其
變更事宜求以利民而反以病民毋寧委蛇從俗尚
可相安也有寔心為民舉動未能盡善而民隱受其
弊者比比皆是宋之王安石可鑒也今有平糶禁米
開河社倉諸政非不甚善然而未受其利先蒙其害
當事者必熟籌乎此也乾隆中御史李慎脩錢貴病
民疏畧云康熙三十八九年間有銀一兩換錢六百
有奇錢可謂極貴而諸物轉覺其賤民未嘗以為不

便至康熙四十二年間每銀一兩可換至一千一百文錢可謂極賤而諸物之貴較前不啻倍之民亦未嘗受其利也臣以商賈貿易其本利專以銀合算錢賤則物價必昂不昂則于本有虧貴則物價必賤不賤則積而不售此理勢之必然一定而不易者夫事之便者雖嚴法不能禁俗之成者雖聖人不能更不如槩行仍舊將所議之款一切盡與蠲除貴賤聽其自然銀錢任其便用不必另設科條亦不必張文曉諭此疏可謂敷切詳明犁然有當于人心矣從來錢價與米價民間自有行情不可官爲制之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火浣布

火浣布有幾種有火鼠毛所成有火鷄毛所成有火光獸毛所成有火樹皮所成有火浣草所成皆可入火不燃又西域際布里島火浣布煉石而成又膠州有不灰木燒之成炭而不灰其葉如蒲艸束以爲燎謂之萬年火把又蜀建昌有石絨出石隙亦名火浣布又武當山有石皮入火不然亦火浣布之類

異產

人之異產夜郎廩君而外徐偃王卯生高麗之先朱蒙卯生非子爲馬卯所生宋元嘉中寶誌公現于古

木鷹巢中手類鳥爪王梵志生林禽樹瘻中唐陸鴻漸江流鳥卵所出陳義大卵所出宋楊大年生時卵形剖之紫毛被體廣州官庫有異卵一枚大踰斗云部民陳鸞鳳之胞明胡總戎某生時在肉毬內剥去數十層乃見唐先天中牛左腋有一人手長尺餘真寧縣羊胸前有人手井陘民家牛生犢人首武強民家羴生子如嬰兒手足豕蹄或云交感而成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豬毛及猪皮又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朱子云只是稟得猪氣漢竇武生時與蛇同產明慶雲民婦產女兼產一蛇烏程士人妻產一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蛇宋時海州魚戶婦產鯉魚十四頭元江陰民猪產十四兒內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明李願妻生一驚手足則人長洲縣呂氏雞產一人總之氣類偶偏畜雜人形人雜畜形有不可致詰者母相驚怪致疑于釋氏輪迴之說也

小物

周書王會解北戎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粵東洋船攜一小鶴高三寸長二寸許素羽丹頂喙頸皆綠與鶴無異貯以匣匣中置玉盤盪

中貯清水水中浸珍珠二枚鶴立盤中竟日不食時
含珠于喙旋吐于水開匣則振羽引吭而鳴聲極清
越粵西山中產小猴如墨色僅長二寸許嶺南有石
猴小如拳性甚馴置几案間能爲人磨墨可於筆筒
中睡名栗子猿杜詩有從人覓小猢猻題交趾道士
養一鷄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即睡覺又有龜狀如
錢置盒中唐永寧王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高昌國獻
狗高六寸長尺名拂菻狗荷蘭小牛白質黑文項領
間有肉峰如橐駝又有小鹿長二寸許雙角斲然不
知其出處辰州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昇平盛事

康熙壬戌賜宴乾清宮賦昇平嘉宴倣栢梁體詩
御製首倡云麗日和風被萬方和者自內閣大學士
以下凡若干人爲手製詩序刻石養心殿乾隆甲子
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以唐張說東
壁圖書府五律爲韻 御製東音二首諸大臣各分
一字賦詩又因人多韻少不足以供又用栢梁體聯

詩 御製首倡云重開甲子文治昌和者自大學士
以至庶吉士共一百六十五人誠昇平之盛事云

蕭翼計賺不足信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蹟唯樂毅論乃右軍
親筆鑄之于石遂爲昭陵殉葬後溫韜盜發其石已
碎用鉄束之皇祐中在高安世家李君實云世以爲
蘭亭入昭陵正坐此帖之誤蘭亭開皇中已爲秘寶
江都隨行久付烈焰蕭翼計賺之說傳奇幻語烏足
信也南部新書又爲歐陽詢詎求非蕭翼也

經禮補逸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洪武中祁門汪克寬著經禮補逸九卷本朱子經傳
通解之意別爲義例以吉凶軍賓嘉爲綱條目甚晰
集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
漢儒紀錄凡有合于禮者各著其目列爲五禮其自
序大畧如此 本朝崑山徐健菴 乾學著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經史子集無一不備條例綱目燦然分
明可謂全書矣但專言喪禮而其餘四禮有志未成
爲可惜也

錢背文

唐武宗會昌中令鑄錢所各加本郡州號一字名爲

背文宋明無背文凡無背文者今謂之光背錢 本朝背文則書一字于右曰寧蘇浙福昌東河廣雲桂陝同南江臨宣原薊漳書清字于左漢以右爲尚滿以左爲尚也其寶錢局則書二清字各一邊雍正中不書漢字但書清文二字曰某錢如寶泉之例云其實錢以有字處爲陰是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爲陰鏡背亦有款識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爲背耳

卷軸葉子

歸田錄云唐人藏書作卷軸後有葉子似今策子凡文字有脩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筆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五
叢云凡書唐以前皆爲卷軸蓋今所謂一卷即古之一軸據此則今之畫幅作手卷者是唐人卷軸遺製作冊頁者是唐人葉子遺製手卷不如冊頁之便冊頁又不如今日裝釘之便也

渾脫取義

草木子云北人殺小羊自脊上開一孔遂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捺軟用以盛乳酪酒湏謂之渾脫元時生剥罪人身皮曰渾脫庶物異名疏云宗晉卿舞渾脫公孫大娘渾脫舞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毡帽皆喻其柔軟若無骨耳以知脫之音駝或讀

本音尚可游移而渾脫之爲舞則無庸置議也誤讀杜序爲渾脫流離者謬甚而取其語以爲贊美之辭其義亦未爲大悖也

本相畢露

四分律文中曰諸龍初生時睡時嗔時行欲時不能變形餘時皆能變形余讀之而慨然也聖人以懲忿窒慾爲功佛家以除貪嗔痴爲要龍猶如此于人何獨不然平時不能懲忿室欲假作惺惺瞞人面目到得嗔時欲時自然本相畢露俗語所謂現形是也吁至是豈能變形哉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五

轉變操持

智者可與圖事愚者亦可以成事凡事須有轉變又須操持智者善能轉變故與之圖事不至膠執不通謂之叅活句愚者但能操持故與之共事亦不至沒頭沒腦謂之讀死書叅活句者固妙讀死書者尚可唯有一種不知不愚每逢事故閃閃爍爍自以爲智之轉變而無如其不當轉變而先自轉變焉并不能如愚者之操持矣烏能成事乎故曰其愚不可及也聖人有爲言之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三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四

吳江袁棟漫恬著

地氣不同

前明時人參產上黨者佳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今人參產遼東東北者最貴重有私販入關罪至大辟不顧也余幼時見遼參四五分重者價五六換不等後漸加至十換外今則三十餘換矣至于上黨參一斤不過值銀二兩外耳全無功用矣豈古今地氣之不同耶抑物亦隨王氣而鍾耶又雲南姚安府亦產人參其形區而圓謂之珠兒參云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用字平仄

詩中平仄有可通用者韓昌黎宇宙隘而妨訪新葦足嘲評病稱多量少鑒裁去密孟浩然不及日暮獨悲子^上元微之微俸封^奉魚租三省詎行怪^垂洞照失明鑒^平高屋無人風張^漲幕苦思正旦^丹酬白雪仁風扇^平道路李義山九枝燈繁^景夜珠圓簾冰去將飄枕琉璃冰^去酒缸碧玉冰^去寒漿包估曉漱瓊膏冰去齒寒陸魯望湘蕤料^平淨食徐鉉但^平知盡意看陸龜蒙任渠但^平取樂昌黎婦懦咨料^平揀爲逢桃樹相料^平理杜少陵恰似春風相^瑟欺得劉夢

得停杯處分去不須吹居易處分去貧家殘活計王建每日臨行空挑上戰羅虬不應琴裏挑上^文君段成式玳牛獨駕長上檐車韓偓應被品流呼差^去人白樂天四十着緋軍司^去馬紅欄三百九十^謙橋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瑟離燕姬酌蒲^李桃金屑琵琶槽

正氣長存

留青日札云所傳方正學之父葵祖殺蛇遂以赤族爲蛇報此好事之誣耳假佛氏之妄談以惑衆愚民也夫蛇天地間之毒物殺之何害身苟全矣名苟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二

矣死而無愧于天上地下何樂如之致憂于族之赤不赤哉夫不忠不孝而赤族是可耻也忠矣孝矣而族亦焉是可榮也宋庠登科乃以爲救蟻之報是可謂螻蟻狀元矣非佛氏不敢殺生之論乎云^云夫無故不殺仁者之居心見惡則除君子之正氣救蟻未必非仁者之居心而即以爲狀元之報妄矣殺蛇亦足見君子之正氣而即以爲赤族之報謬矣赤族之事自是成祖苛政于方何與正學之舉自是乾坤正氣于死何涉故方正學之死正氣長存謂之曰雖死猶生可也謂之曰不死可也即如司馬溫公無子嗣

子早卒終于無後而今之稱頌者不絕又何賴乎子
姓之繩繩耶權奸諂佞之子孫非不榮其貌而脩其
禮而祖若父有報顏于几筵間者矣京下子孫慚其
先人所為多自詭為君謨後嚴嵩子孫中式者竟不
列其高祖名爵則不赤之赤也反是而觀則方氏之
祖先孰不榮之耶誰無子孫誰無享祀沒世不稱又
誰能指而數之耶則方氏之赤族為無忝矣反以為
蛇之報者何歟後之楊繼盛周順昌輩惟識得此意
故能視死如生耳豈以區區之禍福為榮辱哉

印文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三

漢唐宋衙署印文多是小篆明皆九疊篆世謂之九
曲篆唯總兵則柳葉篆歷日印文七疊御史印文八
疊凡印字取成雙其不及雙者足以之字其印形皆
方大小有差雜職衙門形稍長不方謂之條記本
朝則用半滿半漢文漢文仍九疊總兵仍用柳葉篆
欽差督撫及學臣等俱長印不方唯布政司及府州
縣官用方印謂之正印官佐雜亦用長印并有無滿
文者直用楷書著姓名于上謂之條記云乾隆中俱
易小篆其半俱易清篆清篆新制者也

荒唐之說

荒唐之說不可盡信釋典道藏率多寓言稗官小說
更取新奇如太平廣記所集諸書之奇軼事都屬荒
唐謬悠以為消暑閒談可矣以為口實則妄也近世
名人喜人傳述著而成書以新耳目如東坡強人說
鬼者然妄聽之而惑其志則妄言者不有罪乎大抵
新奇之事得之於好事之造作者十之七得之于傳
述之舛訛者十之三雖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間有一
二怪異亦屬反常之道筆之于書使拘守曲士見而
知之乃鑄鼎象物不達不若之意至于搜索誇張以
示奇亦何貴此諄諄告語取一時之紙貴而已哉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四

偕隱

明吳郡范長白允臨博覽能詩善書隱于天平山其
夫人徐小淑亦能詩時趙允夫宦光吟咏著述隱于
寒山亦有才婦曰陸卿子居相近時相唱和徐有絳
緯吟陸有玄芝考槃二集俱為時傳誦同志偕隱才
媛蟬聯誠隱居之樂事云趙子靈均婦文端容善畫
夫婦風韻尤能世其家云

徐庶

錢牧齋作彭幼朔傳云近有人入青城山見老人跨
白虎曰我三國徐庶也又成都費經虞詩云傳聞徐

元直尚在南山雲又述異記曰康熙中廣東五指山有人白日上昇謂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又明崇禎時杭州孫某于蘇州閶門遇徐庶夫一徐庶也或云在終南或云在青城或云在廣中或云在蘓州紛紛傳述不一而足豈徐庶果未死耶抑徐庶亦遍歷名勝耶考三國志註魏略曰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夫墓猶可虛也而明言病卒諒無隱遜之舉矣未知何故三國之元直一旦至今忽然處處相逢也

物能爲火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五

天地間火是五行之一隨處有之能爲火光者亦不少文選海賦陰火潛然拾遺記西海浮玉山穴水其色如火波濤灌蕩其光不滅又滇中洪冶山巔有火池陰雨則熾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又小西洋一處入夜海水通明如火持器汲起滿器俱火光則水能爲火也唐夫餘國貢火玉光照數十步是玉能爲火也腐艸爲螢有光宵行虫亦有光有人恒行遠視樹上有火光如燈大疑而逼視則光漸小乃宵行虫附木上也過而遠望則光仍大焉則虫能爲火也人血及馬牛血皆爲燐則血能爲火也常良山有螢火芝

大如豆夜視有光又明莖草夜如金燈又夜明苔照耀滿室又黃山有放光木塞外有夜光木則草木能爲火也以至螳螂骨脚暗中能爲火魚鱗積地有火光積蓋有火光窓榻蝟殼入淺土內亦能爲火朽葉能爲火昔有人在寺中夜見有光明飛入佛殿以手掬之乃一朽葉耳腐竹根亦能爲火有人野中見火疑而取之乃腐竹根一枚異之劈爲三片則仍爲三片火焉精油見日亦生火肥猫暗中抹之則火星迸出所以田野間傍晚有火倏東倏西忽大忽小者人皆疑是鬼火不知皆燐血朽葉等所爲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六

樓魚

樓魚乃樓欄樹中所生之子形如魚子故名樓魚亦曰樓笋東坡有食樓笋詩廣蜀間蒞而食之更以餉人佩文韻府魚韻中失收

刻書

刻書始于五代陸文裕謂始于隋文帝開皇年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或謂雕者乃像撰者乃經也非雕刻之始也然在唐實已刻書司空表聖一鳴集有爲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乃焚印本漸虞失散欲更雕鏤云則刻書亦不始于

五代矣葉夢得言雕本不始馮道監本始道耳或云南唐和凝始行刻板紙印之法或云始于蜀母邱儉或云始于後唐李鏐又後唐明宗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即馮道所奏請也

傳國璽

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藍田之玉李斯之書孫壽之刀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又有一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入咸陽得秦璽世世相授號曰傳國璽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于地璽上螭一角缺莽敗公賓就取以與王憲李松斬憲送璽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七

詣宛上更始更始尋奉于赤眉後歸光武董卓亂漢天子出走掌璽者以投并孫堅得之又爲袁術所奪術死建安四年徐璆得璽以上獻帝于許昌漢以禪魏魏以禪晉永嘉五年王彌入洛執懷帝及璽詣劉曜後爲石勒所并璽復屬勒冉閔滅勒璽屬閔閔敗璽在閔將蔣幹處謝尚購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北齊辛術得之以送鄴後周并北齊而得之隋文帝滅後周而得璽隋末蕭后與太子并璽入于突厥貞觀四年歸唐朱溫篡唐得之後唐莊宗入洛平亂得璽傳至從珂

石敬瑭舉兵入洛從珂携璽登樓自焚死時清泰三年十一月也宋哲宗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獻玉璽文同前璽詔仍舊爲傳國璽靖康二年璽沒入金金哀宗同焚于蔡州後翟朝宗又得璽以爲宋寧宗獻元世祖至元三十二年得璽于脫脫真蒙家順帝國亡璽隨帝北遷明弘治十三年西安人于河邊得玉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天啟四年臨漳田夫于河岸得玉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各四寸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靈丹可汗忽欲往西域皈依佛教本朝太宗皇帝發兵追之尚璽者以璽坎地而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八

之爲收豎所得以進時天聰某年也雍正中松江漁人于水中得璽提督高其倬進獻是則秦之二璽俱入本朝矣何喬新傳國璽志有曰從珂時秦璽燬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乃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璽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漁于河濱得之夜有光楊桓上之至順帝攜之北遁沙漠以此言考之五代亂後璽歸于遼遼歸于金金歸于元在察兒罕國者二百餘年而歸于本朝然已曰更以玉爲之矣則段義之所獻興宗之所得果孰真而孰贗耶宋寧宗之得于

翟朝宗元世祖之得于桑乾河明孝宗得之于西安
熹宗又得之于臨漳又孰是而孰非耶 本朝前既
得之于察兒罕國後又得之于松江漁人二璽又孰
先而孰後耶

內助爲要

讀書人以治生爲急故士人以作家爲要然不可務
爲瑣屑以亂其心而妨其業故士人作家以內助爲
要助者助理成家不必高才也婦人第一以不會使
錢爲要才高則會使錢矣男子之才尚曰有才不如
無才不如云者猶可絮長較短于彼此之間也若婦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九

人之才斷斷不可有矣會使錢者必妄作爲不會使
錢者必善照管相較奚啻霄壤而俗人且動曰某婦
能某婦才此等言亦何可使後輩聞之而効之也耶

文丹

宦遊閩中者惠寄文丹數枚如柑柚而大其味酸甘
云是柚種之美者出長泰縣

一子承兩房

乾隆四年定例民間獨子不得出繼爲人後已經出
繼改正歸宗八年十一月內閣學士黃孫懋叩懇歸
宗疏有云臣出嗣長房之時有第二人于今兩弟續

故臣身爲獨子理應歸宗至于長房理宜立嗣但臣
族並無期功近親應繼之人臣現有三子應令一子
永承祭祀奉 旨着照所請行

紙錢

紙錢之制其來久矣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
俗稍以紙寓齊廢帝東昏好鬼神剪紙爲錢唐王璵
用寓錢禱神五代周本紀曰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卽
康節亦燔楮錢程伊川問之則曰明器之類也夫用
之于喪葬者往往當用古人明器蓋以人事之則不
智以鬼事之則不仁故不得已而斟酌其中以用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十

似人非人

論者毋徒謂紙錢之無用也或云紙錢起于殷長史
天地之間人爲貴其似人而非人者亦不一而足猩
猩能言狒狒能笑大食國海中石上樹生小兒不語
能笑懶婦化爲人魚自尾以上悉是人眉目髮膚以
及男女二體俱具惟尾爲魚耳海女上體是女子下
體魚形鮫人居於水中泣卽成珠鬼奴色黑如墨黃
髮白齒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曉人言而自不能言
飛頭蠻夜卧則頭自飛去天曉則頭復還合于頸海
人種種如人鬚眉畢具惟手指相連如鳧掌人有得

禮曰大夫奠鴈再拜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者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或曰取從一之義且奠鴈于主人之廟並無奠鴈于新婦之禮今則通行矣而執摯相見之義亦尚有行之者

虹蜺

虹蜺是氣是質朱子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質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之類斯言至妙蓋陰陽之氣至而伸者為神返而歸者為鬼耳看蠕蠕小物氣至則涵泳以生由小漸大乃至而伸者為神之理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三

生則曰神死則曰鬼耳

寒士著述

古來著書者非一手一足之烈朝家史館分修無論矣即文人著述往往使門生子姪輩繕閱纂集已但定其體例總其大綱而已所以寒士之著述為尤難也有其才矣家無賜書有其書矣纂集維艱能纂集矣繕寫乏人合體例大綱纂集繕寫而出于一人之手不綦難乎所以寒士之著述為尤難也而寒士之著述為尤貴也

猛將

江南耕種夏秋間有蝗蝻害禾俗祀劉猛將為蝗神新年雞豚賽會春間演劇酬神舉國若狂鄉農處處皆然且塑一短小身軀云是幼時即為神者編神歌以實之歌中極言其幼時之厄難詞極俚鄙姑蘇志載猛將姓劉名銳乃劉錡之弟云怡菴雜錄云宋景定四年以劉錡驅蝗有功封為楊威侯天曹猛將有勅載焉 本朝封為中天王編入祀典或云劉宰

天人入月辨

居易錄云趙某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入月而沒昇妻之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古

信有之矣云云予以為大不然阮亭博物君子不應輕信若此夫天清空一物耳主是氣者謂之天神月亦清空一氣耳主是氣者謂之月神昇妻竊藥之說乃後世荒唐之語而常儀之訛為嫦娥昔人已辨之鑿鑿明皇入月之事亦稗官悠謬之談豈有清空氣之天清空一氣之月而忽有人自外入者乎況天上與人間亦差遠矣豈有天上人入月而世間人能歷歷觀其形容儀衛者哉讀書人明理第一當從此等可疑處剖析之不當反信其有是事而且以証夫荒唐悠謬之有據也

相士偶中

乾隆癸亥秋有相士謂逸亭弟云君明年九月十一日當有災難慎勿動作甲子九月初十日先府君病少間弟擬于十一日啟行入省武闈就試迴憶前言且緩一夕十二日五更治食有婢忽然仆地氣絕極力拯救踰時始甦方謂九日之災鷄犬可代不謂弟入省後即疾發急作歸計不及抵家歿于丹陽舟次往歲弟且多病不廢藥餌余輓之云九日茱萸難避禍十年苓朮已成塵蓋寔錄也然相士之言倖而偶中亦難必其所言之皆驗而不爽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五

代食

方士往往有術山東王氏有一客往往代人食其人亦飽亦往往令人代食至洩溺亦如之太平廣記載道士周殷克飲茶遣段文昌代溺者未盡誣也

澄清保障

宋牧仲聲撫吳日于閨門桃花塢野園中得片碣題唐六如墓因封樹之爲立碑焉又重建蘇子美滄浪亭刻滄浪小志二卷桃僊遺綴集二卷可謂風雅逸事矣不遠勝于俗吏之索餽抑僚多事害民者乎然其時尚爲人所不滿爲口號曰澄清海甸滄浪水保

障東南伯虎墳以上八字爲巡撫署前東西綽楔上額也

遲速有時

慈谿姜西溟宸英以古文名世四十年上在禁中知其入常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之曰三布衣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之舉朱嚴皆入翰林姜不得與後以薦入明史一統志二館充纂修官食七品俸丁郊應順天試首場已擬第二人二場表用點竄堯典舜典語對答間忤御史撫其小過貼出之卷遂不得入癸酉始中順天鄉試年已六十餘丁丑成進士探花及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六

第不久而歿長洲沈歸愚德潛先生博通古今詩文甚富爲一時士林冠冕二十一爲邑諸生戰棘闈者十有七召試鴻博又下第乾隆戊午始獲雋南榜第二人年六十有六矣己未聯捷殿試時已擬鼎甲卷有誤字僅得庶常信矣得失之有命也遲速之有時也

踰牆高隱

吳郡徐昭法枋爲前明孝廉入本朝隱于天平山麓一貧如洗蕭然自得也湯潛菴斌撫吳日屏車騎往候之徐踰牆而避湯入其室不見其人慨然嘆息

而去徐善畫吳人貴重之以其品之高也沒後貧不能葬有武林戴山人南枝者以片言心許自任窀穸然其人亦貧不能猝辦而特工分隸乃賃居郡中鬻書以營葬具吳人高其誼爭售之得金以葬語其子曰吾欲稱貸富人懼先生吐之故寧勞吾腕知先生心也潘稼堂先生為刻其居易堂集若干卷

夏正周正

夏正周正辨者聚訟太原閻百詩有改歲改時改月解曰幽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太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何以卒歲夏正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七

歲也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月令季秋曰來歲泰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于八月有凶商之八月玉藻至于八月不兩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輅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莫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莫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君牙夏暑兩冬祁寒不改時即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却不改節者也左傳昭

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為四月建辰也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伊訓十有二月三統歷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有二月凌人十二月建丑也病于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為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則中隔一年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初午曰于今七年矣及至秋醫和曰于今八年用夏正與周正之不同也其言若是鑿鑿有據明周之改月又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大

改時也周用周正而魯用夏正也則春王正月之辨可不煩言而自解矣

偽書

後世造作偽書頗衆風后握奇岐伯素問尹喜子乾坤鑿度皆偽作也連山易等百餘卷劉炫偽作三墳書張天覺偽撰或云毛漸偽作卜商易傳張弧偽作陰符經李筌偽作素書張商英誤麻衣易戴師愈撰子貢詩傳申公詩傳石經大學朝鮮書經倭國書經豐道生造晉史乘楚史檮杌吾衍撰三略六韜亦偽書文子徐靈府撰關尹子孫定撰元命包張昇撰鶡

冠子子華子皆後人僞作孔叢子宋咸撰注亢倉子唐王士元撰列仙傳非劉向作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龍城記王性之撰省心錄沈道原作指掌圖非東坡作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撰碧雲騶魏泰撰天祿閣外史萬曆間王逢年造歲華紀麗明胡震亨造於陵子明姚士粦造陳后金鳳傳明徐燾造他如郭象之莊子注何法盛之中興書宋齊邱之化書韓偓之香奩集皆不在此數也

朱仙人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九

朱仙人者名方旦山東人以販棗爲業一日見美少婦人獨行朱狎之與俱還遂爲夫婦其婦乃千歲狐所化也具有神術隱憑朱身使朱倡其術無不感之且善談性理講中庸頗有見解撫軍以下多爲羅拜共稱爲朱夫子云後謀奪張真人印聞于朝召真人與朱共行醮事朱口中吐三昧火焚疏張不能也而真人之印岌岌乎其殆矣真人舊傳有張道陵祖師手甲薰之可除災難三日後朱忽不慧以欺君論斬其家有一死狐在焉

救生船

江寧燕子磯邊設有救生船官給廩餼凡有大風諸船盡出江上見有漂溺者極力救援之多設木板長六七尺兩頭有洞貫以大筏圍浮于江面溺者以手觸着即可得生無風時其版俱置弘濟寺廊間寺中又有大櫓五六具皆置衣褲於中爲溺者所易得生者爲加倍納之江波湏洞中幸而不致殘生豈非仁政乎

龍生九子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三

龍生九子不成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胡琴頭上刻獸是睚眦好殺刀柄上龍吞口是嘲風好險殿角走獸是蒲牢好鳴鐘上獸紐是狻猊好坐佛坐獅子是霸下好負重碑座獸足是狴犴好訟獄門上獅子頭是負鼎好文碑兩旁文是蚩吻好吞殿脊獸頭是或云鼎屬形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碑吻好望故立屋角上憲章好囚故立于獄門上饕餮好水故立于橋所蟠蝎好狸故用于刀柄上蠃蛭好風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好文彩故立于碑首金猊好火烟故立于爐蓋上椒圖好閉口故立于門上即詩人所謂金鋪也蚺蛇好立險故立于護朽上鰲魚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獸吻好食陰邪故立于門環上金吾性通靈

不睡故用巡警蒲牢性好吼故懸于鐘上又云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蚺蜺性好水故立于橋上又云蚺蜺好負重今碑下獸是即霸下音同字異又云蜥蜴好水橋上獸又云瓦猫好陰簷前獸螭好慵門前獸

重瞳

古來重瞳者史傳所載不一而足堯三瞳子舜重瞳晉重耳重瞳顏回重瞳項羽重瞳王莽重瞳呂光重瞳梁沈約左目重瞳隋魚俱羅重瞳五代劉昫重瞳梁蕭友敬重瞳南唐李煜一目重瞳元末明玉珍重瞳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三

瞳

禹步

道家少罡動曰禹步未解所謂及觀荀子有禹跳湯偏之語故云然耳鶴欲禁蛇亦能禹步

樂經笙詩無傳

吳澄云周後漢初儒流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云云今之琴譜大率類是有字有指法者是易傳者也無字但

有指法者是不易傳者也況前此併無如指法者之形于楮墨間則無文者竟失傳矣亦理勢之自然耳黃氏日鈔亦云

生物肖形

天地生物本屬自然然而後世生物怪異若效法人事之爲者不可枚舉如石類觀音蚌珠類佛木理成字窰變羅漢石硯中浮圖十二時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湖南蘇山中石有桃株有塔樣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像且有天下蘇山四字明齊安山中得石錢上有萬曆通寶字所形似者俱後起之事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三

溫泉

溫泉所在有之不一而足其下或硫黃或辰砂或礬石蟠結于下則熱氣薰蒸亦理勢之自然者或疑礬石之義應之曰服礬人塚不生艸木劉表登鄆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今鑿看果大墓有礬石滿塋然則礬石之爲熱豈減于硫黃辰砂哉

寶祐登科錄

宋寶祐四年狀元文天祥二甲一名謝枋得二甲二十七名陸秀夫一榜之間忠義萃焉吳寶崖有宋寶祐登科錄記治五經而外有治周禮者有治賦者有兼治一經者而治賦者居多焉又宋進士凡五甲

麒麟

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方鱗黃色光潤如蠟珀鱗四周五彩環遶如月華狀萬曆中丹徒產麟青黑色遍體鱗紋領下有鬚腹背巨鱗橫列長而稍方本朝康熙中餘姚黃牛產一麟牛首鹿蹄自背以下青鱗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三

如鯉喉下至腹薄紅色尾末拖叢毛旋斃然則麟亦非一端矣

四載

禹乘四載陸乘車水乘舟泥乘輶音春山乘標音雷輶史記作橈音曉橈形如箕擲行泥上漢書作毳音脫尸子作莖音撮亦說文作澤行乘輶標史記作橈音白漢書作楫音掬謂以鉄如錐長半寸施屨下以上山不蹉跌說文作橈淮南子荀悅又有沙用鉄乃切之文呂氏春秋作鳩楊慎謂如今之山東皮幫鞋漏水不漏沙之義

不可以理測

禹貢鳥鼠同穴山孔傳謂鳥鼠同穴而處故名山也蔡仲默以為不經明都穆嘗親至其山果見鳥鼠同穴焉西域有火浣布有垢則火燎之垢盡而布無傷曹丕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後明帝世西域獻火浣布于是刊滅此論夫天地之大何物不有不可以限于耳目而臆斷也虛無杳渺之事世人往往篤信不疑者又妄耳總之言之出于虛者不可遽信其有謂可以理斷者也事之出于實者不必強論其無謂不可以理測者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香

花神廟

湯若士牡丹亭傳奇中有花神雍正中李總督衛在浙時于西湖濱立花神廟中為湖山土地兩廡塑十二花神以象十二月陽月為男陰月為女手執花朵各隨其月其像坐立歆望不一狀貌如生焉都中都城隍廟儀門塑十三省城隍像撫州紫府觀真武殿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為女子像西湖之花神其亦倣此意歟今演牡丹亭傳奇者亦增十二花神焉

試士場期

宋試士以八月五月福建則用七月川廣則用六月

以道遠故也南渡後改同諸路紹興中改中秋日元鄉試以八月二十日廿三日廿六日明改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元會試以二月一日三日五日明改二月初一日十五日元御試以三月七日明改三月初一日十五日本朝悉從明制乾隆甲子北直以搜檢延挨三場各改遲一日而會試改于三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永著爲例乙丑四月廿六日殿試五月初一日傳臚

格五

格五之戲止用五棊共行一道謂之行棊相塞其法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五

已不傳或云即今跳虎以黑白棊各五共行中道一移一步遇敵則跳越以先抵敵境者爲勝是卽格五之遺未知然否跳虎古名盛融又曰盛戎

是非不明

天下不憂善惡之不齊而憂是非之不明有善有惡者情與勢也有是有非者理也有是非以衡之則善惡之不齊者齊矣惟是非不明則善混于惡惡混于善家何由齊國何由治哉故曰不憂善惡之不齊而憂是非之不明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四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五

吳江袁棟漫恬著

警俗

人之念入于善上臻于輕清即天堂之階也念入于惡下卽于昏昧即地獄之路也釋氏之所謂天堂地獄之說聖人所謂上達下達是也人之行入于善則慈祥愷悌人卽以善待之如譽人人亦譽之之類善有善報也行入于惡則凶狠暴戾人卽以惡待之如罵人人亦罵之之類惡有惡報也釋氏之所謂因果報應之說聖人所謂善祥惡殃是也而釋氏必以幻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一

相實之以後世期之其警人之意反遠矣

某爲公

今人書某爲公出穀梁范甯注而說文註云公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公爲公似不可通用作某然今固通行難革矣

中山傳信錄

琉球國隋時始見明洪武時始通中國自後朝貢不絕本朝康熙二年使臣張學禮著琉球使畧二卷二十二年使臣汪楫撰中山沿革志二卷五十八年使臣徐葆光作中山傳信錄六卷比前益加詳矣

朱竹墨菊

畫中有作朱竹者古無所本起自東坡閩小紀云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真有此種竹也又道州龍中有丹竹宜都飛魚口有紅竹黔陽有赤岡竹又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爲書

聲韻之學

古者字未有反切許氏說文曰某某切其先不知所自起魏孫炎作翻切或云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殷韻日盛李登作聲韻六朝呂靜作韻集段弘亦有韻集陽休之作韻略杜臺卿亦有韻畧李概作音譜周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二

研作聲韻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窮其妙旨繼是若夏侯詠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名家至隋陸法言爲切韻郭知玄又附益之孫愐集爲唐韻宋真宗時陳彭年等爲禮部韻又景祐四年修禮部韻略在明則有洪武正韻而四聲舊韻上平二十八部下平二十九部上聲五十五部去聲六十部入聲三十四部共二百六部廣韻併作一百十四部禮部併作一百八部宋平水劉淵又併作一百七部或云孫愐即併之又愐韻平聲文之後有殷咸之後有嚴上聲吻之後有隱去聲泰之後有卦問之

後有焮入聲物之後有迄洽之後有業凡多七部今則上平十五部下平十五部上聲二十九部去聲三十部入聲十七部止一百六部世共遵之洪武正韻又止七十六部今亦未盛行云丹鉛總錄云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漢書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始詠詠卽韻也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于西域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三

孟姜

杞梁殖爲齊侯襲莒而死其妻哭之而城爲之崩見說苑及列女傳古今注且言崩未云長城齊固築長城矣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也後世相傳乃謂秦築長城范卽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傳述之譌亦有所因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適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骨無辨嚙指血驗得之古今注曰梁杞殖字也不言姓范則范植與杞殖未是一人緣唐僧貫休云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槁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鳥鳥因以滋後人之惑而傳訛之衆也

洞天

貴州古福洞深四十餘里中有大溪景物皆天造地設浮圖高十六級每級三丈餘皆玲瓏有階可登每級俱有佛像香爐皆天生成者石鐘石鼓擊之聲聞洞外有後門可出又有觀音洞深五百餘里初數里甚宏敞十餘里後愈窄側身以行者三里三里之外可馳五馬駕高軒矣中有樓臺殿閣人物花鳥之景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四

皆碧乳融成者也至七十里舉炬四照則無涯矣循石壁以行行十餘里不復曠蕩秉十日炬得達後口乃都勻府之東境也雲南臨安府有頽洞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放舟然火而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羅傘紅桌圍種種色色相宛然而鐘鼓二石叩之聲切肖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塗硃左青淨瓶右白鸚鵡又石床一張如人間之拔步焉世間有如此洞天曾何林屋之是訝哉

赤通尺

尚書若保赤子傳曰孩兒未詳赤字何義人謂初生時色赤者非也按漢西嶽石闕銘云作石闕高二丈二赤又北齊平等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廣州記稱蝦蟇長四赤然則赤與尺通也則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尺也三尺之童五尺之童六尺之孤七尺之軀丈夫俱以尺數論長幼也

傳聞之異

明季流離傳聞或異熹宗懿安張后聞變自縊任貴妃冒后給賊賊遁復又出宮與無賴少年暱後聞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五

於縣令令聞于朝 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任氏忠賢養女京師小家女也貌麗而心狡忠賢鬻之以進立爲貴妃者也賀宿紀聞云 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癸卯明太祖敬皇后張氏于昌平州如野史傳聞張后不受冤地下乎逆案楊維垣遇國變時詐設一柩于寓中題曰某官楊維垣之柩潛出逃外至中途爲劫者所殺甲乙事案云 如明季遺聞楊子不居然殉難乎然而或榮或辱總莫逃乎萬世之耳目也

雙金榜

山西聶翁婦虞氏生一子商于川又贅于李氏亦生

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
僞弁爲官兵俘獲累囚數十輩撫軍付州刺史聶熊
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
訊而已聽于後呼其子曰眞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
大慟慶抃無已屬員咸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
翁何由入滇黔翁具本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
名合李駭甚歸述于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出見
曰尚識妾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乃與吏目序
兄弟焉夫以兩地妻室異姓兄弟骨肉一朝完聚無
缺誠異事也雙金榜傳奇情節略同大約爲此而發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六

者也

大物

天地間有殊生大物異于耳目之前者漢高后時有
三寸珠四寸珠章帝時明月珠大如鷄子圓四寸八
分明永樂中蘇祿國獻巨珠重七兩五錢遼真宗有
百穴珠一顆大如鷄卵高郵湖蚌大如席珠大如拳
滁州有螢光如金鏡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酉陽雜
俎蜘蛛大如車輪明弘治間登州蜘蛛與龍鬬死身
徑一丈六尺嶺南蝴蝶重八十斤羅浮山蝴蝶翅如
車輪又如蒲帆馬緒得巨蟻長尺餘東山記蟻有重

四十斤者吳明國驚蜂重十餘斤抱朴子大蜂一丈
蜈蚣大者長百步其皮可以輓鼓天寶中廣州漂一
死蜈蚣剖其爪得肉一百三十斤西域有鼠大如
猪衍聖公庾廩中鼠重二十斤倭國山鼠如牛海蝦
蟆牙長一尺五寸有刺蝟皮廣半畝許呂宋南島有
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海蝦殼長數尺點火其中如龍
天矯鬚可爲杖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又海
蝦鬚長四丈四尺有長四五十尺者海蟹大踰丈許
螯指人首立斷姑射國大蟹廣千里海州民家以魚
骨作白萊州水神廟二魚目珠徑三尺餘光甚精采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七

山寺中魚鱗廣濶數尺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
八夜始盡東萊海魚高三丈海鳧毛長三丈條枝大
雀形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其卵如甕所
謂駝鳥也西洋古里駝鷄高六七尺小人國大晨鷄
重五十斤高四尺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尾長三丈
岷山牛重千斤曰夔牛利未亞州大羊一尾重數十
斤外國大象一牙重二百斤巴蛇吞象蟒蛇吞鹿溫
州茉莉高一二丈蜀青城山牡丹二株高三十丈雲
南櫻桃樹大數圍高數十丈夜合樹高廣數十畝南
蠻有竹其節相去一丈頓邱竹一節可爲舡交廣竹

節長二丈有圍一二丈者羅浮山十三嶺巨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廣東木竹一節長四丈波斯國桃樹長五六丈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積石山桃實大如十斛籠石虎苑中勾鼻桃重三斤東北荒桃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廣四尺子徑三尺二寸九嶷山溪中桃核容米一升日本國金桃實重一斤女人國核桃長二尺馬韓大栗如梨番瓜如斛大重至數百斤木蘭皮國瓜圓六尺米粒長三寸番茄大如斗瓠瓠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爲舟航交廣茄樹梯樹而採番梨重七斤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扶南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八

國甘蔗一丈三節大食勿斯離國甜瓜大五六尺石榴重五六斤桃子重二斤香櫞重二十斤菜每根重十餘斤麥粒長三寸儋崖芥高五六尺子大如鷄卵瓠皆石餘襄陵縣慈並大合拱高出屋欄上烏哀國龍爪薤長九尺

禮行巽出

文中子曰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四語可爲立身行世之法蓋徇世而不徇道則傷天理徇道而不徇世則防人禍方圓曲直之間必有以善自處者矣孔子曰禮以行之巽以出之

火炭畫竹

曠園雜記載武恬安寧州人能以火炭畫竹絕精巧不可多得近有以火炭煆吹暈竹上成山水人物并能作小楷於小竹管上意即武氏之流傳也

數目字

泰山麓唐碑武后時立凡數目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云皆武后所改又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相傳始于洪武年者非矣

金鐘罩

舊聞有異術名曰金鐘罩其身挺立加以刀劍曾不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九

少動謂如以金鐘罩於身上也有知其術者以刀劍輕按之則傷矣鄭龍如文集中載明劉綬門客善此術又名鉄布衫近有人恃術作逆剽劫閭里爲土兵所殺術竟不靈然則術不助邪亦明矣

裹足

女子裹足自昔爲然本朝滿洲法不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康熙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一概禁止裹足若有違法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大臣會議謂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

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受害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可也自是而市販編戶之妻女亦皆弓鞋趂足矣

八股取士

八股文章取士元明以來未變其制康熙三年改用策論至八年以後仍復舊制三十六年以小學命題作論至四十五年而議改

雞口牛後

雞口牛後延篤戰國策音義曰雞尸牛從索隱亦然顏氏家訓從之案史記曰鄙語云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夫雞口雖小在前也牛後雖大在後也況古語往往有韵口後爲韻夫復何疑真必紛紛致辨哉後閱七修類藁亦云

對食

漢時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謂之對食宮女藉內監買辦內監藉宮女縫補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漢書劉瑜傳常侍黃門亦廣妻妾石顯傳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元魏時蕭忻疏云高軒和鸞者莫非閹官之嫠婦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高力士娶呂元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宋梁師成妻死明宣德中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十

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庄田嘉宗時特給客氏與魏忠賢爲妻則宦官之娶妻自昔已然今猶有此風焉

立位入社

趙永正丹陽人以北籍吏員授吳江同里司巡檢居官廉潔請託不行紳衿往來節中例有餽遺禮物永正一概謝絕迨越恒流卒于任鎮人德之爲置位入里社以誌弗忘焉

飲茶

晏子春秋有茗菜之語王褒僮約有買茶之語趙飛燕別傳有啜茶之語吳志韋曜傳曜不善飲或賜茶并以當酒以爲始于梁天監中者非也說文茶字註曰此即今之茶字爾雅檟苦茶郭璞註云早采爲茶晚采爲茗此茶之始也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天下益尚茶矣

舉按

舉按齊眉按與案同俗謂几案語林云古鑑字故舉與眉齊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鑑耳天香樓偶得云古人布席于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洲桌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或從此制所以可舉亦未可知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十

又有云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則案或是几屬或是盤類也

吸毒石

吳江某姓有吸毒石形如雲南黑圍棋有大腫毒者以石觸之即膠粘不脫毒重者一週時則落毒輕者逾時即落當俟其自脫不可強離也強離則毒終未盡焉俟其落時預備人乳一大碗分貯小碗以石投乳中乃百沸踴躍再易乳復投更沸如是屢次俟沸定則其石無恙以所吸之毒爲乳所洗盡也不然其石必粉裂矣云得之于舊家本出于大西洋中傳記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主

不見乃知世間奇物不可以理測也其家族中又有怪事可駭者娶新婦入門拜堂忽有風自外入滿堂燈燭盡滅探之則燭煤俱如刀截來朝祭祖時亦復如是三日後其翁無病而殂閱日子婦輩哀奠時其靈主忽然仆地粉碎撫棺號慟翁棺如火之熱不堪着手頃之忽聞堂中有大聲若震雷然而翁棺從首至足中裂爲二舉家惶駭勉置外槨更爲歛藏其家連喪七人焉

汝烈婦

汝烈婦朱氏吳江諸生夢麟女也適本邑諸生汝殿

邦閱四載汝病歿婦有子甫期不及顧即欲自盡姑妯輩環持之得不死後伺守者稍懈閉戶自經但聞呱呱子聲促入門婦已氣絕矣重衣襲裳加以衰麻端坐如生時乾隆十年七月初七日也距夫死蓋二十有八日云

盲目不盲心

宋楊克讓子希閔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輒不能忘屬文善緘尺趙普守西洛府中牋疏皆希閔所爲有集二十卷自教三子皆登進士第明松江唐汝詢雙瞽聽人咕嚕積久淹貫著唐詩解二十四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主

遲速有候

岑博引廣稽惟心所造又著有編蓬集姑篾集若干卷勝于雙眸炯炯者矣所謂盲于目不盲于心也

學問從患難生

凡人學問從涵泳生亦從患難生單縣秦紘自撰年

譜中有云子爲御史時量編不能容物數忤內官謫沅陵縣驛丞由此一謫器量漸宏去就漸輕識趣漸明雖一時謫官而得終身受用天未必無意也云云予自幼至長瀕年患厄而學問不加長惟於世情漸淡中懷漸曠耳

天雨物

自古災異天之所雨不一而足雨粟雨穀雨稻雨麥雨黍雨豆雨米雨寶雨珠雨碧雨金雨銅雨鉄雨錫雨鉛雨琉璃雨水銀雨錢雨五銖錢雨刀劍雨花雨草雨木雨木屑雨木水雨李雨桂子雨杉葉雨棗雨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古

酸棗雨黃雨魚雨鹿雨羊雨龜雨蟲雨蝨雨蝦雨蛤雨羸蟹雨科斗雨鼈雨鼉雨骨雨肉雨毛雨血雨筋雨膏雨沙雨酒雨湯雨灰雨土雨赤雪雨水雨黃塵雨黃泥丸雨墨雨虹雨紙錢雨箋雨石雨石子雨五色石雨絲雨綿雨芋雨布雨帛雨絳羅雨絮雨金甌雨杵臼雨戰具雨小兒大抵正氣不足變異所致或即他處之物爲暴風所吹泊耳

蚊母

夏月蚊蚋噴人肌膚侵擾難寐大抵暑濕所生者而江南有子子虫塞北有蚊母州嶺南有蚊母樹江東

有蚊母鳥又皆蚊之所自出則蚊之爲害于人不少矣

飲酒賦詩

韓昌黎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胡汲仲曰薄糜不繼凍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信是則人生即窮而未至於死且當飲酒賦詩以全天真也

五經博士

至聖裔封衍聖公始于宋代四配裔爲五經博士及仲氏裔周濂溪裔程伊川裔朱文公裔爲五經博士始于明代 本朝康熙中以程明道裔爲五經博士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五

以子張子裔顏孫氏爲五經博士又以周公裔東野氏爲五經博士以子貢裔端木氏爲五經博士以張橫渠裔爲五經博士

正統論

鍾龍淵作正統論畧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既不正勢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爲統而乃從而帝之此司馬歐陽之誤也長洲宋旣庭實穎作

黜朱梁紀年圖論其意以爲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于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二論亦足明古今之大義爲綱目之功臣矣

長人短人

中國人長一丈者黃帝唐堯周文王孔子伍員巨毋霸魏慕容皝又宋唐某與其妹各長一丈二尺外國人長狄僑如長三丈又云長五丈四尺或云長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夫

十丈苻堅時拂蓋郎長一丈九尺釋迦佛長一丈六尺阿難長一丈四尺五寸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又云長十丈南海毗騫國王長一丈二尺頭頸三尺臨洮人長三丈五尺日東北極人長九丈天竺車隣之國長一丈八尺至於巴郡中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又不倫矣

中國人短者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二寸又云長一尺二寸務光長八寸李子昂長七寸明末闖臣宋獻策長二尺餘

外國人短者漢武時巨靈長七寸西海鵠國人長七寸小人國長二尺餘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埵人長九寸勒畢國人長三寸西北荒人長一寸

訛傳采秀女

康熙三十一年冬蘇松訛傳 朝廷欲采民間秀女入宮者遂至嫁娶紛紜匆遽有婚姻錯配而貴賤不等老幼不齊者有匿情再娶者不一而足成婚之際禮節苟略樂部僅一二人且有粗曉吹笛打鼓以漫應之者輿轎不足有以紅布圍于倒桌以昇新人者致可笑也推其原盖由于上司一言不謹之所致故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主

大臣當有大臣之體大臣當有大臣之度也是時鄉紳請于上司謂外有訛言如此未知果否上司厲語曰卽有是事民間將奈之何遂至聞傳謂真有是事也

死所

左傳狼曠曰吾未獲死所夫人孰無死以死而得其善者爲所也昔賢謂死于兒女子手中謂非死所然必以馬革裹屍爲得死所者亦未爲盡善也顏回安貧樂道而死張子房成功身退而死郭令公功成名遂而死何嘗非死所乎

五岳搜捕

東方朔內傳云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西遊記天宮諸神捉孫行者事用此

月令

月令七十二候其文見于夏小正易通卦驗汲冢周書管子淮南子崇文目有周書月令一卷不獨呂氏春秋而已也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先儒以太尉秦官非周公之書然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幽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六

風七月猶以時令爲先務周公制禮作樂豈得無一代之成書乎不韋不過襲其辭易周司馬爲太尉耳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觀汲冢周書時訓解管子幼官篇淮南時則訓俱異同可知矣不得以月令出于呂覽爲漢儒所襲而遂少之也尚書中候亦有舜爲太尉語然孔疏云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

稗官所祖

解頤錄峽口多虎一人執斧入山尋虎見一大石室中有石床一道士在石床上熟寐架上有一虎皮其

人取皮道士驚覺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謫爲虎今食一千人我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別更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可以兩全汝今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鬚少許剪指甲兼頭面手脚及身上各灑少血三四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汝可拋皮與吾吾化虎後即將此物拋與我取而食之卽與汝無異也云嗟乎上帝有命猶可挽回無怪人間胥吏舞文之不止也而石室石床等景象西遊記用之其已食九百九十九人等語後世稗官荒唐之說用之不盡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九

也

石栗

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能戴六百斤石醫破石栗數十枚石栗出廣東半欽崙如核莢半平滑如香葷醬之頗難

幻惑愚人

唐景雲中賀元景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產事之給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尅日設齋飲中置葭若子與衆餐之先于懸崖下燒火誑令臨崖忽爾推墮崖底一時燒死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中得焦峯屍首

數百餘人明張住舉家師事遊僧明果唯其所言一日僧謂住曰汝道業已高當擇日冲舉然須先度一家因出迷藥謂之仙藥令盡服之令住以劍斬其父母兄弟妻子一家十七人皆死僧盡收其資逸去鄰里執住送官斃于杖下 本朝乾隆中宜興僧吳時濟誘人禮佛云至心皈依于無人處昇化必得成佛作祖有秦蔣二姓被惑心迷挈眷十餘人至太湖中盜山絕食餓死將屍焚化或云吳僧以冰片麝香藏大棗中食之立致昏昧預備柴料累累焚化有一童女未及食棗強抱投火號呼救命二家家產先行盡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三

歸僧黨事敗論死僧道之幻惑愚人古今一轍也

心蔽鬼攝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此等議論可爲惑于神鬼者下一針砭余前所云戾氣所鍾及鬼由心感等論庶幾有脗合焉

求福之惑

漢汝南人于田得磨未往取也偶有商車過此將去持一鮑魚置其處其主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爲起祀舍衆巫數十治病求福多有效驗號鮑君神後數年鮑魚主來尋問其故曰此吾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從此不靈又昔有人旅行山中值雪以傘植石面之洞中以蔽其身雪止客收傘而去居近人見石面洞旁正圓一規無雪訝其神異遂謀興祠宇自後饗獻不絕禱祈甚靈後旅人還過此地訝其有祠詢得其故以植傘蔽雪之事明告諸人祠遂廢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三

而不靈宋瑞州鄭二娘汲井之次忽雲湧于地不覺乘空而去鄉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有宰廡得其事所謂仙姑者故在傍邑也蓋此女有醜行父爲宛轉售之他邑設爲仙事以掩之且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所謂禱祈輒應者何有哉吁設爲仙事利其施享之入者比比皆是矣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昌黎曰一時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夫戾氣之依憑人從而神之如以輔邪之藥治邪疾有不猖狂者乎得清涼之散則自安然矣余於湯潛菴毀上方山五聖祠亦云甚矣求福者之惑也

饗奠祭

酹酒於地謂之祭今人乃謂之奠奠乃奠於其所非酹也祭饗亦自有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于上祭乃縮酒于地耳今人于親朋喪事禮備而豐者曰祭不備而儉者曰饗最儉者曰奠然則饗與奠俱當謂之祭也

祖有古風

范文正先得蘇州府學基相地者曰當累代出科第躋公侯范遂捐爲府學公之一府以應其數凡人孰不爭欲利己今且莫與爭之而專以利人爲重以利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三

已爲輕其心不公且溥乎明江西巡撫王詰昆弟四人葬西山山有二穴地師謂南穴不利子孫王遂以北穴葬其先人及昆弟而自占其南穴焉與文正之心若合符契先祖仲輝公質直好義葬先日地師謂正向于隣小碍偏向則無取矣先祖曰有損于人母寧無利于己毅然從偏向焉地師慨然嘆曰陰地不如心地好諒哉先祖猶有古人之風焉

薛義兒

薛義兒者陝西人也幼無父母康熙中吳江漕吏以罪徙于陝遇義兒結爲父子兒待吏如父焉乾隆中

漕吏病革兒請父志吏曰無他念惟以骸骨不得還鄉爲悵耳歿後兒負其骸骨徒步幾千里飢寒困悴乞食以行直達吳江覓其真子促之入土未入土時兒抱父遺骨日夜啼泣鄉人莫不感之入土後兒哭別而去仍然徒步乞食飢寒困悴所不計也人謂之爲薛義兒焉

三尸

道家有言三尸蟲在人身中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焉夫學道者將以積功累行以求所謂升舉耳不求已之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之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爲過而幸其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唐道士程紫霄詩云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信然學道者而猶惑此母怪乎世之以掩襲爲工而朝之以投匭是尚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三

避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不一而足有過時即改正者有至今因之者過時即改者毋論矣至今因之者

如漢高祖諱邦以邦爲國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
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明帝諱莊以莊助爲嚴助
晉景帝諱師以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君爲明
君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梁武帝小名阿練以練
爲絹隋煬帝諱廣以廣陵爲江都唐祖諱虎以虎林
爲武林太宗諱世民以民部爲戶部代宗諱豫以豫
章爲鍾陵以薯蕷爲薯蕷宋避英宗諱遂名山藥德
宗諱适以括州爲處州南唐李主諱煜以鸚鵡爲百
哥宋祖諱玄以玄武爲真武吳太子諱和以嘉禾爲
嘉興呂后諱雉以雉爲野雞武后諱曌以詔書爲制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五

書鮑照爲鮑昭簡文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元后
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蘇子瞻祖名序以序爲叙或
改作引冠準爲相避其名以準爲准文移用之本
朝 太宗年號崇德改崇德縣爲石門縣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

秦墓

吳江鶯脰湖濱有地曰五牛康熙中野人耕田覺田
水若漏卮徐視田中有渦旋焉訝而探之中空而其
旁甚濶以畚鍤掘之有石屋焉計絕而下見一石門
扃固併力發之中是墓道石室黝深二朱棺銹索懸

焉有碑曰宋秦丞相墓其旁迄無異物群疑爲秦檜
也欲發其棺旋有沮之者懼禍而止仍爲布甕填土
至今尚存焉考秦檜墓在江寧鎮先爲穢墓後爲盜
發五牛之墓未知如何也

真隸八分

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
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庾肩吾云隸體發源
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
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趙
明誠云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朱竹垞帖跋云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五

唐張懷瓘言篆隸行州而不及真書蓋以隸爲真也
然竊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
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而衛夫
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
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觀此數說未
知今之真書即隸書耶未知八分自八分隸自隸而
真自真耶未知隸書與真書相近故前名隸而後名
真耶未知有古隸今隸之別以八分謂之古隸以楷
法謂之今隸耶

書隱叢說卷之十五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六

吳江袁棟漫恬著

讀書有爲

宋胡安國庶子寅號致堂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都刻畫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易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爲名儒明王守仁少亦駘宕不馴父閉之空閣中父友試探之則以散髮結蠅虻于其上蓬蓬勃勃不可勝窮父見之益怒友曰是心思可以有爲毋輕視也乃私詰以不學之故乃曰書已讀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一

矣歷試之皆能暗誦乃益奇之遂爲之延聘名師遂成大儒累立奇功夫桀黠難制駘宕不馴者俱有可爲以其能讀萬卷書也不能讀書雖循謹緘默不過一守家之子而已況又不能循謹緘默者乎

居家三厄

凡人出外者多懼風波盜賊與虎狼三者之厄余思居家亦有三厄近似者凡事可掃除而几榻之塵沙日除日有可當江湖之風波凡事可防閑而中宵之鼠竊隨防隨到可比劫掠之盜賊凡事可退避而枕席之蟲蟲愈避愈多可喻山林之虎狼然道途之三

厄日不常有而居室之三厄曾無虛日也

妄鬼假托

風俗通云張漢直到南陽行後數日鬼物至家云我喪在陌上言家事頗悉爲衰經迎喪遇漢直謂其鬼也前爲具說且悲且喜異聞總錄云撫州民詹六詹七其季曰小哥賭博負錢畏兄箠責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意其爲死矣中元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果爲我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少焉陰風肅肅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後數日季忽從外來伯兄以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二

爲鬼將逐之弟曰本懼杖而竄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詐云又季元衡調台州教授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意及行季以情禱妻妻亦領之僑寓中忽聞啾啾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卽遭箠楚勢不可復生自經死矣季爲之哀泣欲回車業已至欲弗信又不忍遣僕兼程歸扣其事僕還云宅內全無事季曰然則妄鬼假托以惑我爾是晚復至季正色責之答曰實非此人緣君初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得以乘間造僞耳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

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
余前所言戾氣所鍾及鬼由心感之言觀此益信况
世間狐狗所托者又不少也然則吏胥托官以恐嚇
醫卜乘機以誘利者又不勝屈指矣

弟子門人

歐陽子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為門人論
語為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洪氏
隸釋隸續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然則古時
弟子門人大有分別今則混而為一矣且以門人當
弟子而無弟子之稱更有士人稽首于佛菩薩三清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三

文昌之前自稱曰弟子尤可異也

馬牛風

書曰馬牛其風左傳曰風馬牛不相及也俱為馬牛
之病風耳懶真子說極明或云牛馬見風則走牛喜
順風馬喜逆風

張仙

張仙本張惡子姚萇立廟于梓潼嶺上蜀人俎豆不
絕仙即梓潼神世以梓潼神為文昌星神號有謂為
文昌星所化者矣有謂花萼夫人以孟昶像而託名
者矣有謂為挾彈擊災之張遠霄者矣俱未當也

文昌

文昌本星名其星有六星經不言其主文事但有司
中司祿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注
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星第四星賈疏云文昌宮六
星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又曰上台
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是
主天下爵祿之星則今世士人之祀文昌亦宗其義
而為媚禱之舉耳若今帝君之名特出于道士之說
稱帝君之神屢降于世其可知者在周為張仲在晉
為涼王呂光五代為蜀主孟昶俗儒不明從而惑其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四

說至崇其像于學宮寺觀并為刊印文昌帝君陰騭
文以勸世自謂有福孰知其俱陷入于道教荒唐之
說也總為士子急于功名之念謂文昌得以進退其
柄而爭祀之則為文昌之名所誤耳況得以進退其
柄而爭祀之則即所謂通關節者是也君子之所不
為也又何祀文昌者之紛紛乎

陳日照

宋安南國王陳日照本福州人好與博徒游屢竊其
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于父其叔異之每加回護
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展

轉入于邕州與交趾隣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于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而悅之因請以歸納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甚矣人之賤貧富貴固不可料也而席卷器血事水滸傳魯智深桃花山事用之國王無子授壻因以得國後水滸傳李俊爲暹羅國王事用之

分韻字學

分韻當以古韻爲準今韵行而古韻不聞矣字學分類當以說文始一終亥爲準字彙行而古之分類高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五

閻矣顧野王玉篇分類本之說文廣韻本之古韵所以書稱合璧而人當奉之爲著蔡也

王景亮

明王景亮原名珮本非王中丞哲之後及第後與中丞後聯譜遂序入景字輩改名景亮明末殉難于閩中縣志有傳其後人衰落不振墓道亦荒涼莫辨中丞族孫王覲揚錫江寧罷官以後力行興廢修祖墓立祠堂敘族譜因訪景亮墓道得之於荒榛叢莽中其棺已朽上有大樹縈繞昇其樹窺處儼然而白骨嵌懸樹根間爲哀而葬之立碑道左歲歲設祀焉噫

孟郊云樹根鎖枯棺孤骨裹裏懸言之不黯然乎設景亮無聯譜之事又誰爲之尋其墓而葬其骨于寒烟衰艸之中乎

文章本天然

陸放翁云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此言實有所見不但善則歸天之意也方人構思微茫之際文思忽來謂非天之假手乎李長吉云筆補造化天無功雖曰誇美之詞不免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矣

獄訟難正

愚公牴牾牛生子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愚公不與之爭遂以名谷管仲知之曰使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愚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而不爭耳仲有此言齊之所以治也甚矣獄訟之難正也居官者以清廉爲本尤當以和平爲主清廉則理易直和平則情可得貪污者無論矣世有自恃清廉而恣睢暴戾不能和平以察真情往往以先入之言爲主而有爭之而不得者矣此獄訟之所以難正也居官者其鑒諸

澄心養氣

人生在世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擾擾碌碌無有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六

止期唐人所謂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也養生者第一以清心保氣為主清其心則事感不能亂保其氣則外物不能侵古人曰澄心如澄水養氣如養嬰二語實爲養生之要訣能于擾擾碌碌中稍有閒隙即行此法勝于汨沒者多矣況當經年無事之候行之久而不懈有不却病延年者乎若方士家之服食閉氣往往多致災戾甚而隕命慎毋從也

逸書

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常昭注國語往往有曰逸書者蓋謂孔氏之古文耳非謂亡逸之書

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七

書乃謂今文亡逸之書也故文選注亦云夏之逸書也不然豈唐時尚未盡出耶

三槐

有求宋王曾之父名者宋史不載止云幼孤鞠于伯父而已後閱清波雜志得其名曰祐乃手植三槐者緯識之言

天如彈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尚書考靈曜洛書甄曜度之文也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日春東從青

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河圖帝覽嬉龍魚河圖之文也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河圖括地象之文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禮稽命徵之文也日月右行禮含文嘉之文也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樂稽耀嘉之文也緯識之書原有不可磨滅之言後世且用之不盡惟地有四遊爲不足憑銅頭鉄額爲荒唐語耳是故書無論古今無論真偽但當識別其言求于理到而已理到則可傳矣猶夫文之不論平奇濃淡詩之不論初盛中晚也何後人之紛紛致辨于繫辭與古文尚書乎

時日吉凶

今人酷信時日避忌夫小吉小凶有何關係如室本陋即數改方向亦有何益命本蹇即日趨吉地終無所得居宅何家不擇吉日有子孫保之者有轉易他姓者婚娶何人不擇吉日有皓首齊眉者有天亡相繼者總在乎人之德與命耳豈在此瑣瑣之小吉凶哉宋武帝唐李愬往亡可以興師漢明帝反支可以

隱叢說

卷之十六

八

通奏唐太宗辰日可以發哀宋武帝四廢可以拜爵此甚可法至於葬師所云江南無吉地全在時辰利則術士惑人之言耳

事同禍福異

太伯以三讓而周興季札以三讓而吳亡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忍盜還殺之宋史綸于御前爲蜈蚣齧頂忽然淚下適言高宗事玉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明日轉官明徵士吳與弼召對時有蝎在頂問其大略默然無應上不悅而罷同一事也而禍福相反莊子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九

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純任自然

人在塵世紛紛擾擾無限營求自以爲得計而不知爲得爲失總莫逃乎數也數當得幾幾欲失而竟不失數當失幾幾欲得而竟不得有數主之莫能越也小而一舉一動大而爲死爲生無不皆然數者任純自然之謂如萬物之蠢動草木之萌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非數而何非自然而何即上天之四時春夏秋冬循環自然亦有一定之數焉偶有愆陽伏陰上天亦任其自然而已故人之過大得大失如春夏秋

冬之循序也遇小得小失如愆陽伏陰之遭際也識此可以寵辱不驚可以進退兩忘晉人云吾兒富貴已極但少斫頭耳亦識得盈虛消息之義

臂針自出

鄂州武氏女得奇疾痛時宛轉不堪一道人以藥傳之一鉄針隔皮跳出余姪家幼婢寤寐中手面腕間如蟲螫之痛若有物入于中自後蠕蠕微痛漸緣臂灣環而上直至肘背忽露一細頭以指摘之乃是一無孔鉄針其痛始愈計其時三月之久矣夫針之偶入膚肉亦常耳獨異其宛轉而上且能自穴而出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十

視武氏女又異矣昔人之所謂蜿蜒如龍者安知非此等耶以是知事理之不可測而物性之不可知也

得閑讀書

事有急而小者有緩而大者生產作業煩瑣應酬事雖小而實急有刻不可緩者逐日有逐日之事逐日爲之則無廢事矣讀書談道立身治性事雖緩而實大有必不可少者一日有一日之功得閑爲之則無隙功矣所以古人云隨分且爲今日事得閑還讀舊時書也

木石狐狸

昌黎謝自然詩云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並非迂言實有所見而然也略記數事于左天門郡仙谷人有經過者忽然踊出林表有好事者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人疑之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遂募數十人入山尋之有蟒長數十丈開口廣丈餘格射刺殺之前後飛仙皆此蟒氣所喻焉緱氏縣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張竭忠爲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三更一黑虎入觀來啣一道士于是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冠帔髮骨甚多唐長安惠炬寺側觀音鉢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士

像常現身光流俗之輩爭往禮謁且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報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有一健卒叫喚觀音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不以世類

張湯有子張安世劉向有子劉秀王莽有子王宇盧植六世孫盧循賈逵有子賈充盧爽有子盧杞許敬宗有孫許遠韓琦曾孫韓侂胄入姦臣傳秦檜曾孫秦鉅入忠義傳吳璘孫吳曦入叛臣傳明魏大中子

魏學瀛降李賊信矣賢不肖之不以世類也朱文公之後朱萬拜雖人品不正仍能抗節以死難亦可不愧于其先矣或曰萬拜之名爲人所詆誣也

消患未萌

曲突徙薪是消患于未萌也焦頭爛額是救禍于已然也凡事當消患于未萌爲上瘍醫治疾癰疽腫毒善內消者則爲良醫大臣治國兵刑盜賊能消患于未然者則爲良臣自身而家而國總一理也消患于未萌者在識其機而轉其智耳其機欲動而以智御之則如瘍醫之內消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士

天與人歸

秦皇知亡秦者胡但築長城以脩胡不知膝下之有胡亥也唐太宗知武氏之亂天下但知誅求于疑似之際不知官中之有武后也漢昭帝欲盡殺獄中之人而不及公孫病已明太祖築城高厚曰除是燕子飛來而遣爲燕王之識其中俱有天焉氣數使然不可強也但當行仁義以順受其正而已逆料禍福計斯下矣方正學曰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其信然歟人但知結人心于暫而不知結天心于久也結天心則人心自無不

結所謂天與人自歸也

休徵咎徵

尚書洪範休徵咎徵各以類應中庸國家將興必有直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或天動而人隨或人動而天應總是氣機所動不可勉強然天道遠而人道邇卽以人事而論食乃萬民之天乃國家之本入其國而五穀豐登人民樂業欲不興得乎入其國而飢饉連年轉死溝壑欲不亡得乎入其國而大蕪小法網紀不素欲不興得乎入其國而賄賂公行冤濫無辜欲不亡得乎入其家而家政有條親朋歡洽欲不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五

興得乎入其家而庶事怠弛僮僕渙散欲不亡得乎入其家而耕讀不輟整肅和藹欲不興得乎入其家而遊蕩無檢頑嚚不悛欲不亡得乎故觀其政與其人而決其興亡有斷斷如者雖曰有數存焉而實有理存焉也然祖宗不能保其子孫旁觀不能代庖當局此中得不謂之數乎亦何莫非盈虛消息之致然乎

戒律字音

釋教今已頽廢然有可取者叢林中之戒律也嘗見禪室齋時群僧畢集無敢喧呶而頭容手容一一如

律焉優伶本屬賤技然亦有可取者曲白中之字音也師教其弟弟授之師音當作中州者則中州之音當作轉注者則轉注之一一推敲毫忽不爽焉吾儒以仁義禮智自任反不能如僧家戒律之嚴以教明文物自許反不能如優伶字音之正其亦可慨也夫

有權者主之

天下事情不一而總歸于有其權者主之無論賢愚貴賤也有司之黜陟則督撫執其權刑獄之枉直則守令執其權文章之美惡則衡文執其權賢奸之彰隱則史筆執其權案牘之顯晦則胥吏執其權詞訟之興滅則訟師執其權米麥之貴賤則牙儉執其權財帛之豐吝則銅臭執其權疾病之死生則醫藥執其權幽明之禍福則巫術執其權一執其權孰從而撓之哉凡此數者聖世之所不能無而人人以爲無可如何欲罷而不能者也

壽星

通典曰周立壽星祠歷代有祀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或云南極一名老人星見則天下壽唐人有壽星見詩宋真宗時有異人長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曰吾將益聖人壽上爲召見賜酒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古

密聯帝座上益異之勅圖其像故今人往往以長頭短身拄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也雖屬悠謬以見世俗之亦有所本焉

五星聚

周將代殷五星聚于房齊桓將伯五星聚于箕漢高帝元年五星聚于東井唐元宗開元三年五星聚于箕尾大曆三年五星聚于東井宋太祖建隆三年五星聚于奎真宗時五星聚于鶉火伏于日下孝宗時五星聚于軫明洪武中五星聚于奎嘉靖二年五星聚于室天啟四年五星聚于張 本朝雍正二年五星聚于室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五

星聚三千歲中寥寥如此甚矣文明政治之難也

針盤所本

孝經援神契云大雪後玉衡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艮立春指寅雨水指甲驚蟄指卯春分指乙清明指辰穀雨指巽立夏指巳小滿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坤立秋指申處暑指庚白露指酉秋分指辛寒露指戌霜降指乾立冬指亥小雪指壬玉衡北斗柄也以十二支八干四維卦分配二十四氣今堪輿家針盤所用本此又曰立春指艮雨水指寅云云則差一針矣楊賴二盤之所由

分乎

拐子敗露

拐子所在多有乾隆十年各處敗露搜獲招承論死者頗衆嘉興府爲先而建平等縣次之其船共有七十餘號船名包頭船上種龍爪葱或萬年青名龍虎黨散處各地托名買賣歌唱施藥行醫女眷挑蟲箒命比比皆是船中供奉女像名挑筋娘每年端午中秋殺一幼孩祭獻畢蒸炙共食更有擲胎割腎取腦炙骨種種惡毒總以合藥網利嘉善縣督捕廳陶爲刊保赤瑣言有云被拐者有三暗記于臂脉之間一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六

刺五字一刺十字一刺圓圈各認收管拐去之慘約有四等一食腦子炙骸骨名曰胎骨一斲筋瞎眼折手落足令其叫化名曰盆景一賣子異鄉父母兄弟不得見面名曰落水一拐來不服惟恐敗露即行殺食名曰放生云云凡所聞與前無異者不復贅也拐子久矣橫行無忌不料敗露于今人心爲之大快晉天之下莫不感頌 聖天子及良有司焉

品泉

陸羽品泉張又新又品泉幾于天下無遺泉矣然猶有所遺者吳縣鄧尉山足有七寶泉味甚甘冽過于

虎邱惠山倪雲林都玄敬俱往汲飲又華亭有寒穴泉與惠山泉味相同又唐時京都吳天觀常住庫後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脈相通又瓊州三山庵有泉味類惠山蘇東坡名之曰惠通又潁州白蟹泉味與廣陵大明寺井泉等山東有趵突泉北都有神山泉陸張二公品泉而遺此可知凡事不可以耳目限也

有司當慎擇

爲有司官最難南面而臨情僞百出第一要平心以求其真情爲得貪污者無論矣即號爲清廉而居心不平或執已見或任意氣其事無有不枉俗語所謂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七

事有三屈是也有極疑似之事竟毫無干涉者有極不堪之情竟大謬不然者所以浸潤之潛膚受之愬難于不行也如士民有貧富貴賤亦不可一例而論有富欺貧者亦有貧奸富者有貴壓賤者亦有賤干貴者有終身無一是而此事獨是者有終身無一非而此事竟非者不可以成見而斷也當平其心和其氣以求之庶得真情情真則罪當矣昔人云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天下之所惡于貪污者恐其是非倒置耳如仍然是非倒置也又何貴于清廉乎故朝廷當慎擇大臣大臣當慎

擇有司有司與民最親莫謂可忽視也

杭城事佛

佛教之中于人心也非一日矣福田利益比比皆是其尤甚者杭州城中家家事佛門內俱供設佛堂高座廣龕累累列坐過而望之疑是菴觀寺院編戶羅列不成體統安能家諭而戶曉之是在賢明有司之責矣

紅苗

湖廣貴州廣西之間有山綿延千里前後各有洞戶其中寬廣可容人衆有居之者名曰紅苗聚族而居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六

世爲巢窟或出與民間交易通好或出殺掠爲民害化之不能滅之不得此如人身中之穀蟲耳何能盡去之乎或云是三苗之種或云是盤瓠之種前明之猺人獞人俱是物也王樵曰竄三苗于三危所竄者其君也禹貢所記既宅不叙者以其竄于三危者而言來格分背者則皆其舊都也

夷言改訛

夷言無正音中國傳之數數改訛亦惟其音之近似而已漢身毒國亦曰捐篤亦曰乾篤亦曰乾竺又曰天竺契丹阿保機亦曰阿布機亦曰阿保護天山亦

名祈連山亦名時漫羅山亦名祈漫羅山

封神藍本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射之丁侯病大劇卜祟在周舉國臣服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之皆懼越裳氏獻白雉焉又曰武王問曰天下神來甚衆何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槐于門益者入雖屬不典之言乃爲封神演義之藍本矣

吉兆有命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九

宋陳魏公公墓在莆田境中其先本一富民葬處民葬後二十年若子若孫皆病目至于盲障術者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地售與他人不然禍不可救矣富民吹卜而其穴爲魏公家所得然則宅兆之吉惟有德有命者當之不然不惟無福反受其殃何世人之以是爲兢兢也

五王

孔子爲萬世師表前朝封爲至聖先師又建啓聖祠于大成殿後府州縣學莫不皆然本朝雍正中又封孔子五代爲五王共在啟聖祠內尊儒重道於斯

極矣

音韻直圖

音韻之失傳也久矣切韻有直圖橫圖世但講論橫圖而直圖遂爲絕學如臯諸生張宗山家傳直圖之學以其學遍授吳中學者其法以梅誕膺字彙後卷所載直圖口授中州音韻每字有三十二音令人一氣讀下如流水之滔滔如貫珠之累累其中却有天然節奏一毫不可勉強舉口即得不多不少雖當無字處必有一定之正音出焉如魯鼓薛鼓之有其節如南陔由庚之有其句而元音在是矣而天籟在是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十

矣反切之法但用手指指定三十二位上某字與本字同位無有不得其同位者即後世之字母所自出也橫圖三十六字母其中有可擬議者知徹澄孃之複增四母也非敷奉微之倒置在前也端透定泥之下又列注知徹澄孃隔標隔列義費周章也自古詩韻之分合亦有未當處如一東二冬既分則弓爲谷容切穹爲酷容切俱當在冬韻不當入東韻凡音皆從官音起當自東始而凡音皆從喉音起當自公始不當自東始蓋東乃舌音非喉音也他年當與張子聚首晨夕討論往復勤成一書使後世知其學之直

而不煩專而不泛也於其別也賦詩以贈之云直圖久矣無人會斯道於今又克昌流水滔滔咸輔舌貫珠纍纍辨宮商班斚鼓聲猶振幽眇笙詩句未亡散有廣陵傳絕學元音天籟大文章蓋實錄也

釵釧記本

柳鸞英與閻自珍爲腹婚閻父死家貧不能聘娶柳之父欲背盟鸞英不肯然度父終渝此盟乃懇隣嫗私約自珍往後園取貨自珍喜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具言其故江海計設酒醉珍兄弟如期潛詣柳氏鸞英已付其貲而小婢識非閻生也江海恐事洩遂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三

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酒醒自悔失約急詣柳園時月黑直入園中踐血屍而躑嗅之腥氣懼而歸衣皆沾血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告官遍訊及隣嫗遂首女結約事逮自珍至血衣尚在一詞不容辨已論死會御史許進巡至夢鸞英詳訴其冤明旦召自珍問之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公僞爲見鬼自訴之狀即捕二兇訊之款服誅于市遂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珍後登鄉薦時人爲作傳奇今釵釧記是也

幻術迷人

宋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者只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出而擒之并中心史載妖僧割食孕婦乃持所呪妖水令元主君臣拭目盡見孕婦母子乘綵雲而去其意略同而胡僧之術尤工矣

假中風

姚廣孝訪王仲光勸其出仕仲光擲杯于地涎嗽交流其母曰衍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廣孝太息而返溫體仁罷相後遊行亂山中值募求宿于隱者之廬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三

談論古今娓娓不倦溫微露已名隱者遂吐涎僵卧作中風之狀溫再訪之則杳然矣自古高人逸士視此等人自有一種腥羶污穢之氣求其遠而不得耳

脩身

聖經言修身人但知其整束之義而不知其脩治之義修身如脩屋然屋有敗漏隨即修輯則屋永不壞脩身如脩器然器有殘缺隨即修補則器終不敝修身者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則即脩輯修補之謂由能改過而馴至於不貳過則可永終無過矣猶之屋時脩輯則仍爲新屋器日脩補則仍爲新器也

卦影

費孝先作卦影以丹青寓吉凶意在隱躍之間今世有鳥啣牌箋命者想是其遺意

洗筋惡俗

江西風俗惑于風水凡父母葬後輒將骸骨起看用水刮洗驗其骨色紅黑以定風水吉凶紅色則仍行掩埋黑色則改葬別邑逾年仍行掘驗名曰洗筋又曰檢筋逆理干典莫此爲甚乾隆中大臣奏禁之

窮變通久

荀子曰肉腐出蟲魚枯出蠹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

書隱叢說

卷十六

五

則久此乃物理自然之道腐枯窮也蟲蠹變也肉魚之消化通也消至于盡則久矣

方家幻術

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禮遂渥蔡君謨嘗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爲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道人李士寧謁見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之人也遂異之東坡在揚州夢在山林間有一虎來噬方

驚怖間有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謂曰昨夜不驚畏否東坡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方家幻術惑人之事何代蔑有東坡識破君謨鵲突徽宗則爲其所愚矣

臨摹逼真

翟宛深學李成山水臨摹逼真世所有成畫多是翟筆明末徐俟齋枋鼎革後杜門不出所畫山水人貴重之余里顧方城善摹徐筆所傳徐畫多是顧作八句以前人多秘而不知也

書隱叢說

卷十六

五

現身說法

佛經云現宰官身而爲說法現女人身而爲說法舉世痴迷不從其欲而誘之不能引之入于善也聖教之所謂誘掖獎勸是也觸龍之說齊太后先憐其少子莊周之說趙王以劍客之服見現玄人身現劍客身俱是此意然奸惡之人欲行其計者亦用此法智者不可不慮也

律有幾種

唐人律體有幾種守規矩者謂之正體起對而次不對者謂之偷春體徹首尾不對者謂之散體如李白

牛渚等作是也或三四或五六失拈者謂之變體自六朝而來亦謂之古拈絕句亦有三四失拈者亦變體也

雞鳴歌

光黃人二三月群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雞鳴與官人唱漏微相似極鄙野應劭謂之雞鳴歌今之吳歌遲其聲以媚之宛轉如雞鳴者是也俗謂之山歌

微子行遯

論語曰微子去之尚書微子篇曰我不顧行遯則微子之去紂都而遯于荒野也明矣武王釋箕子之囚

書隱叢說

卷十六

五

封比干之墓獨不及微子者以微子遯于荒野未之返也迨武庚已叛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不可辭始就封于宋耳左傳微子牽羊把茅肉袒面縛之言何其誣也卽史記抱祭器入周之說亦屬烏有既已入周豈待周師至而面縛既抱祭器亦何必面縛而啣璧知遯于荒野之義則二說不辨而知其誣矣有云既已面縛兩手反接不能牽羊把茅而抱器則微子亦可使人牽之把之而抱之不必定在微子一手足之烈也此論未足厭服人心矣

書隱叢說卷之十六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七

用事之誤

吳江袁棟漫恬著

自古用事之誤承訛不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唐人有鳴鳳朝陽之語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兩鳥聲今以出谷求友爲苦鶯事度其夕陽謂山之西後以指暮日誕彌厥月誕大也後作生辰用景行行止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今用爲景慕字夏屋渠渠屋大俎也今以居室用爲雲爲雨本楚懷王今皆用作襄王劉希夷詩曰爲

書隱叢說

卷一

雲爲雨楚襄王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則八柱乃擎地者張說爲姚崇墓表云八柱擎天左傳士會辭秦歸繞朝贈之以策策乃方書非馬策也李白詩云臨行將贈繞朝鞭莊子柳生其左肘柳是瘡瘍類王維詩云今日垂楊生左肘秦始皇封松爲五大夫五大夫乃爵名非封五松爲大夫也庾信詩云山封五樹松陸贄詩云不羨五株封返壁是僖負羈事今誤作蘭相如完璧事濫觴乃言發源甚微今誤作末流猖獗用江文通擬休上人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誤用爲休上人事韓昌黎

石鼎聯句序云長頸高結結音髻結字斷句下云喉中作楚語東坡云長頸高結喉東哲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九具對真一酒

名句來歷

古人詩中名句往往多有來歷陶靖節詩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本古樂府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王勃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本王巾層軒延袤上出雲霄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又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本庾信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摩詰詩漠漠水田飛白鷺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二

陰陰夏木轉黃鸝本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李白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落于秋天本郭象注陽春自和蒙澤者不謝秋霜自降凋落者不怨又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本陰鏗詩句又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本梁簡文郎今欲渡畏風波又千巖泉洒落萬壑樹繁迴本鮑照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繁迴杜甫詩碧窓宿霧濛濛濕朱拱浮雲細細輕本晉羊球西樓賦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拱濕濛濛之飛雨又翡翠鳴衣桁蜻蛚立釣絲本徐晶翡翠巢書幌驚鶯立釣磯又薄雲巖際宿孤月浪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中翻本何遜薄雲岩際出孤月波中上又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本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又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本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復本陳釋慧標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又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本淮南子水深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李長吉詩羅屏繡幕圍春風本古樂府繡幕圍春風戴叔倫一年將盡恒萬里未歸人本梁簡文一年夜將盡萬里人未歸太白詩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高適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本庾抱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趙師秀詩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本白樂天人家半在舡野水多於地姚合驛路多臨水人家半在雲會真記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又本古樂府風吹窓簾動疑是所歡來宋林和靖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本唐江爲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唐子西詩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李重元詞雨打梨花深閉門本唐劉方平詩梨花滿院不開門萋萋芳草憶王孫本唐趙光遠詩元文宗詩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個星猶在天本盧延

遜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明人咏枯木
詩有枝撐曉月無葉響秋風本唐王冷然有根橫水
石無葉拂烟霞楊慎妻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
雨怨朝陽本山谷詩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
朝陽

火棗

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花九百
歲作實有核形如棗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
辛酉陽雜俎曰祁連山上有樹實如棗以竹刀割則
苦以木刀割則酸以盧刀割則辛以金刀割則甘或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四

曰卽仙經所謂火棗也西遊記五庄觀人參果事用
此

詞品

上不牽累唐詩下不濫侵元曲者詞之正位也豪曠
不冒蘇辛穢褻不落周柳者詞之大家也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啟源著毛詩稽古編三十卷極爲該博有曰
古今之字音形多異義訓亦殊執今世字訓解古人
書譬猶操蠻粵鄉音譯中州華語必不合也義訓之
殊如古以婿爲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

而後世以爲諂古以僞爲人爲而後世以爲詐僞云
云內有舉要攷異正字辨物數典稽疑等卷更爲明
晰惜未行于世

詩句指摘

昔人作詩經後人指摘便成笑柄李山甫讀漢史云
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高英秀謂定是
破船詩李群玉咏鸛鵒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
輶格磔較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
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張祐詩云鴛鴦鈿帶拋
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白公謂是欸頭詩欸頭者問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五

頭也白居易詩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
見張祐謂是目連變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謂
是鬼詩孟浩然詩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
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謂是盲子詩曹唐詩云洞裏有
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謂是鬼詩昌黎聽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
歐陽公謂是聽琵琶詩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傳
本艸經後人謂之櫻桃謎僧貫休詩竟日覓不得有
時還自來宋人謂是失猫詩程師孟靜堂詩每日更
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謂是登溷詩林

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謂是野薔薇詩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藩邠老謂是猫兒詩

塞洪橋

江寧聚寶門外有塞洪橋長四十餘丈濶十五六丈東西相望杳絕昔人築之以塞江中之洪水故築之厚重而小其銜以洩江水之怒至今橋畔有額曰塞洪勝境志曰賽工相傳爲賽公俱誤也

臨岐詩歌

昔人臨岐握別戀戀不忍舍形于詩歌邱風云瞻望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六

弗及泣涕如雨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東坡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各極其致而王實甫西廂曲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尤爲道麗得神也

流傳異域

詩人名重流于異域傳爲勝事如劉孝標集溫子昇文在吐谷渾床頭日本西番重用金寶購張鷟文新羅國請以蕭穎士爲師難林賈人爭購元白詩云其國中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勃海國人寫徐黃賦以金書列爲屏障宋西南夷有弓衣上織成

梅聖俞春雪詩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明日本國刻宋潛溪集高句麗安南使者購宋文集本朝吾邑徐虹亭執菊莊詞亦海外爭傳爲一時之盛云

衣尺匠尺

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通鑑外紀曰夏禹以十寸爲尺成湯十二寸爲尺武王八寸爲尺然則周尺乃今之匠尺夏尺乃今之裁衣尺也今匠尺當裁衣尺十之八

鍾馗妹

遜齋閒覽載宋皇祐中掘地得宋宗慤母墓誌有云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七

其妹名鍾葵趙宋石恪有鍾馗氏小妹圖一年少婦人四女鬼相從李伯時有嫁妹圖明錢穀有鍾馗移家圖或云即是嫁妹圖作魑魅虛耗得志跳踉之態今乃訛作鍾馗戲妹圖尤爲不經之甚矣

都畜

吳江縣田地有幾都幾畜之別畜字即古鄙字說文云方美切都畜即古之都鄙也今人誤作圖音并有作圖字者或云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也然雖有此義而吳江田地之所用實是畜字修志者以俗有圖音乃援此義而漫加一口直作圖字將今千

百世後知吳江之有都圖而不知吳江之有都圖其得爲信史乎

劍池夜光木

康熙中虎邱山劍池浮出木棍一根有人取之以歸中夜忽然光明滿室異而斧以斯之後詢諸山中老僧云是名夜光木吳王殉葬時有夜光木二枝今浮出者其一也其人爲之慨然而去然重泉之下不知何以浮出于外而殉葬之物傳記不載老僧不知其何所據也高竹窓士奇塞北小鈔載夜光木生絕塞山間積歲而朽月黑有光通體明白如螢火迫之可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八

以燭物雨露日遠則光漸減云又不知其何以年已久遠而光猶如是也唐時隱士郭休有夜明杖其光可照十步之內號國夫人有夜明枕光照一室古蜀賓國有杯朗徹可照謂之照世杯意亦夜光木爲之者歟

商人報冤

乾隆中有商單身雇舟貿易舟人利其資黑夜邀伴入艙中擒商縛而毆之無數商佯死舟人欲加以刃其妻曰人已死而再加以刃何爲因而中止乃昇墮于水中盡攫其資而去孰知商人所墮並非深水乃

在低田中幸未溺死遲明有別舟過其處商乃哀號求救遂鳴之于官擒置正法論斬舟人于市商不遽返逾時報冤匍匐以歸夫商人幾瀕于死而卒得報冤豈不愉快哉噫古今之遠宇宙之大無論在朝在野其冤沉海底而卒不得少伸者何可勝道哉

修志

吳江震澤分縣以來未嘗修志乾隆中縣君聘請邑人修成吳江震澤二志典制詳核有舊志可仍體例兼脩獨爲得之然人物志中褒貶去取不滿人意荀悅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九

仁義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告子曰仁內也非外也只以心之愛爲仁脫却德與理義外也非內也只以事之宜爲義脫却心之制釋氏之學似此程伊川曰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後人遂以愛爲仁夫仁自是性愛自是情豈可專以愛爲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

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以此而行而宜之之爲義亦屬未全

行夏之時

周人改月又改時謂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即以建子之月爲春正月陽生于子即爲春陰生于午即爲秋也改月人所共知惟改時後人紛紛議論不一而足請讀論語可乎子曰行夏之時謂治天下仍當以寅月爲正月仍當以寅月爲春之始也故不僞曰行夏之正而曰行夏之時若周人改月不改時夫子僅曰行夏之正而已惟其改時所以必曰行夏之時也後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十

人圖圖讀過把時字僅作正字看故致生疑耳左氏春王周正月加一周字則曉然于改月又改時矣至于正月加王字原無意義直是魯史本文博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正月鑄鐘銘曰維王五月敬敦銘曰維王十月可知當時諸侯尊王之意並非聖人之特加也且知不僅加于歲首爲謹始正端之說也

包荒馮河

易泰卦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包荒是含容馮河是剛果自在上者言之當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自在

下者言之當小處含容大處剛果若小處剛果則戾乎仁大處含容則背乎義若在上者一味含容則失國體直行剛果又致債事在乎人之善體會耳不可執一而論也一爻如是三百八十四爻莫不如是一經如是六經莫不如是也

特奏名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中詔禮部閱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賜本科出身謂之恩科吾邑宋淳祐中有魏汝賢者爲特奏名狀元人不知特奏之義謂是副榜者非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士

卑官受杖

卑官受杖自昔有之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昌黎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詩泰軍與尉簿塵土驚動勦一語不中治筭箠身滿瘡宋史理宗淳祐中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本朝康熙中學使張公按臨蘇郡崑山舟泊岸例應巡捕供跳板巡捕偶失手水濺學使袍服即于岸傍杖之今則不然卑官無受杖之事矣

少林僧兵

河南少林寺僧徒甚衆多習拳棒其傳已久別有秘授非世俗可比擬謂之少林拳少林棍云聞學習三年者使其持棍向一暗衙中走出衙中刀鎗劍戟紛列而以機運之人一入其間紛拏齊下難于架隔能以一棍橫行其中則百萬軍中無慮矣有少林棍法若干卷脩著其要云其僧往往爲國家立功唐初破擒王世充有功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敎尚存宋時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叅議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靖康時欽宗召僧眞寶命之聚兵拒金明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于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松江然則僧兵之有功于國家不淺所謂金剛努目者非歟宋德祐末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又得見幾而作之意哉

古今異名

古曰文今曰字以文專屬之文章矣古曰音今曰韻以音專屬之聲音矣古曰后今曰君以后專屬之國母矣古曰卒今曰兵甲兵之名不單舉矣古曰蘭若今曰寺奄豎之名官府之號不顯著矣

百二十二

百二十二之說或云得天下之利百二或曰得百中

之二虞喜曰百二言倍之也蓋言以百萬當二百萬也屢言之而未明日知錄曰古人謂倍爲二孟子卿祿二大夫是也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其義始明

百歲臣工

康熙中有主事陞轉引見年已九十六矣聖祖以其老而邁也主事奏曰上有萬年天子下有百歲臣工上喜爲特轉高官乾隆中潮州檢討劉起振百歲廣撫請旨建坊上爲特給侍講職銜又賜上用緞四疋銀四十兩視凡民之百歲者爲加優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甲子詩識

甲子三月妹婿侍衛葉敬旒永清假滿入都在虎阜山樓話別余有句云一別不知何日裏與君此際共登樓丁卯七月再給假南歸抱病殂于維揚舟次不謂虎阜一別永不相見前詩遂成詩識云

三世服藥

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大概以父子相承三世爲言而實非也古之醫師必通于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脉訣所以察症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非是

三者不可以言醫疏語甚詳若必云相承三世然後可服其藥將祖父二世終無服其藥者矣雖然今日針灸之學亦非盡人而能之者矣

近體詩法

謝茂秦曰近體誦之則行雲流水聽之則金鼓玉振觀之則明霞散綺講之則獨繭抽絲云云夫行雲流水謂一篇如一句也格格不吐者可廢矣金鼓玉振謂音韻鏗鏘也雌般戛口者可廢矣明霞散綺謂光彩奪目也塵土晦黑者可廢矣獨繭抽絲謂章法一線也傳合雜亂者可廢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古

養生養品養心養性

人生終日營營貧者拮据不遑富者利盡錙銖賤者執勞服役貴者頤指氣使為婦者米鹽瑣碎為夫者出入紛紜無非為養生計也于其中有志課業應舉更上一層者謂之養品可也更有脫然塵累以詩書自娛者謂之養心可也更有能以道義自持不為流俗所囿者得不謂之養性哉吾見舉世皆養生矣養品者百中得一焉養心者萬中得一耳養性者天下鮮矣

博物

古之博物能知人所不知者自孔子知防風骨肅慎矢商羊萍實而外管子知俞兒耳知澤神委蛇鄭公孫僑知實沈臺駘知黃熊曾展禽知爰居介葛盧知牛鳴東方朔知畢方獨足知騶虞知藻兼木撒胡僧知昆池劫灰張寬知女人星劉向知貳負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賈逵知鸞鶯胡綜知秦始皇壓王氣物諸葛恪知侯震山精知陸敬叔知彭侯狀如黑狗無寶攸知鼯鼠張華知龍鮓知海鳧毛知干將知臨平石鼓以蜀中桐木刻為魚形叩之則鳴知銅澡盤知九館龍洞知龍石以水灌之便熱知玉漿龍穴石髓稽康知石髓雷煥知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五

枯木照妖荀勗知勞薪郭璞知驢鼠大如東哲知顯水牛節陵科斗策賈淵知荀晞兒塚王粲知服譽人冢裴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天知亡新威斗陸香知紫荷囊知千里酒知古犧尊蘇綽知西漢故倉地杜鎬知秦哀公墓李章武知鉄斧為禁物知雀錫沈約知東夷單于賜藕登蓋陸澄知服匿武酒器祖瑩知于闐國王故玉印元行冲知樂器名阮咸許敬宗知帝邱李珣知內黃傳弘業知雖傳奕知金剛石張柬之知影娥池唐元宗知龍皮扇建中時道者知服望孟詵知藥金段成式知報時鉄劉蛻知古銅盎非齊桓公物斛斯微

知罇于以芒銅振董養知周會狄地盧若虛知鼯鼠
劉敞知龍雀刀知周惡夫印爲亞夫印徐鉉知象膽
知海馬骨高裕知陵鯉實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
天祿僧贊寧知畫牛隱見耶律楚材知角端

不利長子

自古創業之君俱不利長子顓頊長子帝摯不善崩
弟堯代立唐堯長子丹朱不得立虞舜長子商均不
得立商湯長子太丁未立而卒周太王長子泰伯文
王長子伯邑考皆不得立秦始皇長子扶蘇不得立
漢高帝長子惠帝立而絕光武長子東海王不得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六

魏武長子曹昂戰歿孫堅長子策無後孫權長子和
不得立昭烈帝長子後主立而失國司馬懿長子師
無子宋武長子義符廢劉淵長子和廢劉曜長子胤
前沒虜符健長子廢石勒長子弘爲虎廢石虎長子
邃宣俱前倂慕容儼前子死慕容垂長子令被殺齊
蕭太祖長子武帝立一世而絕梁武帝長子昭明早
逝陳武帝長子死于江北齊神武長子澄被弑周文
長子安定公立而廢隋高祖長子勇廢唐高祖長子
建成倂朱梁太祖是長子友文墜馬死後唐太祖李
克用長子落落陣亡明帝長子從榮倂吳王楊行密

長子渥廢南唐徐溫長子知訓以亂死蜀主王建長
子元膺倂南漢劉隱闡王潮子俱不立蜀孟知祥公
主子在唐不得立宋太祖長子德昭自殺太宗長子
元佐不得立契丹阿保機子東丹王不得立金阿骨
打子蒲盧虎不得立元太祖長子先沒世祖長子真
金先歿明太祖長子懿文太子先歿本朝太宗
長子和碩禮親王不得立世祖長子不得立聖
祖長子廢然則由古及今創業之主其爲嫡長子而
得傳位及後人者僅禹子啟也亦異矣

金山詩句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七

唐張祜題金山寺詩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晚
唐孫魴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橋妨僧定驚
濤滅佛身沈歸愚德潛先生嫌其景界之小最賞余
句云一條海氣微茫接兩岸青山雲霧開嘆其爲盡
金山之妙景也

祿命

祿命之說其來已久小運之法本許氏說文已字之
訓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
唐人習者頗衆五代子平與麻衣道者同隱華山尤
造其間輿或曰宋徐子平故今直謂之曰子平云前

以六字推行不用時自宋而後以八字推行兼用時
謂之八字大約以衰旺生尅推其富貴貧賤壽夭亦
有符驗但同一命也有彼此之不同同一人也有得
失之互異不必盡合者何歟蓋一日有十二時未必
一時唯生此一人同時而生能保其休咎之絲毫不
爽哉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止天下
人豈止于此必相同者多矣宇宙之廣謂一日止生
十二人乎每見人家有孿生子貴賤不必相同猶曰
時有先後也迨相貌相同貴賤無不同貧富又無不
同究之男女之多寡懸殊辭世之早晚或異其休咎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大

之不必盡同也況時刻之差誤者亦復不少昔蔡京
蔡卞問命于僧化成于卞則終身無一語之差于京
則大謬不然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
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
則軍校微有譴訶孟洪開閭荆襄嘗出巡見漢江一
漁者問其年庚皆與已同異之邀與俱歸欲命以官
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
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水上輕浮故賤某
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
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能也宋陳彥

才與秦檜同干支進士知泉州而已可見時刻之有
差致休咎之不同也至于宋蔡魯公與貨粉鄭氏子
生年月日時皆同但差一甲子沒水死嘉靖中祥符
高叔嗣生與陳友諒同干支以名進士歷官臬司政
績甚著以能詩稱干支雖同生有先後又不可同年
而語矣若呂才所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
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此言不足以盡服人心也富貴
之士應運而興漢韋賢魏相丙吉微賤時會于客家
相工田文曰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宋張鄧公寇萊公
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而張齊賢王隨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九

復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韓魏公
守維揚王荊公王岐公爲幕客作芍藥會陳秀公適
至後皆爲宰相明時徐有貞與其友段民邀于謙讀
書虎邱道士烏元運相三人皆大貴又王錫爵申時
行許國同坐相士過之許其俱元俱相後三人各占
一元一時足訝後無不驗此亦俱當六合之徵矣至
于刼數難逃水火兵刃往往俱無誤死婁師德渡江
時道士觀一舟之人俱有水厄此非共犯三刑之驗
乎故曰呂才之言不足以盡服人心也

急就句法

栢梁詩枇杷橘栗桃李梅句法自宋玉招魂篇來乃
爲急就篇之濫觴也韓昌黎鴉鵲鴈雄鵠鵠陳后
山桂椒桼櫨楓柞樟皆祖此

梓人傳

柳柳州文梓人傳是比體後半篇可以不作王弼州
亦云

遇合之奇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美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
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有詩云十二三年就試
期五湖烟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著鮮明高祖時光祿寺中厨人供御茶稱旨賜以冠
帶一夕高祖微行聞有老書生吟云十載寒窓下何
如一盞茶高祖即應口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唐盧延讓二十五第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
觸店門開之句爲張濬所稱賞又有餓貓臨鼠穴
犬舐魚砧句爲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毡破猫跳觸
鼎翻句爲王建所賞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
于猫鼠狗子也嗟乎得官者以猴與茶見賞者以猫
與犬言之不勝慨然然昭宗之猴朱梁篡位乃跳躍
奮擊爲全忠所殺與明皇之舞馬同盡其忠尚不愧

爲供奉之名也

河圖洛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
序論語曰河不出圖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
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雖不言其數之爲九爲十而亦
明夫圖書之早有所本矣又昔賢謂先天圖是太元
張本則圖之早有所知也逮至後世有謂十爲圖而
九爲書者闕子明也傳之者邵子宗之者朱子有謂
九爲圖而十爲書者劉長民也宗之者朱子發張文
饒魏華父劉牧反覆辨論不一有謂傳于陳搏有謂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傳于青城山隱者然朱子書河圖洛書後曰讀大戴
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
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爲洛書也又蔡
元定曰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已逆
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亦不必追考河圖
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此數之外
豈有他數此心同而此理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
必泥其爲先天圖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不必
究其傳于陳搏出于青城山隱者也橫推直致無不
昭合乃天地自然之道後乃演出太乙九宮法及三

角筭等數術亦是圖書之所涵者廣推而致之無不可耳先天圖亦自宋時而出明黃宗炎極辨其非古近毛西河奇齡有圖書原舛編一卷力言其舛以余思之雖使後人增撰但能明義理亦可上接古人況朱子有云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于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耳前已言伏羲作易不必本于圖書今但就圖書而論之也前言至理之彌綸于聖心今言至理之彌綸于圖書固可相爲發明耳

事功遺憾

甚矣紀功紀事之有遺憾也列禦寇莊所自出史記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無傳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通鑑不載雲臺功臣馬伏波以椒房之親不得與圖耿弇而不及耿況圖岑彭而不及來歙韋蘇州新舊唐書皆無列傳王偁撰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史不列儒林文苑傳中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也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賈島詩歌可與孟郊張籍比肩舊史不爲立傳新史附名韓愈之後數言而已馬貴與博洽卓絕古今嚴明論詩理入三昧羅願翼雅富如武庫宋史俱不爲立傳然數公之名自足不朽何必藉史傳哉

羣妃御見辨

周禮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鄭康成謂群妃御見之法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後世信以爲然子竊有疑焉謂聖天子省躬節慾不宜如此況人多難徧云十五日而徧者豈其然歟及觀汪鈍翁琬之辨暗有胎合汪畧曰成王春秋方富周公豈多其女寵定爲不刊之制以導之乎一夕之中所御者九人自非淫欲之君如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婪色如此也故使御之而徧人主之身亦異于金石矣得母有蠱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疾耶如不能徧則是一百二十人者雖得抱衾裯而十五日之間僅奉斯須之顏色也夫九嬪世婦御女既與女酒女祝等統于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決非進御于王者也九嬪條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吾謂周禮所言御者又決非相從于燕寢者也不然九嬪以下共一百二十人而又莫不有屬其爲數當不啻數百矣王亦安能一一御之耶此論足爲世道人心之防也楊升菴先有辨論云

妾服

儀禮曰大夫爲貴妾總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唐開元禮及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明孝慈錄皆不爲妾制服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今有人欲從古禮者余謂若從古禮則古禮之父在爲母期爲長子三年等制已不可復矣欲從今律則今律無文況從古禮則所生子之于生母亦無三年之服若于已則從古之服總于所生子又從今律之斬衰三年是爲不古不今之禮惟以從重者服其妾也可乎

格物精義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吉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工夫最細亦最濶一物有一理猶易盡物物有一理則不易盡物物有一定之理猶易盡物物有無定之理則尤不易盡蓋物有限而理無窮也所謂物者乃事物之理非僅一物而已也此即聖人精義之學大而顯者易知矣莫難于是非之介公私之間能執一途以自處而又毫髮不爽卽所謂中也中不易致則義之不易精也義不易精則物之不易格也夫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何嘗不學易以精義之功無盡故有假年之嘆夫子何嘗不聞道以格物

之功難究故有夕死之慨夫子聖學已至亦謂義理無窮所以歆然若不足耳不然忠孝人所共知堯舜人皆可爲何至有假年夕死之言惟其事變無窮而義理無盡今日一事甚是難處當思如何處之明日一事或更難于今日或又是一樣難處當思如何處之才是格物才是精義才是致中故昔賢喻義喻利章反覆辨論有以也夫義利二字何人不曉惟于疑似之間疑難之處有以辨之明而處之當斯可耳即如喪服與律例二者安天理而酌人情古今屢屢變更終有遺議而天下事物之理從可知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圭

新黃孝子

吳縣黃向堅父孔昭于明季時爲雲南大姚令鼎革道阻不得歸順治中滇黔漸平向堅萬里尋親艱苦備嘗遇鄧縣錢士驥亦于明季作廣文于平彞衛而不得歸者始知其父母俱在白鹽井兼程而至喜泣交并奉之而歸滇人感其孝醵金而贈之蓋徒步周行二萬五千里云傳奇有新黃孝子者是也而士驥之子公美聞其親在亦間關萬里而尋親以歸世徒知黃而不知錢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七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八

吳江袁棟漫恬著

人參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散爲人參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唐韓翃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章孝標詩蟠桃花裏醉人參段柯古有求人參詩周繇有以人參遺段柯古詩皮日休有友人以人參見惠謝詩陸龜蒙有和詩溫庭筠詩云烟香風軟人參藥林寬詩云門外人參徑到時花幾開僧栖蟾詩云茶味敵人參參字或作蔘或作蔘人參之貴重于昔時已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一

如此今時遼參益貴重無比矣但服之者有福有禍不可不知參之爲力補虛益氣只須一錢左右立有功效苟非沉痾三四分亦能見效醫家往往以用少不效日日服之積至兩許之多終于不效遂至殞命孰知服一二錢不效之後其參已不對病不對病則必受其害不過參之爲物仁而緩不如大黃等味之立潰故人不覺其爲害耳富貴有力者平居養靜日日服參于能飲食之際自不致爲禍而亦未見其福若病勢轉關之際少服些須福則立見不效則禍亦未覺余見人家之誤信服參而旋見其害者比比矣

甚矣醫家之慎勿輕用參也爲其所誤者猶曰此症之虛極而難治者也嗟乎以垂暮之年彌留之際尚有服參一二錢以延一二日之命脈者況人當少壯必不至十分極虛即至十分極虛豈有服參兩許終不見效且因以致斃者乎是可悟矣予一生無大病不喜服藥且無力亦不屢服參當場屋困乏之際黃昏時已覺頭暈眼花不能支持爾時服乾參分許即能精神如故夜半復然又服一二分亦能如故迨歸後諸事紆擾日夜不寧忽患心空無力亟取場中所餘參服一二分即覺胸中飽滿并能如饕餮者然旋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二

亦無恙始信參之爲力不在多也用參者其知之

利害禍福

淮南子引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曰或欲利之適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云云則塞翁安知非福安知非禍之語有與道默契焉者非僅曠達之觀而已也

歸藏易

京房曰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坤作眞需作湍小畜作小毒畜大畜作大毒畜艮作很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

作誠坎作聲謙作兼遜作遠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
母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與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
岑霽林桐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干寶
曰乾與艮兌聲離釐異此歸藏之易也李過曰連山
易不可得歸藏易今行于世者乾屯蒙渚訟師比小
毒畜履泰否同人大有損大過頤困井革鼎旅豐
小過林禍觀萃稱僕復母亡大毒畜瞿散家人節與
蹇荔員誠欽恒規夜與兌離聲兼分歸妹漸晉明已
岑霽未濟遠大壯蜀馬徒四卦闕名朱竹垞曰分爲
豫馬徒爲隨誠爲益林禍爲臨欽爲咸瞿爲睽岑霽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三

爲既濟唯規夜二名不審當何卦黃宗炎曰瞿當屬
觀欽當屬旅規當屬節夜當屬明夷分當屬睽岑霽
當屬賁其他則不可詳也羅苹曰歸藏易卦有明夷
營惑耆老大明之類又曰連山易有陽豫游徙之卦
化有爲無

有學問人有經濟人化有事爲無事化大事爲小事
然惟視無事若有事視小事若大事者能之也

發于中心

剖肉爲羹以爲孝未嫁殉身以爲貞三年廬墓以爲
思雖不無過情昔人已論之矣然若而人者實發于

中心之不得已並非有所矯激而然真爲人之所不
能爲者也故不著爲例者以中道望人而必當格外
旌獎者庶以慰貞孝之心耳議者且謂之非義焉過
于刻矣

羅刹夜叉

路史曰羅刹國在婆利東與林邑爲市市必夜至常
掩其面畏人見之夜叉國在北海李文公問藥山禪
師如何是黑風吹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後西遊鬼國
夜市本此

后妃傳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四

太史公以皇后傳立爲外戚世家班固外戚傳乃列
于匈奴之後王莽之前自范曄立后妃傳次于帝紀
後代因之可見事文愈趨而愈工也

程嬰公孫杵臼

屠岸賈之事春秋不書三傳無文國語云下宮之難
由屠岸賈趙姬匿公宮以免而太史公敷衍其事遂
有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合傳劉向說苑因之至于趙
宋推趙世家爲程嬰公孫杵臼立廟今并演之傳奇
矣或云左傳未及史記補之如葛伯仇餉得孟子而
始明魯酒薄而邯鄲圍得淮南子而始悉攘羊子證

得呂氏春秋而本末始具也燕山叢錄曰邯鄲趙氏數百家歲時祀先必設嬰杵于客位以爲趙武遺命如此豈趙氏之後因史記而附會爲之歟抑信然歟皆不敢執也

歷數

易乾鑿度春秋元命包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春秋命歷敘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漢書曰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漢陳晃言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五

百八十六歲唐李淳風推自麟德元年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載僧一行以大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也宋邵堯夫云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歲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云自開闢至堯正當其中數諸說不一其孰爲是耶

潮汐

潮汐之至乃天地自然之氣爲之升降所謂天地之喘息是也邵子曰天地元氣呼吸之所爲耳山海經

以爲海鰭出入之所爲藏經以爲神龍之變化者俱非也至于粵溪之水有一日三潮者有一日百潮者瓊海之潮有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者雖有應星應月之說總係潮之變態不可以常理論也

石鼓

石鼓之文議者不一謂周宣王之鼓者韓愈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者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者董道也謂字文周作者馬子卿也文今剝落止存九鼓之字卒鼓無字可存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六

相沿難革

矣以吉日之詩比而觀之大都謂宣王之鼓者近是世俗相沿雖遠于禮亦有一時難革者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孔疏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是廟見專爲舅姑而言也今則屬之祖先矣居喪喪稽顙所以致哀于親非以致敬于人殺刺于人宜稱頓首今則概用稽顙矣古謂姑之子爲外兄弟舅之子爲內兄弟唐詩之內兄內弟皆謂舅之子也今則移稱妻弟矣然相沿已久忽有嫁女而不書廟見者舅子而稱內兄弟

者喪中致禮而書頓首者不亦大駭于世乎

先生田

吾鄉有某先生者以教授爲業不娶無子每歲積其所入置田若干畝老病且死集門人數人以所置田授之曰我死後汝輩爲我辦棺槨壙外歲時祭墓數人輪當其贏餘即歸之數人者悉遵其教凡祭掃務致其豐至今三世猶不替焉鄉人謂其田曰先生田云

翰林院

翰林院設于唐開元中自尚書至校書郎均得與選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七

入院者概稱爲學士至宋其職始貴明初又設講讀學士講讀修撰編脩檢討諸員其制大備而入院者不專進士科也天順間始盡用進士本朝因明之舊凡新進士殿試後即點數員入翰林又于殿試後復行朝考詩賦等題然後取其優者與列人以爲榮焉非進士者惟康熙己未年欽取博學鴻儒五十人俱入翰林乾隆丁巳年博學鴻儒亦入翰林餘無別途選入者矣

闈中命題

明初闈中命題與今制異有首二三題皆論語者有

首題論語二三題皆中庸者有首二題皆論語三題

中庸者有首題大學二題論語三題中庸者判語有

二字至九字一科同出者表用古題擬表今則鄉試

首必論語次必學庸三必孟子會試首或大學次或

論語三必孟子表必時事擬表判必幾字五判畫一

二字至六七字按次輪出八九字多度置不用矣

要好看

人只爲要好看三字壞了一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一家進益其數有限一要好看凡飲食衣服官室日

用婚喪餽遺之間無不趨華騫靡究之竭力以供猶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八

不足以博尋常耳目之一褒亦何苦而爲此哉人家

子孫固守儉德則不犯此三字病矣

十二肖

明王鏊云十二辰所肖嘗聞之于人二十八宿分布

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

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璧水偷亥

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鼎日雞畢月烏酉也

紫火猴參水援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

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

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

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前此紛紛諸說可有歸宿矣

召神而問

吳越春秋曰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西遊記孫行者動問山神土地事本此

五祀

五祀禮王制注謂司命中雷門行厲曲禮注謂戶竈中雷門行曰此殷制也月令言行不及井祭法亦言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九

國行而無井惟白虎通有井淮南時則訓冬祀井故漢魏晉以來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為然先王之所以舉祀者凡以報其功德而已門戶資以出入中雷資以居處竈井資以養生是井較之行于人尤切似宜常祀行于出行之時舉之義各當矣郝敬云冬祀行行亦謂之井孟子云井上有李謂道上有李樹也古者井地并間為道道間有水所謂行潦也冬水用事故祭行即是祭井也白虎通曰月令冬祀井

狐屬惑人

近世往往有狐猿之屬物之精怪來遊人間髣髴托

為人言以惑人太史公所謂學者言有物是也索隱曰物謂精怪也漢之神君形不可見但聞其言居帷帳中因巫為主人關通飲食所欲想亦狐猿精怪之倫托人言語以惑人者有疑其為鬼神者非也左傳有神降于莘吳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前燕有神降于鄴前涼有神降于元武殿神仙傳廬山廟有神能于帳中共外人語宋時毛山舖狐魅假托毛女在洞中南康廟帷中有神能與人言是其類也醒世姻緣傳有狐托為汪先生者即推此意以曉人耳

高出凡庸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十

古人意見有高出凡庸者馮驩為孟嘗君收責于薛悉焚其券以市義李白在揚州散銀十萬餘金作詩曰黃金散盡還復來唐李景遜母及蘇東坡母皆不取宿藏物邵方回積財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散與親故宋陳公弼其兄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弼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公弼慥之父也蘇序急人患難或以子人立盡以此窮困然終不悔凶年鬻其田以濟飢者序洵之父也然則古人行事存心有大過乎人者今人錙銖較量心地窄狹即不能效法亦當知天地間有此一等人耳

儉以成廉

君子不苟得不妄費儉所以爲廉也若知取而不知子則吝也先君嘗曰作家須克已不克人夫克人則苟得矣不克已則妄費矣君子往往不妄費以積財于已而奉人之緩急此公心也若苟得以積財于人而奉已之嗜欲此私心也但吾見不苟得而不妄費者往往無財苟得而妄費者往往多財豈財之善動乎然未見有公心者之終無財矣

字易誤讀

字有易誤讀者兩字者既詳之于前矣一字者復列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士

之于左焉

瀧水之瀧音雙句讀之讀音豆肅爽之爽音霜月氏之氏音支角里之角音祿汨羅之汨音博汨羅之汨音密不其之其音箕魯般之般音班先零之零音憐於期之於音烏姑射之射音益令居之令音連寧馨之寧音寧疆場之場音易選儒之儒音軟盟津之盟音孟國土之土音度綸巾之綸音關犧尊之犧音梭率更之率音律平反之反音番牢愁之愁音曹風裁之裁音裁朝請之請音聲衆生之衆音中落魄之魄音拓滑稽之滑音骨服匿之服音避休屠之屠音儲

戲下之戲音麾旁魄之魄音薄玄端之端音冕妖蟲

之蠱音治柴池之柴音差遁巡之遁音遼烏巨之巨音桓鬱壘之壘音律觜星之觜音崔臯比之比音皮

沙羨之羨音夷宛句之句音劬負尾之負音陪涪漢

之漢音灘井幹之幹音寒羨門之羨音延角亢之亢音剛不羹之羹音郎涑水之涑音波汜勝之汜音帆

信圭之信音伸哭臨之臨音去教蒲萄之蒲音勃琵琶

之琵琶音麟之麟音可去祆廟之祆音軒演門之演音踐處分之分音連石之連音爛康居之居音渠

匪頒之匪音分度曲之度音鐸平輿之輿音可去八風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士

之厨音皮襄賁之賁音肥昆邪之昆音魂涪灘之涪音敦六出之出音綴爛脫之脫音奪太守之守音符

廷評之評音病魁梧之梧音梧口號之號音豪蔓菁

之蔓音瞞嘉樂之嘉音嫁大宛之宛音駕行潦之行音杭廷爭之廷音定天邪之夭音歪盤渦之盤音漩

華曉之曉音滑越席之越音活無射之射音亦伍員

之員音運假借之假音嫁司空之空音窟僕射之射音夜瑯邪之邪音耶楚些之些音邈大家之家音姑

建瓴之建音塞煬竈之煬音向胼胝之胝音之母邱

之母音貫耐可之耐音能隆準之準音拙骨朵之朵

音拓滑稽之滑音骨服匿之服音避休屠之屠音儲

音拓滑稽之滑音骨服匿之服音避休屠之屠音儲

音拓滑稽之滑音骨服匿之服音避休屠之屠音儲

音拓滑稽之滑音骨服匿之服音避休屠之屠音儲

音都阿誰之阿音兀廣莫之廣音曠冒絮之冒音陌
幘被之幘音伏巾幘之幘音憤淳母之母音模朴胡
之朴音浮鹵簿之鹵音鑪度支之度入聲

禮制變通

禮制之行有古無明文而世俗變通頗有合乎道者錄之

繼母在堂而父死者但可稱孤子不得稱孤哀子所以避繼母也然竟稱孤子嫌于忘先母今世俗或直稱孤哀子書于上曰奉繼母命稱哀或于孤字下子字上空白一字書于上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或竟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三

空一字而不書于上亦可兩無嫌疑矣

古妾生之子爲生母服都無斬衰三年之服今制得服斬三年卽父與嫡母在堂亦不奪其情也然不得稱哀子以避嫡母今世俗稱不孝斬衰子某泣血稽顙雖嫡母先沒者亦然所以避嫌也

孝子初喪稱孤哀下稱泣血稽顙過百日後則稱制下止稱稽首今世俗于七終後稱制不稱孤哀稱稽首或仍稱稽顙不稱泣血因而酬酢往還諸事俱小變亦變古之可行者也

齊服

曾孫齊衰五月元孫齊衰三月本與小功總麻有別不可以月數相同而遂混之或有誤稱功服總服者未詳禮制齊衰二字之文耳弔刺及書札當稱齊服者也

庶孫不承重

庶子爲生母服斬三年固已若庶子已死則庶子之子但如孫爲生祖母服服期不得承重服三年無論祖與嫡祖母在否也蓋承重者重嫡之文也若嫡祖母死而無嫡子嫡孫者則庶長子之子自當承重若生祖母死卽祖與嫡祖母俱亡而又無嫡子嫡孫者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古

終不承重也

荒親

新喪未歛而婚者俗謂之荒親非禮也卽父在母亡而命孝子成婚于母喪之中於理不順於情不安況在父喪而承母命者乎近見詩禮之家或有蹈此失禮之尤甚者也凡事有經有權禮文亦然然凡事可權諸禮可權而荒親斷斷不可權也

安于義命

人當安于義命不可與人爭不可與天爭與人爭者嫉恨苛暴等皆是非惟無益徒傷雅道與天爭者奢

望管求等皆是非惟無益徒損神智

書酒相兼

知生必有死擬托文章以不朽便欲讀書知苦不如樂徒仰屋梁而亡益輒欲飲酒二者展轉未能自判及讀古句云烟火神仙千日酒草茅富貴百城書欣然自足二者相兼之爲得也

怨而不怒

唐王建當窓織詩云當窓却羨青樓娼十指不動衣盈箱怨而怒矣不如宋姚寅蠶婦詩云長安女兒嫩如水十指不動衣羅綺我曹辛苦徒爾耳依舊績麻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五

冬日裏尤爲韞藉可謂怨而不怒矣

穀名

周禮五穀注謂麻黍稷麥豆也六穀注謂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九穀疏謂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也鄭以爲無秫大麥而有粱苽又春官注六穀謂黍稷稻粱麥苽朱子注孟子曰稻粱稷麥苽今人但知朱注不知古之有異名也

鬼方

詩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晉書四夷傳北狄之類夏曰薰粥

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又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張說赴朔方軍詩曰遠靖鬼方人則易曰高宗伐鬼方其爲北狄明矣或曰西戎見後漢書西羌傳竹書紀年曰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則爲西戎矣或曰南蠻即今貴州地也未知孰是

清和

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二月清和首夏四月猶然二月天氣也沈歸愚力辨之謂今人往往誤用然謝眺詩云首夏實清和白樂天詩云清和四月初樹木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六

正華滋司馬溫公詩云四月清和雨乍晴似亦可通用也

周禮疏誤

周禮司寤氏掌夜時註云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云謂夜晚早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也按漢法五夜甲乙丙丁戊也若今之五更然耳註中戌字定是戌字之訛而疏不辨直以訛疏訛耳若今云者即漢法五夜之說耳若甲乙至戌冠以若今二字又何說也

伯叔

伯叔本是長幼之稱故妻稱夫之兄弟曰伯叔昔人曰兄公曰兄伯原是平等之稱而猶子稱父之兄弟曰伯父叔父伯叔之下必加以父字也今人竟以伯叔爲尊行之稱矣

異鏡

秦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人來照之影則倒現以手捫心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碍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漢元封中有異國獻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隋蘇威有鏡日食既鏡遂昏黑無所見日食半缺其鏡亦半昏如日所食之數唐長慶中漁人於秦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七

淮深處網得古銅鏡可尺餘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因腕戰而墜葉法善有一鉄鏡人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痊成化中墾田得鏡照見農家男女墓中人物農夫驚異而碎之金陵有得鏡于田中者能照地中物又有得鏡于墻垣中者照面則頭痛吳江有得鏡于太湖中者照人歷歷見臟腑此等異鏡未知其所由來也或曰軒轅鏡也

未及殿試

明萬曆會魁何淳之未及殿試告病歸同榜殷都送

之以詩有句云收來駿骨還歸市畫就蛾眉不入宮本朝常熟陳亦韓祖范先生雍正癸卯會試中式亦未及殿試而歸著述甚富名聞遐邇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乾隆辛未薦舉經術陳爲公卿交薦特授國子監司業職銜詠詩有云廿載逃名反得名人疑何術動公卿蓋實錄也

魘鎮

周禮若族氏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未知其義何居其驗何若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六

而後世魘鎮之法紛紛從此而起矣

九拜

九拜稽首謂頭至地稽留多時也臣拜君法是一種拜振動謂戰栗變動而拜者附之凶拜謂稽顙而後拜三年之喪拜者亦附之褒拜即報拜謂再拜者亦附之頓首謂以頭叩地即舉平敵相拜法是一種拜吉拜謂拜而後稽顙者附之空首謂頭僅至手君答臣下拜是一種拜奇拜謂一拜者附之肅拜謂揖拜但頰下手也是一種拜稽首至重肅拜至輕也又儀禮註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音

道德經別解

金陵李素居專意學仙室無妻子床無枕蓆竈無柴米僅一藥爐而已積三十年如常與人談道德經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云聖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決是長生不死死者凡夫也聖人盜天地之元氣日月之精華大盜也焉能止得可止者鼠竊狗偷之人也如此則斗與衡皆無用處剖之折之可也而民又何爭之有似此別解亦有益于道家之言

知彼知己

兵凶戰危聖人所慎不得已而動必資兵法然古來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充

千言萬語總不出乎二語一曰不戰而屈人之兵一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可以不戰乃爲上策不能不戰必致百勝然後可不然徒爲匹夫之悻悻妄人之昧昧耳或兩敗俱傷或一敗塗地祇自斃也

歛用喪服

有親喪未及期而歿者有謂宜以喪服歛者有謂宜以吉服歛者余謂衡宜以喪服歛也以喪服歛于禮雖無明文然禮以義起禮緣情生援歛以時服之義在夏當以夏服歛在冬當以冬服歛則知在喪之當以喪服歛矣况生時斬焉在衰經之中而死則儼然

易從吉之服于死者之心安乎死者之心未安于生者之心安乎且有謂宜置吉服于柩以示喪滿而易之意不知在夏而歛者未嘗預置冬服于柩在冬而歛者未嘗預置夏服于柩也何獨在喪而歛者預置吉服于柩乎所謂之死而致生之非通論也及晤常熟陳亦韓祖范先生議論有脗合者出所著歛用喪服議詳玩之真先得我心矣

俠拜

王妃婚禮儀注王拜妃俠拜俠與夾通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也刻溪漫筆疑村野之禮何緣施于朝廷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三

不知古者男女之間往往用夾拜朱子謂冠禮母之于子亦然况平等乎後世雖不行然非村野之禮也明矣今男女平常通問間往往男子一揖婦人兩福者遲速之間適得其宜故耳亦所謂禮以情生者耶

觸忤生學問

凡人學問往往于觸忤處生出心有觸忤未能釋然讀書時隨處印心如鏡之自照如風之開襟任多塊壘不覺消融所以往往從觸忤生學問畢竟從讀書生學問也不然任性而行觸忤者何能消融乎吾見其汨沒者多多矣

俗字之訛

机與几同今俗借作機樞之機字侄音質堅也痴也俗借作叔姪之姪字尤莫江切犬之多毛者俗借作龍蛇之龍字听魚巾切笑貌俗借作聽聞之聽字豐音禮俗借作豐歉之豐字商音滴俗借作商賈之商字虫音虺俗借作蟲豸之蟲字美即是羔俗借作美惡之美字无即是既俗借作无妄之无字本音滔俗借作本末之本字盼音係俗借作美盼之盼字場音亦俗誤作場音厶音私俗誤作某字世俗通行莫能改正至有以渙奔其机訛作机者尤可駭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三

篤好讀書

蒲傳正戒子弟云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于書不可一日失尤延之儲書甚盛飢讀之以當食寒讀之以當衣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錢思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六一有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陳履吉云居嘗無事飽暖讀古人書即人間三島徐興公云人生之樂莫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字遇一異事見一佳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綺羅盈目不足喻其快也古人于書篤好如此余雅

有書癖構鋤經書隱二樓貯書萬卷于中明窓淨几誦讀不輟除酬應紛務外苟有片暇即動編閱左右羅列高下峻嶒殆比于曹氏之書倉陸子之書巢矣亦可滌性亦可怡情以日以年不知天壤間更有何樂也

物生應閏

曆置閏物生亦有應閏者梧桐生十二葉閏則十三葉藕生十二節閏則十三節茨菇花一莖十二實閏則十三實牡丹花每朵十二片閏月十三片鳳尾十二翎閏月十三翎樓閣每月抽樓一片閏月則半片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三

而止不獨蓂莢生于聖世也

田畝清冊

民間田產畝坵形數著之于冊而掌之者為圩甲歷年久遠舞文者往往增減田畝之數變亂坵段之形以此上下其手積弊與爭訟無已明萬曆中吳江知縣霍維華親歷田畝槩為丈量較正其數另造清冊貯之于官積弊為之一清謂之霍冊云至今幾十餘年矣有移易田坵致訟者猶得請霍冊一對則奸弊瞭如也周禮小宰注曰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是也後漢秦彭為山陽太守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

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踴
躍無所容詐詔書以其所立條式並下州郡元時劉
輝燾正餘姚田畝畫圖謂之魚鱗圖且有田一區每
印署盈尺之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後易主有質劑
無烏由不信也爲民長上實心爲民而民焉有不受
無窮之惠者哉烏由今謂之方單也

自稱曰身

今人訟牒中往往自稱曰身亦有本爾雅釋詁曰朕
余躬身也註云今人亦自呼爲身疏云身即我也

少陵喜用乾坤字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五

杜少陵喜用乾坤字惟乾坤日夜浮一句頗佳外如
乾坤一草亭乾坤一腐儒乾坤水上萍猶屬有氣岸
至于乾坤萬里眼無力正乾坤納納乾坤大乾坤一
戰收乾坤繞漢宮開闢乾坤正難免腐俗不耐人尋
味也

郭公磚

余得一磚長大而中空可爲琴几名曰郭公磚郭公
不知何時人明嘉靖中撫軍命元百戶修月堤偶發
一古塚磚上有朱書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公逢着元
百戶因此呼爲郭公磚云前名空心磚亦名琴磚

聖廟四配

聖廟四配顏子之配享始于曹魏正始五年曾子之
配享肇于唐元宗太極元年孟子之配享在宋神宗
元豐七年子思之配享在宋度宗咸淳三年顏封復
聖曾封述聖思封宗聖孟封亞聖在元至順三年

昔人詩病

阮籍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劉越石宣尼悲獲麟
西狩涕孔正謝靈運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謝惠
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陸機時逝柔風戰歲暮
商飈飛孟浩然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微二句一意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五

王摩詰九成宮避暑中四句隔窓雲霧生衣上捲幔
山泉入鏡中簾下水聲喧笑語簷前樹色隱房櫺衣
上鏡中簾下簷前連用之孫逖贈韋侍御詩忽覩雲
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艸林下
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雲
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連用之沈佺期過巫峽
詩使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
聞灘上廟前江中天外連用之駱賓王送鄭少府入
遼詩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
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榆桑柳桃連用之且

六句句法相同又過任處士書齋詩網積窓文亂苔
深履迹殘雪明書帳冷水靜墨池寒四句句法相同
杜工部螢火詩中四句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邊
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藥弄輝輝四用平
頭江漢詩中四句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
猶壯秋風病欲蘇亦四用平頭在古人雖不以爲嫌
而今人斷不可學也

文章偶誤

韓文公處州孔子廟碑云勾龍與棄配社稷皆壇而
不屋豈若夫子巍然南面而弟子從祀爲尊乎不知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董

古者亡國之社則屋之郊以祭天畫是墀壇屋非尊
于壇也諱辨不聞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治本平
穀誤作去穀蘇東坡赤壁賦古今傳誦然黃州赤壁
山非周瑜破曹操處文章偶誤在作者不以此而掩
其盛名然在後之學者不可反執此爲不易之論也
學者尚論當議論公平不可過疑亦不可過信如朱
子學問須看其大段闡發聖賢處而小不合者亦當
分別如杜詩谿徑須知其用意古穆而庸率處亦須
指出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八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九

吳江袁棟漫悟著

文董名埒

明文徵明文章書畫舉世共見命中獨慳一第竟以
歲貢起家然至今名垂宇宙與董尚書相埒若不知
董之亦而文之屯也信乎由人不由命也如文彭文
嘉何良俊田藝衡歐大任王寵輩皆然

杜詩似選

左思招隱詩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
灌木自悲吟杜工部垂老別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一

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開闔似之王粲七哀詩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杜工部新婚別勿爲新婚
念努力事戎行沉鬱似之

人莫徇私

范益謙曰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與人並坐不可
窺人私書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凡借物不可損
壞不還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程子止曰拾道旁
遺信禁手不開足徵盛德云云凡人學問往往從細
微處做起莫謂此事爲無傷從此一念之徇私而瀾
漫之可爲小人莫謂此事爲難能從此一念之克已

而擴充之可爲君子甚矣人之莫徇私也

揣骨相

近有揣骨相者瞽者以手暗揣人之骨格自首至踵以驗其貴賤休咎亦有不爽者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此爲揣骨相之始也

崑崙

崑崙山有四一在西域一在酒泉一在吐蕃一在瀛海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根盤曠遠凡往西洋商舶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語云上怕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二

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

火燄山

土魯番有火燄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火州有火燄山山中常有烟氣湧起無雲霧至夕光燄若炬照見禽鼠皆赤采張曉谷西征記曰火燄山千峰林立皆如塞土色紅綠相間上無寸草下無滴水並鴉鵲亦絕土人云唐僧元奘西遊過此西遊記火燄山事非無因也而火燄山且不止一處也

河伯

竹書紀年曰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洛

與河皆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又云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可見河伯爲當時諸侯矣或以爲治河之官封之爲河伯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尚書中候云河伯人首魚身曰吾河精也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屈原遠遊篇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淮南子酉陽雜俎直以馮夷爲河伯水神而後世遂承之矣

西伯爲武王

紀年云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按此數黎之西伯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爲武王非文王矣

但當順受

漢書引逸周書云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又云毋爲權首將受其咎然則人之于事或緩或躁均非其道但當順受而已

蘇詩習氣

宋人四六往往用經史成語作對出自天然較之唐人另闢一境蘇詩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酷似宋人四六之習也

鍊意

白樂天王昭君詩曰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深遠有味無率直之氣所謂鍊句不如鍊意也王荆公明妃曲曰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觀此殊令人意平

雙聲疊韻

互護爲雙聲磔磔爲疊韻是矣而未明言其所以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若慷慨震震皆雙聲也若童蒙螳螂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畧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剔靈歷是雙聲剔歷廳靈是疊韻舉一可以例百矣學林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四

新編云

好仁惡不仁

西士龐迪我七克曰僅不爲惡不足稱善先絕諸惡復勉爲善乃足稱善焉此數語足發明吾儒好仁惡不仁之旨其餘千言萬語雖不失勸人爲善終與盡其在已之意尚隔一塵

聽琴詩

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韓退之聽琴詩乃是聽琵琶詩然的是聽琴詩不可移易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遠隨飛揚是琴之泛教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

落千丈強是琴之吟猱綽注教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是琴之宮商徵咿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是琴之商聲以上諸語豈可以移之琵琶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二句似可移之琵琶然琴中亦實有此羽聲也余有聽琴詩云琪花光瑤圃山鬼緣蘿屏青鸞啄嫩蕊高瀑躡泓渟琪花句言琴之正聲高瀑句言琴之絳琴之吟猱教青鸞句言琴之泛聲高瀑句言琴之絳注教周誠哉云心得之語非門外所知也昔于頔令客彈琴其嫂曰三分中一分箏教二分琵琶全無琴韻似此則今世之琴與琵琶亦不甚相遠矣吁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五

徹上徹下

傳燈錄李翱謁藥山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遂贈以詩云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是禪機語莫不傳誦然爲士子者亦曾讀中庸乎焉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活潑潑地天機呈露徹上徹下何處不到更參甚麼禪來

蒲鞋

筆叢曰今世蒲鞋盛行海內然皆男子服婦人以纏足故絕無用之者云云不知今日婦人之小涼鞋與

男子競勝甚矣世風之日變也

彭祖觀井圖

彭祖觀井圖以索繫腰以車輪蓋井而觀之夫既有蓋井之輪又有繫腰之索如此小心慎則慎矣不亦太迂乎古有養其內而遺其外者委心任運可也不然不觀井可也何必瑣瑣如此然亦可爲縱肆者之藥石歟

毛車颺輪

弱水不能負芥漢武帝時有人乘毛車以度弱水來獻香者陳禹謨曰毛車即輕矣豈尤輕于芥乎不能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六

負芥而能負車此說之不可兩存者云云然聞西域奇肱國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明時西人利瑪竇渡海而至中國嘗御颺輪以度弱水其輪旋轉於水上而不甚着水其行如風故可得度意漢之毛車即今颺輪之謂歟乃知畸人制度有出於意計之外者

韓歐詩本

韓昌黎拘幽操天王聖明今臣罪當誅本凱風詩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來歐陽廬陵醉翁亭記結句太守爲誰廬陵歐陽修也本采蘋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來

斷碑膾炙

白樂天應宏詞科不第而賦竟傳於天下登科者賦並無聞劉蕡對賢良策下第而策竟傳於至今登科者策並無聞嗟乎登科亦何足爲重輕哉亦係乎其人耳所謂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也

天官二十八舍

史記天官書作角亢氐房心尾箕建牛女虛危室壁有建而無斗奎婁胃留濁參罰有罰而無觜有濁而無畢有留而無昴狼弧注張星翼軫有狼弧而無井鬼有注而無柳則二十八舍之名古今不同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七

趨吉避凶

今人動信風水每曰趨吉避凶夫聖人計是非不計禍福吉凶二字即是非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乃謂順于理而是者爲吉逆于理而非者爲凶也今人不明以吉凶字當禍福字故人之趨吉避凶者不知趨是避非直是趨福避禍凡可以稍致其趨避者無所不至事端變故無論矣而時日風水平居彌甚遍世皆然難于開導其源皆爲術士所惑故也余贈星士詩曰俗緣莫問還相詰能否詳推身後名謂論星命者當論賢愚不當論貧富貴賤也不然將秦檜嚴

嵩賢于岳飛楊繼盛乎又有論醫術詩云正賴主人能將將任君艸木將多兵謂不當以性命委托庸醫也昔人有嘲堪輿詩曰山中若有王侯地何不尋來葬乃翁謂有命在也而風水之惑人彌甚者心于求富貴忘其是非而專以趨避爲事也楊慈湖曰每見今之講學者好談命看風水其真情固已和盤托出王肯堂曰朱文公先生亦談風水雖不爲禍福所惑然亦是通人之一蔽謂其恐以禍福惑夫天下後世爾也東漢吳雄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趨辦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而雄子訢孫恭三世爲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八

素位而行

中庸無入而不自得或云無不自得其道或云自得于中余思兩說俱當並存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處之而安若故常無不得其道自然無不自得于中兩說相因而至必兼此兩說然後乃脩今人往往浩思淹博不能返求孔孟思曾然見有格言約語亦不無時時有所悟入也余謂人之處境處事守定中庸素位

而行一章時時涵泳深味自覺心地開朗學問日進所謂能知不如能行也素位而行一章可作一部易經讀

詩壇耆碩

長洲沈歸愚德潛先生學問深沉當代偉人從前數奇至六十六歲始以乾隆戊午科發解南闈已未聯捷入詞林數年之間晉秩少宗伯寵遇彌隆已巳春特恩放歸田里臨行御賜詩章并賜匾額四字曰詩壇耆碩更勅在廷諸臣和詩餞送比于漢之疎廣唐之賀監焉君臣相得亦古今異數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九

宣有三音

宣有三音一本音宣室殷獄名一暄音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也一彈平音舟上索也見唐音癸籤

孔孟言性

黃氏曰鈔曰相近者即性善之旨以氣質之性完性善之說則可以氣質之說護相近之說則不可云然程朱兼言氣質則知夫子之言性相近乃是說成之者性指性之實孟子之言性善乃是說繼之者善指性之本耳

古韻

吳才老韻補以韓昌黎元和聖德詩與此日足可惜詩俱用一韻謂俱是古韻也且云十灰通于四支觀賀知章少小離鄉老大回一詩以衰字與來字押亦是古韻可知矣古韻之說毛西河最爲明白曉暢其言謂古韻分五部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爲一部屬宮音皆反喉入鼻之音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爲一部屬商音以舌抵上嚆者魚虞歌麻蕭肴豪尤八韻爲一部屬角音則懸舌向嚆者支微齊佳灰五韻爲一部屬徵音則衝唇接齒者侵覃鹽咸四韻爲一部屬羽音謂閉口韻也古韻有三教通用者如虞書虞歌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十

以喜起熙同叶之類歷舉古製不一而足後世詩餘因之猶存樂府古韻之意非填詞可以平仄通叶也并有以東之三教可通于江之三教者古製亦不一而足餘韻可類推又三十部中有入殺者十七部羽部商六部爲一界無入聲者十三部徵五部爲一界有入者亦可與有入者相通無入者可與無入者相通外此者方謂之叶入殺屋沃覺藥陌錫職七韻宮音之入質物月曷黠屑六韻商音之入緝合葉洽四韻羽音之入角微無入韻也其爲宋人所刪之字極多莫甚于灰部刪衰麻部刪佳虞部刪母遇部刪婦

馮部刪卦刪畫之類歷引唐詩爲証得其意可以讀古詩歌而無疑音矣陳第作毛詩古音攷謂古詩無叶韻也

剪愁吟

我邑姚魯望長貧工詩有女棲霞自幼能詠十七歲而亡遺詩一卷曰剪愁吟余爲序之中有佳句摘之如左秋興云畫裏有山堪遞世夢中無路可歸家哭祖父云百年家累雙蓬鬢千古窮愁一土堆柳云陌頭綰盡離人恨一度春風一斷魂又云一曲驪歌鶯語泣綠眉愁鎖不堪描海棠云有態自然宜錦綉無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士

香空解染胭脂荷花云玉鈎簾捲無香送金谷樓空有淚零臨終云意中多少難言事盡在低聲喚母時牡丹滿庭芳詩餘云問人間富貴誰復如君但恐茶蘼開後風流褪誰共芳樽添愁恨紅粧淚洒無語暗銷魂

神劍疾長

井陘彭翼少遇異人授以神劍每有急則出劍呪之曰疾長疾長應敵長丈餘元末兵亂聚眾保岩仗劍禦寇鄉人賴之西遊記孫行者金箍鐵棒不爲無本近讒近諂

天下國家之事多誤於讒諂之人然讒諂之弊人共嫉之而讒諂之萌人難絕之以人情好是此而非彼也禮曰不苟訾不苟笑註云苟訾以其近于讒苟笑以其近于諂然則苟訾苟笑之在人者固當思之而苟訾苟笑之在己者亦當慎之

妄想無益

魏豹聞許負之言納薄姬于室終歸漢而生文帝劉歆見圖讖之文則改易名字終于不免其身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終歸見奪甚矣得失有命不可以妄想干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七

通卦驗

禮記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無之前人有疑爲古易遺亡者又有謂爲連山歸藏之辭者不知本緯書通卦驗文也

九錫文

禮含文嘉曰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弓矢鉞鉞鉅鬯皆隨其德而賜之也前世未聞其錫命之辭曹操加九錫文辭彬彬昭著於文選中適以啟後世效尤之漸此乃薄德之事何可訓也決宜刪去使耳目一清爲可

口吃

古來口吃人周韓非漢司馬相如周昌楊雄魯恭王魏明帝鄧艾晉成公綏宋孔顗周盧柔鄭偉隋盧楚唐李固言陸贄陸羽盧攜孟郊丁稜南唐孫盛

參同契卦圖

參同契約周易之義而爲修命之言其後作圖以乾坤位南北坎離位東西爲鼎器鉛汞居其中其外環以屯蒙至未濟六十卦卦俱反對原本易之次序以兩卦繫一日一月而功畢矣此圖亦屬天然

白露國鷄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七

坤輿圖說云白露國產鷄大于常鷄數倍生有肉異色有青白灰三種怒則血聚而紅開尾如孔雀毛黑白相間近於虎邱山有人取貯供玩得利者見之信然但所見肉鼻乃紅色耳

易墓非古

禮記檀弓曰易墓非古也古註易治也謂芟治州木陸氏如字讀謂後世不用昭穆族葬而別葬親于他所按易字固當如字讀但當謂後世遷葬之俗爲非是耳夫芟治不可謂非別葬亦難驟責惟遷葬使死者不安大非古道

大學改本

大學音在戴記中謂之古本不分經傳

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下接詩

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克

明德至止於信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下接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至以

義爲利也

後程顥明道有定本

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古

於信下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

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

辟則爲天下僂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

志此謂知本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爲利

也

程頤伊川有定本

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至此謂知之至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

下接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爲天下僂矣下接詩

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

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

至亦悖而出下接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

朱子有章句舉世誦習

董槐有改本

以知止而后有定二節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一節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葉夢鼎王柏車玉峯葉西礪方正學徐魯菴顧亭

林俱是其說

蔡清有改本

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下接物有本末節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主

接知止節下接聽訟節刪一此謂知本句

昔人云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之

後更有豐坊石經僞本

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次物有本

末一節次緝蠻黃鳥節次知止節次邦畿節次聽

訟節次自天子二節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次物格而后知至節次所謂誠其意者一章次所

謂修身二節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次此謂修身二句次所

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一節次一家仁節次康

詰曰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在齊其家五節次所謂平天下至此之謂民之父母次秦誓曰至苗必逮夫身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財散則民聚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曰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詰曰惟命不于常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康詰曰克明德一章次湯之盤銘曰一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劉宗周有大學古文叅疑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六

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二節為第一章經也以物有本末一節詩云緡蠻一節知止而后一節詩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自天子一節此謂知本一節為第二章釋格物致知也以所謂誠其意四節為第三章釋誠意也以所謂修身三節為第四章釋修身之先義也以所謂齊其家三節為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也以所謂治國三節故治國五節為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也以所謂平天下三節秦誓曰四節詩云節彼一節是故君子先慎四節詩云殷之未喪師一節楚書曰一節是故

言悖一節舅犯曰一節康詰曰惟命一節生財有大道五節為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也以是故君子有大道一節堯舜帥天下一節康詰曰克明德四節湯之盤銘四節詩云穆穆文王三節為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也

高攀龍有改本從崔後渠集

以古本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

郁文初有大學郁溪記

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二節為經一章其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仍朱子本刪去釋本末傳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七

而以物有本末一節次以知止而后一節次以子曰聽訟一節次以此謂知本二句為釋格物致知傳自誠意以後悉仍朱子本

共十本朱子之後董本蔡本為妥

分野異同

帝王世紀曰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一名須女丑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元枵之次一名天鼃子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亥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戌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

曰大梁之次酉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申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未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尾之次午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巳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辰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卯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度曰析木之次寅燕分野

史記天官書角亢氐亢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柳七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大

星張三河翼軫荆州

淮南子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湏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魏奎婁胃昂畢韓觜參趙東井與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

春秋元命包昂畢爲冀州分爲趙國牽牛爲揚州分爲越國軫爲荆州分爲楚國虛危爲青州分爲齊國天弓即天氏也爲徐州別爲魯國五星爲兗州分爲鄭國鈞鈴星爲豫州東井鬼星爲雍州分爲秦國觜參爲益州箕星爲幽州分爲燕國營室爲并州分爲衛國

桓譚新論

漢桓譚爲議郎不喜讀書幾獲罪出爲郡丞忽忽不樂而卒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微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今俱不得見矣

倪孝子

明時山陰倪孝子仙溪侍母心疾每痛百計不療有道士告曰木心石當可療孝子構求數年不得一日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尤

有伐木者孝子候之逮哺鋸殺有異急叩頭曰此中有石幸丐之已而果然疾由是療焉石圓如鳥雀卵中色正白著木處燦爛如黃金噫天生異物以療異疾非孝子之感烏能至耶

易爲君子謀

左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孔僖曰吉凶由已而由卜乎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故易之爲書雖爲卜筮而作以一言蔽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善讀易者以已之所處

似在某卦某爻則當進當退吉凶自有所憑則以吉凶係於義理而不係于禍福也故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耳不然以干名犯義之事而益得吉爻將毅然爲之乎以盡忠盡孝之事而益得凶爻將退然中止乎今人不計人事之當否而動以決諸卦爻亦惑矣

主之者謂之神

天地間有主之者卽謂之神無知者有神以主之有知者亦有神以主之萬物有神而人身亦有神目見耳聞是人之所以爲人所以能見能聞者則人之神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爲之即人之魂是也故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心者藏神之舍心不在則神馳於外也非惟萬物有神即萬事亦莫不有神如人有善念則善神隨之人有惡念則惡神隨之朱子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乃是以氣相感耳今道家必曰人身眼神何姓何名鼻神何姓何名三尸神何姓何名則失之鑿矣雖本于緯書然終屬荒誕不經也

魂強魄強

火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陽也故影在外金水陰也故影在內火日猶人之魂金水猶人之魄是以魂強

者往往盛大而多粗疎魄強者往往細潤而少濶達也

至人不動

明姚廣孝靖難功成祖遣四宮人侍浴使人覘之遍身洗訖獨遺其私姚叱曰這塊不是皮肉麼成祖以此服其僧行之高然而至人則不念及此也叱之者猶爲私所動耳程子曰大醉後益恭謹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卦變

前所云卦變之說至今蓄疑未釋及閱經義考引楊慎言王拱辰著周易翫辭一書之論卦變心始釋然其言曰竊觀彖傳知剛柔上下往來字樣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止是一個見在卦體並無卦變之說也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三二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三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

剛分剛上而文柔大畜剛上尚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尚之矣晉柔進上行蓋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非以外乾之剛來主于內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睽柔進上行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鼎柔進上行其以巽下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知蹇之往得中言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剛來至於坎中之二焉凡此皆本卦見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余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謂此說極爲允當細觀卦辭果有此象且觀損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又曰損剛益柔有時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可見矣漸彖進得位進以正亦是以艮三之剛進爲巽五之剛可以例此矣泰否之小往大來大往小來皆指內外而言也

至而伸者爲神

烈婦死節埋沒不彰往往有香氣遠聞青蠅不近者此理易明蓋天地間莫非正氣充塞得正氣而生者爲人爲物所謂至而伸者爲神也烈婦之正氣配道

義而塞天地彌淪不散亦所謂至而伸者爲神也形氣雖爲返而歸者之鬼而正氣方爲至而伸者之神焉故能青蠅不近香氣遠聞耳然則塞乎天地之間者豈虛語哉

族黨

三族古時惟謂父子孫耳父之昆弟已之昆弟子之昆弟亦是有稱五族者謂已之祖及已之孫有稱七族者謂上自曾祖下至曾孫有稱九族者謂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是也堯典註本如此詩疏謂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妻族二合而爲九不知同姓爲族異姓爲黨故爾雅于內宗曰族于母妻曰黨以三黨而混于三族可乎後世有族誅之刑復波及外黨且明成祖刑方孝孺十族并及于朋友吁天下無噍類矣

五行志

范蔚宗後漢書五行志曰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始自梁冀家所爲京都欽然效之此近服妖也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輒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

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天戒若曰宰相多非
其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
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數語筆意縱橫似莊似謔
啟唐人小說之習焉京房易占云國多邪佞則蟲與
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范似得此筆意

稻蟹不遺種

月令孟秋介蟲敗穀註云稻蟹之屬越語曰稻蟹不
遺種夫蟹固輸芒而吳中之蟊螟害稻爲盛太倉一
帶耕田者必貨鴨而盡食蟊螟然後可以佈種不然
不遺種矣蟹有八種而蟊螟亦蟹中之一然不可以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五

蟊螟而誤以爲蟹如蔡君謨也

一字金針

張迥寄遠詩蟬髻雕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已改爲虬
髯黑在無齊已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
谷改數字作一李頻四皓詩龍樓曾作客鶴髦不爲
臣方干改爲字作稱王貞白御溝詩此波涵聖澤無
處濯塵纓貫休改波字作中張乖崖詩獨恨太平無
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材改恨字作幸王平甫
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空雲木捲蒼藤蘇長
公改飛作橫薩天錫龍翔寺詩地濕厭聞天竺雨月

明來聽景陽鐘虞道園改聞作看都穆節婦詩白眼
貞心在青燈淚眼枯沈石田改燈作春此皆一字金
針也

讀易免禍

人生日在憂患中憂在內患在外憂患者禍之難免
也人處順境時有福而無禍不知禍福之相依故富
貴而淫入于憂患中貧賤而移入于憂患中欲免禍
者唯讀易而可繫辭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非謂其
在憂患之時而謂其有憂患之心也易有吉凶悔吝
吉居一而凶悔吝居三是憂患之多也易者免禍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五

書也富貴而讀易可以不淫能免禍矣貧賤而讀易
可以不移能免禍矣思患豫防儉德避難無不由恐
懼修省懲忿窒欲而至也甚矣人之難免憂患也甚
矣天之福善而禍淫也

鼯鼠

鼯鼠五技不成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
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余頗似之
一好酒而無量二好棋而無品三好琴而無師四好
學而無質五好施而無財友人或謂余爲鼯鼠云
書隱叢說卷之十九終

書隱叢說十九卷

浙江巡撫
標進本

國朝袁棟撰棟號漫恬吳江人是書雜抄小說家言
參以已之議論亦頗及當代見聞原序擬以洪邁
容齋隨筆顧炎武日知錄棟自序亦云摹仿二書
然究非前人之比也

瀟湘聽雨錄八卷

〔清〕江昱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春草軒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瀟湘聽雨

錄八卷》提要

段成式西陽雜俎孫光憲北夢瑣言皆在楚所著也地處偏遠中土至者殆以筆墨爲娛不獨湘中歲時諸記專紀方輿已也乾隆乙亥歲奉侍家母至舍弟蔗畦常寧署來歲之夏回廣陵數月復至衡州留止今八年矣見聞所及閒事筆疏歸舟無藉編寫成冊舊聞近語偶一緝閱頗足訓對故鄉交舊卷中大半與蔗畦所共對牀聽雨固兄弟故事也因以名之夫瀟湘閒地也聽雨閒況也閒人寓食署齋豈侈述造哉家令君衡州詩云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消磨景光亦略溯先門餘韻已爾

命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歲冬至舟泊岳陽廣陵江昱識

洵字子九以監第占榜傳鄉里請家不而游升徽州府府

蔗畦名洵乾隆癸酉選拔子德量字秋

史率世探花其家學專於金石考訂

清泉志即父子兄弟可分輯惟有體

裁賓客書而說却中少採者蔗畦

官玉山徽州太守秋史實主侍神唯賓客

易梓有題子而朱顏可憐也

兩廣華民志言洵侯列人物內附人傳後已入公藏公

瀟湘聽雨錄卷一

廣陵江昱賓谷著

湖南天氣寒燠不常一雨則涼一晴則亢夏月多晴而旦晚則涼餘多陰晦衣服黴穢時用香篝況山重水複地又沮洳乎

衡湘間多轄神祠廟詢之人士皆不知為何神但知司牛爲牛禳祈而已案天官家言長沙分野翼軫軫旁爲左轄右轄牛以服車然則神祠之建正南人祀其分星爾

乾隆丙子初夏在常寧署雷雨暑後民居山牆擊去一

瀟湘聽雨錄卷一

角威云先已被擊此其再矣蓋遙對聖廟大成門爲神所憤爾其家不之信夜整飾如初至秋雷又擊損壞更甚今始懼而改去矣

他處夏月天欲雷雨黑雲滃然往往見龍尾蠕動俗云挂龍自入南楚每天色欲作暴雨詢之士人鮮有經此者

先時而雷湘楚常有之其咎亦不甚想天地近南陽氣易發也

吾鄉秧苗既發重拔而藝之率以三時爲定候夏至三日爲初時五日中午時七日三時其次則三時以後十

五日曰浪蕩時凡在時中得大水男婦冒雨徧插否則不發一歲收成全繫乎此若南楚夏至將成穀矣問之老農亦不知有三時之說

軫爲楚南分野桂陽入軫六度長沙入軫十六度然桂陽地距長沙六百里山水迂折以句股法得弦四百四十餘里而度數相懸逾其十未陽古桂陽屬縣衡陽古長沙屬縣今未陽與衡陽接壤何至未陽入於六度衡陽卽入於十六度乎若云一度中有分秒之限則耑二鬼四度數之少何以分應郡縣之繁且中國之在宇內特百分之一寄象觀譯之境將何星以

瀟湘聽雨錄卷一

主之至一行兩戒之論云星土以精氣相屬不係平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爲界不主於州國此亦強解躔次參差州郡錯互地與天之不相合爾其他疑竇多端終難盡泯也

乾隆壬午大雨常寧廟前山高下忽漏水凡百餘處流成深痕沙皆白色淹沒田廬人畜甚衆初傳爲出蛟既視之不過徧山皆孔穴沙流成痕如裂並無坳塘蛟發之迹山後爲桂陽州境桂陽人則疑爲常寧山崩究不知何異也大令朱君永烈言

南楚六月初早稻卽熟民閒獨重食新不必有田之家

名擇吉日置酒脯炊新穀祀神薦先然後招親友宴
酣微論貧富至是日必輟業謂之嘗新人皆稱賀其
日用辰巳以龍蛇不食穀米也其饌用魚忌雞餘饌
音相同也重農教本其俗極厚秋祭曰嘗於禮亦洽
嘗秋夜宿上封天月明淨忽簷溜疑雨達曉乃止蓋鐵
瓦不受繁露故也此種景況固塵市所少

南嶽之雲變態百出時而一縷來去時而滾滾入室時
而鋪海則衆山俱沒一望平洋眞屬奇觀

洞庭實陸地非滙澤之湖可比衆水所會而滯爲長母
歲夏秋蜀江漲過湘波溢而爲湖廣延五百里日月

瀟湘叢書

卷一

三

出沒焉君山宛在水中霜降水落涸爲平野山復居
陸誠所謂唯餘一條湘川而已其野卽禹貢之雲夢
雲近長沙故長沙謂之雲陽華容縣乃古之夢近楚
郢春秋定公四年十月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昭
公三年十月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周禮以雲
夢爲藪澤爾雅十藪此其一焉司馬相如賦謂雲夢
方八九百里是已莊子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其非
巨浸明矣余自丙子夏日一渡其餘往來盡在秋冬
所爲氣烝雲夢波撼岳陽壯瀾之景僅從岳州至岳
石一帶百餘里閒領略而已

洞庭湖中九月水落往有大船遇淺不能行水漸歸槽
則船在高岸矣上人謂之守洲船以爲湖神所爲必
至次年春夏水發始行利市百倍嘗有一人性傲不
信此說遭淺卽拆卸復造入湖復淺如故終不信舉
火焚之其人因而貧窘以死亦殊可怪

楚說文叢木也一曰荆禮學記夏楚注楚荆也案夏卽
檟亦可爲荆杖詩小雅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注楚楚
茨棘貌檟風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注楚楚鮮明貌如
荆木叢生而茂也借爲痛楚被夏楚而痛也南中荒
僻多生荆楚故楚之始入春秋曰荆後曰楚尚書爾

瀟湘叢書

卷一

四

雅周官等注疏就字義牽合都未及此

王霍霖衡湘稽古隨縣屬鄉南有重山卽烈山也山下
有穴神農所生處都長沙號厲山氏以長沙爲厲山
國或曰帝母安敦氏將產野燒騰發萬山然烈其宅
爲焚母奔厲山處穴中生帝故名烈山氏秉火德長
沙正南離火之地稱炎帝以火紀官後葬茶陵至宋
割茶陵地爲酃縣今隸衡州府以故酃縣康樂鄉有
炎陵自帝承以下俱兆於此

衡郡城東十里酃湖乃漢時酃縣地今酃縣宋嘉定中
析茶陵地置蘘古名爾

鄰人言炎帝陵凡遇祭告則數里之內有聲殷殷若雷人皆聞之如此數日禮畢而後止守土春秋祀則否詢諸鄰令周君仕魁云莅任已兩遇祭告無不共聞殆猶孔子盛饌變色之意與神聖靈爽久而愈赫如此

稽古云嘉禾縣故禾倉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種神農拾之以教耕作於其地爲禾倉後以置縣帝子柱爲農正躬勤耒耨與小民同糗殮當未知稼穡時故身親畎畝後許行以楚人習聞神農教乃爲並耕之說不通於時矣

瀟湘聽雨錄 卷一

三

呂氏春秋朱襄氏注以爲炎帝別名故衡山爲朱帝游息地有朱陵洞天衡郡合江亭右有朱陵後洞云可通衡山之朱陵洞天今後洞中徧滿題刻皆郡人爲子女祈禱之詞俚語俗書疥壁幾無寸隙閒有一三係前明年月案韓詩孫注及范石湖遊記胥稱唐人題名想孫范當時所見亦此類多未審爾

湘楚往往有水神丁三郎廟不詳其始末衡湘稽古所言極明略云春秋鉤命訣神農氏之臣有丁謀華陽國志古有力士五丁開蜀山衡湘傳聞以火紀官取千支六丙六丁分方治水鑿山通脉故道書尊陰官

六丁神韓愈詩有天官敕六丁之語爾雅歲在丁曰彊月在丁曰圉通水欲彊蓄水欲圉皆以水取義丁丑氏治東北丁卯氏治東丁巳氏治南丁未氏治西南丁酉氏治西丁亥氏治北蜀西方丁酉氏其次居五故謂五丁秦時通道蓋其子孫衡湘南方爲丁巳次三故今水神稱丁三郎民間凡有疏鑿大役必椎殺九牛十八豕以丁巳日祀丁三郎謂之怪犧春秋元命苞炎帝之臣曰怪犧是也案此亦楚緯家說然如此確鑿固足立言不朽

瀟湘聽雨錄 卷一

六

稽古云衡湘神農故都故其山水每以田事制名赤制

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故水以山名縣以水名赤冀作杵曰於春陵尚有遺曰存焉故有春谿春陵鄉又作機杵即今水碓故酃縣有洙水

山海經戲器生祝融降處於江水管子祝融辨乎南故以爲司徒論語摘象輔黃帝錄皆作容光衡山祝融峯一名容峯見水經注容路史作庸非路史庸光辨乎南而正夏黃帝代炎而有天下庸光猶是其子姓故封於炎帝之故都其故國之號當除改厲山曰江水考史記元蹠降居於江水是爲青陽漢書鄒陽傳注青陽長沙縣也又名雲陽今長沙府北有青州雲

田傳爲青陽雲陽故地容光所居案此乃衡湘稽古
說霍霖欲張其鄉土意主炎帝都長沙其實世本載
炎帝都陳後遷曲阜也

楚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
民案今衡州城西有重江南有黎江重江鄉有重亭
漢置重安縣是皆因人以名之也又案重黎明屬兩
人據左傳重出少皞犁出顓頊犁即黎字異文乃荆
州記言衡山之南有南正重黎墓竟作一人得無沿
誤邪

堯時羲和漢晉諸儒皆曰重黎後裔今衡州城西重江
瀟湘縣南錄卷一

鄉有義田鋪有山曰義和山俗以聲誤曰雞窠山周
百里山盡赤蓋離火之正位義和故墟也

山海經句龍生二子長噎鳴噎鳴生十二子以十二歲
名之故武陵有辰水酉水酉水東逕酉陽縣故酉陵
西氏之冢也有大酉山小酉山小酉穴中有書千卷
西氏好書所藏也單閼卯也今湖南多單姓與單
善姓各族異音或卽其系又案單卷堯師武陵枉山
有單卷壇應山有單卷墓皆作單呂氏春秋作善豈
單丹單善三字本通邪

史記黃帝取西陵之女是爲嫫祖帝周游時元妃嫫祖

死於道案嫫祖語作雷故今响嶺有雷祖峯上有雷
祖冢謂之先蠶冢峯下地曰西陵蓋西陵始爲蠶後
人尊祀之曰先蠶俗遂譌以仙人嫫殘大謬嫫殘釋
子不應稱仙卽佛號金仙亦北宋時崇道貶釋之語
非世俗通稱而仙殘二字亦不容捏合況嫫僧事見
甘澤謠其後爲虎銜之而去不聞有墓也

槃瓠是人非犬路史駁之極爲明切乃今衡永諸僑崗
於歲終祀其始祖爲犬戶扣槽羣嘯以爲禮自誣孰
甚且據隋地理志長沙郡有夷蠻名莫僑自言其先
祖有功常免征役故以爲名是衡永之僑當時方自

瀟湘縣南錄卷一

諱其爲槃瓠後今乃作此形徑何謂哉至廣韻莫僑
字俱作犬旁謂爲狗種與隋書異特沿舊說牽合一
家爾

僑不出痘染者多死極信胎毒之說婦有身夫婦卽不
復近一家中偵伺惟嚴或有不戒衆共斃之蓋其俗
男女同寢一處旁人易察故也

善化縣南六十里昭山明一統志昭王巡狩登其山其
北昭潭或謂南征不復卽其溺處案膠舟事在漢沔
閒此非其地衡山下陵廟或湘人傷之爲衣冠葬於
此而立廟祀邪

衡州雨母山漢郡國志所載其迹極古距城南二十里
蔗畦嘗過之有廟尚祀帝嘗叢柯隱景鬱阜隆深舊
碑無一存者問赤松子壇道士莫對殿北峯巔有大
石甚高方廣三丈俗稱飛來石沿誤之久掩其故名
猶麓山之石俗亦但曰飛來而不知爲拜嶽也蔗畦
慮古迹之湮爲題赤松子壇四篆字磨厓刻之

衡州郡城西永福鄉三湖町沅水北岸地勢平行墟壘
繁布土人稱曰天子坪不解何迹衡陽縣志疑爲鍾
武城故址非也鍾武城在武水之濱距此甚遠且亦
不當號天子也王霍霖嘗詣其地以繩尺量度以爲

清湘縣志

卷一

九

密邇衡山之陽是古時南巡狩之明堂基雖年代邈
遠埤堦頗多而廣袤高下及左右壇坎之迹猶可髣
髴未盡泯滅其諸壘則列侯所宿之壁壘也其見極
踴

禮檀弓舜崩於蒼梧之野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
歸葬於零陵之九疑案太史公似疑蒼梧在粵零陵
在楚相違太遠故分言之不知九疑山盤基蒼梧之
野蒼梧甚廣壤交楚粵非兩地也九疑今寧遠治九
峯競秀九水環流竹樹森蔭人迹罕交遊者空翠拂
衣虛籟盈耳悅置身羲皇以上不復知有塵世事陵

前古杉十四株蟠擎屈曲枝柯連理明時代其一以
爲學宮輒有風雷之異也

舜崩蒼梧葬於九疑出自戴記遷史不爲無稽然禪禹
以後何復巡狩是二天子矣且唐虞之制歲周四岳
總在千里之內何南嶽獨至三千里之遙蒼梧且極
南嶽之南無怪古今駁者之多矣至漢書謂南征不
反世紀謂南征有苗案之俱在倦勤之後更不足辯
然則九疑之葬果何爲邪唯郭弘農說其理可通最
爲善解略云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往往復見者蓋
以聖人久於其位仁恩洽及至於殂亡四海若喪考

清湘縣志

卷一

十

妣無思不哀絕域殊俗之人各自立位而祭酸哭泣
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亦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
天子廟也

常寧縣北宜江口西岸石壁半屬鑿去出湘口其石乃
悉在江中方正成壘與岸石不異相傳爲禹鑿石余
案水經注稱衡水縣南印石其方如印纍然行列者
得無類是但岸無鑿痕爾

義帝冢在郴州儒學之右冢頗高大有自生樹一二株
前爲祠祠外有何文簡碑冢中白虎因而名郡詢之
州人亦不知矣

鍾武漢郡國志曰重安侯國故鍾武永建三年更名是重安卽鍾武但易名稱而無兩城兩地然水經注承水逕重安武水入焉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流至鍾武縣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實分言之

鍾武縣其迹雖介隱顯閒然水經注所云武水入焉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者在今衡陽縣長樂都三峯如表今樂山橋之水是也或云渣江上三湖町有古墟卽鍾武故城其實考水經注之語則鍾武當在武水之濱而今之陰陂西渡閒正可作縣場至于三湖町之墟壘四方寬廣不足三百丈必無如此之小城考

清湘縣志

卷十

二

古者以爲古帝南巡之明堂基土人至今猶稱其地曰天子坪其非鍾武故址蓋較然矣

渣江在衡陽縣西九十里入於蒸水命名之義莫考幽明錄載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境內有大查橫水爲怪民爲立廟行旅禱祀查乃沈否則查浮船壞祚乃大具斤斧謀去民累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查已移去自此行者無患案此或其義至水旁則屬妄增乃衡人積習爾

水經注湖中君山東北對編山山多篋竹案此山余嘗過之今俗呼扁山蓋以聲相近而誤山甚小湖水所

啗洞穴望之前後相通儻在陸地瑣屑不足名爾其上童然惟麓稍有叢竹未知中麓材否也

衡州城西有伊山又曰桓山上有桓伊讀書臺豈子野舊所逕涉故山流其名邪

湘中記載略塘有銅鈴神聞鐘鼓聲則水變綠魚爲之飛案略塘在衡州西鄉有銅鈴廟銅鈴不知何物揚子方言龕受也齊楚曰鈴是鈴卽龕爾銅鈴廟城中亦有之

丁丑夏遊浯溪有窳尊亭址心竊疑之蓋次山所稱窳尊在道州左湖東山巔乃爲亭其上刻銘爲誌今浯

清湘縣志

卷一

三

溪於浯臺之巔鑿一圓迹深二寸許徑六七寸鑿痕宛然銘亦不見自屬後人所爲王新城浯溪考削去不載極有見表裘遊記乃云次山所鑿漫不加核

北夢瑣言載乾寧中書生張瓊至衡州犬嗥灘爲廟神草奏事頗詳今衡州湘江十數里有狗亂灘甚險水聲如吠土人呼喧聲曰亂其卽犬嗥之沿誤乎

西陽雜俎謂衡山無棘唐稱衡山正指衡陽昨分縣命役取棘衛綯至爲難覓余嘗舉此言以證之蔗畦以爲善於解朝

邵陽名起于唐其初則吳孫皓置邵陵郡邵之名始見

乃邑志謂邵召字通召伯所巡行其地爲古南國附
會已屬牽強至云所遺甘棠明初始伐之百年前樹
兜猶存則令人絕倒矣樹根曰兜蓋土語云
濂溪在廬山下周子始名之謂在道州者妄也李穆堂
宗伯極辯之愛蓮說鄭東里太守之僞謂意義淺俗
氣體卑弱絕非通書太極文字有辨甚晰今湖南州
縣往往有愛蓮池亭且有載入志乘云昔周子愛蓮
於此者可笑之甚

古今詩話云慶歷中有閑人遊嶽謁主簿郭及甫視其
刺羅道成也自言郴州人問郴人言有真人乘白驃
行石壁上迹至今存案石壁在州城西南三里許余
嘗過其處少憩但路亭一坊大書曰駱仙嶺得無以
乳爲穀亦操土音乎

常寧縣城外雙蹲書院左爲學宮舊基面臨宜水際水
有巖因土名不雅馴康熙閒縣令張菊人芳爲易名
曰學巖相傳巖穴深不可測磨厓爲宋人題名字大
約五寸多漫滅可識者令□丞□巡□□嘉佑三
年□□放舟同遊云云巖上舊有亭基蔗畦爲書學
巖二字碑立於上

雙蹲書院距城南里許院後兩石對峙若蹲距然石上
八分書題刻雙蹲二字宋王居正襲益卿讀書處王
師南軒襲師朱子皆常寧人明時建書院其地蔗畦
至爲之捐給膏火延師課士稱盛

石鼓山朱子題爲一郡佳處好事者品目爲八景曰窅
尊藏雪山下有石中空凡雪涉春始化曰孤藤夾岸
潭下有藤由西岸牽至東岸明時漁人於水底見之

曰枯枝映月書院西一樹半生半枯月映晶光如玉
吳逆伐之曰寒潭濯足江亭下餘地仙人濯足處石
有遺迹明時建濯足亭曰眞仙遺迹七賢祠右石有
仙遺足迹曰靈洞昭感四方祈禱洞中徧刻姓名曰
石鼓兵占石鼓鳴有兵革曰縣崖曉曰東巖初曰如
金愚案石鼓如西谿崖閒唐宋題刻皆眞確不磨之
迹反不之及而徒後水底之藤半枯之樹以及荒唐
足迹層見疊出殊覺近俚然卽此標識亦可想見當
時石鼓之勝

衡郡花藥山志稱黃葛鍊藥于此五色禽棲于牡丹樹
瀟湘遊南錄卷二

下宋寶佑五年建寺友人云今殿上一碑述住僧瓊
俊爲宋高宗弟遭刑州郡守盧景魁逮繫獄潛命獄
卒王佑馳書叩闕有旨罪盧族誅卽授獄卒以郡守
改刑州爲衡州云云僧書帝旨鄙陋不經公然大書
深刻令愚夫婦指說贅嘆據爲典故予初不之信及
往觀之不覺絕倒

李忠節芾故宅原在衡郡城中後爲郡學因建祠學旁
以存故迹明初以學改雍王府遷學於西南卽今學
地忠節入主鄉賢祠而專祠不復建乃建於石鼓山
與武侯祠相並蕭蕭丈室已爾今不知者輒指石鼓

爲故宅矣夫城中故宅旣不可復播遷城外僻陋數
椽已嘆削也滋甚乃群主輝煌鴈次排列忠節一主
幾無容處詳視之無非數十年來郡守之長生位考
諸治績不但非龔黃卓魯且猶有被人指摘者先後
山長爲曠岫樓太史敏本李振南明府繼聖林半霞
太史學易余皆與言之浩歎而已安得有力舉而投
之烝流之濁

直釣巖無械仙翁隱處在耒江上游九十里舊名鋤雲
洞今洞門有 國初人題曰飛龍洞洞內穹敞石乳
四垂秉炬而入其石有天然龍座獅象龜鼈鸚鵡鸞

瀟湘遊南錄卷三

三

鶴之類又有雲則縹緲層疊田則畦稜井然水則蹙
皺如波紋混漾中行若牀者傳爲龍所蟄也隔一竇
透光若井石質滑瑩直上千尋俗稱通天塔謂龍由
此上昇也多蝸大六七寸見火炬輒拍拍散飛右一
洞若房隆冬煥如可釀酒云洞初爲江沙淤塞明天
啓初道士采藥見有一隙蒲伏探之因而疏剔近水
一石壁洞靈源三字署爲漢佐張良書未暇深考又
浦南佳處四字元至正六年李從善書又一詩爲宋
進士李茂字秀穎號夷白作詩云無械仙翁去巖垂
直釣名重開茅葦臺仰見斗山明便覺天光近從教

俗眼驚登臨試一覽心目得雙清乾隆壬午春兩過之因紀其槩

觀音巖在未陽東潯江之濱巖高峻如寶幢爲閣七成綠巖構架而上石洞層折如螺有生成觀音像明永樂間未令王道赴任時夜泊洞庭夢女子曰吾潯江女也屬君明日勿渡湖次早果大風行舟胥溺道以夢獲免下車索謁至今香火極盛

燕泉在郴州城外里許何文簡以之自號有記載餘冬敘錄嘗過之池亭都廢惟野田積水一碑署燕泉而已

清湘縣志卷二

四

壬午春從吳雲巖學使案試永州既竣莊謚菴明府邀遊西山余適以畏雨不往雲巖云乘興而來忽焉終止歸時何以誇愚溪澹巖之勝因訊以詩云深韜采筆坐書城分付流鶯自在鳴莫是爲他遷謫地不教更占柳侯名余答云看山得得向芝城無那山鳩逐婦鳴比似劉伶雖不醉當時何害酒爲名

永州山水昔所心慕雲巖相招至再壬午春同往試竣適以別屬期迫其興遂闕故雖澹巖三十里之近亦不欲往次年太守朱龍坡先生瑛知之雅欲爲余舉糧以償夙契招邀甚力時將謀歸又不果往筆之于

此固見太守雅情亦見余于山水閒非乏勝緣實則勝情終短爾

鴈飛至紫蓋峯必回頭載飛而後過土人謂爲朝嶽嶽志云紫蓋峯有石刻回鴈峯三字發於土中湛甘泉遊記祝融嶺爲上回鴈峯余謂南嶽七十二峯清泉占其五而弁冕一峯尤爲名勝奈何又被此種議論橫爭邪

東洲衡郡城南湘水中嶼也竹樹蒙密田園鱗次居民數姓自爲一邨風日閒美覺武陵源去人不遠上有藍宇爲崇禎甲戌桂藩功德雖頽垣折檻尚足見營

清湘縣志卷三

五

繕之工朱邸裝嚴非山臺野邑可比老桂二株大皆合抱銅彌勒像模塋精好見者生歡喜心乾隆乙卯冬偕戚友及子姪輩放舟往遊今蔣豈石大令一瓊奉其尊人遺命倡建書院蔗畦爲作碑記

錢邦芭湘水考云湘源廣西自全州而下至楚南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歷祁陽合桂陽諸水至衡州石鼓與蒸水合曰蒸湘其出武陵會長沙諸水逕湘陰入洞庭者曰沅湘此所謂三湘也以湘鄉爲上湘湘潭爲中湘湘陰爲下湘從邑而不從水失其旨矣其論似別

自衡至永郴桂山路險峻一倚陡絕之壁一臨芒刃之淵仄徑單行日程不及百里行旅多乘竹兜大吏輿僮不能用另備竹轎不過投竹兜稍大而有帷蓋爾至於夫役一縣備數百人馬亦不止百匹每一往返騰嶮降深夫馬死傷非一尤險處引曳肩舁者則曰牽夫蜀道之難亦不至是

衡永驛遞最畏日行五六百里公文蓋險仄陡頓單人弱馬設遇風雨暮夜必不能一時之頃行四五十里也近幸嚴禁非不得已無許限五六百里字據然地屬衡途五百里限勢所不免六百里歲亦多有也

清湘事南錄

卷二

木

楚南之俗山不名山而名仙者比比蓋神類稱仙山有神祠輒以仙代山

祝融爲南嶽主峯極高峻拔地九千七百三十六丈曠岫嶮太史有句云諸峯膝下羅孫子四嶽天涯老弟昆一時稱傑

登祝融峯頂則七百里之湘江近出足下一達官登峯舟楫迎面而至艤然怪有司不禁曰何物舟船敢衝突不避屬吏相顧匿笑

柳毅爲涇婦傳書洞庭君是洞庭故有主者今湖中洞庭王廟爲冕服王者像是矣乃竟有塑巾服像者曰

爲柳毅而號爲洞庭神豈水藏龍宮亦效唐虞故事釐降之後遂爾禪受邪流俗不考如此

東安道中石壁斗絕不可攀陟其上有木匣曰兵書匣周沂塘來謙云此何足奇蜀中有此舟上望之風時動葉爾

沈香巖亦在東安距兵書匣半里許壁上舊有沈香一段今支木尚存

辰州江濱山崖閒有壺若酒瓶舟中望之晃耀如銀殊不可解人因名此爲銀壺山荆銘三孝廉自新云假使人可置也斯人可取矣終古猶新所以吾鄉人有

清湘事南錄

卷一

七

神仙幻語

瀘溪江岸峭壁千尋上有屋宇確磨礪日用之具無不備連亘絡繹凡數里儼如市井土人云閒亦傾圮然不覺減少但俱構縣崖人不能上不知所道少陵云廣廈千萬閒香山云疲人無處居使二老見之豔羨奚似

清泉城東九十里有麥園洞宏敞儼若廳事左石室二右橫衍如廊廡中有石似人偃臥曰睡仙別有石榻長八九尺其上鍾乳四垂種種名相暗泉流成細溝幽穴潛入遠至洞外半里許山壁閒出左右引裂以

清湘縣志

卷一

人

山秦廣和大令之任未閉者月餘內署遂灾僅存余向所住之小東軒今門復閉如初

向所住之小東軒今門復閉如初

衡人書字多以意增偏旁日月五行任情驅使山水人物隨手增加如渣查煌竈同煇傾瀉檣窓棹亭棋具銑銅鐵鼎壘墳己自唵念誦媼稱人婚女嫵稱人狎羊猓兔獬鹿貓苗羅紗蕊燈心篋快飯粳爬碼馬濟渡處若此之類不可枚舉牙僧吏胥固通行無忌搢紳冠履亦從俗難移至書大小大字必加點而讀爲

之本山皆切或讀若宰揚子方言江湖閒凡言是子謂之崽案今湘人讀宰乃音不殊而字異作樊因而書貓作𧆇又小兒通稱則曰俛仔俛音來上聲仔音近齋上聲蓋子音之轉也呼最後之子曰晚因而有𧆇字他如隱入曰𧆇音鑽平聲一段之半曰𧆇音顛代言曰𧆇音倩大步曰𧆇音跨

濟南縣志
卷一

卷一

九

南楚問年皆對以歲名苟非士夫不甚了然於歲數也
又稱慶者必闕十歲又一此猶香山詩已開第七表
行開第八表之遺

衡人崇信雲霄神稱以娘娘家置一像每有所禱召巫
鳴金鼓吹角作諸戲且云神雖女人身而好聞褻語
於是巫者呼唱猥惡之言至不可耐而男女聚觀譁
笑不止如此則神樂必降福衡陽縣志極斥之謂原
名營魘山野精魅能營錢營米者也土音營雲無別
因飾其號爲雲霄爾

楚人尙鬼惟衡則家祀雲霄又有所謂鑊神者於庭隙

覆一盞而闕之以爲門中奉神位去洩溺之處無幾晨夕香火跪拜若童子戲以至官署無不有廟清泉建署時咸議立廟幾若倉庫廨宇之不可缺余獨持不可此無廟之署殆楚南僅見

楚南禳解疫癘巫覡辭章皆豔稱揚州風土之美有酒又香肉又肥之語縱金伐鼓縛船送之嘗聆其祝詞吾揚雖盛奈何爲楚鬼之通藪乎沂塘云遜齋閑覽謂湘潭方廣寺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民舍影著壁上並此送鬼事觀之一則附楚於揚一則招揚入楚揚爲楚歆羨若此

瀟湘聽雨錄

卷二

十

符咒寄刑之術辰沅爲甚其實湖南在在有之受刑者每預爲作法飲水而有驗有不驗至於化鯁消癰跌撲損傷之類則應手而愈嘗于訟案中屢見其書同一傳本無異其符則春蚓秋蛇其呪乃土音別字變方鄙誕之談令人一見欲歔始悟其術惟本地通行過湖則不驗者蓋岳州以北則湖南鄉談漸改爾相傳衡郡花藥寺大殿不集灰塵蛛網常寧湘山寺殿上木枋爲公輪遺迹至今不受采二處皆常到姑志於此

瀟湘聽雨錄卷二

瀟湘聽雨錄卷三

廣陵江昱賓谷著

親耕之禮始於神農路史柳天作扶耒之樂是也案柳天柳人因赤制作耒耜於柳天乃爲扶耒之樂以獻於帝或曰伏羲樂扶耒又鳳來神農樂扶耒皆以音相近而誤且以屬之伏羲獨不考柳天爲何世邪家令君居衡最久蓋梁末流寓嶺南時或至此也有衡州九日詩云秋日正凄凄茅茨復蕭瑟姬人薦初醑幼子問殘疾園菊把黃花庭榴剖朱實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詠詩意全家留滯非偶爾萍蹤可比郡

瀟湘聽雨錄

卷三

十

縣志曾不之及故輯清泉志特載之李善據唐書江都人且云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然稱江夏李善者亦唐書也杜八哀詩作江夏李公邕邕善子也是善又江夏人矣今武昌洪山下有修靜寺爲邕故宅寺後石壁邕題字猶存

平江有小田杜氏族稱少陵裔家藏唐宋諸敕二通唐敕云敕襄陽杜甫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爲宣議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齋符告諭故敕至德二載五月十

六日宋敕爲紹興三十二年授杜邦傑者明時參政
陳壇跋云嘉靖壬寅駐節平江閱縣志載敕尙存於
縣市民杜富家亟命求之唐敕用黃紙高廣皆可四
尺厚如錢字大二寸許偃而勁年月有御寶方五寸
許色轉沈中有碎裂而全者皆爲蛇紋矣宋敕用白
綾字用行書類今所傳高宗御書或當時宦官文吏
所習也案唐書子美困客耒陽而卒墓志云旅殯岳
陽四十餘年孫嗣業起柩之襄耐於偃師然則平江
之杜何自來哉且子美二子宗文宗武宗文早世宗
武病不克葬其父以命其子乃終歸葬於偃師若宗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二

武遂家於岳則子美之殯不終歸矣或此後子孫復
流寓平江未可知也

臧玠之亂見於正史至衡州刺史楊濟出兵討之則見
杜詩注少陵在潭避亂來衡蓋得之親歷實可補史
傳之所不及

龐居士蘊襄陽人隨父宦衡故衡州蹤跡最深唐書直
曰衡州衡陽人必非無據或稱枕刺史于頔膝而化
則頔固襄陽刺史也豈蘊之終又在襄哉未暇深考
曹松字夢徵天復初及第同王希羽劉象柯宗鄭希顏
皆七十餘時謂五老榜撫言載松舒州人乃雅言系

述謂爲衡陽人今衡陽志載之

石鼓西谿石壁有劉莘老祖孫題名莘老題云劉摯莘
老來遊跋跼侍其孫題云後百八十三年六世孫震
孫蒙恩來持庾節拂拭舊題不勝感愴實祐二年秋
九月旦其左又有元貞元年史扛題名又左有大德
十年橋齋史燾拜觀舊題二行蓋效莘老祖孫題爲
之也扛燾元史無傳考鄭璧呂仙亭記有橋齋史右
丞疑卽燾爾莘老與跋俱見宋史案震孫字朔齋淳
祐中知宛陵吳丞相潛方閒居震孫日陪午橋之遊
震孫後以召還有詞留別詳見齊東野語莘老祖孫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三

題字嘗揭之裝爲冊與蔗畦及兒子德堅從子德量
爲詩題之寄京師王西莊光祿鳴盛錢蔣石庶子載
辛楣侍讀大昕朱竹均編修筠章葑仙編修謙恒曹
萊嬰編修仁虎吳冲之庶常省欽趙璞函舍人文哲
皆爲題詠

柳應辰於涪溪有題名有詩歌題名爲熙寧六年癸丑
通判永州時書其下作一字如夫字相傳中興頌危
石爲怪山僧以告應辰以朱濡筆衣冠坐舟中至夜
怪至伸手入應辰以筆押之詰旦字迹在崖石怪遂
絕明年爲熙寧七年甲寅復大書前押鐫中興碑左

咒厭禁之事矣

衡陽學傳爲鄭向故宅濂溪周子少依舅氏於衡今學前且有愛蓮池亭考宋史向陳留人並無衡州蹤迹又年譜少孤依舅氏自營道入京師亦非衡陽不知其說何據惟縣令王亞夫屬湯漢作先賢祠記漢述亞夫之書曰鄭向則家於是邦者也亞夫漢與向時代相去未久漢又郡人擅文名不應無考故輯清泉志於學校類存其說人物選舉類則徑刪之宋史忠武傳有楊么本名楊太太年幼楚人謂小爲么故曰楊么余謂豈特么非名太亦非名衡湘人稱

大必太音且書大作太字想草竊之冠初無名字從其生之次序名之則曰大從其幼小名之則曰么皆鄙野率漫之稱爾

趙忠定汝愚謫永州韓侂胄屬衡州守臣錢蓋害之暴卒衡郡有趙忠定公祠康熙間趙恭毅碑記謂宜引忠武祠側鐵鑄侂胄及鰲像跪於中庭令人得而詈辱之其論殊快惜無人爲之

寧宗慶元二年紀正月自庚寅日起至庚子書趙汝愚卒於永州汝愚本傳至衡州病作暴薨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永州貶所尙未爲錯若庚寅至壬午一

月中豈不五十餘日乎謬誤極矣

衡郡開福寺在湘東岸爲趙忠定殯所舊於寺南立祠今稱宣靈廟祀宣靈大王極著顯應香火最盛叩諸長老云大王卽趙公豈公之忠不足祖亘千古必待變易名號始能致愚夫婦之饗薦與

開福寺內舊有祠祀向公子恣今木主亦無惟碑尙存乾道八年衡陽縣攝郡事王光祖題名在石鼓西谿有新進士王居仁等是年由郡庠登科之語案居仁南軒張子門人常寧人與同里龔益卿齊名益卿朱子門人也常寧志載居仁登淳熙十四年王容榜進士

蓋誤也應以石刻爲正

新田志樂雷發字聲遠寧遠縣北鄉潭田人明末分置
新田潭田隸焉雷發長於詩賦累舉不第門人姚勉
登科讓第理宗廷試策對選舉入事賜特科狀元數
議時政不用歸隱雪磯號雪磯先生後復賜第及田
至今尙存案縣志科甲表自宋以來雷發家世科名
不絕稱右族焉今遇考試樂姓頗衆雷發所爲策及
詩賦載兩邑藝文志嘗求之其家有刻本亦止此數
篇又江湖集載雷發江右人豈其先自江右來邪

樂雷發詩南宋六十三家小集載雪磯叢書五卷中有

清湘聽雨錄

卷三

七

題許介之譽文堂詩詳許玠字介之襄邑人南渡寓
家衡陽晚年與江西曾無礙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
真同被召有東籬詩彙雷發又有常寧道中懷許介
之詩戴復古亦有常寧縣訪許介之詩似玠又居常
寧今常寧志選舉表有許玠殆卽其人

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紹興庚辰進士乾道間宰烏程
因留家苕上居有千巖之勝自號千巖其詩爲時所
推楊誠齋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是也方虛谷謂其詩
有板在永州余乾隆壬午客永時嘗徧訪之不得又
德藻瀛奎律髓作海藻意草書德字似海故譌作海

爾

宋史李芾傳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爲衡人考椿傳歸老
野塘上今衡州城北二十里尙有野塘鋪則椿爲衡
人不止芾傳有明文矣

李忠節芾閩戶自焚見諸國史舊永州志載其浯溪讀
中興頌一絕句羯鼓黎園迹已荒斯文猶在日星光
我來細拂青苔石不憶三郎憶漫郎忠忱義氣詩才
清婉若許

虞伯生集父參政井齋母楊氏見山文仲女見山守衡
州夫人從參政與偕時未有子見山禱於南嶽已而

清湘聽雨錄

卷三

七

有姪將尋見山晨興治事時尙早公服坐中堂假寐
夢牙兵入曰南嶽主者謁起肅之而寤聞兒啼乃集
生焉故小字曰衡集嘗言未婚宦時屢夢遊南嶽能
言其勝見歐陽圭齋虞伯生墓志

衡山何克明元延祐丁巳以雲夢賦中湖廣鄉試第一
今其鄉李丹峯宗樾謂克明墓尙存有後裔郡西鄉
族則其分支明隆慶時上高令名道從以來支系頗
盛余識筠軒文學啓良詩賦工擅可謂能世其家學
石鼓有七賢祠祀韓朱張及郡人二李氏及濂溪勉齋
也不知何時去濂溪主而易以宋大儒豐川葉先生

之主分縣以來詳詢莫得後檢明史葉劍豐城人弘治進士南刑部主事武宗立陳言忤劉瑾削籍歸講學西江瑾誅起禮部員外未聞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云今衡守饒惕齋先生亦豐城人乾隆壬午郎君歸訪於葉公家藏有文集並石鼓遐思錄始得其詳蓋歸後來衡設教石鼓即卒於書院至嘉靖二十一年入祀二十三年奉檄塑像與諸賢像並列二書乃其次子秩來衡衡人士爲之鐫刻者是始改木主宋儒之稱並增濂溪之主祠榜去七賢之號稱先賢云

瀟湘遊南錄

卷三

明衡陽劉大司馬堯誨總制兩粵時粵西八寨爲梗先是新建伯王守仁旋勦旋叛堯誨至調土兵定之酌善後七策磨厓紀功汪道昆文周天球書楚人重之與中興頌並嘗於其孫觀城文學處見之惜止一本不忍奪云

李世龍漢陽人萬歷中守太倉州廉能有聲罷歸將解纜有道士求附舟世龍納之行數日忽羣盜來劫不知其無有也舟中人惶懼失措道士徐起出雙鉞圓徑五寸許繫以銅索迭爲收放如電光閃爍刺二人於水餘盜遂散道士袖鉞前曰吾乃公部民感公廉

知歸途有驚顧爲衛此去無恙矣公好自愛請從此辭長揖徑去

按察御史劉熙祚南京人崇禎癸未流寇張獻忠據衡州劉以死自誓九月二十七日題詩衡州官署而死倥偬軍旅已逾年家室迢遙久別頗南北骷髏同作壘湖湘官殿倏成烟鵲血不成無冢骨烏啼徧集有孤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又遠別鄉關又幾年今顏非復舊時顏山川草木俱含淚獵虎旌旗盡作烟老婦漫勞尋蝶夢兒孫切莫種書田葛弘化碧非豪事耿此孤忠向九天案熙祚明史有傳

瀟湘遊南錄

卷五

未及題詩事此詩雖未工其忠義之氣殆凜凜不可磨滅

衡陽陶經初大令易劄記云南昌徐巨源世溥崇禎進士鼎革不仕其戚鄰某延之家塾方入館途遇怪風攝之入雲及下見袍笏官吏迎曰冥府造官殿請題榜書聯世溥不辭往應之事竣冥主籌所以謝世溥請爲母延壽許增一紀又私向執簿判所查已算判曰此正命簿也別檢火簿得之世溥大懼曰冥主所改冥主曰此天定也姑徇子請但還時須記明時日毋近火以避之世溥辭謝而還至鄉館人驚詫曰數

其族祖也

衡陽王而農夫之先世本揚州之高郵人明永樂初其先官衡州衛遂爲衡陽人夫之崇禎壬午舉於鄉後隱於邑西之船山因以自號卒祀鄉賢著述甚富潘學使宗洛訪其遺跡爲之立傳子汝敬皆績學有文敵刻船山遺書正蒙註四卷老子衍一卷莊子解六卷思問錄二卷楚辭通釋二卷說文廣義三卷夕堂永日緒論二卷南牕漫紀家世節錄柳岸吟落花詩雁字詩做體洞庭秋俟解前後愚鼓歌梅花百詠各一卷並經義一卷凡十八種蔣方陳文學一壺耆覓

以畀余餘書惜多散失

漢陽李雲田以篤太倉牧世鼇孫也負才不遇縱遊吳越所至追歡買笑姬人寶鑑婢曰掃鏡相與博弈飲酒詠詩鼓瑟樂而忘反自號老蕩子台肥龔文毅爲賦老蕩子行一時名流皆有作其冊漢口王櫟門得之余嘗覆觀前輩手翰信可珍也以篤子序韓寶鑑出字原漢以丹青擅名

何舜澧州志云闖賊之死野史載通城羅公山明史載通城九官山其以爲死於邨民手一也今案羅公山實在黔陽稱通城誤明史九官蓋又在通山縣因通城而誤有孫教授爲余言李自成竄澧州因詢故老問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驛隨十餘騎走牯牛壩在今安福縣境復乘騎去獨竄石門之夾山爲僧今其墳尚在云余訝之特至夾山見寺傍有石塔覆以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尚前立碑乃其徒野拂文載和尚不知何氏子徧問寺僧一老僧年七十餘尙能言夾山舊事云和尚順治初入寺事律門不言來自何處其聲似西人後數年復一僧來云是其徒乃宗門號野拂江南人事和尚甚謹和尚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約年七十和尚臨終有遺言

瀟湘聽雨錄卷四

廣陵江昱賓谷著

康熙甲子從祖辰六先生令益陽於郭外建十九賢祠
承先曾祖青園府君命也自周三閭大夫漢長沙太
傅遷至宋朱子真西山辛稼軒以及死難之李忠節
芾明提學蔣信凡十九人按昔五賢祠爲盛邑士啓
請先曾祖留像祠中曾祖命從祖啓辭之語義懇到
益人士至今能誦之啓云讀書而懷先哲擬置身大
雅之林祀古而志前徽肯自棄典型之外矧諸君共
推先生我詎賤子獨後於他人論守土無聞愧師長

瀟湘聽雨錄卷四

之民牧幸過庭有誅陳臣職於子夷雖當耄耋之期
彌切冰霜之戒辭章服而勿製謂朝廷之優禮至
矣吾庸誇身首之榮慨賢祠之就頽懼草野之訓行
忽焉爾其爲疋鳩之策賴集士夫之嘉惠構成賢選
之美輪自周漢而逮元明姓氏輝煌於史策由文章
而溯忠義智愚景企其風規庶爲後學津梁非任迷
途後轍雖曰家嚴有命亦緣與志僉同乃時賢仰止
情殷直欲以長長者長我老在賤子恩斯念切甚願
以賢賢者賢吾親卻幸諸君及見其父不知臣父清
畏人知急難如郭解而不留義俠之名賑施似伏波

於野拂夜時幼不與聞寺尙藏有遺像命取視之則
高顙深頤鵠目鵠鼻狀貌猙獰與明史所載相同自
成初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後復僭號新順王其曰
奉天玉和尙蓋自寓加點以諱之而野拂以宗門爲
律門弟子事之甚謹豈其舊日謀臣相與左右與明
史於九宮山鉏死之自成亦言我兵遣識者驗其尸
朽莫辨而老僧親聆警欬其西音又迥異也爰臚訪
聞備書俾後有參考云

僧石浪號破門能詩善草書爲懷素體本揚州人結茅
於衡與樞巡彭禹峯而述友善彭有中秋前二日野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主

看桂花盛開同胡方伯黃觀察衡僧破門欽詩云桂
林恰值桂花開難得相逢共酒杯萬里蠻鄉同作客
一城黃葉此登臺天邊宦迹僧能到嶺外秋聲雁不
來明月汎臨金粟夜莫教漏鼓更相催

清泉東五十里地名方塘舊傳有姑婦爲兵所迫行至
中途同躍死塘中後屢見夢於境內之人自言姑婦
全節事其姓氏不可考亦不知屬何時而貞魂之家
喻戶曉殆有不容泯滅者亦可哀矣羅明經捷勝官

瀟湘聽雨錄卷三

而曾無財產之積。辭薦揚於當道。不羨法真之世師。廣容授於士人。自喻李膺之風采。撫孤勸學。擬之希文。置田邱成分宅。無以踰茲慕德。向友。即使州宗叔度里。頌太邱。篋以加矣。是皆鄉黨之所熟見。均爲大人之所勿居。今蒙雅意。諄諄愈退。然其自抑。旋承訓詞。惕惕寧隱。然而不揚。以祀典載在春秋。不舉惟長民之責。而學業本於賢聖。景瞻生事上之忠。既奉身而許君。敢願私情。以邀名義。況象賢以勵俗。可誇一得而銜家聲。雖一生無不可以告人。而此衷猶恐涉於阿好。且十九賢中。緊獨無父。難繫推其本原。卽紳

瀟湘聽雨錄

卷四

七

士大夫誰非人子。欲獨隆其報答。不能以一邑之痾鰥爲己。切懼勿以百世之指摘爲身憂。儻慈父之惓惓。何惜走南山南而北山北。故申家言之懇懇。願勿泥見所見而聞所聞。百代之禮樂斯存。千秋之政刑是式。固非一時一邑之私論。敢求知我愛我之深情。若云薄待其親。賤子不敢辭其責。乃或養不逮志。吾身將誰諉其咎乎。謹啓。

周藹園士儀。鄱縣籍。衡陽人。今隸清泉。所作野獲。未見其書。其史貫乃蔣學使永修序刻。今聞板又零失。亦不獲觀其孫命申文學能詩。貧且老。諒刻遺書卒不

可得

祁陽大令楊桐鵬。玆言其伯氏若楫。爲臨洮守。赴任前夕。夢至一處。乃楊忠愍祠。忠愍告以爲人所侮。求治之入。後又遇其叔立。檐下欣相接。遇道家。常如平生。及寤不解。抵任後。例謁忠愍祠。忠愍曾貶其縣典史。故也。入謁。果見有老僧象軸。縣蔽于前。因懲責主僧。碎其象。後堂祀關公。檐榜浩然正氣四字。浩然其叔父名也。

桐城石曉堂爲衡陽贊府。言其鄉錢旭昌。需次都門。夢一棺前。和題云。四川蒼溪縣令錢旭昌之柩。覺而惡

瀟湘聽雨錄

卷四

五

之詢諸吏曹云。地有任者。未需代因而稍解。乃選期及而蒼溪真缺。旭昌恰得此縣。乃大愁憂。勸者譬說百端。勉強就道。後閱八年果卒於任。

衡陽大令陶君文登。人言其鄉呂兆龍。右掌黑而毛異。人譏笑自諱之。常袖右手。一切事用左。雖作字亦習而安焉。會鄉試。隣鋪生有所祈。丐兆龍忽遽誤出右手。生異而執之。兆龍迫欲藏。生執愈固。急詢云。君名若有龍字。今科必第。兆龍道其名。生始釋手。賀曰。君必第。且二十六名。因告以元旦夢發榜。諸名不可記。憶惟第二十六名下無字。乃畫龍而黑其右爪。今見

兆龍手有省云及榜發不爽卒之兆龍無他表著止於一第何所關涉而曲爲昭示若此

常寧彭月庵少時病勞瘵危亟一道士至門少憩家人告以病狀道士眎之曰此非盤藥可爲我治之易爾於是令扶病者坐牀上道士趺對之終日默然旬餘病者自坐不復須扶又旬餘飲食漸加久之諸病悉退如常道士舞去約月庵以月日至南嶽後山當有以授之至期父母不欲其往遂罷月庵愈後五十餘歲始歿嘗爲段君芝園永孝童子師芝園爲予書之

清湘聽雨錄 卷四

徐聚倫仁和進士雍正三年任衡永道衡州人病疫聚倫至病家摩病者即愈後不及徧至用官銜關防帖病者門亦愈由是疫遂止見雍正衡陽志

清泉鄉先生風格之高者吾識劉省齋觀察良璧退居田里門臨湘水足不至公府惟以教子弟課農桑爲務初雍正甲辰第進士以才能榜下授官連江令歷諸羅龍溪擢南勝同知臺灣知府陞巡道艱歸服闋補興泉永道以病乞休所在巖疆海域十有七年燦有成績著實東紀略七卷其中因時因事經理權變皆素有揣摩之言非同倖中允足爲後人視效不獨

任閩海者所宜知也

清泉雁峯下輦圖巷洪姓妻爲狐所祟生一子狀若獼猴頭尖身長三尺無胃膈渾淪如負木僅有左耳目左鼻右手左足手足指甲尖長如狐爪欲棄之狐空中語曰汝家豐裕賴此子棄之使汝敗亡爰懼而乳之長飼以飯不知飢飽不能行走間亦跳躑其家以布絡之溲溺皆母提抱不能言語但呼叫若貓聲見生人輒大叫惟母是依極畏犬生後其家畜犬無故死蓋狐制之也此物閱三十餘歲而後死狐亦絕迹至今洪姓夫婦年七十餘家頗殷贍初衡人駭異

清湘聽雨錄 卷四

往觀不絕久亦漠然不以爲奇婦孺皆能道之署中劉姬與洪切隣習見之言之最悉

餘姚翁州守運標父大環邑諸生與友適粵泊舟祁陽之新塘失所在同舟久索不得意必他往因返其行裝越三年其妻以憂思而卒遺州守與兄運槐俱髡亂旣州守籍邑庠同兄尋父留連湘楚其姊遣人召之歸雍正癸卯州守成進士思父不已刺血書狀禱神啓讖得詩云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豈知意外得生還兄弟得詩喜甚各敕妻子依外家女亦適人誓不見父不歸自浙之

粵備歷險阻無可之矣回至新塘於岸上古廟日夕哀籲忽土人鄭海還者言及其弟海生昔年被溺憑已溺之尸浮出因負至水次蘆葦內共葬之白沙洲言其貌與大環符年月亦與大環泊舟時相合特日差後爾海生之妻收得鑰匙囊是海生所憑之尸物因刺繡工藏之未失州守兄弟遣使持歸示其姊果昔年手製奉父者以故鑰驗之一投即啓予以信生還之讖應於鄭氏兩名而精誠所至靡不通也乾隆八年州守爲武陵令十一年建祠於新塘旋擢道州守距新塘更近歲得瞻拜人以爲孝感

瀟湘聽雨錄

卷四

七

清泉南鄉排山有朱世裔者結廬湘岸種植自給乾隆十四年九月百齡初度遠近饋錢稱祝約六百餘人室莫能容布席野岸世裔列上坐歡甚因言昨一鴻衣羽裳之客古貌美須髯贈以摺疊扇真案而去追送失所在衆異之請見其扇無字照之內藏六字云三四公歸聞風衆亦莫解俄有他縣尉羅光泗者舟過見衆詢之告以奉百歲觴光泗欣羨登岸與世裔見世裔謀設席款之入內忽仆地亟扶之則氣已絕矣衆乃悟四公者俗稱縣尉之辭且其姓名皆有四字百歲之老於其臨盡預曉以期亦異聞也唐孝廉

傳教言

常寧郭氏五世同居家無異財門無異烟一切秉於家督力耕者多閒有讀書應舉者近已二百餘丁將七世矣所居名義田地與人適稱云

湖南方伯楊公廷璋將陞見寮司公餞演劇爲三多故事中應有五蝠時忽有真蝠獨大飛遶方伯冠上良久不去衆以爲慶乃入都卽有浙撫之命未幾陞浙閩制府後且居端揆湘楚人至今傳其事

周易山湘東賈也有傭童常以積歲傭值屬爲存息後常老病易山以本息還之勸其歸常泣曰吾幼失父

瀟湘聽雨錄

卷四

七

母鮮兄弟依主二十餘年主家吾家也奚其歸本息以酬主易山曰汝半生苦積吾義豈可受爲汝種福田可常平易山具衾棺以葬餘金告鄰里爲置田於開福寺衆以狀白縣令蔗畦爲判槓背云董常積勞報主無負於生前易山尙義薄財不欺於死後洵兩善之濟美宜衆好之從公布地捨金非同佞佛垂休勒石用以風時

常寧王霍霖萬澍少爲名諸生年三十棄業遊山水間考訂湘楚古迹極有根據文筆峭潔嘗取正史自漢已下有涉於湖南者仿綱目義例泐爲一書曰湖南

春秋自神農氏至秦不能編年別爲一書曰衡湘稽古惜多病年四十八歲而卒其書編輯至陋止其唐以下皆刺取而未筆削病中常以爲憾余以史家類以絕續而卒業解慰之易簀時屬其友李苦蟠如湘謂於余有平生知己之感屬爲敘之其家刻稽古以行春秋亦在謀刻未知能就緒否也

長沙湯君樹嘉傲居閩館巷一日庭中東牆頭火衆驚撲滅旋起於西又撲之堂室屏障衣履箕帚之屬靡不以火燄然數日間男婦皆在撲救之會但不爲災爾鄰人云火非一日矣初屋爲靈官祠地祠遷屋外

湘湘地南錄

卷四

八

遺一樹屋主伐去且爲廁於上以厭之湯君召巫卜之果靈官爲祟乃毀廁謝罪於祠火遂止此蔗畦在長沙親見者

乾隆庚辰九月蔗畦在清泉設廳收訟牒有陽甲以強牽耕牛事稟蔗畦納之令應名而出乃甲忽若癡極口呼冤稱我名陽舜日求爲我申雪閱其訟辭竝無舜日名且不過牽牛口角何故稱冤因加詰問即自稱甲本名如常若不知有舜日名者然察其神色有異放衙覆訊盡吐實情蓋舜日正月間因田產求索陽克二及克三子正也爭執開毆擊舜日至死舜日

無親屬止有母劉氏因舜日貧不能養久歸前夫劉姓子度日克三賄求劉氏勿言遂將舜日尸棺掩埋是舜日竟無一人爲之首告者甲舜日疎族正月私和亦曾分賄舜日精靈鬱而不散或藉甲控告附託爲言與後蔗畦爲發其事各正以罪一時傳播

未陽最稱難治邑居殷賑而官獨貧奉新徐君維綱莅任數月吏民皆服之但性行質直不借於時值邑早經理裁務井井有條惠均恩洽反以他事被劾識者惜之變產完公仍多負累其弟太史維綸復變產來楚代償絕不以累同僚兄弟同舟而歸浩然自得大

湘湘地南錄

卷四

九

令之廉直太史之友愛當於古人中求之爲迄今所罕見

秦帖齋副郎朝舒護送安南貢使歸國途間接見一以禮不私常以人臣無境外之交謝之經過供夫馬外絕無所受使竣過衡有以方物託寄都門者御之曰殷洪喬豈寄書郵邪其風槩如此

蔗畦南楚同官余多辱締交而桑桓願君雙溪激浦陶君揮五兩君絨素常通轉未謀面歲庚辰雪巖學使案辰示余適未從雙溪書來悵望若失壬午秋以鬼子德堅姻事寓長沙回衡次日而揮五至謂蔗畦曰

所不可解者松泉與學使蹤迹徧湖湘而獨不至辰
州有事會垣而余又後至豈非恨事誌此以見兩君
相愛之雅

清湘聽雨錄卷四

清湘聽雨錄卷四

清湘聽雨錄卷五

廣陵江昱賓谷

清湘聽雨錄卷五

清泉丁乾齋世居白沙工草書善鼓琴少為諸生晚年
入南嶽遇異人授導引術昨遊金焦渡江至揚州而
返為詩歌以贈者歷疊成數冊余欲仿四清社友送
衡山琴畫張道士體不得因成長詠禹篆七十七湘
弦二十五長與芙蓉作城主浮玉遙探瘞鶴銘登登
斷壁傳教聲寒潮捲送醉翁操龍蛇壁上飛縱橫琳
琅縣入驚花市終日據梧還隱几鴈迴書遠歸夢濃
彈落幽蘭洞庭水明應塵在斜日趁赤松壇下嬰黃

清湘聽雨錄卷五

婆五禽作戲寧愛鵝胎仙三疊閒婆娑碎卻人世筆
琵琶自鳴自止雲水窩笑拾樹皮揮筆窠老復丁家
題白沙瀟湘一曲抽新筍葉葉春符亂隸蝌

衡州丁氏自澹筠太史一燾後羣肄風雅而旭堂文學
正景莘堂文學正野清沙解元姓皆自幼從宦江蘇
其有韻之言風格又別更屬後來之秀

庚辰秋余苦滯下治之而愈辛巳正月初雪夜嚴寒忽詣
廟諭者數數不堪其楚黎明召暨鄭君文思診之曰
非痢也委投痢藥不可為矣用升麻芪附之類一服
而愈後以方書示余曰此凝寒氣陷爾蓋參酌外陽

除濕湯也衡湘鑒術之精如此後復知一人曰杜書山關覽該洽奏效亦神

羅奇生清泉東鄉人年九十一終弟國望歲癸未年九十四存姊從李年九十三終妹從許年八十九存四人同母生素行皆敦慈無疚長年之慶鍾於一家手足閒洵稱人瑞陳南莊明經朝簡言

蔗畦於永州尋人愚諸迹遵僧稱子厚若今部民稱貳守者然錢籜石太史載于次公比部雯峻兩君典試粵西歸而過永訪山谷書於澹巖僧指云此黃大人書異日過衡各舉以爲笑夫永州懷素所嘗繫桓風

衡湘雜錄 卷五

二

流所到綠天庵石皆作蕉葉紋何今之頭陀率爲亞羊且工勢利邪

有張大家者孀老且貧寒栖江夏善畫工詩以筆墨自給雪中句云不須更作迴風舞寒到蓬牕已十分風況清絕潼關楊迂谷大令鸞傲居武昌時知之惜不詳其里居姓字矣

迂谷有女阿緝從宦醴陵時甫六歲於湘江舟中嘗口占云月明夜打魚迂谷賞之以爲有詩情因課以詩頗嫻吟咏蔗畦爲作小印題云迂谷愛女屬爲作名印偶爾落筆乃入醜拙一路豈拈出山石句爲女郎

詩增長氣格邪

曾孝女名衍綸山東長清人隨父尙增之郴州任女曉大義性尤孝學使毛侍御以同鄉聘爲子婦母張氏疾女侍奉晨夕閱四載至乾隆戊寅女年十五臘月二十三日張病轉劇女勞憊亦甚母憐之令臥使嫗侍已女伴應之就帷幕外坐而假寐嫗就牀前爐煨衣倦臥衣燬火及几榻女驚手撲不滅與嫗呼救時夜半寒甚家人寢熟聞變起毀門入火已及帷幕張呼掖女出女號哭挽母臂不舍家人救尙增出復奔救女女哭且呼曰救夫人我誓與夫人俱時張已在

衡湘雜錄 卷五

三

烈燄中女猶手捧母面哭不止尙增大呼女速出卒從母以死火既滅求其骨女抱母骸卒不可得解一時人士以爲宋共姬不是過也作爲詩歌以哀之郴人爲立孝女祠在來鶴門外余嘗謁而弔之
耒陽薛姓女許字黃姓子嫁有日矣忽病疫垂殆昏瞶聞有白須老人徧拊其身至下體女羞澀作厭語白須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眎之轉而爲男病遂霍然逮近傳其事陶經初明府與鄰令張君過耒屬耒令介亭徐君喚之至署驗之果男體也但面貌聲音猶女子態未改其實薛有二子得此爲三造

化殊不可測乾隆庚辰秋陶徐張三君在清泉署看
弈軒言之

安鄉令金匱鄒君健出其聖善倪宜人素玉字無瑕冰
壺草詩詞清婉不媿大家宜人卒年三十四子三人
長儀次侯又次則大令也今集乃其昆季副墨以行
者有子誠足貴哉余室陳早歿有閨房集爲吾姻許
綠淨夫人敘刻昨在長沙書肆見別裁集選入數首
或可挂名不沒因讀冰壺草附誌之

連姓作名楚人極多嘗於考試見之若姚黃魏紫文昭
武穆祝文賀表陳宗器衛聖朝林中鹿石上麟楊生

瀟湘聽雨錄 卷五

四

華柏振柯文郁郁高哉我此類不一而足更有不可
解者如武敏歌取生民詩殆未深釋邪

楚姓歐陽者衆望出長沙又陽姓出右北平又歐姓不
知所出疑或區冶子後以音同而作歐邪三姓皆非
一族土俗稱謂歐陽止曰陽或止曰歐行文則不濶
也又單姓單襄公後復有單姓音丹本虜姓亦非一
族作字雖同一單稱謂則丹禪各音也

區姓廣韻豈俱切後漢未有長沙區景又烏侯切古善
鄒區冶子後今郴州有之案今楚南多非土著二姓
於豈俱切者閒有一二其烏侯切者絕無蓋縱有之

則字亦作歐固與歐陽之單稱歐者無以別也

後漢書段熲其先出共叔段顧寧人駁之謂古人無以
祖父名爲氏者以爲出自段干引史記老子之子宗
爲魏將封於段干余謂不然古人姓氏所出多塗通
志氏族略最稱獨得其中臚列以祖父名爲氏者凡
二百餘姓悉根典籍詎曰無稽顧氏蓋本風俗通又
路史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之言且呂氏春秋段
干木亦稱干木也要之謂段本段干亦無不可而必
謂無以祖父名爲氏則未免執矣況史家族系必本
舊文蔚宗何至妄語嘗以語段芝園孝廉答曰寧人

瀟湘聽雨錄 卷五

五

斥後書爲不通氏族略何足當其一盼古人親盡不
諱安知立姓時不已去共叔五世邪君謂本段干無
不可自是不關已事獨不顧人家本源率爾爲此兩
議騎牆之說乎相與洪晒

准玉篇已載之莊子平中准是也北史仇儒爲趙準造
祇言有准水不足之語蓋亦作准今官府文書若作
準則反訛錯誤客有謬解宋時去十去點以避萊公
名者時歐陽竹垞侍御正煥在坐余因戲之曰君家
信本書溫彥博碑言爲准的正無點無十定是怕觸
忤寇萊公相與齒冷客終不悟

宮觀之觀去聲元次山魯文觀詩叶入平韻偶舉以問
王坐圃萬壑坐圃笑曰唐人敢問他來平讀陸務觀
者固不爲無本

竹垞太史謂杜律之細不但押韻無同紐之字卽七律
之三五七句落腳字亦必上去入閒用必無重複膏
述於坐客爲我輩深媿時有唐詩在案頭蔗畦默然
翻閱至輞川仲初諸七律忽舉示客曰少陵詩祖自
當遜彼一籌若王維王建我爲彼足矣無不發笑
衡湘人士因考試用詩爭執費李振南明府之門明府
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若必祈講授則此道或可不

漸湘聽雨錄

卷五

六

學而能斷不能由教而入也明府此言非會心人不
解

坐圃問余以長短句余曰武陵溪別一天地世士罕津
逮何由鳴榔爲導爰以曩所論次精粹詞鈔示之蓋
難言之又不欲虛所問也坐圃受而循諷淹日夕旣
而恍然曰吾寐方覺矣自前明迄今諸號能詞者殆
適邛而首冥山自詡邁征而不悟塗之南北也幸入
勝境當不至迷其故處獨怪君方輟注草摠玉田一
家之言茲則自有詞以來至金元而止提唱正宗有
關絕學匪細奈何反終祕之而不刻以行世其相賞

如此解人難得良友一時印合之情有不可沒者所
宜誌之勿諼

茶陵彭擬陶心錦幼以神童名九歲時里有朱先生者
戲之曰彭童者一身土氣能對否應聲曰朱先生三
箇牛頭一時驚異後受知州守熊應昌冒其姓籍漢
陽邑校遂家焉

彭念堂湘懷擬陶之子工詩嘗摭刻杜茶邨詩行世昨
聞念堂已作古人深爲悼歎其自作摘錄數聯於此
層城初過雨澹月欲爲烟江連揚子大山到皖公平
晚蘭開檻外湘水到門前雲含兩城雨笛響一江秋

漸湘聽雨錄

卷五

七

門餘三日雪燈負一年春人聲多在水樓影不禁風
官閒秋滿戶客醉酒盈衣白雲起何處黃葉落無聲
嚴城秋色裏匹馬水聲中野樹鳥雙下斜陽山萬重
塞風吹野黑磧日照人黃帆影來雲裏龍鯉過雨中
歸安戴農南永植作宰湖南因有一市孤城半夕陽之
句人稱戴夕陽其汀風閣詩貫穿全史長於斷制如
南徐懷古云三吳士馬能無恙百里蒹蘆大有人昭
關云爲報父兄甘載橐與人家國漫吹簫淮陰祠云
面背動關天下計死生不出婦人謀宋玉墓云滿地
干戈秦虎豹荒臺雲雨楚君臣峴首云作督荆湘籌

典午隔江吳越視同賓構李亭云吳越江山多入手
英雄兒女話從頭真西山故里云東朝自構新恩禍
南宋寧從理學亡粵中懷古云下瀨樓船天子詔蠻
夷君長老夫臣鴻門坂云劍花已蝕樊侯盾玉斗能
生亞父疽難之獨漉堂集幾欲突過元孝

乾隆壬午春余從雲巖學使於衡州試院將按永州余
暫歸清泉署次日買舟追赴于祁陽中途雲巖用昌
黎合江亭韻作詩相待云別君甫二日勝踐事已左
扁舟感叩須好風思咳唾豈無同心彥歡情託參佐
之子期未來欲餽詎可貨暝投孤嶼泊側想千帆過

湘湖聽雨錄

卷五

入

夢裏尚遲君依稀屐齒控朝來傳好語檐燕屢鳴和
江郎瓊半分陶家力一箇溯洄亦阻長君來忘坎壈
祇乘剡溪興不戀彭城臥念君住東軒令弟最吏課
謂蔗畦耐官理宜爾留滯勢豈那君方舉龍文健筆
振羣懷著書排俗說一字國門播文如繁露醉詩笑
東野餓憐子遠追逐敢以得士賀三年乘輅車舊學
益荒情江山空到眼賓客鮮驚座同心喜蘭芬析理
已的破跌宕風月閒誰能即塵泥余亦卽和答一時
同人皆有作至永雲巖復疊和數篇命吏抄錄成帙
郵寄蔗畦屬入清泉志雅情逸興至今思之洵屬前

輩風流不可多得

庚辰春重開西溪道不由書院直達合江亭勝槩頗覺
一新修理需石或議亭內外碑如插笏有駁蝕無一
字者信可毀之蔗畦不然曰無一字者安知非唐宋
舊物毀之終不安所可毅然去之無疑者轉屬大書
深刻芒角燦然之頌德碑爾靡不大噱

衡州名勝無踰合江亭亭在石鼓山烝湘之會秀宇層
明清流綠淨左挹岫巉右顧鴈峯漁烟鷗雨奇爲嘉
觀也丙子夏由常寧回揚州小泊其下時勉逐槐黃
偶爾取適登眺之餘不覺有感遂口占一絕寄蔗畦

湘湖聽雨錄

卷五

九

未語乞我垂綸向此閒因蔗畦將調任新邑爲地主
也忽忽數月又復來衡舟中閱姜白石詩有記取合
江江畔樹他年此處好垂綸之句蓋桐廬作也雖非
一一鵲聲然巧與之同不覺自失後爲蔗畦言之蔗
畦笑云嘉魚黃州總名赤壁登高作賦何妨別有興
懷那見古文本子不選眉山兩賦來

歲己酉庚戌閒取潘師正語自號今三十餘年矣昨客
湘東有詞以襲朝貴者口占答之漫記於此不乏山
中物人情同所須原非小冠夏莫解帶令胡叟已支
離久源寧清濁殊春城寒食句珍重此區區

乾隆二十八年蔗畦以乾州司馬陞任去衡清及舊任
常寧之人爭餽餽送冠蓋皆不受爲詩歌以送者積
爲四卷又以平昔之積背書選刻十二卷闢講堂於
白沙書院立去思之碑沿途張譙設樂充塞衢路有
送至百里外涕泣而返者長官得民之深方媿逾分
而寓食若余亦叨紳士公饌時文復牽連及之真慙
慙無地故余留別詩云饌粥冰衙歲月更烝陽雲樹
不勝情幸多君子堪師友敢藉賢稱及父兄先甘著
書曾遺日他年寓籍或留名何緣得似甘泉叟垂老
重尋石鼓盟

瀟湘聽雨錄卷五

瀟湘聽雨錄卷五

瀟湘聽雨錄卷六

廣陵江昱賓谷著

越絕書濮程佐之濮卽牧督濮人程之國今屬興寧縣
地水經注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於
未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鄉獻同
鄰也漢郡國志程水鄉出美酒南史劉杳傳楊元鳳
言桂陽程鄉有千里酒十道記曰輿地志邨人取若
下水以釀稱若下酒張協所云荊州烏程是也容光
之佐蓋封於此其子孫有烏程氏善釀改封湖州故
因以氏縣今兩地皆有名酒湖州之酒仍曰烏程興

瀟湘聽雨錄卷六

寧號干日酒謂嘗之三年也嘗領其味甘美不與他
同

吳都賦飛瓊觴而酌鄴醪漢郡國志鄴縣有鄴湖其水
湛然綠色取以釀酒極佳案湖今在衡州府城東十
里衡酒至今著名然湖已淤淺側近冒耕大半成田
中止一渠穉水濂流不足供釀衡酒則惟取閩江門
以下賓日門以上二里許湘江之水爲之餘皆不堪
用或其地脉相通也

鄴令周君傳酒方黑蒲萄乾一斤冰糖一斤燒酒十斤
浸鐺內封煮嘗之小杯取少許頓沸湯碗內時一呷

之但使知酒味勿使有酒意曰頻服助神養氣極和平有益

湘中產茶不一其地安化售于湘潭即名湘潭極爲行

遠佳者有衡山之聞俗字林蓋極高巖磴所產日色

不到之處往遺捷健樵者俗號山猴緣木杪采之故

謂之聞林土人極貴重然終不脫湘潭之味近有效

江浙焙製者居然名品而洞庭君山之毛尖當推第

一雖與銀鉞雀舌諸品校未見高下但所產不多不

足供四方爾

衡人祀神所供之茶往往中有一盂忽變色如泥漿味

瀟湘雜錄卷六

二

淡如水者輒云爲神所供云飲享之也其理殊不

可測

湘中娶婦之家三日後以鹽菜蜜果之屬徧餽親友以

供茗飲名換茶猶禮經榛栗棗脩之遺也

庖丁於暑月以西瓜和米粉糖蜜爲餌切塊堆盤若撒

耶犀名西瓜餅湖湘閒爭效之余謂此種物不必辨

味但聞其名即令人齒冷何止哀家黎烝食邪

郴州蘇仙卽輿地志之馬嶺山神僊傳之牛脾山也緣

迹以蘇耽顯土人不稱山名亦不稱山但稱蘇仙蓋

南楚之俗凡有神祠之山率如此稱也山去城五里

茂松夾道巖磴盤秀凡三成皆有耽廟余與雲巖學

使拂曙往遊其下有洞洞口泉流霑履無下足處且

須持炬行半里許始達靈境故未入爰坐洞外摩訶

巖扉宋元人題名而已列仙傳所稱祠壇在山椒相

與延緣而上祠後小軒頗飾潔壯丹盞開稍左爲飛

昇屋屋下有數弓地土中產仙桃仙棗如白土搏成

搗之戢戢有聲有緣遇之不可必得磨水服已腹疾

西陽雜俎亦嘗言之主僧獻桃棗各一學使以挑分

余俾以奉母歸途遇丹霞道士丹霞固學使舊遊道

士素識因雲遊歸導見使者旌棨故拱謁道左以

三

爲仙會竹葉符獻學使又以昇余曰靈異固不必問

蘇耽葛洪之遺難其適相際爾

衡人祝壽之儀以燭或二或一其跋用木取之可爲構

衣杵

迴鴈峯今爲無量壽佛道場二月八日爲佛誕降之辰

傾城奉香有於殿庭跪燭者其燭頗鉅殆若司烜氏

所共墳燭者用架立於地長跪然之經日夜燭跋乃

起

衡州府學大成殿銅鼎明初所鑄模塋工緻張獻忠據

衡欲得之數十人扛昇莫能動遂罷其實鼎重不遇

三百斤昨修學時暫移置明倫堂數人即舉聖宮法
物固宜有呵護之者不容亂賊竊據

常寧北鄉黃泥塘方廣三四丈許水常涸有段姓掘土
得棺中悉金銀器及環釧釵篋之屬作製精巧取歸
因而致富近日尚有得者但遺翹墮珥而已亦不必
定在塘中也王空圃有田業在其側曾見所得之物
蓋自宋以來賊寇聚常寧者非一或其所藏也

衡州錫工爲漏刻頗準雲巖覓工製之不得余以齋中
所置者銘而貽之銘曰推自日官候應星史刻度用
均明鑄以啓錫方有蓮金虬堪擬仰運璇輪中涵幽

瀟湘藟南錄

卷六

四

水流襲尾閭韻鏗宮徵神龜潛降獨繭徐起北極尊
居南鍼環指墟戶知天揜雲測晷惜陰程齡惕日衰
齒慙負靈儀敬獻朝使風漏迺符雞鳴無俟權衡所
歸陰陽爽理

禹碑晉徐靈期衡山記云雲密峯有禹治水碑皆蝌蚪
文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爲勝絕陳田夫南岳
總勝集云雲密峯半有禹碑禹王至此量之高四千
一十丈皆蝌蚪之書藝有樵者見石壁有兩蚪相交
碑上雙睛顰電字石光瑩目不可正視怖畏走之不
已此後了無見者楊慎外菴集云劉禹錫詩傳聞祝

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
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
峒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
何處有森森綠樹援孫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
一蓋劉禹錫徒聞其名未至其地韓退之至其地矣
未見其碑也崔融則似見之蓋螺書匾刻非目覩不
能道也宋朱張尋訪不獲後朱子作韓文考異遂謂
退之詩爲傳聞之誤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峒
嶠峯又傳在衡山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
見者宋嘉定中衡山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

瀟湘藟南錄

卷六

五

七十二字刻於藥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
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
院者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善化
縣志云宋嘉定壬申賢良何致因樵引得觀遂摹刻
於嶽麓石壁隱蔽榛莽四百年明嘉靖癸巳郡守潘
疊峯盤筮長沙訪得之因稱傳於世成都楊慎靖州
沈鑑南昌楊時喬各有釋文余案今嶽麓石壁七十
七字凡九行行九字末行空四字處有徑寸楷書刻
於字下者二行三十二字刻於幅外者一行十三字
共四十五字云右帝禹刻南岳碧雲峯

字似壁開水

遶石壇之上何致子一以□禹□國□幽得之□

□似宋謂夏之書刻之于此詳記在山下是嘉靖以

來升菴輩所見者即此磨厓之刻非碑也縱云宋代

亦屬虎賁中郎乃今峒嶼之刻則屬豐碑且欲冒充

神禹原刻據衡陽縣志云康熙閒僧人於峒嶼南就

古雷祖殿基以爲蘭若日漸誅茅闢土有碑出殿後

叢石中碑方石有柄大石爲座負北向南稍仆其面

以蔽風雨蝌蚪文與嶽麓之碑同但大小肥瘦略有

異毀蝕第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三六十一共

五字云然余乾隆歲成實秋嘗親探峒嶼信宿碑側勝

瀟湘聽雨錄

卷六

六

視之審碑制甚陋不過大石一片長五尺四寸有奇

寬三尺八寸周圍鑿痕尙新意揣特數十年閒物衡

志所稱康熙閒得之或即是時贗作爾碑薄僅三寸

其左又止二寸四分中有徑寸穿孔旁有折裂驚縫

石質纖縷刻手庸劣每畫俱用刀雙鉤而中凸多不

錐衡湘俗工刻木牌漆版往往如此刀法往探時適

有二僧摩搨見其上紙後先用筆匡出字形然後於

空處施墨草率模糊信手任意始知所見各墨本無

一定之筆畫職是故也且有明徵其非原刻者則末

行空處有萬歷辛巳四明管大敷跋小字約三百餘

斷續書之亡失過半而亡失處石膚平整並非駁蝕

以意讀之辭尙可曉蓋跋乃管公述其翻刻於石鼓

書院之由管刻駁蝕後人替昧即取駁蝕之模糊搨

本翻刻於峒嶼不經跋文遂仍其舊今搨本率遺此

余摹石讀之中有魯魚亥豕則嘗作昔攷作致吳作

禹咸作成有作者于作予謬誤顯然不覺失笑故余

詩云神物果因時顯晦轉欣生晚是吾徒蓋參活句

非據以爲真也並以管跋附識于後以備參考 昔

致禹凡闕字有見於他書春秋曰禹□□中經音即補之餘仿此見聖在見聖在九見聖在國見聖在東南見聖在白見聖在帝見聖在關見聖在以文玉見聖在覆見聖在以盤石

瀟湘聽雨錄

卷六

七

且畫金蘭玉字□□□衡嶽□□山□□水之

啓相□禹□□山刻碑□□□文唐韓昌黎詩云峒

嶼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當□人□

成觀□胡□□所在也宋嘉定者蜀士因憲人發至

見□之咸□七十七字□□刻于夔州□□亦□

□□□□□□□□□□□□□□□□□□□□

不可□□□□□□□□□□□□□□□□□□□□

州士大夫□得之□□□□□□□□□□□□□□□□

繞□□□□□□□□□□□□□□□□□□□□

□□之□□于名嶽□□□□□□□□□□□□□□□□

竟汶汶已也□茲山□

石鼓山
其文
古秘
知此方文字
之盛自有夏而已聞云 皇明萬曆辛巳歲
秋日四明管大敷謹識

岫嶠碑之偽始自蔗畦啓其疑時大雪下山未及審也
余既詳辨之復觀縷其說以寄蔗畦長沙蔗畦答書
云神禹碑晉已上無明文疑自徐靈期卽爲詭妄之
根陳田夫尤荒幻可笑蜃樓海市因而何致則紙上
傳形沈鎰乃夢中譯字繫風捕影扇播若真都忘其
爲子虛烏有古今斷此案者莫先於朱子謂爲傳聞

瀟湘聽雨錄

卷六

之譏次王弼州云其詞未審聖經近顧亭林云字奇
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直斷其僞
極快人意後此仍欲售欺豈非不智乎伊何笨伯憑
空結撰又並管跋和盤托出茫昧不曉亦可謂不善
作賊者殊堪捧腹當時鑒博如竹垞諸公亦信之徒
以未親到爾茲被勘破鐵案不後矣惟是三千年之
鴻秘晦而復顯衡人據之可以夸示海內者一旦抹
撥其悞喪矣似

漢龍平侯熊尚墓碑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立即歐陽洪
趙諸家所載頗題漢故級民校尉騎都尉桂陽曲紅

灌陽長熊君之碑是也其名字殘缺集古錄云名喬
隸釋云此碑敘先世祖之下云君喬字漢舉喬上闕
一字必父也歐陽說非是今案道州志載之名尚字
子高喬正其父名也尚墓在州北四十里龍邨有石
獸見存碑高九尺闊五尺厚八寸螭首龜趺宋建隆
閒知州軍事王繼勳愛護遷於郡淳熙五年太守趙
汝誼喜漢刻之存命郡博士章穎考釋之其釋文亦
鐫諸石嘉定六年郡侯方信孺龜於至拙堂後湮沒
至明嘉靖時分守卜某命州屬徧求之得於州治北
中蔗畦託道州守羅君訪之覆云熊尚碑詢諸老吏

瀟湘聽雨錄

卷六

九

云明末經兵燹斷爲二康熙閒署後發地得其上截
因冥之壁今屢更守者亦不知失於何時矣又託署
守劉君徧索之亦不可得古物淪亡可勝三歎州志
稱釋文亦鐫諸石可知碑凡新舊二枚今俱失之矣
全文八百餘字後其詞曰四言之後又有詩曰騷體
數十句殊非體裁其韻亦多不叶茲不備錄

蔡邕九疑山銘乃宋守李襲之倩郡人李挺祖書刻於
玉瑄巖有跋在碑後誠所謂虎賁中郎爾乃緝金石
書者以爲蔡書謂不辨真贋誤矣

衡山銅柱志稱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漢建安二十年

蜀與吳分長沙地共鑄銅柱爲誓案柱今無字不知縣志何據豈舊有字而今摩滅不存邪

耒陽有武侯誓蠻碑其制甚異石色極古非近代數百年間物蔗畦往耒時摩挲其下嘗記其槩云耒陽志載縣東五里有武侯紀功誓蠻碑嘗屬大令熊君揭之君以碑殘無字不果捐心終缺然乾隆戊寅十月因公至耒道經碑側其碑在大路旁田中高八尺許濶三尺許厚按尺之半稍縮有跌碑立跌右偏跌左空尺許跌上嵌碑處周圍有凹有空處凹亦完好似是碑缺凡許者碑制迥異他碑中幅刻下四邊及中

瀟湘聽雨錄

卷六

十

間皆起棧如格眼然但有直行而非方罫爾見存者爲三棧以左空處合尺許計之當是四棧前後兩面皆同兩側止起二棧左側二棧止刻至半截當是後人因殘缺欲依仿右式鑿而未竣也碑石質本堅而殘剝如魚鱗拆裂如槁木非唐宋以下物特字跡蝕盡波撇皆無可尋惟向路一面中棧上隱隱見漢丞相武——功——碑十字字徑二寸許筆勢似是行楷亦難別其優劣矣右邊棧上有天寶二字甚明下一字似壬字餘皆缺落大抵皆後人所刻或卽唐人題識之書亦未可知隨行有耒役劉重德云碑原半

歛其幼時過此親見之後輒自正今屹然者廿載矣且曾見碑上字徑寸許作行草勢余謂此亦後人所刻殆非原文又云無意中以石擊之作磬聲因隨手試之未嘗不泠泠也土人皆呼孔明先生碑相戒勿犯鋤掘其下輒雷動云

蔗畦於耒陽杜公祠見一圭碑如漢制無孔石質堅渾非近代物心甚異之諦視乃吳時九真太守谷朗碑雖有數字微加雕飾然風格終在案邑之谷姓最衆余嘗至杜祠其側近皆谷氏聚族朗祠凡三處皆不在此地此碑不知何故寄少陵宇下抑或其墓所邪

瀟湘聽雨錄

卷六

十

碑文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羈氏至於屏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源之清流稟奕世之高素履道思慎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一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閱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澁間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瀏陽令攝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未期徵拜立忠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衆俗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流清蕩濁

萬里肅□功成而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

格蘇倫攸敘於時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駕干戈未

戢帝思俾乂酬咨羣司僉以君□部南州威恩素著

遷九真太守君稟明德所歷垂勲宜延遐紀光□皇

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廢

疾而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其不嗟痛乃立碑作頌

以顯行績其祠曰於鑠府君稟性元通積行闔閭九

族睦雍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

撫黎民風移俗興名□豹產勲齊往蹤當永黃耆翼

佐帝庸昊天不弔哲人其終濟濟指紳靡瞻靡崇勒

瀟湘聽雨錄卷六

三

茲元石永光無窮邑志又載碑文一篇爲朗仲子曰

谷府君缺其名字終寧海永寧侯相享年三十有五

亦不著生卒年月金石錄謂其碑立於朗碑之側今

失所在又集古金石諸錄皆載之可見漢魏碑刻沈

理幽僻者至今尙有特不遇好古之流物色出之爾

未志甚誕如漢谷永唐谷那律其族姓里居判然各別

皆史有明文者乃俱以爲未之人物牽合一家大氏

卽谷氏宗譜中所爲遙遙華胄爾載筆無識公然輯

錄誠可歎飯

瀟湘聽雨錄卷六

瀟湘聽雨錄卷七

廣陵江昱賓谷著

麓山寺碑北海有名之書舊志稱碑後有襄陽米黻同

廣惠道人來元豐庚申元日十六字案碑裂于兵燹

本朝常廉使名揚因葺舊亭更以甄護其左右及碑

陰三面竟不可見蔗畦判長沙時屢欲發而觀之戊

寅九月因公會城廂山長爲竹垞侍御因屬其微軫

求之言碑陰已裂近半髣髴有字驟不可識既暮然

炬沃水滌去塵土火光中微見無數題刻文多不全

明日搦墨諦視序迹凡十餘家疊爲三重如層雲斑

瀟湘聽雨錄卷七

二

駁其最先一重爲北海所書題名自軍曹至於尉同

行三十餘碑上下空不盈尺字畫俱介隱顯間左有

不圖二字類唐人書又稍左有政和淳熙年月則宋

刻也中間草隸互見題識多缺最右草書三行亦沒

其名以筆意揣之爲明中丞顧璘題詩其左最上一

重爲嘉靖癸巳學使單北郭登庸八分書字迹甚完

而鐫手頗劣又明日徹其左偏則自慶元戊午題名

爲王容陳履又明日徹其右偏有皇慶初元題名爲

兵部郎中梁泉杜與可其下有集賢侍講學士題名

名裂去不可考書法類米氏以官證之殆元刻也而

襄陽之十六字終未之見但石質剝泐如籀恐遂崩
攢仍爲完整如故云乃分所捐墨本寄蔗畦并作記
以示後誠可備墨林佳話也

九疑有碧虛洞永州府志稱元次山名以無爲有次山
題名其無爲洞三字爲李嶠篆書蔗畦遊時水深不
能摹搨余謂志稱次山始名之則書者不當爲李嶠
矣意宋時郡人李挺祖屢爲昔賢補書篆隸嶠書或
亦挺祖所爲邪惜未親至摩挲其下

石鼓書院西畔唐太守宇文炫名西谿舊時俗名棧道
志稱唐人題刻甚多但頽巖臨水欹路峻狹於行小

瀟湘聽雨錄

卷七

二

難乾隆丁丑九月令僕夫前曳後擁緣崖搜討前人
磨刻凡數十處惜石質羸疎剝落過半有太和九年
刻藏於崖下外復立一碑碑不甚古但字全蝕唯題
額西谿篆字可識因命夫役于各題刻下刻出足迹
洗滌苔蘚攜具往摹其太和題名高一尺闊少亂字
大寸許書右行體近歐陽刻手亦善其文曰衡州刺
史裴監監察御史陳越戶部從事閻斯琴客張贊太
和九年九月十日同遊凡六行三十二字缺一字余
嘗有句云絕壁苔封刺史名蓋指此也

永守許虬鉅鉅潭遊記云巨石色如鰲鑿鉅鉅潭三字

斗大河東所製也厓旁有詩剝落隱存癸酉二字里

老劉國良能記此詩常聞南郭智未識此山愚試問

溪中水潺潺卽自如河東信手拈句不拘韻脚因和

之而更其未韻云案詩果爲河東作未可知但五言

絕句乃古體不應繩以近體詩韻竹隱豈未深究邪

辰州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者半晉天福時楚王馬

希範爲溪州彭士愁與五姓納土求銘所立事見五

代史柱文乃李弘舉撰爲錄於此粵以天福五年歲

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弘舉謂曰我

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

瀟湘聽雨錄

卷七

三

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
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嗣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
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
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
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弘舉承教濡毫載
敘厥事蓋聞梓舸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
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而羈縻況帥號
精夫相名姓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
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
由已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

思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
簡書而可畏亦無事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
知因而善處無何忽乘閒隙俄至動搖我王每示含
弘常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展
邊疆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
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創丕基倚注雄
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我王開
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
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效命王乃以靜
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討以偏師鉦鼓之聲震

瀟湘聽雨錄卷七

四

動谿谷彼乃棄州保險結寨憑高唯有鳥飛謂無人
到而劉勅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拔崖陵危下瞰
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梁棟乏轉輸
之路固甘矜甲豈暇投戈彭師果爲父輸誠束身納
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威德以歸周孟獲
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
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
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
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負錫賚有差
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於平岸

溪之將佐含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
貴謀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疊百越
底平疆里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
樵牧無阻川途勿斨擊瀨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
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
誠誓是昧神祇垂于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
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臯仰遵王命
謹作頌焉其詞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
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
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躡

瀟湘聽雨錄卷七

五

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贊歸明求立誓誓山川
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其後題馬希廣職名奉
教監臨鑄造又彭士愁等求誓楚王略其詞鑄於柱
之一隅七行又小字職名七行十九人三段書之多
彭姓卽士愁暨師果等餘爲田翼覃向朱儼卽所謂
五姓者邪文繁不繁錄案彭士愁史作彭士然彭師
果史作彭師昂李弘臯史作李臯俱誤應以此柱爲
正又稱馬援爲烈祖昭靈王亦史無明文者末行年
月乃晉天福五年十二月立而首行復溪州銅柱記
下又有一行字體與本文不類似是後刻云維天禧

元年正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天禧爲朱
眞宗年號上溯晉天福幾六十年豈今柱所在已非
故處邪抑流移復返邪又文中空行輒有職名題職
亦彭田等姓不與文內字一體亦似當時增入已上
文字姓名官職時地皆可資正史考證宜好古者所
亟收也

中興頌之右山谷詩書體輒弱無神向疑非原刻居易
錄謂順治中祁令爲刻推官詩鐫去一角可知今之
全刻乃後人所補諦駁行閒仍有字畫隱見當即推
官詩磨之未淨者何人知有段文昌徒遺笑罵

瀟湘聽雨錄

卷七

大

合江亭後巖壁有寸許大字漫滅不可盡識年月姓名
又爲俗間記名者刊去錢鐫石太史于次公比部由
粵西歸而過此摩挲不忍去因共讀之得不全七律
云□□□來□此州□偶到合江遊□□雨過□
□□□□□油韓愈詩奇封碧薛朱陵洞古
枕寒流肩輿歸去日將暮啼鳥一聲山更幽鐫石以
爲必宋人作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行書禮義廉恥南軒張子八
分書碑俱在衡郡學櫺星門外又有張于湖書杜黃
裳對盧坦語碑與張子碑末俱有小字爲四明六峯

李循義重刻亦在郡學志稱久軼余蹤跡得之于明
倫堂快甚惜係沙石多磨泐爾案李嘉靖中郡守今
觀諸迹亦風雅好事者也

南軒書昌黎詩今嵌合江亭壁但石質不堅剝蝕過甚
碑下截漫漶者已尺許惜哉

乾隆己卯臘月二日時烝湘江水大落偕友人於石鼓
山麓尋釣臺二大字已磨滅僅存不勝惋惜緣麓而
西崩石臥水際有張安國題名安國爲宋張孝祥字
號于湖官粵西經略又嘗知潭州其到衡宜也急命
工鑿去其背輕之昇置合江亭與南軒書並蓋南軒

瀟湘聽雨錄

卷七

七

于湖友使兩賢遺墨不孤是日適命僮子往學宮捐
于湖書杜黃裳語兩刻影于一日殆非偶然
辛巳秋日衡郡學重建大成殿于四配座下取出一碑
判而爲二乃朱子書字極道秀後有小字年月亦嘉
靖閒太守李循義也今重整之置立櫺星門內
衡嶽石多麤沙故題詠自宋以上卽苦剝蝕古者甚少
明時令彭簪題名刻于水簾洞石壁極簡古有味題
云七十二峯主者彭簪九年來遊三度吁嗟乎此去
百千萬世也

海內漢碑日少唐碑亦稀余客湖湘於其地之碑刻聊

就力所能致者畜之更歎晨星矣乃王西莊光祿自京師寓書蔗畦索之略云舍妹夫錢辛楣侍讀自楚歸述令兄賓谷亦在楚南令兄先生弟想念已久蘭泉家舍人十數年前常常爲我道之頃從辛兄處讀其松泉集味如誅果吮之愈出也聞賢兄弟在楚留心訪古爬搜於穹崖絕谷蒼林破冢之中而出之者不知凡幾從前錢擇石庶子典試歸贈我石鼓山題名云卽係吾兄所贈已爲叫絕辛楣歸又見九真太守谷府君碑此碑同在耒陽而掀揭洗剔則自吾兄始歐趙先已著錄 本朝人竟無見者拜求郵寄一

湘南錄卷七

入

紙又聞令兄所作湘南錄中辯證响嘖碑甚晰愛而不見如何如何弟與辛兄在京服則以金石爲娛戲不啻小兒鬪草每互出所有以相靳此懇萬不可虛所望也右書言之過實彌用爲慚節錄於此見光祿好古之懷抑亦昔人藏去爲榮之意爾

鄭炳也太史工草書嘗作清泉行蔗畦爲刻於石與蔗畦所書建署碑同立於門

清泉縣署儀門壁光明正大寬厚和平大字四碑南牆蓋先府君敎家塾語蔗畦書

清泉署落成勝聯皆蔗畦自題略紀於此曰維新堂聯

云認理不容情莫怨長官之執法寧人須息事總期俗尚之還淳曰觀我堂聯云吏本書生朱墨紛紜只當昔年工課家傳縣譜刑錢繫劇寧忘奕世箕裘曰看弈軒聯云名勝獨鍾几案開長占江聲綠色分陰當惜戶庭內敢云清簟疎簾曰遲鵬樓其下曰樓下屋聯云欲知千載端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門聯云改隸不改疆爾宅爾田各安舊業從令還從好我民我吏莫競澆風又共享太平報稱幾何正賦不多宜早辦各勤本業精神有限公門無益莫頻來宅門聯云出必三思印票硃籤動攝小民之魄入唯一

湘南錄卷七

九

慎青蛭白繭每移烈士之心

乾隆丙子將之衡州陳君授衣楷書一聯深具顏柳風格屬刻於署曰使湖南有吾書乃以勤補拙惟儉養廉二語蓋甲戌秋蔗畦之官長沙家母訓之以此屬授衣書者緣屢書不獲盡意至是始以昇予今刻於觀我堂屏間

湖南志書無甚佳者錫山顧雙溪奎光瀘溪志略具體裁他若梁南浦棟新化志羅書憲紳興寧志尙見簡核沅州府志乃常德朱大令景英所葺其山川志法水經注寺觀志法伽藍記亦近今名筆也

歲丁丑因葺清泉志遣役至漢口借武功志於王君櫟

門兩年後櫟門屬石曉堂索還昨左君聲遠宦盤座知需此書復自秦中覓以速寄曉堂適在坐笑云千里借書千里索還皆爲癡絕不謂三千里郵寄者更來鼎峙

今州縣志必列分野一府所屬之志處處相同作者垣宿莫辨輒爾依樣葫蘆覽者敘例方終卽復連篇緒揭塗襲塵飯一見欲歐清泉志初不事此繼因議者竟若綱領之不可闕強綴數條而已憶陶嵇山觀察士僕爲漢陽府志取南北日出早晚之分載之覺言

瀟湘聽雨錄卷七

十

之可據閱之生新昨過長沙談及觀察笑曰彼時並非求異適緣友人劉學稼所著天文諸書不能流布聊取以示文豹一斑爾設各志效之其與列分野者又何區別觀察不自矜伐而表彰人善如此洵前輩風流也

瀟湘聽雨錄卷七

瀟湘聽雨錄卷八

廣陵江昱賓谷著

歐陽圭齋其先由廬陵遷楚之瀏陽今族頗衆輯刻圭齋文集凡十六卷張慧川宏燧宰瀏陽時嘗以寄余茶陵李文正文集江南有之其本處板藏州庫漶漫不全舊本藏者亦少其鄉人彭澣園大司馬嘗謀重刻未果州守戴層岩獨覓得一帙及陳同備文選補遺畀余

郴州何文簡餘冬敘錄六十五卷分內外篇爲十三冊起予誌亥其一象閨博引羣籍聞參已說頗極平正

瀟湘聽雨錄卷八

十

原板燬失七世孫達廷等於乾隆戊寅重爲校刊與寧大令羅書憲以一部寄余後與雲巖學使案試於郴晤達廷於羅仙嶺又以文簡詩文集見示亦其重刻蓋後嗣之賢者也

長沙廖大隱元度錄皇古迄明代之詩曰楚風補復取本朝之詩曰楚詩紀命意極佳惜不甚精當如唐時流寓有李杜劉柳其在楚之詩反不甚取而取其與楚無涉者土著之古人亦多不確漫本今之宗譜志書不衷諸史傳往往援引別地之人入楚書雖褒然成帙未盡善也

柳衡閒有訓蒙三字經初來自粵東傳爲昌黎作其書取經籍中三字成語編輯亦不叶韻意昌黎不至於此又通用之三字經傳爲王深寧作余謂不然王氏於三國帝蜀持論極嚴今其書有魏蜀吳爭漢鼎之語漫無區別矣廣東新語謂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新語所指不知何本也

余因新奉功令考試用詩故輯韻歧一書爲操土音者調其詰屈凡佩文韻所不載不敢妄增所以尊同文之制且就顯然區別常時押用者疏之聊示舉隅

瀟湘聽雨錄 卷八

非重編韻書必欲搜羅盡備也蔗畦在長沙與揮五明府談及明府曰韻歧指揮如意信手拈來原不能盡括彼訓詁家議續議補恐非作者本意蔗畦爲余述之余歎爲解人

湘東藏書家向推丁氏近惟蔣氏豈石大令昆弟四人次柳又胡方陳大令其季也皆風雅好事日相尋於牙籤錦軸閒輯清泉志方陳預纂修館中借書盡出其家所藏

衡之畫家工於染而敏者殊少二十年前劉璣以雨景者名今一幅率值數千錢烟雲浩渺頗覺逼真近若

蕭老人慧閒用乾皴略具筆法至陳次公士德在康熙閒名振一時則工筆人物研朱調粉又當別論蔡倫未陽人其地有池有曰是其遺跡至今出紙水經注所謂用代簡素者今殊不然不過包漿之需溷廁之用爾近瀏陽紙書畫家多用之若敬浦之桃花紙則薄而潔取供描摹

通草牋乃燈心草用刀鑿之成片方尺許有大至二尺許者光勻潔白作書畫極佳先稍研之則筆所到處皆凸起若堆繡然雲巖以寄粵東梁瑤崖觀察時雲巖在寶慶使院得觀察報詩因屬同人和之惜不令

瀟湘聽雨錄 卷八

吾友金壽門見載入物始集也

柳筆有詩見柳州集霏雪錄載吳人稱雪庵居士謂趙松雪出柳筆兩枝餘冬敘錄云吾柳之筆在元猶重今豈無嗣其藝者余案楚南筆無佳製嘗從學使案試諸郡惟柳筆稍可用在南省爲穎出或尚有前代典型然則燕泉生於其地未始以他郡校之爾湘陰臨湘一帶出麩金郭弘農所謂如穠者也居人沿江淘汰所得莖莖償日役而已多則次日必減少足見造化之妙淮南子水清者有黃金吾意自湘沉而下至洞庭之水可謂極清疑皆有金但多寡不同爾

湘江中石子極堅刀斧不能入玉工剖之外膚雖瘳不
必表裏一色中則瑩潤與玉無異有斑點者儼然漢
沁無事白蓉之血也永州參戎雅君獨能鑒別沿江
拾之聘粵工於署教琢成器居然名品昔楚園白珩
豈其類邪

祁陽山閒出花石以綠色為佳肌理瑩緻雲委波裏以
飾几案可並黠蒼所產湘人之硯亦取給焉邑志失
載

芷江明山石青赭黃白五色層疊工人鏟去上層顯出
次層作梅蘭竹菊及鱗羽草蟲之類視各層之色取

瀟湘聽雨錄 卷八

四

意以為屏風或几榻飾彫制精妙售價不貲其他界
尺墨牀筆格香合等件直或小損

湘江兩岸之山頗有秀石如畫嘗遊浯溪見寒泉之巖
閒有漁艇以一石繫船大不盈尺酷類靈壁白理黑
膚皴漏有致因攜歸餞以寒泉寸碧四小篆供真案
頭客來每詫古物摩挲不置

同雲巖試永州由祁至永觀兩崖石余口占二絕云奇
秀天然意匠殊空江鎮日足清娛禮星獅子相題品
卻笑平泉鑒賞處又此件蚺蛇不堪用百金幾遇蘇
東坡少人多石一語盡石不能言可奈何

顧愷之言零陵石燕風雨則飛羅含言今不復飛羅顧
同時言乃互異案石燕山今屬祁陽境內曩遊祁陽
訪之民罕輒出以相示云其飛如故每風雨則山閒
歷落四出甚則相擊有聲往往墜地小兒取成對者
弄戲於石上少磨其底今平置酢中則彼此睚眦若
有知然隨取試之不爽

郴桂閒鈐礦產黃灰鍊之即成硃石考字書硃音批硃
霜也亦作砒礪音饒礪沙藥石亦作礪至硃音信則
並無此字意或俗以礪字偏旁遂讀而轉書作硃
邪又或礪字之譌蓋研礪礪俱同升周禮升人注云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五

升之言礪也金玉末成器曰礪又方書云出信州故
名信石似別一說也

羅書憲明府蒼梧人嘗言肉桂向以安南之花園坪所
產為最今童然無餘枿貨於楚者皆花園坪近地所
產土人號安邊桂價極昂餘則粵東西內地皆植之
又有桂子形如吳茱萸味香如肉桂粵人置夾袋中
時食之云可祛寒順氣然檢本草則謂功同桂枝蓋
又辛散去

粵東析椰子殼琢圓穿作數珠能染香置之種種香處
即作種種香氣數日不散摺紳閒極重之小者粵客

多市於衡昔平原省吏賦木犀香數珠見此能不另
出變相神通否

緬茄來自粵海售於郴衡開木本結實似茄而小如指
頂蠟色而肥大者佳以之指眼能明目吳沖之太史
詠以七古風華雅贖一時傳誦

陳琬同太史廣州佛山鎮入嘗言蕉團扇實蒲葵葉所
爲不知何故被以蕉名廣東新語紀之甚悉

芭蕉必三年始花而結甘露他處望秋先零不能逾歲
南方遇冬驟少霜雪則不凋分縣時衙署未建借居
通守署宿德極茂來歲通守夏君旋署秋閒作花結

湘湘聽雨錄

卷八

六

實甚繁賈君有詩余與蔗畦嘗和之

湘中芭蕉幹高葉大嚴展肅月不變暄萎誠佳植也又
有所謂觀音蓮形質略與蕉相似蔓生葉尖圓長四
五尺闊可二尺許翠嫩若藍靛粉筋細紋不濡雨露
五六月開花色碧似蓮花只一瓣有心如椎若大士
之跏趺龕內故以此名根類芋魁味辛薌不可食冬
後委翳至春復發皆江南所無可與芭蕉稱湖湘雙
絕案益部方物略海芋生不高四五尺葉似芋而有
根幹根皮不可食方家號隔河仙云可變金或云能
止瘡云云此似又一種向遊岫嶠峯見寺僧所種詢

之名磨芋幹赤葉大如茄柯高二三尺至秋根下實
如芋魁磨之漉粉成膏微作羶辛蔬品中味猶乳酪
似是方物略所指宋祁贊曰木幹芋葉是也若觀音
蓮非木幹葉亦過大爾

諸葛菜即蔓菁春時徧地紫花韶豔余酷愛之臨蒸爲
武侯督師地乃竟無遺種不啻洪川之無竹昨年張
西潭觀察嘗種於衡郡署今亦杳然近從廣陵覓種
種之署內儼有故鄉春色

湘湘聽雨錄

卷八

七

奇可愛觀嘗命僕雜役動得擔荷以歸問諸土人
何以不賣言無售者貧人刈草供爨蘭不足薪輒棄
之爾

昔人稱交廣曰竹鄉衡湘壤接始未多遜種類之繁不
止竹譜中各處所產已也俗所通用者自屋宇以至
器具無不取給名曰南竹大者圓徑四五寸小徑二
三寸深山中有極大者嘗見山家及寺觀內截之爲
盥盤飯暴用久光澤動目余因取老根就其天然形
質琢磨成印章大小數百枚段芝園爲作記余有詩
答之

羅念菴手植松一在祝融峯頂一在觀音崖磴道旁石罅中居易錄載洎來先生言高不數尺固然但南嶽地迥多風絕頂之樹大雖合抱亦屬婆娑偃蹇不獨念菴松也

巖桂頗多樹極大但人不愛惜從無培壅故花香不甚遠

湘中風土不宜於梅千瓣者更少靈均撰著所以未之及邪

木芙蓉花每日三變早淡紅午深紅晚紫亦有早白者八月開花至九月盡嚴霜始萎枝條搖地即活本年

瀟湘聽雨錄

卷八

八

即花即成大樹新居求蔭莫此爲速

永州鮮果倍勝常產惜不耐久致遠爲難

湘中蓮藕勝於他處花盡白色無紅豔者且極壯盛故藕粉甲於全楚歲以充貢若生食之藕以永州司馬

潘產者爲尤勝甘嫩無滓中有九孔雪之無絲司馬

謂子厚豈其詩文峭潔異衆遺韻傳流雖植物亦自不同邪

不同邪

永以南至粵西產百合白花大而甘嫩以之澄粉如雪

如銀但市者多僞近因入貢由官署監製者絕佳昨

胡書巢明府璣自桂林來與梅花詩同貺清虛芳

潔交沁肺腑

甘藷有番藷山藷兩種初來自兩粵近湘楚徧種易生多獲市價極賤誠儉歲之糧臨桂陳公在陝西課民種植以爲積貯其利甚溥講農政者不可不知也番藷湘人單稱藷別於山藷亦曰紅藷山藷則稱白藷又曰腳板藷若吾鄉則統名山藷已爾番藷形負而本末皆銳大者如鵝卵皮紫間有褐色者肉黃味甘氣香生如巖桂熟如薔薇山藷形魁壘重數斤大如足掌皮褐色肉白味稍薄南方草木狀云海中人壽百餘歲而不食五穀食甘藷之故其益人如此愚意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九

甘藷與山藷之原名藷莫者自別山海經景山多藷

莫郭注云音曙據今江南單呼爲藷音儲云案景純

似謂藷即藷莫其實形質性味及栽植之法生成之

時判然各異而藷莫則湖北最夥湖南反不多見也

衡烟馳聲遠近有所稱王城烟葉者尤珍貴城乃明時

桂藩故址在衡州城中今歲久頽毀民居駢比僅餘

塘邊隙地大不過二三畝水饒土沃故所產嫩少

筋乾之色黃用者多不切絲整裝之味極芳烈每歲

爲有力者爭購不能及遠也

黃藤即鈎吻言鈎人喉吻也一名野葛或作冶一名胡

蔓草一名毒根一名斷腸草入人膏腹黏腸半日即
黑爛又名爛腸草一名火把花因紅而性熱故名蔓
生葉圓而光如柿如羅勒光而厚新采者皮白骨黃
宿根似地骨嫩根如漢防已經年後折之有塵從骨
之細孔出春夏嫩苗毒甚秋冬枯老稍緩五六月開
花似檉柳數十朵作穗嶺南者花黃滇南者花紅誤
雜生蔬中毒人半日輒死陳藏器曰薤菜搗汁滴野
葛即萎死南人先食薤菜後食野葛自然無苦葛洪
肘後方云凡中野葛毒口不可開者取大竹筒洞節
以頭銼其兩旁及膈中灌冷水入筒中數易水須臾

瀟湘聽雨錄卷八

十

口開乃可下藥解之惟多飲甘草汁人矢汁白鴨或
白鵝斷頭瀝血入口中或羊血灌之嶺南衛生方云
即時取雞卵莖未成雛者研爛和麻油灌之吐出毒
物乃生稍遲即死楚南黃藤之毒最甚官府出示令
民自爲鋤掘務絕根株奈山野徧生除之不盡至薤
菜雖民間日用之需然亦春夏有之故備錄諸方以
便人檢用

龍山縣產飛虎皮毛色之佳極類紫貂其腹脅別作嫩
黃色尤可愛但皮薄如紙不中衣裘之用水獺皮出
處甚多則又皮厚毛絨有製爲裘者其墜重不止青

州布衫造物何不薄其賦以與飛虎令二物皆煨華
於章服哉

野獸如熊虎山牛之屬極多山閒人獵得衆即碎分食
之不得市于城中若虎則尤忌粥賣云得錢必遭虎
害也官署閒或買得熊掌果狸及虎皮鹿角之屬而
已

長沙有長須老獾極大毛色蒼白項餘金索一截傳爲
明時藩邸逸出至今尚在暮夜則出亦不爲擾見人
則上牆屋捷疾不知所之蔗畦判長沙時曾一至署

中

瀟湘聽雨錄卷八

二

南中禽言分明可聽者有清朝聖 公公酒醉 莫摘
花果 過江過河 天作怪鳴則必雨如此甚多皆出載
籍之外南方羽族轉非鴉舌

鴉鴉湘中多有人不甚以爲怪特如諱忌鴉鳴而已且
有云官署有之爲陞遷兆者是知賈傳之鵬集於舍
亦傷悼所積及於戾爾非野鳥入室眞能爲不祥也
衡湘多魚而冬鯽不能四時皆有常寧夏閒出一種鯽

魚并頭尾圓如蒸餅名荷包鯽美珍常味

湘江鱒魚開網之期不能在四月朔必五月杪六月初
方有不過小孤之言殆非實也然亦上及衡州而止

鱗鬣開雖不失江光海氣乃登之几筵投楊子江所
出則肥美都減視橘之踰淮差能不化爾

魚苗出常寧白面石下其地有龍祖潭上有沙邱相傳
龍王葬后于此邱之沙細如塵歷久水不能沒或秋
冬邱稍低至寒食仍高聳俗又稱龍王培墳湘水之
魚必至此朝龍經白面石照方成種順流而下迄清
泉約百里而遙過此則無漁者於清明節淨筏江中
候雨集水長撈魚所布之子膠密布為箱貯之養於
澤畔越宿即成魚苗星星細如毫髮乍觀無所見若
清水然故名曰魚水賈人購置盆內越翼日而頭目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三

畢見飼之之法取崗茶煮鹹鴨卵經晝夜取卵黃為
粉飼之越三日每一盆或數人十數人均分其水利
市者獲魚至億萬無算數千里外購魚苗者帆風沂
月飄渺漁歌與湘流上下故清泉科則春有魚舫之
稅

男 德堅

德堪 同投

從子德量

瀟湘聽雨錄卷八終

瀟湘聽雨錄八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國朝江昱撰昱有尙書私學已著錄是編乃其弟官
常寧知縣時昱奉母就養因據見聞考訂故實著
為一編曰聽雨者取蘇軾兄弟對牀語也其中如
辨轄神祠即軫宿旁之左轄右轄長沙翼軫分野
乃土人祀其分星又如引幽明錄證渣江為查江
引玉篇北史及歐陽詢書溫彥博碑證案牘以準
作准非宋時院吏避寇準名其言頗有根據其辨
衡山岫巘碑一篇考究詳明知確出近時偽撰尤
足祛千古之惑惟譚言瑣語頗傷泛濫不免失之
貪多耳

鈍根雜著三卷

〔清〕周池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三年

光霽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鈍根雜著

四卷》提要

鈍根雜著總序

余幸怙恃庇蔭就育年深素無貨畜私營自謀日淺一
旦椿萱並萎又復棠棣分榮思典謁於兩兒撫待食之
數口自愧文遺五色祿仕難期更覺技鮮一長奉身罔
術舍本逐末嘆操奇之無資積少成多凜非道之往訓
縱效晚食當肉儉約而不取盈然非昏暮叩門歲計常
恐不足用是門停迎送雖設常闕因而足懶奔馳居閑
亦靜任他交謫惟衰耳而無聞飲我村醪聊援筆以消

鈍根雜著

總序

遺集管蠡之一得分種類以俱存藉以持躬因而訓子

池自序

欽定四庫全書 存目

鈍根雜著卷一

湖口 周池 撰

理氣圖說 有序

太極動生陽而靜生陰故天裁者培而傾者覆
蓋理宰乎內而其氣隨之似環轉無端以相循
未已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自高而不危滿而
不溢故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而老氏云禍福

鈍根雜著 卷一

惟人自名載稽往籍得之前聞盈虛消息必有
時吉凶悔吝生乎動尋其舊例總虧盈而益謙
究厥指歸在思艱以圖易今

聖人在上克儉克勤俾率土之濱而康而福沐

德禮之化有恒產可無恒心戒淫佚之風守沃土當

如瘠土 池 生逢

極盛少爲諸生凡所經行積諸閱歷甘貧守分焉知

來者之如今由儉入奢一時雄也而安在爰廣

前說作圖如左

理氣圖



鈍根雜著 卷一

圖說

盈天地皆氣也而理宰於中自無而有之謂太極由一
而二之謂陰陽陰陽有老少正變之異候斯氣有盈虛
消長之殊時故五氣順布四時行八節周而成寒暑其
於人也胡不然人之理具於心氣充於形運五官四體
以酬酢萬變其於境也胡不然顧境雖多端途惟順逆
其間進退循環之機不外八候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物而動情之發也無貴賤賢愚非勤儉易克資生故其

應爲初春爲少陽爲外柔內剛於道爲長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貨惡其棄於地愛敬將矣力惡其不出於已廉恥立矣物蕃然後有禮故由勤儉生禮義其應爲春分爲陽明爲知剛知柔於道爲存爾乃官人以德用智啟愚以賢治不肖處有高卑蓄有大小故由禮義生富貴其應爲立夏爲老陽爲體剛用柔於道爲順而守宜退然食色重而性迷居養移而情溺忘晏安之難懷圖心志之自適故由富貴生逸樂其應爲夏至爲陽變

鈍根雜著

卷一

三

爲似剛實柔於道爲盈況鳴豫者安肆日偷多藏者縱欲滋敗故由逸樂生驕奢其應爲立秋爲少陰爲外剛內柔於道爲消甚則怙侈滅義而聲勢去流蕩忘返而家業飄故由驕奢生覆敗其應爲深秋爲厥陰爲失剛失柔於道爲亡是以神明之後降爲皂隸公侯之子或在畎畝矧無十世之宥操奇之具者乎故由覆敗生貧賤其應爲立冬爲老陰爲體柔用剛於道爲逆而功宜進夫賢者猶病交謫智勇困於無資環堵蕭然拮据展

轉是由貧賤生艱苦其應爲冬至爲陰變爲似柔實剛於道爲虛迫動忍常而不能增疾久而術智出由艱苦而轉生勤儉斯固剝極之復又春回斗柄時矣統而論之富貴貧賤陰陽之對待也逸樂艱苦陰陽之交界也勤儉驕奢陰陽之理亂也禮義覆敗陰陽之徵效也富貴而退則統禮義勤儉艱苦而終於從陽進則逐逸樂驕奢覆敗以底於陰貧賤而進則歷艱苦勤儉禮義而臻於純陽退則忘覆敗驕奢逸樂以陷於陰天道好

鈍根雜著

卷一

四

還無來不往無往不復欲免入候之遞流則惟因禮義之存以返其理氣之初而已
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人秉中氣得秀最靈先得者主後入者賓主則主靜無有紛紜太和保合一致渾淪統四兼萬元亨利貞履端於始成性存存秩敘有典道義之門抱茲守一常見天根退藏愈密保泰持盈苟乏定力屈性流情如水就下不可暫停寒來暑往逐時變更盈虛消息惟其所經存亡進退趨避無憑陽善陰惡

黑白難分惟彼先正知止有恒返原用九踢破少陰懷
仁抱義律度從身無拘貴賤豈碍富貧窮通得喪不移
不淫吉凶悔吝知幾其神參贊化育本此經綸至誠無
息人乃益徵閔予衰晚志切還淳既拘而蔽無階得升
何以肇端制其私心

鈍根雜著

卷一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存目

鈍根雜著卷二

湖口 周池 撰

莊子身生性命子孫說

莊子知北遊篇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天地交陰陽射和之至也而後萬物生方生即各順物

鈍根雜著

卷二

與以性命而成形形具而順其性命和其生以保其身
而有子孫四者殆連類而及者也則天地明明以四者
子我而爲我所固有豈得謂尚非汝有而復爲天地之
有哉若因其死亡代謝終非我有殊不知當現在時身
必如何而後能守生必如何而後能全性必如何而後
能盡命必如何而後能立子孫必如何而後能善後其
經權常變亘古不滅之理俱宜一一體備於吾身而後
謂之踐形此先聖所云全受全歸者也亦何忌於死亡

代謝遂指爲終非我有抑將置此四者於何所耶且自此私刻之見一出汚濁者溺於名利戕賊四者而不顧清高者創爲幻化永脫四者而終虛老子啟其源莊子濫其觴遂至漢唐二氏邪說橫流惑世誣民不可復返不深可慨歟予昔覩此語時未嘗不訝其議解高明爽然若失今年老善病偶於案頭遇之細思而知其貽害甚大也因辨明其說而著於篇

損人利己說

鈍根雜著

卷二

二

願體集行藏章云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縱求而得亦是命所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何苦損人利己自多貪圖

竊謂損人利己須從性天義理上看出不因王法不論果報卽屢求屢得亦不肯爲方是君子立心若但以得失有定數較量則命中之應有應無誰能先知遂甘坐聽不求且不問其求之當與否徒謂求而得亦是命所爲有世儘有曾爲盜賊謀財害命枉法婪賍安然致富

而不罹法報者彼求而得矣亦將指爲命所應有乎猶不特此卽乘危嚇詐造僞售奸誘賭盤算吞公肥已賒借不還代理夾私重利準折受償不稱詒宦盜名種種欺人起家者不可勝數雖大小不同皆在求而得之內烏得不謂其命所應有乎且求而得與求而不得者較固將指爲命若未嘗一求者謂在命內乎命外乎吾恐不足服其心執必驅而使之求以試命皆自此說導之也又謂安然順受未必不得世儘有循分自守竟窮困

鈍根雜著

卷二

三

終身者苟冀安受之得而其言不驗易操末路又將何詞以對夫名除立德立功學成中選才優勞著世祿蔭官胥吏期滿外卽爲無實之名利除稱職之俸力作之餘祖父遺業技藝酬謝外卽爲無因之利設不求而得亦將安然順受乎如受則是得不應得矣得不應得尚可以以求不求分優劣乎蓋得所應得方是命內應有則不必言求其強求者豈非應得既非應得自不應求我不去求未必能得卽偶一得斷不安受而況損人以求

之乎是以君子力爭是非不爭得失見誠深也子惜斯
言意欲止人之求而僅以得失相形非惟不能挽妄求
之貪并不足堅不求之志且撇却可求不可求卽與孔
孟所言皆背因詳辨而記之

鈍根雜著

卷二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存目

鈍根雜著卷三

湖口 周池 撰

諸凡視白七解辭 有序

古者讀書座隅多爲銘以自警蓋刻意懲艾之
餘祇留觸目之省不拘短韻長章總爲順文見
志僕因年衰善病兀坐檢躬思過常覺一字歉
然偶標諸凡視白大類啞謎隱語同輩射中一

鈍根雜著

卷三

一

二未能悉白全旨因直書所見七則以解之
解曰人生不能無求於人求而寡遂多至怨尤不知此
求之當與否不必咎人宜還問自心此初一解也余少
壯至老德業文章功名富貴一解所成返而思之愧無
自得之實今自少一畫畫與獲同音此借一解也況此
一畫居自內之上乃自心也自心卽已心已心卽私心
人之應事接物終不奈此私心何此正一解也果能除
去已私不難馴致聖賢之大公無我夫自無心不成息

字充之卽至誠之無息此進一解也使不能強制而必欲以心成之試觀古來事將成而時頓改業已就而身不享者何可勝道亦安能必滿此自心耶此退一解也且古今貪滿自心者迷却天心肆其機械變詐一味損人利己苟非自心湊合終不能止彼過眼雲烟紛華靡麗徒供差強人心耳自心何嘗滿哉此則下一解也若夫淡爾軒冕缺我倫常嘆人生之如寄索事理於渺茫亦惟泯其自心鍊自心以求自無心此又外一解也凡

鈍根雜著

卷三

二

茲七解逐類而生連彙而及旣贅其義復亂以辭辭曰緬洪鈞之鼓鑄兮羌釐勑以錫形播粒粟於大荒兮斯泮芽而含靈滋根潤穗旦夕向榮就暄傍蔭各挾微情風瀟瀟兮起舞雨淋淋兮低迎耘緝緝兮寢廣膏澤澤今頻興詎燥濕前後其難憑兮抑托迹彼此之異町輒並育兮殊並成雖同欵兮不同登穹者咎銷鑠於陽焰窪者怨糜汚乎重陰靡者苦弱管之寡載腴者責梗葉之徒淫歎者痛行年之枵惡豐者疾他畝之尤盈繁樹

藝之出處如此其不一矧具七情之變態而爲人言幾却今阻喜意頗愜兮回噴容抑抑以趨富貌揚揚而傲貧慚慙惻之摯摯修覲面之嚚嚚疏爰已故密爲方新毀曉曉兮覺鳳之立可作鴟譽駢駢兮若豬之不難爲麟詩書空在手驅車罔問津仲緣巧以衣帛伯因拙而負薪途請幻其百出兮匪筆舌能罄陳惟冰兢以自問兮恐慾海之累身樂名教之正宗兮不甘訪緇流辟穀之沉淪懷先疇之安飽兮作草莽之間臣少壯未努力

鈍根雜著

卷三

三

老大徒愴神吁嗟默默兮聊記此而返吾淳

鈍根雜著四卷

編修周厚
慈家藏本

國朝周池撰池有讀史偶評已著錄是書卷一曰理
氣圖說明盈虛消息以漸而至窮極必返之義卷
二凡二篇一曰莊子身生性命子孫說因莊子知
北游篇之語而推廣之一曰損人利己說因史夔
願體集所論但言利害不言是非故以儒理正之
卷三曰諸凡視白七解詞則書一自字而缺其中
一橫畫因而推闡其說凡得七解自序謂如啞謎
應語蓋遊戲之筆也卷四凡三篇一曰論詩經叶
韻有誤一曰卷耳篇辨解一曰邶風栢舟篇辨解

感應類從志一卷

〔晉〕張華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范氏天一閣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感應類從

志一卷》提要

此天一閣鈔本乾隆朝修四庫書時呈進者修書後事創付發還其家此書仍留藏潛范氏咸宜閣浙中屢經兵燹天一閣書強半散佚去年冬始見得之揚州改存目提要有不知何人所作托名張華而實宋史藝文志子部雜家類目子感應類從潛一卷蓋即此書改作作者為張華且易潛為志將明人不學者所為託陸潛於不疑按宋志訂正亦稍疏矣於此孟陬星南書示懷見

注事通揚州得此本苗葉有翰林院官印葉有朱文木記曰

乾隆三十八年制江巡撫三寶送到記懋桂家感感應類從志一
部計書一本十一月之十二字及感應類從志一部七字計書一本之
一字皆朱筆填需考天閣見存書目知當時進呈定有是書此即
進呈之本也又考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存目中著錄此書今書
中有纂修官手蹟一帛呂氏提要尚多數語此為提要初藁無可
疑矣修太史全孫毓風感書記云送周書十卷苗葉有翰林院印
書衣有木記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江蘇巡撫薩載送到汲冢遺書
一部計書一本沈侍郎家本枕碧塵偶存書云宋車埃內外服制
通釋七卷鈔本卷首有翰林院印卷面有乾隆三十八年口月

浙江巡撫三寶送到吳玉璣家感內外服制通釋一部計書一
本朱記予所見之本大抵有翰林院印而無卷面之記疑
各書深傳人間歲月經久翰林院印在卷內尚不至盡行毀
損咸書家更付裝池故朱記鮮有存者居上然則此書獲葉
之朱記至今尚存亦殊可珍貴者矣

乙卯五月既望丹徒陳邦懷保之甫書于東臺寓居之枕閣



謹按感應類從志一書
行影在皆不載卷中大書款而物類相感也安知其情以
或前上小云漢書載卷五不似人發見也此類中皆也宜
必係經手刻別為傳法

善信堂印



感應類從志

晉張華晉司空



盧灰杖地蒼雲自滅

史記有蒼雲圖軫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徵楚太史

唐勒夜以霞灰遺於地乃更滅拂之其蒼雲烏之

半滅人遺灰乃盡去之

萌牙生角音振蚤絲也商元純

絕繁也此疑有關文字

積灰知風懸炭識雨

以時木花灰聚置幽室中天若大風則灰皆飛揚

也以秤土炭二物使輕重等懸室中天時雨則炭

重天晴則炭輕孫化侯云以此驗二至不雨之時

夏至一陰生即炭重冬至一陽生即炭輕二氣變

也

僵蚤拭唇馬不咬人狼皮在槽馬不食穀

以僵拭馬唇內外即不咬人亦不喫草取桑作末

塗口即不喫草也以鼠狼皮掛馬槽上或云置穀

上馬不咬穀也

胡桃之券令鷄夜鳴訖瓦之契枚梟自止

以胡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券字訖還之於鷄栖下

則夜鳴不止以故訖書契字置於牆上忽聞梟取

以投之不敢更鳴也

口誦儀方登山不見虎心念儀方入澤不逢蛇

此二句自驗也

籍草三垂魘魅收跡金乘奎振遊光欽也

夜卧以所眼上抽草一莖出長參寸許魘魅不敢

來魘人田野中見遊光者火也其名曰燐鬼火也

或人死血久積地爲野火遊然不常或出或沒來

逼人奪人氣精以鞍兩鞮相叩作聲火即滅也

賣宅之財不買生口估乘之物不以婢婦

賣宅之財不買生口奴婢及生物並不利於人賣

驢之財不婢婦令家耗老婦不安也

牛馬廣闊出手即售衣服運井入市爭酬

欲賣牛馬驢畜宿以木闌障之明乃度過令羣婦

擊其尾作拾字則其物易售也欲出買衣服運達

觀井三匝將入市爭酬也

布在戶婦人皆連守宮人塗背自有文章

取婦人月水布燒作灰婦人來即取少許置門間

門限婦人即皆連不能去伍月伍日取蠅虎虫以

刺血竭養箇雨中以朱砂和牛脂食之

其腹亦乃止陰乾百日來少許塗人臂即有文章

指拭不去男女合陰婦即滅此東方朔法漢武帝

以驗宮人故曰守宮也

守宮其形大如蠅而黃其色如朱砂

高懸大鏡坐見四鄰回風之草目觀四石

以大鏡長竿上懸之向下便照耀四鄰當鏡下以

盆水坐見四鄰出入也取回風草神頭上令人願

風四戶之事回風即從風也

群毛止風狐捷息滯

即雨也取黑犬皮并毛白鷄左翼剪燒之楊鷄即

風生楊犬即風止也三寡婦七孤兒各令持研末

槌孤兒向天號寡婦向地泣即雨止有大驗也

并衣獨運迷亡自歸醜婦縫衣堅奴無去

取進人衣裏并中垂運之則進人自思歸也以醜

帶接麻作線左繫之縫奴婢衣縫一尺六寸即無

逃走之心也

木瓜翻魚秦椒伏雀

以木瓜灰和麥飯糖及米投之水中魚乃食之魚

皆翻目淺或網單殺之其魚皆不堪食也秦椒為

和稻飯雀食之而伏地也

橘見晷實繁播得骸葉茂

橘見死晷即多子石播一名秦林以骸骨埋於樹

根下繞之其樹滋茂而著多

刀湯不紕於練陰水可以延陵

允練絹帛以刀畫釜中作白字或作十字名曰刀

湯其練物不紕踈既練生作熟訖即內井中懸之

不至水經宿然後出之名曰陰水故考切盡此道

貴也

龜骸環索子孫聰明狗肝塗竈婦妾孝順

取龜在骸骨環而帶之子孫聰明智慧以狗肝和

淨土泥竈令婦妾孝順也

沃穴難盈靈損門石勾亡在竈家常耗老

有穴容指以水沃之不可滴者此名靈耗之穴宅

有此令人 虛 靈損不益息竈前或左右有溫

水洗處不訖者若不去之令人家多耗老也

蛙布在廁婦不妬草髮在竈婦失夫

以夫婦月水布髮蝦蟇於廁前一尺入地五寸許

即令婦人不妬忌又埋婦髮於竈前令婦人常安

夫家取他人髮埋竈前令人不怒恒喜

居三徙鬼逐人鄰三大家必破

三家移徙耗鬼逐人三大為寬勢神也言此張侯

耗人家不安



感應類從志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題晉張華撰隋唐以來經籍藝文諸志皆所不

載諸家書目亦不著錄書中語多俚陋且皆妖妄

魔制之法其為依託無疑也

東坡先生生物類相感志十八卷

〔宋〕釋贊寧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物類相感志十八卷》提要

東坡先生集物類相感志門類

兩府僧統法戒都監選練明義宗文太師贊寧

編次

第一卷

天部

第二卷

地部上

第三卷

地部下

第四卷

人部上

第五卷

人部下

第六卷

鬼部

第七卷

鳥部上

第八卷

鳥部下

第九卷

獸部上

第十卷

獸部下

第十一卷

草部上

第十二卷

草部下

第十三卷

木部

第十四卷

竹部 石附

第十五卷

虫部上

第十六卷

虫部下

第十七卷

魚部

第十八卷

寶器部 金玉附

東坡先生物類相感集門類終

東坡先生物類相感志卷第一

天部

天輪

說文云天鎮也謂其在萬物類頂也春秋說題云天之言填也居高理下為人之經辟陽精也合為太乙分為殊名故天字從一從大之謂天也諸家論說不同或渾或蓋今詳其圓而四垂運轉不息乾健之用難窮是故總攝人間萬物之精成九曜及群星焉且群星定位者為經九曜運歷而行為緯交織人物居其間則成福焉禍焉從位從時可以推步知其吉凶也又若黃景等星應聖人之生彗星等星合除穢布新之理至於雲物為先容此蓋人受天之覆求敬欲微能相感於其上類稍能多者矣

日中王字

日中有王字者聖人之應

夢月

帝王將生其母必夢月入懷故元后母曾夢月入懷而生后又月賦云夢月入懷生子為王

紫氣生斗牛

晉書云吳之末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士皆云吳

未可圖張辛獨以為不然及吳平後紫氣愈明雷煥

妙達緯

象乃邀宿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登樓仰望日維

斗之間異氣耳是寶劍之精上徹于天在豐城獄屋

下及法工極信如其言耳

電繞斗樞

少典妃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曜郊野附寶意

感而孕二十月而生黃帝於壽立即軒轅氏是也

灰環月暈

淮南子云晝隨灰而月暈聞注云以蘆灰環月映

藥

其面暈亦隨灰而缺信矣

月離畢

凡月經畢將欲離天必陰雨故日星有好雨好雨則畢

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膏顯德乙卯之歲二

月戊申太陰出畢果雨信宿

月暈

淮南子云月暈將有大風必將盆器合地以蘆灰圍之

則其風自止也

客星犯帝座

會稽典錄云嚴光昔世祖俱受學謂光曰後勿相忘

也上即位公車徵之不行後下詔揚州令光詣行在所拜

光宴罷駐宿上共光同卧以足倚上其夜客星犯于宿明

日中鳥

日中三足鳥見山海經云凡日無光則鳥不見日鳥不

見則飛鳥隱竄伏候古今注云漢元帝永元年中

日無光其日長安無鳥或言日中鳥之去也詳其日

中鳥無光曜應民間鳥屏迹矣又云乾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日之精粹為三足鳥棲翔太陰曰薄玄

氣亦灵之最飛鳥可不宗乎

藥

中台星

太階六符三台六星兩兩相對則曰太平晉陽春秋云張

華將死中台星遂坼太元中復還合正乃大傳謝安為

相所致也

麟聞

淮南子云麒麟聞而日月蝕孔演昌云麒麟而日無

精光宋均云麒麟少陽之精聞作於地則日月亦將爭

於上玄也

蔓草左旋

天道左轉日月星辰右行今三辰行天之氣五行同焉

故地上草皆左旋勢如此之蓋稟天常耳

德星聚

吳苑云陳仲弓從諸子姪夜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相聚

月離箕

書云星有好風春秋律云月離于畢風必揚沙也

彗星

形尾垂而散如彗帚之狀除歲之象淮南子云鯨魚死而彗星出一云鯨魚目為彗也

魚腦滅

日月毀則魚腦滅

蚌蛤

月望則蚌蛤實餘時則虛

白氣貫月

河圖著命云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湯方諸向月出水

方諸巨蚌也向月以器承之得水三三合亦如朝露注

南子云方諸見曰精而為水注方諸大蛤也陰逐之

摩拭合熱向月則有水胡周礼稱為明水取水於

月謂之方諸陳饌明水以為滋酒又唐麟德中封禪

用取水明李敬真曾八九月中取給蚌一尺三寸者

依法試之至半夜得水四伍升矣

虹流華渚

何圖云大星如虹流華渚女郎意感而生白帝子

即金天氏

星搖

漢光武元年星搖勳家星搖則天下人勞勞人則星

動搖天上霞

河圖云崑崙崑山有五色水赤取之氣上蒸為霞陰而

赫然

雷

穀梁云陰陽相感而為雷激而為雷震易白雷出

地奮豫所以開發萌芽辟除灾害万物資雷而解

言二月出地八月入地電出方物上雷入萬物入又魚

始雷向下未發為蟄頭比自向上

電霰

五行傳云陰陽相脅而為電霰感陰陽雨雪凝

滯而冰寒氣薄之不相入則散為電霰者陽脅陰

電

陰氣伏夜泉陽氣上通天陰陽分爭故為電也

淮南子云電激氣也

霜

大戴禮云陰氣勝陽氣表而為霜

露

大戴禮云陽氣勝陰則散為雨露所以千戴鶴
敬焉露而鳴

霜鐘

山海經云豐山有九耳鐘霜降不叩而自鳴

虹紅

女樞見推見星如虹穿月感而生顓頊帝

離合風

陸機要覽云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日啼乎八荒立扶
趁乎風穴是風至草木皆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

雨

王弼云陰氣布於上而陽氣薄之不通則蒸而為雨
一說云陰陽二氣生於黃泉氤氲交結出地為雲
二氣力均則能為雨或陰氣多陽氣少或陽氣多
而陰氣少皆不能為雨易曰小畜亨雲雲不雨
者陰少也小過不雨者陽少也小畜上九既雨既慶
者陽極則陰也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者

非一氣而能生也譬之坎焉或有水而無火有大而無水

皆不能生也雲氣者必水火倫然後生氣本於釜中始結

汗於甑上也志者詳復詳是也元命包曰陰陽和為雨

大戴禮又云天地之氣則雨故小則壇垚自封大則商鵠

預舞也

雪

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志曰詳

雪雨飛寒風擁迫之雨得吐雪也一云五國穀之精

豐年之徵以斯為候也

齊景懷慧

齊景分時望星現臣下諫以脩政崇德是星為

之退波

人君合上玄

書曰肅時雨若時暘若暫時煥若謀時寒若勝時

風若斯休徵也謂君居民之上順道則風雨寒熱常

順即宣也反是則為凶徵征常雨若偕常暘若豫常

煥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者常為失道則反道災

昇射日鳥

中日三足鳥實神天之物揚光發輝為至陽之精粹

汲郡竹書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並出郭

樊云昇稟堯之命同是誠當時仰天控弦而射餘日
潛退也精誠所以霜降回景則昇之鑠明商未足難者

潮繁日月

抱朴子云天之雨河一日一夜各入地中故一旦一夕而有
雨潮也海潮賦云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虛繫乎月
也及晦而絕過朔則陰月弦則小贏月望則大至又云
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志曰詳其潮水之起若鼎
釜之沸沸則煎沫而溢出究其本終平於鼎釜若沸
溢則加倍之也章聞南海洲人說每入海必小繩
繫身岸人持之或怪物潮來必動繩岸人則挽牽
助身而上又說或潮上海底山穴間必聞黑雷鳴水字
然而漲上及登岸則潮漲入浦激矢則是陰陽三氣
交作而變日月為二氣之母潮隨二曜蓋不虛耳

客星見卷舌

漢劉向周堪忠直同奏退許史宦官私恭石頭弄權
遂為許史譖慙向堪下獄及蕭望之皆先官其眷也震
客星見外卷舌問帝感悟微用之

雲從龍

易曰雲從龍龍吟則雲起龍行則雲隨云龍是水氣
是故龍吟景雲出天降時雨則山澤出雲今雨至則山

洞穴數澤之間油然而作霈然下雨也

東風起酒色清

論衡曰酒與東風同氣大酒味從酸東方木味酸酒則
湛然而清晉聖賦云谷風東酒何清深是也

使星

漢李卻善占時候和帝時分遣使皆微服單行各至
郡縣觀採風使者二人當到荅部卻候舍時夜露坐
卻仰觀問二人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人遣耶二人
驚相視曰不聞問卻何以知之卻指星示云有二使
星向益部分野故知

交蝕

曆家之說日月之食謂日光以望時逢奪月光故月蝕
日月會同合朔之時月掩日光日謂之食蝕有上下者行
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蝕者相掩故日光溢也

風

河圖云天地之使也元命包曰陰陽怒則風志者日風實
二氣也故山海經四方皆有山即宣其風有發止動靜之
候若二氣交合之後均散在天地之中成敗万物若平常
無風酷熱何由到京是以聖人象蒲蓬之葉為扇是
風觸破則生是則翼扇橐籥動搖則風勢誰遏知

氣常均行鼓性則可挹而取也又元命包曰陰陽怒深是也弗怒則可挹取之五行志雲雨旱寒煥亦以風為本四氣亂故其罰常風也溫而風則螟螣生

天穀

博物志云南陽山都天雨穀小者如黍粟而清黑味苦大者如米三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伏似大豆初生時也

甘露

比露天降着草木上如飴糖食之潤人五藏長年不飢渴也

石梁雲

襄陽石梁雲山出雲應驗符合卿人候之若白雲起定雲雨黃雲起則風黑雲起則多病山上有池池生紫芙蓉焉

夏雹

或時飛激如彈子凡已上麓或人家將嘗味不正若取一二升投於瓮中即如本味

黃星

莊氏云漢之黃星見方為曹公之兆言魏武將主無運而先有黃星之祥此為遠慮矣

沙磧熱風

周書鄯善國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曰月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將攢擁鼻口其風星迅駛斯須過不防者必至危斃風術墨子云以丁酉日燒三歲白雉羽揚其灰風立至更立止又燒黑犬皮揚灰風則起露滴

露卿人植藟藟魁抽葉必清露葉上曉見日

蝦蟇

虹也雌名電也天氣之盛結然有雌雄見形入陂江

間飲頭若鴈案詩傳夫婦過礼紅氣盛此淫奔之詩今虹出必三條多雨霽後出二條雨即止

丹山霧

袁山松宜都記云丹山如有霧起回輒如烟一日再繞定雨降也

雲象

山穴氣出為雲則似草莽之形水出氣雲似魚鱗之狀亢旱之雲似烟火濇瀟出氣為雲似水波淮南子云各象其形所以感之也

庶女叫天

庶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善事姑姑無男有女女利
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母婦不能自明冤
結叫天天為雷雷下繫景公之臺墮壞之毀景公
眊眊海水亦為之激溢

星凌帝座

漢武帝徵行造主人家主人有婢帝悅之仍留夜宿
與婢臥有一書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掩帝座
甚迫生大驚懼市手咄咄不覺聲高仍見一男子操
刀將欲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為已故遂縮走客星應
時退如此者數過方聞聲異問書生具說乃見帝

乃悟必婢婿矣將言朕遂誅奴厚賜書生

歲星指

漢東方朔死時謂同官即天下無人能知朔者惟大伍
公見知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寧知東方朔
邪公奏曰臣不知帝曰卿何所能對曰頗善星曆耳帝
問曰諸星俱在否對曰諸星俱在唯歲星不見十八年
今後始見矣帝仰漢天曰東方朔在朕傍十八年而不
知是歲星我慘然不樂

螺回照

淮南子云月死則螺龍照謂曰月光兔後死螺照而

小縮也月旋生螺旋長照音

斗散為彗

春秋說題曰斗星而散精為彗四月生應天理

貢星

淮南子云貢客星也又作孛星若此墜大海決溢也故云
貢星墜而渤海矣

天井

華陽國志曰梓潼郡上當天井故多雨潦此土彌日而

靠然

流星入昴

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貢人肉繫

太白明

禮舍文嘉曰玉石得宜則太平星常也

斗精

春秋考異鄭曰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約三月而

生未均注云狗斗精之所生也

木散

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為麟也

璿光散為鹿

運斗樞曰璿光散為鹿江淮不祠明璿光不明又為鹿

也

玉衡散為兔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鼠又云散為兔視
雄豪而孕又散為雞也

雞火禽

鵠冠子曰鳳凰鵠火之禽純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
精必至矣

雨鐵

骨結國天每雨鐵收以鑄刀劍甚鋒利也

輔星

北斗星柄第二星旁一小星人若不見此星者必
死不父難組中說曾有人不見數月而死

北斗隱

唐元宗朝重沙門一行禪師幼時鄰母常濟行貧
常思報之後姥男殺人姥求救行曰要金白母以十
倍酬國法唯請姥戟手罵何用此為一行心計混天
日役數百工命空其室後一大危於中又審遣二
奴持布囊曰汝可往某坊某角有廢園法潛伺之
自午至昏當有異物至其數七可尽掩之失一則
杖汝至彼酉時果有群豕至奴獲七豕囊負歸

金冥苑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書梵字數十
其徒同測詰旦中使召便殿玄宗曰太史奏北斗
昨夜不見何不祥也可以禳之手一行曰後魏時
失榮感至令帝車不見此天警陛下耳臣所其
莫大教天子從之一行婦放豕出其夕奏一星見
至七夕而皆見矣

物類相感志卷第一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二

地部上

地道形類

淮南子云九地行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
德注仁万物生焉川為積形注川水智也高者為望
下者為死注陰陽主殺生也丘陵為壯溪谷為化水圓
折者有味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泉有玉英土
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
瘠風多蠶林氣多瘡木氣多僂岸下氣多腫石
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妖寒氣多壽谷
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賤土多
利足重多遠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滯水人輕遲水人
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而應其類

息土

自謂子也填物不耗減掘之益多故屬用填洪水
以為名山凡土有輕重肥瘦色澤氣不同自江而南
掘土不過五尺見泉厥無息掘土還填禪補多欠
故南中井淺自淮而北土寔掘井動經三三尺丈或
再填穴則多於始取重輕不足定以比較秤之也

地勢

淮南子云九州之大統方千里統緣也九州外有八殞
音徹亦千里也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東方曰大渚曰
少海東南曰具區曰亢澤亢與亢同常山人謂伯為元
亢南方曰夢曰活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
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寧曰寒
澤凡八殞八澤之雲是雨八殞外曰八統亦方千里自
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稊林白桑野東南
方曰大窮曰衆安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方南曰焦
僂曰火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月曰沙所
北方曰一月曰沙所北方曰積水曰委二凡八絃之氣
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絃之外乃有入極自
東北方曰方土之山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朋
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陽之
山曰番門西南曰緇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
曰閭閻之門西北曰不周之上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
之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
寒暑凡八極八殞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注中
土乃莫州也

水土宜

淮南子云泉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

黃水宜丹黃金清水宜龜分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
麥宜河中水謂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
惠而宜五穀也

地氣

凡土地之生必肖其類故淮南子云堅土人剛豐土人肥
虛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斯皆隨土而
生也

五土宜

范子曰五人穀者方沃之命國之重寶東方多麥南
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木

地形

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宜平而陰者多五
穀出計然

候宜種

記勝之書云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等平量埋
陰地冬至取量之最多者種之

五土

周禮大司徒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
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毛民而方二曰川澤
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

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稷物其民專而長四月
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蕒物其民哲而瘠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以宜蕒物其民豐
內而痺注毛獸屬鱗魚屬羽鳥屬核果屬介龜屬
一焚茅茨王林之屬羸虎豹淺毛屬蕒蕒屬皂
柞栗今謂柞實為橡斗膏物為抑理致白如膏
鄭注云膏為素乃字之誤也蓮茨之屬有素翰已
上謂動物植民物皆因土地所宜故狀類不同
相土養種

周禮凡養種視地亦以牛骨煮汁漬其穀種凡土
緹色宜用羊骨煮汁漬穀漬壤用麋骨湯澤用
鹿骨醢瀉用羶骨敦壤即粉解池用狐骨殖墟用豕
骨彊緊用黃輕糞具用大骨汁漬種此為土化之
法之使美者記勝之得其術今之人田園間用大糞雜藥
漬種使今早發而茂者也

土訓

土訓之戒道地而以訓地事即說九州形勢山川所宜
告王以施其事如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也
地名章夢
博物志云土地有夢名則生禽餘振土地有章名則

楊梅名也

地浮水上

地濁氣凝結厚而能載然浮於水上何其知也且土能勝水水土凝聚則水回就卑大又水潤下為鹹故鹵不積則地不載今驗之土為性重也故淘土為巨器泛泛中流必無沉溺又今之煮海人欲知其鹵鹹淡以竹管為杓冥達于數枚棲中其內盛鹵以稱之三浮五沉淡或七八而浮其浮鹵矣地之浮於水上不亦宜乎故玄中託云天下多有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且地人臣之象或震或踊山川谷微故亦與人為應

地動應鈞鈴

地之將動鈞鈴開鈴即房星上垂三星若燦開則始震盛張則大動漸合則止

地動

五行至云地者秘陰之氣主定主動或靜則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擊地故震動又莊子曰云海水三歲一週流波相薄故地動又何云圖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大舟閉牖而坐舟行人不覺之元命也包云地所以右轉者濁氣積所舍陰而赴故右轉迎天佐道也後漢張衡造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

蓋降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出龜鳥獸之形中設都柱旁行八柱道施機關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牙機巧製皆在樽中覆之蓋周密無際如地動樽即震龍機發吐丸而落蟾蜍之口振聲激揚因此竟知雖一龍發機亡龍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以事合契若神會龍發機地不動怪之無徵數日驛至果地動也

律失室

蔡邕曰今章句云截竹為管謂之律置之密室以葭洋以實其端其月氣至灰飛而管空又續漢書候氣之法重室三重戶閉塗房而周密而緹幕室中以木為案內律於地中以葭草灰抑內其端案曆而候之氣至則灰飛散去也

鳴沙

在燉煌城南其沙成丘太古時常自鳴一名沙角山一名神沙山山峯崢嶸峻踰於石山其沙粒鹿色黃如乾糲有一處拮地數寸便得泉云沙井綿歷古今沙不填滿人欲登岸頭必步不入穴即聞鼓角之聲震動人足加以沙深壁峻無不傾倒若由來未經或徒侶少心多恐懼不敢入其沙隨人足頃下經

宿沙遷自上岸或涉水水則逆流隨沙上如天晴或
自鳴聞城內焉

米砂

鍾山臨水阻峽春夏則沸狀沸涌漬土曰沙如米兩
岸各十斛許手曰米砂以之候歲若一崇偏饒則次
此方豐穰

舒泉

宣城涇縣蓋山一名舒姑泉昔舒氏二女入山招拾生
山中化泉水其父來尋之泣涕告人初不信云吾女
性好音樂若奏時則泉浪回流雙鯉躍出果如父

言今有動樂者亦如此

溫泉

陳藏器云地下硫黃即冷水熱令驗水正有硫黃
臭故愈諸風疾今驪山江南郿邑數處有之殆可憐
猪羊又蒸水南溫泉冬夏常熱可以熟雞子

龍泉

在汝南拒亭此水出焉而可淬劍堅利異常非此則

易缺也

神泉

出高密瑯琊之臺上有神泉或汚之則渴

澄永泉

在滄州九視山下有出泉闊百步亦云流永渠雖
泛金石終不沉故州人以瓦鉄為舡舫

負泉

岱輿山生其源其淵千里水常沸騰若以金石投
之即爛為土冷水淵中有黃烟從地踊起高數丈烟
色乃變若掘之入地數尺間得焦石為炭或有碎大
以蒸燭投之即然如青色深掘則火弥盛矣

陽泉

在太余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涇草木皆化為石精明

堅勁扣之如磬賦之有聲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為石
水飲之持人壽石得除人之病

扁鵲城泉

漢川扁鵲城崩山下有泉旱則以木投之其內即便降
雨也

鶴舞泉

湘中記衡山有懸泉滴漉岩間冷冷如絃者白鶴
回翔其上如舞也

田公泉

羊陽雷平山有此泉飲中陰腹中虫浣衣勝灰汁

若泉

馮翊朝邑古城為戎國有若泉其味鹹苦羊若食之肥美其泉處置陽羊牧焉

溫泉田

郴州溫泉下流有田資以溉灌常十二月下種至明年

三月新穀便登也

水泉動

禮云冬至後十日水泉動信夫陽氣升而感之故動推也

丹井

臨沆縣有廖氏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

去之于孫輒天近也人言其地有壽考者謂宅之所為而不知何故或疑其井水赤乃掘試驗之當井中左右得古人埋丹沙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沙因泉水漸梁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

石井

安成記云羅宵山有石井天旱祠之以木投中即雨至井溢水出雨乃止

華山井

異苑云蘭陵鄒城有華山山上有井其中有鳥金喙黑色而圓翅此鳥若見則有大水

女國井

東夷傳云海中有女國視神井即有孕彼國無男子故又梁四公傳云女國有六焉

廬陵井

井半青半黃黃者甜滑宜羹粥色如金侶反汁甚芬馨香井在城中

茅山井

真誥云金陵之土似比邱又比谷開土堅實而宜禾穀作井水色白不學道者飲其水亦令人之壽考也

天井

江陵城東二十里周回二里莫測其深盛弘之云中有潛室人見之輒有兵起梁始興王治荊州歲暮早有外國人能祀龍使至天井有巨蛇長二丈遠祀壇俄而致雨

井氣

雜俎云井無有氣出水不可飲先以鷄毛投之毛直下無咎回旋有大毒

華珠井

彭城華珠山井人不見窺窺不盈歲輒死之有鳥侶華山井司

井出五色烟

襄沔記漢水西山九井井俯視自然天即中出五色烟
峯高數丈結分布綠色鮮明傳云昔有人墜入去收得數
斛空青

綠珠井

昔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見梁氏之女美顏色以真珠
三斛買之梁氏家井在白州双角山下舊傳云汲引此水
者與女必多美艷有識云女色無益以巨石鎮之及後
有生女者端正而亡數四肢多不完具矣
吳明墟井

漢

漢武帝寢美庄殿召東方朔問漢承唐運大德以何
精瑞為祥應朔曰臣帝至吳之墟在長安東去扶桑七
萬里有及雲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王黃雲出
火德王赤雲多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
德王青雲出皆應德而出武帝用太元武後定火

雲井

洞真記長安東七萬里有雲及山頂有井出雲狀漢武
猶用土得不合火德也元武後定漢大德

火井

吳苑云蜀郡臨邛縣有人井深有六十餘丈漢室之隆則

交赫爾豈豎桓之世大勢漸微諸葛一窺而更盛又
北狼山連大山西有大井深不可見底炎熱上昇若微
電以草爇即火發其山矣

鹽井

蜀郡臨邛縣有二井一是大井一是鹽井若取鹽井水
大煮之一斛水得鹽四五斗若家大不過一二斗矣
又

通州鹽井及水分民戶煎鹽官給與商販去而給納錢
彼商或泛沉江裏此井則鳴吼田井畔役夫聞必記
時傾彼商果符合故取鹽遠出者不取數隱

清鹽池

其鹽正方廣半寸其狀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
之去勿回即生

鹽田

在河東女鹽澤其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
取亦無尽不沃則無又張掖池百步其鹽多少隨月
增減也

草鹽

襄沔記云龍巢山旁有鹽池水色白上青此處陵園
清泥十一月中泥池左右約二十余里草上如霜弥月

不釋膏之乃鹽味謂鹽花山

紅紫鹽

高星鄒善二國之間平曠中掘深七尺見此鹽味極
恬美真色鮮明食之止痛

羊山鹽

梁杰公驗遠貢鹽云若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
山鹽文理密月望收之時其明徹為冰以繩索煮之驗矣
依試之則如言矣

白鹽池

龍池也在巴東白鹽山山半有龍池天旱燒石投之鳴

鼓其上即雨

阿耆婆池

在泥婆國吐蕃西其地周圍二十余步以物投之即生烟

焰懸金炊之須臾即熟

燔煨池

遼東已北有太宗燔火臺去臺五里間有大穴彼謂
為燔煨池夜望月如晝常如燒照明或有物去池三
步無巨細身入池中莫知其數淺深焉

自然池

閩波國三十里王居築城山上有池謂之王庫有百

室悉從其中常有鰐魚守護凡入輒取不得唯王要
即魚口啣出於岸上如有外國使來三十里鋪金銀
博為道用訖還於池內

珠池

在廣州邊海海中有洲渚島島有大池每年刺史
監採珠若太守貪甚者珠即逝去皆採老蚌剖而
取之珠池在海上疑底與海通又池水至清淺莫可
測焉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二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三

地部下

紺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以獻武帝帝將投水陰井井裏遂常甜而寒洗肉則肌理柔瑋

施他水

右澧陽此水名夷人言也若漢言無子水或飲此水即產

黑沫

震澤有金鼎湖天之將雨黑沫浮於水面有頃雨至是粉水

出房陵永清谷其取水以清粉則鮮紫有異於常也湯水

漢書五行志云沸湯之在器用蠶閉而沈於寒泉而成水六月作亦然

洛水無水

春秋說題云洛之水為言繹也水繹：光曜也述征記云水底有礬石故上無水凍也

錦江

蜀人之為錦若吳人之織絹耳蜀人織錦落機綠色既鈍及就江濯之抹色愈晶明如江南婦人浣沙取哲

白同意也

黃河清

運命論云黃河清聖人出拾遺記云云可一千年一清聖人之大瑞一說聖人興則出圖書道廢則絕涸信為聖人之應又易乾云帝王將起河水先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變五色各三日

阿膠止濁

臨河津人取用河水：黃濁下堪用如將阿膠着器中水旋清白其膠出束阿縣地有井每以牛皮取井水同煎成膠丸有滓濁之水投其中無不清

水丈方圓

淮南子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五汪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故水文從其類也岸不枯

孫子云泉生珠而岸不枯言草木爵茂異於常

封陽堤

封陽堤坡龍水深百尋時有大魚自擲身或登此門即化為龍跳躍者百得一二不過者曝腮點額

白塌岸

在閬州其岸可高千丈若旱燃火岸上惟火下俄而

泉內即雨

沅黃澤

淮南子云黃流土之精也夏至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五石精亦澤出也

幹海

其間曠土黃沙絕人蹤跡平時泛水如其軍行下營壘則凡鑿土未久人間其水涌出

屈茨川

丘茲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錦餉其臭其似服之人齒髮已落者能

令再生癰人服之皆愈也

羽洲

胸山有羽洲即經鯨於此化為白黃熊其水常清牛羊不敢飲之

鯨鯢穴海

風俗記云海中有鯨魚長數千丈穴處海底出則潮下入則潮上出入有時故有上下之潮也

潮穴

湘洲記斯溪西道注水其穴若井或枯涸弥年或一月十盈十竭若潮水焉

陷河

嵩州郛鄆縣昔有張生操斤誤傷指遂血漚於野田以革履之明日視之漸或小蛇生於中收婦養失妻每食必遠盤後生角目光如鏡夜取它舍猪鷄以償張生後吞吸縣令馬捕張生夫妻下獄蛇怒攻城人夜聞地風雷之聲四十日城陷為河中有三種号宮人佐吏百姓也每天晴微視水底依稀若有屈字也

聞血

歷陽老嫗有書生過之謂此國當有湖但視東門闕有血便走上此山勿反故也自此嫗頻往視候之吏問

知之吏戲以殺鷄血塗門闕明旦嫗見血便走上此山避之地果浸為湖

墨山

福地記云墨山之間有伏龍卿可以避水辟長生赤堽之質也

入山

凡入山名必擇山開日奉白犬抱白鷄山神大喜若草及寶玉等自出也

沃焦山

東海之外荒海中有焦炎而時高深莫測蓋累至陽之

為質也海水激浪提其上踰焉而盡計其晝夜喧攝無
極若熱鼎受其洒汗耳此家之說無是山也四海百川之
暇必然洶涌而益

山崩鍾先鳴

東方朔傳漢武帝時未央宮殿前無故自鳴三日三
夜詔問東方朔曰銅者土之子以類之言母感而相
應山恐有崩墜者故鍾先鳴二日南郡守上言此
萌帝大笑之

彈筆谷

在安之西將上隴道其谷常有彈筆之聲行人過
聞之若拍手和之若鼓舞和之則成樂唱呼嘯步
音曲而去之

丘墳

真告云人之風疾所生於丘墳陰滋三泉擁滯是以
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瘴重者舉体不授輕者半
身或失手足若常夢在東北及西北者正以家氣相
接耳

地毛

地生毛京房以為人旁之應北齊武成河清年初徐
州及常安地生毛時比築長城內築三臺人旁若毛

康干石

松也古謂墳地人富有康干河人取松木於河水中浸
之經三年乃化為石其青色國人謂之康干石上猶有
松文

然石

建石故縣羊山上有此石色黃理而疎以水沃之便
如煎沸其上可炊烹稍冷以水沃之奴此無旁也

魚形石

湖水邊壘石每發一重即有魚形如人刻畫長數寸
燒之則作魚膏臭

沂湯石

有魚同上

雲石

出環丘山一名負嶠其山東生雲石廣五百里駁駘
如錦扣之則片片蒼然雲出也

崦岫石

此石紫石色出崦岫山其山在海西郡北側大砂磧間
如以兩石相打則水潤之不已潤盡則便火出山石皆
然炎起數丈經日不滅有大黑風從流沙中來撲之乃
滅其石如故不異動大之人經年則病不可輕近彼俗望

陰陽石

夷陵唯留城有石穴把火入行百余步有二大石相去一丈許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歲若月旱輒陰石即雨若水潦輒陽石即晴執輒者不得名人甚憚之

卧石

在棣陽興安縣其石形如人而体青黃隱起而謂之石人

石人

臨川記曰吳國東美巨山崑內有石人坐盤石上体生

塵垢則興風溫潤則致雨晴日便奉体鮮明玉淨朗然

石牛

在鬱林銅池中其牛時出池間歲旱民絞牛祈雨以血塗泥致石牛背祠異便雨泥洗淨便晴即人見為靈

石燕

零陵有如燕石得風雷而能飛顛顛如真燕也

石鯨動

漢武帝昆明池中刻石為鯨魚每風雷而魚常吼躍鬣鬣皆動漢時祈雨甚驗

石甕

襄河記率道縣大堤東南六里有双石甕相去三十步製作彫奇彩色鮮明高二尺中有清水數斗冬溫夏冷而不盈溢旱無陷耗每天欲雨口上必起白雲色烟鄉人以為候也

石鼓

天上鼻南有石鼓長丈二尺廣厚畧等漢成帝時有聲如雷聞千二百四十里內時野雉皆鳴民俗曰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鄭躬作乱

扣石鼓

異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不鳴以問張華云但如蜀中桐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果如其言聲徹十里也

二鼓

輿地志後漢周敞為守交趾伐龍山木以為鼓用下分鼓給桂林郡上分鼓給交趾郡擊手一鼓則二鼓皆鳴也

鼓枝

合液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枝橫於山測波所激未嘗移動衆鳥無敢集二再人誤以篙觸則患瘡

秦鏡

舞溪古岸石窰有方鏡徑丈照人五臟秦皇世号為
照骨室在舞旁縣界

怪石鏡

在日林園；西南其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五
臟六腑亦名仙人鏡國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加病起某
藏府即采神草餌之無不愈矣

燒石鏡

宮庭湖傍山間有石數枚形若員鏡可以鑒人謂之
石鏡後有行人過以大燎一枚至不復明其人失明
地鏡

玄中記尹壽作地鏡圖曰欲知寶所在以大鏡照夜見
形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

亡寶

地鏡曰凡藏寶亡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看所疑地照
之見人形者物在下

照寶

金接先生是嵩山道士多遊名山尋丹砂於石壁上
見古文有照寶物之秘方凡樹木之數枝阿南枝枯折者
寶在樹南面枝枯折者寶在樹西凡藏寶速處者以銅
盤盛井花水赴所疑地照之見人形者物在其下

玉氣

地鏡曰玉石之精其在石中若山中石潤而浸旁有水
居地其氣青白而浮員光轉其地中常潤

岳精

周易是謀曰太山失金鷄西岳亡玉羊注云金鷄玉羊俱
二岳之精也

玉馬

晉司馬騰宗室蔡王也初徙并州日次於真定值太
雪平地數尺營門方數丈雪才不消融騰怪之掘得
玉馬高尺余許獻之

晉應石馬文

魏明帝五年張掖郡金山玄水溢涌室石員圓狀象
灵龜廣丈六長七圓五尺立於川西有石馬十其四
仙人騎之其一羣絆其五像麟鳳白虎犍牛有馬
在中布列四面皆蒼白色其南有字曰大討曹立中大
金馬一疋又若八卦及列姓字之象又柳谷中夜激波
湧溢其聲如雷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
石畫之為馬一牛一馬皆隆起文曰討曹帝惡其討
使鑿之宿昔而白石滿焉乃魏晉文禪之徵又晉初
其文愈明煥徹如玉

堅黑珀

石類其色踰淳漆高昌鄯善砂磧中掘深一丈六七尺許得之大如車輪末而食之主婦人癰瘕疾彼土人極珍貴之

黠類

涼州異物志黠之始出狀似肝剖之應力從意使割見風乃硬如石之盤在南昌數百里尋脉掘之自然灰

南州異物志云此灰生南海中如黃土可洗衣今白石得此灰即爛能軟琉璃玉石今為之器將琉璃馬

瑞於灰中埋之今軟而刻彫為盃器等用

雷黑

雷州之西雷谷公廟百姓每歲配納連鼓車人或以黃魚同醢肉食之者立遭霹靂人皆憚之每大雷雨後人多於野土中拾得擊石人謂雷公墨扣之鎗然先塗如漆歷之飲治人心疾安百神又於霹靂處土木中求得物狀楔如斧者謂之雷公扣拾與小兒佩之辟驚邪磨飲有孕婦人催生也

沙勒

生南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勁可為酒

允欲采者須輕步向前者手急援不然聞人行聲遽縮入砂掘而尋之終不可得見

丁零鉅子

丁零國北一千五百里有物偃臥於野其高如山百餘里長頂枕曲膝之間乃似大谷人近之則有穴唯遙看到其下則雷震流有銅鉄丸如雹以擊人

視肉

海隅荒服之外林石之間地生視肉形如牛肝有兩大服食之盡更生如古其土人所感

聖基

兩城聖基廣廣不定累甃甃甃基可高三尺余先志曰此基表人命之脩短人或謹恪祝之乃度量之隨壽長短數有增減西城驗之無失也

君山酒

湘中記道士言君山左右皆有酒數斛得飲之者不死

王饋酒

西北荒有王饋酒泉注焉廣深一丈人飲此酒美如玉取一樽復取罈共天同休

玉門丹砂

中茅山司命君埋西湖丹砂六千斤於此其下泉小亦

飲之益人魏左放時就司食乞丹砂得十二斤合九華丹是也

風門

武陵記云風門山有石門去地百余丈歛風起此門隱隱有黑氣上斯須風起

峒門山穴

峒門山在台州海中山腹有孔達于頂中有必大風不風即水

風穴

荊州記云宜都銀山縣有風穴大數尺一名風井夏則

風出寒則風入有寒者笠子吸入經日出在長陽溪也

威平穴

南穴志云威平巨穴馬至於重雲四晦則鷄鳴雷中也

紫錦穴

嵩山記碧羅亭北有紫錦穴深數千丈上生草倒懸片段如席視之花紋如此紫錦焉

螳封穴

易占曰蟻封其穴天必大雨至也

潤礎

柱礎潤則雨至淮南子云山出雲柱柱礎潤

王喬墓

在京陵我國有人盜發之都無所見維有劍懸在空中欲取之劍便作龍鳴虎吼遂不敢近劍俄而徑飛上天神仙經真人去世多以劍伐形五百年後劍亦能變化矣

樂書塚

漢廣川王好發塚因發書冢其棺柩盟器悉燬爛有白狄見人驚走上乃逐之不待傷其右脚尔夕王夢丈夫眉鬚尺白謂王曰何故傷吾龍肥以杖叩王左脚覺創痛至死不差

蠅

秦穆公時陳蒼人掘地一物若羊非羊以猪非猪獻穆公道中途二童子曰此名蠅在地中食死人胸若以棺木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柏墓上以防其害

土損柳

雜俎云狀如換柳在孔穴間得之新者較相傳云蟾蜍矢也能以毒瘡

龜土

淮南術云龜土不思卿蓋取龜前三寸掘方寸半取中土持行速出令人不思卿并也

馬蹄土

万畢術曰東行馬蹄土以三家井水湔合王和之著臥人脐上令人不知起也

陶家青灰

出嶺南脩德郡陶家如青灰小竹筒盛之末投衣間令人喜相善云是燒瓦所作若以灰拭器物皆可善也

物類相感志卷第三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四

人部上

人之身

三才之中人身所謂天地萬物之精也首圓法天足方象地萬物資其用天地合其氣是以面之孔竅通五臟六腑之門山地穴動洞出雲氣也內含臟腑象川源江海斯與與天地同物而獨有心耳故天之將雨人体昏沉將霜則回熱五臟之至唯心最靈古人謂之靈臺安神靈之所是也至則心預喜而悅凶至則心險而懼心之師領朕體猶樂工之弄木偶耳

黑子

人身黑子一云痣謂小兒死墨黛臙脂塗其肌體呪歌重生為已子即誌記防尋認也今往往有之或題名字有兒生復如所誌然古善相者於此上取之象以定吉凶若漢高祖唐高祖痣若龍鱗星斗之狀或黑子大而光潤者富貴長壽之相也

瓜花

人或瓜甲上星白瑕拂拂然世謂之瓜花得服飾之兆俗人為驗故無失

贅瘍

人身血氣周身不知幾千息人血行而擁則瘡癰於虛穴處則生核謂之贅瘍贅瘍生也瘡癰核亦消人身瘤贅

侯景左足上瘤肉其狀如龜未戰隆起則捷不然則陷又李光弼額瘤財耗散瘤滅或驗無失

丁癩失瘤癰

梁武帝丁癩初許癩魏益德帝登城見丁氏出廷有五色雲如龍蓋其上遂臨以金銀羨賂益得而娶之貴癩先左臂有赤痣乃体多癰及納之並失之所在竟生昭明簡文馬

喉掄隱骨

朝廷之人多立立多傷骨食掄則多睡睡多則骨隱

夢寐

夢之為言蒙昧之名也人稟陰陽陽明之時則形骸
息而暗昧一夢一覺一明一昧蓋隨日月之晦明與陰
陽之起滅其夢人所見所應不同或事直應一如而夢
如晉文與楚子搏燕姑得蘭見文或翻倒如象則
號泣亡死却拜官受爵之虞事皆符合若魏周宣
善占夢一無虛偽又列子說海外一國人以竟為非以夢
為實是知人之夢寐預驚人為定之兆也

眼睜

人或曰睜有吉有不常若它人思已則動或被呪咀動

占法如別

頤言則嚏

頤言思我也思念我則嚏也今俗間云嚏言它託我

耳瑯熱

俗間云耳熱它人皆罵也不然談已之美則應手聞也

耳鳴

人耳急鳴似繫銅器之韻者同歲人死俗占尤為徵驗

鼻并息

鼻者肺之門通羊蓋之氣人或閉口似鼻之息一緩

一急若直而急則陽時也若緩而散則陰時也候之

法以手為陽以口為陰寅陽卯陰依此例以率之候正也

膽氣

人膽主勇氣主力成人之歲膽與肝壯血與氣全則
所犯必爭膽欲得中庸大則多敢勇毅小則怯懦而
畏忌人膽便於酒或飲後大勇不顧危亡故姜維膽若
斗又漢陣之士膽塗地者或以地次之則隨酒而脹大
膽

人或下頤無故搔痒不可止當食異物不然有饋珎

鮮與食指同

食指動

人將食異物味則食指預動昔楚人獻龜於鄭公子
家公子食指動謂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宰人解龜食
大夫不學于公公于公乃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驚指

漢蔡順字君以孝聞少孤養母嘗出採薪有客卒至
母望順遠不乃蠶其指順即心動棄薪而歸跪問其故
母曰有急客來故吾指以悟示

人以跳躍

嬰兒已上三十已來或臥跳動者皆為骨格長之兆

蓋筋舒骨長致然耳

中指動

臧有字宣鄉有孝性常從父宿直廷尉母在家暴亡

有左右手中指動勿痛不得寢及旦家信至果報出問也

有表折爪

陳宣太后章氏手爪長寸色紅白有蒼功之服至則一爪

先折也

肉痛

齊人陵人也伐為邑書吏明二年父祖在家病亡信未

至齊人謂人曰此者肉痛心煩有如截割必有異焉果信至

父病尋亡

心痛

樂順之字文德南人也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郡亡順之勿

心痛涕泣因詣市中路果出問至焉

母乳出

朱脩之成滑臺被燕將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被圍久母

嘗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慟告家人曰我老非復有乳

汁時今恐脩之必沒賊失果魏其日克滑臺其感鹿

有如此

母病子心痛

唐初張志安石卿間稱孝差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病

日縣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患志安適患心痛是知

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所說尋奏高祖表門閭

拜散騎常侍

父死子心痛

唐裴敬葬父為陳王典所敬敬葬時在城忽自覓

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人凡有痛處我即不安今日心

痛手足如廢事在不測遂歸覲父果死笑

母念子乳壅

母乳愛惜子之至則出愛蹊亦出少唐贊善大夫

呂旬有母張氏今余旬久不歸母念之忽至乳自出

擇母乳

扶風魯康作母患乳癰醫不能療祚乃跪以兩手

扶乳大悲泣母疾乃差

宗曾子

南陽宗元卿有志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

在遠輒心痛大痛則大病小痛則小病以此為鄉里宗

事之號曰宗曾子也

母死還蘇

癯江正明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交母亡數日所
奔婦號叫母乃却蘇孝感所致也

育能視

孝行傳永永興王氏女五歲雙目失明至孝年二十父
亡一哭則流血小妹感其血左目即光明

慧眼井

江舊患眼子紅侍疾衣不解帶夢一僧云飲慧眼井水
必差及舊造寺勅賜額曰慧眼後洩寺故井泉清冽
吳常遂以洗眼及煮之藥因是瘳差人以紅志誠所致
死乳弟

則天朝有孟景休丁母憂哀毀殆至滅性有弟景梯
在襁褓景休乳之乳為之益又單構為戶部尚書初丁
繼母憂蕭氏盧氏二妹俱在襁褓構親乳為之出產至
長成矣

兄弟相殿

風俗通云陳晉太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世亂與兄伯
武相失別二十餘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鬪伯武戲
文章欲報擊手之心中便覺惻愴手不能動舉大
自驚怪因投於地觀者皆咸嗟嘆之還相問曰乃是
真兄弟相逢耳

病肥脉

許慎云人病肥脉癰疹當取人姓曹氏帛布拭之則愈也
消食籠

齊諧記云江夏郡安陸縣隆安中有人姓郭名逞兄弟
三人大兄得天行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余米其家給
可五年貧罄語曰汝當自覓後至一家前門已得音
飯後門復乞此家出語之汝已就前門食了那得復
後門來其人答曰實不知君家有兩門腹大肌不可
認後門有畦蔬而一畦大蒜因喻之兩畦便大問極取
地須臾大吐吐一物似籠因出地謝又小主人持飯
不復食遂撒飯首所吐物上即消成水此人病尋差
食穀

道家方云搗拉日味苦主溫服之冷人多瘦抗米味甘
至利五藏長肌膚

穀氣

理物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氣之術
常使谷少則病不生矣今詳居原陸之人多鳥獸食
其氣實而耐寒暑江海之人多鹽鹵食其氣愚
徒而夭折也抗米食令人好顏色

瞑目閃光色合斗樞

黃帝占神光法人目中暗所閉以指觸之占法若黃主月則吉夜仰視其斗上輔星或斗罔杓一第三星一與目之神光色同以色詳占候知已亡日速近

夜目

人或將鳥目研注目中夜則見鬼杓又鴉鳥日吞之令人夜中見物信夫鳥實是禽號惟怪鳥注眼吞之必驗人髮

生人髮結掛果樹上鳥鳥不敢食其實若收其髮絛車上即迷亂不知所適也

髮怒衝冠

人怒亦氣也怒之極則目皆滴血髮須髮漲辟而起故烈士之怒氣衝冠髮動

拍羊禁羊

漢武元封二年有白羊出唐潤初出一羊婦人見之大驚拍手羊因止今俗生禁術拍手是効

禁兵刃

抱朴子云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常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刃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常有情思乃曰金有刃者至有毒者皆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虫則不可禁彼必能禁吾兵者也

必不能無刃之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括選異力精卒三十人為先登盡捉白括彼山賊恃其善禁了不設備於是諸君以白括擊之彼禁果不復行所殺萬計

胎教

凡人懷妊母當尋讀書經無出惡辭則生聰明異常之子有懷賢哲者則其母雖愚必智言談異舊慈烈女傳云太妊者王季之妃摯娘之女也端慈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瘦于豕牢而生文王明聖太妊教知以一識百九十為周宗君子謂太妊能胎教矣

外象內感

夫胎為身之始其母不可不慎其瞻視施為妊娠三月是為陰陽未定厥形見物而化欲得王侯貴人不欲見百疾醜惡之狀若操弓矢射雉雉來壯馬觀虎文彩之皮冥其男也若著珥璫施環珮弄珠璣宜其女也欲使子美好視白璧美珠觀孔雀食鯉魚禽獸欲令子多力有智食牛心御大麥欲使子賢良端正坐清虛當坐無邪席不華偏倚行無然延耳目無邪視聽戰憲恕以無橫言無惡是謂外象內感也

男子術

妊娠人欲男將斧潛安牀下忍着下必生男求驗之法
但將斧刃向下於雌雄伏卵時試蓋出雄雌耳

窺井生男

博物志云婦人妊娠未滿三月着裙衣冠平且左旋繞
井三面映井水詳視其形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必定生男
子矣

后稷生巨跡

傳云高辛氏之妃姜嫄見巨人跡欣然自悅欲履之
身重如孕居養生后稷時履帝武敏是其祥應也
人生地裂

俗云人生死處已定不可輕移若人生它日合葬之地必小
烈若然者生死指定

兒啼

博物志云凡嬰兒若啼母乳汁自出矣

飲水生子

漢末零陵太守有女悅即門下書仇而國防閑乃使
婢取書仇盥水而飲之便竟身娠既而生子至能行太
守及見椽吏抱而放座中使求其父兒子乃直上書仇
之膝書仇推之乃化為水衆大驚遂棄書仇

思幽之國

大荒經云思幽之國士不妻女不大精氣潛感不假交
接而生子也亦偁白鵠之類故列子云思士不妻而感
女不夫而孕是也

黃池

女子國在至感北西女子若圍繞嬉戲於黃池則懷
娠矣若生男子則三年自死矣

竹王

漢武帝之世有竹王興於勿町其物有一女子洗
衣於勝水之濱忽見一大節竹隨水流來女子足
間推之不去如此再三聞有音律持帚破之得一小

兒也及長以竹為姓閩僕民歸之立為王其竹棄之
於野成林今竹王林是也

蒙双

括地圖云昔高辛氏時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怒而放之
於野相抱而死草覆之十年而復生男女同体兩頭四
手四足謂之家奴之民

鵠國人

神異經云四海外有鵠國男女長七寸好禮壽三百歲
日行千里百待不犯惟畏海鵠鵠遇必吞之在鵠腹中不
死而鵠一舉亦千里也此陳章對齊桓公之問也

比肩民

尔雅北方有比肩民迭食迭望此盖半身人一目一鼻
六臂一手食時則異餘則合身而行

兒樹

生西海也隋大業有波剌訖亡命渡指碣却奪高嶽其徒
漸多遂據波斯西境自立為王西隣大海嘗遣人入海經
八年未及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葉青上生小兒長
六七寸許見人笑動其手足着樹枝其取摘一枝小兒便
死

阿陵國毒女

其國在南海中女人與常人居止宿即令人身上生瘡
與之交者死若溺溺沾其草木之上即枯矣

武陵美人

沅陵有武陵山山有美人每土人聚即來入衆莫能辨
惟脚指在後而躡在前若以刀斧斫不死以括木為刀
擬之則去

焚殺鸞

搜神記云沛國有一士人生三子弱冠皆聲無言忽
有客過門問此誰聲答已子皆不言能客曰君內省
何以致此主人曰昔為小兒時將墻茨銅鸞鸞雖三皆

死昔日有此事今實悔之言訖三子皆語悉皆周
德蓋知過也

食鸞

博物志云人食燕肉不可入水則為蛟龍所食

夷人化軀

永平郡夷人往往化為羆羆小虎也其初化也穴棺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之第四

東坡物類相感志五

人部下

毒羊解驗罪

西域國人知犯罪虛實以一殺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以諸毒藥置剖羊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此非防非之路還浦

後漢王孟嘗為合浦太守先時二千石貪穢殊悉徙去合浦無珠及孟嘗廉潔為守年餘其珠悉還矣霜降

卸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諧之王繫之衍仰天而哭夏五月降霜

名止兒啼

魏畧張遼為孫權所圍遼復入權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止其父母以遼名恐之便止

又敬煌寶錄有云宋寶直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則止虜人之相呢曰使爾行逢宋都督故也

名斷塵

世說曰桓石處小字鎮惡鎮惡以五月五日生遂名焉嘗從征方頭車騎冲沒左右莫能相救宣武曰汝叔

冲落賊鎮惡聞之氣甚奮策馬於類万陣中政致冲沛三軍數服河朔人遂以名斷塵皆驗矣投醪

越絕書云越王勾踐出行有獻壺酒者王旦吾獨飲之如三軍之何乃投於川命三軍飲之而皆有酒氣也或云三軍皆告醉

沈醺川

漢鄭弘夜宿一隸途舊交四顧荒郊村落遠沽酒無處情也不申乃以錢投水依共飲盡夕酣暢皆醉先是隸更名沈醺川明旦分首而去

望梅止渴

魏武帝與軍士失道大渴而無水遂令曰前有梅林可以止渴兵士卒聞之皆口中水出遂得及前言也

刺客感上玄

刺客列傳云聶政刺韓王白虹貫日要離刺慶忌慧星襲月專諸刺王僚蒼鷹擊殿上

神劍

吳王闔閭既得太阿劍令國中能作劍者賞金百斤有劍師二口求賞王問劍有何異手荅曰臣食王之

室臣殺二子魯之王未取劍劍師向劍而哭曰吳鴻
尾稽王不知汝神手言未畢劍飛着父之肩前也

鑄劍

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閭閻使造二劍及鑄金鐵
之精不消莫耶及夫斷髮剪指投爐中乃滯遂成矣
得劍以王

林邑國晉成之世王死奴文墓立文本曰西捲縣夷師
幼家常放牛於山澗得鯉魚有二化為鐵因以鑄劍
劍成文白石誓曰若斫石破我者當王此因持斫石
如斫菊葉云

婦人軍鼓

漢將軍李陵宮中忽鼓不振索軍人得婦人斬之
其鼓乃振鳴矣

夢天誅蛇

晉文公出見大蛇拱當道文公及以修德夢天殺蛇
曰何敢當聖王道覺使人視之蛇以鐵矢

修德釀妖

賈誼新書秦文公出吸見巨蛇公還御曰臣聞見
祥則迎之見妖則變之諸攻之公曰不可我有大行天
昭以妖若攻之見逆天命也乃齋於清署還退而修

政居三月夢天誅蛇云尔何敢當聖君道文公命
視之見蛇亦死矣

刈蘭

春秋左傳鄭文公有燕嬉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
為爾子以蘭有國香人服之媚既而文公與之蘭而
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將不信之敢徵蘭乎及生穆公
名曰蘭後穆文有疾曰蘭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死
祭父

風俗通云漢孝文帝少生於軍不知父所在曰祭於代
城東門外高祖數夢見一兒祭以已使至代求之曰
果文帝立為代王後徵到後不肯得為之再中遂
即天子位帝乃薄姬之子漢記云蕭信擊魏王豹
豹姬曰薄許負相之云當生天子豹恃此言而反及
豹反漢王納姬是生文帝也

夢合已

若夜他人奸惡事欲令他人夢與已同者竟則倒耆
被頭面易枕面燬而以氣三呼則彼人之夢還同已
夢明日說相合

馬踏石擲

漢滕公亮求奔都門外公卿送奔四馬不能行踏

地嘶鳴踏蹄得石柳有銘云佳城鬱三千年見白日
吁嗟呼膝公當居此室

入王弼墓

晉陸士隆遇宿故人家迷路夜忽草木有光趨之至
一家寄宿見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尋明
去故人家云此數里無人家却尋至王弼墓士隆自此
談玄跡進矣

注易

王肅在郡齋宿夜半有女子從地出自稱王弼與宿
語將曉辭別贈墨一丸肅是時方注周易有疑滯用

此墨才思開敏

吞文石

五鹿充宗受學於私成子少時嘗有過已授以文石
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

又為名學

真人東行

陳太丘詣荀朗後貧儉無僕從乃使元方持車奉
持杖長丈尚小載香車中既至荀使奴慈應門慈明行
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太史奏曰真人
東行

穎川廟井

襄邑縣有穎川老子故鄉也有廟廟有九井有龍齋
潔入祠者溫清若濫穢者則濁混似隨人意若汲一
井餘井水皆動

祠聞絃歌

異苑云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祠每一修理祀樂敬
至則聞絃歌之聲矣

聖人

西南大荒中長大踐龜蛇戴朱禽知河海升斗識
山石多少會鳥獸言語知土土人所道者識百穀可

食藏盛若名曰聖凡人之拜者令人神智

梁市客

梁市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日待一錢有客而遣之
主人酒便酸敗

河南大

東晉初過江有王離妻李氏將河南大過江自去受
道於外祖母王氏有遺書二十卷臨終使勿絕大
種之世相傳二百年大色如血世謂聖人至宋齊間有李
氏姬年九十餘遂一大治病多愈及姬死大亦絕姬葬
為聖人家母陰雨之夕由見大光出家門矣

火變

河圖提左輔云伏羲氏禪于伯牛鑽木出火一云
燧火氏鑽木取火古者茹毛飲血皆食生類生類
久而脫爛是故聖人觀木為母鑽而取火以變其臭
火者化也能化萬物目可見矣然自上古教民熟食
人能以小爐燎于原其用如神人亦不知已有斯神用
矣有說龍得雨亦如人得火龍亦不知己之神用矣昔
柳毅到洞庭君持久不得見問閻曰吾君在玄珠閣
與太陽道士講論火經毅問其故對曰吾君龍也龍
以水神舉一抔可也包陵谷人以火為神發一炊可
夷阿夷然其用不佯玄化各異吾君獨知水可廣
不知火之可大矣今觀人以少火燥物奮氣吹吹然
明燎神矣若是蓋日用而知不矣

嘯風

世說人嘯則風生如暑渠月夜坐無風引手而嘯
樹杪草際飄然然矣搜神記云趙炳臨水舟徒
人乞渡不許炳乃坐其中長嘯呼風風亂而濟焉

吹律

劉向別錄云燕有寒谷不生黍稷邠衍吹律於其
間暖氣乃生草木由是榮茂

變律

劉子云師襄古之善鼓琴者鄭師文學焉三年不
成章師襄止之師文捨琴數日文非弦之不能供非章
之不能成文所存者在不弦所志者不在声內不得於
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于而動弦既而後見師襄曰
得之矣請試嘗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宮涼風
摠聖草不成實謂商屬金南宮八月律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謂角屬
木發榮謂角屬木夾鍾三月律得春風故榮華也雷
夏而叩羽以召黃鍾雲霜交下川池暴涸謂羽屬冬夏
黃鍾十二月律得冬氣故凝陰冰凍也及冬即叩徵弦以
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謂徵屬夏蕤賓五月律
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時蓋奉一時之
餘驗三時可知且欲併言其所成變之妙也又將終命宮
而搥四弦則涼風羽之清角邠衍之吹律無以加之也度
雲浮甘露降醴泉涌言至和之所致也師襄數服其妙曰
雖師廣云

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听之曰鬼手
若太山之阿又志在流水子期曰湯湯手若流水之波又志在

塘柳捕祥子期聞有鼓聲而弗入北蓋心志銳於此而声形於彼善乎子期之知音手

師子筋弦

西域樂工或取得其筋經為以琴絃應混樂部當一鼓餘樂器絳絃声絕矣

陰德

王博字少林嘗詣京師孫中見一書生疾困謂博曰我必死腰下有金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生姓名而氣絕博帶金一斤營葬餘悉致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博為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

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臺榜被隋博前即白於縣以歸博後乘馬到洛陽馬遂奔走入他人家主人見之曰擒盜矣問其得馬之由博其說榜被事主人悵然曰隨旋風與馬俱失卿何陰德而致二致物博自念曾墜書生并說書生形貌埋葬之地主人悲曰我子也姓金名彥章前往京師不歸感謝云云

投江父屍

異死云曹娥父盱結歌為巫五月中於江縣訴清迎神溺水而死久不得屍娥年十四緣江而號哭七日遂

投江抱父屍而浮

尋親骸

凡喪亂之父母死亡暴骨無誌者即鑿指血滴之於衆骨上若已親則血吸入不是則否

逆行鯁死

秣陵朱緒無行棄母病積年思菜羹緒強到市買菜為歡奉母緒曰病安可食此嘗先遂尽食之母怒曰我病此得食此汝何忍併食尽天君有知今汝鯁死毋言畢緒果作卒

赦行獄輪動

國家將行赦宥徑平間鎖鑰預動則赦文至又云秋發春榮非時也草華木曰榮既非時榮人故犯君上行赦若秋落而却榮

蠱毒

江南民庶多富養之家必巨富蠱生則鷄飛去無復恋家有驚疑之狀按古之生隋地理志宜春以來人家五月五日聚百虫為一器盛毒器曰口絰而蠱相併而食取後存者灵物事之一云蠱主怨他人他人必申心復之疾故曰蠱毒也

畫形刺心

幽冥錄顧凱之字長康在江陵村有一女子愛幸之後當還家長康遠想不已盡其形替著臂上行十餘里忽云心痛如刺不復能進路還江陵告長康拔去簪心痛差

畫魚召獺

齊諧記魏明帝遊洛水水中白獺可憐之趣去顧玩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臣聞獺嗜鰓魚乃不避死以此候之乃畫板作兩鰓魚懸岸於是群獺竟赴畫獲之

射形

搜神記曰武王紂伐後丁侯叛呂望請立丁侯像以申乙日射其目丙丁日射其手戊己日射其腹庚辛日射其肢壬癸日射其足三旬丁侯病大極使筮言崇在周請與武王之為臣屬依射曰法去箭丁侯病愈夷聞之莫不成奉戒來朝

偽鷄鳴

孟嘗君夜出函谷關法鷄鳴乃得出患追之及有客能作鷄鳴者曰馮諼時群鷄皆鳴遂得出關

驥鳴

昔有驥驥值不識者誤以駕遠車虞坂見伯樂而之鳴

知其藏已也

灸鼠瘻

洞林曰柳休祖者善卜筮其妻病灸鼠瘻精年不差垂命休祖遂卜得順之復按卦合得姓石人治之當獲鼠而愈也既而鄉里奴姓石能之病治遂灸病人頭上三處竟知俄有一鼠者前而伏呼犬咋之視鼠頭有三灸處妻遂差

書字煞鼠

晉淳于智字平叔善厭勝之術時高平劉柔夜寢被鼠齧右手忠問智平曰欲煞君今當使反死乃朱書柔手腕橫後三寸作田字方一寸二分令露手臥明旦有一大鼠伏死于手前

耳鳴

登真隱訣云人覺耳鳴者外使也入赤于帝君命兩耳神安靈儀鍾磬以聞九宮使知外人來入令警備也鍾磬者即今耳鳴之聲音也或有魔邪惡氣欲入者守寸二神先鳴鈴以聞帝君乃命耳神響告九宮今人耳鳴者便掩耳以兩手掩而拍之面熱乃佳候也

頭頂寒氣

若頭頂間色寒者惡氣容毒犯人非正氣故使寒也

當存以流大流鈴擲之則滅出登真訣

嗅臭氣

若有淹穢不淨紫之禪驗也當密謝過行吉德以撮之

聞金玉歌嘯

真氣未入玉女未前也已上皆出登真隱訣

蓋人耳

人或夜卧夏坐多為百蓋入耳必為患家用兩刀耳邊

以刃相擊作聲其蓋必出

食蝦蟇膽

治犬蠱毒宋張氏為獒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膽食

當愈也

馬溺殺病蟹

孔氏志隆云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治療不能損後奴死

乃割腹視之得一白蟹以諸藥內口中終不得死或有人

乘馬溺濺蟹蟹遂縮頭藏脚乃取蟹馬溺灌之便消

咸為水病者飲馬溺而愈矣

布敷胎骨

陳藏器云人收之宜夫婦也帶之令夫妻愛敬五月五日收

佩男左女右或置水中其骨自然相隨若生江東人呼郭

公一名撥殺又名撥殺似鵠長尾爾雅云鳴鳩注今之

布殺牝牡飛鳴翼相摩拂故礼云鳴鳩拂其羽鄭注云

飛其翼相擊也

臣專

禮斗威儀曰臣專政私其君位則草木不生禾穀

不實

物類相感志卷第五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六

鬼部

梁上翁

漢武帝安宇木，夾宮忽聞人語，云老臣負責自訴，不見其形。良久，梁上有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拄杖僂步至帝前。帝問：「叟何姓名？」所訴者何？翁緣柱放杖叩首，不言。因仰視屋楯，指帝脚，忽不見。骸體問：「東方朔曰：其名爲操，燕水木之精。夏潛深林，冬潛深河。陛下頻興宮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後視陛下脚，足於是。願陛下宮屋足於此，不欲更造。

既而息後，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弦歌之聲。有膳芬芳，前梁上翁及數人，年少終不素，瓠璽皆長八九寸，一人最長，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濕。或扶樂器，帝問：「嚮所聞樂，是君等奏耶？」對曰：「臣前昧死，涕訴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耳。」遂奏樂而歌曰：「天地德兮，壽至悠。幽魂兮，停斧斤，保窟宅。考庇微身，願天子考壽萬春，遂獻帝紫螺皮一洞，穴珠隱不見。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一赤蚌，生此珠，徑寸明曜，乃絕世之寶也。」

針鬼

徐秋夫爲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甚，悽若秋夫曰：「汝是

鬼，何所須？」答曰：「我姓斛斯，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須爲

鬼而疼痛，不可忍。君善醫，乞救。」秋夫曰：「汝無形，何得

措治？」鬼曰：「君但將尋綽作形，案孔穴針之，如其言。」

針腰四穴，肩井二穴，設奠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

曰：「蒙君療疾，設奠病除，肌解感惠，彌深。忽然不見，

當代伏其通神矣。」

尺郭

東南有人周行天下，頭戴雞父魁頭，不飲食，朝吞

鬼爲糧，以霧露爲將，一名黃父馬。

小人

出西北荒園，各一分，朱衣玄冠，人遇其車，乘並有食之

味，辛故三尸蟲能識萬物名字。

魁

南方長二尺，袒身，目在頂上，見之大旱，善行朝市，

得投圈中，乃早定息。

河泊使者

四海水上有乘白馬玄冠，從十二童子，馳走如飛，所安

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泊府也。此人形鬼神之屬。

山都

廬陵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裸身見人走自有男女可長四五尺能喃常在幽昧之中

楓鬼

臨川麻姑山人登之有物人形服口鼻而光臂俗呼為楓子鬼得之辟惡

紫姑卜

異苑云有紫姑者本人家妾婦妬之鬼上元日感激而死故時俗以柳自補元空夜於廁間或於猪欄廁而祝之足其形重是神來奠以酒果便覺面面色暈有即跳躍不佳可以占衆事卜蠶麥焉

瘡鬼

錄異傳嘉興合吳士秀曾患瘡乘船經武昌廟過道人辭謝乞斷瘡鬼馬去廟繞十余里夢墳上有一騎追之一吏下船縛一小兒將去既而雲瘡疾遂愈焉

黃鵠

錄異傳云弘公者患瘡經年後獨在野居店作見數小兒持公手足馬公陽瞑捉得一小兒化為黃鵠余皆走縛以還家懸之窓上欲殺食之及曙夫鵠所在而瘡身愈更不假醫灸焉後他人患之呼弘公亦差

甄異傳張安病瘡有物被捉之化為鴟鵂飛去便愈

冤氣

由冥錄鉅鹿郡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女悅阿未幾見此女來詣阿妻妬使婢縛之還石家中路化為烟氣而滅父異之令母詰之曰心悅慕阿自不彷彿即夢詰阿及入戶為其妻所縛父曰稽誠所感靈神謂之冥著滅者蓋其冤神也其女誓不嫁後會阿妻邪病乃授帛石氏甥女為妻也

觸骸騷

以蓬穿之則夜語失凡百先徵無不響告初得准

以

以臣巨大者為最以香衣淨洗之然以蓬穿殆則呻吟然後問之或以土實之以赤豆植以夜則言告

吉凶相狀焉

琴瑟幕

唐懿宗賜公主出降幕廣三尺丈長一百尺輕亮自空張之紋如碧綠之質真珠雖暴雨不濡濕云以鮫人瑞香膏傳之故余云見鬼國也

紋布巾

亦云得自鬼國其布潔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備年亦無垢膩

食瓶水

此謂喪葬家以彩畫餅凡百響必必出分而滿中乃葬久發塚得之其食盡此為水唯蔗節瓜蒂蒂不化將水洗目令人見鬼百怪妖精無隱其狀也

野火

山林藪澤晦暝之夜則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大卿人慣見不如怪多以左足草履而招之來漸近聞人聲則滅又從本處明矣

死人枕

徐嗣伯明醫有痼患滯冷軀之曰此屍注也取古塚

中枕煮服之便差又張景腰肢面黃問嗣伯曰此石枕也又僧翼眼痛多見鬼物問嗣伯亦令煮枕服之皆差

死見形石壁

邕廣記邕州隴水中流急若瀉油舟人至此俱其謹諱其兩石壁上應蜃蜃若男女老幼死者不殯葬間則壁有自然畫其形皆象其生時所作執物荷擔機織等將狀顯然石上如淡筆朱畫成其相狀也

食夢歎

莫詳其狀實鬼物也好食人夢而口不聞常伺人安寢說夢善惡依人故君慎說夢也

故而瘡

晉謝石少惠面瘡忽一夜有物來舐其瘡乃愈感瘡皆白故呼謝白瘡

復焉

香為反四荒之中有人焉長如人着敗衣于虎爪名復焉伺人獨自歆食人腦或古出槃地丈餘人先聞其間聲燒大石以投其舌乃氣絕而死不自然則食人腦矣

狐化人

異苑曰胡道洽好音樂醫術身有臊氣常以名香自防忌猛犬臨死戒弟子勿大見屍發指宜人謂狐也

寶雞鳴

秦穆公時二童子指蜺蜺曰二童名陳寶得雄王得雌霸陳倉人逐之化為雄飛入林告公公遂覓果得其雌化為石置雌之涇渭之間後玄祠曰陳寶穆公果霸戎祠中神來則雌雄其雞皆鳴

銅馬

西城烏汧河中祇祠中銅馬西城以五月為歲烏汧河中有馬出色如金常與此馬嘶鳴有以相應俄然躍去

玉虎枕頭

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白色異猗光紫迷宮而帝使宦者

同之見白虎于以戈投之中左目比往取之唯見血左比不獲見虎搜檢宮內外不見得物唯寶車內得一玉虎枕頭至首傷痕流血存焉案此枕漢梁冀絃用本是年比國所貢鎮下篆字存焉

黃金蛇

唐文宗朝宮內有黃金蛇出階光灼宮人以珊瑚狀擲并決而帶去上尋庫得金蛇黃狀上曰此隋湯番王賜僕人熟視下有阿婆字遂命取頗黎連還鎮於玉甌前足後竟不復見以鏡能啖蛇故也

鏡虎精

抱朴子云昔張盛弱齊成二人猜思於蜀人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黃練衣葛巾到前相勞因以鏡化為虎走矢石龜食舍

異苑云餘姚縣舍封閉甚密而去年報大耗損元是雷陽縣拓王陵上雙石龜所舍即斷毀龜口中於是无復虧損矣

委蛇

音威為生水澤間齊桓公出田而遇之狀如大蛇其長如猿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悉聞雷車聲聞則捧其首而立見者霸王之象也

朱絲統梓樹

玄中紀秦如皇伐一大梓樹於終南山以其樹大數百圍唐官中每與兵數伐之輒風雨後陰令人宿其旁夜聞鬼相謂曰秦皇其如子何別鬼曰曰若朱絲統樹枝髮汝如何即默然明日白始皇乃使三百被髮繞以朱絲伐之遂魁有青牛從樹孔中出北入河又悞神記秦文公伐樹宿聞鬼言與類衣者伐之大同此也

金玉精

金精在地千年則晝夜遊行光彩熠燿金玉之氣冬增霜雪之多夏益雲霧之重餘氣

土玉精

白澤國圖云土之精名曰委狀如美女青衣見以挑戈刺呼名則可獲玉也夜見女子戴燭行入石石中有玉

彭侯

木精名彭侯狀如黑狗而無尾伐木見血則在其中烹而食之浴其汁使人血氣力

水精握

水百年不流者其精狀如人得而食之有力

水山精

大山精帝遊若君王之出如人乘王者之車馬得而食之

令人仙去已上各出白圖

夷羊

淮南子云夷羊在牧高誘注土神也商之將亡見於商郊野之地

鷄戴燭

梁簡文論云凡堆鷄戴燭而行此金精也

燒轄

搜神記王獻失鏡濶尺餘而入小嬰中郭璞曰邪鬼所為使燒車轄以撻鏡即自出也

諸白

寶藏志云白狐白鼠白雀白蛇皆金銀之精也

蛾神

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虫若教其神則以牡撝午貫象盛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湖水神龍罔象撝音梓或枯榆木名或為撝午貫必交午十字形象也

鳥獸妖神

周禮庀氏以教日月食之弓矢射鳥獸怪鳴若神無鳥獸形則太陰之弓枉矢射之

鑄像三穴

梁蕭歸曾鑄一像成背有三穴俄而歸疽發背竟

果有三穴如其處焉

鑄龜頭空

梁王瑩位儀同三司鑄甲六鑄而龜六毀成而龜頭空因補而用之瑩居位果得六日而卒焉

銅鑄

志怪曰有人得心腹痼疾晝夜切痛臨終誠子教剖腹看子依之見一銅鑄容教令許後遇華他問其病而解巾箱中藥以投之鑄內鑄遂化為酒焉

物類相感志卷第六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七

鳥部上

鳳凰

風狀類易知世謂之鳥王弗虛也哉漢宣帝地節中有鳳集魯群鳥從而飛之又鳳凰新見奈群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之也

畜鳳

禮云鳳以為畜故鳥不捕；飛驚之貌如獲巢毀卵則鳳鳥翔鵲冠子云鳳凰鶉大之禽純陽之精

鳥王

出九真形如鵠首有冠長一尺五寸純黑色山條款捕
諸鳥光一樹上安膠置鳥王於上呼教聲群鳥安集或
銜果子或送虫蟻皆奉鳥王條則取之而利

蜚

如鳳形而多青色青鳥為蜚：血作膠粘斷劍鐵刃斬處
可以續之

鵠舞鏡

異苑云周賓國王欲得鵠結置峻印之山義一鵠歌
其鳴不致歸全樊獨環羣對之愈感三年不鳴夫人曰嘗
聞見類則鳴舞乃懸鏡差照之鵠觀影悲鳴冲宵一

奮不絕言孤鵠見自影謂雌乃歌舞

鵠

風土記云此鳥性驚至八月白露降則警而鳴善蓋靈
者則有珠：白石圓在於項能養水令水不竭此珠之驗
繁露曰鵠如夜半蓋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
喜而鵠鳴所以壽者無死入於中也

血鵠血

穆天子傳云王至於巨鬼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餘飲天子
郭注所以飲血蓋人氣力以牛之乳灌洗天子之足郭注
云令肥柔滑焉

鵠糞

若污滴石上則可以為塵粉然

雷門鼓

臨海記有鵠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鳴洛陽聞之
後斬破鵠還飛去鼓蔑聞矣

鵠

巢樹頂有糞毒系樹木虫禿人爰湯中致少許人飲
爰即落矣有探其巢取其子十余里內早能飛爰于
雲散雨歇其巢以泥為魚池貯水滿地以養魚哺子
白露

白色鳥一名春柳背有長翰今江東人取養以其毛
為接離名曰白露緣共月相視則有孕其鳥人養之
於池塘馴若家禽每至白露日即定飛騰而去志
者嘗有一同道人於心新定養之告其故不之信及白露日
果飛矣有詩憶念幾成編集

玄鵠

其為鳥也長足群飛天之將霜先知之而鳴不過旬日
而霜下矣

皆鳴鳥

吳廣龍元年越舊之南獻此鳥形如鵠止不向鳴巢必

對比多肉少尾其舌白交闊連唇生等之青則奮飛捷題
孔雀

南海多孔雀飛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碧雄者生三年
有小尾五年成大尾至春而生尾至三四月後復彫類與花
萼但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
地後乃止焉商人捕者後甚雨而往擒之其尾為沾雨所重不
能高飛人雖至且愛其尾恐為人傷不肯飛矣若訓養久見婦
人好衣裙與同章衫服者必逐而啄之啄其目視芳時好影
聞鼓歌必舒張翅尾而騰舞山谷間農氏有得烹而食
其肉味似鵝能解百藥毒商人有得其卵者雖伏而生其
脚稍屈有其蛇走足而生子者昔南海從事而養之一
旦見蛇盤孔雀急令人解之彼土人云與其偶無足淫也
此鳥其名曰都護然土人取其尾者持刀與最望幽
隱之處伺候即急斷其尾若不能便斷回首一顧金翠
無復光彩矣又西陽雜俎云孔雀因聞雷而有孕故卵也

鵝鳥

許慎云毒鳥也雄曰運雌曰陰諧廣志云似鷹大如鵝毛
紫黑色有毒食之殺家長七尺寸黃赤如銅食蛇及橡栗
蛇八口則爛屎尿香石石爛如泥一說屎石則变为雌黃
為生金雌黃皆同一類但变化為貴賤耳其鳥有法知巨

石大樹間有蛇即步進退俯仰有度或獨為或結群送
巡石樹為之睨倒蛇悠一宵啄食晉書云其鳥石鵝以羽
翮濯酒中殺人有人入山見其步法還學向其婦：正織而
機復倒矣

雲日鳥

一名雲鳥亦曰周力鳥千歲則化為鵝善禁蛇起巨石
形如雄尾如雀有絳文背上連錢文武足三趾雄者其鳴
先顧多出音焉矣此鳥與羣二物相伏今有羣處必有
雄生處必有年不然則有毒氣傷物類故天寶之含育
萬物

同力鳥

嶺表生此鳥老即化為鵝取蛇鵝時呼同力數十聲石
起絕出食之凡飲水處百虫吸之皆死或得羣牛鰓角
水即無毒矣

楚鷹

楚文王好田獵有獻鷹者俄而雲際有物鷹奮擊羽
墮血洒大鳥死殞其翅廣數十里喙邊有廣時博物君
子曰此大鵬離也始飛焉故嘗被鷹制文王厚賞獻者
也昔要離刺慶忌蒼鷹擊於殿

鵝

鵝類土黃色徒飛擊沙漠空中盤旋然目視元細不
都觀其毛能食諸鳥羽如群錯草有鵝毛必衆毛自落也

鵝鵝

逆知其來一名鵝鵝噪則行人至陸賈曰干鵝噪行人
至則餒之

烏鵲知歲

淮南子云烏鵲識歲之多風去高木而巢枝收又博物
志云鵲巢開背太歲皆預知風至諺云鵲居知風一名鵲

鵲傳技而生卵也

鵲啄足

夫鵲自啄足行人將至至夜還城及營壘此將帥必降

鵲怯鵲

鵲或在樹鳴噪鵲伏不能行餘鳥則不然

伏巢

淮南子云鵲巢中鵲而側此類不可也一云大鵲金故
鵲啄鵲也宋均云鵲有兵利故謂金鵲處高得大氣也

鵲零鵲

一云鵲鵲漢帝永寧中友隋國來貢鵲鵲亦形高足
解人語其國太平此鳥則現翔飛云武帝有獻鵲淮南子
云鵲知其喜今之可驗也

青耕鳥

生薑裏山鳥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其鳴自叫
得之可御時疫

鷄

警畜能知時雖風雨陰霾而戒時不戒時至則啼人
以為候焉故周書緯云維陽鳥也所以為人候四時也言
與陽同物湯候至乃鳴

天鷄

天台有桃都山山上有大桃樹山上有天鷄日初出桃
樹天鷄則鳴人間鷄聞則鳴

潮鷄

出九真郡一名株雞其鳴長如吹角潮上則鳴其冠
四開如蓮花居人以為潮候

司辰雞

漢武帝鳴禽苑養之其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
一声五更五声亦曰五時雞也

龍雞

雞有四矩重翼者龍也若鼓之震龍

長鳴鷄

西京雜記云漢成地帝時越舊貢即下漏驗之畧刻無

差長鳴一食時不絕距善聞

王雞

大荒東極至鬼府山臂沃焦山脚巨洋海中昇戴海日
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
石雞鳴則天下之雞鳴悉鳴則潮水應之矣

丹雞

魏見建安中肯國獻其雞也如丹大如燕常在
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其國聞其鳴乃殺
牲以祠之當聲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則翔飛
鵠鵠以為加瑞亦為寶雞其國無鷄大唯聽地中雞

以為候畧則道士云昔仙人桐君搢石入穴教得丹鷄

吞以為藥服之令人有聲後天死

鯨鷄

此鷄去北海中捕食鯨鯨魚死則北海水流利不犯
觸人乃干裕萬物言北海多鯨魚而產于多滿塞
北海故天養此鳥嘗吞之使海通利

湯精

春秋說題云鷄為積湯南方之象也湯精物炎上故湯
出鷄鳴以類相應

又南方俗多畜蠱毒其家鷄自飛去也

狸膏塗鷄

若鷄不耐聞者取狸膏塗其頭必聞無敵之也

虎鷄伏卵忌磨

林家鷄鳴伏哺之時若聞磨磨聲則不生也

媒鷄

鷄者媒也少而養雉于至長狎人能招野雉也雉屬
陰先鳴後鼓翼家鷄屬陽先鼓翼後鳴

雉雷則雉

夏小正曰正必雷雷不聞雉聞之故淮南子撞鍾於廷
郊雉皆雉注鍾聲似雷震

燕

舊云燕子不入人室作巢是井之靈也但取桐木刻為男
女形狀各投井中其鳥即來

吞乙鳥

史記帝嘗少妃有俄氏以春分玄鳥至之日記于高禘
有玄鳥遺卵簡狄吞之生禹

擲玄鳥

荆楚歲時戴得玄燕始耒耨有入屋者婦人宜以箕
竹擲之令人有子也

避波鳥

燕也曹劌云海竭江枯投進波而立泛言江海乾投燕於其中水立漲

鵙

水鳥也南海多有之博物志云鵙鵙相視而孕云雄鳴上風鵙鳴下風亦孕也列子云河澤之鳥相視而生曰鵙莊子曰白鵙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物類相感志卷第七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八

鳥部下

鵙鵙

水鳥長鵙而黑色背頭曲食魚入喉則爛熱如湯噎即牙其齒即愈又糞皆療人鯁其骨甚驗無卵胎孕唯吐生七八子連出如絲緒也

負霜鳥

其鳥大如鴈腹下青背上蒼白色天將大雪亦先知夜則嗚呼龍伏於雪下驚之則鳴而高飛其羽甚好

架格鳥

荆楚歲時記云二月民並種有鳥如鳥田羽先鷄而鳴聲云架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為惟人架竿格也

戴勝鳥

一名鵙鳥戴勝即頭止勝也似山鵙而尾短青色頭有勝毛冠俱有文彩如戴花勝是織紅鳥於時常在桑桑言桑樹潤與桑樹除虫為樹之長政云除于桑

鷄鵙

雀之屬飛則鳴行則捷俗呼靈姑其白蒼白似靈鳴則天當大雪極為徵驗矣

鵙鳥

渭水源出鳥鼠山其山穴間有二物一鳥一鼠爾雅云鳥鼠同穴鳥為鵯在外鼠為鼯在內一云互為乳牡未詳其子生若何

銅鑲鳥

荊州記宮道縣得鳥大如由鴛鴦上腭下自然有銅鑲貫之

鴟鵂鳥

音鴟狀鳥赤足捕得之可以辟火生丑湯山中也有瓜園生鴟

種瓜園東北饒鴟子以瓜園故老蛙於園東北即化為

鴟子

鴟鳥

大曆中溫州人李亭研船迷道仰見礧墜入洞裏見數百家問從何來有灵草有鳥名鴟音矩其訓似鷄入人家舍中惟祭得殺無故不得殺今地震云云

耳鳥

唐宣宗太宗十三年舒州衆鳥成巢間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鷂水禽山鳥相馴狎如一有鳥獨異面綠毛啄瓜甜色其聲異曰甘交相聚焉

裴裴

音肥此鳥出榆次山狀如鳥人面一足冬出夏蟄服之不畏雷震也

蠻鳥

崇吾山出此鳥狀似人鼻一目一翼相得乃飛比翼類也不比不飛

比翼鳥

似亮情赤色一目一足一翼相得乃飛一名鷦鷯南方之異氣也

越祝鳥

越地深山中有其鳥大如青鵠穿大樹作孔巢如五六升器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壘亦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必避之或夜寢不見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出上去便急上去或去出下去明日便宜急去不依則虎出害人白日見刑長三尺許至潤中取石蟹就人大炙之人不見犯越人謂此鳥越祝之祖也

越皇蜂鳥

在九疑山其蜂下有舜池池傍春月而鳥生外人或取之則迷路若還本處方得郊而歸也

喜日鵲

漢武帝得之於池苑中其鵲至日出時則自衙趨而

舞一名舞拋

拋毛

南土酋豪選輕韋細毛夫布為褥俗云拋毛柔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兼避驚風也

至雀

漢武祠甘泉特有神雀下群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註雀非神雀也恐有王者為國作害九十有五盡之事果應

吐金鳥

漢武帝西城獻此鳥形如大雀每飼以真珠末龜腦

骨即吐金鳥巢未大錯鑄之為器官人爭取以為首飾

魏明帝昆明國曾莫云其地然州九十里此鳥形如雀

黃毛羽柔翔海上羅得之為吉帝得之常歡金可以為器其鳥畏霜雪漢武帝曾起小屋以處号曰避寒臺

却寒鳥

却寒鳥

唐懿宗朝公主出絳簾云此鳥之骨織簾紫色而斑若玳瑁懸之而煖

却火鳥

却火鳥

出拘弥國順宗朝其國人貢雀一雌一雄純黑色大小似燕

其聲清厲殆不類尋常禽鳥若置於烈火之中而大

自歎去帝嘉其異以水精籠盛之宮人以燭炬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也

大鳥

出南方此鳥西頭四足行則身上有大能辟怪毒等類

細鳥

出勒異國漢武帝世來貢以赤籠之百頭刑大如蛇狀似鸚鵡聲如黃鵠鳴聞數里之間人常以此候日時以名候日虫人得其鳥飛入其衣輒蒙幸御及武帝萌鳥皆死人攸其皮為媚藥

細鳥皮

漢武世有細鳥皮集於帝帷或入衣袖神因名祥衣人嬪妃皆悅聞有鳥來集衣必蒙幸愛後稍死人由惜其皮多為大夫作媚也

桐花鳥

彭蜀間有此鳥大如指五色具有冠似鳳每桐花結鳥甚馴或止於婦人釵上終日不飛人愛之無害唯食桐花又成都記云此鳥生花中唯飲花汁不食食物落乃死人以客水飲之或活三五日性跳擲多抵觸便氣絕也

形雀鳥

出呂松縣中山其鳥見人輒以嘴啄石自圖畫其形
客容而去也

花鴿

凡鴿五月五日得此鳥以養徹去古端則能學人言
語或教之語謂花鴿桓豁之在荊鎮有參軍以五月五
日得以養之令其學語有一客昇艤此鳥乃入蔭中鳥
語與艤者不異主典盜內密白主云以荷葉裏置屏風
後盜者以湯火教之

吐綬鳥

其鳥狀如翟五色服章出已東山中綬色可愛若天清

淑景即吐綬長一大須臾還谷之陰滯即不吐食蓄意
前如斗行必避草木一名避珠鳥

伯勞

五月五日中午捕伯勞鳥陰乾置金上金為石也又云以
血塗金上即如石物人感之必并於路上

傳芳伏蛇

傳鳥或在樹鳴轉蛇於樹下蟠結不動飛去則伸

大秦鳥

大秦國一名拂林國在西海之北地方萬里地烈城四百
邑國王棟賢立之國有災異及風雨不時即廢之有鳥

狀類鴉其毛色嫩綠在王邊倚枕上坐每一近食有毒其鳥
輒者也

丘良鳥

其鳥出漢北似鶉鴉白色飛則數萬為群止則列為
方陣頭悉向外見人則振聲入漢境知天至適人常以
為候夏赫連勃其鳥入國其東虜佛厘步騎十四
萬攻破黑赫連氏

鴉鴉鳥

凡水亦有毒吳都賦云鴉雛鳥如鴛大長頸赤目
能避水毒人家畜之夏月以水灌之後乃浴之

鴻鵠

生鶩夷國鵠色似鴻形又似禿鵝腹肉無腸羽隔附
骨而生無皮肉若雌雄相昭則孕產也

諫珂

晉平公胡鳥還環公不去問師曠曰東方有鳥
曰諫珂文身赤足滑鳥定孤今者必不孤震不台自慈

卜鳥

東女國以十一月為歲首每至十月令巫者賣物入出山
散糶麥於空中大呪呼俄有鳥如雞飛入巫懷目刻其
腹視之有數知來歲豐若水雪必多災異因俗名鳥卜

海鳥

祿人國有此鳥多飛翔其土中高七尺身毛碧耳赤大腹中生室來

希鳥

崑崙銅柱山周圍屋壁方一丈上有此鬼僂鳥也其肉若醢仙人食其肉腹與天地消息不仙者食之其肉若如意也

蛟母鳥

其鳥大如鷄生南方池澤葭蘆其中声如人嘔吐每声口中吐蛟虫一二升尔雅云顛蛟母母注云俗蛟吐于蚊子雖是惡水中倒吞虫化為然亦有鳥所吐如人將

此鳥翅為扇佛其蛟虫即去

驚知戊己

博物志云驚以戊己日不啣土葦葦巢此非才智性自然也若欲其去但書戊己字於巢中即便去也

鵲巢

雜俎云唐崔圓相公夫人在家時與弟妹戲見一鵲共啣一大木如筆管大長尺許置巢中衆悉不見俗云見鵲上梁必位至公王

寒號

出北地黃成熊石形俗謂之五靈脂

鳥翼重

雜俎云鳥翅飛重天必雨至志曰今詳鼓翅不高而者是也

覆鳥巢

秋官塔族氏掌覆妖身之巢以方板書十二月之位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宿之號懸於巢中而自去之書妖鳥者即惡鳴之鳥號鵲鵲鵲之類是也

雁奴

陽鳥也形色似鵲而小也雁作入字在天人張若其則飛行中缺一位也大曰鴻小曰雁春分後雁歸北霜降後雁向南夜宿洲中鴻在內雁在外逐更驚避備狐與人

捕也已人欲捕以麾匿大放暗中密視之雁叫則匿之久而視之如是數四鴻必啄雁去鴻可捕獲之矣

高羊

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庭舒翼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人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高羊水祥也齊必大雨當深清洳焉俗謂更大雨果至

石鷲

湘陽零陵之間天將雨有石鷲飛舞號石燕蓋元陽所燒煥而然也

東坡相感志卷第八

獸部上



氣萬形

列子行見百歲獨叟逢而指之曰唯吾與汝未嘗生死也汝
果養乎吾果歟乎種有幾得水則為續斷_レ得水土之際
則為蛙蟻之衣生於陵也則為陵鳥_レ為爵棲_レ則為之
鳥足_レ之根為蟻蟻從斷續至鳥足皆草類蟻蟻方是生
類矣其葉為蝴蝶胥也而化為虫生蛙其形若脫其為鵲援
千日而化為鳥其名為乾余骨乾余之米為斯弥為食醢順
輟生于黃穀_レ生_レ由丸獸_レ生_レ于爾爾文竹_レ生_レ于
青寧_レ生_レ程_レ生_レ馬_レ生_レ人又及入於機萬物皆生於機
皆入于機注一氣萬形變化而無死生之名也

獅子

唐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井哮吼若
不自安俄_レ風雨大至有龍出井而玄按西域凡獅子生子
經月餘而教搏攫或吼時其獅子兒隨吼聲旋加驕勇於
獸皆屏竄矣又魏王撫獅子之子歸由洛去城三十里鵠大
皆絕鳴吠耳

獅子伏象

南海巨獸莫大乎象其性凶字物莫觸犯蜜粉可致或見獅

子由鼠憚_レ捕也昔宋毅伐林邑以獅子威伏百獸乃製其
形林邑大衆驚散遂客林邑也

狸伏獅子

漢武北征踰磧回還至右北平_レ言云白御山有獅子王初不
信使人往視之王使健卒攻之傷人甚多移日不克忽於林
下忽有一物狀如狸來泊獅子頭上伏不敢動目得格殺之
獲其一子似魏王撫至治城並同

麟

莊氏云若周之獲漢乃為漢高祖之應謂周得既衰君臣失
道胡能致麟而遠應漢高祖也又仲尼生有紫麟格于孔氏
之門紫麟聖人應之以生也

蚌鱗

出屬黃國似海獸紫色有鱗甲頂有穴光出圓珠能入水與
龍聞吼聲如雷

象

備長錄云象肉有十二種合十二屬膽不附肝隨身轉在諸
肉中假如正月建寅膽在虎肉上餘自率同此例

象骨

象骨小橫骨令人浮水燒灰酒服之其身必浮不沒若食其
肉令人壯重

象鼻端爪

象性必忘事其或見子皮必自然而位其鼻長鼻端內有似爪形得之可以拾針力勝磁石矣

象牙

其形易識每當震必倉卒間似花暴出遂巡隱溪仙方含丹忌當震驚動藥氣梁武帝皇帝令將巨象牙火於丹竈以得重聲乃能發光也

犀

形似牛猪頭大腹蹄脚上有三蹄黑色三角一角在頂上一在鼻即食角也小而不得好食棘抱朴子云犀通天犀角一

尺以上刻為魚形嚙入水水常為開通三尺餘路可氣急水中也又通天犀角為白理如練者自本微末以此角盛米煮詳難欲性吸米未至數步間輒驚却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為數難犀也以自犀置谷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置之中度終不沾濡也此獸在深山中渡海之多其光赫然猶大炬也以其犀飲導物則無沫起以是知之若行異域有羣羣之鄉每於它家食則常以犀角禮之也人為箭中欲死以犀角刺箭中即沐出而愈也忘者詳其通天犀能救疫者有甚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草木之有棘刺者天忘食其清之草木也歲一解角藏於山石之間人或得之刻木色理狀如

其角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解角其處他犀亦避惡毒然不若通天犀之妙若神也

通天犀

陶弘景云通天者謂角有白點直上為通天也一為腦上角千歲者角長且銳白星微端能出氣通天則龜龍可破水蛟鰲失皆有二人以犀為蕭至梁朝由在後宮人數之夜夢童子來悲即是犀之通神也

水犀

南越志云平定縣巨海中有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

却犀

亦海獸也然角辟塵致之于坐塵埃不入亦如辟塵獸毛拂

同

樹犀角

絕域之寶人語物鳴其角內則響應之唐文宗朝得吳元清女使進白玉方響一架犀角是也

獨犀

同昌公主有此犀珠狀如彈丸入土不爛帶之令人獨去惡

犀犀怪

牛者穢多靈異者昔漢人錢約釣得金銀俄而有物蓋金牛也晉溫嶠旅武昌至此水深不可測在云其下多怪物嶠燬犀角照之見水旋覆水奇形異狀或乘車馬朱衣者志曰犀亦靈異物照之靈物不能逃

虎

凡虎生七胎用及生三日便有食牛之心若食一人耳上缺痕若割裂今驗食人之數無差也

虎嘯

淮南子云虎嘯則谷風生言虎是威猛之獸風震動之氣亦同類也

虎威骨

狀若乙字長一寸在脅兩傍皮肉尾端亦是威力即脇者取佩帶之今人有威骨官不怯臨官則加無官空帶為人所憎也

丹豹髓

如得丹豹髓磨錫為膏以蘇油和之燭燈雖暴風驟雨而火光不滅也

狼

貪殘之獸也取皮掛羊棧羊不出門

狼筋

狼之狀若狗蒼赤也者最猛每作聲數皆沸腹中有筋大如

鷄子又筋遍身如鐵格之狀人或有犯盜諱不道者但燒此筋以烟薰之便能盜者手縛結可怪

狼烟

凡邊上放火號常用狼糞燒以為烟氣直上雖風吹不散故烽火常用此為候故云狼烟也

馬群伏狼

若以馬群掛於馬項乘以追狼狼下即伏不起去也

胡馬嘶

異土之馬多相地之馬種胡虜之馬生駒於漠地當秋風北風起其馬無不北音而嘶此感其土故也

白馬

開山圖云鄭地白馬山上有白馬群行悲鳴則可決馳走則山崩平嘗結隊群行飲食或將白駒夜半悲鳴則可決晝日群走若人驚逐則山崩

大宛馬

玄黃經云大宛馬肉可以為脯注血凝於器煮可食殊美食之使人健行又善升

馬氣出兒

免宮穴必背丘相通若以馬鬣繫之馬有潤汗者塞口免鼻史自出可伺而取之

驢養院犬

若以驢養餌狗及驢馬鳴狗逐之叫則不止也

驢媚肉

凡驢狗初生未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收之如婦人帶之亦有媚

駒子

凡驢馬駒隨母則知月初月中月末也若月初生者在母前月中在母中月末在母後

驢知水脉

博物志云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砂千里雖無水時特有

伏流處馳則知水脉則不行以足培地必得泉水

駱駝溺

柯夷國去燉煌三萬里其國中山上有駱駝溺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惟軟葉盛之不漏服之身亮毛落遂得仙也

驢驚

崔豹古今註云馬為牡駝為牝則生驢若駝為牡馬牝則生驢

驢猪下淚

俗云麻子汁和未夜月下食猪則日日淚下不止

狗觸虎塵

益壽或為狗所舐之則為聖縫

貓

凡貓之目睛旦暮中當圓每至午時即堅斂如線大其鼻端常濕冷惟夏至一日則煖如黑色者但於暗中逆將其尾則見有火斑云然

龍羊

白澤圖云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若殺之則震死

雉羊

出地部其文外接日數累百狀一如家羊亦生蜀川食雀張司空作雉羊脯取脂按各才令相近必剪餘飼之百日解收才欲六椅便索殺之為脯男食壯女食特則生龍如羊

惠羊

出東南山中如羊無口然之殺人見之則病羅之則令人瘡

羊珠

洛下有澗穴婦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乃見一亢宮鎗金餘明珠三光人長九丈經九處最一處告飢長一指樹下一羊食將羊鬚得珠長人取之後將令散之即療飢請問九處名求停不去答云君不得久停

旄牛

其牛腹下及肘腳皆有赤毛一赤余自愛惜毛若草木鉤之則止不動解乃去或味其肉若酪甚美而粗梗難制若欲取

其乳使人飲於前煇然乃可取也

所詳

出窮朔北方其牛甚大力能伏虎生子于竹中虎若行近則逐逐抵觸林木虎驚怖而飛伏

接牛

出九真移風縣其牛若開則海水沸或出岸上家牛則恐怖人或遮捕之則遭霹靂亦號之為神牛文

潛牛

出潘陽已采其牛形如家牛鬐角軟還入水執堅又出所聞敵也

堂牛

在布山北牛常與蛇共穴角如玉光映堪作酒器其牛如蛇盤俚人以皮裹手塗置入穴探之若此者是牛舌滑者是蛇

舌出則殺人也

又岐州記云山嶺出斷崑崙其嶺狀若秦牛與蛇同穴人以盤着手夜入坎中探舌燥者牛也

越產牛

異苑云越國有牛名稍刺者可於身上每日取肉三四斤翌日創愈漢使人國其即以此牛示之以為珍異

海皮牛

博物志云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剥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

起退毛伏冷東海有海牛島其牛無角足似龜長大余尾若

鮐魚性健見人則飛赴海坡可為弓雖然海中獸爭食毛在

陸地皆可候風潮必能毛起為應海潮獺背水不濡蓋本海

所生不濡其毛離水也相感故尔今盤城島東有牛島常以

五月海水及海狸與島產乳其上是也

牛骨占

五經鉤沈曰東夷人以牛骨占事示吉凶無往不中非牛

舍智之物骨若有此之号效

羊頭骨

鑄鉄不消以羊頭骨灰致之乃消融

駟虞

白虎也義獸其狀如虎白色黑毛不食生類哺則風生矣

招賢

按招賢獸出摩似陸國性則善不干人形如獅子若國人見賢良相訪則出現也

獨步

此獸出艮州如獅子頭尾虎豹又身黃一角行有聲氣聲獨步食草木可以辟群魅也

駟牙

漢武建章宮後閣畫棟中見狀似麋問東方朔曰此獸若

駒牙遠人歸意則是獸先見其獸前然後若一等無牙駒之

如其言後果囚奴昆邪王降之應也

梳雷波

出月然山身青色一角兩枝食草木實能辟精魅

絡獸

郭都嶺已來有之形如狸上人是預知人事無幾變之則馴

狎欲執害之則便遠去矣

天驕音異

大如狸赤白色尾大有君臣父母兄弟之別行次老少食必

相讓俗云天馬虎狼殘獸相親生獸師以教之凡見獸必教

之之不可哀鳴而去天曉相率號高峯之上或曰獸師教獸

不得號訴於天也

無損獸

南之獸如鹿豕頭善依人求五穀名無損獸人割取肉自腹

其肉唯可作鮮如初愈美名不盡錄是此也

訛獸

西南荒中出其狀若見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西而

善其肉美食之言已不真矣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九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

獸部下

野獸

神異經云此獸狀似牛而色狸尾長曳地其聲似狗七頭入

形鉤爪鋸牙鋒利信之人習而食之逐逐邪者則擒禽獸而

飼之迅疾亦食諸禽獸也

饅頭

陸氏云獸中最大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為食

通有道君隱藏無道君出入人矣

靈獸

其獸出入必感風雨出東海岐山似牛無角一足出中則必

風雨其光如日月其音如雷震天荒經曰東北入海七千里

有黃帝得之以皮為鼓擊之以為雷鼓之音聲聞于五千里

玄圃獸

形如大子又如狸色黃生處不定或生聚窟洲或生玄圃其

獸食氣飲露人語漢武世月氏使進帝初不信問使者對

其能威伏鳥獸帝令使首指獸作聲獸然響應帝怒呼如雷

震之簡又張兩目電光色充天帝及朝士虎黃掩其驚攝四

外件馬豕犬絕絆斷轡驚駭帝方置之思以獸付上林金虎

食之虎伏如死帝發虎首上瀾之也

黃腰獸

形如臂絕小長三尺許類猿猴人號黃腰常在山樹上身附大枝多不能行見虎豹則跳上其背從下致直入取心肝而食虎豹見懼恐而伏矣

猛獁

其獸大如豹狗能伏虎漢之世大夏西湖人來獻此獸帝謂其輕小久之游于苑令虎食之使人執而從之此獸見虎直止回轉奮振之虎弗敢動帝始異之

狒狒

其獸出西南蠻夷考建武中安昌縣進雄而頭帶白膜

聞狒狒能負子釣既力若此何能知致之彼士人進曰狒狒見善笑則下唇掩其額以釘丁之任奔至死髮可為髮五可染衣似猿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馬聲善知人死飲其血令人見鬼帝聞而欣然命工人圖之也

聖聖巨狸

聖聖巨狸與狸合得生屢知美草而足短不能行巨狸不知美草常負之而行此二者相得乃生也

類獸

山海經云東嶽之山有狀如狸而鬚者曰類獸自為牝牡食之令人妬列子重姜之獸而自生類也

馬化

其獸類猿猴若馳走名為馬化出蜀西南大山中之能盜人婦女行其境以絕相牽連盜女男不之覺女父居其間忘十年五年有子送還其家生子不養則母歟死及子長成自云姓楊氏故今蜀中多姓楊也

銅

生西方深山中面目如獼猴大如驢舌綠木皆雌無雄名曰銅俗至大銅須人三合而有子群獸相追要路強奪男女三合陰陽而定十月乃生子

巨鼉

野馬也食菴蘭草則神仙矣

赤見

漢武帝西域獻其皮為裘入水不濡止時服此以聽政朝

撲獸

生外國獸形似熊小頭痺脚異白駿能食蛇銅鉄乃竹骨節強中實少髓皮可以辟瘟爾雅云撲白豹注曰豹白色者別名撲撲能消鉄為水今以鉄致弱處消也東晉發家記云撲獸啗鉄又神異經云南方有獸齒鉄大如水牛色如漆食鉄水其聲可作兵器其利如銅其齒可消銅鉄昔閼氏悞吞針入腹刺血盈盤以脂弱服之其針消失其屎作刀可切

玉石或作獮

鳴金獸

生瀛洲山谷狀如麒麟不食不飲渴水嗅石知有金玉砍開則金砂玉璞燦然可用也

却塵獸

出句驪國其獸毛色鮮光軟無比則其皮合毛為褥則塵埃無犯唐有却塵毯褥是也

猊猊

一名風生獸狀似猿無尾目赤見人即低頭有似罪人之叩頭也小打便死向風則結文打殺便以石上書滿一寸九節

鼻中則生出異物志抱朴子云似貂青色大如狸生南海之

大林中取張網取之積數畝里以火燒之薪草而在炭中不

然其毛不焦新研刺不入打之如皮棄以鉄撻鍛其骨數千

飛獸獸

此獸出禽籍國國人獻武帝其獸形如青鹿色以寒清之絲

為絕擊之獸能帝愛之不埋掛之於死門上皮毛皆爛朽唯

腹背皆飛去也

五足獸

晉世固圉國曾獻此獸狀若獅子其猶東方解氏之形能先使頭飛於東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騰而下兩足孤立若則頭飛還肩上手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若玄州之上化為五足獸則一足指為一足也其人既失兩手使傍人割股裹肉為兩肩宛如故矣

嫺婦獸

異物志云昔有一婦織機喜驢姑以杼打之患之死化為獸背上猶有杼痕長二尺許馬蹄牛尾或得其膏可三四斛宜照燭如飲歌樂其燭明明如織機及續緯竿即暗無光

音鼻獸

西荒中有獸如鹿人面口有猪牙橫鼻及種競力食之可已橫發腹痛也

精祝獸

西荒中獸如虎毛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堂大八尺人或食之獸門終不退却唯飛面已荒中入張捕之便驚逆知一名

倒毒鳥

玄耳猿

出北海燭龍因性狂猛力不敵其色身褐色徑班一角直聲曰時大聲振百里

蛇

可以禦火常昭音危中山經云即公之山有獸狀似龜白身赤首其名曰蛇可以禦火言禦火者或得此能辟火火不能作

符枝

其獸一名桃枝出西域形如麟而角毛長有兩角者名辟邪也俱可辟凶邪也

獸符

音耶山海甘肅山出此獸狀如鼯音鼠而文題食之已瘳

合獸

山海經云剡山有獸狀如猿而人面黃身赤尾其各合眾其

名如嬰兒食人亦食虫見則天下大水

蜚獸

山海經云形如牛白首平蛇尾行水竭行旱枯現則其起

獬獸

出衣結之山狀如虎爪有甲其名曰獬猶言其軀有鱗甲若獸奮得之食令人不畏風帖

聞鵲獸

鵲生凡山狀如燕黃身白首白尾名曰聞鵲見則大風至

獬獸

出江南武當山往上有狀如獅子蒼黑色常膜目逢夏至

華林抄若猿猴華逐之雖多御輒不孤動皆叩頭久則推一猴與食之去則群走而竄伏終日矣

當異

山海經中澤有獸狀如豚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也

寶獸

出海中以髓入油中其油沾水水中大生不可救上用酒噴之即滅慎於屋下藏之

水馬龍

出海中其獸饒猛人采獲其取腎腎膈臍是也一云海梁狗或致於臨大躍置於頸其犬驚如狂也

海狻

生海中候潮出沒形如猪鼻吼聲腦上有孔噴水直上數人先得其子繫着水中其母自來就之因而取之其子常隨母也

滿年獸

此獸出海畔食人而畏鯨魚食於海畔鯨或躍滿年則鳴聲如鐘令人多狀滿年獸形施鐘上斷續為鯨而繫之天子出

則繫之

獬兕

鴻列云獬兕知水之高下高誘云水之所及則獬兕避為冗又獬兕以是為瘵候也其膽可以分益而飲

麝父

麝若小狸善走而香出臍間用僻辟惡思苑玉環之丁艱并
畢見墜樹上一媼婦家女得暴疾如姬狀或請以麝香服之
須臾復舊也

麝托

麝香辟惡真語云枕香一具於頸間能水注云未絕惡夢矣
枯狸

淮南子云狸頭愈暴許慎云狸能執鼠故愈也王充論衡云
狸性愛食鼠人有鼠疾者狸當日愈也以膏傳鷄毛即自走
不敢開也

狐貂裘

凡貂鼠為裘如燕子見即其毛自落矣狐曰裘馳毛衣皆
然矣

麝心肝

主料人粗毛豪取心肝曝乾為末酒下具便即膽小若已是
小膽氣人更服食則惟恒怯而不知所為蓋麝之為性喜驚
即飲水見已影由驚懼而奔

蔡直机原

芦南郡出一名蔡直机音為蔡余義是兩頭廢失也獸仰腹
兩頭其胎腹中常以四時取可以治蛇毒水昌亦有之

弗迷獸

一名蠅即穆公陳倉所獲者打之不死以柏枝穿胸乃死弗
迷云二童子名雉得雄者王得雌者謂獵人逐童子
果化為雌雄者飛上陳倉雌者如楚止故集城縣

兔

論衡云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也一說北人捕兔
剥其毛皮資用為筆常伺中和月夜如無雲翳則其年多兔
朱凡望月有孕也

兎血

和安丹法以兎血和丹以蜜蒸之百日如梧桐子大一百日
有神人二人來侍可役使也

猿斷腸

桓溫入蜀至三夾中有取猿子者其母公岸徘徊哀號行百
餘步遂跳上岸便氣絕及視之腸已斷

神猿

呂氏春秋曰荆公恭王有白猿王自射之持矢而嬉由基射
之始調弦矢未發而神猿抱樹而號哭

風王

舊說風中有王王每象一滴即成一風亦有風母者色白其
大畏狗凡風起多起於風母所至處則常有十日風隨之凡

鼠在巢得新亡今日食則得為鼠主故時云鼠得今日晴食為主

鼠母歌

其形長三尺馬蹄牛尾如猴有乳其色如嬰兒鼠一母唯一子其一溺地一滴為一鼠故名為鼠母焉異物志云一名嫗婦歌矣

辟毒草

魏書云大秦國出此鼠狀類甚大若鼠所到有毒蟲皆死

紅飛鼠

出陵陽背腹有九紅色毛茸然唯肉翼淺黑色多翼殺如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一

革部上

積草

博物志積草三年後燒之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之有驗

蒿山藤

孫安云帝登嵩山遭積草毒將死得藤乃留之解毒乃收栽植能利豚魚之毒惟積草瘰癧矣

韭

多補暖子甚溫俗間呼為草鐘乳其語云務先服煎韭以入清冷之洲也

蘆

登真隱訣云五光七白天籙者蘆菜也者感厲切語曰蘆莊云此音應是王君所住名蘆作此切小異令人呼界切練五石華膏與切類神仙所用矣

九難

列仙傳云昔人有隱華山服九難之藥以成九難之續久而服之為羽化白日昇矣

龍介蘆

出高華國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九服一粒此藥能助收精白華和膏身生毛

葱

蒼葱上蔥本臭動而臭地繞六葱下有銀光隱正白山葱
右下有銅若金銀也有能軟桂也

浣川蔥

浣川有孤山若石崖鬼山有蔥如人所種人時往取拔斷
絕請神而求不拔自出也

乾葱

蔓生若牛膝上則若不可食馬上以瓠豎酒冬月即煖夏月
即冷今種瓠處得奈種爛死

藁荷

周禮云治毒用藁草其藁荷也本草云白藁荷治中蠱毒也
江東植之多生陰也

藁根

大死取藁根塞鼻良久乃活也

藁葉

博物志云赤莖五月取生蠶劉如茶子搗亦莖汁合和以茅
色之投於池中經旬日蠶成蠶也

野芋

江南多植之可食芋植可如芋紐銀等物植隨本物之形狀

狀小家芋博物志野芋食之殺人蓋藪也今浙江右生土芋
狀磊礫有實若天雷類則多生若耕種欲取不得名之曰若
芋芋字則邊地不見矣

瓜蔥香

凡瓜草俱開諸香尤忌齋者唐大和初年五月中郭注赴取
河中有雌妾百餘人行卒盡乘騎帶香七聞數里是年自京
至蒲關所過道路停瓜皆盡

龍實

上昨故天一名慈姑龍水草也其苗直而葉三角則莖若種
之於水中一株十二實若斗牛歲之有閏則生三千今人家

池塘處有之矣

楊水

莊子云朽瓜化為魚拘之變矣

藕

以其孔必及數故謂之偶爾雅云藕於其根藕也方言云可
以散血也魏家翻曾遊蓮子湖多蓮處舟中宴會蔡軍張伯
瑜咨翻向為血美類皆不就何也翻曰取洛水調之必成也
遂如其言果成清河王怪而異焉乃問翻曰可思湖日王不
解召主簿房叔通問湖目之事對曰藕能散血湖目今之蓮
升也

千葉蓮

千葉山頂有池生千葉之蓮花長十丈猶如船張之羽化

和菜粉

生東極之東寒者食之則溫熱者食之則冷多白

腹脂粟

生東極言質白如桑滑如膏食之乃盡壽不病

龍後雜粟

東極粟之屈曲似遊龍食之善走又食為冠令人多力又雲

渠粟最生葉似美稗食之益人顏色又龍後東無風自糧食

之益人體

頑酢豆

生東極見日則傾食者登歡不朋飢立空火若指而緣漫潤

一空教里焉

碧麥

出瑤琨去玉門關九萬里以此麥割之以釀則味如淳酒飲

一合三旬不醒啖餅水多飲則醒餅水者乃餅漢水

紫麻

紫實之油麻芥之汁如清水食之日視光魁

黍參

春秋諸曰凡黍為酒湯煖陰乃能動故以黍穰黍為黍酒黍

陰也是先漬麴黍後入故曰湯和感皆捷也相得而沸是其
動之也

巨勝

似胡麻而小果夫伏縛術先服巨勝令夫服厚然可服還丹

故黍固契之巨勝可延年還丹入口可服也

黑巨勝

登真隱訣云雲草玄清黑巨勝之腴也以肥巨勝管腴也人

仙方哈丹用或驗漆夾絳器盛之變白色也

青藜

抱朴子云胡麻一名方莖服餌不老耐風濕其實名清藜

菖蒲

菖蒲若江蒲芳氣烈世言有花無人見見者必大富貴越

隱之母傳氏曾於山澗中見花大如車輪傍有神人守護誠

之勿洩事其富貴至九十四方向子孫說說得疾而終

斷蒲

方華衍注云斷蒲漬酒中即厚矣

牡蠣

菊之不花者也周禮蚶氏掌去龜鼈凡與取龜尤怒鳴為聒

人耳去之焚牡蠣以灰洒之則死其以烟被之則凡水虫無

聲如東風燒菊煙懸於西水是也

芝草

瑞應圖云芝草常以六月生其色如春則青夏則紫秋則白冬則黑此蓋草之精也王者有聖人之德無不通則生之應也

聚散芝

其芝赤色有光叩之金石之音折之即續之如故

五德芝

抱朴子云此芝狀樓堊方五葉五色各具而不雜止如偃蓋中則常有井露紫氣起數丈也采者則知是芝

覆田芝

覆田芝

凡有多名采得芝服除邪氣而辟穀應皆名山出也其如人參

藥火芝

南陽雜俎云良常山有藥火芝其實似草木如豆蒙抱夜現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枚心竅洞然可以夜視書獨推芝

其為物也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亦如丹葉似莧菜其根大魁如鷄子十二枚同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根細若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內其所生左右

元草得其魁而懷之則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也

中應菌

孫炎云菌常即生俗呼地菌白如脂可食亦名地菌比丁也厨江東人今呼上菌可食者

聚草

西齋志云此靈草也生於西海曲中延蔓長百餘尺細葉而能大如五椀紫赤色而香其為物也夜沈于水至九成實如鷄卵白色香苦下氣也

葛蔓

山澤間多生其生延蔓蔓者率其蔓首而至根可二十步其

花蔕皆可醒酒毒者有以就餘抗河母家貴酒而飲母謂客曰可少餘或過升斗必經三年方醒客初不悟飲後漢什仆卧家人謂他行死也經年醒客悟曰葛蔓原其始醒

葛蔓不死耳因咬其藤連醒

治葛

毒草也俗呼為胡蔓草誤食者即用羊血土漿解之或說此草蔓生葉如蘭香光而厚葉多著於生菜中不藥解半日而死山羊羔屬食而即肥太亦如鼠食也豆其大如他種是也嶺南蔓延或見人自投而蔓攀指人其人必中其毒行千萬里亦中其毒又鷄鵲肉可解也又南有蘿採汁滴胡蔓上必

死矣

耶悉名花

是西園花也白雲然交廣之間胡人將到種家上愛其香氣皆種植之廣州圖經云五谷無味則百花不香舶上有耶悉茗油蓋胡人取花壓油偏宜引摩風膏摩於手心乃透于手背故不誣也

苜蓿花

爾雅云苜蓿陵苜也一名鼠尾似玉蜀生下濕地七月花紫似今紫草花可以染髮即黑

苜蓿花

其草名立起實形如芍藥花色青可長三尺已采葉上黃斑色味苦澀堪用黃雌黃立佳大中

躑躅花

古今註云其花色黃半羊食之必死羊見之則躑躅不敢前進故曰羊躑躅今江東多此花

羅耳子

其味愈常品開元中始有山僧種於南樓寺其厚常資獻及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之年皆不結子疑此上二物水數

預子

一名仙沼子生池之間其苗似牽牛有逆刺每節皆有房殼

殺中連臂斷而作臂聲其殼中有二子取三子者美取為偏

氣不足故二子者陰陽和合能除一切蠱毒其子狀若龜形

或經霜後帶紫黑色如採搗升則其間有爆鳴者似人輕微

兩爪相擊聲取法則將去分為二分聽隨身分即駐將此又

分為二堆有鳴註下至二三子知是此鳴者即帶佩於衣領

如入蠱毒之鄉人家則其子鳴爆其聲覺蠱毒驗可知

沒石子

南諸海國生藤蔓而結此實黑而圓勁用以染白髮髮應手而黑矣

鶴子草

蔓生其花細壓色淺紫帶白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南人云是媚草未之暴乾以代面壓子

懷草

出北極之地狀似蒲色紅畫縮草其葉如人夢之吉函立驗得東方朔飲此草一板帝懷而懷草

救窮草

武當地肺山西角有大松樹下生不枯日食三寸可以絕穀也

物類相感志卷第十一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二

草部

護門草

此草出自常山北有之彼處人取之致於門戶上或有過其門其草則必叱之有盜者皆驚奔失彼俗呼為護門草一曰

靈草也

橫山草

會稽橫山山上有草莖紫葉青人死覆面便活亦同海上不死樹也

沙草

其草莖有三稜今江汀平陸皆弱可愛其草根香可療疾傳昔人以瘕癖死遺言命開腹取病根懸於屋前尋乾硬如石裏有五色文人偷謂異物竟不能別遂刻成刀柄後因行草野以刀刈三稜柄乃消化為水持作怪遂竊訪得其事實也

當草

一名忘憂草江東呼為康蔥蔥花黃赤又名異南風土記云姪者佩之必生男也可繞砌而種之令人生男也

康活草

即地松是臭氣辛狀若蔓菁有毛覆地生異苑云青州劉燼

宋元嘉中射得一鹿剖五臟偶以此草塞之瘰癧然而起燼怪校之便倒如此一過燼密種此草王瘰傷折多愈因以名利燼草既能活瘰又得名焉

獨搖草

其草生嶺南形若鳥毛長多許聞見人則自動故號曰無風動搖草帶之令人相愛

吉財草

生南海諸嶺岩洞其草根類類芍藥甚繁南方毒彼俗云昔有人始得是藥用之為奴七名吉財因此為名俗云有者潛取一二寸或剉或磨煎飲之得此即愈不言其名

鹿目草

生江南山足下樹高丈餘枝葉似常而長紫花長穗秋中熟如鴿投水足下魚悉浮出規魚為害亦無可禦之信矣夫調明草

生北極狸入山即日月不照出龍吻燭以代明也其草未詳形狀折枝為燭照見鬼物漢武曾得此草刻為泥訪塗明雲之館則不加燭燭也無名草草又名云照照草採以足入水不沉

石脈草

金樓子金盞五茄也王鼓地榆也用紫紫艾煮石石爛如芋

食之可更調和五味下橘皮葱豉又云名山之下生葱薤者
是古人食石種也故語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一車寧
得一片地份不用明用寶珠言此之物可資石也

未華草

生太極之山服之可通萬里之言也

玉照草

生抱持之山名玉照服之令人常不飢

儼金草

生伽毗國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若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
十步花而不實但取其根能治熱疾今儼金香絕多即不如

伽毗之環也

奔草

周氏剪氏掌除蟲物以奔草薰之謂蟲物穿人器物者虫魚
是也今人衣服盡衣中多食以奔薰刺之

蛇含草

異苑舊有曰父方耕見一傷蛇復見一蛇嚼草著唇上經日
傷蛇乃去田文取其草以理瘡皆驗因以蛇為名又青州劉
惺射一鹿割復以草塞之蹇然而起走劉怪而拔之乃倒
如此者三焉乃取此以理瘡一名療活草

頭痛草

成都記云川生草人喚令即頭痛也

通草

墨子術云蒼通草如茗飲之使人通夕不睡也

補天草

未詳形狀亦呼為修天草用之為櫃鈴可炬火也

紫背草

如常食葵菜一名天蒸其葉皆紫而青用之出松監及中金
也又云此草無苑處生

宗心草

今呼為石竹非所植者恐誤認其草故用生處多虫獸用
之可以留砒石也

赤藥草

一名虎鬚草煮研砂即住於火中

蕪草

俗呼為蕪草狀如茅而香一說葉如麻兩兩相對對山海經
云蕪草麻葉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靡蕪可以厲又方言中
云蘇桂在也一云公貴一云害害野蘇也其小者謂之蘇茶
注蕪草亦蘇梗今呼素也

手刺草

其草上生密其蜜味甚佳如松葉之密

骨空草

生嶠豕山出草花食之令人無子也

草犀根

其草大葉似松米生嶺南睦黎間亦生有毒中立死其草見人自摧根可記訪之也

莊衡

香草似葵山海經云可以療癰帶之令人便馬善走

苜蓿

本生西域漢張騫使大夏得歸漢有各種苜蓿上馬食肌可悅以為蔬茹食也

喂藥

唐世外國所貢其狀似蘭凌冬而青也收乾作末味如桂味椒其根食之能愈氣

甘藷

東坡發家記曰甘藷令人不惑也

藟蒿

雅曰繁也即白蒿也藟白也仙經云白兔食之仙去也

白艾

衡山記云測以五月五日未鷄鳴時承艾若見似人形時攬而採之灸疾極驗也

陵白

生草石上天而獨乾日濡花黃草赤黑三年一實赤如麻子也

芸

香草也說許慎說文云似苜蓿雜禮圖云芸即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志曰今江東人始為生米甚香古之秘閣藏書安化以辟書蟲或有此則書蟲乃無故號秘閣為芸閣也

簪

他落反山海經云甘藷山有簪草焉藷本而香葉黃花而莢實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二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三

木部

楓木人

嶺南諸山多楓樹。老則瘤癭。忽遇暴雷驟雨。其樹梢上則
聳出一枝。一夜長三五尺。形如人兒。口眼畢備。南中謂之楓
人。越巫以計取之。為鬼神事之。頗有靈驗。

棠棣

一名移生。江南出。各中樹潤。無風葉自動。花交後。合詩云棠
棣之華。鄭注云棠棣移也。崔豹古今注云。移楊葉。圍弱葉。微
風大搖也。

楓木

爾雅云。楓攝上孫。交云。生江南。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
名楓子。天旱以泥上之。即雨。又注楓賦云。楓木葉厚。無風自
動。大雨則止。經云。蚩尤桎梏而化之。

帝休木

山海經云。生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縱黃花。黑實。葉如
樹。楓佩之。愁自消失。一云。服之無怒。如萱草之忘憂。

柎木

能辟鬼。崔豹古今注云。櫨木一名元患。昔有巫者能符効。巨
鬼得此。則以此木為棒。捧投之。世人相傳以鬼畏之。說取此。

木為器以厭却鬼。故号為有患之木耳。

東夷木

晉起居注云。太和中。東夷獻一木。青白色。燒之。不盡而炎出。
帝臨軒集百寮以視之。吳斯調之火大荒經云。東北肅慎。不
氏不可力致。其落棠園中有木名曰棠棠。中國有聖主。明王
則木茂盛之。愈常則來。缺貢不來。疾行子園中矣。

豚火木

齊地記云。東武有勝火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俗曰。狸子野
火。燒之。死而不灰。東方朔云。不死之木。此是也。

杭木

出豫章。煎其皮。黃赤。亦用以藏外。使不壞。爾雅謂為杭魚。毒是
也。杭音元。

胡蘇木

未詳狀。質出然丘。國國人實入洛。路經蜂。蜂蜂撲人。螫毒逆
然。其木烟以辟之。蓋此木烟能救百虫。

青榎木

出外國。漢武得之。其有膏如淳漆。煎置器中。以蠟和之。塗布
然。然數里之光。

水榎木

其葉甚為飲。樹肌細不堪作斧柯。至夏而生葉。蒼忽然。葉開

有大水泉人候以測其水旱號為水檀木

邪木

東南荒中邪木高二三十丈葉如其瓜子如寒瓜蔓覆其頂子味甘如蜜食之令人身有澤不可過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唯多羅之氏尼緣能得之

強木

東海滄洲生強木為洲人多用作舟楫其上多以珠玉為戲物終無所負其木方一寸可載百許斤縱石鎮之不能沒

笑

惜木

山海經云太室之中山上有木葉狀如黎而赤理服者不妬

芭木

山海經云東如山有木狀如羊赤理其汁如血而不入實其名曰芭可以伏馬或戾而惡以木汁塗之則調良

廬山木

登真隱云青州安丘廬山有此木燒成炭便脈不藥耗焉

倒生木

出斯条因其木依山旁生根正在上此木識見人則葉吸入

五花樹

拾地圖口龍池之西四方高有池方七百里群龍居之多五

花樹群龍食之去會稽郡四万五千里也

不死樹

大庾嶺南生之甚焉為木也應有草青樹身皆化為樹之皮肉其樹有大葉橫枝危者輒生根入地如柱大者合抱也

常春樹

王子年拾遺錄云燕昭王種常春樹葉如蓮花芳似桂莖花隨四時之色

仙人樹

此樹形狀未詳在西涼天上生土人行止若有飢渴輒多求而食之得飽也

發日樹

出塞國其樹拂雲開見日光也或云拾日風吹樹枝拂雲露見日光也亦名開樹樹有汁滴如松脂

杓樹

淮南子云杓木色青碧即苦歷木也生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止青盲用水洗服愈人目中翳也

仙人樹

抱樓國地方五千里生此樹心腹中有水謂之仙漿有飲者七日醉但令人耆轉過七日光爛即得壽五百歲

赤樹

真誥云仙道有赤樹白子服為玉

絳樹

真誥云仙道有此樹青實服之身化為金

尸利沙樹

生西域其果難生若昂皇特果則生出足長五萬

阿叔迦樹

生西域若女人摩觸花為之出不然則否

薺樹實

大樹園出此樹實如夏棗壓油其油食除障氣出杜選經

行記

桑實

桑實也食之益精神久食可以代糧不饑能變白髮為黑也

古度子

生嶺南子著木皮無花而實吳志云廣州有木不花而實枝柯

皮中生子取焚之為棕數日不焚盡化為飛煙一名那子樹

也

相思子

樹生子甚堅勁半紅半黑可以起諸香氣

密栗子

出睦洲青溪洞潭中如蚌似栗大小內有金星外堅色如栗

能制五金有甜味

拘子

音矩生蜀中子可食江南人謂之木密其木近酒能使味薄
矣漢書有拘醬亦同名拘子形如桑桑雖綠木而生味尤辛
今岩渠有之堪為醬一說拘綠味酸生嶺南大葉甘橘之屬
按前說為之木密則甜能薄酒味若後二說即甘橘之比則
禮謂之枳棋實有解如珊瑚霜下益苦食之甘美乾則紫色
而熟香詳其拘南人謂之鷄枳是也拘棋二木別也又拘枳
拘綠形大於枳以紫汁染其果瓢亦是也

枸拘

樹形似白形楊其子著枝端如小指長數寸曲相連噉之美
如錫八九月熟今官園種之謂是木密木從江南來能令酒
味薄若作壘柱令一室酒味薄江南謂之白石樹詩所謂南
山有枸是也

木密

食之解悶古今注云生南方合休皆取軟枝及葉皆生噉味
如今蜜解悶止渴其老枝根幹不可食細破煮之以為蜜味
倍淳濃也

木栗

出東北荒中栗徑三尺二寸肉黃白味甜食之令人短氣竭

崑崙奈

山上有奈冬生于碧色漢王屏之水洗之方可食也

刀味核

生南荒中樹形高五十大實如棗長五尺金刀割之則甜若竹刀割之則飴木刀割之則辛食之地仙不畏水火白刃

橙柚

其為樹也葉有兩刻缺是也生實香美可食或以阿魏少分入木則立枯矣

柚枳

列子云吳越之國有木焉其木名為柚碧樹而冬青實丹而

味酸食其皮計已憤之問疾齊州稱之准而比化而為枳此風土相感然也柚然枳一也江南風土感之為枳枳狀小柚大而皮厚又酸而小而味極辛矣枳者止

必栗香

樹形如椿生嵩山剝虫魚葉搗碎置上流魚息暴肥以其木堪為書軸白魚不敢犯之

郁夷香

釣影山出此香狀如棗核食一斤則歷月飽若以碎則如栗米大投水中俄然有滿大盂也

迷穀

山海經云鵲山有木狀如穀注如猪也花四照名曰迷穀如佩之令人不迷也

穀穀

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庾而生比旦而合拱湯曰朕聞詳者福之先見詳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見先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朝宴退無百姓三日而亡穀按史記云帝太戊立有詳桑穀生於朝暮一大拱太戊俱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湘帝乃修湘桑穀遂死又尚書大傳云仲下桑穀生也按桑穀野草也然此云實木也

曲山榱

山海經云曲山有木如棠而圓葉赤實如木瓜食之令人多力懷音珮

龍皮樟

廬陵龍陂生此樟樹伐為材木投水挽之不出縱加人力更不浮矣

酒杯藤

崔豹古今注云出西域能消酒其藤狀如臂大花似萼花實如桐實成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杯味如薑寇香美土人持酒來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其實消醒一國竟寶之不得傳中國張騫入大宛曾得之

耳露藤

生嶺南蔓延如筋一名肥藤人食之令人肥壯好顏色有氣力也

射木根

其根如坐人長七尺刻之有血以其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入水則水為之開可以上住泉底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去之

白楊

北人多植於墟塚間樹皮正白及風雨至其槿自止矣一說云葉若無風自搖也

羊槿

刺木也其花葉通神能見鬼精

老槐

淮南子云老槐生火火血為憐人不怪血精在地暴百餘則為憐槐火也槐虛星之精十月服其子通神

每梨

南蠻用梨無刃狀如朽鉄中人無血而死云朱南方毒樹鐵上使則毒氣行也

陰命

生山海間附著木其色赤懸枝而生子南海人采之為毒藥

梧桐淚

漆蘭國出其樹為虫所食沫下流出者俗名為梧桐淚言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

松肪

松脂也如膠者善味苦溫久服輕身延年又抱朴子云松三千年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名飛節芝也

藥醬

其形小似葷撥出南土能僻疾塊用之味辛漢武通南蠻得此也

構膠

其膠可以團丹砂語曰構膠為金石之膠漆者此也

泉飛

生子在樹不落剝百鬼魅服之長生不死典術云桃五木之精也故壓伏和氣制百鬼又制符厭邪此仙木也太精諸卉木方云酒漬桃花飲之除百病好顏色

布桃葉

照寶神廣篇云以桃葉單布地明日獨有霜雪或有氣露下有寶也

枯條葉

南方異物說玳瑁作器以枯條樹葉錯之乃有光輝也此葉

有毛芒而細宜洗角牙器而光瑩然

草木毛

凡草木之下生毛至地可削其色青白者玉若赤黃者下有金黑色者鉛鉄也

樹變色

凡樹在城堙中勿變色枝偏枯折者其旁實有寶去四至遠近可掘尋之又人家草木冬月無霜雪下有金寶

木煙井氣

凡井中有赤氣白氣上銳似室者此蓋巨木塞井之故耳非室氣

素心印

中皇若制使虎豹法曰道士當門刻素心木作印方四寸也

南燭

登其隱訣云其樹是木而似草故号南燭草木有八名焉少室山諸處皆有世人呼為柰井其子如朱更八九月熟酸美可可葉似君園而厚小酢東夏常青枝葉微紫其樹亦高可搗米為飯謂之飢飯柰成緋青之色上九室經云子食草木之王氣方神通食青燭之津命不復損色服之久久童顏聰明延年不老無憂思也

家茄

茄子樹生枝葉花是皆紫而枝莖有芒而敦南地燒有經冬不殞者叢高六七尺者其子款繁者候其花開時取其葉布於過路以灰圍之其結子必加倍矣俗間為之煉茄使此二件草類故不款去之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三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四

竹部

簕竹

其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踰二寸皮有鹿漚文可為鐫鏤
鐫物介甲利於鉄作者若用久鈍則以漿洗復快利矣

簕竹

出交趾國而寒中勁強有毒彼土人斲以則虎中之則死亦
同山海經中桂竹甚毒傷人必死也

孤竹

新舊之竹交生而不相見謂之竹今襄陽雒山下有孤竹其

為竹也三年方生及成竹竹母死矣代謝如春秋焉

桃竹

涪陵相思崖產此竹昔有童子在岩吹竹神女悅之授以桃
竹斲童子根之以蘆今桃枝與竹俱生岩畔故号云相思竹矣

樓欄竹

出南海某侶樓身班可愛歲末人用伴枕心堅實亦名陶枝
蜀中亦生以杖擊犬即便斫折復以科藤之屬也

簕竹

南方生長百丈圍三丈五尺厚八九寸可以為大船其子大
張華注子實也黃而食之可以已創傷

疎節竹

簕竹

出南方水中筍萌持隨水高低成節也又秦大固有竹一節
能止賊鄰但聞人家或作美雕鏤各傷盜則折取簕投之少
頃未正

石部

消石

出烏場國能消金石為水服之悉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
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過身止諸虫悉化為水
而得長生矣形若鵝毛音若淫仙方云北帝玄珠也

黃花石

出波斯國能制水江東諸有出銅礦處有黑點似赤色燒之
有烟矣

浮石

丹陽記湖熟縣晉惠帝年中湖中有石廣二百步浮來登岸
百姓咸言石來明年石勒作亂

灵石

相灵石秘訣曰九石有宝相現於外若津出若垢膩或有鑿
或絞綉形象蓄獸或似金甕此必有无價宝藥石昔聖人所
置如似酥密凝停石中此自能成物一兩著方兩銅中能成

純金也

城靖白石

狀如寒水石片段薄而瑩淨臨日影則五色光瑩生如蛇最

黃金石

雄黃也生武都燉煌山谷岩昌者佳或塊土數寸明徹如鵝

冠或以為枕服之辟惡瘴辟五兵未見効者

凌水石

出常山谷中以此石為末置水中夏月能為冰

婆娑石

一名婆薩石是薑記實名者味甜无毒性溫療一切瘡毒及

諸丹石毒種毒納折此石出番山石澗中有盤形狀礪硯大

小不常色如瓜皮青綠斑黑有星者為上侶高石礪石班不

至煥爛者為中色如滑石微黃者為下但以人血拭之羊

鵝血磨一如乳侶竟煙氣為妙西番以為惜身之室辟諸毒莫

醴石

成都人有毀焉窠得一黑石大如雀卵圓滑為慶後傷致醴

器中忽石動徐視之有肆足如綬奉之是隨手亦縮焉

石墨

無勞縣出石青變之亦年不消耗也

石柱

其樹色白可以堅永賀把之即碎人手把之辟如麵者佳也

玉石瞻

出蒲州人出牟山能化鉄為銅初取塊雞子出見風即破其

色黑形如膠片黃黑相如琉璃者最上

崑崙磬

味香辣色如青黛者但以火燒試用銅筋點楷置水中不沉

似石在水上浮

黃礬

一名金線礬燒鉄粹之可以引之如金線

黃香

未詳所出能軟銅展練為霜則能成銅白如銀亦能軟銅為

線矣

碎寒香

唐朝異國所貢寒室焚香暖氣郁然烈也

戒鹽

亦名朝鹽用之可粘雞卵為等級也

鹽根

一名太陽玄精出河中解縣鹽池中本鹽根也往池近水

之則得其色理如玉質狀有似龜背黑不佳者白淨者妙水

得自此精熟之也

父婆律

味辛白色亦有赤者狀如石質內有金星又能制鉛錫出婆
斯國也

雲英

云母中黃白色中多青色者也以士砂養歲月生長以礬石
則便柔爛也

海喜

狀如龍其色赤生在海中亦磊礫俗傳南海人得之為毒
可以中人也

空青

仙方云夫空青者上品仙石也虛曜而益真增胃而明眼強
筋而補浪增精而童顏其物通感絕多一名青要中女也

悉唐藥

出西海洲渚厥狀高青疑然色黑唯牛角盡之不洩他物皆
漏滴焉南海以媚野象塗少許於樹葉象拂其身必遲迴不
去是為奴亦塗身便乘之而歸若家畜焉

無名異

自南海来云西海洲出或云燒炭竈下炭精百木精液歸下
盛堅物也一云桑木膠所或然其功補損立驗胡人多得鷄
鴨打折脰將此物磨酒沃之過巡能行為驗形如玉柳石而

黑輕為真或有撒攪糖作膏之粘重者偽也驗之真者取新
生鹿子安此藥一粒於腹臍中其鹿立有肉角生是真也一
云東海有樹名多茄是樹之節眼来得胡人煉作煎乾綠生
異地故有多說

自然火

異物志云斯謂之国有自然之火春夏常盛秋冬自滅有木
生於火中潤澤柔滑火滅之時取其皮緝為南瑤臙燒之乃
解潔也詳火浣布於此布不異故兩存之火風市異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十四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十五

蟲部上

龍

傳曰龍水物也得水而神立失水而神廢今有大魚每春必躍騰波矯首而登龍門者得化為龍輒雷震而變矣若登否者點額暴腮而死也

龍性

龍之為性龍猛而畏鈇鑕至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肉之人不可以渡江海也

龍出歲

說文龍者鱗蟲之長能為能明能小能大能長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河圖云黃金十歲生黃龍青亦白等各十歲生龍人元命包曰龍之吉萌也陰中之陽故龍奉而龍其也

應龍

本處凶剋土丘其龍有翼能飛殺蚩尤夸父應遂不復上天居土上故教旱其後旱而為應之狀乃得大雨今土龍是也

龍母

道家雜記云張魯有女魯浣衣於山下白露叢其身逐姓耻之自裁臨死謂婢曰死後破吾腹俟言破得龍子一及遂入漢水女殯於山其龍子後遊墓前有溪迹

之感應

龍涎

唐室截庫中有登水帛亦自外國所貢以水蘸則寒氣漸絕暑月辟熱則一堂寒思挾續細而似布明淨可鑒云上傳龍涎故可消暑毒也

龍油縵

唐宣宗得女王固音形制特異常繡不類云以龍油浸縵識入水不濡也

龍吟

出堅問天之將雨預必龍吟也且龍可召言伏見之乎唐太尉房琯嘗修葺終南山谷中間忽聞聲若響銅器之韻蓋木之曾聞也問父老云此龍吟也不久而至矣琯望之冉冉雲氣冉冉果驗雨焉自稱再聞微驗不差後將金針曼之謂龍吟於山釋然有曼銅器作龍吟聲事見畫公集

龍髯拂

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為柄刻紅玉為班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采動搖奮然若怒置之於堂則蛟蛇不敢入拂之為聲則離犬牛羊无不驚逸若垂之於地澤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而其中即成瀑布嘗燒燕肉薰之則字字然若生雲霧唐元載得之於洞庭道士張和和後以進

代宗也

諾龍

出陽春合浦以未冥水虫類形如蜥蜴而微似龍狀南土人謂之諾龍每款飲食出水据石上化水族逡巡過者至其石即跳躍自置其前龍因取其食之人有得者以其雌者死雄者必至或雄者死雌者亦然俗傳以諾龍雌雄俱置於行中而以即間隔之少頃即互相往來矣

蛟龍生

淮南子曰蛟龍伏潛於川而郊剖於陵其雄鳴上風其雌鳴下風而化者形情之至也

蛟

龍之類形似蛇有四足細頸有白嬰大者有數十圍此郊生能吞啖人亦能變化雲而今江西有之山海經云池魚滿二千六百之數即有蛟未於此而為之主也

蛟長練樹

漢建武中長沙人區迴白日忽見文自稱三閭大夫謂迴曰君常見祭甚愧但常所遺為蛟龍之所竊今君若遇可以練業塞其上以絲線縛之此二物者乃蛟龍之所憚也

蛟龍

漢武帝獲渠上公得紫螺皮肉中有物如牛脂帝曰朕暗无

以識此物曰東方朔知之及問朔曰此蛟龍髓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用之易生會後言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使悅澤

膏脂

得其脂和蠟為炷香閉百步烟出其上即或樓閣臺殿之狀

屢氣

一云屢即蛤之大者車螯是大蛤能吐氣為樓臺海濱常依島嶼間出此氣一云龍也一云蟄之狀如螭龍育耳角皆龍紅海中望烈火而多變化天下之將雨則朝暮間吐氣黑霧結成樓臺屋閣分明一視之間變現闊狹高低故無指定如池井間則有吐氣為雨應今吳山陰泉井不竭者蓋有焉人或遠望吐氣露然樓峻時雨則必至矣

巴蛇

巴中大蛇能蝕大象食之其骨三年方出蛇身長大千尋其色青黃一曰黑蛇青首人或得蛇出蒙服之无心腹病

錫蛇

出於南桂州其蛇龐如大脂長尺許鱗甲上有金銀星解南士盡毒矣

千歲蛇

搜神記变化序曰千歲之蛇斷而復續也

膝蛇

其蛇能游雲霧雉鳴上風雌鳴下風感化成形精之至也

藍蛇

其蛇出倉梧人或用為毒藥取其頭含藥令人立死嶺南人謂之藍藥解之法其蛇尾為脯以食即愈其蛇頭毒尾良以尾解頭毒相感而信矣

蝮蛇

其蛇出南中大者長十丈許常捕鹿食之入腹消盡其蛇乃以身繞樹自感其腸以出其骨每破腹後於池沼中浸其身以養瘡當此時多肪腹食之甚美見者欲取之先以婦人下衣投之即不能去如取其膽常以五月五日取則妙之則不定其處若上旬即在項中旬即近心下旬近肝肺也又有牙長六七十者南人佩之辟邪且遠行出南越志

化蛇

五月五日取未嫁女針兩枚刺蛇頭懸陰乾百日取針插頭即成蛇

蛇足

蛇本無足常談如以桑柴燒足見無怪

脂蛇

萬異術云取蛇脂為燈置水中即見諸物

蛇蛇

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螫蠶草木以洩其氣草木即死樵樵者或為此草所傷刺者亦刺人毒難治過於腹蠶謂之蛇蛇焉

吊蛇

出嶺南蛇頭鯢身亦水宿亦上樹栖俗取蛇脂為膏至徑利若以銅器籠器盛之皆浸過唯雞卵盛之不漏塗摩人身腫則透入肉

守宮

一名蜃蜃博物志云以養之食以真朱終盡赤重七斤搗杵以點女人終身不滅淫則點滅落故號守宮漢武帝試之驗也未名入內胭脂

蚌

其狀類蜃蜃長丈餘在水中能吞人吞人之後浮出水上若昏醉之狀上人知其食人必醉伺以刺之

蚌

蚌為蛭也狀若蛇按字林云蚌即大蛇也出華回唯吸小蛇及腹如一張其口蛇緩而自吸去也

蛤蚧

生嶺南山谷大樹間或在人垣牆屋瓦間長二三尺許小者一尺已下其狀與守宮不殊夜行每鳴自呼南民云蛤蚧生

一歲每名一聲二歲每名二聲有至一聲者土人以老蛤蚧九重之方言云桂林之中守宮謂之蛤蚧是也

十二時蟲

生南方僚峯樹間如大蜚蜋眸子尤精明土人呼為十二時蟲一日一夜十二時蟲變其色乍赤一黃亦呼為雞頭蛇言此虫傷人必死既齧人了即登離望死活親族之哭泣

蜈蚣聞龍伏蛇

蛆伏蛇上見之而蟠伏其畏攝以無息氣蛆當其口似施其禁法蛇則為之張口蛆遂自口入腹食其腸肚蛇頃刻而斃復穿蛇腹而出今南地多蛇毒人行將竹筒窺蛆上若動作草中蛇蛻無不驚竄矣又能嗅龍腥若深山大枯木中多生此虫若天將雨雲穿拂而度其虫出群爭就木最高處攀空欲透奮狀蓋是聞龍之腥氣耳是龍蛇同物往來露靈大枯樹顛倒蓋蛆龍惡蛆耳凡大屋中有震或因此今天大樹震倒必有蛆為火燒死也

巨龜

梁陽謝沐山有此龜可長八尺甲下有文字其龜行則前後左右各踏一大龜如三尺許而行動相合今越暨陽山中有時有沙門遇見各拿足下龜置遠處次日再見舊小龜依前定承足可畏哉

蜀地龜

秦惠王破蜀之後張儀掘土築城隨時頗壞後有大龜從祠而出周旋行走時乃依龜行所築之乃所掘之地遂成池龜常處其中出則境內有賊凡刺史吉凶以之為候驗矣

龜骨

千歲是龜則五色條彰其額上兩骨起以羊血塗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搗服則得壽一千歲

龜骨穿佩

史記神龜出戶江歲貢一尺二寸者上太官太官以吉日剔取前足臍骨穿佩取龜致堂西北隅隔懸之使人入深山大澤不迷惑也

三足龜

山海經云昔有狂水出焉多三足龜食之无疾最辟瘡金龜

玄龜

山海經云玄龜狀似龜而烏首蛇尾声如破木食之令人不

鼈

蔡龜

著龜皆灵物而上蔡者著乃最生有龜伏其下然三物人有獲者皆非常之龜策也故淮南子曰上有最者下有伏龜著生滿百莖下必神龜守之其上常有紫雲氣覆罩

通龜

之涉及其龜小腹甲折解能自張開好食蛇今東人呼為龜
夷或捕蛇：無論巨細見則奔走忙逼上樹蟠結不動其龜
伏而仰首鼻端吐氣其上青烟射蛇：則奮然而落則以甲
腰夾之蛇則纏龜：乃得而食之

蝟

出南海而寄生龜殼中食之能益人顏色其出如蝦也

朱蟹

生南海中山大如錢腹亦如血在水中者人馬脚皆令仆倒
刀及不能傷令人有媚

蟹抱卵

蟹之生也多於草澤沙土上產卵其母隔於津而望思之其
卵日滿而剖之生矣

蟹瓜

人之多毒望取蟹瓜著衣帶中則已

玳瑁

狀若龜背有海人得以獻廣州帥：令生取之背甲二片帶
於左臂以辟毒龜被生褐甚苦楚云玳瑁生帶之有驗驗錄
中有蠱毒甲即搥玳瑁色若死无此驗矣

蟹

生南海大者如斗牝牡相隨牝者无目得牝方行牝去牡死
故江東取一必獲偶其膏燒鼠皆集一名甲香

蟹

水虫殼堅而脆仙方云浸水漆中化漆為水服之長生以黑
犬血浸之三日燒之群鼠皆出穴

蝟蜂

蟹類多生海邊大者長一尺餘兩螯至八月強能与虎鬪虎
亦不如其形漸大隨潮退一般一退一長矣

海蜆

東海有島嶼也常以八月九月曝於此產乳皮毛長二分水

不勝濕可以禦雨焉

文具

朝陽南有小水注海濱帶魯山其中多文可以解毒矣

蜡

一名水母二名橈蒲魚生東海大者如林小者如斗无腹胃
无眼目以蝦為目蝦動蜡行故曰水母目蝦如或无蝦浮沉
不常得兩蝦付其下泛水如飛无假則否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五

東坡物類相感志第十六

蟲部下

石砌

音切南越志曰石砌生石上形如龜殼得春雨則生花蓋以斯春雨漬于此石相感而生

前蚌

南海出此物即水虫蛤之類也其中有小蟹大如榆莢前蚌開口食蟹亦出前蚌合甲蟹亦還為前蚌取食始終生死不離也

寄生

海中寄生螺蛤中一頭是蟹一頭是螺螺蛤開膏自出食

螺蛤閉即自隨入殼中又南海一種似蟹蛋入螺殼中負殼

一名辟亦謂寄生也

蛤

淮南子云雀九月入水大為蛤雀陽鳥也隨陽下藏故為蛤也按搜神記百年之雀入海化為蛤也

蛤辟伏尸

若黃巨蛤作湯以洒屋中如有伏屍終不能為患也

蜃灰去虫

以大蛤燒作灰舉行及散於所居處則百虫不敢近人身是以故人葬隧道用之貴張百虫不近葬也孝子本心也是春

宋葬用蜃灰是也然燒蛤不碎為灰碎粉為灰也

蜃炭

周礼祭祀供蜃器之炭却玄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炭可以禦濕也又赤及氏掌除墻垣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酒毒之謂除虫多墻藏逃其墻屋隙者搗其炭以切之則滅之以洒之則死矣

文鰐

南越志海入有文鰐鳥頭魚尾鳴似磬而生玉焉

溪鬼虫

此虫類出溪処山林間形如雞子與蟾蜍頭有一角長寸許

上有四岐空云江南有射甲虫類口邊有琴以氣射人也

澤精

生如水中虫也其形如蛇兩身一首以名呼之可以取魚鱉

此涸川水之精物也

蚕吐絲

莊子云蚕吐絲而商絃絕此實異類相感應如是博物志云蚕珥一絲商絃絕以五音之中商絃急故云蚕老絲成自中微水然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於口商音清細急故先絕也又蚕上下絲於口故曰珥絲新絲出故絲脆而商絃急商屬四方金者蚕午大也火壯金囚理應而絕也

白卵籍蚕

蚕宜茹若以茅作也七結款蚕自舞以秋時白茅作結後特
蚕房皆起舞解一結即止故以露茅藉蚕是也

僵蚕

若僵蚕拭馬振人水則便醒人若拭肉則不醒人

蠶蚕

原有蚕也周礼禁原蚕郑玄云辰為馬蚕則龍精也月值大
火則浴其種蚕與馬同氣莫物皆雨大楚再蚕者恐傷馬也

化蚕

搜神記云舊說太古時父遠征家唯一女并馬一疋女思父

乃戲為馬曰尔能為我迎得父婦吾將嫁尔馬能絕跡而去

至父所疑家中有故來之而还後馬女輒怒而奮繫父怪之

密問父女具告父父乃杀馬暴皮於疋女至皮所足覺曰尔

馬而欲人為父自取屠剥皮聞之震然疑起卷女而行父失

女後於大桑樹得女并皮尽化為蚕於樹上鄰婦取而養之

火蚕絹

出交州如絮為用之三二兩入腹衣中過則熾氣蒸人身不

可響迹

東海蚕

蚕形長七尺圍九寸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月溫黃絲於

桑條若燒扶桑為灰煮絲即堅韌四絲可勝一鈞蚕卵大如

燕卵產於扶桑膏於句驪蚕變小如中國也果武帝世有國
未貢方物有黃絲二百斤帝以金炊重五十斤繫六絲以懸之

絲猶有條力

蚊

墨子術以繁空綯繩四竿則辟出虫咋人

蜻蛚

若取此虫頭埋之於西向戶上中至三日不食則化其珠

蝶

鳥足碾化為胡蝶今驗積夢永治忽夏雨露霖則夢虫壤為

蝶飛矣一云鳥足碾化為胡蝶

蟬

稽聖賦云萃根為蟬注抱朴子曰有自然之蟬有符菜莖今

根土龍之屬皆化蟬今驗水澤匠樹處多水虫登岸穴有烈

化出為蟬也

螢

季夏大暑之月腐草化為螢其虫腹下有光按敗草雖晝

然而得雨得腐敗而化今梅暑月陰雨久暗夜腐草往流

光熠然按月令疏大暑之月腐草化為螢因風而變今腐草

為螢即不為草也

索却馬

万畢衍曰螢火却馬者裹以皮置土中馬見鳴叫却不敢行

蠟蝟

一名蜻蛚異物志云子如蠶子着草葉得其子母自飛來就之淮南子云以其母塗錢以子塗索出錢與人住其索所出錢而自歸或云蜻蛚狀如蠶而色青其足蹠然善登木南人月夜捕之以批牡血塗錢駐北而用其錢則自歸又云其牡錢就索則不能歸也

蠟蝟

蠟蝟虫也一名蠟蝟列子云春夏之月有蠟蝟者雨而先見



陽而死尔尺蠖蟠今溝壑間及醯醢上生之然隨雨就陰雨生向日則死矣

蠟蝟生於反

蠟蝟水死者置於灰中須臾即活但事蠟蝟生於積灰之中因述華佗肘後方云以灰徧覆溺人首上開其口鼻耳灰濕後中易之如是溺人自活常有人言小兒溺潭水極上置床峻後歷水以灰攤腹灰濕旋活也

蠟蜂

生吳明國即蜜蝶之類耳被五彩大可重數斤其声如鳳鳴故名也為案於深岩間大者占地一二畝圓人米其蜜不过

一二合如過則有風雷之異名悟蟄人以石上菖蒲根傳之即愈其蜜色碧久食令人童顏差沈疴也

赤翅蜂

出嶺南形如上蜂赤翅頸黑穿土為窠食蜘蛛南上蜘蛛大如螭蟬遙知風來皆很狙而走隱蔽蜂亦預之其去處見其遺失也

蜜母鳥

臨海異物志云蜜母鳥也凡一飛奉蜜蜂輒羣隨之正月旦為蜜蜂周行諸山求可安處蜜母入蜂中宿也

獨足虫

形如小蜂黑色連樹不能去位登動搖人取帶之令人媚夫姨相愛五六月采而得之此虫多出南中

旱冬蠅

如蝗虫江東人呼為蚱蜢者有青黑斑者與蚱蜢異額而為雌雄蚱蜢一名曲蟮一名土壇蚱蜢則草蟲跳躍五月五日伺其偶合收而佩之令人相愛旱冬蠅一名常羊或鳴嚶：草虫超：旱冬蠅是也

蟾蜍生火

五月五日取蟾蜍陰乾百日內於口中即火出成灰出常氏云蜘蛛生風

春秋二時蜘蛛得暖風而生旋吐游絲飛隨其身焉

化蜘蛛

有道士許蒙之取果食飯於暗室中地上以木盆合之入夏即尽化為蜘蛛也

赤腹蜘蛛

七月七日捕之於屋溜頭陰乾百日末之以塗足可行水上身浮又將水狗猪膏合置罌中十日蟲蓋懸屋後一日出之以塗之不沒也

蟪蛄

詩云蟪蛄在戶陸機詩義云河內謂之蟪蛄云此懸絲者人

當有親客至則有喜也

蝸

大鼠負虫化也俗為主簿虫常為蝸牛所食之必有延窺之渴不敢動令人或為蝸蟹者取蝸牛涎以塗之痛立止矣

砂蝸子

生沙土作旋有虫形如大頭背有刺能倒行性好瘞亦呼為瘞虫且人夫婦有取土置枕中得始終无弃嫌

蛸

淮南子蛸知雨至世謂之猥狗知天雨則預於草木及橋下乾地藏其身也

叩頭虫

異苑云有虫形色大如豆泥令吐血又叩頭皆從所教如請乞稽首輒微有聲俗呼為叩頭虫俗云害之不祥為有乞請之狀今小兒投弄之也

蛛螻旋人影

博物志云蛛螻旋人影隨所著處生瘡搜神記云蛛螻微虫也旋其影生瘡在首則首瘡在足則足瘡

叩虫

人行山廬迷取一枚握手中行路不迷又云神龜前左肩膊骨穿行不迷

蠟蜂

南土沿海陽春即生此虫 附微攬樹維有首足而與木葉无異鳴則自呼土人取者老伎升樹候樹葉凋葉而得取之志曰魯閭昔人嘗與此群說此虫形如是若此樹葉色以帶紅頭无足欲取之採尽其葉分堆而听其鳴施分堆若至數伺其鳴方得之土人截於篋笥中以鳴聲之清越則吉若濫濁則凶卜一家之禍福或云有貴行毒遇蠟毒為害必鳴

現

尔雅云現蠟女黑虫赤頭吐絲自經懸於樹木之抄此虫或多則人多繼卒

其泉馳道虫

漢武幸長平其泉馳道間有虫覆地赤如生肝上問東方朔
曰秦地冤氣也臣聞酒能消愁以酒澆之果然消愁也

能蠶乃伐

淮南子曰免蠶為蠶許慎云免所蠶沫著者為蠶如蠶而斑
色能蠶人類之推云蠶生於也

蟾蜍

抱朴子云蟾蜍萬歲者頭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
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盛地即流水帶其左脚則辟兵也又
云頭白者冷下有八字五日取懸屋西北角月蝕時戴之履
之即活又術者取膏以軟玉金玉玉軟如泥以言酒消之尋

伏翼

尔雅蝙蝠服翼取血滴人目中令人不睡夜中見如白也

蜺母

即虹蜺也南人患於海風四面而至名曰蜺風每發必掀拔
樹蜺風之將至先多虹蜺名曰蜺母然三十五載乃一發一
六扶夏間雲物陰條見掌如虹曰蜺風也

赤頭鼠

聞婆国出龍腦者樹香出樹腹中有福取得油其樹葉即化

為鼠有翅或飛或行頭赤可怪
魚膽虫

人欲驗之細切魚膽置乳酪中即化為虫矣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六



魚部

養鯉魚

陶朱公經以六畝地為池中有九州即求懷子鯉魚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

鱖魚

天之將雨則鱖魚一名江豚鼻中作聲出沒水上海人候之風雨今浙江有之鱖音普故切

黃鳥

南方草木狀曰短細黃魚九月中因南而變鵝上園史捕取

矣食滋味肥美也

鰭魚

鰭魚長二丈皮可鱗物初生子隨母討物而食暮後臍入且從口出

鰕婦魚

取其魚脂煎油燈如照紡績即暗如照歌舞即愈明南人謂鰕婦化作

鰕魚

陶弘景云芹根變作赤白鰕魚所化作鮓食之甚捕益捕益又鰕鰕形亦相類能沿樹食藤花也

鰻魚

蒲魚反可以治青盲失精

胡夷魚乃今之河魴魚也

一名規魚有毒肝中人皆立死有不識者煮之入口舌腹俱爛具魚以物觸之嗅其腹如氣逆皆上赤道如印目開閉得魚諸魚別也海中者大毒江中者次焉惟有橄欖木能制御之若橄欖木為櫓撥著魚背浮出困憊之狀坐見之矣

餘魚

一名鰈狀似牛脾鱗紫黑色一目兩相合乃得行水中亦雅東方有比目魚為不比不行其名則謂之鰈矣

鰭魚

異物志云鰭魚仲夏始從海中洄流而上腹下如刀長尺餘項上細骨如毛在肉中又有禽腎在腹中初立夏有白鳥似鷺群飛謂之鰭魚鳥至仲夏鳥藏而魚出變化所生

文鰭魚

生南海中大者長尺許有翅與身齊一名飛魚飛出水海人候之當日大風起吳郡賦云大鰭夜飛而觸網是也

鰭魚

魚口有紫如鯉子肉翅無鱗尾尖而長有風濤即隨風飛於海上矣

赤龍魚

出絳河中絳去日南十万里波如絳也中生赤龍魚肥美可食若得食則壽長无矣笑

丹水魚

抱朴子云水有石丹者皆有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必浮於岸側赤光上照赫如火也網取以血塗足可步行水上長居泉中也

麋魚

顏延之發背有麋斑赤色南海中每年春夏有魚躍上洲化為

麋夫

鮓魚

音鮓魚身大首音如音嬰而食之已則狂

鮓魚

狀如鯉魚鳥翼蒼文白首赤脣常使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音如鸛兒則大壤

何羅魚

一首十身其音如大吠食之已難

溫湖魚

東南海中恒州有溫湖其中有鯉魚長八尺食之宜暑辟寒

守魚

取道中弄胞盆覆之埋池四角魚則永在池不敢出也
海枯魚

即今鮭乾魚也取魚刺樹木音枯若以大膽灌其魚刺處其木还榮盛今江海中亦有邵陽魚取骨刺日西樹陰亦死

人魚

形似疑而有四足声如小兒食之瘵瘵疾得其膏然之不耗如皇驪山家中用之謂之人膏又浙江泛苦人得魚面直類嬰兒唯啖銳如家鼠也无鱗而哲白烹食味美亦言多脂膏人無脚足者也

鱧

茆山出水注于展其中水多鱧音秋魚其狀如鱧而大首食者不麗

鮓魚

此水出此魚其狀如鮓一首十身其臭如薤無食者不損郭注云止失氣也

滑魚

餘如之鱧多此魚矣其狀雖魚而鳥翼出入以先音如鸛兒見則天下大旱三件魚出海上經

橫公魚

北荒石湖焉常水有橫公魚長七八尺狀如鱧目赤盃在湖

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食之不死以烏梅二七枚煮之即死
煮食之者可以治邪病焉

魚奴

黑子術五月五日取鯉魚子金席上著戶上陰乾六十日取
安水中糞箕覆上漬更成魚又云三月取魚子以黃土和金
席上陰乾百日得水成魚也

魚油錦

唐宣宗有女王固來貢方物有錦紋綵絕異入水不需問其
故奏曰以魚肉漬潤而織成者也

鰐魚齒

南海有鰐魚者其狀若龍有四足土灰色大鍋然見人影則
飛躍躍人今海國人能釣捕取之而食之按其首乾之味長六
七尺二邊有齒如鋸啄去其齒而之復生者三按博物志云
能為風而也其齒則生志曰亦龍之類不咸亦能以應三耳
齒者不亦矣乎

狀若龍反五色形長丈餘介冑備焉其類長者能吐霧致雨
力尚健能陷坎岸性嗜睡目常閉形大者自翳其尾極雖死
舌甚可畏入冗中掘之如百人掘之須一日人取之一人掘
即一人索牽取不然終不可出梁周吳嗣書其食肉後為

龜噴成惡瘡此物是不可食或能為妖患害於人也

鯪鯪

後魏高宗末兗州東郡史獲一異鯪京師時無識者詔問高
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名鯪鯪餘域無所時謂祐博識焉史
言佇而字從魚得非鯪形魚乎江東名叱曰鯪鯪甲又名穿
山甲鯪亦謂之魚故附此見之也

鯪魚

其魚似犬兒四足夜上岸覓食晝則深入溪水伏音如嬰兒
啼多鱗兩牛多食其卵於腹中成魚牛久則瘦死矣

木唐

襄陽客舊傳云凍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形太鱗甲如鯪
鯪所射不入七八月在石磧上自暴膝頭以虎掌常浸身
於水中唯露膝而已人見膝謂為腕取戲玩便即捉人而噉
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去鼻厭可小使名曰木唐也

土蛟

今南方山石井坎間生焉其狀類鯪黃灰色其翻躍之際日
暈則微有金色有兩耳聳立於腦後能偷水雖山絕頂亦能
引之潛偷他井水江東人呼為馬土蛟或云凡發洩洪水皆
其與妖天之將雨或時見吐雲氣一名雉龍

三足鯪

昔帝極縣十羽山之郊三年尸不腐後化為能今羽山焉又
所在有者悉其種也如從山出從水其上多此能食无盡焉

招潮子

螯瑱屬而小殼帶白色海畔尤多潮將至皆出坎至螯如望
潮故俗常呼為招潮子也

海鏡

南海人呼為膏葉鰓兩岸合成形殼圓其中瑩澤曰照如雪
母壳內有少肉如蚌蛸腹中有小紅蟹子其心如豆黃而螯
足備具海鏡飢則雙出拾食飽則歸腹海鏡亦鮓或迫之以
大蟹子走出腹海鏡亦驚或生剖之有蟹活在腹中遂巡亦驚

裸步螺

海東謂夷生焉其螺殼露行冷則復入殼中生卵如鷄卵大
蓄地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海際也

左顧牡屬

仙方中左顧者別雌雄也陶隱居疑為梁武云左顧是老屬
老屬乃能發光日落鼓光東向純光中食此亦悠_々之說北
者左顧浪鼓光西向又疑物近石類非卒然回顧也

白獺髓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大精如意誤傷夫人
臉血流命太醫者進藥工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戒

此瘡即購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
則進入石穴伺其際魚之時必有聞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
無髓而骨可合玉_{待研}為粉傳瘡應手則滅迹矣又晉陵長橋
下有獺穴若兵戈起則出穴四望而嘯也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七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第十八

寶器部

常滿盃

十洲記云西湖獻常滿盃此盃白玉精言以酒醲盛其中飲半而畢滿抑玉精之驗也

王盃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西湖獻之光照于室署盃中明日水汁滿盃而美香也

瑪瑙甕

黃帝有是器帝堯時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至舜漸成帝代

方隆舜遷于衡山故有室露之壇舜於壇下起館以望夕

月登館以望四海三山如聚米

禹鼎

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署以象陰教使工師以雌金為陰

鼎以雄金為陽鼎中外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咎當夏桀之

世鼎水忽自沸煎及傳周末九鼎成震能應言滅之兆也

甘泉鼎

漢武祠甘泉周鼎未出于堂側大臣皆賀吾丘壽王不言帝

曰卿何無語王曰此非周鼎在周為周鼎今漢為漢鼎大興

陛下不為周也今恐亡失矣須臾折果入水中帝大驚

常然鼎

唐伐宗八年吳明因進其國去東海數万里經地委沃沮等

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尤剋劫人壽二百歲俗尚

神仙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君王遂黃常然鼎置

容三斗光紫觀王其色純紫每修饌食不燬火常然其項自

熟香紫黑常久食之令人反老為少百疫不生也

軒轅鏡

昔黃帝鑄鏡十五面隋世有牧得第八面橫徑八寸鼻作麒

麟蹲伏之象遠鼻列五灵八卦置十二辰畜屬水置二十四

氣承照之則背上盡入影內大業中大陽曆時鏡漸昏亦

如目蝕及日出其鏡亦精明

方鏡

漢高祖入咸陽宮獲方鏡廣四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

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見腸胃五臟歷然无骸人有

病在內掩心而照之所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推心則膽張心

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刺之

身毒鏡

漢宣帝被收繫即獄臂上帶史娣良合絲旋轉絕繫身毒堂

鏡大如人鉢錢磨傳此鏡照見却魅得佩為天神所福故

宣帝從危獲免及即位每持此威咄移時常以琥珀筭盛

之帝崩不知所在

鉄鏡

酉陽雜俎云奇詭者有鉄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掌言於道人傳受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他人也

鍔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其長尺有咫鍊剛亦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

寶劍

楚有寶劍如昔三君求之不得乃因圖楚三年楚王持劍登城揮之却晉之軍皆白首而死者流血千里

火精劍

唐建中年中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上出神鉄以其有瘡毒不可輕采取着中有明君即鉄自流鍊之為劍劍有光如龍切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繫之則火光迸溢德宗之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出於殿內遂以劍研檻鉄倪俊應手而碎及乘輿遇夜待從皆見上伏數尺光明也

昆吾八劍

越王句踐得昆吾山赤銅色如使工白馬祠昆吾之神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尽暗金陰物也陰盛則陽虧也

二名斷水以之指水開即不合三名轉魂以之指月蟾兔謂

之倒轉四名懸剪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斫截焉五名驚魂以之泛海則鯨鯢為之深入六曰滅鬼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形有妖魅者見之則止八曰直銅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工本也以應八方之氣

銅淳盃

此即周時樂器也銅作似鐘而有頽映水中則以芒草拂之則極鳴響

倒鐘

潯陽石鼓山上有樹：上有一鍾鎖着樹上不知從何來不

敢有近者山下有死人其樹上之鍾必先自鳴也

終賓鉄

酉陽雜俎云蜀將黃直能削昔音律如琵琶：無和中製一調本黃鍾而声入終賓自怪易弦臨池彈亦終賓矣正直為終賓夜多鳴弦於池上頃之間竟近岬波動激水如魚躍及下絃乃沒矣

明且率力乾池池下獲鉄一片扣之乃方響終賓之鉄也

自然金器

俱振提國尚鬼神城比隔真珠江二千里有神養秋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皆厨中自然而出用畢亦滅天后常便

人驗之不誣

冷煖碁子

大中年中日本國王子求唐入國碁上勅待詔願師言敵着出如秋玉局冷暖碁子日本國有子談池々中出王子不須製度自然黑白冬溫夏冷

昭華管

秦府庫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隣相次吹息立不復見其上銘昭華之管

陽燧

搜神記云天金燭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為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為陰燧則孔日月出火出水又古今注云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生火以艾承之乃得火也

火劑珠

其珠向日摩揩令熱以艾承之人漸生矣

金玉部

金泥

欲以金銀為以水銀煉之使其消化為泥而鍊物是也

丹金

一名赤金以金刀刮辟兵萬里此為盤亞飲食其中令人長

生以承日月得神杓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令人長生

金精

梁簡文論云見夜如囊核飛散者金精也

金漿汗

真誥云大方諸之東小方諸山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漿汗青君所居上人多飲此酒漿身作金王色

金剛

唐書云狀若紫石英百鍊不消

山頂

亦

陷石而入水

金霧

黛輿南有平

行

則沒足風吹沙起如霧

樹繁如

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宮室

又金泥

方丈山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染泥色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丹矣百鍊可為金金色青照見鬼神及群魅如照石鏡魅魅不能藏其形前有金泥了今再出故言又

奪金色

永奪金色漢武八月酌祭廟令諸侯出金色不中稱兩奪一爵丞相趙州潛以水銀入稱衡中令金交色也

白金氣

地境曰銀之氣正流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合

銀甕

始興記曰旁口東嶺有石四方而高可百餘仞其狀若臺又臨水源出盤石上羅列十笈皆蓋以青盆中悉是銀餅人遇之者得開觀而不可取上便失路迷悶欲死矣

赤金

銅也五金中惟鳴鑾鍊其為器人或吼叱則隨能答響猶擊之也

牝牡銅

凡鍊銅時若以童男童女各一人俱以水灌銅上自為兩段中有凸起者牡銅若凹陷者為牝銅也

錢精

地境曰望千里貫已上氣如車十方之精如一素木之狀也

寶錢

出南賓縣其為物勁挺光潤叩之聲清越今南賓進鑄劍而

次吹毛也

精錢

出城西諸國云彼有鳥似蒼鵝高而大骨鉄翅瘦飼此鳥取糞鍛鍊之利十剖於常鉄也

玉

夫玉為天地之精淮南子云鍾山之玉灼以丹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尸子曰玉在山而木潤又曰玉在石而山輝又玉能潤於草木何況人乎一說人或卒有玉瘞隨瘞則其屍不朽近有以驗素不証矣曰見益於人者能潤人毛髮黑頭木草山之毛髮也故書記說古來瘞瘞見死如生者其身體內外無不大有金玉漢制公玉孫卿得珠璣王臣是使不朽也

紫玉

沈約宋書云玉紫王者不藏金玉則見深山矣西涼李曰高

有紫玉蕭

涇水玉

真語云仙道有涇水玉瑤服之化而為日

現日玉

大如八尺寸鏡明澈如琉璃映日現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龍虎玉

唐西域所進貢方徑各五寸光彩奇瑩人七髮帝示伊祈公解云龍虎玉也國玉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保若按之必有虹出焉方者虎也生於谷為虎所保若虎毛拂之紫者連連也

玉火

亦東夷所貢也赤長數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然鼎置之室內東則不挾譴言人常煎澄明酒其酒異方黃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也

玉酒

出瀛洲對會稽岸上有玉石高千丈出泉如酒醴味頗佳飲之可斗許醉人令人長生一名玉膏

玉李

抱朴子云蔡誕入山而還語家人云崑崙山有玉李光明洞微而堅湏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矣

玉脂芝

此芝生有玉之山常若懸險之處玉膏流水萬年已上則凝而成之脂有似鳥獸之形色無采鮮明亦似水精得未之以心草木和之湏更成水服一升得壽一千歲

玉食

周禮王齋則供玉食謂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云王齋常食屑

玉馬

永嘉元年東瀛王騰鎮對時大雪當門前數步獨融不積掘獨玉馬高尺許口幽缺以為圓姓稱為吉祥或云無口幽則不食朱幾香果哀亂

瑤珠

梁簡文帝寶藏占云石中有寶珠若人能得此珠着咽四百里之外鬼魅與凡毒物皆不敢近之也

珠辟火

國語楚王孫圉曰珠足以禦火火穴故則寶之

火珠

出婆利國太宗朝來貢方物比珠淡如水精日正午時以艾承之則大便出矣

蛇鶴珠

梁武敕二珠於殿前取蛇鶴各二處安地啣珠盤屈宛轉嚼

其珠鳴舞徘徊矣

復水珠

順帝朝拘珍國貢珠也類珠大於鵝卵其上鱗紋中有竅云持絲穿之竅於臂上則臂毒龍持之入水則步驟波上若也若潛於水中良久出而遍体了無占濕矣

帝青珠

其珠則價大秦已來為至瑱其光華煒若將物統珠皆同此珠色原色絕耀之地

圓珠

廣志云有圓珠致之平地終日不停言其轉走不止也與闔

風珠同

閩風珠

閩風崖間出此神珠其珠狀若杏李置之於地而能自走雖物之止得而凌轉之勢可怪如置之於其毯席之上則不能動矣世謂為走按閩風崑崙別峯名

珠母

樊文淵七經義云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後漢書云珠蜃中之陰精也珠蜃盈自然蜂蛤珠胎與月虧全矣

珠塵

舜葬之蒼梧之地有鳥如雀嘶青沙珠積成阜丘名曰珠丘

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得青石圓淨如珠服之不死帶之身輕

琥珀

可以拾芥故虞翻云琥珀收腐芥也玄中記云松脂論入地中千年為琥珀今太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縣出琥珀而無茯苓復云燒蜂窠所作者焚熱則軟隨意刻作物後以若酒漬數宿堅也

雲母

其類難識舉向日五色並具而多青者曰雲英母多赤者曰雲珠多白色者名雲液多黑色者曰雲母但有青黃二色者

多雲沙上諸色服之經十年則氣常覆其上夫服其母以致

于

琅玕石

若以銀鉄擊之文承出大矣

王子年拾遺云員嶠山西有星池出燭石常浮於水上色紅

虛以上質燒之香聞百里烟升為香雲七成香雨也

然石

登真隱訣云學道患薪炭難致江洲建城縣又高陵並有然

石以水澆之並可燒香

澆石

真語云寧王服石澆而赴火為九火服令人入火不焚焦矣

石精

王屋山濟水所出山在河內沁水縣水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則長生矣

石瓜

出峨眉山岩壑中或云蔓生其文斑然一若小菜瓜形取療脚氣用之足下乘碾得暖則能已氣疾者也

石魚

沂陽縣山澗中出其為魚形在石中人云從五月大雨中則

此矣遇此不化如采繫破石為兩片其魚形鱗龍骨狀悉具而紫黑色刊削之其文愈分明云可辟書厨篋中白魚出燒之作醒臭

石汗

凡山石五六月盛熱時必汗出赤黃香金汗口嘗味臭如牛溺氣手臂如有金初融似銀者金也白汗味辛者銀汗如雀毛色者銅如胡膠色者鉄也如白鉄色者錫也

砂重

凡有寶之沙甚重極舌土色似熟杏火燒作脂蘇氣香者又色似血有金銀

臨岳

此是山石玉名也凡入山牽白大白鷄山神喜藥草金玉並出百步外口呼臨岳

照寶術

用磁石三兩末鉢米粥塗箭筈二七隻為燭燃照所疑之地火若搖動其下有寶也林宜作糧

水陽青映

真誥云仙道有水陽青映服之而化為石也

雌黃

惟與胡粉相妬二色相續必成黠黑粉得黃則黑黃得粉變

也

胡粉

本松化也火燒之失粉容歸真體為鉛也參同契云胡粉投炭中色環還為鉛也

東坡物類相感志卷十八終



物類相感志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東坡先生撰然蘇軾不聞有此書又題僧
贊寧編次按晁公武讀書志及鄭樵通志藝文略
皆載物類相感志十卷僧贊寧撰是書分十八卷
既不相符又贊寧爲宋初人軾爲熙寧元祐間人
豈有軾著此書而贊寧編次之理其爲不通坊賈
僞撰售欺審矣且書以物類相感爲名自應載琥
珀拾芥磁石引針之屬而分天地人鬼鳥獸草木
竹蟲魚寶器十二門隸事全似類書名實乖舛尤
徵其妄也

惟先生物類相感志十六卷 宋僧贊寧撰 四年庚
蓋有東坡字爲僞撰者其目 贊寧手抄物類相感
物類多減宋理曰和贊寧手抄者其目 贊寧手
樣序者乃爲生所似 且其英即序之云
此抄本者天一閣庚戌年影出者購
自申江未有同本仿 且有因世刻一事
新舊新舊之序 乃仿則備印